儒藏

史部

第七十二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二十二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海忠介公年譜 清・王國憲 編撰……一
陳士元先生年譜 胡鳴盛 編撰……一五三
三一教主夏午尼林子本行實録 明・盧文輝 存稿 清・陳衷瑜 編撰……一九五
觀生紀 明・耿定向 編撰……三五九
太史來瞿唐先生年譜 明・古之賢等 編撰……四〇九
孫文恭公年譜 李獨清 編撰……五四一
李卓吾年譜 （日本）鈴木虎雄 編撰 朱維之 翻譯……七〇一
李贄年譜 容肇祖 編撰……七九五

海忠介公年譜

清・王國憲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郭　齊　二審

清光緒三十二年刻本

《海忠介公年譜》一卷，清王國憲編撰。清光緒三十二年瓊山瓊經書院刻本。

海瑞（一五一四—一五八七），字汝賢，一字國開，自號剛峰，明廣東瓊山（今屬海南）人，回族。嘉靖二十八年中舉，初授教諭、知縣，興利便民，屢斷疑案，深得人心。遷戶部主事，言事觸諱，被逮入獄。後起任應天巡撫，傾力治河，推行「一條鞭法」。神宗時，遭排擠，被革職，閑居十六年。起爲南京吏部右侍郎、右僉都御使，力主嚴懲貪吏。病卒，謚忠介。瑞居官清廉，剛直不阿，有「海青天」之稱。著有《海瑞集》。

王國憲，清末廣東瓊山人，與海瑞同里。

是譜凡有關譜主讜言直行，在在表而出之。且評議頗多，每每結合現實，幾爲評傳。考證不多，然盡其所能，亦皆有據。而挽詩、辯誣疏之類盡數搜羅，亦可稱詳備。

海忠介公年譜

同邑後學王國憲輯

公名瑞、字汝賢、一字國開、號剛峯、學者稱剛峯先生。上世自南宋始祖官指揮、諱俊、由閩來廣、籍番禺。俊生鈺、鈺生南震、南雲、南震生遜之、遜之生答兒。洪武十六年、答兒從軍海南、居瓊山、爲公高祖。不再傳而族姓蕃衍、科甲繼起、爲海南望族。曾祖禎、敕封松溪縣知縣。祖寬、景泰七年丙子領鄉薦、官福建松溪縣知縣。從伯父澄、成化十一年乙未科賜進士、官四川道監察御史。叔邁、弘治五年壬子科舉人。父瀚、廩生、天

性警敏，讀書能明大義。不治生產，安貧樂道。公甫四齡而父捐館，後以公貴，贈承德郎、尚寶司司丞，晉贈中憲大夫、南京通政司通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謝氏矢志勵節，教訓惟嚴，有斷機畫荻之風。公嘗謂稍知禮義，勉自慎飭，非若沖年背父者，母氏諄諄訓誨之力也。隆慶時，請旌於朝，當時忌公者力阻之，不獲旌表姻例。初封恭人，晉封夫人。世居西郭外下田村，與邱文莊公同里。參用公家譜與公鄉諸先生書、梁雲龍公行狀。雲龍字曾可，由進士部曹官至湖廣巡撫。

正德八年癸酉十二月廿七日生。

十一年丙子

公四歲，贈公卒。太夫人教之誨之，口授孝經、學、庸諸書，輒能成誦。出就外傳，必擇嚴師託之。其成就大器，良非偶然。參用行狀。

嘉靖五年丙戌

公十四歲。案：公稍知識，即欲學爲聖賢，謂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識其真心，率其真而終身行之，便是聖賢。其自少操修已如此。同上。

十九年庚子

公二十八歲，在郡庠讀書，與二三同志辨明學術，嚴

課功修、郡學博且嚴敬之、不敢間斷遺常例。人咸稱爲道學先生、相率師事之。公惕然爲作師說以詔之曰、今之爲學者、決狀元進士於科第、人恒壯之。此學何自而來。聖賢以識真誨人、其說備在方策。惟宜潛心玩味而踴躍於諷誦、時舉仲由之不耻縕袍、孟子之藐大人、伯夷之敢於非聖、服之心胸、往來不置、或者充賫有機耳。其論文藝、則曰、文不過如畫師之寫神、窮一生讀書作文、而於國家身心毫無補益、何異宋人所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者乎。故公之用心、匪特耻爲聲詩、即古今文詞、要以闡發性靈而止。



雖不衷古則、而自成一家、大率加其為人。參用行狀與公訓諸子文。

二十三年甲辰

公三十二歲。案公與文莊公曾孫郊遊、以道義相切劘。郊建樂耕亭、讀書其中、公常過從、為詩賦以贈之。參用樂耕亭記。

二十五年丙午

公三十四歲。是年、督學林公始刮目公文、廉其行誼、大加獎賞。適有前因大故所出婦許氏訟公、且誣裝資、赫公詰潤、以出妻令其可嫁為對。至所誣裝資俱

不辨、惟稱貸倍償而已。林公益重之。秋九月、公從子鵬領鄉薦、後官廣西蒼梧縣知縣、梧州通判。參用行狀與縣志。

二十八年己酉

公三十七歲。督學蔡公按試瓊州、試題爲不曰白乎二何。得公卷、抱玩移時。因詢知公微隱事、歎曰、此所謂湼而不緇者乎。是年秋、公舉於鄉。其對治黎策云、天下之事、圖之貴有其法、而尤在於得人。何謂法。經畫而條理之、卓有成緒可考者、法之謂也。何謂人。所以經畫而條理之、卓以成績自許者、人之謂也。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則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

則法必不能濟。人法兼資而天下之治成。則夫今之瓊黎、其處置之法固所當講、而以身任事之人又非瓊人之所深望者乎。夫執事之問革心宣化之圖、山川夷險之勢、叛服得失之由、屢生固曰得其人之爲貴。何也。誠見夫蠢茲有衆、可以一鼓而擒、而直爲是麀麀者、亦曰地險不可以馳驅、兵强不可以禦敵。不知自古及今之寇、未嘗不據險以爲强。自古及今之師、亦未嘗畏險而長寇。苟我不弱、天下無强兵。苟我術周、天下無險地。瓊崖衛所之兵、自邱文莊奏不許徵調以來、今日已如驕子、其不足以應敵也明矣。故

前郎溫之敗、皆未戰怯聞千里、臨敵先期於敗爲之也、先哨去而後哨改、彼欲進而此欲退爲之也。今日之禍、雖有以激之使然、然猖獗二年、崖民死徙將盡、未有能剿絶而安輯之者、尚得謂之有人乎。今王命赫然舉兵誅之。夫以萬全之力、視此直狐兎耳。其東鬆繫頸、計日可待也。然愚生之所憂者、元至元屯田立學、復起文河之憂。毛伏羌提師壓境、不開十字之道。欲爲目前苟安之圖、不思萬世無窮之利、根株之不振、則未必後日之不如今也。夫瓊黎中處、環海州縣、譬之人、則心腹之疾也。失今不治、後將浸淫四瀆

而爲四肢之患。皇甫規所謂虺蛇入室、不可一日安焉者也。故愚生以爲今日之計不過堅持開十字道之心、固執立州縣之計而已。自此之外、雖議之之盡其方、處之之盡其術、皆下策也。何者。昔之議者謂盡殺黎類爲忍、而究其所以爲說、不過曰禁商人之貿易、則黎無以爲矢刃之資。夫利之所在、人共趨之、雖死有所不顧、而況於鐵首其戎者乎。是奸商雖不可不禁、而有不容於盡禁者矣。不過曰禁軍民之逃亡、則黎無以深劫奪之毒。夫徭役之不擾、俯仰足資、固有樂之者、況於州縣復爲之敺乎。是逃亡雖不可不

禁、而有不容於縱禁者矣。不過曰治士酋之刻削、則黎無以爲變亂之激。夫讀書知禮義者、朘剥夏民、雖廉恥有所不顧、而况於土酋之無知者乎。是貪酋雖不可不懲、而有不容盡懲者矣。始終懷柔者在一和字、姑爲一時撫綏之計、不可以策黎也。華必宣化、敎且遲於百年、官吏之遷陟不常、人性之貪暴不一、以一人之身而思一以德化之、不可以策黎也。所宜乘今日大軍之勢、首惡既平之後、開通十字大路、州縣所之可移者移之、屯田之可徙者徙之、遷夏民之無田者佃其中、其不宜剿滅者徙之於外、夫然後爲百

年之計而瓊民享無窮之福矣。不然今日赫然之舉復如前日收兵之速、剿除雖盡、於小民無所益也。又安知後日之不如今而復爲民害乎。又不然而徒曰華必宣化云者、吾未見州縣之不立、十道之未通而可以華必宣化也。嗚呼。此所以得其人之爲難、而非得其法之爲難也。愚生之所憂者、如此而已矣。而其所以策於執事者、亦不過如此而已矣。若夫山川夷險之勢、叛服得失之由、瓊志歷歷如照、愚生欲語而未暇焉。在瞽之見、惟執事進而教之。案公此策出、傳誦一時。其生平經濟、留心時事、即於此見之。

二十九年庚戌

公三十八歲。春月計偕入都、伏闕上平黎疏、復申前說。其略曰、宏治十四年、征儋州昌化黎。嘉靖二十年、征陵水崖州黎。嘉靖二十九年、征感恩崖州黎。凡三大舉、每舉調兩廣官兵十餘萬、費餉數十萬兩、前後屯兵防守、騷害居民、或三年、或四年後止。然竟不能使黎寇讋服、迄今劫村殺人、無歲不有。臣生長於瓊、飫聞黎患、痛瓊民歲月罹害、虛費兵糧、無一臣爲地方長久之計、以紓陛下南顧之憂者、請爲陛下言之。夫瓊地瓊山處其北、崖州處其南、萬州處其東、昌化處

其西自瓊山轉西、歷澄邁、臨高、儋州、昌化、感恩至崖州、計程一千一百里。自崖州轉東、歷陵水、萬州、樂會、會同、文昌復之瓊山、計程九百四十里。（今由會同經定安遂至瓊山、不由文昌、是昔路與今路不同。）是瓊州府自南徂北、自東徂西、以圍三徑一計之、大約七百里程也。臣嘗博訪附黎居慣行黎村人民、近日大征踏路官兵、皆稱自崖州羅活崗、瓊山大坡頭營三日可至。是黎岐盤踞地、不過方四百里而已。區區方四百里地、自國始至今、殘害赤子若此之毒、調用官兵若此之衆、費用錢糧若此之多、兩廣有巡撫都御史總其權、瓊州有兵備副使專

其事、嘉靖十九年以來、又有守備參將之設、迄不能一施則撫、安輯吾民、何故。武臣憚難畏寇、文臣養望得遷、圖目前苟安、不爲地方永久謀慮、黎小寇害、則隱匿不申請、大寇害、則上請調兵、苟且奏功、姑以應事塞責。瓊郡志書歷載開道立邑之議、又載宏治十四年大征議及此而未行、爲深慨。彼非不明知之也、而莫或行焉。間有志立功業者、亦慮事掣肘難行、欲舉而止、無一人竭材力、盡忠實心、爲瓊遠計、爲陛下擒當事者。黎寇稔知之、竊昇笑之。是以大兵一退、即轉耕其田、處其地、數年生長積聚、仍爲州縣寇害、不少

亦止。君使兵威震疊之後，從而討以長，開通十字道路，設縣所城池峙其中間，則立犄角之形，成蠶食之勢，日摩月化，今日寧復有黎乎。夫得黎無益於地方，處黎或周於計畫，謂不足州縣，置之可也。黎人居處皆寬廣崗塲，耕作皆膏腴田地，非得其地不可耕而食也。熟黎有輸賦役，有習書能正語，非得其人不可畜而使也。倘宏治十四年開道立縣，可無嘉靖二十年大征。嘉靖二十年開道立縣，可無二十九年大征。大征後開道立縣，可無歲歲彫剿，年年守戍，謗之曰地土險惡，勞師無功。藉口聖王不治夷狄之說者，皆

庸人苟祿偷安，不肯身爲地方當事詬詞也。往不可諫矣，今距大征僅三歲，兵威之震懾於黎人尚存，遺黎之生聚猶寡，開道立縣，今日可及爲也。惟陛下敕下兵部，使兩廣撫按熟計之。又陳招民置軍、設里雉學、遷創縣所、屯田、巡司、驛遞七事，並圖説。時以疏下兵部議覆，卒不施行。會試報罷，遂南歸。至是，公母守節三十有四年，與鄉諸先生書，懇爲代請旌表。

黎，公平黎疏，詳言開道立縣、化黎爲民計，規久遠，悉中機宜。惜當時不行，黎患留貽至今。逮光緒十二三年間，張文襄相師督粵時，奏派馮宮保子材、方觀察

長華開道撫黎、中道自定安太平司開道通崖州樂安司、西路自儋州南豐開道通陵水寶停司、其十字大路、仍用公策。惜開道而無立縣、僅設中路、西路、南路三撫黎局、糜數十萬經費而開無用之路、無人往來、是其策之失也。至二十八年、奏改崖州爲直隸州、以萬陵昌感四縣歸崖管轄。惜未能照防城司改立縣治之例、改樂安寶停、太平各司爲縣治、分隸黎局膏腴土地、亦其策之失也。

三十二年癸丑

公四十一歲。再上春官不第、遂毅然自決曰、士君子

由科目舊跡、皆得行志、奚必制科。閏三月謁選、授福建南平縣教諭。十二月二十日到任、遂申明教約云、本職嘗有志於聖賢之學、而質魯力薄、終未能至於其間、環顧當職、無可以表率人者。但志圖補答一二、而例之所得今官也。一無以爲諸弟子勵、何以稱職。用是悚惕、勉自飭躬、求足以爲觀法地矣。外有一得、可持以爲進修助者、取爲諸弟子論之。本職欽承明命、請以嚴師自處。諸弟子今有一日之雅、當以從命自盡、一一尊信而勉行之、藉以免尸曠之責。本職幸也。如其不然、亦豈敢以姑息從事。輕則威行夏楚、重

則兼請黜降、是亦今日事也。爲教弛日久、諸弟子之不信我說、先爲諸弟子嚴之。乃首揭朱子白鹿洞五規、輔漢卿會粹六事、並摘鄉愿忠信廉潔之似、孟子不見諸侯之守、孔子申棖剛者之辨、反覆啟迪、以發其真心、養其浩氣。毋論諸生講讀升散、必宿號舍、即其家冠昏諸事、亦與請假禮而行。毋論行檢大節所係、其懍兢惕、即減年僞細、亦日即此已陷於不誠不一之拖、覓學何事。相見拜揖外、不許更持一貨進、而參謁禮儀、一遵會典憲綱、力以其身爲標幟、明倫堂不跪、道旁不跪、迎送郭門不出。上官至、一見後、不復

同有司作三日揖，其教約十六條，大畧如此，可見公之實心課士，當時罕覯。又有上朱鎮山提學教條二事。案：鎮山名衡，萬安人，官至工部尚書。

三十三年甲寅

公四十二歲，在南平任。是時郡守諸大夫視學，升明倫堂，教官謁見，皆左右跪，公當中挺立。諸大夫色赩，語儂曰：「安所得山字筆架來？」蓋指公也。公志在行道，而一大官區區禮節不見諒於人，謂此關陷世界，何能有濟，遂告休。郡丞某恚公甚，欲聽其去。太守某獨愧悔曰：「彼所執竟是，吾誤也。」時朱鎮山爲閩學憲，

聞之、取赴正誼書院修書。公力求去、鎮山慰留曰、平生所學謂何。所出謂何。只爭一跪耶。公乃留。按院至延、率諸生候郭門。有分守道某先進、見公長揖不跪、問爲誰、侍者以海教官對。隨令侍者物色公按按院作何狀。已按院進、公禮如前、分守道爲之吐舌曰、今世有若教官耶。蓋公守禮謹遵會典憲綱。因時廢格不行、公獨創舉之、人皆駭異。久之、相爲歎服、謂當於古人中求焉。及公仕在外、仍留心平黎之事。朝廷議格不行、地方官力可行之、因申文海南道陳雙山、望其舉行。其略曰、瓊州府州縣外旋、黎岐中處、正皇甫

挸所謂應蚍入室焉者。臺下試思、天下有此等心腹疾而能一日安者耶。無黎、則三州十縣可寧。譴去二三萬黎人、安五六十萬百姓、加五七年功、成千萬年逸。臺下試思、天下有此等用力少獲利多事、可舍而不爲者耶。黎潰、則三州十縣受禍。然以三州十縣制黎、則以千豁萬徑、皆可施功。五裂四分、柄執在我。臺下試思、天下有此等反掌易事而可謂不能者耶。然自國初至今日、竟無一人擔當者何。其故有四、大約今人官類傳舍、至任未久遷擢、競心。見黎岐難處、遂以難視、慕榮述之速心、敝遲難之一見、先入爲主、

一也。訪詢永的、妄信人言、謂黎岐地方濶山嶺峻林木茂密、道之爲難。又謂黎人出沒、千百成羣、敵之爲難。英雄豪傑、當先爲而不爲、二也。平素攻舉子業、未嘗留心經畧、且事區處猶難、況兵戈危險。不知其易、妄意其難、思及存亡呼吸、心膽喪矣、不復爲謀、三也。其有思得其方、志立功業者、又慮黎平我去後、萬一事出不虞、邀功起釁、人將置我何地。目前成功後當顯禍、四也。自國初以至今日、言者屢矣、迄無能取信上人者何。其故有三、雷同平黎之說、讙然不識地利險阻、致上人以白面書生笑之、一也。津津然說平黎

易，究竟所以，見其一不見其二，說東遺西，說南差北，上人因而蓋疑之二也。志書歷載諸人議論，其人亦有可爲，言之不行，毋乃議事易，處事難，致上人以紙上空談視之，三也。二者[1]皆非。夾臺下誠能以必爲爲志，於本職奏疏上兵部圖說洎黎策一道少致意焉。公反覆詳論，無非以平黎之功利激動雙山，當時亦不舉行。

三十四年乙卯

公四十三歲，在南平任。案公訓士餘暇，留心世務，知閩省驛傳困苦，貽害地方，分巡武平道吳僉事素

、

重公固概公酌議。公謂驛遞之疲、千瘡萬孔、盡由近年關文冒濫所致。今當一切裁其不合法例者、而復國初五馬三驢之法、此爲上策。若因職級崇卑、以爲應付多寡而借關不行、中策也。禁止迎送勞擾、而就中稍爲調停節減、以求諧俗、下策也。蓋中策下策已非國初之舊、然皆救時急務、故特舉之、以爲闔計、裁革之必可行。其申詳吳僉事驛傳文云、本學時集通學生計議、稽查舊制、乃知七縣所議不同有故。蓋自近年不能裁革關文、多出牌票、官當、苗當、同一疲敝、二害難爲權量、故一偏之見、致有異同。實非官當便

於承涉、苗當便於將順也。爲今之計、只當議裁革、不當議官當、苗當。蓋能裁革苗當、國初行之而驗。官當則正德年行而驗、必無利於前、不利今日之理。不能裁革苗當、時無槩指之患、後無冒破之憂、若差勝矣。然應付不堪、必至逃避。逃避誤官事、必如初年水夫之變。水夫不能裁革、恐亦必如近年借倩夫保、顧募夫保均徭夫保、改置紛紛不已也。縱就中較量夫保納銀付管厨官吏支應、又差爲勝。然剝削貧民以供迎客、彼此覬效、日私日貪。譬之馬堪百鈞、畀之千鈞之重、或徙而前、或轉而後、不出馬之一身、不能使馬

前一也。使智囊鼂錯日夜籌之、民不得受一分賜矣。裁革事在道院、然孟子謂有司莫以告、是上慢殘下。本縣父母斯民、當以裁革請、不必輕重二端、爲無益議論也。且仁愛之心、人人有之。上司官不與使客裁革、爲逆費計也。小民困亡、莫爲之恤、無乃見牛未見羊歟。本當敘支應之苦、破亡之狀、于以上聞、不可更爲若此可利、若彼可利之議、致上司遂謂得便而行之也。又查將樂水夫銀三千三百餘兩、屬驛只支一千二百三十六兩餘、二千零六十四兩、解支他驛順昌解支他驛亦一千一百有餘。今二縣仍欲以本縣

之糧盡編本縣之役，似非古者輕任并重任分之意，皆私意也。南平今告困矣，益之緇銖，民不堪命。若將順貼銀，只減九千二百九十五石糧，充三驛用，不特不可行，且不能行，似不必議。驛傳之議，無以過此。合併驛傳議一册牒呈，本縣更參衆論施行。案公極論驛傳之弊，當裁革，侃侃數萬言，申文以請其亟行。又恐議有不盡，更爲雜議五條以明之。

三十五年丙辰

公四十四歲，在南平任。是年，長子中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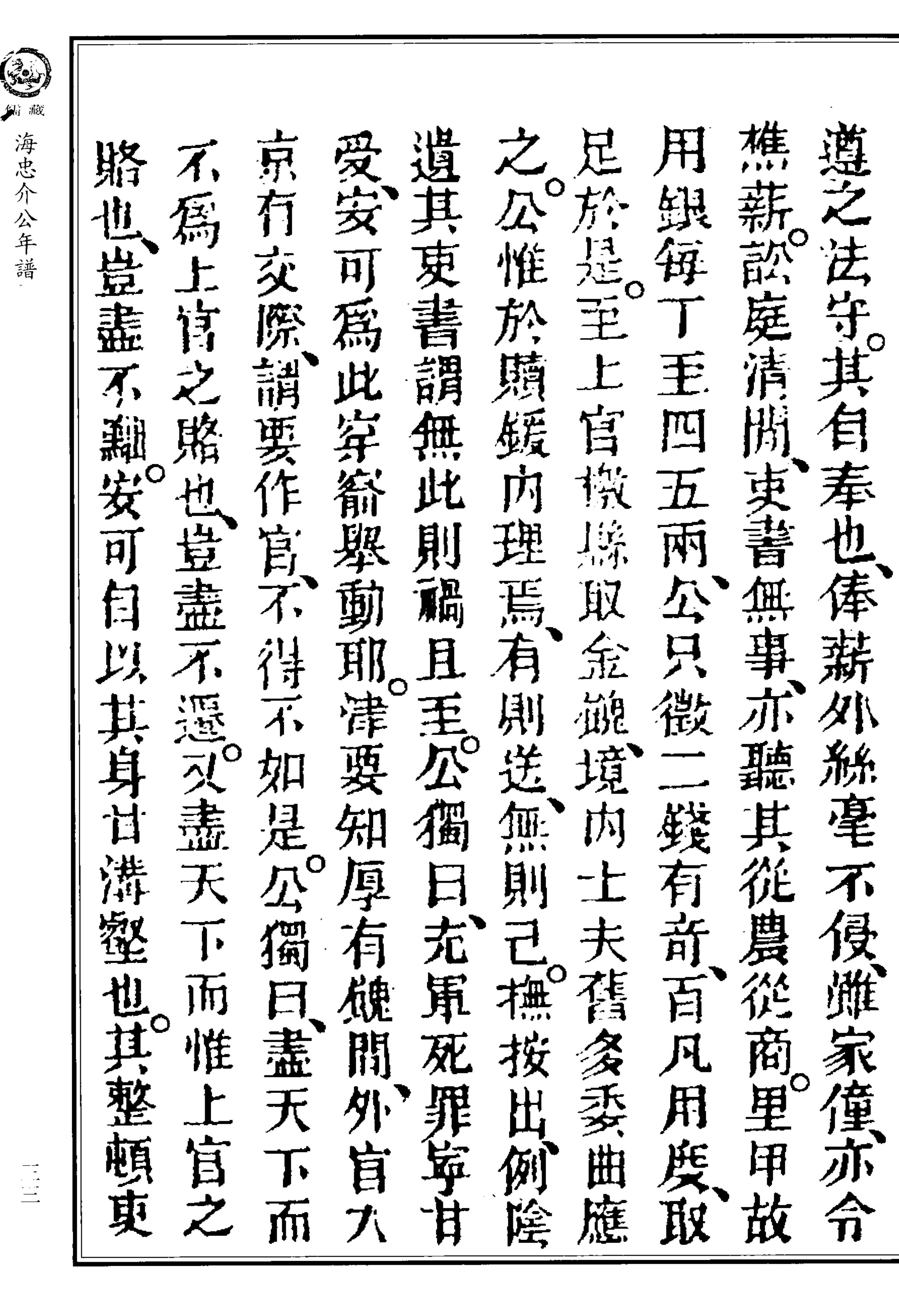
三十六年丁巳

公四十五歲、在南平任。案公在南平四年餘、以禮爲教。其講道論德以及經義治事、一一實事求是、不爲俗學所累、是教職中最難得者。至此、巡按監司交章薦之。

三十七年戊午

公四十六歲。春、擢浙江淳安縣知縣、五月到任。初履其境、睹生民疾苦萬狀、詢其所以、歎曰、天下事都被秀才官作壞了。豈真不才、貪饕刻削、私充宦囊、即知自愛者、亦不免爲鄉愿、義利交戰胸中、嗇攝脂膏、博交延譽、万輾歸咎朝廷征賦煩、不可爲何也。征賦

餉煩、各有定額、去什一未遠、而額外無名可省不省、朝廷爲之、抑諸臣爲之耶。於是申飭所行事宜、而先爲明其意曰、知縣、知一縣事也。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條屬、使客、卿士大夫、吾長兄弟。下而吏書、里胥、老人、百姓人等、吾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此可潔己、不可潔人、潔人生詐、謂凡所行不可認真、認真生怨取禍、不顧朝廷之背否、而以鄉愿之道待其身、以鄉愿之道待吾子姓、吾長兄弟、浮沉取名、竊取官爵、非知縣也。遂並告縣丞、主簿、典史、教官各守其職、盡其責、陰陽官、醫官以及老人、里長、生員、吏書皆示以當



遵之法守。其自奉也、俸薪外絲毫不侵、雖家僮亦令樵薪。訟庭清閒、吏書無事、亦聽其從農從商。里甲故用銀每丁至四五兩、公只徵二錢有奇、百凡用度、取足於是。至上官檄縣取金餽、境內士夫舊多委曲應之。公惟於贖鍰內理焉、有則送、無則已。撫按出例陰遺其吏書謂無此則禍且至。公獨曰、充軍死罪吾甘受、安可爲此穿窬舉動耶。律要知厚有餽問外官入京有交際、請要作官、不得不如是。公獨曰、盡天下而不爲上官之賂也、豈盡不遷。又盡天下而惟上官之賂也、豈盡不黜。安可自以其身甘汙衊也。其整頓吏

治、救民疾苦嚴厲如此。時胡總督宗憲子過淳安、怒驛吏、倒懸之。公以曩日胡公按部、令所過毋供帳。今其行裝盛、必非胡公子。發橐金數千納之庫、馳告宗憲、宗憲不以罪公。此更爲人所不敢爲者。案、宗憲以三十五年總督軍務、其按部所過當在三十五、六年。三十八年、御史王本固、李瑚等劾宗憲、則其子過淳安定在此年。若在三十八年、宗憲被劾、其子不敢盛裝以行、怒懸驛吏致斯彈章可知。參考前後事、竊在此年爲是。

三十八年己未

公四十七歲、在淳安任。公清查六房積弊、一切陋規、嚴行革除。其有益地方者、無不爲之。凡勸賑貸、諭里老、禁餽送、止礦徒、厲爲告示、雷厲風行、吏治肅清、

而尤以清丈民田、嚴勦大戶爲急。公查淳安富者田畝固多、而多田未必盡富。蓋近日錢糧繁重、百姓多以田致累、富家多買地與山、開墾成田、以避繁差。此則實享田利而册無田稅也。田地利微稅重、山地利厚稅輕、故富家競買好山栽木、則家有蓄積、而田地畝數又不甚多。黃册田從實報、丁憂隱匿、多是合衆人之田注于戶首一人名下、查照黃册徵收、則當事者亦必照其戶內之田均派衆人。是貧而田少者亦與大戶之列。近日錢糧繁重、乘差頻貴、貧富均憊。然富者出百十兩、亦有從來。貧人一文、則剜却心頭肉也。

公查所有多田蕪素有蓄積之家、僉正戶四人、稍次者一人、方能去前此貧民受累之弊、而量田均徭之事、次第舉行。公又查築城可以禦患而衛民居、淳安舊有土城、三五年必修築一次、經費必多。因相視地土、縣西北兩方依山、縣東一帶地勢湧下、縣南一帶居民臨溪、溪深地高、築石平岸、即可爲城。用石築牆與用石築城、所費僅十分之一。再行文視周圍、計九百丈、築高一丈七尺、垛高五尺、共二丈二尺。下濶二丈三尺、上濶九尺。南臨溪一丈七尺、全用石砌、止垛子五尺用磚。東西北下三尺用石砌、上一丈四尺用

磚。討八百丈、分八百箇、遞年一百丈、付居民有店房有③縣治者領築。縣東北二處全依山者、止外面砌築之功、付三分甲分領築。依山少者五分甲分領築、又少者七分甲分領築。縣東一帶滂下、砌築功力比平地多十分之三、則以般實甲分築之。其等第亦視依山者、分三等。縣南一帶臨溪、築基之力雖多、然築平岸址卽便是城、與不滂下、不臨川功力無異、則付之中平甲分有舖店之家扛擔土石并衡築功、照丁畝數起夫。僱倩砌石灰砌舟運之費、照丁畝數起科銀兩。名情允服、今始改築。足見公之爲政、築城防、守地

方、用備不虞。且自杭州至徽州、水行陸行、淳安皆必由之道。三十五年、倭寇分道擄掠、經縣後過徽州。時在縣居民驚散、縣治止存縣官學官吏數人、是城卑不能防守所致。公之築城堅固、居高臨下、勝算在我、內足安民、外足禦侮、其籌畫規久遠也。又查縣內多淫祠、公毀淫祠、以爲社學、教士子以道義、不以勢利。間有援例上粟、必諭之歸於正焉。

三十九年庚申

公四十八歲、　在淳安任。三月、鄢懋卿以都御史總理鹽政、行部所過、監司郡邑吏膝行蒲伏、覘上食。携

妾偕行、製五綵輿、令十二女子舁之、儀從煌赫、道路傾駭。其子過淳安、索夫馬不與、怒捉輿臺非理淩虐。公不顧、密執鄢憲令巡歷所至務爲節省之諭、申文詳請。得鄢憲批、悉捕按如法。其時行部、供奉窮極濡靡、以事之、動費千百。計程只一日當至嚴守令相戒、盛爲供具以待。公獨上禀帖云、傳聞所至與憲牌異、欲從憲牌、則懼招尤。欲從傳聞、則恐違憲意。下邑疲敝、未知所從。鄢匿言曰、照憲牌行。然遷道去、不過嚴矣。嚴守聞鄢且至、忽然中止、疑之。已知公具禀之故、慮禍且不測、盛怒待公。入見、輒踞坐擊案曰、幾大官、

敢再言。不停口。公惟斂容長跪、無一語辯。待氣稍平、起揖而退、亦無後言。迨鄢專擅、嚴諸官故無害、太守見公謝曰、好了淳安百姓、難爲汝。難爲汝。然鄢雖愧屈、心實銜之、陰嗾其私人袁巡鹺日、不驅海強項、何以持風憲體乎。袁受頤使、而公亦不懼、聽之而已。

四十年辛酉

公四十九歲、　在淳安任。四月、定各項錢糧、各項耗羨、凡正數外、加二分作耗。耗外有多取者、許赴縣呈告、以憑重治。蓋公定二分耗爲中數、上司秤兌、輕則賠亦無多、重則賠亦不多。外缺官柴薪馬丁齋膳夫

等費、雖有斛限、亦不加耗、盡去從前秤納、各里遞夌等弊。七月、巡鹺御史袁淳按部至淳安、見公送迎不遠、供應不多、有所鈞付、不唯唯應、誶曰、汝即欲學府官樣還未。還未已、而公緣由申呈、駁云、方呈緣由、已爲歷任之狀、倨傲不恭、不安分守等語。公申文辨論曰、本院糾察一方、上有德位可欽、下有刑法可惕、卑職奔趨下風、亦竊有志於君子者、何至無知如是。古人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卑職素昔雖不以不孝不弟自居、而檢點未周、忠順不足、罪莫大焉。正當俯伏受責、復念本院周賜貧生、

不令遠謝。各縣官送至淳安者、鈞語分咐、且遠、不要再遠送。知本院未嘗以過禮責人、德之盛也。越境奔趨、隨廢職業、或重罪責。袁淳亦無詞批答。尋有通判嘉興之命、又以袁諭之故、仍以原職改調。公聽調赴部、上請交印文。　案：獻徵錄云、淳安嚴邑也、地瘠而民貧、所産茶竹杉栢、無他物。且重崖複嶂、民易逃匿、山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公覩民窮、慨然思拯之。初入署、有燕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召丞尉學官弟子、耆老以次列陳所爲奉法宇下意甚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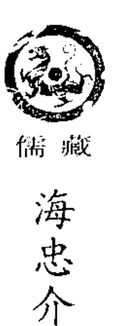


度田定稅、不使貧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旦夕取自贍。又有云、爲母生日、買肉二斤、則公平日淡泊明志、拯救困窮、淳安吏治卓卓如是、家家尸祝、非偶然也。冬月、公赴部。時朱鎮山貳銓曹、見公嚴寒猶服絲、且敝、鎮山曰、卽貧不能製一官服耶。公始易一黃石絹。其守貧安命、爲人所難。

四十一年壬戌

公五十歲。夏月、編成淳安政事稟三卷、淳安稿一卷。公自序云、瑞自濱海入中州、知淳安縣事、初閱册

籍、民之逃亡者過半。問之、則曰傭困不能堪賦役、樸直不能勝奸强使之。予心惻然痛矣。剝民以媚人、多科而厚費使之、可爲民忿、可爲民慨之事日臨於日、日聞於耳、而予不平之氣憤然生矣。問識者以所處之方、則曰、在今日不可能也、在今日又不可爲也。寧可刻民、不可取怒於上。寧可薄下、不可不厚於過往。彼自爲一說、而不能當於予心也。嘗欲自爲一編、以紀錢糧、以節財費、以酌事宜、使節文昭國制日月之明、擴吾心體備萬物之理、使得戶曉焉、吏不能緣爲奸弊、民得安業樂生、而予亦得以常目在之、儼有師



法。而又私念秀才發軔仕途、知識有幾。將筆復輯、遲疑三年有前矣。壬戌入覲歸、緣道詠思、恍如有得。歸取故籍、參考博訪、以訂所思、自信或可以究竟利弊、粹乎聖賢中正之道、公已公人之理、我祖宗頒行畫一之制、一毫世俗之論不與焉。民風士習、藉此發明、囘心而向道、或有在也。夫彼上司、彼過客、萬物之理付予於造化、猶之我也、獨無爲民哀痛之心哉。時乎爲已、見已不見人、一覺悟焉而同歸於道矣。政之大者曰政、政之小者曰事。是帙淳安利弊兼有巨細、因撮其要、名曰淳安政事。辟則坊與、如師予儆、前此曾

爲之說。政事有記、亦嚴師教戒意也。諄諄然欲吾民去其競利爭勝、私己罔上之故、而以善新焉、是亦與吾民爲嚴師教戒也。茲已益八、舉於是册賴之、其可得而已乎。用是梓之、復爲之序、以告吾民、知是編之意。十二月、調任興國知縣。

四十二年癸亥

公五十一歲、在興國任。公察地瘠民貧、歲徵不滿十之五、弊在浮糧、乃上條陳八事於南贛都御史吳堯山。一、屯田。因少年、軍士生奸、指鄰田報作己田、遂增爲開墾餘田名目、民無田而有糧、貽害佃戶。請前

己之餘田、補民田之虛耗、此其善也。二、地利。興國山
地、全無耕墾、近日荒廢、里里有之。兼山地耕植、尚可
萬人、歲入所資七八萬人猶有餘裕。今願籍南贛者
與之除豁原籍、而又與之批照、以固其心。給之無主
山地荒田、使不盡佃僕於富戶。民爭趨之、則來者附
籍不歸、來④者聞風仰慕。不數年間、南贛無餘地、民均
有利焉、是亦撫綏一處舉也。三、隘所。議裁革地方隘
長隘官防⑤詰奸細盜、專嚇騙商人等弊。四、均賦役。查
本縣官民糧一萬三千二百石有奇、自嘉靖三十年
至三十五年、歲止派徵銀八千三百兩。三十九年、遂

派徵銀八千九百六十九兩。四十年、派徵銀九千九百零二兩。四十一年、派徵銀九千七百二十六兩。四十二年、派徵銀九千二百零七兩。即四十年、較先年加銀一千六百兩。嘉靖九年、布政司頒額刻石、民糧每石折銀伍錢八分。四十年、每石徵銀七錢八分五釐。四十一年、每石徵銀七錢六分六釐。四十二年、每石徵銀七錢二分三釐。即四十年、較先年加銀二錢五分、遞年已加原額。近日賦役日增、民多逃竄、宜豁除處糧、以安貧民。五、紅站馬船編正戶正名、募人自徵取。夫募人爲利、必生倍取之奸、是爲害事、當速

改益。六、招撫逃民。查興國一縣逃絕戶極多、皆因虛糧不能賠、重役不能供。其去已無還心、則拖欠之糧數未除、重役之差銀尚在。追徵如故、數年還之還之、尤不可也。聞行鄉落、人煙寥寂、村里蕭條、耳聞目擊、為心惻久矣。今奉文量田、荒田無人承丈者頗多。竊意無業復業之民、可即此給之。三年後、實有收成、依例報稅。收成稀少、則聽之。亦復逃流、撫窮困急務也。七、哨官。查先年原無哨官、有之、始自嘉靖三十三年、取家道殷實、有武藝之人。二端不可兼得、止以殷實之家奉行、一季不止七八十兩費用、富者至變產破

家。是於衙門人役常例開一席騙局、似當裁革。凡革冗員。有是事然後有是官。設興國先年設清軍縣丞一員、管糧主簿一員、捕盜主簿一員、典史⑦一員、無所事。四十二年、巡按陳考察、曾以捕盜事歸典史、裁革主簿。經刑科侯給事奏請裁革。禮科給事鄧奏裁革款開、一切人浮事者、可兼可併。興國巡檢任縣城、不至寨所、徒有巡檢之名、無所事事。捕盜責之典史、主簿一員當革。清軍併之管糧主簿、縣丞一員當革。儒學當革訓導一員。衣錦巡檢司、廻龍巡檢司非要害、均當裁革。公請次第舉行。又上吳堯山便宜六事、一

言不院須省冗費、二言衛所官軍俸糧、三言南贛軍門營法陽明、四言本院衙門防閑周密、五言親民撫撈不如縣官、六言機兵膭銀補察院經過等費。勇能詳陳上司衙門事宜、言人所不敢言。

四十三年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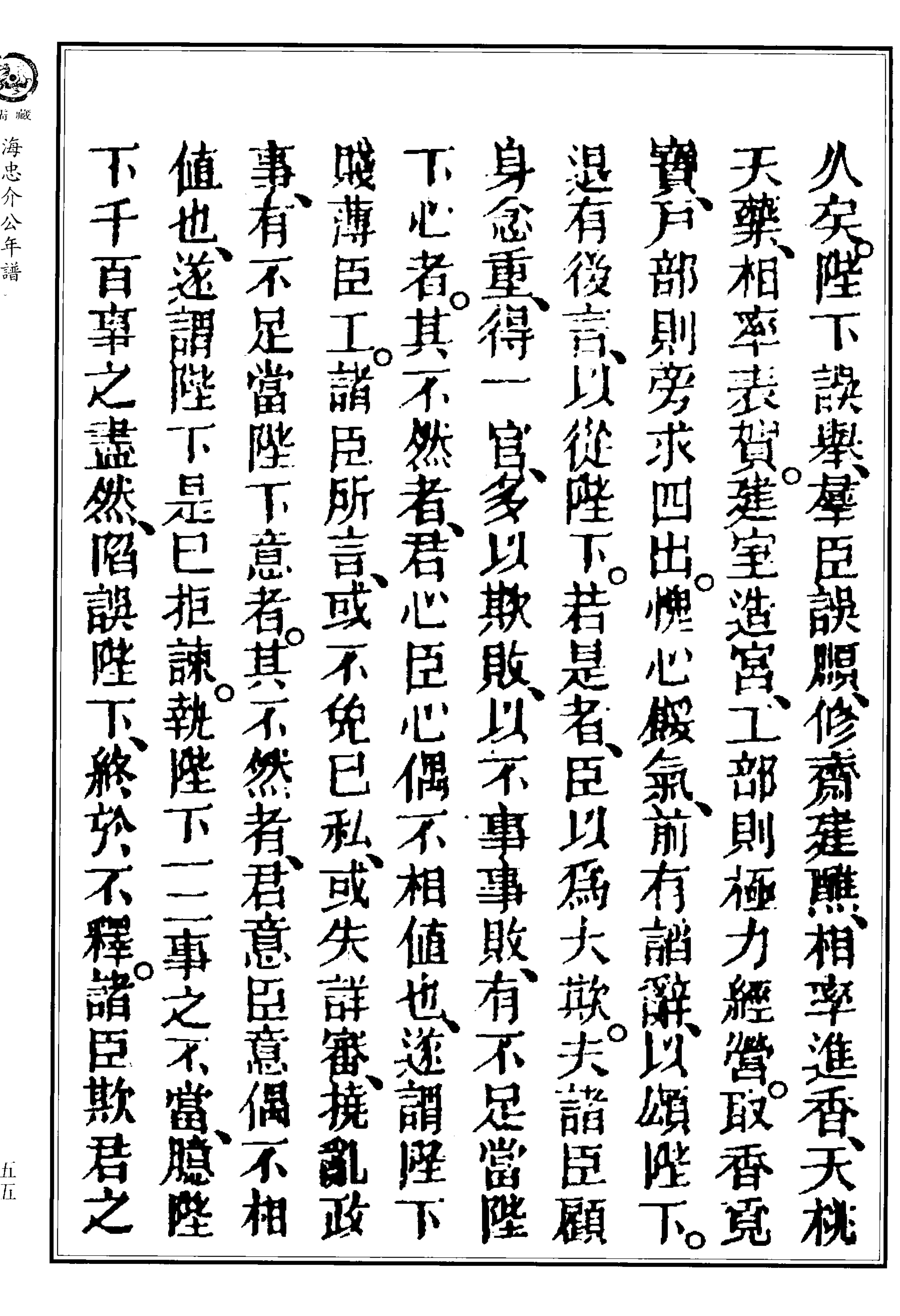
公五十二歲、　在興國任。　公清丈田畝甫畢、尚未舉行、十月、報陞主事。蓋朱鎮山在銓曹、知公清望、有此超遷。公將赴部、太夫人怯北京寒、思歸瓊、不得已、發王夫人攜二男三女、扶侍南歸。一身挾二僕北上、抵京入覲後、授戶部雲南司主事。

四十四年乙丑

公五十三歲、在户部任。公視事見世宗享國日久、常不視朝、深居西苑、專意齋醮、督撫大吏爭上符瑞、禮官時上表賀。廷臣自楊爵爭諫得罪後、大小臣工無敢言事者。十月、公上疏曰、臣請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以明臣職、以求萬世治安。臣聞人君、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爲臣民萬物之主、位任至重、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責之臣工、使盡言也。過爲計者乃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治矣、不治憂之、主明矣、不明危之。將無使人眩瞀、莫決趨舍。臣請執有無

隱之義、美曰美、過曰過、披肝瀝膽、以忠憂危。昔者漢臣賈誼陳策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治已安矣、臣獨謂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慈恕恭儉、雖有近民之心、多未遑之理。不究所不勉、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所不能、以安且治頌之、諛也。陛下英斷睿識、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何有漢文。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啟聖之祠、塵斥元世祖於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忻、仰大有爲、謂太平之治可指日致。然文帝能充其仁性、節用愛人、一時民康物阜、粟陳貫朽。三代

而後、稱爲賢君。陛下銳精未久、妄念牽惑、反剛明之用、馳空蕩之思、想望長生、一意玄修、土木興作、至二十餘歲、久不視朝、法弛名濫。二王不相見、人謂陛下薄於父子。以猜疑毀謗戮辱臣下、人謂陛下薄於君臣。淹留西苑、不復居宮、人謂陛下薄於夫婦。水旱靡時、盜賊滋熾、吏貪民困、賦役煩增。萬方則效、破產禮佛、至於室如懸罄、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卽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然而世俗拙論尚未清明、則陛下不及漢文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



久矣。陛下誤舉、羣臣誤順、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宮造室、工部則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則旁求四出。愧心餒氣、前有諂諛以順陛下。退有後言、以從陛下。君是者、臣以為大欺。夫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以不事事敗、有不足當陛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賤薄臣工。諸臣所言、或不免己私、或失詳審、撓亂政事、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是己拒諫。執陛下一二事之不當、臆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誤陛下、終於不釋。諸臣欺君之

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陛下之誤、大端在修醮。夫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臣聞自古聖賢修身立命、順受其正。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而存至今日。陛下尊陶仲文、號之爲師、仲文則既死矣。其身之不能謀、陛下獨何爲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臣聞伏羲御宇、龍馬圖河。大禹隨山、神龜書洛。天不愛寶、寶有此瑞。九疇八卦、顯之聖人、開示天下、猶日月星辰、昭布森列、焉可誣也。宋眞宗獲天書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

採乃得，藥必擣乃成。茲無因而至，有足行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陛下玄修多年，靡有一獲，左右奸人，揣逆聖意，投桃託藥，誑言長生，理之所無，斷可見矣。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近觀嚴嵩，遜陛下者也，平居貪竊。戶部尚書梁材，逆陛下者也，歷任有官聲。然而在位諸臣，尚鶻突依違，寧希嵩之順，不敢效材之執者，陛下所爲有以牽制其心也。陛下誠翻然悔悟，日視朝，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

恥、置身皐夔伊傅周召之列、明良喜起、吁咈都俞、重四民、舉富教、端士習、清仕路、裕邊儲、蘇敝困、久任將吏、選練軍士。內之宦官宮妾、外之蔭恩敍勞、多有無事而官者。上之內廚內庫、下之寶物貨賄、多有無用而積者。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飭省閒爾。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振作閒爾。陛下爲此非勞也、九卿總綱、百職分任、諸撫按科道糾舉清肅於其間、陛下持體而稽要焉、如天運於上、四時六氣各得其成、無爲之道也。天地萬物

合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熙物洽、熏爲太和、陛下性中眞藥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眞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輿、遙想遐興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疎精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將順、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而不言、更復何言。伏惟陛下反情易嚮、留神省察。帝故自比堯舜、以堯名齋、而公謂其不及漢文。疏上、世宗大怒、抵之地、顧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遁。宦官黃錦在側、曰、此人素有癡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

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世宗默然。少頃復取讀之、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公疏出、一日而直聲震天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內外、無不知有海主事也。公退朝後、即訪同鄉庶吉士王忠銘先生、相見間、自分必死、首以後事爲託。詢其所由、袖中出奏草一篇。人方危公、而公且談笑自若。至所遺後事、惟白金二十兩、曰、死於爾乎殯、還我首邱足矣。已而對酒論文、談古今治亂興衰之故甚悉。至語及士大夫立身行已、惟以事事認眞、集義養氣爲主。徐而曰、今之醫國者只一

味甘草、處世者只兩字鄉愿古治之威何由而見。語畢、從容趨朝房、席藁待罪、鼎鑊自甘、絶無幾微可憐之色。嗟乎。死生之際大矣、而公就義從容若此、豈市直沽名、僥倖於一試者哉。始、世宗怒時、拍几叱咤、一日撻諸宮婢。宮婢嚌曰、皇帝受罵海瑞而洩忿我輩。

四十五⑧丙寅

公五十四歲。　時世宗春秋高、惡言立太子事。其春、移疾西苑、數月煩悶不樂。因召大學士徐階議內禪曰、畜物謗我是也、顧朕老矣、安能視朝如曩時。階力諫止。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殿、豈

受此人訴詈耶。遂手批公奏詈主毀君、送錦衣獄究主使者。時有廠中人在公左右、偵食息暨所如往來、而公則終日孑孑然無所顧畏。尋移刑部論死、獄上、仍留中。戶部司務何以尚揣世宗無殺公意、疏請釋之。世宗怒、命錦衣衛杖之百、錮詔獄、晝夜搒訊。越二月、世宗崩、外廷多未知。提牢主事聞狀、以公且見用、設酒饌款之。公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噉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宮車適晏駕、先生今即出大用矣。公曰、信然乎。即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絕於地、終夜哭不絕聲。十二月十五日、遺詔復原官、尋改兵部武庫司主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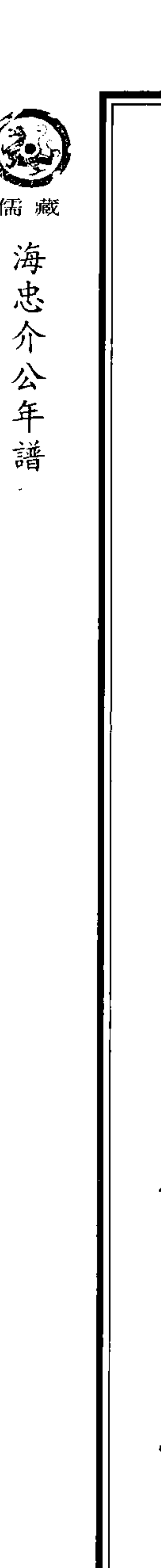
隆慶元年丁卯

公五十五歲、　晉擢尚寶司司丞、上疏乞終養。其略云、臣甫四歲、父瀚不幸蚤世。母謝氏年二十八、誓自礪守、勉針黹紡績之資、育臣教臣、至有今日。止生臣一人、別無兄弟。母念父嗣如綫、愛臣尤篤。臣由舉人授南平縣教諭、陞淳安知縣、調興國知縣、三任十一年、母皆隨祿就養、旦夕相依、不殊襁褓。後因寒嗽成衰、不堪北地寒苦、是以臣陞戶部主事、臣母泣別、回鄉調疾。臣以建言、值先帝震怒、臣母聞⑨風聞臣罪必誅、痛臣念臣、前疾轉劇。後法司擬臣罪、取決上請。先

帝留中不下、旋奉遣詔復職。此出臣望外、諸臣前無所得而得之。出臣母望外、以爲必死而今日復得生之也。陛下新服厥政之初、正勵精求助之日、遂欲求去、忍言之乎。但臣有不得已者、臣母今年七十八矣、臣年五十有五、按疏云、臣年五十有四。公生正德八年、五十有五、非五十有四、疑有誤。以計之、正李密盡臣節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之謂長者可以補酬、短者不容於多得。況臣家瓊山縣、去京師九千四百九十里、旁無兄弟以調母疾、下無男嗣、以紓母懷、公男中敦去歲殤。止是一母一子。而母思子、懸心天涯之北。子思母、懸心天涯之南。憂心衰病、百齡改

心。老人風前燭也、氣血幾何。可堪此苦。伏望皇上憐臣母子孤苦之情、察臣不得不歸之故、放臣回籍、奉侍老母。俟獲終養、臣照舊赴部供職。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所賜也。上不允所請。四月、擢大理寺右丞。時大學士徐階爲御史齊康所劾、公上辯黨邪疏爭之云、階事先帝、無能救於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浮於高拱。當時韙其言。七月、轉左丞、奉命出使波羅。持節回省、公遵甲令、行出使禮、三司諸公以鄉官忽之、而公自

處甚暇、學憲與公尤相齟齬。適公母太夫人請旌詳文到學憲署、羅學憲以私郄沮其旌節事、公亦不爲之屈。十一月、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使、復迎太夫人就養、而王恭人同來。是年、紀元開恩典、公請封父母、敕曰、朝廷待士之恩、莫重於褒賜。人子報親之志、莫切於顯揚。列予世官之臣、克盡家傳之業、聿推恩命、奚問存亡。爾故廩生海瀚、乃南京通政司副使海瑞之父、早攻經學、司教儒庠。成德達材、以著作人之效、枕經葄史、已收訓子之功。冀廊廟之登庸、遽泉臺之永閟。爰頒渥典、用是追崇、贈爾爲中憲大夫、通政司



右通政使。尚期神爽之昭垂、益迓恩榮之光賁。敕曰、母氏劬勞、義實兼乎教育。朝廷寵數、禮特重乎褒封。肆緣報本之心、誕降推恩之命。爾謝氏乃南京通政司副使海瑞之母、勤儉兼至、慈孝夙全。秉正道以相夫、化行宗黨。佐義方以訓子、績著陪京。頤甘旨之養既違、而褒賜之恩宜厚、用彰慈範、籍慰孝思。封爾爲四品恭人、播芳徽於彤管。有命自天、賁嘉寵於紫泥、永綏厥祚。隆慶元年季冬月。

二年戊辰

公五十六歲、在通政司任。公以通政司閒缺、恐不

稱職、自陳不職疏云、蒙恩超任今職。近該南京吏部劄付、准吏部咨、該本部題奉欽依、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官員。臣忝官四品、例當自陳。念惟皇上先釋臣爲再生之恩、後用臣又不次之擢、是矢心圖報、羣臣中當莫有如臣者矣。而臣稟質庸愚、才猷淺薄、感恩之情無窮、報德之才不稱、言思供職、有負初心。夫我祖宗慎重留都、以右通政員掌司事、辨驗公文、詞狀而發送之、無[11]出納惟允、重寄也。此不稱官、他復何稱。是掄幽而顯、羣臣中亦莫有如臣者矣。伏望宸聰俯察、將臣罷歸海濱、別揀英才、以充斯任、進賢退否、大俯

乾斷、庶幾乎政事無微不舉而聖治益隆矣。臣無任悚懼待罪之至。上不允所請。公手編近年著作、刻備忘集二卷。七月十五夜、公妾卒於任所。二十四日公妻王夫人又卒。故公復徐五台都憲書云、瑞初念甚壯、一月內、天降禍譴、妻妾繼亡。每一思及、百念灰矣。即欲援例扶柩歸、慮冠中止。奈何奈何。是公母老在堂、膝下尚虧、妻妾繼亡、晨昏何以奉侍。恐傷慈心。公之境遇、其何以堪。宜其書中有淚痕也。

三年己巳

公五十七歲。春正月、調通政司右通政使、提督謄

莫。六月，陞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巡撫應天十府。撫與按並彈壓一方，欲有規畫，必銜隨後行。公則謂撫按各有專責，不得越俎相侵。乃獨以前所爲教南平者令淳安者，令興國者，稍加潤色擴充，爲督撫憲約。其畧云：本院謬膺簡命，督撫南畿，涖任伊始，所有一二條約，除靖⑫弊於相安，復祖宗之成法，不循常，不變舊，惟此民困可蘇，舍此不可言治。一、官吏不許⑬郭迎送。二、按臨各縣，不許供應。三、所至各屬官俱用本等服色見。四、各官參見手本用價廉草紙，五本院到處，不用鼓樂儀仗，暫備馬一匹。六、經過住舘，不用鋪陳

結絲拜席等事。七、府縣新任離任、不許迎接送行。八、本院到處、即放告係民間疾苦、官吏貪毒、實有冤屈者。九、本院所到村落、許里老見、指畫利病及府縣民事。十、州縣驛遞、革除派徵銀兩、不許陵虐驛役。十一、府縣驛遞、凡奉有勘合牌票、嚴加查勘。隔省雖撫按牌票、不准應付。十二、驛遞頓銀、不准借貸應付。十三、過客至驛、離去城去關咫尺、道府州縣不得出見、各驛遞不許遣人傳報、送下程禮。十四、拖欠錢糧、小民無幾、嚴治包攬侵欺、勢豪抗拒。十五、侵吞倉庫、律有明條。十六、里甲止催徵錢糧、禁取勞費。上司出巡諸

用、取諸本縣紙贖、不許科派里甲。十七、府縣侵用里甲及紙贖、皆是犯贓。十八、本院立考語則例、各官認真次第。十九、訓練兵事。二十、訓練民壯。二十一、移文禁繁。二十二、均徭銀力。二十三、派編官船工食。二十四、議革正櫃銀數內開買辦家火。二十五、禁府縣不許差人下鄉。二十六、州縣每區編正副糧長。二十七、禁江南刁風。二十八、禁江南刁訟。二十九、重勸農民。三十、嚴禁修壁。三十一、減項頭銀。三十二、密查私賂書吏。本院頒行條約、祖宗成法、今修舉之、以上利國、以下便民。文到之日、各官當日嚴惕厲之心、痛洗額

惰之習、官日加翻閱各房科吏日以本等事請。官糢糊、吏提撕之。吏隱蔽、官鞭策之。并一應本院行事、敢有一事一字不遵、一時一刻遲悞者、决不輕貸。又續頒條約九事、前所開載未盡者、意主於斥黜貪墨、搏擊豪强、矯革浮淫、釐清宿弊。令既嚴布、風發雷厲、郡縣官吏凜凜競飭、貪污者望風解仰綬而去、權豪勢宦斂迹屏息、至移他省避之。有顯者朱丹其門以居、聞公明日將至、一夜遂易而黝。監造中貴某素驕横侈縱、出入肩輿八人、翳從甚都。一日見公、即内愧貶損、不能自安。所用肩輿人遂减其半。其政治精明嚴

厲，成效如此。

四年庚午

公五十八歲，在巡撫任。吳故有淞江，匯震澤入海。瀕江田畝，灌溉宏多。已被潮齧，淤爲陸，議濬者多，迄無就。民間有謠，惟海龍王始能開得。至是，公議開，實應民謠。其時按院某惡公壓己，每事不與商議。公於此舉，故爲相左，且欲按劾尋其後。公不顧，毅然以身任之。正月初三，奏請開吳淞江。其疏曰，禹貢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吳水利，當濬之使入於海，從古而然也。婁江東江，係是入海小道。惟吳淞江盡洩太湖

之水、由黃浦入海。近年以來、水利臣曠職不修、撫按亦不留心、惟是督責日至、潮泥月有積累、繼嗣通道填淤、雖曰水勢就下、而無下可就矣。時遭大潦、震蕩太湖、因之奔潰四溢、勢所必至、爲害之大、淹沒禾畝、如嘉靖四十年、今隆慶三年是也。而小爲淹沒之患、亦時有之。是吳淞江一水、國計所需、民生依賴、修之舉之、不可一日緩也。臣於舊歲十二月巡歷上海縣、親行相視。旋委上海縣知縣張嶺率沿江住居父老按行故道、量得淤塞當濬地長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三尺。原江面濶三十丈、今議開十五丈、計該用

工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兩二錢九分。今以水荒缺秋收、兼之二麥未布、時方春正月之初、米每石價銀已八錢五分矣。饑民動以千百、告求賑濟。臣已計將節年導河夫銀、臣本衙門贓罰銀兩、各倉儲米穀、并溧陽縣鄉官太僕寺少卿史際義出賑濟穀二萬石、率此告濟饑民、按工給與銀米。於今正月初二日按江故道、興工挑濬。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督率、上海縣張簡、嘉定縣邵一本分理。興工之中、兼行賑濟、千萬饑民稍安戢矣。但工程浩大、銀兩不敷、饑饉頻仍、變故叵測、官儲民積、計至二月間盡矣。江南四面皆荒、

湖廣江西有收成、府縣又執行閉糴、無從取米。伏望
皇上軫念民饑、當恤吳淞江水道國計所關、敕下該
部酌議、量留蘇、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石、准照前旨
銀數改折。凡應天等十一府州縣庫貯、不拘各院道
諸臣項下無礙贓罰銀兩、聽臣調用。浙江杭、嘉、湖三
府與蘇、松、常三府共此太湖之水、吳淞江開則六府
均蒙其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其庫藏銀亦應如應
天等府、一例取用。彼處饑民亦應聽赴工就食。吳淞
借饑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銀米之需、而荒歉有
濟。一舉兩利、地方不勝幸甚。公於是開工疏濬、乘輕

廁往來江上、親督畚鍤、身不辭勞。二月告竣、計費銀六萬八千三百九十七兩。按院某驚訝竊歎曰、萬世功被他成了。又奏開白茆河。正月二十七日、巡視常熟縣白茆河、果係淺狹。二月初九日興工、用開吳淞江存款、因饑民雲集、募充工役、兼行賑濟。民力役而功易成、至三月底完工、計費銀四萬一千二百三十八兩。其存款不敷外、權借蘇松二府練兵各一萬兩、鎮江府銀二萬兩、以充工費。並徧修圩岸塘浦支河堰垻皆完。由是旱澇有備、年穀豐登、吳民永賴、樂利無窮。公之開河之功、創三吳所未有矣。又查江南貧

富相傾、弱者率投獻田地、豪家以爲奸利、而仳離瘠苦之狀接於目、侵占爭奪之訟聚於庭。公嚴厲以治、下令受獻者悉退還、或許贖回。郎恩厚如華亭徐相公家、亦議勸其退田不已。蓋公常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不可復、惟有亟奪富民田一言。至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下下策矣。然猶有井田遺意。公毅然行之、勢豪腹誹脣稽、覓以奪富民田中公。又因裁節郵傳冗費、士大夫出其境、不得供頓、亦多怨謗公。都給事中舒化論公迂滯、不達政體、宜以南京清秩處之。上猶優獎公。已而給事中戴鳳

翔刻公庇奸民、魚肉縉紳、沽名亂政。公上疏自陳不職、其畧云、言官誣妄、請爲皇上陳之。蘇、松、常、鎮四府路當衝要、府縣日以迎送過客爲事、小民冤抑、棄置不理、事涉鄉官舉監、又憚勢豪、寢閣不行。臣到任後、所准狀果比前任撫臣爲多、通民隱、抑強橫也。江南民風刁僞、每放告狀、動以三四千。計臣所准行、二十分之一而已。循舊規、行放告非無日期、惟人命強盜貪官不拘日抱牌訴。然三五日止一二狀、盡批府縣、情重解審、非臣自問。自十一月以後、所准極少。惟巡歷所至、縣分越訴不管、誣告必加重刑。駁允招盜、歷

可查考。種肥田不如告瘦狀，蘇、松、常、鎮府有此民謡，曾刊告示禁之。鳳翔乃捏謂民爲臣興謡，列爲告示，自彰其過耶。蘇、松四府鄉官賢者固多，厲民致富者亦不少。臣於他府縣告保自奪之狀，間行一二。惟華亭縣告鄉官狀，所准頗多。蓋華亭鄉官田宅衆多，小民詈怨，兩京十二府無有也。臣巡歷松江，告鄉官奪産幾萬人，向府縣官及諸生員問故，皆曰民今而後得反之也。乃鳳翔係嘉興府人，嘉湖與蘇、松接壤，婚姻交際，如一府一縣之人，鄉官富横，知之有素。今本内隱鄉官不説，止説壯民巧爲鄉官立一赤幟，不爲小

民伸理冤抑、可以爲言官哉。鄉官自行清退田宅、見天理人心不容泯滅。鳳翔獨無此心耶。不考其初、據今日論、謂民爲虎、鄉官爲肉。不知鄉官二十餘年爲虎、小民二十餘年爲肉、今日鄉官之肉乃小民原有之肉、先奪之、今還之、原非鄉官之肉。況先奪十百、今償其一、所償無幾。臣竊恐鳳翔亦是等鄉官也。臣與各該管兵官計議、除去土兵、福浙兵數不多、散之不難。水行送至定海關、陸行送至杭州、方給路費、娶妻置產者不散。又革去供過客吹手護送并拘解犯人、脆弱不堪敵寇之民壯、以存兵補之原議。賴各官計

議停妥、散兵雖多、了無言說。鳳翔謂聞報之日、排八都院、賴湯兵備救解、不知何關何據也。原練兵銀十一府歲共二十萬兩、奉旨留五萬兩、每十兩内計免其三、徵其一。十一府州俱加此、非各府置不理也。一體均行、何謂偏累。照旨共派、何謂兵糧仍加派。鳳翔捏無作有、不知何故。連結倭寇、攻陷城池、誓血爲盟、封庫斬關、行旅不通、煙火絶斷、事干地方、非小臣欲自爲遮蓋。巡按御史張問明、巡鹽御史吳從憲、巡江御史李紹先與有責焉。縱重任在臣、然彼不言、爲罪非小、肯爲臣遮蓋耶。鳳翔陷臣、捏爲危言、以欺皇上、

其罪六矣。蘇松四府水荒、臣議開吳淞江、白茆、楊家濱等河、各州縣徧修圩岸塘浦支河、興工賑濟。江北之荒、比蘇松尤甚、搶掠之多、已經奏聞、謂亦募兵所致耶。府縣官稟說今年水災、富家欲照往例取利、佃戶稱無收拖賴。臣介之酌量災數、二家均認。先年糧長往往於收糧時先除還自己私債、後算官數、富豪亦乘出米之時、同逼償債、公私並舉、貧糧難完。已有告示禁革、謂待完糧後、方私下取償、非禁不許還債也。臣官南京通政日、妾死於七月十五夜、妻死於二十四夜、無幾先妾後妻、毆妻致死之事。臣未嘗差人

越境挐人討船之辱、臣所未諭。豈隸說事少者五十金、多者百金、出金何人。禍且立至、何人被害。彌慢士夫、何官爵名姓。其他事端、臣不敢一一煩瑣以瀆天聽。鳳翔誣揑、有何實據。是非不明、政事惑亂、國家之理亂由之。臣願質虛實、以明國是、別選英賢、以代其任。大舒乾斷、別白是非、徵臣負國、鳳翔欺君、兩不寬貸。上亦優容、改公南京糧儲。公又上疏告養病、乞賜歸田。母年八十有一、義當奉侍。並上書閣部李石麓、高中玄諸公、案、隆慶五年、內閣爲李春芳、高拱。春芳號石麓、拱號中玄。代爲陳情、俾得致仕歸養親、上始允其所請。計公自始仕至此、

十有七年，清俸所存，只買第一區，值一百二十金，祖田十畝外，無所增益。其清節爲近古所罕有。

五年辛未

公五十九歲。　案：公罷官歸家，不忘時事，尤以瓊之吏治爲急，偶有書序，必詳陳利弊。是年，史方齋巡道陞浙藩參政，公爲庶民贈序，其略云：瓊古珠崖郡，今敝壓矣。貨饒之名，尚在人耳。有吏於此，後視今，今視昔，未涉鯨波，先營囊橐，甚者齎貨積貨，如餓豺狼。上率下法，以貪濟貪，而民日居割剝吞噬中矣。且地去京師萬里，按軺不及，毀譽易淆，甚哉，賢者之難也。莫

能久於其位，而貪者酷者焉能有無者比比，巧彌縫、營私庇，無利於民，有悅於上，謝令去不亟，上官不我亟也。中人值此，干譽動心，百計逢迎，無恤人已，蠹夜無猒，瓜子海貪，不可得而言矣。奪諸彼以予此，且惟藉譽口，則串媚之士子鄉官之奉一需之民，而民愈難乎其為生矣。遐陬肆意，貪泉負心，嗟嗟遠民，蘇自何日云云，實能道官吏貪酷生民殘虐之弊，言之痛心。又復史方齋書云，訛事造禍於瓊，計七載矣。按方齋以嘉靖乙丑守瓊，今辛未年，正台七載。一旦言別，人情之常，雖不能無戀戀不滿之意，士君子期在啟發成德，濟天下事，不在

是也。贈文二首、稱之爲之、不足以揄揚美政、則既知之矣。誦公將來之病、未竟之憂、係留既去之語、不覺大加感歎。夫士君子職分所到、萬物一體之義俱之。若必傳舍職掌、秦越天下、去則過矣而不留焉、有仁人之心者忍之乎。人之知已、莫若已之自知。人之責我、莫若我之自責。克去任性之偏、大加涵泳之力、克所未周、勉所未及、廣業崇功、潤澤天下、萬物一體之下、瓊人與焉、則又在公發揚之而已、推廣之而已。瓊去京師萬里、較之中土地方、情態爲別。尊駕渡海之後、吏治民情、駭人觀聽、係留於既去之後、又第一義

也何以計之乎。區區言別、不敢更爲寡昧誇毗說也。觀公書意、皆係地方安危之言、生平未竟之經濟如此見之。

六年壬申

公六十歲。　其時海賊莊酉復、許萬仔等率倭寇渡海、劫掠定安、臨高各縣、勢甚猖獗。公上啟殷石汀兩廣督門云、瓊一十年來、至今屢有海寇之患、百姓苦之、訟⑭口嘗已、請官司不能抵民一保障矣。然害止瀕海地方、日甚一日、年甚一年。今正月、突有船先後分大攻圍臨高、定安、萬州等城、破文昌、樂會、治時攘其

中、來來往往、殺掠村市、如入無人之境、任彼所爲。其慘其害、從前以來無有也。平時養兵、與不養之時無異、況游擊來援、亦既月餘矣、如斯而已矣。賊夥數雖多、各夥人數則寡。纔後至者、將何以禦之耶。昔人稱爲匹夫匹婦復讐、今日之讐屢矣大矣、復之不可已矣。明公身當復讐之任、事本因仍、兒戲瓊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瑞恐日久、各府縣城池尚未可保、我民當盡魚肉於賊。似此景象、言非過億。明公念及前後、一加意焉、權足爲、才足濟、無所施而不可矣。瓊民延頸需援、不能一日、若止前之爲焉、有兵以萬無益也。

縱有小濟、兵退而寇又復來矣。急則治其標、今日所言所望、標中之事也。標中之標且不能矣、他尚何望。史方齋號稱膽不怯賊、事期必行。日者海旁失事、咫尺間耳、已受欺詐、法復寬縱、賊知虛實、官兵效尤。況明公坐鎮蒼梧、遠璝二千里地耶。縱寇驕兵、萬方一轍、一誅賞之立而起、而人自不行耳。作用不同、取效自異、不可一概諉也。緩則治本、古法遺意、家自爲守、人自爲戰、道有在焉。本中之本、休養生息、又在守令。明公控制二省、艱虞殘破、非一地也。時人之論必曰、難爲顧彼顧此、不免急東則緩西矣。宰相鹽梅舟楫、

應四方面。初非身歷其地爲之、普天之下有行之者況廣之東、廣之西區區耶。詩云、依其在京、侵自阮疆。惟別留念、地方幸甚。察此時賊氛四起、攻劫定安、涉建江、掠北遁蒼原諸村落、人家十室九遷。賊遂發棺索金、以數百計。復搜顯宦山陵、思發鍾司徒墳、初碎碑獸、將及石墓、忽雷電交作、震天動地。羣賊心悸膽落、羅拜而去。張事軒公賦詩紀事。（有記。）詩載府縣志（與公文集中。）、可見當時盜賊橫行、無所忌憚。公上書殷軍門、直言不諱、爲民請命。地方遭殘若此、官軍不能平寇、言之不勝憤激。是年、都御史雒涇坡等會薦公、有忠貫日月、望



重華爽之語。吏部且覆奏上命。遇有員缺相當酌量起用。

萬歷元年癸酉

公六十一歲。　二月。公上呂調陽大學士書云。今年春。公當會試天下士。諒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嶽。太嶽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也。惟公諒之。察。太嶽為張居正。呂調陽會試總裁。居正以子託之。當時物議沸騰。公上書直言其事。不激不隨。詞嚴義正。可以隱杜陰謀。寒權臣膽。　是年登極改元。上命遇有兩京清要員缺。起公補用。公因江陵當國。不

再出仕。

二年甲戌

公六十二歲。家公家居不忘時事，遇有當道咨詢民瘼及行政得失，必侃侃條陳，毫無諱忌。恥爲面諛闒及其私。而上憲每忌之，分巡按御史廉察其所爲。御史至山中視之，公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然，甚於寒素。御史歎息而去，無隙可尋，而江陵亦憚公剛直，不敢召用。

三年乙亥

公六十三歲。是年，公丁太夫人憂，治喪一遵古禮。

兵憲陳復升捐助賻金，公爲營墓用數畝。大夫人苦節，因嘗道息公，不爲旌表一時學士大夫文人墨客賦詩、表章節烈，公編爲貞節卷。案：貞節詩卷府縣志不載，張事輯有題貞節詩卷。

四年丙子

公六十四歲，在家讀禮。

五年丁丑

公六十五歲，在家讀禮。

六年戊寅

公六十六歲。案：公志在救民，而救民之政先在清

丈田畝、平均賦役。其奉書巡道唐敬亭云、一丈田而百弊清矣。士君子爲部民父長之計、無過於此。況瓊州開國至今、無一人見有丈田之舉、糧差弊孔、有司莫能止之。萬里遐荒、想國初亦草草矣。然此一大美事、亦一大難事、不一一講明於今、無以善終於今。我以爲簡明、人以爲繁雜。我曰詳悉、人曰脱漏有之。瓊州糧在此里、田坵又不在此里、散在二十里、三十里分亦有之。大約黄册糧數一半田在本里、一半田在別里、地方祈去或二三十里、八九十百里外。今丈田、丈糧數之田聊。丈本里田兼無糧在册之田聊。丈糧

數之用、一里排奔走不及、何埔何段、上中下則茫不及知。丈本里兼無糧在册之田、事無大於此者。分定界畔、須木板長八尺、寬六寸。姑以生言、擬册在海口、二田在那社一圖一石二斗八升之糧田、九十三坵、一埔之中、散爲十餘處、相去之遠、與他田間雜、又有間雜、又非奇零小戶、用板計二十塊。如此高寬寥落鄉村能辨之乎。生其少者、但八田計用板少亦四五十塊能辨之乎。瓊山縣已令里排總各業主、造田產坐落之册書、彼糧苗坵段、土名四至、已足爲據。案、唐敬亭名可封、四川富順人。然如坐落田一大川、其中亦有田坵彼我

開雜。界之不佳、界之何用。部議用十排年丈今書算弓手等僉之猶難、又以甲首丈里長之田、是一里之中、二斑丈田人也。從來稱丈田圖冊、謂之流水魚鱗。一里之田、一塌之田、里長一冊、甲首又爲一冊、非流水魚鱗矣。且彼此參錯、難爲稽考、必若以作弊疑之、曰里甲同是一家矣、不可彼此互爲奸瞞耶。是亦自生一事端而已。萬乞更爲酌之。其他小有窒礙、容別言。又復書云、丈田之舉、無一人不喜、曰二百年來復覩朝廷今日均平之美矣。蓋黎田之輕、亦與丈田之賦。今而後、民田得以分其糧於黎而輕、是以雖彼富

家私已、亦合聲稱便。昨會劉大尹云、與里長取一坵糧田形册亦不可得、無以回上司之急、此則有故。蓋各業主已赴各坐落地方查田丈田、田形弓步、履之而後知。官府之號令反覆、民間議論一謂如此、一謂如彼、業主不能應里長、是以里長不能應縣官也。生一家之人亦是昨早方自村下趕回、止查得坵糧數、付之里長、丈田未完、又未具有田形。瓊人老老幼幼、一未曾知有丈田之事、萬乞台少寬假之。今人人趨事、逼滿田間、想成功月日近矣。又勵之以不可驟能不及知之事、欲其速、反阻其成。外劉尹說及一日一

報、此生言之未終者。一日一封、二日報者二封、三日者三封。若西黎都、恐又不止定以三日一報也。二熟田爲一等、一熟田爲二等、亦乞更爲酌定。蓋同是二熟田、收成相去遠甚、一熟田亦有倍收於二熟者。又有丈田則例、當行尋數、歸櫈作弊嚴法等事、最爲詳明。流水魚鱗等册、標示最爲簡易、皆能見諸實行。曾有胥吏算田畝、曾爲公陰滅一畝八分五、公清出、不謂其厚已、必鳴而正之。其公而無私如此。案、公詳言丈田等法、既詳且盡。其官淳安與國以及巡撫南京、身實行之、收效當時、利垂後世。至此、實行於桑梓、一

生經濟、得所措施。其言田在本里、糧不在本里、此等積弊、今更多有。又言以二熟、一熟分一等二等爲非、更爲通達時務之論。今去公已三百餘年、田糧叢弊、日甚一日。憲曾上田賦清查之策、當道以爲窒礙難行、又不利於地方官。安得有唐敬亭、劉大尹其人、一爲瓊民豁清賦稅之蠹耗乎。興言及此、痛恨深之。

七年己卯

公六十七歲。　此時各縣皆行清丈、有不稱職者、唐巡道擇能員代之。文昌分羅近雲丈田已完、派代丈定安田。近雲不辭勞苦、實心任事、親行測量、井井有

法。後得一奸匿不丈之家二十有一、准其改補報完。其精明果毅之才、亦可見矣。公作序贈之、又送其功成入覲。其於地方能吏勉之望之、公之留心吏治、至老不倦。　是年、唐敬亭重修縣學宮、置雙龍首鰲泮池於前、改建大門於左、建尊經閣於明倫堂後。公撰文刻石以紀其事。案、羅近雲名鶚、江西宜黃人。

八年庚辰

公六十八歲。　案、贈送之文多諛詞、少實意、而壽敘更甚。公庚辰正月二十爲季太守母七十壽敘、其略曰、天子代天理物、設有百官、官必求備、無一非爲斯

民地也。士讀書文入式、而後授之以官、謂言如是行不然哉。初不然終、則大謬不然。大抵牽於外持之不堅、不免變於中也。牽外變中、孟子以三可已不可嘗之。此在父母之際難、毋又難之難者。閨門人見俗尚如是、謂義理恰是如是。子云受親命也、不可解於心。李侯亦嘗乎難而難矣。漢有行已其人、或亦君子與之⑮、毛義是也、初心何心。捧檄安陽、不覺喜動顏色。萬以香藤板荔、檳榔海舶利爲小民衣食之資、耕蠶不足以供、不得而賴之也。他方之人一官此方、不知其愁苦、十人九人、滿載而北。惟侯今日、蓋不止日於事

應事、自惻隱中發之、見德於人、已也退食委蛇、羔羊之皮。一州一縣之人、老老幼幼、讙不容口、有從容自得之美、無牽掣難心之態。非先得其毋脫然於財帛之中、安能得有脫然無累之子出世俗外。吳隱之之心、其心也哉。猶有進於是者、養生家謂怡恬爲保元和上壽之自。家不入民怨之錢、歐陽詹上雖有離憂、親心樂也、毋和和於清江之原矣。民怨錢不以養母、樂晦庵謂日用三牲、不足爲孝云云。皆有規箴勸勉之意、可爲世法。案、李侯名翔賢、江西清江舉人。

九年辛巳

公六十九歲。公刻續集二卷。案公嘉靖壬戌夏月已刻淳安稾一卷。此則編輿圖任後十餘年來奏疏與雜文、有關當時政事得失者、皆有益世道人心之文。是年、科道御史詹事講王國[16]、都御史郭惟賢、給事中王繼光等各具疏特薦、下部議行。

十年壬午

公七十歲。案、公壬午春贈喻遂川序云、今府縣官有稱父母提調之名而思其義者乎。模不模、範不範、言提調失官、則百年來視父母爲甚。起於厚學校之爲私、謬於借士譽之爲累、事之牢不可破、余以爲終

焉已矣。天下以虛器視學校，天下之提調爲之。又云，曰按刺，曰出入請託，非人所芥蔕，士有口，不爲逆而聽之者乎。又曰，攬事出十年之近，人稱破家亡身，莫得俾籲，非強盜扳拉事乎。蓋官中以得盜爲功，奇貨可居，在富戶也。此皆公言縣官坐視盜賊劫掠，從中圖利之弊，士人出入請託，邀結官長，代爲延譽之害，痛切言之，以救士習之流失，官司之貪汙，可爲後人垂戒。案，喻選川名汝，龍江南當塗人。

十一年癸未

公七十一歲。是年，公贈臨高尹陳侯丈田成功序

云、萬歷八年、部劄天下有司徹田爲糧、擇公正書算於未事之先、畫里界田埇於將事之際、約日起手冊、日一報流水魚鱗。縣官秉公勤廉慎四道、行之一里、公正書算之人了一里歸號歸糧之數、至簡而亦至詳、初無難事。計之雖久、不出三四月外之功。而今也三年行之、行之三年、百姓以爲三年之害、獨臨高一縣不然。蓋有治法、先須治人、臨高一縣不然、有由然也。夫曰公、雖鄉士大夫不敢干之。謂曰廉、富人亦不能賄之。謂曰勤、時時在田里之中。曰慎、一字不大吏書手。他州縣曾有之乎。而振源陳侯自入臨來、則已然

矣。今丈田爲國家之重典、民事之急務、四道之有於身、日益加篤、一縣之人得有千百年均平之美、有其田、有其糧、畢賴於侯。後云漢司馬遷歷覽天下之勝、説者謂史筆之奇、山川爲助。龔黄卓魯、彼其以四道致聲、亦得好是懿德之心、不可謂獨太史公當有也。公於能吏丈田成功勉之、以望其蹤、其有田有糧一言、盡革去浮糧飛壓諸弊、雖退閑家居、尤重視民瘼如此。案、陳侯名節、晉江舉人。

十二年甲申

公七十二歲。　是時張江陵已卒、王錫爵當國、多起

用舊臣。廣東巡撫鄧純吾交章薦公、上以公既屢經薦剡、查有相當員缺、急爲起用。冬月、吏部擬用通政司左通政使、上雅重公名、畀以前職。

十三年乙酉

公七十三歲。正月、召公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二月二十八日、公渡海北上。五月初四、抵上新河、皆坐小船、無知公者。十二日到任、尋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署吏部尚書。公上疏云、衰老垂死、願比古人尸諫之義。大略謂陛下厲精圖治、而治化不臻者、貪吏之輕刑也。語極剴切。公署部事、見兵馬司票取坊上人

辦公讌百物、又見該坊造各衙門應票共三百餘紙、嘆曰、夫以五城之人當一京千百官出入用度之擾、誠難而苦矣。吏部既長六曹、安可不念先百姓。遂張示禁革、故辦事官吏有輸銀公費並新任有賀禮、一切革除。又念方今主聖臣良、千載一時、而吏治民風猶如先日、疏陳一日治安要策、謂欲安百姓先守令、欲督守令先司道、欲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於閣部諸大臣、歸本於君身。治安之要、誠無易此。頗獨憤貪殘滿載、論刻不止者、蓋起於改枉法贓八十貫絞律而從雜犯、准徒許贖、非重刑決不能懲。以故援霍文

欽請復枉法律疏、因及國初尚有剝皮等刑、特以明其言必可信。而論者不察、遂謂公欲復剝皮分焉。且歷舉今政、以責難於君曰、顧皇上以茅茹土階之心居九重金闕、持智者行所無事之術御一日萬幾、見堯舜再見天子。意直、語切而近於戇、即帝心亦難之。其時御史梅鵾祚劾之、帝察公忠誠、爲奪鵾祚俸、仍用公爲右都御史。

十四年丙戌

公七十四歲。 案、公用世極鋭、上用公亦極鋭、浹歲三遷、已更感激。諸司素習偷惰、公以身矯之。有御史

偶陳戲樂、公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時請革有司諸冗役冗費、極言軍民利病。御史房寰、督學南畿、物議沸騰、恐公糾擿、欲爲先發制人、給事中鍾宇淳復慫恿寰再上疏抵公。公亦屢上乞休疏、上不允。給事中徐常吉、進士顧允成、彭遵古、諸壽賢等抗疏劾寰、抉發其奸邪、數其欺罔七大罪、時論大快、吳人爲作房倭公賦以譏之。公念主眷未衰、國事待舉、且火甲夫差方題議未定、時當大計、苦於愛憎叢煩、是非難一、公獨與冢宰李公秉公持正、毋縱毋苛、衆咸服之。至於火甲止爲地方防守、原無雜差。

今則京官皆相率取用，雖經題達，亦竟廢不行。公乃一正之於官民界限，使官不侵民，民不病官，總之爲簡可照煩一冊，使上以稽下，下以應上。留都人民若弛重罪，出湯火矣，而公意猶以未盡如京師爲歉云。此議既定，歸志益決。其貽青門下生梁雲龍曰，七十有四，非作官時節。況天下事只如此而已，不去何爲。遂六上乞骸疏，俱不得允。

附申救疏十四年七月

吏部辦事進士顧允成、彭遵古、諸壽賢謹奏，爲邪險憲臣摧滅公論，乞彰乾斷，以快公憤事。臣爲朝廷者

天下之平也、聖天子照臨於上、賢公卿百執事評決於下、如青天白日、莫未洞見。雖有深怨積怒、無所庸其毀。雖有巧心陵舌、無所文其辯。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臣往見南直隸提學御史房寰本論都御史海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誣聖自賢、損君辱國、姍笑戲詈、無所不至。雖然辭可文也、難掩其實。人可欺也、難枉其天。瑞之口可掩、天下之口不可盡掩也。當其時、朝野聞之、無不切齒抱憤。臣等欲請上方之劍久矣。未幾而陛下俯從吏部之覆、留瑞供職。臣等謂皇上之明如此、寰獨無人心、如彼、亦必終

有悔悟之時，猶可稍緩其罪。乃竇不知皇上休容之過，近又論瑞如前。臣等見之，益不勝駭愕，不意人間有不識廉恥二字如竇者。臣等義不甘與竇同朝，敢先爲陛下白瑞與竇之概，而後正竇一一欺罔之罪。臣等自十餘歲時，即聞海瑞之名，以爲當朝偉人，萬代瞻仰，眞有望之如天上人，不能及者。至稍知學，得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其大有功於宗廟社稷，垂之千萬年不磨。蓋從萬死一生中樹節於我朝廷者，陛下蓋已諒之，亦無俟臣言也。以房竇視之，曾有萬分之一乎。凡臣等伏覩陛下風勵臣工，孜孜不倦，其

於貲廉吏、罪貪墨、尤三致意焉、固天下所翕然向風也。今瑞之廉與否、貪之貪與否、行道之人孰不知之。貪起自寒賤、初尚矯飾、以圖薦剡。及稍得志、遂貪汙狼籍、私橐巨萬、貲甲鄉閭。浙人每談及者、無不掩鼻、覩若與穢。今其田宅貲産之侈與月旦鄉評之醜、皆萬目所共覩也。自非兼併營私、欺陛下以剝小民、何以致此。瑞敭歷膴仕、食辛茹苦、垂白之年、終不使廪有餘粟、囊有羸金、以負陛下。爲貪者一聞其風、宜毛髮竦然、愧死無地矣。乃欲强面目而反噬之耶。且人固有食穢自肥而幸於人之不我攻者矣、未有執已之貪

面不畏人攻，反欲攻人之廉，且倡言於君父之前，而無所忌者。此而無罰，臣恐陛下賞廉罰貪之意，布之十數年而方信於天下者，以寰之一疏敗之而有餘也。且天下人爲寰甚易，爲瑞甚難。寰身享貪饕之利，而反得笑瑞之狂拙，此臣等之所痛心也。夫皇上念瑞先朝直臣，拔之海濱，以留都之風紀，使坐鎮雅俗。近日章疏，如寰剝之說，憤世嫉邪，雖似太過，陛下猶諒其樸忠，容其狂戇，不爲浮言所摇。此陛下始終愛惜人才，培養氣節之大意，而天下誦之，史策書之，以爲古今盛德事者也。且陛下臨御以來，自閣臣以

至臺諫，以正直老成而起用者非一人矣。而天下屈指，則瑞居一焉。瑞之列於正人久矣。初，瑞巡撫南畿時，所至如烈火秋霜，搏擊豪強，則權勢斂迹；禁絶侵漁，則民困立蘇；興水利，議條鞭，一切善政，至今黄童白叟皆稚道之。近日起自海濱，無不曰海都堂又起，轉相告語，喜見眉睫，竊言閭閻騷然，幾成大變，何其敢於面欺也。近在留都，禁絶餽送，裁革奢侈，躬先節儉，以示百僚，振風肅紀，遠近望之，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即使寡才，而其英風勁氣，振江南靡靡之士風而濯之以清冷之水者，其功安可誣也。宴獨心傷陛

下之明、排海内之議、閉天下之口而奪之氣乎。昔司馬光言、小人欲傾君子、其禦之之術有三、曰好名、曰好勝、曰彰君過而已。今竇之詆瑞、千有餘言、大概不出此三術之外。其曰大奸極詐、欺世盜名、非所謂禦之以好名者乎。其曰侮聖自賢、舉世皆濁已獨清、非所謂禦之以好勝者乎。其曰脅奪主威、損辱國體、非所謂禦之以彰君過者乎。臣請得一一正其欺罔之非。竇之評瑞也、曰鄉愿、曰穿窬、曰鄙夫。陛下試察瑞之爲人、果同流合汙、閹然媚世之鄉愿乎。果色厲内荏、惟懼人知之穿窬乎。果患得患失、吮癰吮痔之鄙

夫乎。此其情實相反、有是非之心者皆能辨之。而實顛倒是非、巧飾奸言、以惑陛下。夫瑞君可以爲鄉愿、爲宰兪、爲鄙夫、則雖指鹿爲馬、亦何不可之有。此爲欺罔罪一。自古正人君子憂治世、危明主、有爲其君痛哭流涕者矣、有譏其君不及齊文宣者矣。後世不議其臣之過而嘉其忠、且以爲君之能容也、而誦其美。非獨此也、周公之戒成王也、而惟恐其有商王之迷。益之戒舜也、而惟恐其有丹朱之傲。古聖賢之私憂過計類如此。今瑞之疏曰、一介寒生、且以聖人自許、聖人所居何位。可曰中人耶。夫不欲陛下爲中人、而

欲陛下爲聖人、此正堯舜其君之心也。實反指摘而詆之、至曰貶英主爲中主、不知與瑞之所言類乎。此爲欺罔罪二。夫以瑞之狂而陛下能容之、君仁則臣直、此天下臣民所以歸美於陛下也。實之言曰、將使百姓怨我皇上之失政。實之意、將謂陛下果有失政、因瑞昭揭之而民始生怨耶。抑謂陛下果無失政、因瑞之言而民始妄生怨耶。此則防川之說、其漸不可長者。昔汲黯爲諫議、寢淮南之謀。蘇武爲屬國、係匈奴之頸。瑞三朝直臣、四夷共仰。今之用憲臺而反以中國爲無人、必逐去直言、盡取庸碌如實者以充位、

然後有人耶。夫直言敢諫、謂之貶奪主威、憂治危明、謂之損辱國體、此與秦之以忠諫爲誹謗妖言者何異。信如寶之意、世之甘言諛詞、顧指氣使者、乃所以尊主威、舖張太平、倡爲豐亨豫大之説者、乃所以崇國體耶。此爲欺罔罪三。古君子不得已而矯世、則往往有偏重之論、故孟子之寬大、不如萬章之嚴小。此非瑞一人之言、乃先儒救世之言也。其非孔孟之受賜者、蓋痛近時之鄙夫、託孔孟之説以文其盜賊之身、故有激而言之意、曰以吾之不可學聖人之可云爾。今寶乃指此言爲孔孟之訴、而曰指孔孟爲貪夫、

又曰臣不得不爲孔孟而讐瑞、其辭豈不强乎。如祭
其情、則大相矛盾。蓋天下固有詞然而意不然者、如
書有漂杵之文、詩有孑遺之詠、此類是也。今瑞非受
賜之說、其意豈真以孔孟爲貪。而孔孟之非貪夫、亦
豈待一房寰之辯而始雪乎。瑞之意、以憤世過激之
言、破假託聖人以便身圖者之窩、其言雖非孔孟、而
其情其理則不失爲孔孟之正脈也。寰之意、明知此
言非爲詬孔孟而發、而佯爲不解其意、又反從而形
容之、曰孔孟爲貪夫。其意欲鬭瑞而無其端、得此一
言而執之以爲辭。蓋以已敵瑞、已不勝瑞。以孔孟敵

瑞、瑞將杜口矣。此之謂假公而濟私、言若衛孔孟、而其情其意則孔孟之罪人也。不然、教諸生以學孔孟、其可學者多矣、何必先學其受賜乎。天下之學術卑汚苟且、悖孔孟者亦多矣、何必先闢其不受賜乎。今爲瑞者、不幸而以非受賜之一言、遂擲之於吾道之外、爲竇者、幸而得闢孔孟貪夫之隙、爲城狐社鼠於吾道之中、是孔孟乃爲竇報讐之人、孔孟獨較受賜之一言、乃爲竇肆讒之具。舉天下之人心、莫不爲之扼腕不平、憤其强辭奪理。而竇猶揚揚然自任於皇上之前曰、瑞攘臂疾呼而攻孔孟、臣爲孔孟而讐瑞。

彼謂天下之耳目果可以空言欺也。此爲欺罔罪四。寘謂瑞不仁不智、無禮無義。臣等謂瑞巡撫應天江南數百萬生靈戴之如親父母、可謂至仁。當世廟時、一疏格君心、定國是、挽回一代氣運、爲萬世人臣忠君者之法、可謂大義。去就進退、一惟君命是共、可謂知禮。愛君愛國、一念皎如白日、不以毀譽生死眩其心、可謂大智。惟偏愛小民、則仁之過。嫉惡太嚴、則義之過。如寘之橫逆、又何足難。尚與之較量是非、則禮之過。雖有辨疏、曾不足以發寘萬一之奸、則機智機械誠不如寘。臣等方謂瑞諡仁義禮智而過、不謂其

猶有未足也。此爲欺罔罪五。今士君子見一長者、則語言恭謹、不敢稍涉於恢諧。何者。敬之至也。況天威咫尺、臣子承之、踧踖不遑。此豈狎侮之地。而寘矜誇張放、備諸詭狀、取臣下居常賓主酒席戲笑之言、著之章奏、殊爲不恭之甚。自古臣子對其君父、曾有出一戲言、玩侮朝廷如此者乎。此爲欺罔罪六。國家持公論者惟科道、而寘乃得幸進、先據其穴、固自謂我可言人、人不得而言我矣。然爲朝廷主張公道者、尚有輔臣、有吏部、有都察院諸大臣在也。今寘乃敢於陛下之前反言聽吏部、都察院之指摘、何寘之理

曲而氣更壯也。天⑲寰誠巧而合俗、瑞誠拙而忤世。然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堂堂天朝、君子盈廷、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賢有名教、史冊有公論、天地神明昭布森列、彼豈視部院大臣皆嚮阿而毀卽墨者耶。蓋彼且不難於欺陛下、又何有於諸臣。其爲欺朝廷無人罪七。臣觀寰所指證瑞罪、不過曰器皿易袍、故靴易帶、赴官不辭而已。此皆瑣屑之談、不足置辨。就寰所論不近人情、亦不失爲賢者之過也。夫以寰之詆瑞、吹毛索瘢、宜無不至、而所據者不過如此、臣以爲適足以明瑞之無他瑕玷、而寰之陰險覷覘、亦無所用

其技也。臣再觀寰本、惟關嚴刑、用言官二項類乎公。然皆拾他人唾餘而出、終雅奏、求解免於公論。正聖肯所謂屢經建白、撫拾餘言者也、何難察哉。夫寰之本情在於妬賢嫉能、危一瑞足以自安、勝一瑞足以自豪、而乃造毀君辱國之謗、欲以激皇上之怒、稱蘇秦蔡澤之事、欲以起閣臣之猜、援孔孟爲羽翼、令學士箝口而不敢言、借輿論爲粉飾、令縉紳同聲而不敢斥。如鼓爐以燎毛、累棋而必墜、此劾章中之大奸惡也。不意青天白日之下、有魑魅魍魎如寰者出於其間也。夫天下無兩是之理、瑞正則寰邪、寰正則瑞

邪、非罷瑞以謝寰、則罷寰以謝瑞。陛下既諒瑞之孤忠、必燭寰之欺罔。據寰疏中謂生儒有如瑞者、必將加之以撲責、褫其章縫、令不齒於學校。夫陛下方重瑞、借其人以風天下、而寰乃欲遡銷天下之氣節、抑慷慨之士如瑞者、令無容足之地、是陛下之所褒、乃寰之所必斥也。士君子之所師、乃寰之所必擯也。以如此妬賢讐正、放肆無恥之人而晏然居師表之位、驅天下士風而入於欺罔諛詐之俗、臣等有裂冠毀冕而去之、必不與之並立於朝也。臣等新進小生、發天下之清議。雖寰有奸如山、不可摇動、然公論既明、

人心既怏、寰雖頑鈍無耻、亦何面目復立於東南諸士之上乎。臣等何讐於寰、何私於瑞。但天下之公論鬱而不宣、一海瑞不足惜、正人有如海瑞者、相繼而指爲邪、則君子之道日消矣。一房寰尚不足畏、邪人有如房寰者、相繼而妨賢能、則小人之道日長矣。姤復否泰之機、於是乎在、不可不爲之深慮也。古有太學生擊鼓上書者、臣等受國恩、不敢在太學生之後。且瑞在先朝、輕一身之生死以報國、而臣等輙重區區之進退、不爲瑞明之、是無人心者也。故不避煩瑣、冒瀆天聽。伏乞陛下以臣章下之大廷、詢之廣衆、如

眾臣言不諱，乞將賓去之不疑，將瑞任之勿二，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在，則君子之道日長，小人之道日消，三代直道，復見於今，而朝廷永享平明之治矣。察，三進士中救一疏，慷慨直陳，揭發房寰之奸，辨明忠介之節，允足昭當時之公論，而垂萬世之定評。若顧彭諸君[20]有此一疏，足垂不朽。

十五年丁亥

公七十五歲。　冬十月，公有疾，不服藥。兵部送柴薪銀，多耗七錢，猶扣回，不肯絲毫有染。臨危彌留，二滕四僕奉侍，無一語及身後事。十四日，卒於留都。僉都

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篋、僅存俸銀十餘兩、舊袍數件、爲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率諸御史捐金治具。公無子姓兄弟一人在側、滕僕愚弱、不能任事、而更衣沐浴含殮、皆王御史左右襄治。留都諸縉紳聞公喪、相顧哀悼曰、天不佑善、俾正人氣奪。百姓奔走相告、扶服悲號、若喪慈母。上聞之、輟朝悼傷、遣禮部左侍郎沈鯉諭祭曰、惟爾高標絶俗、直道禔躬、視斯民由己飢寒、恥厥辟不爲堯舜、矢孤忠而叩閽抗言、爭日月之光。出百死而登朝攬轡、勵澄清之志。迨起家於再廢、乃浹歲而三遷。嚴石具瞻、卓爾舊京之望。素

絲無染、毅然先進之風。綜鹺務而議主懲貪、傾法臺而政先釐弊。若金在冶、雖百鍊而愈堅。侯河之清、奈九泉之莫及。特領諭祭、爰賁始終。不昧爾靈、尚其歆服。二十二日、都御史王用汲率同僚公祭。二十六日、南京禮部尚書姜寶、都御史王用汲、寺丞周希旦奠祭。二十八日、南京尚侍各卿同公祭。自此以後、北京尚侍、南京舊治下廣東同鄉諸官皆弔奠、不下數百人。上命禮部議謚、郎中于孔謙請賜忠介、贈太子少保。制曰、國家於直言敢諫之忠臣、畢命在公之遺老、生加晉秩、沒賚榮名、匪徒論爵以酬庸、亦以旌賢而

化俗。爾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明經奮迹、筮仕蜚聲。訓士以身、卓有嚴師之範。保民如子、居然良吏之風。雖强項不能諧時、而直心終以遇合。回郎闈之入踐、軫黼座之深憂。慷慨片言、世爭傳其諫草。崎嶇百死、天亦監其精忠。乃肅宗容之、以勵諫臣、穆考用之、以光先德。既升華於九列、旋建節於三吳。志矢清霜、每爲民而任怨。幾先介石、亦因毀而得名。式廬特達之知、識應追鋒之召、佐銓衡則公方之毛玠、持法紀則戇直之周昌。計吏六年、忘愛憎於物我。清徭諸署、不吐茹於剛柔。顧白駒之駕方縻、而黄鳥之歌已作、

可無殊數、用闡幽光。茲特贈爾太子少保、謚忠介、錫之誥命。於戲。節紀三朝、老成人之典型猶在。易名千載、清白吏之遺愛斯長。爾靈有知、服之無斁。上遣祭八壇、命水衡致金錢庀窀窆、遣行人司行人許子偉護喪歸葬。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哭而奠者百里不絕、家家繪像祭之。歸善葉春及郎中畫公像祭於家、每事必卜而後行、卒為嶺南名士。王用汲晉江人、官至刑部尚書。案、當時兩江學士大夫作詩文弔公者百數十人、六代孫廷芳孝廉編為榮哀錄、僅收二十餘人、此外尚有未收者、從公家譜與各家文集錄得十餘首。金陵

八十九歲老人范世清詩曰、忽然痛哭還大笑、箇中誰解機緘妙。古今日月自升沈、春生秋殺天之道。天之道、元之竅、水泡電影倏一照。又何須爲生者快、又何須爲死者弔。生耶死耶皆是幻、惟有一點丹心常炳燿。嗚嗟乎。古今多少名利人、心死形存徒有身。何如瓊山海公不嫌貧、剛正之性率天真。中丞官雖貴、素志在救民。都憲官雖高、生平氣節伸。當口直聲震天下、萬死一生扶宗社。嚇奸劇竊豈爲私、讒人側目胡爲者。浮雲何曾損太空、精金豈畏歸大冶。歎息權奸曾幾時、千秋唾駡無人知。惟公騎尾歸天上、氣作

河山同兩儀。生也何榮死何悲、存神過化天地無盡期。何以向詩曰乾坤正氣獨鍾奇、直道堪爲百世師。忠似比干名並久、壽過尼父逝遲遲。生前與我原同志、死後何人更相知。杖血未乾流作淚、哀哀豈獨哭吾私。公爲男子一生奇、烈烈轟轟是我師。胡爾正人歸去速、莫言病客弔來遲。公於我肯非爲薄、我謂公今或有知。終始交情嘗勿改、臨風杯酒奠吾私。姜愈詩曰殿陛披肝舊有聲、南臺秉鉞慰蒼生。蠻夷感義波濤靜、豺虎潛形道路平。正是孤忠謀國是、那堪一夢賦樓成。深山窮谷皆悲慟、汗簡千秋表直名。徐元

貞詩曰、砥柱中流大丈夫、清風勁節古今無。赤心自矢天人與、白髮還將社稷扶。疑是神龍來瀚海、還憐鳴鳳在高梧。旻天不爲留元老、忍看煢煢萬姓孤。秋霜烈日仰公竒、不世勳庸載口碑。君念民嵒方倚重、天摇柱石已難支。夢歸瓊海清風遠、影落吴江正氣隨。此日哭公人世隔、涕零如雨不勝悲。姚光舜詩曰、勁節剛風未易尋、孤峯峭立氣森森。方期拭目沾仁澤、遽爾傷心泣訃音。一疏直言天下事、兩朝眷注聖明心。獨嗟未罄經綸藴、遺恨蒼生淚滿襟。節學憲詩曰、一生鯁骨自天成、歷盡氷霜愈不驚。眼底直空塵

世界胸中惟認此眞誠。誅同北闕星辰動、澤滿京畿草木榮。遥望五峯何處是、海天秋月古今明。黃發吉詩曰、五指蒼蒼聳太清、百年間氣毓奇英。挺身直作迴瀾柱、逆耳時聞折檻聲。一點孤忠回主悟、三朝亮節自天成。空嗟騎尾公歸去、氣作河山拱帝京。黃中美詩曰、勁節凌霜不改容、明時嘖嘖羨英風。經綸早奏驚天績、霄漢高懸烈日紅。功紀泊洞垂萬世、廷爭折檻懾羣雄。天南更有夔龍佐、霖雨還看散碧空。忠本貞誠介益堅、三朝望重仰當年。救時碩畫江河挽、報國孤忠日月懸。古代比干堪伯仲、漢廷汲黯讓名

賢。先生可起承平日、小子猶能願執鞭。戴應艮詩曰、中流砥柱望巍巍、歲值龍蛇萬事違。公論何須他日定、主恩未許乞骸歸。大名勁節留千古、正氣清風動九圍。雨洗豐碑朝命重、蕭蕭落木有餘輝。陳偉績詩曰、衡嶽新頹天柱峯、猶聞遺疏動天容。匡時策已除民蠹、治水謀偏應海龍。絲節幾時還入夢、雲霄何路得相逢。惟將淚灑吳淞水、遠送靈輀千里從。梁棟國詩曰、治安賈策獻承明、百折能同聖主情。一片孤忠懸烈日、萬言奏疏動神京。心傷滄海橫流急、氣滿乾坤太岳驚。千載令威期復返、五原山下夜聞聲。曾養



正詩曰、人鍾天地秀、壽過海山新。兩宦蘇民隱、三朝報國身。孤忠崇帝眷、婦孺識公貧。誰謂夷齊死、聲稱萬古傳。林憲夔詩曰、天南五指一峯傾、綠野蒼生兩不平。摩漢早知鵬奮遠、朝陽惟見鳳高鳴。松生瓊島凌霄直、月仰吳江澈底清。祇有微嫌隨晏子、未聞荒徑卧淵明。廟堂卓著三朝節、忠介榮留萬古名。綸綍自天光海澨、九泉含笑逝猶生。許子偉詩曰、本來正氣參天地、氣正如公信可參。九死孤忠能悟主、一生奇節在憐貧。已聞吳下稱爲母、幾見朝中果是男。蟬翼介輪何事重、對公衾影欲無慚。

諭江浙瓊州地方建公專祠、春秋享祀。瓊州府城小北門外建公專祠、與宋蘇文忠公、明丘文莊公稱三公祠、在公故里。清初廣東巡撫彭鵬撰重修公祠記、品行之高、由於學問。公之忠貞耿介、公之學問爲之也。世乃以爲血性之剛、不知公矣。今槪備忘集、文章經濟、皆足千古、而治安一疏、尤言言至情、言言至理。非有大學問、而能然乎。故夫以末秩而折權要、非妄也。以小臣而觸天威、非狂也。以盛位而甘淸苦、非矯也。於理見得眞、於心存得正、於氣養得充。蓋自幼修之年、即著嚴師教戒而凜凜然於虧影辱先、則其學

閈閎超然遠矣。余不敏、學問不逮遠甚。然區區之心、時欲以公爲法。吾師乎。吾師乎。豈有歷其里、登其堂、見其廟規模狹隘而不亟爲更新也者。顧是役也、瀕之者余、成之者黄副使國材、而董修不辭勞者賈太守棠、姚郡丞哲。是皆有志師公、且欲瓊之士庶皆知取法乎公者。嗟人盡師公、天下何事不可爲哉。天下何事不能爲哉。庸書於石以俟。

明史公本傳贊曰、海瑞秉剛勁之性、戇直自遂、蓋可希風漢汲黯、宋包拯。苦節自勵、誠爲人所難能。

公姪孫海邁孝廉青公本傳後云、公眞一代偉人哉。

自束髮受書、遂以聖賢爲必可爲、以天下爲已任。其立志之正、信道之篤、氣節之剛、天性固然也。觀其所著嚴師戒、容位告辭、聖賢之學無愧幽獨。及官廣文、頒諸條教、由縣令而郎曹、由郎曹而中丞御史、施諸政事、卓卓可傳。所謂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天德王道、一以貫之。雖古大臣名儒、亦不多讓。嗟乎。若忠介公者、誠能全天地之正氣、得聖賢之真傳、大有造於天下國家、無愧於屋漏衾影者矣。嘗考國史本傳及公行狀、公之所爲、炳若日星、無庸復贅、而有不得不爲公惜者。公忠以報國、孝於事親、位高而家無長物、先

人敝廬僅蔽風雨、薄田數畝藉展孝思。其清忠苦節、豈易得哉。夫天下惟至誠爲能動物。公之生平、居家而宗族鄉黨、居官而君民上下、一以至誠行之、不使稍有歉於心。三代直道之行、惟公有之。乃直不見容、不能損公聲名而懷私忿懥、致太夫人貞節不及旌表。讀公致鄉諸先生書、心中耿耿、似不能無餘憾然。自古陶母歐母、不以節著、則太夫人之貞節、不待旌表而著、且不以旌表而傳、公亦可以無憾矣。獨惜公爲一代完人、而二子未娶先卒。豈天地不能無缺陷耶。此固天下後世所欲搔首而問天者。然俎豆千秋、

儀刑萬世、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高風遺韻、儒立頑廉、學士大夫猶奮興於百世之下、況後公而爲一本之親、不能恪守典型、纘承舊緒、焉在其爲子若孫哉。焉爾有此子若孫哉。

謹案、史稱公希風漢汲黯、宋包拯、今即公生平實行論之、其文章氣節、理學經濟兼而有之、有難於汲包者、有爲汲包所不及者。長孺事武帝時、始爲東海太守、終爲淮陽太守、治尚黃老、無事振作。孝肅由天長知事遷端州太守、改御史、官至卿貳、仕宦顯達、無權奸以沮之。公則一爲司訓而府道不容、兩宰僻邑而

都御史鄢懋卿袁淳等之權奸側目相待，卒能勁節自持、不受挫於權奸、且有以懾其氣而愧其心、是雖於汲包者此也。長孺直言敢諫、武帝能容、爲之敬禮。孝肅彈劾近倖、貴戚斂手、仁宗皆言聽計從。公則直言天下事、犯世宗震怒、身拘刑部、從容待戮。以萬死一生之遭遇、遷秩留都、振肅宫常、豪强斂迹。治吳淞江、白茆河、功在萬世。而舒化、戴鳳翔等恭劾於前、再起爲留都御史、而鍾宇淳、房寰等誣奏於後。雖爲君上所諒、職改清閒、其救世拯民之苦心、遇危難而不驚、處毀謗而愈厲、是爲汲包所不能及也。嗟乎。長孺

倘得君專任、其治不過黃老。孝肅得君行政、威震中外、身名俱泰。惟公處犀奸嫉惡之時、矢百折不回之節、故每任一官、治一事、痛除蠹弊、雷厲風行、嚴鋤豪強、敢犯權貴、而有所不畏。若公者、有長孺、孝肅之忠鯁、而境遇更難。其苦節自操、官至御史中丞、自奉一如寒素、亦爲長孺、孝肅所不能行、不誠千古之偉人哉。況公之氣節文章經濟本於學問、平素所學、孔子所謂剛者、不參以申張之慾、養剛大之氣、得之孟子。於宋儒兼適朱陸、不偏於一家。舉凡出處言行、皆本所學、其心可告天地、質鬼神、對諸君民而無愧。其見



諸經濟、隨所遇而施行、足以救陷溺之民。而不避權奸之誣啄、其氣節以艱危而愈勁、其文章以雄直而自達。非學問有得、志識堅定者、而能若是乎。王公乞終養疏云、年五十有四、告養病疏云、今年五十七。以公生於正德八年許之、似少一歲。然古人以周歲爲年、公生十二月二十七日立春後、是爲正德九年。公自言爲得實。輯公年譜、以初生之時編次之、謹爲書明、以釋後疑。時宣統紀元冬月、同邑後學王國憲敬跋。

門下生周伯魴初校

男敎政覆讀

校記

①二者：《四庫全書》本《備忘集》卷八《申海南道陳雙文》同。據上下文，疑作「三者」。

②刻：當作「劾」。下文「被刻」同。

③有：疑作「在」。

④「來」上當脱一「未」字，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一九。

⑤防：疑誤。右引書作「不能」，當從。

⑥還：當作「併」，見右引書。

⑦吏：當作「史」，見右引書。

⑧「四十五」下當脱一「年」字。

⑨聞：當衍，見《備忘集》卷一《乞終養疏》。

⑩刻：當作「劾」。

⑪無：當誤。《備忘集》卷一《自陳不職疏》上句作「而發遞奏聞」。

⑫靖：當作「積」，見右引書卷五。

⑬「許」下當脱一「出」字，見右引書卷五《督撫條約》。

⑭「訟」下當脱一「出」字，見右引書。

⑮「之」下當脱「可之中」三字，見右引書卷三。

⑯此句疑有誤。

⑰土：當作「士」，見《小辨齋偶存》卷二。

⑱寖：當作「寢」，見右引書。

⑲天：當作「夫」，見右引書

⑳若：疑誤，或作「君」。

陳士元先生年譜

胡鳴盛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郭　齊 二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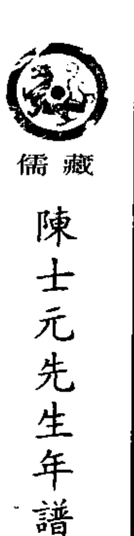
據《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重排

《陳士元先生年譜》二卷，附録一卷，近人胡鳴盛編撰。原載一九二九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第三卷第五輯。

陳士元（一五一六—一五九七），字心叔，號養吾，一號江漢潛夫，又稱環中迂叟，明湖廣應城（今屬湖北）人。嘉靖中進士及第，歷任灤州知州等職。博學多才，勤於筆耕，尤深群經。著有《孟子雜記》四卷、《論語類考》二十卷、《易象鉤解》四卷、《五經異文》等，另有子史文集著述多種。

胡鳴盛，應城人，與士元同里。是譜撰於民國十八年八月，其後序稱「爰取先生諸書，提要鉤玄，與先生生平有關係者，亦援引佐證，編成年譜上下兩卷」，又以其他資料爲附録一卷。

是譜羅列文獻，考按頗詳。然凡關於學術，則多引譜主自序，有欠博徵，發明無多。校勘亦未精，錯字較多。



陳士元先生年譜

邑後學　胡鳴盛編

陳士元先生、明湖廣應城人。字心叔、小字孟卿、號養吾、一號江漢潛夫、又稱環中迂叟。

陳氏家譜云、士元公字心叔、號養吾。

王嵩高陳養吾先生墓表云、養吾子姓陳氏、名士元、字心叔、湖北應城人也。生有夢兆、小字孟卿。

鳴盛按、王嵩高、字少林、寶應進士。清乾隆間官應城知縣。

程大中歸雲書目記云、養吾子、應城人、姓陳氏、名士元、字心叔。

鳴盛按、程大中、應城人。字拳時、號是菴。伊川三十二世孫。初由明通榜、官蘄州學正。俸滿、主講河東書院。乾隆丁丑成進士。官青溪知縣。

鄧顯鶴續增楚寶云、士元不樂仕進、自稱江漢潛夫。

鳴盛按、鄧顯鶴、新化人。字子立、號湘皋。嘉慶舉人、官寧鄉訓導。著有資江耆舊集、沅湘耆舊集、續楚寶、易述、南村草堂詩文鈔、編校歐陽圭齋集、重訂周子全書、行於世。

先生撰江漢叢談、卷首象教皮編自序、均題曰環中迂叟。父啟蒙先生、名正、歲貢生、著有蓮洲集。

略見王嵩高養吾先生墓表、陳氏家譜。

母華氏、華東軒先生之四孫女。

見王嵩高養吾先生墓表。

鳴盛按、東軒乃華清之軒名。清字廉卿、景泰丙子舉於鄉。遊南雍、與粵東陳獻章比舍居、賞奇析

疑、獻章甚推服之。成化壬辰成進士、官都察院陝西道。以直道謫蘇州推官、尋免歸。著有東軒集、西山集行世。

正德十一年丙子、西曆一五一六**三月十四日申時、先生生於應城西鄉陳家嶺。**

見陳氏家譜。

是年、啟蒙先生二十二歲。

陳氏家譜云、正公生於明弘治乙卯六月二十五日亥時。

鳴盛按、弘治乙卯至正德丙子、凡二十二年。

正德十二年丁丑、西曆一五一七**先生二歲。**

正德十三年戊寅、西曆一五一八**先生三歲。**

正德十四年己卯、西曆一五一九**先生四歲。**

正德十五年庚辰、西曆一五二〇**先生五歲。**

是年、先生之二弟士完生。

陳氏家譜云、士完公字懷遠、明嘉靖庚辰臘月十四日巳時生。

鳴盛按、嘉靖無庚辰年、惟正德十五年與萬曆八年爲庚辰。萬曆八年、啟蒙先生早已去世、故斷定士完生於此年。

正德十六年辛巳、西曆一五二一**先生六歲。**

是年三月、武宗崩、四月、迎興世子入嗣皇帝位、以明年爲嘉靖元年。

鳴盛按、略見明史及明資治通鑑綱目。

嘉靖元年壬午、西曆一五二二先生七歲。

嘉靖二年癸未、西曆一五二三先生八歲。

嘉靖三年甲申、西曆一五二四先生九歲。

嘉靖四年乙酉、西曆一五二五先生十歲。

嘉靖五年丙戌、西曆一五二六先生十一歲。

嘉靖六年丁亥、西曆一五二七先生十二歲。

嘉靖七年戊子、西曆一五二八先生十三歲。

嘉靖八年己丑、西曆一五二九先生十四歲。

嘉靖九年庚寅、西曆一五三〇先生十五歲。

嘉靖十年辛卯、西曆一五三一先生十六歲。

是年、先生之三弟士充生。

陳氏家譜云、士充、公字明吾、明嘉靖辛卯八月十二日巳時生。

嘉靖十一年壬辰、西曆一五三二先生十七歲。

嘉靖十二年癸巳、西曆一五三三先生十八歲。

嘉靖十三年甲午、西曆一五三四**先生十九歲**。

是年、先生始受業於余胤緒、問爲學之要。

先生撰玉崕先生墓誌銘云、士元初謁先生時、先生即謂學貴立志、則内自重而外物輕。志不立、終不聞道。士元唯唯、問其要、先生曰、周元公之學以無欲爲要、學不如元公、蓋枝葉爲累也。

鳴盛按、通書聖學章、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爲無欲也。此一章乃胤緒教先生數語所本。先生年未强仕、棄官歸養、不慕榮利、閉戶著書、卒成明代巨儒、由於恪遵無欲爲要之教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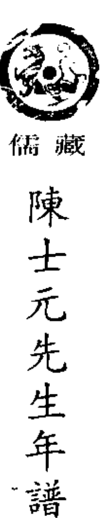
鳴盛又按、余胤緒光緒應城縣志、光緒德安府志作仍緒、一作應緒、避清世宗諱耳。應城人、字思孝、號玉崖。其卒也、門弟子謚之曰愼修。幼從父裕遊南雍、師湛若水。嘉靖丙戌成進士、官至戶部右侍郎。歸田後講業西河、士風丕變。著有食貨志、選學鑰論、卽日記。應城志、遵古便覽等書。

先生撰玉崖先生墓誌銘云、齊等卜今歲隆慶三年己巳秋九月二十七日、舁柩明覺寺側、啟先生配宜人陳氏之竁合焉。初陳宜人之卒、士元爲誌銘、至是齊等又以誌銘屬士元。士元自登先生門、迄今三十五年、教育之恩同罔極矣。誌銘何敢辭。

鳴盛按、齊、胤緒長子、陳宜人、同邑處士陳輒女。從隆慶三年溯至此、凡歲三十五年。

嘉靖十四年乙未、西曆一五三五**先生二十歲**。

是年、先生之四弟士黨生。



陳氏家譜云、士黨公字復吾、庠生。明嘉靖乙未五月十九日未時生。

嘉靖十五年丙申西曆一五三六先生二十一歲。

嘉靖十六年丁酉西曆一五三七先生二十二歲。

是年、先生舉於鄉。

鳴盛按、湖北通志選舉表、嘉靖十六年丁酉科姚璋榜、先生與同邑張紘舉於鄉。光緒德安府志、光緒應城縣志同。

編缶鳴集成。

鳴盛按、先生歸雲別集自引云、余少也有缶鳴集、遊南雍有金陵集。是先生之編缶鳴集、在遊南雍前。又先生象教皮編自序云、余弱冠時習業南雍。考明史國子監制度、入監者、舉人、貢生、官生、恩生、功生、例生、士官、外國生、幼勳臣及勳戚大臣之子弟。先生既非貢生以下各類之資格、其遊南雍應在舉於鄉後、且年歲亦與弱冠時習業南雍之語相合、故斷爲此年編缶鳴集成。此集、明史藝文志、光緒德安府志藝文類、光緒應城縣志藝文類均遺漏未載。湖北通志藝文集部在歸雲集目錄下註云、萬曆癸未先生自序歸雲別集曰、余少也有缶鳴集、遊南雍有金陵集、次都邸有金臺集、守灤有海濱集、隱居有歸雲前集、後集、續集。則是誤將此集併入歸雲集內。前清軍機檔案中、乾隆時抄高穊家之清單、其書目載有缶鳴集一部、亦可以證缶鳴集早已單刻行世。通志併入歸雲集中、實屬未合。

嘉靖十七年戊戌、西曆一五三八**先生二十三歲**。

是年、先生肄業南雍。

鳴盛按先生肄業南雍、應在此年、說詳本譜嘉靖十六年中。

嘉靖十八年己亥西曆一五三九**先生二十四歲**。

是年、先生之五弟士亮生。

陳氏家譜云士亮公字執吾。明嘉靖己亥二月十一日未時生。

嘉靖十九年庚子西曆一五四〇**先生二十五歲**。

嘉靖二十年辛丑、西曆一五四一**先生二十六歲**。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西曆一五四二**先生二十七歲**。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西曆一五四三**先生二十八歲**。

是年、先生編金陵集成。

鳴盛按先生歸雲別集自引云、遊南雍有金陵集。據此則金陵集脫稿在先生赴京會試以前。先生成進士在嘉靖二十三年、因載金陵集成於此歲。此集明史藝文志、光緒德安府志藝文類、光緒應城縣志藝文類均遺漏未載。湖北通志藝文集部亦誤併入歸雲集中。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西曆一五四四**先生二十九歲**。

是年、先生成進士。

鳴盛按、明進士題名碑錄、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秦鳴雷榜先生成進士。湖北通志、光緒德安府志、光緒應城縣志同。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西曆一五四五 **先生三十歲。**

是年、先生撰名疑成。

自序云、海宇之廣、齊民林總、不可勝計。雖僻壤遐陬、生同時、奚翅億萬哉。邃古之代、書契未立、莫之稽已。三五以來、史牒所載姓名、無論賢愚、或億萬數中僅存一二、乃又傳錄謬訛、可慨也。余讀史、又博觀百家雜說、凡古人姓名異同、輒記手簡、以備質問。久之成帙、用示塾童、題曰名疑。仲尼曰多聞闕疑。余非多聞者也、其不能闕疑也、亦不免玩物喪志之誚也。與嘉靖乙巳。

鳴盛按、程大中歸雲書目記、又載先生撰有氏疑四卷。德安府志藝文子部、應城縣志藝文子部亦均載其書目、並各注云今佚。湖北通志藝文子部雖載其書目、而於書目下、尌注案語曰、是書應城志云、見程大中歸雲書目記。然歸雲別集、外集、及明史藝文志皆不載。似即名疑之異名。竊謂名疑與氏疑、性質各別、必非一書。若謂歸雲別集、外集、及明史藝文均未登載、即是先生無此著作、先生所撰之書、當時刊行於世者、有缶鳴集、金陵集、金臺集、海濱集、孝感縣志、德安府志、夢林玄解、古今均分注撮要。其撰著成編、未經付梓者、有新宋史、新元史、諸史論纂、外國傳考、明史藝文志、歸雲別集、歸雲外集、亦未收入。若如湖北通志之案語所云、則是先生亦無此等著作耶。其言殊爲武斷。

編金臺集成。

嗚盛按、歸雲別集自引云、次都邸、有金臺集。先生此年官灤州州牧、則金臺集之成亦在此年、毫無疑義。明史藝文志、光緒德安府志藝文類、光緒應城縣志藝文類均遺漏未載。湖北通志藝文集部亦誤併入歸雲集中。

十月、官灤州知州。

周宇重輯灤州志云、十月、知州陳士元來任。

嗚盛按、周宇、明四川成都進士。

張居正撰先生灤州序云、嘉靖乙巳、養吾陳子以王命守茲土。

先生象教皮編自序云、余年三十從仕。

嗚盛按、張居正、湖北江陵人、字叔大、別號太岳。嘉靖二十六年進士。萬曆初爲首輔。萬曆十年卒、謚文忠。後爲張誠所譖、家産藉沒。著有書經直解、太岳集、太岳雜著、帝鑑圖說等書。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　西曆一五六四　先生三十一歲。

是年、先生在灤州。二月、改州署之牧慶堂爲親民堂。

先生親民堂記云、歲乙巳冬十月庚子、士元承乏來視灤篆。壬寅、同知宴早張公讌於城南寺中。問其故、曰、堂將圮、柱梁椽箔皆蠹而朽也。先茲長官張士儼設公讌、一升座、風日必設蔽、雨必張蓋、視中梁折、欲斷、恒懍懍。宴於堂、恐不堪爲禮。十二月庚寅、早偕判官王鉢、程瀚、吏目徐汝勳請曰、

堂朽矣盍補諸。時士元方承委於外、未有以應也。丙午春正月丁丑旱、又以補堂請、曰春雨將至、堂必圮。時元至自漁陽、始得清往牒弊孔百露、吾民之蠹甚於堂、不先民蠹、矧忍厲民。辛巳旱、又請。士元曰咨愼厥終、惟其始。越三日甲申、迺詢諸僚屬、詢諸卿大夫士、詢諸郡民。僉曰善。又三日丁亥、迺謀補葺、將鳩工市材。郡散官趙武見木蠹莫可補、議新之。乃謀諸筮、得比之泰。其辭曰長生無極子孫千億、栢柱載梁、堅固不傾。筮者解曰長生無極者、父母之道也。子孫千億者、民庶之兆也。栢柱載梁、堅固不傾者、言堂之梁柱宜堅固也。明日戊子、武自運四柱來、民迺效義。士元聞之、亟止焉、未能也。不旬日、共來柱十有六、梁十有四、檁五十有二、椽六百有八十、板六百一十有一、磚瓦共八萬有四千、灰以石計四百有五十、鐵以斤計三百有二十、菽粟以斛計五百一十有六、僉付於武。武寧受物料、不受價。工起於二月己亥、落成於三月戊寅、凡四十日。堂制高堅、或稱美焉。士元曰春秋重民力、每役必書、雖時且義亦書。茲役自有能書之者、書或致美于予、是重予媿。蓋堂之成、灤人爲之也、予何有哉。不能亟止、則有虞矣。恐後來者其或興役、將口實予也、故作記鐫石嵌於東壁、效義民二百六十名在西壁。

秋七月、造祭器、修倉。

見重輯灤州志。

八月、修開平城。

見重輯灤州志。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西曆一五四七）先生三十二歲。

是年，先生仍在灤州。四月，始給學田。

先生記略云：灤庠署甚敝，始庠官多宅於號舍，號舍久亦圮。丙午冬，庠官王仁廉、張英來任，寓庠西崇福寺。寺甚瀟寂，二官處一室，蓋栖栖然。余乃倡議建庠署，修號舍，飭宮墻。丁未夏四月工畢。檢閱案牒，得長春社官地三項六十畝，蓋天順間籍没逆閹曹吉祥之産，後每歲輸租於州，以爲公費，典册未載也。余竊祿兹土，日懼不勝，何重之以公費哉。矧儒庠貧落，實惟提調之責，遂傳檄於庠曰：惟爾儒蹟貞罔或越，慕予惟率爾士廉義。其有或窶，予亦惻惻弗忘，惟兹地可供爾需。庠官暨士曰：某有祿廪，敢縻公田。予曰：都，爾無固辭，惟爾窶是給。官士再拜而受曰：敢弗從夫子之休命。

秋七月，修敬一亭。

見重輯灤州志。

八月，初祀名宦鄉賢。

見重輯灤州志。

撰灤州志成。

張居正灤州志序云：嘉靖乙巳，養吾陳子以王命來守兹土。越明年，政成民安，百廢俱舉。乃周視四封，躬按往牘，攷世系之傳，溯風土之舊，喟然歎曰：昔詩人詠歌周業，始乎二南，豈不以王風所被、

自近及遠者乎。今灤土亦王郊也。予牧於茲、一方之事闕而不載、上無以比於周風、下無以昭示來世、予甚有懼焉。於是搜羅載籍、博訪耆舊、編摩閱期歲乃成。帙彙爲四類、曰世編、曰疆理、曰壞則、曰建制。中略徵往古以昭鑑戒、則世編可考。經畫野以定民居、則疆理可稽。壞則示惟正之義、建制昭民力之存。規畫經理寓於檃括之中者、開卷可得矣。吾又安知後之宦於斯者不藉以爲指掌之資乎。則是書也、其有關係於灤者重矣。敬贅數語簡端、俾省方者有以視焉。嘉靖丁未。

先生灤州志世編敘曰：世編者、編灤事而屬之世也。郡邑沿革、象緯祥異、華夷變更、秩官去就、人賢品式、科貢後先、封貤爵號、士女忠節、政體鉅細、物情幽賾、莫不比屬分年、註實俾同、條貫灤事、殆過半焉。但考較未久、疎遺牽附、固難免已。維昔黄帝肇立萬國、逐戎都涿、我實伊邇。自梁及元、胥溺于夷。更代既頻、時數偕極。述世編第一。明朝鴻制、驅夷奠華。灤近東關、實續左輔。海隅遵軌、觀風所先。往者不藏、何以信遠。述世編第二。日月居諸、時物變移、盛衰循環、代謝駒馳。中興以來、逝者如斯。不有編摩、寧無漏遺。述世編第三。

又灤州志疆理敘曰：萬曆重輯志缺疆理敘第一屯社編籍、里甲聯貫、村疃異鄰、溝涂顓業、安厥井宅、以臻庶富。述里制第二。峰聳橫巖、河旋灤沂、西拱京華、南會溟海。風氣發祥、民居用奠。述山水第三。地設偉觀、人集佳賞、俯仰暢情、物我偕樂。陳賾布景、可寄遐思。述勝槩第四。土情區別、習好浸移、因俗立教、風草感依。升降汚隆、幾微可愼。述風俗第五。事久則變、履跡遺塵、人迥地存、星移物換、視昔揆後、觸感猶今。述往蹟第六。

又灤州志壤則敘曰壤則之目有七。古昔爲邦首重圖版、稽其生齒、較乃阜耗、丁庸是協、黎庶來歸。述戶口第一。五教先食、三農乘時、辟萊履畝、頒職作事、用一緩二、弊剷民豐。述田賦第二。川衡掌禁、祈望守海、國利莫先、民用攸溥。文學有論、昭示害階。述鹽法第三。山澤之利、民用所需、周公隸官、孔子正簿、死生無憾、王道攸始。述物產第四。厥惟灤土、軍騎是供、孳牝既蕃、歲恒二運、弗侵弗漁、民瘁乃瘳。述馬政第五。城臨邊徼、居安思危、睽用弧矢、師尚容畜、拯羸扶弱、匡保東郊。述兵政第六。皇華載道、車馬駢駢、計畝受役、環次其年、遠人是柔、隱瘼斯恤。述驛傳第七。

又灤州志建制敘曰建制之目十有一。設險守國、重門待暴、陴隍墉堞、繕高浚深、外禦內嚴、齊民攸會。述城池第一。官司肇列、爰設堂簾、具瞻斯存、奸隙亦塞、規法翼翼、葺理惟時。述署廨第二。雍雍黌序、立教熙熙、文髦優游、將爲利器、絃歌伊始、禮讓起興。述儒學第三。儲庾既立、會計乃嚴、紅貫充殷、旱溢攸濟、孔子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述倉庫第四。遞郵森置、傳命達遐、導引旅賓、稽程察暑、厥有更鋪、防變禁非。述鋪舍第五。廛居奠息、閈卷乃通、日中聚貨、質劑貿遷、農工弗厲、各得其所。述街市第六。於惟官司、崇象定趨、鴻爵茂名、載仰載表、輝流宅里、昭往啟來。述坊牌第七。飛棟層宇、鎮麗下土、或布天時、或偕民樂、望遠觀風、閭閻在目。述樓閣第八。川澤之阻、墊溺是憂、乃豫舟楫、亦成杠梁、民不病涉、二政斯舉。述橋渡第九。封厥壇壝、潔乃祠宇、敬而遠之、儀文罔瀆、人鬼交孚、治如指掌。述秩祀第十。死生說倡、愚俗易欺、貝闍琪林、靈宮慧塔、傳燈辟穀、訓教之所欲化也。述寺觀第十一。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西曆一五四八**先生三十三歲。**

是年、先生仍在灤州、建文筆峯塔。

見重輯灤州志。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西曆一五四九**先生三十四歲。**

是年三月、先生罷官歸。

鳴盛按、略見先生孟子雜記自序、周宇重輯灤州志世編第一。

編海濱集成。

鳴盛按、歸雲別集自引云、官灤州有海濱集。先生旣是此年罷官、則編海濱集成亦在是年。此集明史藝文志、光緒德安府志藝文類、光緒應城縣志藝文類皆未著錄。湖北通志亦誤併入歸雲集中。

應城知縣陳序訪先生於陳家嶺、題先生之堂曰浩然堂。

先生孟子雜記自序云、不肖己酉免歸。邑令字岡陳侯過敝居、謬題浩然堂。

鳴盛按、光緒應城縣志職官志云、陳序、雲南舉人。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西曆一五五〇**先生三十五歲。**

是年、先生之六弟士光生。

陳氏家譜云、士光公、字觀叔、號二懷。生明嘉靖庚戌六月二十六日亥時。

撰論語類考成。

自序云、論語者、孔子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所聞於孔子之語也。論語讖謂子夏六十四人撰、鄭元謂仲弓游夏輩撰、而程正叔以爲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洪景盧又謂兼成於閔子之門人云。其書古論二十一篇、齊論二十二篇、魯論二十篇。漢孝文置論語博士。平帝召通論語者、駕軺車詣京師、蓋愼其選而重茲科也。張禹本授魯論、兼講齊論、合而攷之、刪其繁複、主魯論二十篇、除齊論問王知道二篇、稱爲張侯論。今所傳論語是已。齊古二學遂不傳。明興、設科舉士、初試七義、論語居先。而世之學者、幼時卽承斯業、及從政爲邦、則目爲筌蹄、不復省覽、予於是病焉。昔人有言、論語始於不慍、終於知命、爲君子儒、洙泗爲仁之方、一貫之道具於此、可終違乎。予素檮昧、有一得輒出入口耳之間、見子弟卽與談字義、越旬季復訊之、忘矣。乃著之此篇、貯之右塾、凡二十卷、爲類十有八、目四百九十有四云。於乎、論語八十策、較六經之策三居二、聘禮疏可稽也。傳錄者誤爲八十宗、徐遵明曲爲之解、爲王應麟所詆誚。予茲曲解、不僅八十宗三言耳。其不免竄者詆誚哉。嘉靖二十九年。

嘉靖三十年辛亥、西曆一五五一 先生三十六歲。

是年、先生撰易象鈎解成。

自序云、昔者伏羲則河圖爲六十四卦、是爲先天易。文王繫彖辭、周公繫爻辭、是爲後天易。孔子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今觀泰否、剝復、損益、夬姤之相次也、陰陽消長、治

亂存亡之幾微矣。先儒注論義理、不論禍福、慮人以卜筮淺易也。發明象爻、非不顯著、而取象之由則略而不論。夫文周繫辭觀象、以闡吉凶、占者玩辭稽象、以定趨避。朱晦庵、張南軒善談易者、皆謂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數、俱不可廢。豈不豁然於蓍變、而歉然於傳註哉。蓋文周象爻、雖非後世緯數瑣碎、拘拘互體、五行、納甲、飛伏、而道則無不冒焉。傳註者惟以虚玄之旨例之、有遺論矣。往余爲彙解二卷、括其大凡、而舊所謬承、尚闕質問者。茲則述之簡編、題曰鈎解云。鈎、曲也、轉取也。本無所見、引物而旁通者也。若夫陰陽消長、治亂存亡之幾、其何能解哉。其何能解哉。嘉靖辛亥冬十月朔日、後學楚應城陳士元識。

鳴盛按、易象彙解、沔陽盧氏用明代原刊本景印、於湖北先正遺書中、全書分上下二編。是以易象鈎解自序、明史藝文志均作二卷。乾嘉時彙解一書流傳於世者極少、故四庫總目稱爲未見。程大中歸雲書目記亦有二十卷之誤。其書内容、乃以類彙集、略加解釋。茲舉爲要目、於後上編分天象解、地象解、人象解、身象解、獸象解、木象解、衣象解、食象解、宮室象解、器象解、政學解。下編分說卦傳象解、大象解、數象解。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西曆一五五二 先生三十七歲。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西曆一五五三 先生三十八歲。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西曆一五五四 先生三十九歲。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西曆一五五五 先生四十歲。

是年、孝感知縣郭斗來謁先生、請先生撰孝感縣志。

見先生所撰孝感縣志序。

嗚盛按、郭斗、雲南昆明人。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西曆一五五六 **先生四十一歲。**

是年、先生之七弟士允生。

陳氏家譜云、士允公字懷蓮、生明嘉靖丙辰八月初二日子時。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西曆一五五七 **先生四十二歲。**

是年、孝感知縣陳輅來謁先生、重申郭斗之意、請先生撰孝感縣志。

見先生所撰孝感縣志序。

嗚盛按、陳輅、南充人。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西曆一五五八 **先生四十三歲。**

是年、撰孝感志成。

自序曰、嘻、是焉得爲志哉。學爲紀、爲表、爲考、爲傳、爲錄、分爲八卷。紀沿革、表統隸、述古制也。表職官、表人物、詳姓氏也。攷天文、稽災變也。攷地理、審職方也。攷食貨、攷創設、明政教也。傳名牧、傳名師、著職官之賢也。傳鄉達、傳忠孝、傳儒行、傳隱逸、傳游寓、傳義士、傳節婦、著人物之賢也。外傳、備遺賢也。外錄、別異端也。雜錄者、集異聞也。疑錄者、存其所未信也。志之目似而傳次多不馴雅、未



愜於予心。嘻。是焉得爲志哉。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西曆一五五九**先生四十四歲。**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西曆一五六〇**先生四十五歲。**

嘉靖四十年辛酉西曆一五六一**先生四十六歲。**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西曆一五六二**先生四十七歲。**

是年秋八月、先生撰夢占逸旨成。

自序云、嘉靖壬戌之秋八月既望、陳子坐蒲陽軒中。睠月色之漸高、忻桂華之始放、感盈虧之轉轂、念榮瘁之循環。於是舉酒命酌、興發成酣、枕簟載清、隤然就寢。夢皓眉之老叟、披霞服而降庭。授余一函金文、眩目宛蝌蚪之古篆、欲宣誦而未能。藏襲袖間、猶恐遺脫。獲茲奇賞、心復生疑。乃再拜而問叟曰、余與君遇、毋乃夢乎。叟笑曰、何遇非夢。何夢非真。忽起譙聲、余遂驚覺。坐而喟嘆、是何祥也。研思終日、莫得其由。嗟夫。夜之所夢也、其真也耶。晨之喟嘆也、其夢也耶。將詢兆於古人、慨煇經之墜地、輒據見聞之末、撰茲内外之篇、用述微悰、題爲逸旨。拂常隱語、豈逭醉夢之譏。遁世朽夫、聊增噱談之助爾。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西曆一五六三**先生四十八歲。**

是年、先生之父啟蒙先生卒。

陳氏家譜云、啟蒙公卒於隆慶癸亥七月二十七日。

嗚盛按、隆慶時無癸亥年、嘉靖四十二年爲癸亥、此隆慶二字當是嘉靖之譌。

嗚盛又按、是年啟蒙先生六十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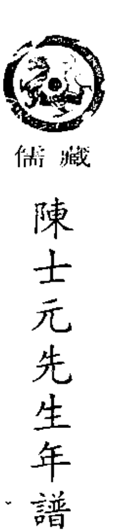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西曆一五六四 **先生四十九歲。**

是年、先生居父喪。

編夢林玄解成。

自序云、余自感夢、撰爲逸旨、刻成、已行海內矣。悼晦息而猶勞識炊粱之難熟、妄謂卮言內外、差當枕穴醒迷。迺者甲子之春、購得一書、名爲圓夢秘策。卷端有記、曰康節先生輯、則爲宋堯夫邵子之所編無疑、但未知其始于何人也。卷帙蠹銷、敘識漫滅、僅于占繇之尾殘失數言、有非洪私說、委有源流之語、又有咸康中三字。稽諸史傳、揆厥歲元、又屬僊翁葛稚川所著無疑矣。因循緒以披英、遂抽萌而扶蘊。悔前辭之多漏、悟茲理之無垠。擷肆應之珍函、捐一成之臆見。八卷中裒其餘而誕漫妄爲訂削、一書中集其成而遺略僅乃睹全。命曰玄解、亦曰解之有入于玄者云爾。噫嘻、夫夢者、心而已矣。敬與肆別、乃心之善惡所繇、以分占者、理而已矣。吉與凶判、此理之是非所繇以辨。或謂心善而惡形于夢、理是而非以爲占、雖數有前定、事有偶然、要非經正醒人之說也。徑寸並有靈關、先哲豈其欺我。併以敬公同調、聊爲逸旨解嘲。嘉靖甲子長至日、應城養吾道人陳士元識。

四庫全書總目云、士元初作夢書、元解、棟如因而廣之、分夢占二十六卷、夢禳二卷、夢原一卷、夢徵五卷。前有凡例、稱是書在宋景祐間名圓夢秘策、爲晉葛洪原本、而宋邵雍輯之者。



湖北通志云、元解一書出於楝如之手、且前有所因、不盡出於士元、而提要以爲士元撰者、或誤認夢占逸旨以爲夢書元解、不然、士元自序其書外集別集諸目甚悉、何以獨遺是書。而程大中歸雲書目何以亦不及之歟。

嗚盛按、夢林玄解之凡例、既係何楝如所作、而歸雲別集自引中又未曾提及刪定此書之一字、此書信有假託之嫌疑。但卷首三序內、有一篇係署先生之名、且數百年來、均謂乃先生所刪定、楝如不過廣而成之耳、故亦未能遽然斷定爲何氏之作譌。是用仍譜於茲、以待攷。玄解三十四卷、四庫總目言之甚詳、光緒德安府志作二十四卷誤。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西曆一五六五**先生五十歲。**

是年、居父喪、服闋、問曾子宏毅章於余胤緒。

先生撰玉崖先生墓誌銘云、士元問先生曾子弘毅章、先生推衍死而後已意甚懇惻。未就而先生之疾作矣、疾竟不起、悲哉。

朝廷徵召余胤緒赴京、未行、卒於家。先生往哭之失聲。

先生撰玉崖先生墓誌銘云、玉崖先生以少司徒謝政、家居十四年卒、是爲嘉靖乙丑九月十六日、距生宏治戊午十一月廿四日、享年六十有八。卒之日、門人士元輩數十百人同視含斂、罔不悲傷、向哭失聲。

又云、方遘徵召、而先生遽以疾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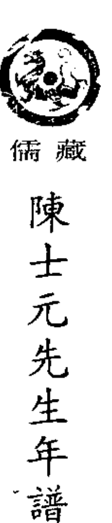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西曆一五六六）先生五十一歲。

是年、先生撰姓觿成。

自序云、逌予著姓滙四卷、凡二千五百餘姓、總括雖約、而疏釋靡徵也。夫古先帝王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後世姓氏紛紊、如纈不有觿解、何以繹緒而攷世哉。歷代世族譜錄不啻數十百家、詳略姑無論。已我朝洪武時、吳沉、吳伯宗輩著千家姓、祇據郡衞版籍、凡一千九百六十八姓。予嘗反覆展誦、如饑與飢、蘧與蒍、脩與修、鼂與晁、忻與欣、陁與衺、逡與迮、義與戲、呼與嘑、字義同而並出、或者謂其文異爾。又如單繁譚相番句被逢尉兒鞠等姓重出、而文亦同、或者謂其音異耳。末學膚淺、實難區別、矧余素檮昧寡聞者乎。予滋泛採史牒姓氏、依韻編次、單姓二千七百一十九、複姓一千四百四十六、凡三千六百二十五姓、勒爲十卷、略其原委、不詳事實、題曰姓觿、聊以自佩。其間摭引謬誤、尚冀覽者判削焉。嘉靖丙寅。

鳴盛按、何遷全楚志自序云、督學內山張公率同知袁君福徵、鄉人士知州陳君士元、復鳌吳公之舊、析爲紀表志傳。張公擢去、諸草多散失。督學小江吳公命學官弟子裒輯而以整齊之役責於予。又云、予受簡於隆慶丙寅。湖北通志云、隆慶無丙寅、丙寅乃嘉靖四十五年。觀何遷此序、則先生亦嘗整理全楚志矣。其整理之年月、於受簡於隆慶丙寅一語、大約在乙丑、丙寅間、用識於此年中。

鳴盛又按、何遷、湖廣德安安陸人、字益之。登嘉靖辛丑進士、官刑部右侍郎。嘗創書院吉陽山下、



學者稱吉陽先生、著有友問、吉陽集、全楚志等書。

十二月、世宗崩、裕王載垕卽位、以明年爲隆慶元年。

嗚盛按、略見明史及明資治通鑑綱目。

隆慶元年丁卯、西曆一五六七**先生五十二歲**。

隆慶二年戊辰、西曆一五六八**先生五十三歲**。

隆慶三年己巳、西曆一五六九**先生五十四歲**。

是年、先生撰余胤緒墓誌銘。

嗚盛按、誌文曰、先生外貌若溫婉、而中實剛決。私居與家人語、恒引史傳賢孝貞烈事爲訓、無燕昵語。與門弟子講學、善開導。嘗曰、經師易求、身師難得、古人之書、須體之身心、而見之行事、方是有本之學。若本源不深、雖高才能文、亦枝葉耳、終無用處。大率先生之學、以復性爲準、以愼獨爲括、以知行合一爲功、未嘗執聖賢片言單語、以標名色、而日用所爲、悉可效法。覽此一段、卽可以知胤緒研究甘泉之學術、極爲精深。應邑遭流寇亂後、胤緒數百弟子之姓名學行、均不可攷、至使甘泉學派流傳於應城者、無形湮沒、良可慨也。

隆慶四年庚午、西曆一五七〇**先生五十五歲**。

是年、先生撰楚絕書成。

自序曰、予嘗著楚故略、社友見之、謂余曰、子述楚中遺跡、太疎遠矣、山支水尾、茫無脈絡、何補於

楚紀哉。予於是準禹貢荊州山水而廣之、竊取山海經、越絕書之義、題曰楚絕書。絕者截也、言楚域有截也。楚域予未能徧履、蓋得之士人所誦說及堪輿家所指擬者過半、其間不無謬盭云。隆慶庚午三月。

隆慶五年辛未、西曆一五七一 **先生五十六歲**。

是年、先生撰孟子雜記成。

自序云、每展孟子七篇、輒嘆孟子出而困於齊梁、退而箸書。後世或不尊信、見非於荀況、見刺於王充、見訾於李覯、馮休、晁以道、見疑於蘇軾、司馬光、而吠聲拾唾者纚纚然未已也。幸賴三五大儒極力表章、俾與魯論、學、庸合符聯璧、竝行於世、無所軒輊、總四書以繼六經之後、而彼不尊信者始不得伸其說。非天之未喪斯文也、何以臻此哉。不肖嘗聞唐之彭城劉軻慕孟子而命名者也、乃箸翼孟三卷、太原白居易特記其事、宋之臨川陸筠夢寐孟子者也、亦著翼孟九十一條、廬陵周必大序而傳焉。茲非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乎。不肖歸竄羣書、義涉七篇者不尠、妄爲撰述、以竊比于劉陸之末第。恨年齡謝壯、舊畜多忘、僅據今所憶存者、援毫彙輯、分爲四卷、題曰孟子雜記。聊寓景仰之私。敢謂翼孟翼孟云乎哉。異日當盡取荀、王輩非刺訾疑之說、詳致抉駁、以攄千載之憤於乎。此不肖之志也。隆慶辛未夏至後學應城陳士元心叔甫謹識。

隆慶六年壬申、西曆一五七二 **先生五十七歲**。

秋八月、先生撰江漢叢談成。

自序云、余年景就衰、髮蒼齒豁、瞳光遜於少壯、無復閱書之勞。今歲井里告豐、余時出郊躡場圃。與田更野叟班荆坐嘯、或饋黃鷄白酒、輙陶然一醉、頓忘畦畛、豈非無懷葛天之世至快樂民哉。以故余不與宿儒詮經史、誦陳言、以爲衰年徒自苦。乃有公安成仁卿奉檄校楚志、道經應城、造余環碧園、訊楚中古昔奇事、余未之應也。仁卿固訊不已、余乃據所訊漫答之、侍童錄爲二卷、題曰江漢叢談。篇無倫次、言無績藻、不暇刪矣。中略隆慶六年秋八月中秋後二日。

鳴盛按、成仁卿名己、著有九洲集。

夏五月、穆宗崩。六月、太子翊鈞即位、以明年爲萬曆元年。

鳴盛按、略見明史及明資治通鑑綱目。

萬曆元年癸酉、西曆一五七三 先生五十八歲。

萬曆二年甲戌、西曆一五七四 先生五十九歲。

萬曆三年乙亥、西曆一五七五 先生六十歲。

萬曆四年丙子、西曆一五七六 先生六十一歲。

萬曆五年丁丑、西曆一五七七 先生六十二歲。

萬曆六年戊寅、西曆一五七八 先生六十三歲。

萬曆七年己卯、西曆一五七九 先生六十四歲。

是年、先生撰德安府志成。

吳元馨應城縣志原云、馨於湖邊耆老之家得養吾先生郡志殘帙、成於萬曆己卯。

鳴盛按、湖北通志藝文外編、光緒應城縣志藝文部、與志原所載略同。

鳴盛又按、元馨字達天、襄陽人、由歲貢任應城訓導、尋轉教諭、後陞東莞知縣、以疾歸。

萬曆八年庚辰、西曆一五八〇 **先生六十五歲**。

萬曆九年辛巳、西曆一五八一 **先生六十六歲**。

萬曆十年壬午、西曆一五八二 **先生六十七歲**。

是年、先生撰世曆成。

自序云、余循世代、考次甲曆、肇自唐堯元載甲辰、訖于元順帝至正戊申、凡三千七百二十五年、治亂興衰、庶可概見。先正謂唐虞後惟夏商周漢唐宋爲正統、餘皆閏統、治日少、亂日多。亡論閏統、即正統之世、不數十年、海內輒有變。我明朝繇洪武至今二百餘年、海內寧謐、自唐虞後可覩校也、不曰久安長治哉。余嘗私擬商湯有慚德、周武未盡善、不逮於夏、唐高祖宋太祖以臣逼君、不逮於漢。我明朝之興也、不階尺土得國、□□□商周之夏、唐宋之漢乎。往余著荒史、皆唐堯甲辰以前事。茲著世曆、皆洪武戊申以前事。國史秘在金匱、草莽臣固不敢妄紀也。已萬曆十年壬午、環中迂叟陳士元識。

鳴盛按、此序錄自明萬曆本、序中有三□者、原書殘闕也。

萬曆十一年癸未、西曆一五八三 **先生六十八歲**。

是年、刻歸雲別集成。

自序云、余又有歸雲外集、歸雲別集、皆隨意撰述、種類不一。外集鋟梓未竟、惟茲別集鋟工告成、計書十種、分二十四冊、七十四卷、列具目錄左方。萬曆癸未。

吳毓梅重鋟歸雲別集云、按明史藝文志書目、其卷數亦有與本書互異者、如姓觿實十卷、史作二卷。易象鈎解四卷、史作十卷。

鳴盛按、彙刻書目載有歸雲別集詳目、云姓匯四卷、姓觿十卷、名疑四卷、古俗字略七卷、夢占逸旨八卷、論語類考二十卷、孟子雜記四卷、易象鈎解四卷、易象彙解二卷、五經異文十一卷、凡七十四卷。光緒德安府志、光緒應城縣志均誤作七十五卷。

鳴盛又按、吳毓梅字詠仙、應城人。由例貢歷官黔陽、沅陵、盧溪等縣知縣、多惠政。陞署鳳凰廳同知、兼護兵備道、以雪冤濟物自任、人咸悅服。授道州知州、未至任而卒。

萬曆十二年甲申、西曆一五八四 **先生六十九歲**。

是年秋、先生撰象教皮編成。

自序云、今余年七十矣、私擬平生所危疑之境、操心應酬之概、似與釋典暗合。余乃彙輯釋家語六卷、題曰象教皮編。中略 萬曆甲申仲秋上弦日、環中迂叟陳士元書。

湖北通志藝文八云、是編舊在歸雲外集、昭文張海鵬嘗刻入學津討原叢書。其書類輯釋氏名物典故、語言文字、分六門、各爲一卷。曰梵譯、解釋梵語者也、凡二十分。曰名數、集經典中之有數可

紀、如小學紺珠之例者也、凡三十五分。曰異談、紀釋家靈異之事、凡十二分。曰禪語、錄禪乘偈言之機警者、凡九十五分。曰評經、取唐宋以來諸家評論佛經之語、凡四十四分。曰移牘、則自梁武以下君王賢士大夫與名僧書六十三章、名僧書五十一章、㝠八十九分也。第一卷後附補遺七事、紀夢一則、其他卷中亦間附以考證。有萬曆庚申自序。其曰象教皮編者、案五鐙會元達摩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云、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其命書之意蓋如此。

鳴盛按、湖北通志象教皮編案語云、士元有萬曆庚申自序。考萬曆庚申乃萬曆四十八年、是時先生已卒多年、詳本譜萬曆丁酉年中又安得有先生自序。通志案語所據、爲學津討原本。查學津討原中先生所撰象教皮編自序、是萬曆甲申、則庚申二字乃甲申之誤、毫無疑義。又案語云第一卷後附補遺七事、茲檢原書、乃附錄梵語九譯。且紀夢徵亦謂憶佛經梵語、舊有譯者九事、遺未錄、則七事又屬九事之誤。梵語九譯與紀夢徵乃是丁亥年所補、詳丁亥年中案語與先生自序併爲一談、亦未妥。

萬曆十三年乙酉、西曆一五八五**先生七十歲**。

是年春三月、陳容淳往環碧園訪先生、問皮編之義。

陳容淳題象教皮編云、歲乙酉莫春、還樸子見象教皮編、未解題義。讀至第四卷禪語中載達摩以不執文字、不離文字、爲得皮、豁然悟曰、皮編之義、蓋取此爾。卽往環碧園問著書叟、叟笑而不言。

光緒應城縣志云、環碧園、陳養吾先生歸隱處、在縣治西陳家嶺。

鳴盛按、陳容淳字還樸、應城人。明萬曆十四年進士、官吏科掌印給事中。著有則鳴集行世。

萬曆十四年丙戌、西曆一五八六先生七十一歲。

萬曆十五年丁亥、西曆一五八七先生七十二歲。

是年、刻梵語九譯及紀夢徵一則、坿於梵語後。

先生紀夢徵云、余著象教皮編、鋟梓竟、萬曆丁亥、夢與番僧談梵語。倏爾虹霓滿天、琉璃鋪地。僧呼二童子趨前、祝余壽、一獻杯水、一持五色花、旋舞唱梵唄、其聲閎亮、如千磬齊鳴、萬螺互發。余遂驚覺、時方五漏。余神搖搖動也、不能寐。因憶佛經梵語、舊有譯者九事遺未錄、晨興、坿書梵譯卷後。紀夢徵云。環中迂叟識。

萬曆十六年戊子、西曆一五八八先生七十三歲。

萬曆十七年己丑、西曆一五八九先生七十四歲。

萬曆十八年庚寅、西曆一五九〇先生七十五歲。

萬曆十九年辛卯、西曆一五九一先生七十六歲。

萬曆二十年壬辰、西曆一五九二先生七十七歲。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西曆一五九三先生七十八歲。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西曆一五九四先生七十九歲。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西曆一五九五先生八十歲。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西曆一五九六**先生八十一歲**。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西曆一五九七**先生八十二歲**。

是年十月卒。

王嵩高養吾先生墓表云、卒於萬曆乙卯十月、年八十有二。

鳴盛按、正德丙子至萬曆乙卯凡一百歲、與年八十二不合。陳氏家譜載先生之卒爲萬曆丙子、正德丙子至萬曆丙子凡六十一歲、亦與年八十二不合。茲就先生著述有年月可考者證之、先生七十四歲以後、尚注有古今韻分注撮要、至八十以後則絕無著述。大約墓表所載八十有二、可以爲據。乙卯二字、或是丁酉之誤、是用斷定爲是年先生卒。

先生之長子、堦、次子、坤、葬先生於應城縣治西北三十里之孫家山。

應城縣志云、灤州知州陳士元墓、在縣西北二十里。

王嵩高陳養吾先生墓表云、葬於邑西北孫家山之原。

鳴盛按、堦、字升也、號吉皷、歲貢、好學能文、著有日涉編行世。坤、庠生。



附錄

一、先生著述之年月未考確定者

五經異文十一卷

見明史藝文志、湖北通志、光緒德安府志、光緒應城縣志。

自序云、暴秦焚書、漢興、屢下購書之令、而經文竟多殘逸。所立博士、各家師授轉錄不同、況漢初文字兼行篆隸、後世易以今文、豈得盡同。又漢儒稱引經語、皆出自記憶、非有鐫本可校。且撰著自成一家言、其文自不能同。予讀十三經註疏及秦漢晉唐書所載經語、有與今文異者、輒私識之、輯爲十一卷、用示鼗童、俾得擇取焉。

評經

見歸雲別集自序。

古俗字略七卷

見湖北通志、光緒德安府志、光緒應城縣志。

自序云、六書肇造於皇頡、其後變爲籀篆、尚存其跡。自嬴政焚書、李斯乘時改作、程邈、王次仲苟趨省簡、便於徒隸、謂之隸書。隸體行而古法始晦。漢興、猶仿周官司徒保氏之教、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之、其嚴重如此。漢章帝時、分隸又變爲楷書。唐開寶間、詔以楷書寫六經、而古法盡廢矣。古法雖廢、而能推明古法者、代有其人。如許慎說

文、呂忱字林、鄭漁仲六書略、戴侗六書故、楊桓六書統、倪鏜六書類釋、及我朝洪武時趙古則六書本義、嘉靖時魏校六書精蘊、各殫所長、而籀篆之微意、亦藉以考見。余茲所錄者、皆今世常用之字。其所謂古、乃楷書之舊、非籀篆之古法也。其所謂俗、則楷書之變、鄉俗誤用而不察耳。隨韻稍存其概、題曰古俗字略。若夫古今書法之奥、則余嘗删潤鄭杓衍極五編、著其大義云。

韻苑考遺四卷

見明史藝文志、湖北通志、光緒德安府志、光緒應城縣志。

應城縣志云、今佚。

俚言解二卷

見湖北通志、光緒德安府志、光緒應城縣志。

古今韻分注撮要五卷

見四庫全書存目、湖北通志、光緒德安府志、光緒應城縣志。

鳴盛按、是書四庫全書存目、湖北通志、光緒德安府志、光緒應城縣志均稱永新甘雨撰、先生注。至若注此書之年月日、皆未言及。考府志郡職表、甘雨爲德安府推官、是萬曆十七年、則先生注古今分韻撮要、定在萬曆十七年以後。四庫全書存目云、是書首列今韻、而以古韻坿後。據此是乾隆時尚有刊本流傳於世。惜余未之見、不得考先生作注之年月日。

新宋史

見歸雲別集自序、湖北通志、光緒德安府志、光緒應城縣志。

鳴盛按、清鄧顯鶴續增楚寶云、未刊者新宋史、新元史百餘卷。又程大中歸雲書目記云、其書未版行、今佚。

新元史

見歸雲別集自序、湖北通志、光緒德安府志、光緒應城縣志。

鳴盛按、鄧顯鶴續楚寶說詳前新宋史內。程大中歸雲書目記云、此書未版行、今佚。

荒史六卷

見湖北通志、光緒德安府志、光緒應城縣志。

荒史序云、余嘗謂尚書、春秋爲經中之史。然春秋紀載僅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惟尚書爲古今通史。而仲尼作史、闕疑以刪書、斷自唐虞、黃帝以前不次於簡冊、遂使鴻荒之迹無從考見、好古者未嘗不臨卷而興歎也。頃余撫楚、則聞應城陳君者博極羣書、其所著述、頗多奇祕、及購其書、業已入梓者、殆十餘種。而荒史六卷、紀載元始、訖於疏仡、鈎深索隱、疑信並傳、蓋皆黃帝以前事云。乃尚爲文學輩手錄。余因念戰國時鄒衍著書十餘萬言、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及海外人所不能睹記之事、一時王公大人互相引重、適梁、梁惠王郊迎、過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三君而又不能永其傳、卽後之扼腕於陳君者益甚矣。遂爲面屬德安郡守刻之、俾溺於世趨者、由茲以窺古道之概、或亦挽回風俗之機也。陳君甲辰進士、任灤州刺史、士大夫知之者、不能無憐才之歎焉。太史公有

云、虞卿非窮愁安能著書見於後世。然則天之阨陳君、其意有在乎。

諸史夷語音義

見湖北通志、光緒德安府志、光緒應城縣志。

湖北通志云、案小學考引同傳、是樓書目作讀史夷語音義、歸雲書目作彝語音釋十卷。其書蓋遼金元國語解之流也。

呂庭栩應城縣志稿云、案程大中作彝語音繹十卷、通志作裔語音義四卷、今此書已佚、未知孰是。

鳴盛按、湖北先正遺書第二三集目錄載有景印明原刊本諸史夷語音義、應城陳士元撰。據此則歸雲書目記、小學考、湖北通志均誤。應城縣志云此書已佚、亦誤。

姓匯四卷

見湖北通志、光緒德安府志、光緒應城縣志。

楚故略二十卷

見明史藝文志、湖北通志、光緒德安府志、光緒應城縣志。

鳴盛按、叢書舉要列爲歸雲外集之一種。沔陽盧氏訪得明刻本、擬景印湖北先正遺書中。

嶽記六卷

見光緒應城縣志。

奚大壯應城志稿云、程大中歸雲書目記謂士元棄官、徧遊五嶽、所至輒爲記述。則是編殆其遊蹤

所至、得諸目擊者。今佚。

嗚盛按、此書爲歸雲外集之一、明刻本、傳流於世者甚少。沔陽盧氏愼始基齋擬影印入湖北先正遺書中。

嗚盛又按、湖北通志作五嶽記。其注云、德安府志據周亮工書影、但稱嶽志。考光緒德安府志藝文、亦作嶽記、不作嶽志。

外國傳

見鄧顯鶴續增楚寶、程大中歸雲書目記。

史書論纂四十卷

見歸雲別集序、湖北通志、光緒德安府志、光緒應城縣志。

湖北通志云、案程大中歸雲書目記云、未刻者有史纂數十卷。鄧顯鶴續楚寶乃云十卷。今傳是樓書目載其書、名史書類纂、與士元歸雲別集自序同、實四十卷、非十卷。

嗚盛按、歸雲書目記、光緒應城縣志並云今佚、誤。湖北通志藝文史類既載有史纂、又載史書論纂、一書兩名、竟作兩書、亦誤。

隄疾恒言十五卷

見湖北通志、光緒德安府志、光緒應城縣志。

光緒應城志云、此書程大中歸雲書目記、光緒八年、邑人王承禧已購獲其七卷至十五卷、其一卷

至六卷今佚。

鳴盛按、隄疾恒言乃歸雲外集之一、沔陽盧氏已訪得明刻本、擬影印於湖北先正遺書中。

刪潤鄭杓衍極五篇

見古俗字略自序。

歸雲外集六十七卷

見彙刻書目叢書舉要。

湖北通志云、歸雲外集凡隄疾恒言十五卷、楚故略二十卷、象教皮編六卷、楚絕書二卷、荒史六卷、世歷四卷、江漢叢談二卷、俚言解二卷、夷語音義四卷、岳記六卷。

鳴盛按、先生撰歸雲別集自序時、外集鋟梓未竟、作序之後、又復賡續刻成。沔陽盧氏湖北先正遺書中景印有明刻歸雲外集中之書。彙刻書目中載歸雲外集之各書與湖北通志同。

釋氏源流二卷

見明史藝文志、湖北通志、光緒德安府志、光緒應城縣志。

光緒應城縣志云、今佚。

歸雲集七十五卷

見明史藝文志、湖北通志。

先生歸雲別集自序云、隱居有歸雲前集、後集、續集、皆應酬之作。

百老歌一卷

見光緒德安府志、光緒應城縣志。

蕭潤聲序云：蒲陽陳養吾先生學富二酉、著作等身、舊有歸雲集數百卷、此別集中之一種也。經兵燹後板刻灰燼、偶得此歌、亟爲授梓、樸而不俚、雅而不纖、同志玩之、庶不負造化逸我以老之意云爾。

鳴盛按、蕭潤聲事實待攷。歸雲別集無百老歌、潤聲謂爲別集之一種、誤。

季士模百老歌跋云：陳養吾先生天機清妙、襟懷瀟灑。其退老也、手著既富、間又發爲詩歌、以抒寫其性情。惜卷帙散佚、而百老一集、賴蕭子之梓而尚存。余所得者、則淡讓之鈔本也。披閱之下、覺一畝環堵、獨寐寤歌、不充詘、不隕獲。自服食寢興、下至於花鳥蟲魚、舉寄興以成趣。要其淡泊寧靜、與隨遇自得之樂、脩然溢乎言表。摩詰輞川圖、康節擊壤集、不是過焉。如謂笑傲林泉、寄情於詩酒琴書、爲娛老計、猶淺之乎測先生也。

鳴盛按、季士模、應城人、清乾隆六年舉於鄉、官沔陽學正。

二、前人撰著先生之傳記墓表

清光緒應城志云：陳士元、字心叔、號養吾、應城人。登嘉靖甲辰進士、知灤州、有能聲。旋以才中忌者、棄官去、遍遊五嶽、所至輒爲記述。及歸、杜門著書垂四十年。所著有歸雲別集行世。他所編輯書目、採入四庫全書者甚夥。士元天姿超邁、學問淹博、一代著述之富、自楊升菴、朱鬱儀外、定推士元。而德安郡志成於其手、應城文獻尤賴以不墜云。歿祀鄉賢。

嗚盛按：湖北通志陳士元傳、光緒德安府志陳士元傳、皆與此傳同。

清康熙灤州志循吏傳云：陳士元、應城人、進士、博學善著述。作公堂、建名宦鄉賢祠、造祭器、修倉賑饑。增修州志、用顏維喬隨州志法、編年體。或以無列傳惜之、然其宦蹟可傳也。

清鄧顯鶴續增楚寶云：陳士元、字養吾、應城人、萬曆朝進士。不樂仕進、自稱江漢潛夫、著書甚富、有歸雲別集、外集、已刊行者二十六種、計二百五十二卷。未刊者新宋史、新元史百餘卷、史纂十卷。散佚不傳者、諸經、外國傳之類、約四百餘卷。道光癸巳、其鄉人吳毓梅所刊行者、爲歸雲別集十種、自姓匯至五經異文、凡七十四卷。按先生所著書目、載明史藝文志、而儒林、文苑亦未見附傳。蓋傳世傳書之難如此。然先生之書、若存若滅、歷二百年之久、始雖湮塞、終乃昭焯、若有鬼神護之者然、豈非韓子所云用功深者其收名遠哉。適余補輯楚寶、因以之殿文苑之後。

清王嵩高陳養吾先生墓表云：養吾子、姓陳氏、名士元、字心叔、湖北應城人也。生有夢兆、小字孟卿。性孝友、博學善屬文、舉明嘉靖甲辰進士、知灤州、有能聲。旋告歸、徧遊五嶽、所至皆有記述。家居四十年、

鍵戶著書。明史藝文志所載易象鉤解等書凡十五種若干卷、歸雲集七十五卷、又楚絕書四卷、嶽記六卷、氏疑四卷、江漢叢談二卷、隄疾恒言十五卷皆已版行。其未刻者有宋元新史各百餘卷、史纂數十卷。先生沒後。所著書籍俱散佚不傳。子孫貧困不能抱殘守缺、遷徙漢川。數傳而後竟不知墳墓所在。亦足悲矣。乾隆己亥夏、余涖任應城、接見薦紳、首詢先生遺文。僉謂前令金君嶒借鈔數種、並原本攜去。邑中遂無存者。庚子春先生弟士黨之裔孫文熺舉於鄉、來謁余。即屬留心訪輯。文熺因言先生墓久迷失、奠祭闕如、引以爲咎。余嘉陳生敢本知義、深慰勉之。今年春、文熺偕其友李君來言、去團山北十餘里、水次有墓、封而不樹、旁臥一石、辨之無字。詢近村土人、皆稱養吾墳。養吾、公自號也。文熺考家乘所載、墳左右四十五步、前後六十五步、履其地良是。將礱石以志、請余文表於阡。余學業久荒、烏足以重先生。然距先生之沒二百餘年、考其墟墓、憑弔蒼茫、幾有庭堅不祀之感。而頽然一坯、顧從田夫牧竪之口輾轉得之、又適在余宰是邑之年、蓋非偶然矣。其何以辭。先生生於明正德丙子三月、卒於萬曆乙卯十月、年八十有二。父諱正、歲貢、著有蓮洲集。母華氏。邑進士東軒之四孫女。妻程氏、再娶賈氏。長子堦、歲貢、著有日涉編十二卷、行世。次子坤。堦子鳳徵、俱邑庠。先生以某年某月葬於邑西北孫家山之原。系曰：先生著作、媲典墳、遺蛻滅沒如浮雲。有孫翦棘尋悽焄、文此元石揚德芬。乾隆辛丑。

程大中歸雲書目記云：養吾子、應城人、姓陳氏、名士元、字心叔。少跅弛、負幹濟才、舉明嘉靖甲辰進士、牧灤州、有能聲、旋棄官去、偏遊五嶽、所至輒爲記述。及歸里、杜門博考者垂四十年。所著有歸雲集七十五卷、論語類考二十卷、孟子雜記四卷、古俗字略七卷、韻苑考遺四卷、五經異文十一卷、易象鉤解

四卷、易象彙解二十卷。夢占逸旨八卷、灤州志十一卷、姓匯四卷、姓觹二十卷、名疑四卷、象教皮編六卷、釋氏源流二卷。書目載明史藝文志。又楚故略二十卷、楚絕書四卷、隄疾恒言十五卷、五嶽記六卷、氏疑四卷、俚言解二卷、江漢叢談二卷、荒史八卷、世歷四卷、彝語音釋十卷，皆已版行。又未版行者，有新宋史、新元史百餘卷、史纂數十卷，其他散佚不傳者，若外國傳、評經、諸類尚共十餘種，考有明一代撰述之富，若升菴楊氏凡二百餘種、鬱儀朱氏凡百餘種。予讀先生之書，該博與兩家等，其獨造而不苟同，則鄭漁仲所云後十五略，人未之聞者，蓋兩家不如也。然明史有先生書目而無傳，應城邑志有傳而不列書目。予嘗偏搜邑人所藏，竟無一二存者。負才之士不幸不得志，窮而著書，已足悲也。然猶不能必其書之傳，幸而傳而邑之後生小子尚不能覽其全以自廣，益書之存否，其又足恃耶？昔揚雄草太元，慨自以五百年後有揚子雲必能知者，迨於桓譚雄書果行。然吾謂雄幸而言中耳，向使其書早滅沒於魏以前，雖有百桓譚何如也。此予所以重爲先生悲也。先生之子堦著日涉編十二卷，近見藏書之家往往有之。豈其易讀而可喜者，衆人反愛惜而傳之耶？乾隆丙寅。



後序

年譜體例、祖述春秋、兩宋以來作者漸衆。乙部各類、敘述個人之學行、提綱挈領、條理清晰、實以年譜爲之最。學者探討先賢學術、誦其年譜、縱不能洞悉精深、亦可略識統系。箸述者流有鑒於此、舉凡先賢之湮沒未彰、或著述淵博而不易研究、亦皆樂爲撮其綱要、編纂年譜、以詔天下後世。吾邑陳養吾先生之在有明也、著作繁富、與楊升庵、朱鬱儀齊名、而體大思精、攷據贍博、清代諸儒咸謂迴出兩家之上。祇以有德無位、僻居在野、既鮮知名朋好、又乏顯達故吏、宏篇巨製、無力付梓。其録版諸書、亦以易簀未幾、流寇蹂躪、應城城郭爲墟、人煙滅絕、隨之散亡殆盡。清康熙纂修明代史、因先生之事蹟弗顯、未爲立傳。乾隆編纂四庫書、因先生之箸述難訪、採輯掛漏。雖以程大中宏博淵雅、其撰歸雲書目記、亦疎漏繆誤、層見疊出。自時厥後、僉知先生著作至可寶貴、或不惜重金、購自番舶、或博訪耆舊、挈來湖濱、採入叢書者有之、翻刻專集者有之。由是先生箸述中外流傳、日多一日。第東鱗西爪、若無年譜以爲綱領、見仁見智、勢必各得一體。余弗揣譾陋、爰取先生諸書提要鉤玄、與先生生平有關係者、亦援引佐證、編成年譜上下兩卷。至若前人撰箸先生之傳記墓表、與夫先生著作之年月未攷確定、既弗能列入譜中、又不宜棄而弗錄、乃編坿錄一卷、載之譜尾。凡兹三卷、先生之學行、僅能略述梗概。若謂覽此年譜、卽周知先生學術本末、吾斯之未能信。民國十八年八月朔、應城胡鳴盛謹識於北平居仁堂。

三一教主夏午尼林子本行實錄

明・盧文輝 存稿
清・陳衷瑜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周　斌 二審

民國二十八年鉛印本

《三一教主夏午尼林子本行實錄》二卷，明盧文輝存稿，清陳衷瑜編撰。民國二十八年鉛印本。

林兆恩（一五一七—一五九八），字懋勛，號龍江，又號子谷子，明莆田（今屬福建）人，「三一教」創始人。出身名門，嘉靖中屢試不第，遂棄儒求道，提出三教合一較系統的理論，又創「九序心法」修身養性之道，開門授徒，教衆如雲。因主三教合一之説，故其徒稱之三一教主。兆恩著《夏語》一書時，方脱稿，尚未標名，恍見簽上標「夏語」二字，遂名之。門徒以爲，兆恩「開子以後、運午以前」，其教如「夏日中天」。又儒佛道三教主皆有一「尼」字，即孔子仲尼、老子清尼、釋迦牟尼，故其徒以「夏午尼」稱兆恩。著有《聖學統彙》、《林子三教正宗統論》、《林子全集》等。

盧文輝，字廷徵，號性如，又號子覺子，莆田人，兆恩嫡傳弟子，首創此錄而未成。陳衷瑜，字汝經，號聚華子，莆田人，兆恩再傳門人。乃「將盧子所遺未成之稿擇其可删者删之，可補者補之，自週歲以至八十二歲，以爲《林子本行實錄》」。

兆恩年譜，其弟兆珂編有《林子年譜》一卷，有清光緒十九年刊本。此本雖名「實錄」，實則彙集年譜、本紀、紀略、紀聞、真師記等數種重編而成，卷末並附盧、陳二人行實。兆恩人稱「林顛」，觀其學傳以夢幻，不藥愈病，種種荒誕不經，即非二氏之變種，要亦儒家之異端。然兆恩曉民族大義，抵禦倭寇，祠祀戚繼光，又賑饑行善，收葬枯骨逾萬，其功亦不可揜也。是譜紀事亦多神怪荒忽，全篇刊印粗疏，誤字甚多，錄之以廣明代學術之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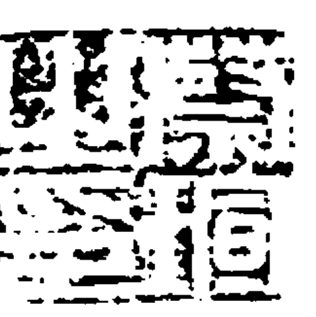


弁言

吾邑先哲林龍江先生生當明季、憫大道之久湮、人心之陷溺、倡明三教合一大旨、羣儒道釋者流以明經宗孔、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中一之傳復明於世。其立説也、謂儒之執中、即道之守中、釋之空中。儒之一貫、即道之得一、釋之皈一。其始原無二致。其設教也、以明倫爲立本、見性爲入門、虚空爲極則、循序漸進、使人先盡人道而後言天道也。先生既以身心性命之學教人、而又慮人之習於荒唐枯槁、諄諄然戒其勿失四民常業。故凡受持先生心法者、雖未必皆入聖超凡、其不至爲社會莠民可斷言矣。今倭寇侵華、世變益亟、三一門人追懷先生當年抗倭事功、特重印林子本行實錄、以照示來茲、蓋欲以先生之言行正人心而挽刼運、用意至善。深願讀是書者景仰先生之爲人、奉爲模楷、廣爲流傳、

其有裨於世道人心、實非淺鮮。爰書此以弁諸簡端。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元旦、莆田蔡　瑎敬書。





夏午尼三一教主本行實錄序

蓋自五百歲而聖人生焉、皇而帝也、帝而王也、雖河圖洛書而爲奇爲偶、爲實爲虚、無非爲道統中一之傳天下萬世聞知見知計也。周之盛也、三尼並出、夫教雖不同、而其道則同。是故猶龍之嘆、西方聖人之語、孔子之心、未嘗以爲我儒也。老子之心、未嘗以爲我道也。釋迦之心、未嘗以爲我釋也。逮後世之失其傳、又不會其旨、遂裂儒道釋而三之。儒氏者流不知中庸一貫之學、而從事於口耳詞章、以爲孔子之教如是也。道氏者流不知守中得一之學、而從事於荒唐迂怪、以爲老子之教如是也。釋氏者流不知空中皈一之學、而從事於斷滅枯槁、以爲釋迦之教如是也。各自標門以自高自尊、而孔老釋迦之道愈不明於天下萬世矣。我三一教主林大師間氣而生、上接三尼之統緒、下開萬世之愚蒙、

著書數千萬言、不過以綱常爲立本、見性爲入門、虛空爲極則、分庭爲禮、以道自重。不唯不顧毀譽、亦且不顧榮辱。不唯不顧榮辱、亦且不顧利害。不唯不顧利害、亦且不顧生死。撰其心、不過欲世之儒流得以知孔子而盡去其口耳詞章之學、以皈孔子之儒、斯已矣。世之道流得以知老子而盡去其荒唐迂怪之學、以皈老子之道、斯已矣。世之釋流得以知釋迦而盡去其斷滅枯槁之學、以皈釋迦之釋、斯已矣。不知有儒、不知有道、不知有釋、釋之執中即道之守中、道之守中即釋之空中、儒之一貫即道之得一、道之得一即釋之皈一。夫如是、則道統中一之傳、使天下萬世得以共知而共見者也。若夫黿龍之浮於金洲、鳳鳥之鳴於東山、塔麓麒麟之現於候山江口、古聖人應運而興、祥瑞之紀、亦嘗聞其語矣。金丹之啓自上陽、世又聞其語而復見其人矣。至如黑鐵之明於三、

虛空之語於鉢怛多、法權之授於釋迦、證果而稱爲彌勒、寶塔入懷、三花聚頂、若此者、人固不得不異其說。然而此中之所云、眞難爲外人道也。蓋非盡性至命之君子、又惡足以語此。不可使知之事哉。嗚呼。三氏之道、至林子而始明、人固已知之矣。而林子之道反爲不明於世者、人固未之知也。何則。世之學林子之學者、不知林子道統中一之傳、而以林子之道竟爲之空談、竟爲之說怪、或以治病爲存養之源、或以大道爲媒利之本。不唯林子之道失其傳、而林子之教亦且掃地矣。吾師陳子甚爲斯道慮、將盧子所遺未成之稿、擇其可删者删之、可補者補之、自週歲以至八十二歲、以爲林子本行實錄。使後之人見林子之實錄、而質其行事、則知林子之所以爲林子者固在彼而不在此、雖有規利之徒、空談說誕之翼、亦不得而影之響之者、豈曰少補云哉。余故曰、天不生林

子，則三氏之道不明於天下萬世矣。天不生陳子，則林子之道又不明於天下萬世矣。此余所以推尊陳子之功不在孟氏下者，未始不爲是也。甲午秋，陳子乃編輯其稿，命史爲之參訂，未竣事而陳子遂逝。余於是集同門之士成其遺稿，命之梓人，謹述數言于簡端。歲在乙未秋，尙陽門人董史直庵氏百拜，書于涵江三一堂之明宗舘。

嘗為道發於周、亦分於周。曰儒曰道曰釋、周以前未之獲聞也。迨支離別派、則又為分中之分矣哉。我

曾祖龍江公闡明三氏之宗旨、綜而一之、蓋不特三代以後儒道釋之道統絲分而得合、將堯、舜、禹、湯、文、武以前一中之道統絲合而不可復分也。性如盧先生嫡傳於我

祖、聆天人性命之蘊、紹儒道釋夏之宗、再傳之陳先生聚華子、後先相繼、以式來茲者有年矣。同人董君謀鋟吾

祖本行實錄、並附盧陳二夫子于其後、以示道統之傳、且曰道中之統緒、猶家中之世係也。仲尼之於堯舜、異代猶稱祖述、矧夫同堂授受者乎。則後之傳者、子而復子、孫而復孫、其不可與家乘譜牒並垂夫不替也哉。向郁敬承其事而題之序。

順治乙未歲臘月、三教門人向郁謹識。

夏午尼氏道統中一三教度世大宗師像



教主相貌端嚴，丰神卓異。眼一露一藏，左龜右鳳。顏蒼然若龍，步武謹厚若麟。左眼內有紅誌四，外循宗額復有紅誌三，凡七誌。眉間一紅誌，時隱時現。頂門如嬰兒，息息出入。背有十八黑子，耳大而乳垂，腹皤而體厚。行坐笑語，隱然一彌勒佛。昔人曾有讖曰：龍華三派合于今，彌勒當生不用尋。東山開箇無遮會，笑殺閻浮顛倒人。有善相者於金陵見教主，忽然異之，遂追隨熟視數十日，嘆曰：奇哉奇哉，大聖人之表也，世間安得有此形相。又有人見教主，嘆曰：此人慈悲喜捨，具四無量心，眞佛主轉身也。

教主書像自贊

余不知天地生人之始也，距今幾萬歲。又不知天地生爾之形也，距今幾箇身。一歲復一歲，苟求其故至於寅。一身復一身，身身皆覺，却非眞。故丹青之所能寄者我之形，而丹青之所不能寄者我

之祖。

又

爾不言、意何爲、肚裏好懷惟我知。達則兼善乎天下，窮則修身見於時。若所云三教合一之旨，豈曰能破萬古斯世之疑。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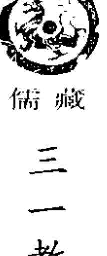
方袖方領見形愧影。索鏡按圖、吾今識吾。自慚七尺一丈夫，非釋非道亦非儒。倦來睡一着、興起酒數盃。鼎鼎百年內，安用此微軀。

門人盧文輝贊曰

道脉相傳自有眞、來山烏石現麒麟。混元五百三龍會、孔老釋迦合一人。

其二

道在先天天弗違、三門從此有依歸。古今天地大公案、微我夫子



定者誰。

其三

大道無名孰與傳、非儒非釋亦非玄。倡明三氏歸無始、了却先天與後天。

其四

正氣浩然周一切、遍滿六虛廣無際。度天度地度鬼神、度已度人度萬世。

其五

寂然不動感遂通、天地日月屬包籠。妙用總持歸一貫、化機參兩有中庸。

其六

三一堂開夏日長、綱維午運復貞陽。聖玄禪念攄念大、儒道釋彌

遠彌光。

其七

經傳中一闡三尼、千古斯文今在茲。百尺竿頭更進步、虛空眞宰天人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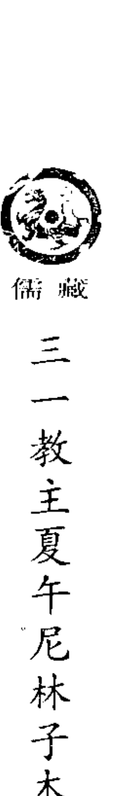
門人黃胄贊曰

龍華三會、當來此時。豫樟千載、麟山應期。諸佛議畢、帳月現奇。禪玄聖教、悉歸總持。五陵受法、萬世瞻依。統領八百、終始兩儀。

門弟兆珂贊曰

鍾元夏午、貌稟四靈。涵三宗孔、序九覺冥。應麟其業、荷象厥經。出有入無、斯道日星。

門姪孫齊聖譜曰



開子以後、運午之前、函三爲一、事業誰先。揭道而日、
藏心于淵。在世出世、畸人侔天。

門人陳衷瑜譖曰

三尼問氣、數過二千。篤生教主、夏日中天。明中一旨、
統聖玄禪。歸儒宗孔、體用兼全。經世出世、至教別傳。
了證極則、洞徹玄玄。居太極前、還無始先。果圓彌勒、
普度人天。位補釋迦、掌握法權。金身本體、化現無邊。
虛空眞宰、絡始地天。眞陽來復、億萬萬年。

三一教主夏午尼林子本行實錄

嫡傳門人盧文輝　存稿
再傳門人陳衷瑜　編輯　　曾孫門人向郁　校
三傳門人董　史　參訂　　諸孫門人華皖　錄

教主林姓、諱兆恩、字懋勛、別號龍江、道號子谷子、晚年證果後、自稱曰混虛氏、曰無始氏、學者初嘗稱曰三教先生、後乃稱曰三一教主、又曰夏午尼氏。道統中一、三教度世、大宗師、出唐九牧端州刺史葦公後。端州十九傳、至儋州同知公淇、居莆田城赤柱巷、教主七世祖也。明洪武庚辰進士、令辰溪、有惠政。生梅軒處士完。梅軒生遲菴公耀、以歲貢授淸遠司訓。遲菴生槐庭處士琅。槐庭生省吾公富、弘治壬戌進士、初任大理、以忤劉瑾落職。瑾誅起廢、官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制兩廣。以德爲威、粵人祀

之有兩廣疏稿二十四卷傳于世。致仕後、搆舍東山、自號東山樵叟。生六子、長樅谷公、教主父也、諱萬仞、字養浩、恩蔭太學、辭不仕。事省吾公至孝、喜周人之急。娶知州李公孚先女、慈和端肅。生三子、長兆金、字懋南、號鶴山、嘉靖庚戌進士、官南京戶部主事。季兆居、字懋協、號壺山、補郡弟子員。教主爲中子。初、母李氏夢丹輪明月飛入帳中、遂娠焉。

初誕

明正德十二年丁丑。古讖傳云、丁丑之歲、彌勒下生。七月十六日寅時、人見司馬第李氏所居之房祥光燭天、異香襲人、而三一教主夏午尼氏林子誕。

週歲

正德十三年戊寅。教主試晬盤、獨舉一鏡。相貌魁梧俊偉、省吾公

甚奇之。

四歲

正德十五年庚辰。王陽明先生造省吾公，公令教主見之。陽明先生曰、此兒丰姿卓異、殆非科第中人。其後日福量、過於先生遠矣。

六歲

嘉靖元年壬午。教主入小學、每讀書數行、須數十遍、方能認識。省吾公以爲才不稱貌、但覗其居止不與凡兒伍、或見褻侮神像者、輒呵止之、蓋其天性然也。

十三歲

嘉靖八年己丑。教主每出、嘗袖白金、以與貧人。母以其妄費詰之、對曰、吾家世富貴矣、天道惡盈、胡不以吾之有餘者補人之不足乎。母深器之。時里中有唐時雨、方彥舉二先生力行古道、教主每

途中一見、輒斂容就之。

十六歲

嘉靖十一年壬辰。教主文竅始通、下筆如流、撰博士家言、詞鋒景煥、省吾公復大奇其才。

十七歲

嘉靖十二年癸巳。教主嘗病弱、醫者強之服藥、氣色愈羸。有老人見之、謂之曰。得無多藥乃爾。與其聽於藥、毋寧聽於酒、此生平已試之效也。教主依其言、不數日而病瘥。後教主教人却病、授以心法、未嘗禁飲酒、其機蓋始於此云。

十八歲

嘉靖十三年甲午。教主歷試俱優、督學潘公潢閱其試卷、許爲見理之文、拔置高等、補邑弟子員。 初聘侍郎陳公女、不祿。隨娶主

事仙邑鄭公主敬女，踰年而卒。

二十一歲

嘉靖十六年丁酉。續娶邑令陳公杰孫女，幽閑静一，淑惠天然。

二十四歲

嘉靖十九年庚子。督學田公公①汝成校童，首拔教主。又命作擬古諸書。

秋，教主遊九鯉湖，夢眞人謂之曰：「麒麟其事業，當代其文章。」後楚何心尹先生嘗謂人曰：「林子之文，我朝第一。即王陽明諸輩，皆不能及也。」

二十七歲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長子綸生，字方治。後補郡弟子員，更名錫命。

二十八歲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樅谷公疾甚、遺命教主曰、吾旦夕且死、尚有千金之劵、咸付其人、毋復責償可也。不數日謝世。教主兄弟卒哭外、盡召諸子錢家、悉還其劵、遠近咸頌德焉。

二十九歲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冬、葬考樅谷公于石門山。

三十歲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教主起復應試、有族人代教主祈夢於九鯉湖、夢盆中三骰子、擲個么四四、四獨一么旋轉不住。又云、聖人無爲而成化。圓者以爲么四四四者、八闽第一也。無爲成化者、大魁天下也。時教主方有聲黌序間、如經義、論、表、傳、賦、書辭皆彬彬乎邁秦漢而上之。督學田公汝成、節推章公檗咸賞鑑其文、有林生文署傳桄。八月省試、初場首輒大、三試凡三易其巾、人咸以魁解期之。

既而放榜、不與焉、教主遂翻然、棄舉子業而銳志於心身性命之學。徧叩三門、自茲始也。數年間、如痴如醉、如顛如狂、凡署有道者、輒拜訪之、厚幣之。或邂逅儒服玄裝、雖甚庸流、亦長跪請教。故甫人咸以教主爲顛、而教主殊不爲之少阻。久而眞心不退、天地鑒之、誠意懇至、聖神通之、得遇明師、授以眞訣、復得孔子仲尼氏夢中授以晷論微旨、曰此不可使知之道也、我則罕言之。嗣是而老子淸尼氏通之以玄、釋迦牟尼氏悟之以空、而教主始言三教矣。

三十一歲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次子紈生、字方質。

三十二歲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蕭南渚林有卓晚春者、原係醴泉柳營人、隨嫁母於南渚林。少小稱神算、不讀書而能詩。復善草書、自號曰上陽子、曰

無山子、人咸稱爲小仙。望氣至教主家、教主適山、謂教主母李氏曰、安得瑞氣繞屋、乃爾。定有異事。母曰、吾兒能登第耶。曰、不足異也。吾婦產貴兒耶。曰、不足異也。然則何足異哉。曰、是必有人得道、故瑞氣騰騰如是。爾母曰、豈吾仲兒謝舉業能得道乎。小仙遂問教主、母曰、今適外遊、子其俟之。少頃、教主歸、小仙一見、執手大笑。教主戲之曰、聞小仙神算、兩個一是多小。②小仙曰、吾就與汝算叉。曰、聞小仙善詩、吾與汝聯詩。小仙詩稍遲、教主訝之。小仙曰、吾就與汝聯詩。遂拂衣而去。數日、教主悔曰、小仙人咸敬禮之、我道人也、反戲慢之、可乎。乃命諸弟邀之。小仙卽至、對酌極歡。因質以所夢么四四云云。小仙曰、此何眞人誘進君耳。么四四四而么獨旋轉不住者、九轉還丹也。君後當自知之。教主爲之豁然。小仙復問曰、君學道也、道書有云、夜來鐵漢細思量、長生不死由人做。如何講

解。教主曰、此無難解、只云學之在人爾。小仙曰、殆非也。夜來鐵漢細思量、長生不死豈由人做耶。須先人世世爲善、累積陰功、故能一子成道耳。君家自先代以來、行善七世矣、君復棄名學道、廣行陰騭、豈有不得道者乎。自此兩人遂相友善、縱飲行歌、人遂稱爲卓狂林顛云。教主嘗有詩以自解曰、飄飄雲外一閒人、釋服道鞋又儒巾。沿街呼我爲顛子、顛字原來兩個眞。後有寤言錄二集傳世、一皆古人所未嘗言者。小仙所言、人多不解、唯教主能解。人或問之禍福、亦隱隱然言之。若問以修眞要訣、則默默不言。教主問其故、答曰、非有玉帝勅命、敢妄傳耶。工夫終不肯輕洩。後十數年、蒲倭變既定、遂辭教主去、竟不知所終。或傳蛻化於杭州淨慈寺云。

三十三歲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夏四月、教主入梧城、偕小仙寓西禪寺。及歸、教主吟曰、白雲出洞還入洞、獨鶴上天復下天。道人此日歸去後、雲自無心鶴自還。六月、同遊囊山寺、教主與小仙夜坐、恍見一衣褐婦人攜子求救。及晨、遇小兒持二雀、一母一子。小仙曰、此其昨夜求救者乎。教主遂買而放之。嗣後凡遇有生命、輒買以放。

三十四歲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教主兄兆金公登進士第、族衆稱賀、因勸教主肄業。教主對曰、恩究竟性命、從事聖賢、惟求無忝所生、爲天下萬世斯道慮。一身富貴、非所志也。時邑博王武陽公好講學、教主與之論心聖、武陽深然之、但勸教主復事舉業。教主不應。小仙嘗有詩曰、龍江原是好秀才、今日相邀步玉臺。一心放去隨流水、不是道人做不來。又曰、神仙龍江林、古今有幾人。一夜金丹老同到

萬年春。教主初學道時、清晨一粥、即往南山寺、至晚方歸。既謁毋、復詣東巖烏石山、終夜獨眠石床上。咏歌自適如是者數載焉。東巖山乃教主始祖墳山、在三一堂之背、按院龔公一清辦其山爲麒麟、刻石紀之。

泉有盧仙者、善辟穀、來見教主。教主以體太厚、氣有些濁、亦學之。數月、體即銷鑠、遂辭盧仙曰、是不過鍊形使清耳。若大道則原不在是、吾今不爲之也。

三十五歲

嘉靖三十年辛亥。教主雖倡明三教、而未受徒。黄州素與教主友善、每詳察言動間、心悦誠服、乃執贄長跪、願爲弟子而受教。教主見其志意懇切、始以心法語之。而黄大本、蕭應麟、黄宜、林兆居、鄭泳、黄陽、黄輝陽等相繼受業矣。教主乃試道妙爲却病之方、謂州

等曰、此獵較微權也。大道久湮、聖學難明。若不先之以心法之餘緒、小試之貧且病者、與夫服藥之不效者、將三氏心性之學驟以語之、誰其信之。故不得已而藉却病以引之、俾知病而可以心法愈也、始信道而可以心法造也。然心法之所以能愈人之病者、蓋以人之病皆本於心、心病則身病、心不病則身不病。其次又在於氣、氣逆則病、順之則不病。故却之之法、在持其志、無暴其氣而已、從本原上用工夫、非由外鑠。夫苟篤信力行、自有能不藥而愈諸病者矣。州有女病目、得教主心法、轉授行之、光明遂復。鄉都憲劉公勳亦病目、百醫不效。因州求拜教主、見其意誠、以心法授之、劉公目亦即愈。自是聞風皈投、無不隨病隨却、隨叩隨應。其起死回生、扶危濟厄、悉皆捷於影響者。有治病迂見數十條、惟有志學道者傳之、有志立功者傳之、規矩甚嚴、非為後來規利邪流所妄竊

以藉口者也。夫教主之教人受持心法以去病者、惟在於誠焉盡之矣。若持心法而尤[3]思別以藥治之、則心必不誠矣。心既不誠、安能心廣。安能根心。既不能心廣根心、體必不胖、面必不睟。至是而曰無見其效者、惑之甚矣。蓋心爲一身之主、或心有驚而面青、或心有愧而面赤、可概見於此矣。若夫吐血一症、與世人相反。世人惟恐其血吐、然亦不過止留於胸膈、久則血愈壅而大命隨之。教主則必先通其胸膈、令游血盡吐、然後培養其根源、則病無不治矣。又云、醫家第一禁人酒肉。教主則以酒能行血、肉能生血、不必禁之、惟在勤持心法而已。若一心於道、一心於藥、則心不專、病安能治。其厭師巫鍼灸[4]、亦是此意。

三十六歲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教主請辭庠士名籍、督學朱公衡愛教主之

才、不許。教主遂於督學門首拜謝、焚衣巾野服而歸。朱公大怒、欲執之、郡守董公士衡爲言曰、此人眞爲道、不爲名也。朱公少釋、次年、復命邑博王武陽公以作文召教主、教主辭曰、兆恩不能文、即能文、不過一小技耳。前年頗有此癖、今稍知悟而一念重內輕外之誠願爲天地間一不識字村僕足矣。苟外爲重而內爲輕、雖高古如秦漢、美麗如六朝、遏無益於身心、進無裨於天下、竟亦何爲。傳曰、身隱矣、焉用文之。伏惟轉辭文宗、以縱我山林野鹿之性。如有復我者、則兆恩當在武夷之曲、天台之墟矣。朱公又召教主講學、教主曰、昔在學校、即可得而召之。今在山林、則不可得而召之。若欲相見、須以官臨之。武陽以言於朱公、朱公遂檄下有司、持教主甚急。教主遂以小民服入見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朱公曰、爾怎做得巢由。教主曰、周召做不得、以其權在人也。若巢由之責在

已要做何難。朱公嘿然、獨以焚衣巾爲違聖制、欲罪之强教主衣巾講學、爲諸生式。教主亦遂皤然曰、兆恩雖隱處六年、蒙宗師之愛、猶然名標學籍、亦諸生也。而縱情於山林、是以諸生之隱隱於山林也。今日承教、復以衣巾列於諸生、而不責以業舉、是以山人之隱隱於學校也。朱公大悦。後閲教主所著書、嘖嘖稱爲卓識。及教主有江右之行、朱公以郵符導之。教主以非山人所宜、力辭之。又期會教主于武夷、竟相左、語具寄謝朱文宗書中。

八月、太史羅公淇先致書教主、答云、奉別于今六年矣、拜領翰教者再、即見公也。去歲聞公又有方外之遊、豈傳之者非眞耶。兆恩前年亦曾在儒門中、以學儒者之道而不得其要也。又曾在玄門中以學道家之道、而不得其宗也。今皆棄去之、而幸聞三教合一之旨、其於孔子之一貫、老子之得一、釋迦之皈一、頗能通其理而

曾其機矣。世之所謂三教之異者、三教之支派也。兆恩之所謂三教之同者、三教之原委也。但前日之所學者、今從而非之，而今日之所學者、又安知他日亦以爲是耶。兆恩之所以惴惴焉而不敢自信者、以昔日汨沒於邪徑、幾誤此一生也。今敢不虛心忘已，而至於自以爲是也。道無終窮、而學又安有止法耶。伏惟留意、相期此天地間作第一等人物也。幸甚。

三十七歲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著林子篇。莆鄉官有鄭姓者屢叩教主、不得見、遂作莆陽輿議以肆其嘲。後見是篇、而郡議遂息。時教主之教猶未深信於人、凡來求教者、教主必稽其素行何如、又須介紹往返數次、然後受之。

三十八歲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教主自號爲心隱子，彙集林子舊稿，著明經堂、宗孔堂及非非三教、疏天文稿、山人等集。教主少時喜爲詞章，既而悔之曰：徒戲弄精魄已耳，不足爲也。乃退處雲壑，内養性靈，不二年間，凡所啓口，無非三教玄微之致，雖不求工於文，而自成至文也。教主入山爲山人，即以禮自重。雖當道貴顯，不先不見。或有召見，必不之往，而有來請見，亦必分庭爲禮，求無媿於孔孟家風。時郡守董公士衡最初折節，既而郡丞文公、郡倅來公日新咸造廬請教，而以賓禮處教主。汀守陳華山公亦致書問道焉。

三十九歲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秋八月，教主不脱衣冠，奉母李氏疾。冬十一月，丁内艱。

十二月、倭寇迫城防守甚急。時値嚴冬、又多夜雨、守者不堪。教主恒令人擕酒粥錢米以給之、以爲有力者倡。

四十歲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時疫氣盛行、人多病死。教主始爲出造棺以施之。自是歲以爲常。

四十一歲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春、合葬妣李氏于石門山。

四十二歲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教主免喪、居東山宗孔堂、與諸生講明五禮、著四代禮祭圖、說射禮、冠禮儀節崇禮堂。時遠近聞風求拜者蒸蒸雲集。於是莆士大夫誘讟朋興、見教主所著書、多忌之、謂教主曰、人咸以汝爲好利也、我以爲汝非好利也、特好名耳。教主曰、三

代以上、惟恐其好名。三代以下、惟恐其不好名。好名不猶愈于好利乎。且三代以上之士、亦惟恐其不好名也。使桀紂而好堯舜之名焉、必不爲桀紂。使飛廉惡來而好臯夔之名焉、必不爲飛廉惡來。忌者曰、利口之人、世所深惡。教主曰、惟汝之我惡、我故益得以成其名耳。昔朱子之名初尚未著、以韓侂⑤胄之嫉而名益增重。余故曰、黄裳一人之對、更不如韓侂⑥胄事魔駕誕之論、益足以見朱子之賢也。其人默然。

夏四月、倭夷數千攻圍福清、乘勝薄莆城下。時昇平日久、民弗知兵、卒然寇至、城幾危矣。偶廣兵在莆、教主遂⑦諸縉紳與廣兵契約、能退虜、則予千金。廣兵欣然縋下城、渡河奮擊。倭夷駭退、遂索謝。教主予之百金、別無有償者。兵怒、執教主於演武場、榜而擊之、强教主領諸爽約縉紳家索謝。教主神色不變、從容謂之曰、昔與汝

等許盟千金、以圖安此城也。今倭夷既退、汝等復肆偏掠、是亂之也、烏可哉。吾寧死、不忍爲也。諸縉紳聞之、感激教主之言、乃鳩金償之。屬兵始釋、教主歸、身悉腫痛、在床褥間、咏歌如常。督學胡公庭蘭躬訪之、聞教主歌聲若出金石、益加嘆服、曰、此眞道人也。非勘破生死關頭者、能如是耶。事定、里人歸功、共設彩帳、揭曰一劵全城。按院樊公獻科扁教主曰尙義。

四十三歲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楚人何心尹抵莆、謂教主曰、昔儒、道、釋三大教門、孔子、老子、釋迦已做了。今只有三教合一、乃第一等事業、第一大教門也。茲又屬之先生、我卽不能爲三教弟子、願爲三教執鞭焉。時教主倡教、諸戚屬宗黨多有不率其化而訕毀之者、教主往往虛心善處而曲全之。心尹先生曰、舜之父母及弟象、語其心

則足以殺舜。然舜之有天下也，是惟其父母及弟象之功。若父不頑、母不嚚、象不傲，則舜之玄德、四岳安得而舉之，帝堯安得而聞之。又曰：舜上父母、下弟象嘗欲殺舜，則其怨詈訕毀以暴其惡於人者，何所不至。而邑人、聚人、都人皆不信其父母及象之言，而信舜之心者，何哉？舜不幸遭人倫之變，其亦詩之所謂他山之石、孟子之所謂拂亂其所爲者與其意與教主相孚，契教主悉紀其言於三教會編。

四十四歲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夏五月，摘醒心詩三十六章而解註之，又著三教要語等集。

時倭寇猖獗，城外避寇者散處城中及寺觀，不知其數，率踞地而寢，又加饑餓。教主每具錢米及草薦以施之，貧病咸德焉。

四十五歲

嘉靖四十年辛酉。二月、門人黃尉卒、教主命黃州蕭應麟等服心喪三月、教主反服亦如之。後黃耀陽等歿、其服悉皆倣此。

冬、倭夷延城、疫癘并臻、死者相枕、棺難偏施矣。教主作收屍歌曰、與汝形骸一氣分、數聲木鐸不堪聞。風旛揮淚緣何事、與汝形骸一氣分。命黃仕欽、林兆居、吳三樂等七十餘人直日傭工、於城之内外舁[9]屍、別男女而禮瘞於太平山者二千二十有奇身。

十二月、著常明教、劉璋跋而梓之。學者咸稱教主爲常明先生。

四十六歲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春正月、嚮請北京僧無聞、漳州僧靜圓、平海僧淨圓等十餘人在莆城内外收屍火而瘞之、文以奠之、約有五千餘身。又命僧雲章等、凡八易月、約收萬有餘身。郡守陳公瑞龍

捐金給米以贊助、而復表揚之。
時天台吳公時來上海、董公傳策因直諫忤旨、借百戶金姓者遠來投謁。教主與之論道月餘。後金沒于肅、教主以禮葬于南山、立石紀之。
三月、城中疫氣尤甚、鬼祟每多出沒。夜遇教主歌咏登東山、即輦趨而避之曰、三教先生來矣。自是染病者咸求救於教主。教主但書曰、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病者咸不藥而起。教主之寫正氣自此始。至六十四歲後、更書云、吾志在三教、此心滿六虛、圖書用無始氏。凡邪魔鬼怪、急難風波之險、奉之者無不大彰應驗、識者珍之。教主時所作眞跡、另有一種神異、其草書眞若蛇驚虎伏、鳳舞龍飛、無纖毫煙火氣。後復變其體爲飛白、則自隆慶庚午歲始以扁筆書成之、與古之飛帛異。體出獨創、機合神靈、一筆書成、無

可模擬所謂心手兩忘處、滿空飛白雲者是也。五月、屍骸暴於南北諸洋者尚多、又命僧雲章、道士何州等十餘人收瘞、約有四千餘身。六月、教主避暑於天心樓、著三教歷代會篇、命林鳴陽、黃陽、林兆誥等校摘焉。八月、叅將戚公繼光征倭於林墩、大捷、眾議肖像祠祀之、教主首捐田三十畝、又帖告募金共成之。

中秋夜、教主偕黃州、劉獻策、林直方等在東山露坐。時長天無雲、月光如晝、教主忽愀然嘆曰、此地此景甚好。曾奈不久。何州等問其故、教主曰、城必破矣、民糜爛矣。世數如此、將如之何。噫、州等聞之無不悽然。教主嘗望雲氣而知兵之勝負、所言皆不爽。又著有防倭管見、勝晝甚多。但當時縉紳不從其議、故是書弗傳。

九月、有稱神之童子者、金鼓喧然、通城群然奉之、謂能持禍福生

死之柄。教主曰、城其亡乎。將興聽人、將亡聽神。今不嚮智者策之、勇者兵之顧、乃媚邪神、以福覬利、不亦惑乎。遂大書於扉曰、有三教先生之正氣在、則凡有不正之氣、都即時銷鑠了。童子一見、即奔走無地。庚辰以前正氣率多寫此。

十一月念九日夜分、蕭城陷、教主從城北門出、主鎭前佘立裕家。尋八鳳冲在廣業里倭夷入城、有慕教主之名而願見之者、而教主已爲先入之夷義而出之矣。不得見者、遂托人引進三一堂中、瞻拜其像。又有詣教主廬、樹旗于門、令毋火焉。蓋倭夷來蕭、已經八載、能習蕭語。其城中人之善惡、無不稔知。是以有慕而願見者、有護以出之者、有拜其像者、有保其廬者。時擄戮無數、而教主全家免難、處處皆燬、而教主之廬無恙。及倭夷退、竟爲懷忌者乘隙所火也。

四十七歲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春二月、命梓三教會篇。先是、教主弟兆誥選摘是篇潛錄副本藏之越數日城陷、兆誥以繩束是集於左肘、以右手扶母、間關百死而不之置。既脫出、教主喜曰、余嘗以此集卜斯道之興替、今既挾而出之矣、意者吾之道可終明於天下萬世也耶。遂鬻田而命之梓。

倭寇既退、教主謂劉濟策等曰、城果陷矣。爾等能不忘一體夙心而掩其遺骼乎。於是鬻田得金、命獻策與僧、法從等十八人在莆城內外收屍、積薪火化、瘞於南北河尾二山、約有四千餘身。又瘞餘骨百有餘担、作寇退收屍歌曰、與汝形骸一氣分、滿城鬼哭不堪聞。風幡揮淚緣何事。與汝形骸一氣分。

三月、教主復以鬻田之金命朱禹、維文命等九人往崎頭收屍、積

薪火化文以奠之。凡瘞於城外之山者八百餘身、而拾餘骨無論已。復祭族厲及祖父墓鄰諸魂、亦親親及人之意也。五月教主具小軸、率諸友同造方夢旻家、爲詣夷代母、以奬其孝、亦以維其心於不忘焉耳。

四十八歲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春、命許夢筆、吳夢龍、僧明珪等十人往仙遊邑收尸、約有八百餘身。先時倭薄仙遊邑、戚公剿除之積尸牆野。至是、教主命門徒收之。既而徇諸人之請、爲莆仙等處薦拔游魂、洒清衢道。以故生者不病於疫、死者得安其靈。而大軍之後、轉爲太平者二十餘祀、教主斡⑩旋造化之功、頗不偉與。時有一處偶忘祭拔、黄州過之、穢氣凝結不散。州祝曰、莫是此處教主未嘗舉祭耶。果爾、當散其氣、明日禀教主、即令人祭拔。穢氣遂不復聞。

郡守易公道謙除興化、聞積屍盈城野、遂停車輻淸、不敢莅任。及聞教主收屍洒道、方敢入城、遂下縣行學、査勘教主行義事實。教授劉公仕銳詳報曰、勘得原莆田邑儒學生員林兆恩、性資英邁、德器淵宏。早錄泮宮、而文譽屢騰於場屋。旋棄舉業、而志趣高尙乎山林、講學授徒、發明心性之旨。黜奢崇禮、挽回淳朴之風。孝友篤於家庭、仁義孚于中外。誦大祖諭民之數語、以扁於堂、刻聖訓冬至之祝文、而教乎俗。恤民還券、志寔繼乎先人。舉義建田、德丕沾乎族黨。貸谷⑪立社倉之規、而不取其息。發粟倡平糴之價、而不逐乎時。鄉村窮民之避寇城內者、人施以錢、以米、至于再而至于三。貧窮孤寡之不能自存者、日分以粥、以蔬、及于老而及于幼。惠施棺木、約有一千三百之喪。禮助葬埋、計有二百四十之柩。凡茲十餘年之舉、費有千餘兩之金。戊午歲、倭寇迫城、訂廣兵千金之

券而城池賴以得全。庚申歲、兵荒薦臻、賙學校三十之金而貧士借以舉火。體分守翁公之建議、則募兵百餘人倡總戎戚公之生祠、則捐田三十畝。仍刻像以報功、分與民而共祀念鄉夫守城之苦、而酒食迭賜於中宵。激揚夫瞭望之勤、而銅錢親頒於外向。爰歷辛酉、壬戌之歲、民多兵疫死亡之災、率門徒黄仕欽等三十餘人、收埋全屍者三千餘身、積薪火化者二萬餘數。穴別男女而葬之以禮、奠設酒肉而慰之以文。迨客歲春倭寇離甯之時、復入省鬻田、爲城中掩骼之舉。率門徒姚秉德等二十餘人、凡南洋北洋處所荒野無宿露之冤、暨崎頭仙遊地方、遺骸有安措之處。此其清貞出世、既有鳳翔鵠舉之標、而操行超羣、又存民胞物與之量。前蒙按院樊公、郡守陸公俱行獎勵、郡守董公、二守文公、通判來公、推官孫公、大尹賀公咸造其廬。是誠振古之人豪、非直一鄉之

善士者也。易公遂造門請教，扁教主曰清修。三月，教主命僧明豐、道士何佐等往金陵，募復鳳山寺。致書都憲念堂林公潤倡緣助金共成之。督學楚峒耿公定向疏薦教主山林隱逸于朝，不報。林公潤亦時有薦拔之意，第以我朝無隱逸之科也。夏，著心聖直指。此書教主不輕示人，劉經邦問曰：此書發明微旨，獨詳他集，而不以示人，何與？教主曰：汝獨不聞仲尼之所罕言者，非命與仁與，而門弟子所不可得聞者，非性與天道與？至萬歷戊寅，始更定付梓。

先是，教主聚金丹溫養未就，純陽呂祖乃顯化泉南，託為市藥，以其訣授教主。門人楊質齋之甫以語教主，教主聆之豁然。質齋竟未解其義，再復詢之，遂忘之矣。可知大道真秘密也。

秋，教主在榕城，總戎戚公繼光力疾拜謁教主。一聞指示，豁然解頤，嘆曰：吾炙先生，不覺病之去體矣。於是戎事稍暇，輒來訪道，必竟日而去。教主亦每稱戚南塘有古名將風。

冬十一月，著詩文浪談。

四十九歲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著本體教、夏語、倡道大旨、原宗圖説等集。教主著夏語時，方脱稿，尚未標名，静坐間恍見簽上標夏語二字，遂名之。書中言夏自此始，至萬歷甲申歲，後學者遂尊教主爲夏午尼氏，亦以總統三門綱維午運而稱之耳。

教主有題云：

大道總歸一夏，眞空遍滿三千。

七月，著聖學心要、玄宗大道、性空宗旨及歌學解等集。

五十歲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教主製巾名三綱巾、履名五常履、衣則前三幅、後五幅、名三綱五常衣。以三綱先生自號、復標其集曰三綱復古集。時李公廷春贈句曰、平生心事蒼天鑒、萬古綱常赤手扶。

四月、教主往榕城、寓洪塘金山寺。復入大中寺、著道釋人倫疏稿。

六月、教主避暑於華林、蘭若有方士遺以重絮。教主既受而嘆曰、余以三教歸儒之說、三綱復古之旨而思以易天下後世者、殆猶溽暑而挾重絮。與雖然、余第襲而笥之、以俟時焉耳。

七月、遊雪峰寺。九月、還莆。

冬、改東山天心樓爲海日樓、題云、扶桑初日分天地、滄海無波屬聖明。門人劉經邦題云、碧天連海海連天、眼空塵外、赤日是心心是日、身在雲間。

五十一歲

隆慶元年丁卯。春正月，教主題云，今已五十一年，每欲作人，回首竟成春夢。尚餘萬八千日，幸毋老我，此心更烈秋風。二月，寓洪塘金山寺，借僧地僅丈，搆一小樓，名借借室，在岐山洪山之心。題云，江山寄跡，元非我，天地爲廬，亦借人。又曰，切莫認眞，除此一心，雖形骸，亦假，云何是借。豈惟萬物，即天地爲虚。時著三山拾言、說夏篇、玄鏡銘、心身性命圖說。何思何慮解、存省規條。詹就正修葺書林聖廟，教主醵金助之，復爲帖告以倡之。聖廟遂成。

有漁者捕一大黿、林峦以告教主，命贖之。與未至，金洲塔忽有一陣腥風颯然而至，衆咸異之。及至，放之江，黿回頭不去。教主援筆書數句于背，遂悠然而逝。詰旦，甲夜風吹浪湧，室俄有神人冠衣

巍然、二神揚旗隨之、繞教主三匝、叩首于堦下。既去、王興、林峦啟而問之。教主曰、此北海龍王也。因行雨損舟害命甚多、玉帝貶之爲黿、以還夙債。昨之徘徊不去者、恐去而此業未消、又不免人手、故求余數言以釋之。今玉帝赦其罪、特來相謝耳。他年又嘗贖大黿放之、不能悉錄。

夏四月、有鳳集于水南塔麓之墟、或以爲野鳥、或爲鶡。劉經邦著鶡鳳辨以諭之。後數年、復集于東山新都洪文誼晝四鳳圖、以獻教主壽。蓋取義于儒道釋夏云。

六月、復遊雪峯寺。八月、還莆。

十二月、教主往武夷、修止止菴及珠簾洞、登接笋峰、見翁離陽、劉古松二人運氣。教主曰、不運氣氣自運、運氣反令氣不順。君不見、蒼蒼上浮之謂天、北辰居、五氣宣、夫何爲哉、任自然。世人既無口

授與心傳、胡爲乎窮年矻矻守殘篇。徒誦順成人逆成仙、豈知太極一立、自然倒顛。上升下降無休歇、天地日月都迴旋。爲無爲、玄更玄。二人默然。教主又至建陽城外岳山菴、有萬雲陽道人、倡人日夜空坐。教主曰、靜不在坐、坐豈能靜。心一無他、是爲主敬。雲陽大悔、隨至城中光孝寺受業。

五十二歲

隆慶二年戊辰。春三月、教主從建陽回。夏四月、又入榕。秋七月、抵家、著心鏡指迷。

五十三歲

隆慶三年己巳。二月、教主欲往武當山、不果、遂留江西萬年邑。時途中執贄贍禮者雲集、道擁不得行。洪文誼、洪嘉善贄二百餘金、欲爲教主建書院、以講明心性及非非三教、歸儒宗孔、以繼往哲、

以易天下萬世之人心。教主曰、我之教尚未深信於人、俟既信建之末晚也。二人固請之、教主固却之。秋八月、歸莆、遊壺山凌雲巖、題云、舉首去星辰不遠、挺身在日月之間。

五十四歲

隆慶四年庚午。時人有以三教爲聲、規利於金陵者、教主恥之、遂擬之金陵道經丹云、⑬凡大夫士庶及諸官寺素聞教主名者、咸焚香拜于道左。及抵金陵、居朝天宮、西山道院、拜者甚衆。復居城外普惠寺、拜者尤衆。九月初弍日、別諸生而還、命佘芹在金陵倡教、兼掌書籍。復倡諸有力者、置立義塲焉。

教主初倡教、一切費用咸出自槖中、至丁卯告匱、諸生因請受贄儀、曰、非此、將何以宣其教於四方、以易天下萬世也。教主始受贄。

至戊辰，又因贄不足用，諸生請受贐儀，曰：非此，何以宣其教於四方，以易天下萬世也。教主始受贐。其綜理籍記，各有司存，或以刻刷書籍，或以賑助貧病，毫不以自私自利。詳具疏天文稿中。

五十五歲

隆慶五年辛未。冬十月，寓榕城。魏鶴鳴夢上帝遣請教主歸，復令有主此三教者。教主遂預草遺囑，曰：三教之旨，余既詳之矣，而其復主此三教者，必其達而操宰執之權，能推而行之於天下萬世者，非若余無位之士，徒託諸空言已耳。莊子有言曰：天地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余託空言以宣明此三教之旨於天下萬世，栖栖皇皇，不遑寧處，亦既勞矣。若天心仁愛，果能息我以死，余之心也。況有主此三教而行之天下萬世者乎。然余生平不以家爲家，而以天下萬世乃余之家也。余生平不以家之政爲政，而群

儒道釋者流以各循乎三綱之大、四民之業者、乃余之家政也。人之將死莫不有以命乎其後、而余聖學統宗若干卷、倡道疏啓一帙、乃余之所以命乎其後也。余今復何言哉。但余既死矣、而以余之命命天下萬世之人、皆諸生責也。諸生其勉之。又預撰壙誌及殯葬儀節、墳地定在文賦里石門山阜上陽子所卜者、載之林子續稿詳矣。

十一月、著三教合一大要十條。一、爲太極總理三房孫子。一、自開闢以來顧與渾沌羲孔等列爲四。一、復還太和元氣流行宇宙。一、以補聖人所不及爲之缺典。一、以續開闢以來斯民祖宗之嗣事。一、漢唐宋以來鮮有能知一體之學者。一、以率循常道非以牽合古人。一、二氏者流有不待闢而自息者。一、道釋歸儒儒歸孔子。一、惟當以世間法以語二氏者流。又著宗孔邇言三教歸儒一覽六

美條答、原教、初學篇、信難篇、三綱卦。冬十二月、歸莆、就東山搆儒道釋三亭、東西四小軒。時命林直方擇向、初定之教主、未可也。再易之、又未可。三易之、方可。適坐樟樹、其樹橫斜、勢若臥龍、不知幾百年前之所生也。忽身芽三枝、挺然直上、人咸謂三教合一樹。昔東晉都仙旌陽許公讖曰、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十年間、龍沙遷八百眞之會、師出豫樟。今數値其期、或者以豫樟爲江西、非也。是乃神仙隱語、謂東山三一堂未搆之時、預前生此樟樹耳。後寧化門人燮軒子到此、有豫樟眞師記云。

五十六歲

隆慶六年壬申。春正月、改三亭四軒作三綱五常堂、中爲合一堂。合一者、合道釋者流而三綱之、五常之、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以與儒者爲一也。至若扁其堂也、不曰二氏宗孔而曰三教宗孔者、何

也。以今之儒非孔子之儒也、故亦儒之而孔子之也。比東西二堂而三之、爲三綱堂、又比東西邊二堂而五之、爲五常堂。落成、復作帖戒、有曰、士者能持受孔門心法、能時習舉子業而兩不相妨礙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即與俗儒無別、非吾弟子也、勿入。或能持受孔門心法矣、而以舉子業爲相妨礙、輕棄去之、謂之士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東舍、毋越他舍混坐。農者工者商者能持受孔門心法、各守常分、各安常業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即與俗農俗工俗商無別、非吾弟子也、勿入。或能持受孔門心法矣、而不守常分、不安常業、謂之農、謂之工、謂之商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西舍、毋越他舍混坐。布衣之士能持受孔門心法、兼理家政、而仰足事、俯足畜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即與俗流

無別，非吾弟子也，勿入。或能持受孔門心法矣，而仰不事，俯不畜，謂之布衣之士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東之東舍，毋越他舍混坐。道釋之徒能持受孔門心法，又且誦習經典，而奉其戒律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即與俗偕俗道無別，非吾弟子也，勿入。⑭盛能持受孔⑮心法矣，而不習經典，不奉戒律，謂之道釋之徒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西之西舍，毋越他舍混坐。夫教主以事心之學教人，亦且諄諄然令不失業，蓋惟恐其借口學道而流爲規避習懶之徒耳。因復著道業正一篇。

夏四月，教主往樵陽，盛子祥、李昌隆、李儒林等最先受業，拜者如雲。至於貧病癃疾之徒，或扶杖而來，或匍匐而赴。教主曰：是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各語以心法，無不懽忻倚首，自慶得生。居月

餘歸，留莫能得，人人肖像以祀。時著樵陽教言。九月，還莆。

五十七歲

萬曆⑯元年癸酉。春二月，教主往江西，寓豫章北沙寄室。王子貴感咸，虚懷問道，或有以烹煉飛昇之術質者，教主惟以心聖語之，無不悦服。時著豫章答語及續語。

五十八歲

萬曆二年甲戌，著經傳釋畧，後更名曰四書正義。復具疏告天曰，臣林兆恩謹疏，爲明經傳以宗孔子。竊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相授受者，至孔子而既明之矣。曾子之大學也，子思之中庸也，孟子之七篇也，其所以發明論語所未嘗發之旨，亦既明且盡矣。夫既明且盡如此，而欲學孔子之學者，舍顔、曾、思、孟，吾誰與歸？若孟子而下，臣無取焉。以其釋經傳者不明經傳之旨也。經傳之旨不明，

則孔子之學不著矣。孔子之學，求在內者也，求在心者也。而後人之釋之者，求在外者也，求在物者也。臣嘗謂道釋者流所當歸儒宗孔也，而衆人莫不以爲是者，此固然矣。世之儒者亦當歸儒宗孔也，而衆人莫不以爲非者，又獨何與。臣每竊嘆孔子之學不惟不遇於當年，亦且不遇於後世者，非以道釋者流叛孔子者而晦孔子之學也，實以世之儒者學孔子而晦孔子之學也。此臣之所以栖栖皇皇而自以爲己憂者，殆二十年于茲矣。毀譽不足爲臣憂，榮辱不足爲臣憂，利害不足爲臣憂，死生不足爲臣憂，而臣之所憂者，實惟以世之儒者主於先入，安其故常，遂使經傳之旨不明，而孔子之學不著焉，以爲憂也。伏望察臣之愚而憐愍之，啓我翼我，務使臣得以反世之儒者所釋之非，以由顔曾思孟所傳之是，以明經傳，以著孔子之學於天下後世也。臣雖即死，亦無所憾，

而況於利害、況於榮辱、況於毀譽者乎。知我者謂我心變、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臣復何求哉。臣惟以生乎孔子之前者、而先王之道則賴孔子以明。生乎孔子之後者、而孔子之道則賴後人以著。臣特卑微一布衣耳、若不賴天之靈、啓我翼我、則臣亦安能以反世之儒者所釋之非、以由顏曾思孟所傳之是、以明經傳、以著孔子之學於天下後世耶。臣今行年既逾五十而臣老矣、臣豈復能久生於世也。臣惟以臣之老而不能久生也、故立志益堅、用力益篤、而一念迫切之誠、蓋有必至於死而後已者。臣若以臣之老之不能久生也、而或乘之以怠心焉、不以孔子之學以倡人、不以經傳不明爲已病、則昔年之所以栖栖皇皇者何如。而今乃如此也。然臣之所以宗孔子以明經傳、敢曰有所聞有所知而云然也。如臣無所於聞、無所於知而必欲反成說以爲高焉、則是臣之所以疏

天者乃以欺天也。天其有不罰殛我也哉。自作之孽、蓋有不可得而逭焉者也。爲此具疏不勝激切悚慄之至。

五十九歲

萬曆三年乙亥春二月、教主寓榕。按院朱公光宇涖延平、忽病亟神數驚悸、手書托方伯徐公中行、廉憲張公偲、督學胡公定敦請教主至延平、謂得見教主、雖出關而死無恨也。教主辭、張公有強意、教主曰、山人以道自守、未嘗一入公門三十年于兹矣、亦欲於世上成個人耳。然非一己之所能爲也、尚望當道諸公共贊成之。時諸公深以爲然、但以按院病亟復仗教主門下鄉廉憲王公應時致命堅請。教主不得已、乃與之同往、以爲介紹。朱公聞之甚喜、命建寧道候迎之。一見教主、語以心法、神氣遂定。教主即辭歸、應付程儀、俱不受、朱公深加悅服。不數日、疏致仕。後孫公鍱繼之亦

介紹求見、扁教主曰善士。

六十歲

萬歷四年丙子。著心本虛篇、心本虛直指及先衍徹心聖要言等集。

六十一歲

萬歷五年丁丑。著緜銀喻、七竅答問、易解俚語、復命劉獻策標摘四書正義。

秋九月、彗星見尾箕、白氣直貫營室。或云主兵變、或云主旱。教主曰、二將⑰皆非也。兆在除舊更新、旋當布新政矣。未幾張江陵入相、果行新政。

十月、遊麥斜岩、建上帝殿及山門。時宗念九問導淮之道、教主爲著導淮迂談。

六十二歲

萬曆六年戊寅。夏五月、入新安、有富家子病瘵、其母寡居、以弗獲親見教主、乃竪木架棚、望教主之室而拜、子病逐痊。時投拜者幾千人、縣尹驚疑、令四尹諷之。教主次日即起程、歷古杭、縉紳文士集衆辯論、無不嘆服。而許公孚遠直追至館舍求教焉。有陸姓者造教主而言曰老師所倡三教合一、天下萬世所不能易。但收徒過濫、無乃不可乎。教主曰有教無類、歸斯受之、孔孟一大公案也。如足下素以善稱者也、借言或未必善、亦從衆求教吾亦安能逆而知其求教後竟不能及于善者乎。來者不拒、獨於足下而拒之、足下以爲何如。陸姓者悟曰、鄙人見不如此。

九月、教主在錢塘江舟中夜宿、見一頭陀、放五色大毫光、從虛空降下、以示彌勒現身曰、我是開天都統行法大師、無始以來一人

而已。釋迦與我比肩、彌勒在我下方。我今現補釋迦佛位、龍華三會、普度人天。

六十三歲

萬歷七年己卯。郡倅許公培之扁教主曰南劍儒宗。

教主居榕之南臺、開府劉公思問遣僕持侍生帖來請⑱教主、未及見、門下有林君教者擲回其帖曰、吾師非門生帖不受。信還白之。劉公大怒、令執教主及門徒甚急、傳者謂開府按法必斬。教主毫無動色、從行者十有餘人、不能無懼、亦有托疾將刻經百餘金潛帶以歸者。惟王興自閩清星夜馳至、願爲教主死。教主壯之、爲製新衣巾。次早、挺然往軍門投見、意以必死、由中門入、長揖不拜。劉公見其昂然、問曰、爾其林三教乎。對曰、非也、姓王名興也。林三教者、家師也。劉公曰、爾師云何要人稱門生。興曰、不往見者、師平日

所自守也。必欲稱門生而攝回尊帖，非師意也。乃門下林君教也。其人素有顛氣，見師則神定，不則宿疾復作。茲無乃疾作時耶。劉公曰，爾師於求教者要發誓云何。興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豈有傳道而不告之天耶。且疏天之辭，不過欲人發心爲善，持受孔門心法，以爲聖爲賢已耳，豈有他哉。遂出告天疏以進。劉公閱之釋然，乃謂興曰，吾患足瘡，且口時煩渴，欲領心法云何。興曰，此甚易。請以香燭拜天傳之。傳少頃，劉公口裏遂生津液，足痛亦覺稍舒。喟然謂興曰，病不用藥而藥在吾身，瘡不待醫而醫在吾意。尊師心法靈驗如此，吾可不拜下風哉。遂延興入而宴之，稱爲王先生。訂盟日會教主于平遠臺，偕其二子執贄以求教。

十一月，著心聖教言，編刻心經諸咒。

十二月，著九序摘言。其一曰艮背以念止念以求心。其二曰周天

效乾法坤以立極。其三曰通關支竅光達以煉形。其四曰安土敦仁以結陰丹。其五曰採取天地以收藥物。其六曰凝神氣穴以媾陽丹。其七曰脫離生死以身天地。其八曰超出天地以身太虛。其九曰虛空粉碎以證極則。

六十四歲

萬曆八年庚辰。教主居古囊、忽有一物從頂門直下神室、圓轉如丸。教主異之、猶未知其爲何也。越旬日、遊上生寺、張三峰眞人晦姓名曰桃文羽、來見教主、謂之曰、此名黑鐵丹、古今希有也、金鼎功行。功行未及執臻其極。遂與教主談及火候微旨有玄歌玄譚、教主錄而刻之。又嘗叙教主歷刦前因後甲申歲盧子結撰本體金寶見知於斯者。又有八百地仙名錄、倘有考察進退靡定。即未拜教主及未生者、亦有名焉。舊有讖曰、八百相逢豈偶然、一千二

百四十年。兩頭尖處皆應度、始信江南隱大仙。三峰眞人來見教主、或多靜夜、人皆難得見之。有跟教主名晚童者、問教主曰、三峰眞人何時來。教主曰、今夜晚。童遂特候、欲見之。比來時、覺睡不能醒、既去方醒。乃知仙凡眞迥隔也。有陪隨三峰眞人來者、曰翠湖仙童也、貌可十數歲、隱現莫測。惟翁夢龍有夙緣、常得見之、與之同遊、瞬息能數千里、人遂稱夢龍曰翁仙云。後翁因溺世緣、竟亦不能成仙、惜哉。

六十五歲

萬曆九年辛巳。春正月、按院安公九域敦請教主、郡賓、不應。二月、教主入梯遊鼓山。其寺歲久荒蕪、人跡鮮到、到者多見邪魔、即病殁、人尤不敢近。僧乃迎教主居之。教主一至、而諸魔遂息。夏、往武夷、著《機說別傳》。復之寧化邑、贍禮者幾傾城焉。教主遂買

舟歸。
八月、寓上生寺、著心經釋畧概論、常清淨經釋畧。朱有開生平茹素誦經、究心禪理。一日病篤、求醫不愈、使其弟有臨叩拜。教主曰、彼善於譚道、此時正好了脫生死、奚問我爲。有臨曰、兄開已悔昔日落空、願尊師教之。教主曰、人生貧而富、富而蓋屋生子、功業成矣。如蚕之結繭、繭成當復抽絲輪迴也、死又何疑。知悔者、或庶幾乎。有臨歸言之、有開遂省悟、開齋持受心法、勅家事勿相關。病爲少瘥、復夢男女數百人廹取金銀。教主語以冤債之由、令其捐金以造勝事、其病即愈。大抵人之病、醫家所不能愈者、多是冤債牽纏。教主所以能愈不藥重病者、咸其神通普燭、教人解釋夙冤故耳。况復令之洗刷往愆、作福以消其災、將功以補前過、病豈有不愈者乎。凡若此類、或害命負債、或背義辜恩、或占

業平墳、或慢神咒願、種種非理不平等事、皆病痛之由。惟教主爲能洞燭而解釋之、不能悉錄。

時倡建囊山寺、又倡建梅峯寺正殿。

六十六歲

萬曆十年壬午。建玄妙觀之玉皇殿、命朱有聞、有臨、楊玉夫等董其事。復整三清、眞武、東嶽、文昌諸殿、命林自周、梁如霖、林廷筠、林縉、林廷珪等咸效其勞焉。

三月二十八日、嫡孫齊岳生。後補郡[20]子員、更名齊瀛。

六十七歲

萬曆十一年癸未。著夢中人元神實義、道一教三、欲仁篇、又著無遮大會眞我昌言。冬、教主腹中多不快、有神人累催往湖廣、又語之曰、青陽洞口落煙霞。即詢諸人、或曰、青陽洞在武當山。教主遂

欲往武當。舟次榕水口、忽然雷雨大作、風浪撼舟、教主腹中一顆真陽紅灼如日、出而沐浴水中、掀天覆地、蓋有不容言之妙者。須臾詢之別舟如故、風雨雷電俱無。比登岸、見石上有書青陽洞三字、教主爲之豁然。大衆驚問教主曰、纔霹靂者、乃吾金丹變動耳。湖廣之往、烟霞之落、其是之謂與。卽返掉南旋、寓洪文誼草亭、前後以石累其門、約有二十餘日。居室重閉、猶云日色侵爍、熱不可容。時夜甚寒、恍惚有人教之飲水、遂一飲十數甌、神氣爽然。金華節推徐公萬仞、邑尹汪公可受、義烏縣尹俞公士章同致書求教、教主命陳一夔往授之。

六十八歲

萬歷十二年甲申。編生平所著書八十七集、分作六函、內四函以元亨利貞標號、又二函以乾坤標號。乾坤二函係摘言、乃諸生摘

元亨利貞諸集中、各以意錄之、皆有複語、故別爲二函。總題曰聖學統宗非非三教心聖集。其曰聖學統宗者、歸儒宗孔之本旨也。曰非非三教者、以三教之非者非之也。

是歲、黃芳等建祠、祀教主于馬峰。嗣是戊子歲、蘇賓、林自明等建祠于上生寺。己丑歲、林疊、林夢熊等建祠于瑤臺。庚寅歲、林紅等建祠于美瀾、陳芹等建祠于塘下、林至敬等建祠于岳秀。壬辰歲、張謀、張原甫等建祠于冲沁、朱逢時等建祠于水南後洙㉑。癸巳歲、張子昇等建祠于玉溪。甲午歲、蔡經携等建祠于南京國子監前、李應善、黃大寅等建祠于清江。乙未歲、周啓明等建祠于岐山。丙中歲、林馨等建祠于谷清硎頭。丁酉歲、林鳴梧等建祠于奉谷林宅。戊戌歲、林鳳儀等建祠于石城、王克芳、廖德馨、林速等建祠于楓亭、陳天祐等建祠于安民舖、王興同福清林則誌、則勃、則育、用

震等建祠于化北上澤埔。庚子歲、林應賓等建祠于朱墩、仙邑李毓李坤等建祠于五峴頭、陳奇華、陳應孫等建祠于南坂、蔡廷教等建祠于寒硎、王興同三山游萬儁、張德敷、鄭紹鄉、陳韶鳳、張思倉、施天從、林安等建祠于鰲峰坊、興又同古田楊鉞、孫栢等建祠、于一都水口鎮、又同徽州休寧邑汪時署、汪汝規、吳應徵等建祠于梅林渡、又同閩清吳九成等建祠于在坊西隅、又同建寧吳洪等建祠于城中、又同閩邑黃公諶、黃應時等建祠于至德里唐嶼。辛丑歲、林廷勛等建祠于澄江、衢州江山縣徐良材、毛思信、趙洙等建祠于念八都、松江陳濟賢等建祠于南北二門、陳天錫、余廷良等建祠于洪塘下塢。戊申歲、盧子文輝建祠于涵江瑤島。甲寅歲、蔡廷教、葉福慶、陳子輪等建祠于南臺後浦。辛亥歲、盧子門人方鍾台、陳大標等建祠于林墩。㉒歲惠邑陳友等建祠于扶陽、崇武

李正崑建祠于崇武所。崇禎已巳歲、錦江葉應階建祠于尚陽、醴泉陳袁瑜建祠于嵩東、今遷曰壺南。丁丑歲、福清王開等建祠于鰲峯。其餘諸祠尚多、不能悉録。

六十九歲

萬曆十三年乙酉。二月、教主以興化形勝、北九華而西紫帽、南則有壺山獨東濱巨海、風煞駛甚、議建三塔以補之、一鎮赤嶼、一鎮岩沁、一鎮寧海、不惟旋風收煞、關鎖水神、而閩郡文星從此超露矣。舉門人大衆林公應節、節推陳公紳主其事、又命朱有開陳光顯、俗雲章、僧明㉓豐、僧法從、道士郭紹嘉、陳君嚴、鄭而清等畢效其勞。是秋、赤嶼塔我、附近居民咸稱有大利益。嚴沁、寧海二塔乃爲不知大計者所阻、竟不得建。教主遂以其田充龐、商、戚三公祠祭、又以所剩三百餘金從孔時中之請、爲贈孔廟祭田。

春、興泉道王公豫介贄求教、講求井田治法。復以所撰隨槎集呈覽。教主爲之著讀隨槎集紀漳南道甘公來學、亦介贄求教。及歸雅州、不忍釋去、要請教主門士至其家。教主命黄九思應之。都閫金公來相、亦介贄求教、又命其子弟受倡教之任于荆楚。

三月、教主著書、不覺曰、不夏臺其能湯乎、不羑里㉔其能文乎、不陳蔡其能孔子乎。復停筆、自訝所云。時按院楊公四知與尚書陳公瑞年友、初臨福建、卽謂陳曰、久聞林三教道德、何由得見。陳遂欲召教主以奉楊、曰、此易見耳。不佞素與之相知、但恐其遽臨嚴命、或弗肯來。不若不佞邀之於草亭、來則臨之、甚得其便。楊以爲可、卽發牌遣使、至㉕詞于教主曰、按院楊爺特遣小吏扳迎尊駕。教主開緘、乃是陳書、詞曰、偶構小亭於水磨之間、花鳥清幽、敢扳道駕偕樂。殊無道及於楊。教主曰、致詞則稱按院、其書只出陳公、其故

何也。遂報書懇辭。未幾、開府趙公可懷擢蘇門道經武夷、托玉峰林公應節卑詞厚幣懇請教主到武夷、以爲今若弗克見、是空來鄒魯之邦也。教主以趙公手書意誠、又仗林玉峰爲介紹、遂應之。趙公一見、折節問道、喜謂玉峰曰、先生不惟道德卓越古人、即丰儀亦古今罕有、何幸如之。復致書于楊曰、林三教道德卓越、相貌亦奇、不可不見。楊復以此書語陳、陳領之謂楊曰、區區介紹老拙無能、終不若林玉峰爲有力量。其意蓋以激發楊耳。楊遂忿教主見趙而不見已。復有忌教主者乘間言曰、林三教擇人而見、見好人、不見歹人。楊益忿、遂欲劾之於朝。適大中丞詹公仰庇過省相見、楊以其事白之詹。時協理院事、乃諷之曰、林三教吾未之識、但聞其收骸恤貧、講學窮經、名重閩中久矣。今當道是之者衆、倘疏上不行、徒益重其名耳。不如出榜文禁革、猶足以散其徒也。閩九

月、楊遂出榜文、行分守福寧道云、訪得莆田邑妖人林兆恩倡教立言、招集朋徒、從遊數千餘衆、士大夫多出其門。初亦信其爲有道之士也、博訪其人、觀其妖書狡猾隱怪、字字占地步、事事師奸狀、邪說橫議、惑世誣民、大壞名教、法應嚴禁。大率此人因不利學校、却假此名惑衆。若止稱一教、則止一教從之、絡籠不廣、故僭稱三教之說。夫世間止有此三途人、彼既立門戶、無論儒道釋、皆好絡籠。今就其言闢之。兆恩之言曰、三教原是一理、則當爲皈一之名可也。乃自號曰三教主人、扁其堂曰三教堂、何又分之爲三也。誅其心、不過誘愚人之術耳。夫愚人知教有三、不能兼矣、即孔子大聖人也、不過曰儒。佛老聖人也、不過曰釋曰道。國家儒有儒學、僧道有司、固未嘗合之也。彼乃大言曰、吾三教皆精、使人聞之莫不駭然起敬曰、教言有三、彼皆兼之、眞是大聖人。此立名之僭所

當闢也。兆恩之言曰闡明聖學、似矣、然未必吐詞爲經、立言爲訓也。乃名其書曰聖學統宗。夫古之聖人不自聖而人稱爲聖、言不爲經而人稱爲經。孔子大聖人也、其書曰論語、謂其議論之語言而已。孟子大賢也、其書曰孟子、以姓記之而已。修齊治平、聖人之德業也、曰大學、以別於小學而已。位育參贊、聖人之極功也、曰中庸、言其無偏倚庸常之道而已。即二帝三王之典謨訓誥不過曰書、三代之觀風頌德、不過曰詩、羲文之書、孔子之翼、不過曰易曰傳、後人始尊之爲經。然經者、亦曰經常不易之道而已、非有過稱之詞也。子思之稱孔子、猶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固未敢謂其統羣聖也。文中子一世大儒也、中說彷彿論語、後世猶謂之僭。然猶門人載之、後世傳之、固未嘗刊刻市鬻以自衒也。今兆恩之書乃曰聖學統宗、非非心聖集、不曰聖而曰統宗、是欲兼羣聖之統而

總之也。此立名之僭所當闢也。又曰非非心聖集古今未有此書名、此立名之妖所當闢也。看來總是欲超軼朱文公中模畫出來。兆恩見閩有文公、止以儒稱也、乃兼儒道釋而有之、直欲超於文公之上。文公不過集諸儒之大成、彼乃集羣聖之統宗、蠱惑愚人、使一方翕然尊之、尤不說文公此彼立心之本意也。其意止要超軼文公、不知已干犯孔子、何立意甚好而立名甚僭也。凡人有慕其虛名願見者、必陰使其妖徒說之肯爲門人而後見。且善能絡籠人、人有患病者、則曰、吾師術能回生、必誓爲弟子後授。彼人有亟病求救者、雖欲不拜爲弟子、不可得也。人有好堪輿者、則曰、吾師精于地理、必執弟子禮後傳。彼親信者、雖欲不拜爲弟子、不可得也。何誘人也甚巧而招人有術也。初見時、用菓酌一副、折錢或一錢、或五分、即刻入門人之籍、焚香寫符、密咒說誓、即給畫像一

歸令其供奉、每日喫齋、名不迂齋。又囑其人、即父母問之、亦不許說。果係正道、何父母不可告也。是一入其門而先犯無父之法矣。不知當時之從文公遊者、亦用菓酌銀錢刻其籍內而後不變乎。若焚香說誓、蓋不過誘人使不敢變而甘爲左道之術耳。昨歲經南延、建、汀、浙地方、倡集千有餘衆、稱爲道人、所得頗厚。邇來夜間通城紛紛鳩衆誦經禮佛者、皆率其教也。每日遊蕩不檢之徒、淫賭胥吏之類、皆收其門。不知文公門牆、淫賭之類亦收爲弟子乎。昔年興化破城、積骸遍野、兆恩令其弟子拾而掩之、家貲頗富、積聚棺木、貯頓三教堂中。遇貧民故、即給與之而薄取其值、以故人皆稱之、似有足取者。然就其所著三教會編載歷代帝王事蹟、文王之下、即書埋枯骨人歸一節、以形容自己、總是絡籠之意、非有爲善之眞心也。愚人無足責矣、乃閩中士大夫亦被絡籠、甘爲弟

子而不辭。反而思之、兆恩正耶、邪耶、是耶、非耶。亦弗察矣。昔韓子爲異端之說、當廬其居、火其書。若三教堂誠當廬、而聖學統宗誠當火也。且聖人之道如日中天、不外乎人倫日用之常、言行出處之際、如爲臣者各盡職業、爲子者各盡孝養、爲幼者各敬長上、爲朋友者不相欺害、爲鄉官者秉禮守法、不恃勢力以侵民利、爲諸生者勤學率教、不喪廉恥、以徼功名、爲百姓者安分樂業、不肆狡猾、以負差徭、不逞刁惡、以興爭訟、則人人君子、比屋可封。乃所謂道也。今兆恩正孔子之所謂異端、孟子之所謂邪說也。方今聖道大明之日、有此處士橫議之言、不亟爲之辯、則人心爲其蠱惑、關係世道、誠非淺小。本院敬賢禮士、樂人爲善、若兆恩果係正道、如胡敬齋、陳眞晟、當往拜其門、奏聞于朝矣、又何關哉。該道嚴加曉諭、其兆恩姑免究外、將三教堂扁並聖學統宗等書速行燒燬。仍

將發去案驗謄寫榜文張掛明倫堂幷入牌轅集去處通行招示其一切邪徒、各宜散曉以正人心、以維世教。賢士大夫勿墮其術、則世道幸矣。時節推祝公致和奉楊意旨、取聖學統宗書板幷宗孔堂牌扁焚於府學、以報楊。楊有悔心、乃曰林三教書大半勸人爲善、焚亦可、不焚亦可。即此處焚之、而天下之傳刻者亦多矣。吾本意只要挫他一番耳。又謂二司曰、焚板非本意、此奉行者過也。祝公遂大悔、及回任乃全家執贄爲弟子焉。後楊官京畿、與翰林諸名公議論、諸公咸不直之。又與鄒公元標論學邪正、鄒公極以三教合一爲是。楊力爭之、鄒曰、講學隨人意見、何事力爭。楊爲赧然。

六月、督學王公世懋拔前、命四廩生介紹請見。時教主之武夷、長子錫命見之。

七月、教主居武夷、腹中有聲、隱隱如雷。

十五日、釋迦文佛從空而降、交授教主以掌握之權。所謂補釋迦佛處法與權俱得者、此也。

十一月、教主深居北山、祭公諸嚴、帖門辭謝。嘗復諸友、有曰、按院見召、區區義不往見者、禮也。然按院代天子巡狩、雷霆震驚、山嶽動搖、而一省官僚、無論高卑、一皆屏息、唯唯聽命、而區區乃以布衣之微、而不敢往見者、是知有義、不知有分、以觸按院之怒、而榜文一道、實區區有以致之、夫復何言。區區詳觀按院榜文、不唯不加我以罪名、每以釋老義孔等聖典謨訓誥等經與我相爲攷駁、豈不以不直則道不見、而盡言相正、蓋欲以匡救我、成就我、而一念委典之情、眞有出於不得已者也。不然、則以按院雷霆之威、而執我罪我、我其敢怨。今既報命天子、出關去矣、只此一道榜文已

耳。不我執、不我罪、而忠厚之至、不譪然見於榜文間耶。此意當於古人中求之。然區區之罪固不可逭、而區區之心實則無他。故始而不往見者、士之禮也。孔孟行之以終其身、是乃爲聖爲賢之第一義也。吾何爲獨不然。即有不測之虞、抑亦可以見孔孟於地下而無所於怍也。既而退入山林者、庶人之分也。蓋按院榜文既已付之梓氏矣、而復以案標名將軍令御史案、誰敢不奉行。誰敢不遵守。若不知所以奉行、所以遵守、即是刁頑之民而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也。分義二字之義區區已辨之熟矣。若疏天一集、乃區區於嘉靖辛酉初發軔時以立定脚跟之書也。諸凡親者友者來相勸止、或以禮教我、或以言教我、而附錄二十五條告區區辨答義不可回之意。區區行年今已七十矣、死期將至、而孔孟家風豈敢有一時一刻而或忘哉。故曰、死而後已、曾子之所以爲曾子也。

而顧息之心、子貢之所以爲子貢也。若或稍挫而卽以生死爲慮者、細人之行、區區之所不爲也。分庭爲禮、義不往見、日夜疏天冀必如孔孟復生於世者區區老而益壯之眞心也。然區區之所以倡明三氏者、每每與人世相反。而又況三氏之敎今既有成說矣、乃欲卒然合而一之、曰立本、曰入門、曰極則、以俾三氏之敎如出於一人之所建立而歸儒而宗孔也、豈不難哉。顧我力行之何如耳、而亦不敢以爲難也。此區區所以不知有貴賤、不知有貧富、不知有榮辱、不知有生死而誓志以必爲者、殆非得已而不已也。且論語二十篇古今之書無有能過於此者。不有孔子大聖人之力量、而削迹、而伐木、而厄於陳蔡之間、不憂不惑不懼、不輟絃歌之聲也、而論語一書、豈其能行於天下萬世之遠耶。占人有言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故本之所以立者、文之所以行也。孔子曰、文莫

㉘

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設言不知所以立本、不知所以躬行、而所著書縱有如孔子之論語、則亦有所不可行矣。若區區三氏之書、頗自以爲是、而今亦頗信於人矣。顧區區老矣、而一念惓惓、豈肯卒變其四十年之所守。不知進禮退義、不知道尊德貴、阿世取容而動以生死爲慮者、則區區生平所著三教之書、其將何以信於天下之人而行諸萬世之遠哉。今復以一節言之、若以一毫不釋然於生死之際、而曰臣之能忠、女之能烈者、區區不知之矣。夫一節之行且然、而況於孔孟之學之大者乎。使回附復聊以見區區生平之所以倡明三氏而生死以之者、蓋以俾宗孔合一之旨信於天下、萬世、雖至老死而猶恐躬行之不逮也。時著無生篇上下卷、皆夜臥口占、令人秉筆書之耳。

七十歲

萬曆十四年丙戌。教主雖居深僻之處、而四方人士皆不憚險阻遠至、投禮者益衆、日不容膝、夜無所棲。乃命門徒將蔡公巖舊址鼎建、以爲諸人寄寓。又建法堂及砌放生池、砌登岩道路。時著山中報札、又嘗病黄白者規利罔人、作煉丹詩九章幷小引、以破世迷。

七十一歲

萬曆十五年丁亥。二月、教主得消息甚異、入而斂之、只覺紫氣陶陶、澄然一片而已。出而散之、則六虚無礙、亦不知身之所以爲身、神之所以爲神矣。時翠湖眞人有詩證曰、了際如如猶天地、來時不覺我之宗。金爐不煉空來相、摘月穿山景外風。夫不知身之所以爲身者、未始身之身也。不知神之所以爲神者、未始神之神也。不識不知、無思無慮、先天之體也。有形有象、有動有靜、則皆先天

用之矣。教主從弟槐門公機初第進士歸、遂執贄以拜教主。教主訝之、槐門曰、同年袁了凡黃嘗詢三教先生、弟以家兄對。了凡曰、年兄何幸、躬聞至教。弟答以未拜。了凡笑曰、年兄無亦以爲東家某乎。不佞㉙早歲讀書積疑弗解、偶得三教諸集閱之、豁然遂當空五拜、尊爲三教老師。

有庠士林蕃病狂、以畜蠱毒命誣訟僧慧性、詞及教主。時大尹孫公繼有初任、未諒教主、附票拘之。教主遂不冠、襴褸草履入見。孫公一見丰儀、忽大驚異、乃鞫林蕃、知其誣、逐學官管之詰朝、遂造廬求教。教主令人報曰、昨得罪公堂、安敢相見。孫公久候力懇、乃見之、分庭作賓主禮、談論甚歡。時諸友聞之、有以書貽教主者、教主復書有曰、來翰以區區生平毋與當道貴顯諸公分庭爲禮、義不往見、夫孰不以爲抗。宗是爲人所誣訟矣、則敝衣襴褸、不冠不

綱夫孰不以爲辱。若能知所以比而觀之、眞可謂禮有所當尊則不得不尊而不爲抗、分有所當屈則不得不屈而不爲辱。區區雖竊有志、尚不能稍窺禮分二字之藩籬、以爲憂也、豈曰尊而不抗屈而不辱耶。孔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又曰、降志辱身。君子之處世也、豈其以不降志不辱身爲可、而以降志辱身爲不可耶。孟子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又曰、迫斯可以見矣。而況爲人所訟、顧乃不之往、不之見耶。若孫父母之所以處區區者、禮分不愆、誠爲古人之所難能也。始而聽訟公堂也、即能以朝廷之法處我、更不敢以分借人、而執法何其嚴也。既而往臨草舍也、又能以士之禮處我、更不欲以位自尊、而禮下何其恭也。後孫公官南部、嘗手書推尊教主、謂開闢以來一人云。

朱有開以教主命倡教于建安、浙有方士扶鸞、謁三教合一圖、謂

有開曰、近諸神朝天、見玉皇大尊所事者乃三教合一像、即今之三教先生也、可傳祀之。有開遂與友人謀之，浸梓。教主不敢當題其上曰、儒仲尼氏執中一貫聖教度世大宗師。道清尼氏守中得一玄教度世大宗師。釋牟尼氏空中假一禪教度世大宗師。復以文發明夫三教之所以合一者。至是門人始稱教主曰三一教主。

七十二歲

萬曆十六年戊子。正月、命梓彌勒尊佛經。以今乃彌勒佛管攝世界、先時教主居竹隱寺、彌勒親見教主、欲著彌勒經、教主走筆成之、末偈有曰、彌勒尊佛是我體、彌勒尊佛是我心。我體即是彌勒體、我心即是彌勒心。我與彌勒無二體、我與彌勒無二心。彌勒與我無二體、彌勒與我無二心。至是門人始知教主果證彌勒、大會龍華爲不虛耳。教主靜問、有見空中玲瓏寶塔墜入于懷、有見千

佛萬聖成飯一腔、或從頂門放光、照盡無邊法界、或從八萬四千毛竅悉放無盡毫光、難以枚舉。是皆所謂不可使知之道也。是歲、著道德經釋畧、凡二部。教主嘗曰、余之疏釋四書、道德經、常淸淨經、心經、金剛經者、以此數經不易不變、爲三教之階梯、後世所宜誦法者也。冬、五候山風雨暴至、雷電非常、忽有麒麟顯現山前、火燄橫空、移時乃散、見者奇之。至丁酉四月、復見於江口。

七十三歲

萬曆十七年己丑。太史黄葵陽公洪憲主試閩中、以弗獲親見教主爲悵。及還京、專簡付龔公其杰、求教詞曰、昨歲承乏之濫役大邦、試事一竣、卽欲摳趨門牆、飫領玄誨。因刻錄日久、多費縣官供給、遂重研八都、不獲一望履絇、至今懷歉、惡可當吾世而失林先生。聞先生陳義甚高、無論及門之士、得負詣牆、益卽山陬海澨、走尺

牘問奇、如叩洪鐘、擊巨鼓、相應答如響、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先生眞天下士也。儆因蕭令尹行便而通姓名于下執事、願竊有請焉。伏惟崇炤、幸甚。又另啓問性功守中種子及藥自外來等心法。教主復書云、兆恩犬馬之齒七十有三矣。自年三十時、即棄舉子業妄談三氏、而三氏之學不明於世久矣、自相同異、各自標門以爲尊也。兆恩思以易之、俾天下盡知儒之所以爲儒、人皆可以爲孔子、而時中在我矣。道之所以爲道、人皆可以爲黃帝老子、而清淨在我矣。釋之所以爲釋、人皆可以爲釋迦、而寂滅在我矣。教雖有三、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兆恩不自度德、而思欲合而一之、第而列之、先立本、次入門、次極則、以俾三氏之教如出於一人之所建立也。竊其以爲何如。兆恩竊觀近代者流、每以聖人之大道以爲媒名媒利之資、以故敬守孔孟之家風、召不往見、分庭爲禮、幾四

十年、夫孰不以兆恩為迂。然亦恥為閉門踰垣者流、迎之致敬則又未嘗不顯任焉、而兆恩每不自以為迂也。翁其以為何如、而華翰乃以兆恩眞天下士也、陳義甚高、洪鐘巨鼓云云、盥手捧讀、實有餘愧。以兆恩之不才、分且卑微、不知何以得翁之謬愛若是耶。兆恩昔覽尊製就正等集、既識翁矣。去秋、以王官主試事、而所拔者悉皆一時人譽、敬羨敬羨。外奉答蕪詞其二、副柬、奉請高明裁教。餘唯為國珍攝道體、以需大用。不宣。又副啟云、仗承垂問性功守中種子及藥自外來、謹採摘諸拙刻集中奉答。張子厚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何謂也。蓋天地之性、中庸所謂天命之性也、純乎天之命而不少雜以人者、性善之性也。惟此性善、故率之則可謂之道。若夫氣質之性、而可率乎哉。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

肢之於安逸也、氣質之性、抑或牽其氣質之性而味而色、而聲而臭而安逸、而可謂之道耶。故曰、君子不謂性也。然性本渾然也、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何者謂之利。不安排、不擬議、順以出之者、利也。何思何慮而不失其故之本體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言故、與孟子之故其義一也。蓋寂然不動者、故也、天地人物之所同具也。以故感故而達之天下也、莫之能違矣、可以盡人之性、可以盡物之性、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此易之所謂感而遂通之大旨也。太史公曰、利誠亂之始也。孔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夫孔子之所謂利者、殆非所謂何必曰利之利也。若何必曰利之利、而孔子則亦當絕口不談矣。而曰罕言者、豈其然哉。孔子之所以罕言利者、以利爲本、不可使知之道也、不屬於見聞覺知、不着於意必固

我、而同歸殊途、自虛一致、何思何慮而已矣。不有回之愚、參之魯、夫誰得而言之。故曰罕言。古人有言曰、眞心是性、眞性是心。又曰、心之蘊爲性、性之萌爲心。然則何以謂之眞性之心。又何以謂之性萌之心。性萌之心、心有其心而失其眞性之心之本體矣。故性功也者、乃所以復其眞性之心之本體者故也。故故也者、民之秉彝之舊物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與生俱生、未發之中、天地之性也。人非堯舜、豈曰性之。而孟子所謂湯武反之者、反之者何也。反之者、求其放心以存心也。心既存矣、而自不逐於聲色臭味安逸而爲眼耳鼻口四肢之所奪、中心之仁有不在我乎。古人有言曰、人死性不滅。蓋言性之生滅而於我之形骸本不相關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老氏謂之長生久視、釋氏謂之不生不死。故人之生生也、而人之死死也、則有未嘗死者在焉。而天而地亦有

壞㉚時、而天地則有未嘗壞者在焉。故善反之功、始於求放心以存心也、自是無所於存而圓融不測矣。雖曰圓融不測、然未免有所於倚也。又自是而無所倚焉、然後於可言本來面目、盡性之功、而所謂夕死可矣、長生久視、不生不死、而眞常之道、豈其可得而滅耶。故曰眞常得性。然性命之於天、天㉛者、自然而已矣。男女媾精之時而一點落於子宮者、乃我之性命、我之眞種子也。孟子所謂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也。一點性命、謂非幾希而何。惟此性命之幾希、孔子則謂之仁、故曰生意之謂仁、又曰生生不息之謂仁。蓋卽心卽仁、萬古之長存也。孔子曰仁者壽。今卽果實之桃而言之、不知此桃始自何代、種之於地而芽、而樹而實、而復種之而復芽之、而復樹之而復寔之、生生之無盡。若孔子之仁傳之曾子、子思、孟子、而萬世之下有能誦孔子之書以講孔子之學者、是皆孔子之

仁之壽也。若夫道家、則謂之丹、而又曰神丹者、何也。蓋此幾希性命而落於子宮者、何其神也。由是而五臟六腑、由是而四肢百骸、由是而能視能聽、能持能行、由是而能仁能義、能禮能智、由是而能聖能神、能武能文。是雖甚智、亦且不可得而測量矣。故以此而在世間也、兩精搏而神應之、百千萬億、化化而無窮。然人之始生也、一剪肚臍、而幾希性命即落於我之眞去處矣。既之而在於天地之間、又既之而在於肉團之心、又既之而散於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故結丹之法、乃以火散之於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者、而復返之於肉團之心、然後方可謂之能有人道。既有人道矣、又將以肉團之心而復返之於天地之間、然後方可謂之能得陰丹。叅同契曰牝雞自卵、其雛不全者是也。既得陰丹矣、自然於我天地之間而自復返之於我之眞去處也、然後方可謂之能得陽丹、而其雛

始全、可得而抱矣。既得陽丹矣、自然於我之眞去處而自復返之於我之本體也本體本自虛空虛空粉碎、乃證佛果。今以既得陰丹而復言之、内外交修、煉之而復煉之、而必至於三千功滿八百行全以與天地合德、然後能得陽丹也。故曰、丹自外來。其曰自外來者豈非我之眞陽從太虛中來耶。獨不觀人之始生乎。人之始生也、以至於今千萬世之遠而族類之繁、殆有不可得而勝紀矣。結丹之法亦復如是。豈惟人哉。胎卵濕化以至極微之物、則皆形化也。然而形化而未有不始於氣化、氣化而未有不始於太虛也。夫物則皆有然矣。而曰一顆眞丹、元從太虛中來者、則又何疑焉。若所謂眞種子者、易之太極也、而二氣、而五行、而萬物。論語之一也、一而二、二而三、三生萬物。中庸之中也、致中而和、而位天地、而育萬物。種子者、仁也。劉顯眞曰、只要了得核中一箇仁、仁中有一

點生意、藏之土中、春意纔動、根生幹長、都出自然。而仁中一點生意者、豈非所謂眞種子耶。陽生而陰復佐陽以成之。孔子曰安仁、以此種子之仁安於中心之中也。孟子曰居仁、以此種子之仁居於中心之中也。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要之、存存匪懈、不過誠與敬兩個字已耳。夫所謂敬者、心主乎中心之中而無失也。夫所謂誠者、心本、無思無爲、寂然而不動者故也。易曰艮其止、止其所。書曰、安汝止、欽厥止。大學曰知止而定、而靜、而安。孟子曰自得者、得我之所本有、所謂故也、而居之安。孔子亦嘗言居、曰居之無倦、此守中之旨也。豈曰老氏爲然哉、而義、堯、禹、文、周、孔之學之所不能外也。然此道不惟可行於廟廊之上、亦且可行於三軍之中。若守此道而不能官矣、不能士矣、不能農、不能工、不能商矣、仰不足以事、俯不足以畜、則亦奚貴於道耶。黃帝涿鹿、舜禹三苗、湯武放

伐周公東征。至於孔子不得位矣、亦且有夾谷之會、而夷狄、而患難、而造次、而顛沛。此道之所以無有乎不宜者、即心即事、即事即心。若或外事以爲心、殆非所以求放心以存心也。故心安於中心之中而廟廊也、而能不爲廟廊以稍動其心乎否耶。心安於中心之中而三軍也、而能不爲三軍以稍動其心乎否耶。心安於中心之中而士而農而工而商也、而能不爲士、不爲農、不爲工、不爲商、以稍動其心乎否耶。至於夷狄患難、造次顛沛、無不心安於中心之中、方可謂之無動無靜、無內無外、修已以敬而不離道於斯須也、不謂之煉心之眞實義耶。拂亂所爲、動心忍性、但道喪世衰、人失其學、而二氏者流、溺於所聞、每以爲不離父母、不棄妻子、不山棲闃坐、則必不能成至道。然此乃荒唐枯槁之僻、於邪也大矣。而黃帝老子釋迦之教、元不如此也。然黃帝老子釋迦亦皆有妻有

子載之三氏之書、亦云多矣。夫考之黃帝老子釋迦則如彼、而觀之近代三氏則如此、此三氏之教之所由以分也、其來舊矣、而亦不得不辯也。荒謬鄙見、恐不足爲翁道也。但以翁有問、不敢不對。伏唯賜教、幸甚。黃公復有鼻淵疾、教主語以却之之法、仍令劉生傳之。不三日、遂痊。既而內翰袁玉蟠公宗道、王明石公圖、蕭古鉉公雲舉、吳觀我公應賓、太學生吳彬如君用先、咸詣拜教主而私淑於禮部主政汪靜峯公可受焉。及劉岩公敬宛八京、各致書教主、教主亦各因所問而答之。劉嚴公書云、自季夏入都以來、未嘗頃刻忘左右。已具二啓上候、未審徹記室否。不肖孟浪逐塵、身心無補。向曾承教歸下一着、第細思之、中黃未有眞息、恐涉躐等。今且行採樂工夫可乎、不可乎。傳教者謂採歸土釜之時、須用火煑三滾、然後封固溫養、然耶、非耶。願明示、以開迷途。至仰至荷。日前

儀部汪俞二公未知不肯爲同門友、故不敢相接。今始悉而臨顧懇懃、甚有道雅。汪生沖養沖和、已得敦仁眞境、特未下第五着工夫。俞生心神爽豁、駸駸上烝。他如翰林四吉士、國子一生、皆嘗焚疏告天、私淑於汪生、意念精專、日思見先生而未克見、可謂篤信好學。吾道之行有機矣。先將姓名奉報、諸生俱有通札、俟後察、不具。教主復書云、來書謂中黄未有眞息、吾叔以何者爲眞息、而眞息只在心耳。心靜則息自調。其曰孟浪逐塵、身心無補、然逐塵而心靜、則息自調、而息以踵。靜坐而心不坐、則息不調、而息以喉。若必以逐塵爲非、而以靜坐爲是、即此一心、已失其淸靜之本體矣、則息安能調。然眞火本無候、而謂採歸土釜、須用火煮三滾、此非知道者之言也、切勿信之。當依兆恩前日所言、遵而行之可也。翰林四吉士、國子一生、果能篤學而相信矣、不知何日得與之而談、

是所願也。

袁玉蟠書云、宗道生廿有九年矣。辛未之冬、一病幾殞。後稍習靜、更獲稱人、于時感風水之易散、慨泡影之非堅、遂搜內典、遍叩風外。荏苒至今、益增迷悶、若墮大海、恐濤洶湧、心悸目眩、將就沉溺。幸友人汪君見憐、告弟子曰、吾師林先生總統三門、普度衆生、爾曷歸心焉。弟子爾時神魂超越、悲喜交集。復得先生所著書、焚香疏讀、如醯雞發覆、獲見日月。弟子身滯都門、而心已飛於函丈矣。今者更逢芴岩道兄、訊師興居、愈增渴仰、益思親炙。㉝故敢齋致寸緘、仰叩皐比。固知根器愚頑、非堪鞭策、所幸造物陶鑄、不遺蠛蠓。儻蒙收錄、得奉掃除、時聞法語、此之爲恩、奚啻起死人而肉白骨哉。又師九序之訓、弟子側聞其五於汪君矣。大海迷人、偶得杖履、忻踊之私、言不能盡。顧尚未知艮背之時見何景象、乃可行庭通

關乎。復見何景象乃可安土乎。安土幾何時、見何景象、乃可採取乎。結丹有形耶、無形耶。移丹氣穴爲自然耶、爲用力耶。氣穴在臍裏之中央、抑臍之下一寸三分耶。統乞明誨、以開愚蒙、尙容躬詣門牆、敬聆奧旨。臨楮無任瞻依悚仄之至。教主復書云、讀來翰、知好道之深、相愛之至矣。第此事只從心上做工夫爾。若艮背行庭、乃求放心之法也。行艮背、要得水升火降、渾身調適。行庭卽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吾身一小天地也。行周天要聚清氣於吾身天地之內以抱神也。散濁氣於吾身天地之外以煉形也。其次則有通關、又以宣暢一身之筋脉、流通一身之滯氣。滯氣一散、而神則自虛而明矣。形則自清而爽矣。至於安土敦仁、以結丹也。蓋父母媾精、一點落於子宮、吾身之至寶、吾心之眞丹也。而此丹何其靈與。由是而五臟六腑、由是而四肢百骸、由是而能視聽、能持能行、

四端俱足、萬善皆備、而大而化、而聖不可知、都從子宮中之一點發出來爾。叨地一聲、而此一點即落於臍下一寸三分、既而移在心臍之間、所謂八寸四分之中央也。老子曰天地之間、正此處也、不復在於臍下一寸三分矣。又既而移在五行之心、釋氏所謂肉團心也、不復在於天地之間矣。又既之而散見於耳聞目視、口爽鼻臭、不復在於肉團心矣。若以用功言之、法當內視返聽、如有一点炯炯靈光在於肉團心內、所謂存無守有者是也。片時之間、果有一点靈光、即移之於天地之間、非內非外、而兩腎之間、眞水自然上升、與之交媾。既交媾矣、而視而聽、又當在於天地之間。然丹屬火也、不能不熱。至熱時、即移之臍下一寸三分。稍停片時、即向臍後上升、夾脊雙關、至泥丸、下至鼻口、直至臍下一寸三分去處。此正所謂玄牝之門、玄之又玄也。當有當無、時時刻刻、稍稍照顧、

所謂觀自在菩薩是也。始於有象、終於無形、始於有作、終於無爲。若孔子、不言性與天道、又罕言命與仁。道家言之、而又雜以硃砂水銀、龍虎鉛汞、令人難測其旨。釋氏言之、而又雜以狐孫狗子、露柱刹竿、令人莫曉其義。故曰、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明師莫強猜。故區區直述而明言之、漏泄殆盡。苟有專心致志、舉而行之易易耳。但心之所知者而發之於言、終不若心之所知、口之所言者而筆之於書、終不若口之所言。不知何日得以聚首數月、與大弟共明此學、是所望也。想大弟同之也。

王明石書云、圖墮落世網、三十餘年、對境逐塵、牽纏莫斷、叢嗔染愛、煩惱無邊。望彼岸以何遥、抱信心而難悟。自分出離之無路、豈期解脱之有因。恭唯老帥㉞入聖超凡、明心見性、理玄眞諦、雙林蚤證菩提。幻泯空華、三教獨傳正印。攝七趣總歸如來密藏、現化身

遍入毛孔微塵。允般若之會歸、信人天之師範。圖幸語法潤、頓切皈依誦要覽而想像道顏、循艮背而證息妄念期以數年之久、漸登九序之階。第恨正念孤微、迷情棼雜、顛倒相續、起滅不停。憐人壽之幾何、恐性靈之易汨。興言及此、揮淚交加。敢附上座芻岩公之便、繭裁尺牘、敬布寸衷。伏望老師願力慈悲、俯垂收錄、慧光攝受、遠加護持、俾弟子正念精專、直趨妙明之路、妄心消歇、逕窺清淨之門。下情幸甚。臨緘不勝懇切祈禱之至。教主復書云、讀來翰、可謂慕道之切矣。美羨何者謂之境、何者謂之塵。而對境逐塵、其誰對之、其誰逐之、何者謂之煩惱、而又曰無邊。何以謂之彼岸、而又曰何適。誠能持此心法、信而行之、則亦何有煩惱。而況曰無邊。以此明心、以此見性、以此超凡、以此入聖、便是彼岸了事底人。然正念即是迷情、迷情即是正念。但惟一悟已耳。若所謂正念精專、

妄心消歇。孔子所謂爲仁由已者、妙明之路從我而由、清淨之門由我而入、而謂由人乎哉。不知何日得以面談、是所願也。

蕭古鉉㉟書云、弟子最迷謬、春秋幻度、三十有五齡矣。覽鏡顧形、倏然老大、回嬰兒恍如蕉鹿境也。自惟君父之恩未酬、婚嫁之願未畢、塵緣猝難捐割。人理猶然闕如。一日之内而變態叢生、轉盼之間而蜉蝣遞見。驟六馬易、收方寸難。而又念河清不待、薤露易晞、壯色弗停、勢如奔馬。不以此時究性命之旨、證生死之關、有如一旦而草枯花落、與萬品齊燼、捐棄惺惺、沉冥世世、嗟乎哀哉。每一念至而計畫無所之、未嘗不拊膺長嘆、不覺涕泣之無從也。恭聞先生超玄證聖。出有入無、闡三教之眞詮、標九序之宗旨。嘉與後進、矜憫愚蒙、弟子無知、心竊嚮往。㊱願執鞭末由、徒切宮牆之望。登龍雖遂、益增山斗之思。伏願先生憫苦海之沉淪、授登岸之要旨、

直指入室、無落旁蹊、大示眞宗、不迷歧路。必求發軔之始、易簡可行。願聞指南之方、奉持勿失。翹首閩山、不勝注望。南鴻有便、幸惠德音。教主復書云、讀來翰、而向往之心可謂切矣。慇慇然區區所談之道、殆非荒唐枯槁之謂也。無分於在世出世、只在世間而出世問㊲耳。不惟廟廊之上而三軍之中亦皆可爲也。故君父之恩直在於在世、而在世酬之而無難也。斯道之大直在於出世、而出世了之而易易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而所謂求放心者、誠可謂難矣。但能於區區心法遵而行之、亦不爲難。或心之放於外也、只惟行此工夫念念不忘、不知其他、而心自收矣。或行此工夫而心猶未收也、亦只惟行此工夫念念不忘、而不必咎乎其心也。蓋心屬火、最易燥動。若必與之較正、則心必不能收而心愈放矣。此言甚正而若反、但能信而行之、可以坐收明效。不

知大弟以爲何如。區區欲度世、豈敢妄言以欺人哉。然此發軔之初、易簡而可行也。若夫九序、載之三教經解、三教會編、三教分摘拾餘等拙集者詳矣。要之、亦非文詞之所能盡也。

吳觀我書云、應賓佩服儒訓、棲心玄釋之日久矣。雖復飄轉情塵、溺淪見海、而一念信心、矻不可拔。顛倒頭顱、虛浪歲月、廿餘年于茲矣。何因何緣、獲聞先生之名、讀先生之書、而又獲私淑於先生之道、以自薰染、了知此心與三教聖人畢竟無二、生大歡喜、發大誓願。此何異指丐者之家珠而使之歸而有之也。幸甚幸甚。應賓竊惟道喪以來、聖人之教互相詆訾、裂一體而三之、構同室而鬬之。其間逐景附聲、謬自標植者、即不論、乃至窺眞源、洞底裏、號爲儒之杰者、亦不釋然於其中、而必驅二家於吾儒之外。道之不明、從可知已。吾師應運而興、秉燭炬而哀羣迷、證彼岸而憂衆溺、其

筆之於書者、種種明訓、揭三聖之教而日月之。乃至種種心法、所傳於世者、辟如慧燈、照過千億。而今而後、苟有得與於三教之法潤者、皆先生之賜也。賓雖愚昧、寧不知歸。已於本月望日齋心焚啓受戒訖。輒函蕪牘、入大弟子林芴岩公行李、仰塵玄覽。唯我大師哀憐而攝受之。日所奉行者、艮背之功。日所講明者、分內之事。至於鄙心所不了義、不敢賫問圖南之後、誓當奉贄講席、咨決疑情。應賓竊聞青陽不擇木而榮、所異者良□。大匠不擇材而任、所異者椽楝。應賓雖愚不肖、抑於師門豈有讓耶。啓次不勝哀懇待命之至。教主復書云、讀來翰、可謂知斯道之大旨、會三教之源委矣。老子曰、大道無形、生育萬物。大道無名、長養萬物。而中庸則致中致和以爲用也、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者、蓋有見於此矣。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又曰、聖人通天下爲一身。若二家、非聖

人之一身乎。非天地間之物乎。而必欲驅二家於吾儒之外、不謂之裂吾身而三之耶。區區于是而知孔子之教、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釋氏之教、胎卵濕化、盡皆滅度。區區稍稍有見於此、故統三教而序列之。然不始之以明倫、則無以立本。不中之以見性、則無以入門。不終之以虛空、則無以極則。夫惟其極則也、虛空本體、天地且不能外矣、而况物乎。物且長養矣、而况人乎。大弟有此大識見、則必有此大擔當。現大弟身已躋貴顯矣、以此用世、而爲天下第一流事業、毅然爲之、拚是拚非、忘毁忘譽、而不少退讓於古之聖人、則亦何難之有。若區區微者、年已七十有三矣。特倡明三教於其始已耳。不有大賢如大弟及玉蟠、古鉉、明石、何以台三教而一之見之行事而樂觀其成耶。此道須要面談、而非紙筆之所能盡也。

吳彬如書云、用先曾未一覿先生之光儀、而聞先生之行、讀先生之書、心甚竊慕之、恨不執巾拂、朝夕事先生。乃邂者芴岩翁至都下、往謁叩之、知先生接引後學、惓惓盛心、姑齋戒書啓、稱名爲弟子。夫先生飄然世外、而用先束首一經、猶作塵囂走、何以事先生。但思先生立教、深重綱常、而用先宗祀未續、世緣難脫、所以暫就樊籠。然而出世之想、無日不切。盖自觀此身如幻、畢竟無常、心性眞源、何由明見。若失母嬰兒、了無依傍。幸天憫愚昧、賜以先生九序之功、雖未得親承指畫、而私淑諸人、如盲得杖、即不揣鈍器、信受奉持。祇恐業重識昏、終須墮落。尚圖來禮恭詣法席、自接溫顏、耳聆要旨、庶得沃甘露而起沉痾、乘慈航而出苦海也。先此陳悃、唯 先生慈悲、不麾之門墻之外、則大幸。教主復書云、讀來翰、知向道之心甚切、羨羨。區區之所云心法者、只在世間爲之、而非離世

以爲學也。實之黃帝、堯、舜、湯、武、周、孔，無以異也。歷考之道、釋，亦有同者。若以嗣續足以妨道，而黃帝四妃二十五子，老子之子宗，釋迦之子羅睺羅，亦足以妨道與。若以一經足以妨道，而大舜之歷山，傅說[33]之版築，膠鬲之魚鹽，亦足以妨道與。況經傳之所紀載，一皆古先聖王之至教，而所以助道者，不其深乎。日行心法，日誦經傳，心可以由此而明，性可以由此而見。若必舍舉業以求明心見性，不謂之着於靜而爲靜所縛耶。若必着於靜而爲靜所縛，則心必不可得而明，而性必不可得而見矣。儒氏有言曰，靜亦靜，動亦靜。道氏有言曰，常應常靜，常淸靜矣。釋氏有言曰，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夫禪亦靜義也，則亦何嘗着於靜以求靜哉。釋氏又有言曰，動上有不動。若能知動中所以不動者，是雖輪刀上陣，則皆可爲也。此學須要面談，而非

紙筆之所能盡也。
汪靜峯亦致書奉候、教主復書云、辱謬愛謝謝。遙想大弟此心愈益堅固、不知何日得以聚首面談、以共發明此心身性命之學、則亦未必無分毫之益也。然區區之所以倡明三氏者、非徒謾爲合一之說也、蓋將以儒道釋之所設教者而裁酌其所當先者先之、後者後之、第而列之、在世出世、如出於一人之所建立。故明人倫以立本、非所當先乎。既立本矣、然後次之以見性。既見性矣、然後終之以極則、此固其序之不可亂也。以此語人、不免初面㊵駭、中而疑、至是亦或有信之者。不有大力量如大弟者、何以倡明於天下萬世哉。望望。
禮部俞養弘公士章致書云、日者芴岩翁至都下、攜老師翰貺下及、感佩感佩。來教汪洋玄達、渺不可即、請以己意爲問、幸大慈悲

不以爲瀆而申命之。夫求道者、求性命也。不知性命之所謂、孰從而修之。吾儒之所謂性、有理義之性、有氣質之性、是二者、總之不外於吾身一點靈明、是一點靈明性蘊于此矣、是性之說惟一也。吾儒之所謂命、有理義之命、天命之謂性之命是也、是卽性也、有氣數之命、莫之致而至者命之命也是也。此則伯夷仁而貧、齊景公不仁而富、顏子仁而夭、盜跖不仁而壽、若有所限制而然、與天命之謂性之命不同。是命之說有二矣。及奈之玄教所謂空也、無也、虛也、總之所謂性也、似與吾儒之謂性不殊。至於命宗之旨、似與理義之命、氣數之命迥乎不侔。是性之說畢竟惟一、而命之說又增爲三矣。敢問性命何以分疏、而玄門性命雙修之性命、與前所稱之性命合耶。不合耶。來教又云、重立性命之性命、是卽性命雙修之性命耶。抑或雙修之後、另有一段光景所謂性命耶。幸惠

教之。來教云、修命之士、當於氣穴圖之。所謂氣穴者、何所指也。前門下陳公少昂嘗以守中黃示之、此即氣穴與、否與所謂修命宗、止於此術歟、抑亦此其造端歟。來教又云、胎陰胎陽、似亦屬修命宗、其說亦玄妙莫測。至於修宗之學、反覆一篇中、似及之、未談。所謂修之之道、幸惠教之。所著九序、似專為命宗。詢之少昂、謂遵此序、可以不死。愚亦聞神仙不死、惟不死、乃可為貴。近閱書帙中及手札、謂死人所不免、而所以不死者這箇也。這箇何物。四大既離、這箇安在何處。豈這箇自能變化、可以有形、可以無形、如今世所稱洞賓等仙、往往顯現之謂耶。不然、何取於修証為也。芴岩翁還齋此叩謝、并請緒論、以覺衆生。自後倘有高弟雲遊至京、乞命之皦止一面、亦可以得與居之萬一也。教主復書云、辱問性命、謹此以復。大抵性不可見、所可見者神而已。命不可知、所可知者氣而

已。崔公入葯鏡曰、是性命、非神氣。若也不知性命而徒索之神氣、是乃儒道釋之流弊也。夫既曰性不可見、而曰見性者、何也。區區所謂見性、性見者是也。夫性不屬見而曰見性、性見者、又何也。蓋性屬於有、有則有時、而滅也。性屬於無、而有生於無、無則無時而滅也。既曰命不可知、而曰知命者、何也。區區所謂知命命知者是也。夫命不屬知而曰知命、命知者、又何也。蓋命屬於有、有則有時而壞也。命屬於無而有生於無、無則無時而壞也。設若性命之屬於有也、夫誰不得而見之、不得而知之。設若性命之屬於無也、是雖聖人、亦且不得而見之、不得而知之、有之而無、而謂之有、不可也。無之而有、而謂之無、不可也。不有見性知命之人、則亦不足以語此矣。釋氏曰、一切衆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所謂種性者是也。夫以種性而正性命、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此非儒道釋所謂

眞性命也。蓋由男女媾精、以其種性而種之、而復生人、人則安得不死。而儒道釋之聖人、雖曰不能不賴於種性、而以其種性而復造化之所謂腹中夫妻、以胎仙胎佛、可以萬古而不死也。然所謂萬古不死者、殆非其形之謂也。形中有氣、亦非其氣之謂也。形中有神、亦非其神之謂也。夫曰非其神之謂矣、非性而何。然亦非性之謂也。既曰非神、又曰非性、性而非性、自有不屬性而非人之所能見也。夫曰非其氣之謂矣、非命而何。然亦非命之謂也。既曰非氣、又曰非命、命而非命、自有不屬命而非[41]之所能知也。圓覺經曰、如銷金鑛、金非銷有。既已成金、不重爲鑛。金無窮時、金性不壞[42]。區區嘗竊論之、若以淫欲而止性命、非鑛與銷之而成金、非以鑛而造而化之以成金歟。夫鑛而造化之以成金、卽是以衆生而造化化之以成佛也。若徒認鑛爲金、及不識鑛中之金、則未有能佛爲

者也。性命微旨，是雖孔子亦罕言之，子貢且不可得而聞也。若道家言之，率以致喻，而釋氏言之，亦或權設，卒使性命之旨不明於天下。萬世也。故區區不避漏洩之罪而詳言之，如此大弟試覽之何如。要之，盡性至命之學，不有以面談之，不可也。教主作報書已，乃撰眞我讚言曰，眞我無我，本體虛空。而道家所謂長生，釋氏所謂不死者，蓋謂眞我之虛空而不屬於生死也。讚曰，我之元精不屬精，精不屬精，而精之所由以精也。我之元氣不屬氣，氣不屬氣，而氣之所由以氣也。我之元神不屬神，神不屬神，而神之所由以神也。無精而有精，無氣而有氣，無神而有神。有精而無精，有氣而無氣，有神而無神，而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化身，孰非我之元精所由以精，我之元氣所由以氣，我之元神所由以神乎。故眞我無我，無我之我，而天地萬物莫非我也。無我眞我，其可得而壞

乎。若眞我可得而壞之、則天地其誰與位之、萬物其誰與育。由是觀之、眞我之我、其有係於天地萬物也大矣。抑豈曰生死之不屬於我之一身焉已哉。

七十四歲

萬曆十八年庚寅歲旱民饑、教主分命門人、密訪城中赤貧者、籍記之、復覈其實、逐分散之。一日遍及通城、凡施穀數百石、金百餘兩、一無所爽。未分既不我擾、已分亦不我亂。大尹孫公素以精覈稱、亦服教主之神也。廼聞之撫院開府趙公參魯、行分守道徐公秉政褒獎云、山人林兆恩學行並崇、恩施獨厚。因扁以壺山高士。

八月二十九日、伯子錫命卒。

教主門徒日盛、莆人多嫉之、而以倡亂誘之。時山寇曾廷邦、何南泉難作、其黨陳文章詐稱三教第三子、大尹孫公鞫得其情、即以

其事刻於蕭廬訊語、復附言曰、山人林兆恩倡明三教、壺關高士也。諸縉紳出閩南者、必造其廬而訪焉。山人亦以道自重、不造廬則不見。第木高於林、沙出於岸、則風波首及之。故有盜其名以惑衆、如陳文章者。有危其詞以搆禍、如林壽者。山人之濟於殆也屢矣。山人壬戌之倭、則澤及枯骨。積歲之歉、則惠及餓民。其所著數千萬言、則功在往哲、來裔。海內縉紳慕山人而弗克見也、如渴如饑。廼蕭中羣宵、若不能容山人也者、毋乃鴉嘷鳳、犬吠麟歟。嗟夫。羣宵無責也已。山人門下士、亦有倚勢藉力、入室反財、羣然而噪且吠也。抑何鴉犬之多耶。不佞姑述此、以識一慨云。

時教主已入甚深法界、其所得舍利、雖曰遍周八萬四千矣、然猶知有舍利在也、未究竟於本空之地。有鉢恒多尊者、乃教主往劫會中人也、嘗托翁夢龍語教主曰、林老廼釋迦當時遺旨、將以俟

今朝復返眞陽、再造乾坤扶植人物、所以神仙往往通其竅妙、盡與太虛同體、無修無證、不生不滅。到此方歸本空地、又何舍利之足云。然而外道則以爲斷、凡愚則以爲死、林老殆亦不自覺。爲又貽詩三首、以爲印證、其一曰、一法無時萬法空、眞人出現露眞宗。此心每寄風前竹、顛倒飄揚也不忙。其二曰、一氣分身自太虛、此心似醉又似愚。四年之後空象罔、龍王時獻摩尼珠。其三曰、堪嘆當年好笑時、天上人間總不知。鐵笛遙聞天外鶴、此心也無古今機。

七十五歲

萬曆十九年辛卯。復永福禪寺舊地。永福寺西邊譙樓壬戌燬於倭、既而郡守呂公一靜以其地蓋守備司。至是教主命僧明豊等呈明大尹孫公、孫遂聞之兩院、兩院批允、以其地歸還永福寺遷

守備司于演武場。

秋九月、建塔于蘆浦、從守道徐公秉政、巡道汪公騰蛟、大尹孫公繼有之請也。建幾四級、附民厭而止之。教主遂奏記邵邑令輟工。後以其地及田若干畝、歲收租若干石、爲縣充、龐、商、戚三公祠祭。教主弟榕門公兆珂宦行、舟中忽遇怪風、舟幾覆。有新安人曾拜教主以所佩正氣一軸當空拜禱、舟遂無恙。榕門公始知教主法力不可思議。歸覽三教諸書、以詩呈教主曰：上皇去我遠、大道日以離。豫章本既蹶、百代羅其枝。袞衣稱醫儒、業名竊世資。服食討金丹、長生安所爲。大藏惟說空、西方悟者誰。頹波逝不返、眞源寧在茲。混元數五百、吾兄應其期。立教循周孔、度世大宗師。上窺無始氏、乾坤絜四維。三綱既不墮、妙用理無遺。河洛出圖書、萬代同一時。余生昧三聖、三復豈遐思。願言順下風、廣成有玄規。教主喜

之謂其知三教之大者。

七十六歲

萬曆二十年壬辰。正月、太守馬公貫敦請教主郡賓、詞曰、先生年高德厚、行著學崇。儒道釋盡歸總持、天地人咸有解說。智愚同聲頌德、縉紳仰拜下風。韋布成掀揭之勛、鄉邦宜賓興之典。使者再至、教主力辭焉。

四月、遣漁滄溪橋、從黄啓憲之請也。捐金百餘兩、又命盧祺募督成之、行人咸頌德焉。

六月、按院陳公子貞移文、稱教主業詩書而志甘泉石、守道義而恩及里閭云云、扁奬曰高風勁節。

十月、命門人倡建盂蘭盆勝會。先設延生龍華淨醮、祈保在堂父母。次修水陸道場、令超度各人七代祖考及内外眷屬親魂。又教

人解冤釋結凡所建處、其應如響、遠近之人莫不遵依。是歲正月之望、教主坐於三一堂邊、病足、忽强起入臥内。時朱逢時在側、命童子召之、問曰、爾知吾起有故乎。逢時對以不知。教主曰、纔見先父先母及諸王父許多人從空中來、吾不敢坐、故不憚足痛、强入臥内。吾近日所超者、自父祖而上直至四十八代、皆得生天。逢時因紀而録之、以爲聞所未聞。

七十七歲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春、撫院因倭驚報、令開火器局。孫公以東山西偏隙地隔絶民居、爲宜開局、因倩直求之。教主遂獻諸孫公、謂國家公務、即私宅唯命、況隙地而欲受直乎。開府許公孚遠乃行府、備禮扁奬教主曰義先保障。

松江門人姜雲龍與同社陳濟賢、徐光啓、呂克孝謂教主之書浩

瀚難窺、宜掇精要、以當醒醐、遂編集林子第一義二卷、校定命梓。致書呈覽。教主喜曰、此所謂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九月四日、教主自辰時入定、至日中方醒。夢中言曰、我也口不言而萬法生、我也足不履而十方遍。我也指天天成、我也指地地平。我也指山山青、我也指海海澄、處處咸安、無有身病。家家向善、無有心病。樂樂利利、天下太平。冬十一月、著道統中一經、命盧文輝結集之。復口授太虛先天圖、太極後天圖、天地人圖、天圓地方圖。盧子曰、此道統中一之大旨也。盧子文輝遂以諸圖筆之於是經之卷端。

七十八歲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歲歉民饑、教主倡金七十兩、呈送府縣賑之。又承撫按立社倉明文、即輸粟一百石于龍坡社義倉。

五月、福州饑氏作變、夜焚李章園亭。教主久近書板爲之一空。後其父應春來見教主、言欲盡梓原板、教主弗許焉。冬十月、祭經儁往金陵、教主命之倡教、人士多崇之、建祠于三山街、復倡義塚。

冬十一月、禮部移文、嚮天下遺書、郡縣徵求教主之書甚切。教主以原板被燬、乃命盧子曰、遇變則革、乘其時也。余生平所著諸書、每未暇删校、即爲諸子錄而梓之、是以多有疊出而未定。今子具爲余再删校而編定之。盧子承命、將聖學統宗分内集、分摘、標摘、約摘、拾餘等書、再編次之、標其名曰林子三教正宗統論、凡三十六册。第一册三教合一大旨、原宗、倡道大旨。第二册林子宗孔堂、欲仁篇。第三册夏語、心經、指迷、本體教、常明教、原教。第四册明經堂、詩文浪談、歌、學解、文武禮射圖說、著代禮祭圖說、崇禮堂。第

五册擬撰道釋人倫疏稿、六美條答、井田導河迂談、三綱卦。第六册九序摘言、附諸生疏啓、戒訓帖。勉疏天文稿、附報柬、倡道疏啓條答。第七册心聖直指、心聖教言。第八册元神實義、夢中人佛菩薩義、見性篇、壇經訓釋、常道篇。第九册先衍。第十册十一册十二册十三册俱三教會編。第十四册三教無遮大會眞我昌言、道業正一篇、度世山人。第十五册絲銀喻、心聖圖說、心身性命圖說、性命答語、心爻天人一氣。第十六册存省規條、七竅答問、初學篇、教外傳、何思何慮解。第十七册金剛經概論。第十八册心經釋略概論、常清淨經釋略。第十九册廿册俱道德經釋略。第二十一册、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册俱四書正義。第二十七册豫章答語續語。第二十八册權實、破迷寓言、持齋惑念經辯惑。第二十九册心本虛篇、心本虛直指須識眞心。第三十册林子舊稿、

續稿。第卅一册醒心詩并摘註聯句。第三十二册聖學心要、玄宗大道、性空宗旨。第三十三册無生篇。第三十四册正宗要録、非三教世出世法、立本、易解俚語、信難篇。第三十五册附玄歌玄譚、寤言録、卓仙詩。第三十六册附中一緒言、性靈詩、道統論、念祖明訓。分作元亨利貞四函。盧子又承教主嚴命、將正宗採輯結爲三一教主夏午尼經三十六卷、夏總持經三卷、夏訊釋經三卷、如來性經三卷、衆妙玄經三卷、大成時經三卷、反身誠經三卷、度世正一經三卷、中和位育經三卷、明光普照經三卷、最上一乘經三卷、洞玄極則經三卷、道統中一經三卷、分作十一册、結集之夜、圓光吐華、斗母下降、致主起偹衣冠、率盧子瞻拜。復語之曰、今夜之瑞、爲予結經現也。盧子遂徹夜一筆結成。教主喜曰、吾之經至今而始結、吾之書至今而始定。機緣世數、夫豈偶然。遂刻刷以應徵取。時

大尹嚴公廷儀翌毅教主素履以解部云、高士林兆恩學宗洙泗、性識先天。挽二氏以歸儒、率門徒以宗孔。行已似秋霜烈日、接人如共雨和風。居室不尙嬴㊸餘、隨緣樂行布施。又云、修道五十餘年、倡教欲垂萬世。故却病以試心法、即獵較以兆道行。病恙應驗如響、信從輻輳如雲。其所著述、無非挽儒道釋之流弊、紹孔老釋之眞傳。又且以心身性命爲實學、三綱五常爲日用、士農工商爲常業。若不有日用之常道、則專性命者必至於荒唐枯槁。若不有四民之常業、則兼體用者均無所賴以爲善。此三教之所以必合于一也。内外兼修、自度度人、天地人之玄機、發揮殆盡。皇帝王之學術、宣說詳明。卷卷眞詮、篇篇至理、不唯有功於往聖來學、亦且有裨於天下國家矣。

七十九歲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六月、大旱、太守陳公屢禱不雨、啓請教主曰、予享一郡祿食、君享四方令譽。名位雖殊、人望則一。況金丹霹靂、素所能事、中和位育、伊誰之責。教主即從其請、設壇於鳳山寺。三日、果雨滂沱。

八十歲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二月二十三日、日將午、天忽一道白氣貫之、環繞日外、日爲之暈。教主謂門人曰、此白虹貫日也。昔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佛入涅槃、有白虹十二道貫日經天、王使太史占之、扈多奏曰、此西方聖人入滅象也。噫。教主歸寂之意、已兆於此時也。

七月、四方門徒於教主誕辰先期賀祝、概有八千餘人、或以文壽、或以詩壽、或以啓壽。而莆陽王璇源以詩壽、金陵姜雲龍以啓壽、

徽州張濬獨述孔老釋迦之經，以言教主之道大，曰：中國之地，三大幹同祖於崑崙；三大聖人之道，猶三大幹也。吾夫子以眞心實地合三大聖人而一之，譬之遡流窮源而登於崑崙者耶。又曰：吾夫子脫離生死，以身天地；超出天地，以身太虛；虛空粉碎，以證極則。眞所謂舉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天下之大，萬世之遠，悉皆令入我如來㊹法身而滅度之，自滅自度，無滅無度者。則其度世，豈特著述立言，而命耳提，令人綱常性命而度世者已耶。眞所謂預爲億萬年眞陽來復計，使天再開，地再闢，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也。又豈徒精固神王，視久生長，壽國壽天下者已耶。

浦陽王詩序曰：先生開顯教主，扶世眞師，上接周孔之傳，深探釋老之奧，遊神於鴻濛，了悟一原宗旨。會意于同異，衍成三教眞詮。

王侯卿相，胥願卜隣。遠近華夷，皆來執贄。列屨滿戶外，虛志師模，研足承下風，齋心尸祝。兹值孟秋之日，適逢初度之辰，林玉洪等哀然以告不穀，謹述數言，以爲先生壽。但不穀見同河伯，知類夏虫，幾嘗閱先生之書，洒然異之，而漫爲之序。今幸聞先生之教，勃然喜之。雖慚識于野，安辨濮艸，而聲出瓠巴，僅同鷰雀，試效鼓舌之一鳴，冀附蠅驥于千里云爾。閩海眞師出，三尼道始明。一言天下法，教澤萬古行。玄化知無物，素功詎可名。神從喬岳降，瑞自極星呈。碧漢秋初度，黃河代幾清。竹間珠履盛，花際綵衣輕。戚里看鸞翥，仙韶引鳳鳴。門人皆彥碩，夫子自幽貞。共擬岡陵頌，深慙巴里聲。戹將江海實，壽豈歲年成。山斗人恒仰，文章衆且驚。中虛涵萬象，丹老自長生。居塵出塵志，在世離世情。群迷超覺路，半偈抵連城。奚用雞烏杖，偏宜鶴倚笙。玉虹榮兩鬢，金電轉雙睛。何異僑

溪叟終勞帝輦迎。姜神超啟云、門人姜雲龍謹啟、七月望後一日、恭遇師尊八袠誕辰、莫效祝私、敬裁短疏。伏以大道無名、嘗聞之老子。太極一剖、更壞之小兒。亂抹玄黃、已銷精于盤古。妄分奇偶、更造禍于庖羲。鴻濛既折、混沌日淆、道化爲物、人代其天。幸三尼共轉法輪、遂大地驚聞獅吼。斷斷無如洙泗、區區獨得魯麟。奈軻死不得其傳、自曾唯于今絕響。慈航漸替、玉鎖難開。金色頭陀、以破顏于一笑、頓長機鋒。漆園傲吏、得寓意于齊諧。駿成迂怪。[45]鎔黃雜沓、牛削髮于坐圜、人道眞同夷鬼。傳註支離、如畫毛而失髓。聖學不啻土苴。惟濂溪解箇圈兒、若晦菴僅求章句。嘆吾衰之已久、非聖人其誰歸。茲逢三一教主大宗師座下、顯相月輪、藏珠寶庫、混元以前至聖、宣尼之後一人。幾番擁過金鐘、曾總管上天下地。今日解開布袋、直收拾三千大千。不分孔老釋迦、一齊包裹[46]。說志[47]

未來過去、自在縱橫。吞唾紫金黑鐵之精、荷擔三綱五常之重。煉餘陰滓、收拾萬古眞陽。補盡空青、提絜千年午運。握鑪錘于大夏、鼓槖籥于環中。滅盡地水火風、超出五行之外。分身百千萬億、移居太極之前。永留幻相于人間、忽捧瑤函于海上。壽躋八袠、晨接新秋。挽天河千尺之瀾、瀉爲金液。鑿崑崙一竅之石、現出摩尼三妙金身。擁護者七十九萬、豈唯庭舞萊衣。九環大負、皈依者無量無邊、佇聽聲傳玉振。無土而王、不羨垂竿東海。後天而老、從他歷劫河沙。如雲龍者、熠火微光、蟣蠓下品、一旦撥開雲霧、有目盡觀青天。如弱子之喪家、幸逢慈母。若屠牛之入市、忽解麻繩。便思躍入洪鑪、尚許齊登彼㊽。誓藏身于北斗、庶叶識于華林。重宣孝道明王、大揚宗教。定作彌陀童子、咸證菩提。雲龍等無任欣荷拜禱之至。

先時教主額上有三點、圓明顯露、紅如硃砂、頂門常開、息息出入、與嬰兒無異。王錄問之、教主曰、此所謂三花聚頂、五氣朝元也。道人從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返虛、直到如嬰兒地位、天門開闢、內丹吐華、有如此云。

九月望日夜靜、教主倏然曰、吾明日欲覽諸祠廟概。次早、於東南方五色雲横、毫光絢綵、人皆謂有祥瑞。頃、而教主到清江玉溪、歷水南而抵瑤臺。附近門人迎謁者數百人、觀者遮道、咸曰今早之瑞徵矣。復議遊馬峯等處、不果。

八十一歲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正月、教主慮諸經卷帙浩繁、命盧子於所集者纂[49]其大要、以便人之觀覽。凡四卷、題曰三一教主夏午尼諸經纂[50]要。又著經訓一卷。

四月、教主嘗走筆書曰、佛我元非我、我佛亦非佛。無我無無我、無佛無無佛。佛也即是我、我也即是佛。無我無有我、無佛無有佛。無佛無有我、無我無有佛。時其孫齊岳在側、教主命虛子爲齊岳誦之、仍命虛子結集於洞玄極則經之第二卷。又嘗曰、始於有作、人不見有作無作。及至無爲、衆始知無爲有爲。又曰、不識不知順帝則、何思何慮任天然。

方伯郭公子章往泉、介贄教主、不克見。後得草書四幅、閱之、嘆曰、年已八十有奇、而能大書飛白若是、非大有所養者曷克臻此。

江西翁王仙源遥拜教主、以受心法、馳扁曰道紹三尼、又贈句云、振綱常世復唐虞、三教燦兩輪日月。修道德心宗孔孟、一中扶萬古乾坤。又爲教主序衆妙玄經而梓之。

九月、孫齊岳畢姻、教主語之曰、汝知成人之道乎。成人之道、即我

三教之道也、當念而體之。所輔翼造就汝以顯揚吾道者、唯盧生廷徵也、當善而事之。語俱載念祖明訓中。

十二月、教主有歸寂意、飲食居處作字歌詩、或忘所自。雖素所熟識者、見之多不憶其姓名。及與之言、又皆各中其肯綮[51]。嘗坐叩首語盧子曰、孔子老子釋迦同來請我主持三教、普度三門、吾將歸矣。遂以偈示盧子曰、一心無罣礙、本體本虛空。又曰、眞心無壞[52]、眞性無滅。明此心、了此性、天外徘徊。吾今歸後、道屬爾躬、爾其勉之。

八十二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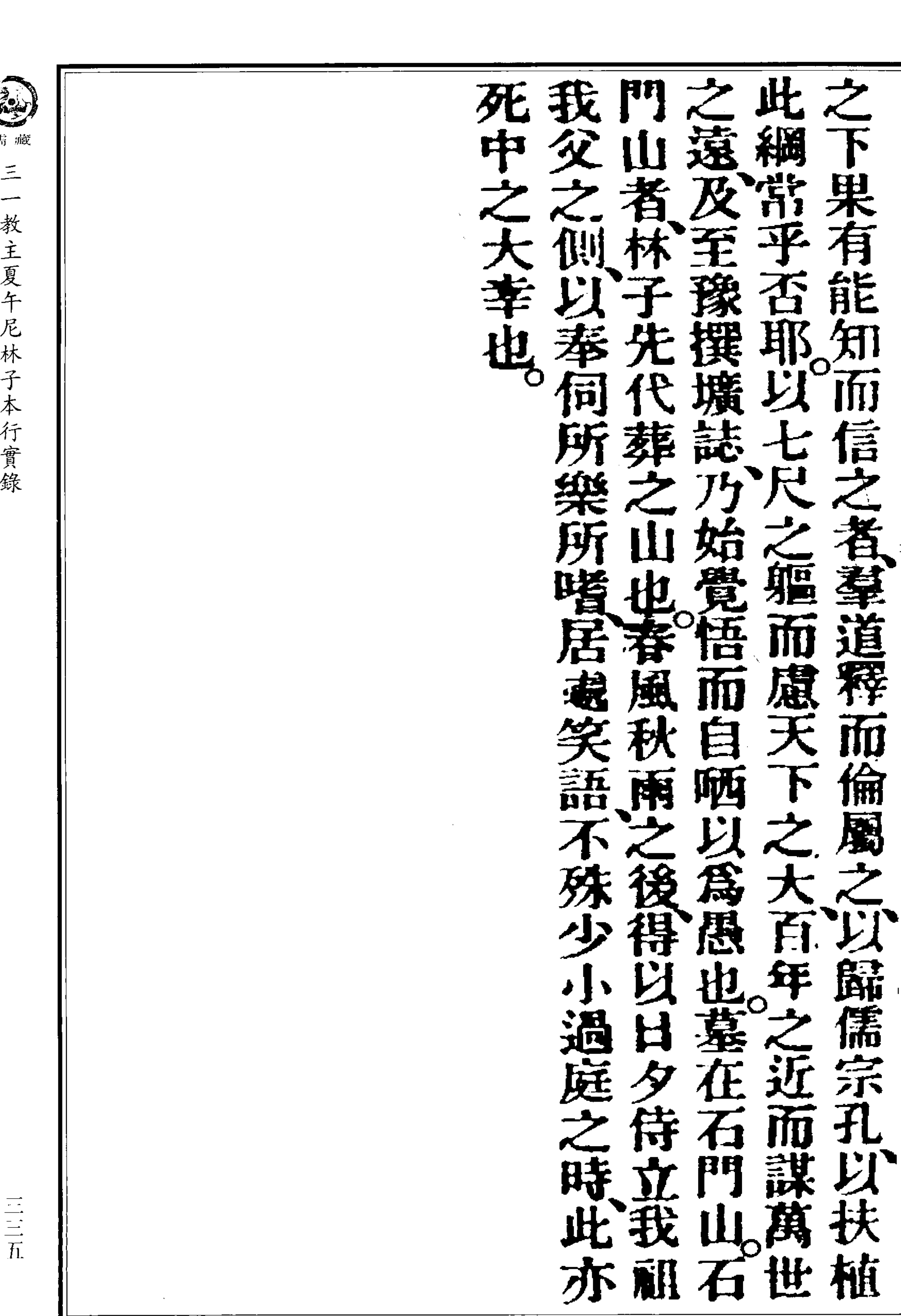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正月十四日寅時、天樂鏗鏘、金光顯煥、教主寂然拱手而逝。肢體和柔、鬚髮轉黑、神色淡黃、不少殞落。手撥開復合。時在側惟盧子及教主弟榕門公兆珂、孫齊岳等十數人。而已訃聞、遠近門人無不奔走悲號、如喪考妣、赴吊者奚啻萬餘人。

其親切者悉皆服心喪三年。時松江門人陳濟賢奠章有能闡其大者，詞曰：先生始設教，常稱孔老釋迦曰三教先生。今天下若儒紳若黄冠若緇衣，以至無量無邊，咸稱先生曰三教先生。玆者哲人云萎，世茓不幸見先生，又恨不及見先生。然亦知先生之于孔老釋迦爲一耶，爲二耶，抑以有形色象貌者爲先生耶，無形色象貌者爲先生耶。萬有生於太極，太極本無極，有生者必有先天地生者，太虚而已矣。太虚運而爲命，賦而爲性，通而爲心。心有正念，有妄念，而虚者漸窒礙矣。使非先生降生，主持世教，止妄念而歸正念，斂正念而爲眞心，存眞心而盡心，而盡性而至命，而復返太虚，則萬古爲長夜，何以終天地而終，始天地而始耶。故六合之内，六合之外，未嘗頃刻無先生也。時在六合之内，則畫八卦，證涅槃，明三教而爲有形色象貌之先生。時在六合之外，則覆天載地，穿

山透海、出入日月而爲無形色象貌之先生。孰謂先生以先(53)生、以死死耶。則又何以見先生之爲主、不見先生之爲恨耶。又曰、昔三尼之設科度世也、均欲使人求復其虛而已、曷嘗有儒道釋之異名。其流也分爲鼎足、互相攻擊、不啻聚訟。我先生起名儒、振教鐸、補二氏之流以綱常、補儒氏之流以性命、定爲合一之旨、而道統揭日月、行中天、郎家國天下非之不顧也。荷擔二氏、集爲大成、猗與勞矣。迨教行而道明、人知斷棄綱常之非、支離章句之陋、駸駸乎歸儒宗孔、而生平所著爲書、結爲經、家誦戶曉、神功妙用、業已周流六虛。于是果圓行滿、復歸嬰兒、思惟絕、知識空、目不辨親疏、耳不知叫號、口嘗歌無言之詩、漸至坐蛻皮囊、則此生之逍遙而去、顧不大與。至若先生平日施仁布德、賑(54)先人而澤枯骨、似屬緒餘。及濟賢等仰荷生成、撥雲霧而覩青天、亦屬私感。以故不及稱

說、而傚述先生之爲有爲無者、大都如此、以爲先生頌、併以爲幸見先生、恨不及見先生者告。遙薦三沔之波爲醴、九峯之毛爲豆、先生饗之。又莆田門人天部陳公其志挽句云、道一教三賴有先生開正脉。天長地久將無後死寄斯文。其餘種種奠章挽句、不能悉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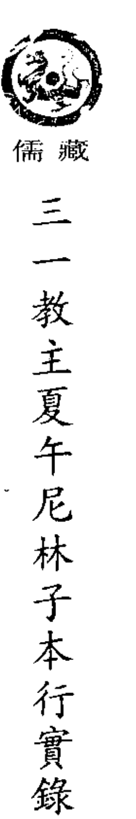
萬曆三十年壬寅。正月二十八日、孫齊瀛奉教主靈輀、出于文賦里之石門山。凡紳縉士庶素沐教主教澤者、無不遠來致祭、執紼爲翊者七千餘人。至二月四日安厝、臺背乾向巽、凡四寰、教主之□[55]姿居左、右則陳孺人壽藏、而伯子錫命及婦黃氏附之。先時教主豫撰壙誌云、嗚呼。自古有死、死亦何憾。但生平之所以孜孜汲汲、以闡明三教歸儒宗孔之旨、與夫君臣父子夫婦三綱之大者、不知至死之期果能信於天下乎否耶。又不知余死之後、而萬世



之下果有能知而信之者、羣道釋而倫屬之、以歸儒宗孔、以扶植此綱常乎否耶。以七尺之軀而慮天下之大、百年之近而謀萬世之遠、及至豫撰壙誌、乃始覺悟而自哂以爲愚也。墓在石門山。石門山者、林子先代葬之山也。春風秋雨之後、得以日夕侍立我祖我父之側、以奉伺所樂所嗜、居處笑語不殊少小過庭之時、此亦死中之大幸也。

校記

①公公：當衍一「公」字。
②小：當作「少」。
③尤：疑作「猶」。
④鍼灸：疑作「鍼灸」。
⑤伲：當作「佹」。
⑥同⑤。
⑦「遂」下當脱一字。
⑧湖：疑作「胡」。
⑨昇：疑作「昇」。
⑩幹：當作「斡」。
⑪谷：當作「穀」。
⑫寓：當作「寓」。按，本譜「寓」多誤作「寓」（「宇」之異體），下不一一出校。
⑬丹云：疑誤。
⑭盛：據例，當作「或」。
⑮孔：依前文例，「孔」下脱一「門」字。



⑯萬歷：當作「萬曆」。下同，不一一出校。

⑰二將：疑誤。

⑱信：疑作「幸」。

⑲損：當作「揖」。

⑳「郡」下疑脱「學弟」二字。

㉑洙：當作「浦」，見下文。

㉒「歲」上疑有脱字。

㉓我：當作「成」。

㉔羌里：當作「羑里」。按，羑里即商紂王拘周文王處。

㉕至：當作「致」。

㉖「聖」上當脱一字。

㉗辦：當作「辨」。

㉘占：當作「古」。

㉙旱：當作「早」。

㉚壞：當作「壞」。

㉛天天：疑誤。

㉜塵：當作「壥」。
㉝炙：當作「炙」。
㉞老帥：據前後文例，當作「老師」。
㉟「回」下當脱一字。
㊱顧：當作「顧」。
㊲問：當作「間」。
㊳□：闕處疑是「莠」字。
㊴傳說：當作「傅說」。
㊵面：當作「而」。
㊶「非」下當脱一字。
㊷壞：當作「環」。
㊸嬴：當作「羸」。
㊹而：當作「面」。
㊺錙：當作「緇」。
㊻裏：當作「裹」。
㊼志：疑誤。



㊽「筏」上當脱一「寶」字。

㊾㊿篡：當作「纂」。

51 桊：當作「綮」。

52 壞：當作「壞」。

53 先生：當作「生生」，與下文「死死」相對。

54 先人：當作「生人」，與下文「枯骨」相對。

55 □：闕處疑是「窀」字。

附嫡傳盧子本行

再傳同人陳衷瑜述撰

三傳門人董史參校

門人

盧洪鼎 蘇俠 張日來 陳應坦 俞鰲 蕭應雲 全命梓

三教嫡傳盧子本行

盧子諱文輝，字廷徵，道號性如，又曰子覺子，學者稱曰夏心尼氏。統承中一三教嫡傳大宗師，出自宋太師熙載公之後。四世祖草

堂居士簡公居莆涵江之岡峯、生於嘉靖甲子年十一月三日子時。性資英邁、眉宇絕倫、弱冠、補郡弟子員、文學蓋當時。又善字法、凡眞草篆隸、各擅其妙。邑丞林公國寧見其賢而妻之以女。方其未入道時、教主寓①榕之借借室、持齋七日、求一人爲之傳道。及晨、忽欣欣然喜曰、吾傳道有人矣。問何人、教主曰、有盧姓者傳吾道也。門下未有盧姓者、唯泉郡有人姓盧、聞之而喜、謂其子曰、三教之傳、不在我、將在爾矣。竟不然。後數年、教主又入榕求盧子、尚未之見。回莆而吟曰、茫茫天地一間身、寄跡榕州今幾春。日暮潮平沙欲合、隔江還有未歸人。時盧子贅于榕、乃爲室林氏病、入莆求教。一聞心法、遂大契悟、歎然惟道是求。林氏遂歿。教主曰、無憂也、子今其可以學吾之道乎。於是篤信力行、不屑屑以青衿爲桎梏。每有所得、不憚一二十里、即以見教主。雖一日兩遭、不自知其爲數

數也。教主知其爲大器、可以付大任、延之於其家以結集經書、時時提醒焉。間一茶之久喚之者再三，至夜間起而喚之亦再三不怠。十數年、果然內外兼修、心性明了。教主乃以中一授之，爲之著道統中一經。甲午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結經之夜、圓光吐華、瑩然如玉。教主稱其爲玉華洞天、云所著中一緒言、性靈詩集皆本之躬行心得、性眞流露、眞可發教主之所未嘗發者、教主命之附於正宗統論中。戊戌春、教主將歸寂時、先以偈示之、然後以道統囑之。昔嘉靖辛未初冬、甕鶴鳴夢上帝遣請教主歸、復有令主此三教者。教主嘗作紀夢豫草、遺囑諸生。盧子時年方八歲、而道統之傳已兆於此矣。至萬曆九年、張三峯眞人晦其名曰桃氏子、以顧訪我教主、云盧子乃梓潼轉身、來承三教重任。而泉郡人傳呂純陽眞人寄贈盧子曰、桃林青草地、三更杖下郎。由此以觀、則道

統之傳皆天意已兆於未發之先、而豈人能致力於其間哉。至教主門下有等②妄生嫉妬、謬刻謗言、百端詆毀、而盧子恬然若不聞者、其德量之海涵爲何如。退處涵江、四方人士王公貴介素慕教主而不克見者、無不執贄于教主門下。諸如同門之士、知道統之所屬、亦無不北而③事之。一時俊彥盡在甄陶之中。故有以詩贈者、以聯句贈者、比比然欣欣相慶、以爲得所依皈。內閣周公如磐扁以三教嫡傳、臺諫劉公會扁以斯道指南。大中丞陳公子貞、郡守馬公夢吉、節推殷公宗器亦皆虛懷咨訪、拜領心法焉。盧子夙夜兢兢、唯④以教主之心爲心、教主之事爲事、考訂經書、垂訓萬世。昔教主經書爲盧子結集者、藏板於清江、後爲嫉妬者之所淆亂。盧子遂棄之、再加編訂而梓之。又著夏心集、盧子要言、三教眞傳、無餘蘊矣。⑤戊申、搆祠祀教主于涵江之瑤島、稱之曰⑥太宗、規模宏遠、

誠足爲天下萬世之所瞻依者也。己酉歲、命袁瑜纂⑦輯三教龍華醮禱闡磊科儀、在在奉行、其應如響。盧子曰、是亦三教中之一事耳。癸丑歲、重整授教堂、名曰結經館、塑教主寶像于其中、盧子從傍配之。甲寅歲九月、繼室鄭氏乃生男、復字世乾。盧子喜曰、吾綱常備矣。丁巳歲、大宗祠署成、莊嚴教主寶像。盧子喜謂袁瑜曰、余家世欠壽、若先君子之年、余今亦當歸矣。袁瑜大訝其言。十一月、手札命袁瑜往泉之扶陽祠、建闡磊大會。二十四日、袁瑜作疏、忽心驚、不能坐定。乃直回淛江、以見盧子。而盧子端然危坐、指袁瑜曰、道統中一之傳、今在吾子矣。于其勉之矣。咐囑畢、遂拱手而歸。後陳雲路、雲洞、鄭邦耀、陳從甫等、以祠宇未竣、書板無人護持、乃擬撰玉華洞訣言、刻以遍告諸友、只囑其竣祠宇、護舊刻書板、末嘗以嗣教專有所屬。然袁瑜自揣、安敢以專屬嗣教爲己任。故避

席于海隅。二十年後、各祠諸友辱造廬求教、强衷瑜為再傳。或者謂盧子之歸、何太速耶。我聞在昔教主嘗有言曰、盧命好、添吾二十年受用矣。吾家業為之造成而盡付之矣。或者謂教主之年八十有二、添二十者、自有餘年耳。殊不知繼教主之後、僅二十年焉而已、則教主之言、憂憂乎其不爽也。盧子之數纔過六九、壽五十有四、墓在延壽里澄山枕辛趾乙。乃盧子所拮据、以葬厥考斐齋公、厥妣劉氏。盧子暨淑配林氏左右祔之、葬⑧室鄭氏復祔之、葬於隆武⑨乙酉冬十二月丑時、門人陳衷瑜率東山、洲江、嵩東、尚陽、縈峯諸祠門徒數百人、致祭于盧子之墓、遠近觀者猶如雲集。至若聞風旌表、廣揚至教者、則猶俟諸後之君子。

門人　陳大崑　陳端明
　　　陳大協　許　淇　仝命梓

附再傳陳子本行

三傳門人董　史述撰

門人林向郁蓁參校

門人孔昌明林文禮仝命梓

三教再傳陳子本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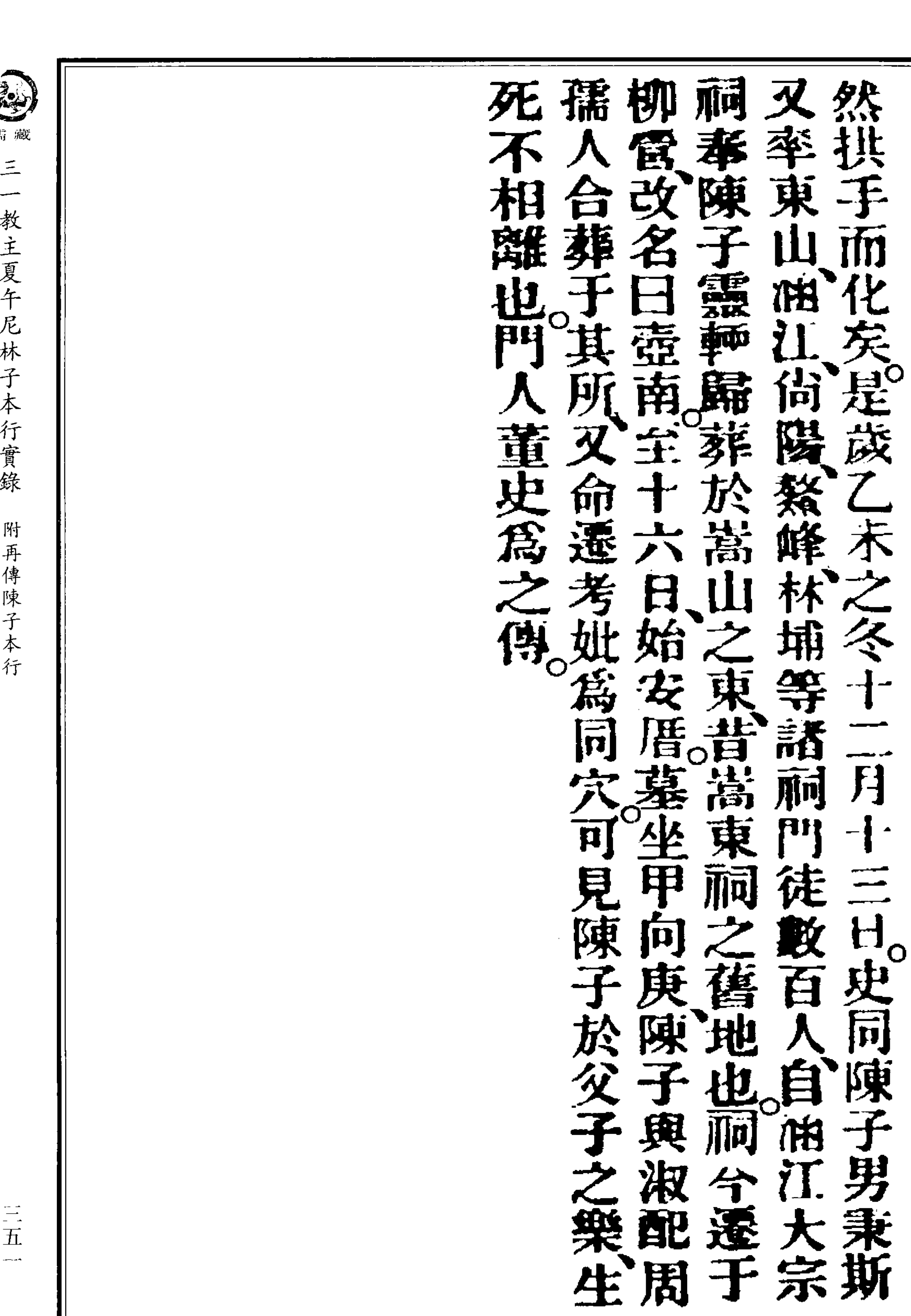
陳子諱衷瑜、字汝經、道號聚華子、學者稱曰明道開教總承中一三教再傳大宗師、莆禮泉里柳街人也。父念齋公諱顯、教主之門徒也。最初同黃芳、陳召南等建祠于馬峯、以祀教主焉。哥黃氏性恬淡、樂施與。凡僧尼道士及疲癃殘疾之流、莫不以其所有者餽之、以其所知者教之也。老未有子、求嗣於教主、十數年間、行種種

善事。教主授念齋公以正宗道書百篇、公不解其意、教主曰汝之後當爲我成之。是夜、黄氏母夢仙衆徘徊、天大將軍抱送一子、手持遺書一帙、覺而有娠。懷胎七個月日而陳子生焉。或曰、陳子既受書於教主、心切度人、不忍久住母胎、故七個月日而降、實爲千百年見知此道統計也。幼而敏慧、凡世間至微之物一見輒[10]曉。長攻舉業文辭峻麗、一氣如決江河、鄉縉紳卓貢初先生稱爲不世之才。年十六、執贄于嫡傳盧夫子、即有靈悟。遂廢舉業、謂章句悟[11]人縱得僥倖功名、又悞及天下萬世矣。乃矢志于立本入門極則、以爲明體適用之學。著立本懺修悔前非、以證後覺。其要不外以盡此三綱五常之大耳。二十一歲盧子命爲開教始祖結蘭盆及懺悔科儀、經月而科典俱備、盧子奇而愛之。每遇大會、便命陳子以講說經書、發揮大道微旨、聽者莫不嘆未曾聞。又命歌醒心詩、

如洪鐘一奏、聲出自然。至家庭父歌子和、人或笑以爲顛。當盧子昇霞[12]、年廿有七、其中一之旨、性命之微已了然矣。其心猶以爲未至也、乃遍遊金陵、松江等處、以尋先正、覓嘆無人而歸。凡所至之地、人皆異之、莫不長跪請教、尊以師禮、皆固辭不受。恪守大道廿餘年、始開教於涵江東山、嵩[13]、尙陽及榕之鰲峯、金鼎、以誘進後賢、倡明大道。時都人聞風而從者雲集、郡司理史公允琦折節求教、鄉閣部黃公鳴俊執贄于其門、人每嘆得見陳夫子、死且不朽。爾時殊無自足意、猶自攻苦克勵、栖栖皇皇、其心惟恐教主之道不明於天下萬世、以爲己憂也。至爲人講說、惟求實際、不事空談、絕未嘗強論著書以動人。後之學者遍求遺稿、約千有餘言、大抵皆皇王君相經世之音、標之曰陳子明道要言。至如建嵩東祠、修東山、涵江、尙陽等祠及寺觀庵院、重訂奉行三教經書、凡盧子所未

補者補之所未成者成之。其行事皆在辟邪以歸正、使教主之道重明、如日月之麗中天、功實不在孟氏下者、非學者得以闡明其萬一也。甲午冬、復修林子本行實錄。乙未春、以稿屬史曰、子其爲我成之。史大訝其說。至二月十二日、臥病三日、史見之、其出言有歸寂意。爾時史悲懼交集、身心俱痛、乃同陳大棟、陳子男秉斯以侍寢食。至十三日中夜、史微睡、陳子問曰、明日何日、吉否。史醒而應曰、吉。曰、吉日良辰、吾將以斯道付吾子矣。史且驚且泣、稽首師前以謝曰、史固黃口孺子、安敢當此大任。陳子笑而歌曰、董子回頭好自看、人或以汝一人要作牛人難。把向鐵樹高中坐、照顧他人汝敢作等閒看。自此春風滿面、絕無病人氣象、盡日逍遙詠歌不輟、謂大衆曰、吾功成果滿、三教重任已付之董生、汝等於某日設醮、送吾歸眞。大衆對泣、擬設祭典、遂喜而歌曰、吾生不爲久、亦

不爲不久。七個月日胎、六十七歲壽亦菟。可惜當年早不來、好把天壺八面開。人人共酌壺中酒、始知滋味過蓬萊。石麟脯、人人口裏自嚼裁。命史續之。史謝不敢。是後凡經烟火之物俱不食、只飲酒數杯而已。曰、此所謂太和湯也。至設祭之日、門下有老友孔昌期者純厚古風、陳子素敬重之、每見輒嘆曰、眞聖裔也。時切以留師、答曰、鏡破磨難明、花落不上枝。昌期再拜以懇、許之留十日、至是之夜、端坐於正寢、堅閉其門、只留史與大棟二人在側、曰、子知屬纊之學乎。死者神氣歸天、體魄歸地。吾之元神元氣已歸、吾自在天宮矣。子其爲我煉吾魄、以歸吾之地。如是、則可以報吾深恩。乃教史等以煉魄之法、其理甚微、史私謂大棟曰、死者亦有道與。師不唯以生生之道教我、復以其所以死之道教我、我等其敢忘諸。次日、命及門爲之穿歸眞衣服。時二月二十六日、未候衣冠肅



然拱手而化矣。是歲乙未之冬十二月十三日。史同陳子男秉斯又率東山、涵江、尚陽、鰲峰、林埔等諸祠門徒數百人、自涵江大宗祠奉陳子靈輀歸葬於嵩山之東、昔嵩東祠之舊地也。祠今遷于柳霞、改名曰壺南、至十六日、始安厝。墓坐甲向庚、陳子與淑配周孺人合葬于其所、又命遷考妣爲同穴。可見陳子於父子之樂、生死不相離也。門人董史爲之傳。

校記

①寓：當作「寓」。

②有等：疑誤。

③北而：當作「北面」。

④睢：當作「唯」。

⑤戍申：當作「戊申」。

⑥太宗：據下文及文意，當作「大宗」。

⑦篡：當作「纂」。

⑧葬：當作「繼」，見上文。

⑨武：當作「慶」。

⑩輟：當作「輒」。

⑪悟：當作「俁」。

⑫昇霞：當作「升遐」。

⑬「嵩」下當脱一「東」字，見上《盧子本行》及下文。

林子本行附拔①

董史承吾

師陳子遺命爲之完成

林子本行實錄既竣事矣復附盧子、陳子本行于其後以示道統之傳皆出於天與師傳人歸、而非有所於繫也。或者曰、不可乎。夫曰林子本行而雜以盧子、陳子、恐非其專也。董生曰子不觀之孔子家語乎。而七十二子亦附其內則亦不可名家語乎。蓋聖人以天下萬世爲一家亦猶家傳中所紀世系父而子、子而孫、孫而復孫、而枝枝葉葉亦云繁矣。其中則必以宗子宗孫爲一代之系。然余之附盧子、陳子于林子之後者、蓋亦先嫡而後庶、先枝而後葉也。若夫林子之門、或得其一體者、或具體之微、彬彬然有八百高賢而陳子則有同門實考在焉、

史亦未敢擅操筆削之權，以爲孰在於八百之內，孰在於八百之外，亦唯以陳子之所已考者而錄之，陳子之所未考者，知之而復錄焉，另附其後，以廣而傳之也云爾。

書後

是書爲夏教嫡傳性如盧先生記林子畢生畧歷之書也。自誕降以至涅槃、一行一言、有聞必錄。欲知林子往蹟者取是書而讀之、可以知其大概矣。然當日及門高弟、舉其師②之動作、悉能特別注意、耳有所聞、目有所見、無不各自記錄、編訂成書。由其弟孟鳴先生所成者、爲林子年譜。由翁曜先生所成者、亦爲林子年譜。（書亡）由慧虛朱先生所成者、爲三教先生年譜。（書佚）由貞明林先生所成者、爲丁戊本紀。（書佚）由洪都張先生所成者、爲林子本行紀略。（書亡）由泉南黃大本所成者、爲林子紀聞。（書亡）由寧化黃鑾軒所成者、爲豫章眞師記。（書亡）其間所見異事、所聞異詞、記載各殊、詳略不一。久欲台爐共治、按年彙編、擬以盧先生所成者爲嫡而爲之經、以諸先生所成者爲庶而爲之緯、總集大成、以饜閱者之目。奈自維乾以後、吾

道式微、繼起無人、書多散失、私衷虛願、惜未能償、爲之太息者久之。刻心權[3]蔡先生爲恢復尙陽舊址、欲以林子事略廣爲傳播、以資引進、特就是編重付梓、徧寄有緣。鄙人之夙願雖未遽償、亦可藉是爲將來得償之預兆也。於是乎書。

中華民國己卯蒲夏端午門人了一子敬書于玉湖書院。

校記

①拔：當作「跋」。

②帥：當作「師」。

③刻心權：疑誤。

觀生紀

明・耿定向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周　斌 二審

民國間武昌正信印務館鉛印本

《觀生紀》一卷，明耿定向編撰。收入《耿天臺先生全書》卷八，民國間武昌正信印務館鉛印本。

耿定向（一五二四—一五九六），字在倫，湖廣黄安（今湖北紅安）人，明代理學家。嘉靖中進士及第，歷官御史、大理寺右丞、右副都御史、刑部左侍郎、南京右都御史等職。致仕後歸居天臺山，人稱天臺先生。其學本王守仁，屬泰州學派。初與李贄友善，後因意見不合而交惡相攻。著有《耿子庸言》、《耿天臺文集》等。

據謝巍《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録》卷八載，清無名氏嘗編《耿天臺先生年譜》一卷，惜不見傳本。此譜乃定向自編，實屬珍貴。其事蹟條分縷析，纖悉畢載，允稱信史，而兄弟子息行事之大者亦牽連書之。其敘述學術演進之大概，往往自攄胸臆，反復論辯，文辭典雅，實爲研究譜主生平思想之重要資料。



觀生紀序

觀生、觀我生平之履也。人之觀我、莫如我自觀我之明。倣紀觀生、惟昔孔子十五志學、時已志大觀之學矣。晚而傳易、至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志未平也。玩其辭、若猶未厭志者。生人之道、難盡如此邪。惟我生而魯、長而駘宕、幾壯、始妄意古人之學、而茫無所入。祇賴仲啟始解。反身以觀、而習深質駁、所謂童觀耳、闚觀耳。嗣跋涉名場、蹶仆數起、進退未至失道者、非我之能、觀天也。逮茲遲暮、藏觀國光、祇思尚友海內仁賢、資切觀摩、期此生無咎。爾而髮種種然、而齒豁豁然、生有涯而志難平、嗟何及也。顧我自觀、厥有生以來、天故貧我、困我、始稍稍伸我、而又病我、已乃達我、闇又抑我、憂戚我、無非所以成我也。父母劬瘁、育我、慈我、而故嚴以督我、內而諸弟、爲稚偕者、

方發其植立之難、而顧能啓我。外之朋友、誘振我、翼我、剛切我。忠妻稚子、未嘗萌纖世俗念、誦我、栗我、皆天所以贊我也。由是以觀天之生我、意若篤至矣。一息尚存、安忍棄天悖天、不求無忝所生哉。奮揮魯陽之戈、懸挂西山之日、猶翼復陽以觀我餘生焉。紀此者、蓋俛爲惜陰分寸之程、且將以觀我後人云耳。

觀生紀

嘉靖三年甲申十月初十日辛丑、我生於嚴亭祖宅。

四年乙酉我生二歲。其年王父爲癲人黃姓者刺傷、血流不止、幾斃、家人惶懼甚。余依依榻前不忍離、時撚眉作呵護狀。自是王父于諸孫中獨鍾愛之。

五年丙戌我生三歲。恆言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乃我生即多病善啼、三年間父母鞠育之恩十倍常情。已嘗病腹痛、醫診謂有蟲、投藥下之、中夜吐瀉交作、蟲乘之上下、出無算。先淑人忍卧積穢中、蟲群鑽脅、惴惴瀕死、終不敢啓衾拂拭、懼風嬰兪我病也。其鞠育艱辛類此。

六年丁亥、我生四歲。

七年戊子、我生五歲。

八年己丑、我生六歲。

九年庚寅、我生七歲、先大夫手書大學篇、令就仲世父一所受句讀、爲命今名。其年

王母李淑人棄世、得視含飯、哭之甚哀。既葬、歪暮率昆從瓣香展拜其墓、自是日繞

王父膝下、夜臥枕邊、未嘗一日違離。

十年辛卯、我生八歲。

十一年壬辰、我生九歲、發疹甚厲、王父臥之腹上者月餘、始愈。

十二年癸巳、我生十歲、就傅于伯世父三角山庄、傅爲閔燧。

十三年甲午、我生十一歲、仲弟定理生。其年春、先大夫新築館于朱庄、延閔爲傅、以

其嚴也。余日受夏楚、先大夫不少姑息。是秋、仍其館、延光山傅式爲師。

十四年乙未、我生十二歲、師從叔父宗進于嚴沖塝館、始習時藝。宗進授徒尟、從者多嬉惰、而故善誘掖我業、因少進。是秋、先大夫遣訪彭公甫台于其宅、乃刷課試。周文甫因過我、定交自是始。時公甫好奕鬪博、余恂恂不喜弄。其冬、寓塔子山嫺陳氏館。

十五年丙申、我生十三歲、肄業於嚴沖口、鼎師爲彭、不終而罷。秋病瘧。冬、王父遣仍師宗進叔于嚴沖塝上館。居何無①、藝漸通、師爲嘉賞。季世父携所程藝就正于衡先生瀾、汪先生許可、因命題十數、寄試作以呈、汪益嘉賞焉。

十六年丁酉、我生十四歲。先大夫與諸父謀、請于王父、遣師汪先生。王父甚節、步送至橫坡門下。乃遷時館于先生宅、先生任余出入門闥、與其子女雜處無猜、蓋諒余醇未漓也。其年、出就邑令童子試、未錄、而舊邑士紳故多賞識之。是秋、仍從汪先生

館於七里岡。冬、聞王父訃、奔歸。沿途七十里、哭聲不絕、柴瘠甚甚。尋往卒業。

十七年戊戌、我生十五歲、復從汪先生于七里岡館。時從先生者三十餘人、每試輒居儕。其年、初附從昆子攜纍。子攜先歸、無一奚奴供樵採、依一老友相與將爨卒業焉。

十八年己亥、我生十六歲、師從兄少韓于嚴沖塝館。槃壁爲牀、拾蕘代薪、即笑饘不具。與同業從昆共寢稻秸中、解衷爲席、聯衣爲衾而已。有一二宿學負時名者訪師、偶閱余藝、已撫掌而呼曰、何物小子、業已至此、足決科矣。吾輩當斂避也。館罷、聞李君由之坪名、徒跣往從之、爲舊師要止未果。冬、師鄰先生楷于烟墩羅氏館。句餘、鄰先生往宅所、館罷。余自憤業不加進不歸、即羅館羅氏兄弟課時義若干首、吳德甫昆季見而奇之。是歲大侵、米價騰貴。余縮腹、積精斛餘貯書笥中、擬市時集。歲暮歸、

脘仲世母突無烟、惻然曰、市書何爲。罄笥以周之。

十九年庚子、我生十七年②、復師少韓于臘水塘館。無何赴併邑童子試。時合邑就試者以千計、而余錄居儁等。仲世父携赴郡試、亦取居儁。夏中、督學使者劉汝楠臨黃、往就試、無僕共旅橐、附親友以往。比至郡城、親友不與郡錄、先歸。余煢煢旅館、暫至楞腹、乃遷依少韓兄寓。少韓飯我。試畢、附從伯父裴山舟歸。從伯父故湎酒、在舟中、踰日夜酒而不飯余。飢甚。時有修士李姓者在舟、賞余藝、因飯我。至三家店、徙陸歸。時暑甚烈、日徒跣、且乏蓋、歸即病、病甚劇。先淑人廢寢、提抱猶嬰孺時。督學使者以病去、校事未竣。

二十年辛丑、我生十八歲、叔子定力生。其年、師謝先生貢和于大安寺。先淑人輟膳給餉、事載譜傳中。其年、業日益、爲名彥所賞識。朋儕四十餘人中、多富室輕俊、因

爲所濡染、習漸挑達、任放好譁、嗣③非兩尊人嚴訓、良友規切、而又身處窮困之極、足以動心忍性、幾至隳墮矣。是冬、與陳氏兄謙言、弟訥言同事于其館。

二十一年壬寅、我生十九歲。時家輪當易役、從先大夫、仲世父胥往應。行至姻陳宅、擬止宿、余視主人無留意、趣諸父行。就途、雪益繽紛。既至河滸、諸父擧袞碎冰以涉。傍睨諸父、脛析如血、我衷切然若刲也。既至邑、諸父爲市猾窘辱甚苦。念年幾冠矣、不能博一衿佩、爲門戶服勞役、困衡益棘。尋歸、與公甫共事、閉關易床。隨爲禱餅謝先生強復從之、鎖口劉館。館罷、冬、與二三從肄業王庄。

二十二年癸卯、我生二十歲、補邑庠弟子員。春、師劉先生炎于舊邑、館壓邏、後止城南閭宅。其年、先大夫以諸父訟累、又季世父客死于黃、不暇資給。俄邑報督學使者臨黃、余挈友熊子徵往赴、跟跆走、時無銖金合糈也。子徵戚曰、無資焉能往。余曰、子

第從。強與偕至。旅次覲同類諸少年館穀、則迎袂直入上座曰、有此嘉客、奈何不館。諸少亦驩然相迎、避席推食、沿途胥如是。至郡城、家給金三銖。至又苦無僕供黍汲、即以付館人就食焉。乃館人又以官府事犯之、余兩人者并日而食、忍飢攻業。凡文史日輒成誦。齋困衡棘則發憤也。雖時予微慳撼至跌足、余故軒乜然有遐舉意。間相知者徵召我、則傲爇遣子徵以探其飢。念余時血氣未定、雖好駘宕、然於邑郡旅館中具能效爲男子、無愧善行者、由天窘我、得忍性地。又嘗病我、動切愛生念也。其就督學使者應試、見錄。先大夫艱於具贄、意不補仲世父。謂近制、非入庠序則進取無階。率余適貨姻家、無應者。已貸於勢家、僅得十金。時先淑人側止一女奴、命鬻之、佐贄費、無重負貸勢族者。僅用其半、半爲伯氏從昆強貸爲賈。踰時、始至學宮、謁先師、註學籍而歸。

二十三年甲辰、我生二十一歲。仲冬、彭淑人歸我。其年春、母黨二三子弟從業於朱庄、前為書稱貸者至是期及、勢家奴來督債。兩尊人親見勢家奴草然坐堂中、色已假不敢起。余皆知之、困衡益甚、乃奔走舊邑相知家、丐貸以償。期月徒跣往回幾十里、竟無能為應者。歲旱甚、幸余家獨得天、晚稻稍未稿、而時谷價騰貴、賴此以償伯氏從兄祇為強貸前餘五金、遂至傾突。余目擊勢族架債之酷虐如此。

二十四年乙巳、我生二十二歲。陳氏兄弟及熊子徵共肄業於朱庄。彭公甫時來為文會。是歲授其朝夕止饘粥、且約口縮腹、推以給同事友、日常至不能舉火云。是秋、督學使者王燕賓臨黃、按取居列、准入試。

二十五年丙午、我生二十三歲。初比秋闈不偶。其年春、偕彭公甫肄業於三角山麓僧舍。初以門戶役赴舊邑、歸、特寒疾甚劇。仲子時年才十三、當迅雨中泥濘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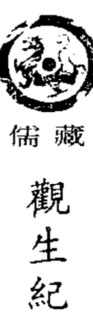
歸報兩尊人。至前、則長號不能語。語已、趣胃雨還視余、先大夫偕之來、以輿舁我歸。調逾月乃愈。比秋試日、霖雨且寒甚。先淑人詣立埋中、自試不耐、念之終夕不寐。余場中潦草成篇、停午即出。後聞分校者亦取中、未錄。覓舟歸、歸時熙熙如常、無幾微怫色、同舟者訝之。

二十六年丁未、我生二十四歲。客為陶氏延館。居無何、辭歸、從仲子耕肄業於朱庄、作愼獨樓。是秋、督學使者裔世寧臨黃、校取優列之次。

二十七年戊申、我生二十五歲。春、同公甫肄業於篔箏塘寺。嗣邑令金心齋[illegible]文勿涖任、初婵然有治聲、其政尚風裁而尠諧穢宜。因試余策對、盈規幾五千言、頗切時備、令君嘉納、掄冠諸庠士。九月、亂子汝思生。尋督學使者裔世寧臨黃試士、取余居雋等第二、得以次與貢。

二十八年己酉、我生二十六歲。再北秋闈、不偶。其年春、邑令延訓其子。時行推挽邑令圍士廻我、歆艷以爲奇遇。先孫議贊先淑人顧邑邑不樂、時歔向日吾兩人洛覩兒館公衙、若在囹圄中、日夕食粥無學。已念此間爲淵友、恤難振滯、曠不自功。或爲致謝、惴惴若浼云。時稟自負、以取科第猶拾之、而同儕亦僉爲推讓、乃竟不偶。歸入覩兩親饑食粥、出、觀諸從鶉衣菜色、真荼若刺。憶余從前雖常貧窘補綴、而敦泊然無戚懷。自是夕常當齋而寢、日常罷筋而明、然非爲一己榮名念也。

二十九年庚戌、我生二十七歲、始志學。是歲、公甫下第、歸同肄業于愼獨樓。公甫嘗讀程朱語錄有省、余時困衡極、亦萌自樹、亦與商切志聖賢。而孤陋寡聞、不知所入。公甫咨咨然以繩蹈矩、執謂程朱主敬功當如是。余曰、自堯舜啓統、道惟明倫、盡倫所學聖也、惡用此拘拘然抑爲。著五倫圖說、以明其旨。蓋余自慶多天倫之幸、亦以



放任暫不能即格也。公甫不能易吾說、而余詞亦漸入公甫規勉、自檢飭云。其年、始創家譜章。

三十年辛亥、我生二十八歲、同公甫肄業愼獨樓。夏、逕天窩偕舍。秋、余率族人應役更役于公時、公甫疾力疾與偕。族人爲而猾所困、余復不禮于邑蔣吏、憤憤、謂公甫曰、丈夫志康濟天下、一弱族且不能庇、非夫矣。子代我了此、余歸而修吾業也。歸、獨居愼獨樓、亦苦志殫慮。既卒歲、著經藝六百餘首。先是、余自己酉失利歸、經歲惰業不修。公甫諄切規勉。時聞余攻業勤甚、則又亟稱之、時時祝余愼自愛云。

三十一年壬子、我生二十九歲、鄉試中式。春初、公甫疾、移居古城畈。余送之、往同經紀其後事。公甫爲永訣曰、以子之才、取巍科登仕、此不卜可決。第慮吾沒、子失慟無與成厥志耳。余矢此生倘友、不終負云。歸、獨居愼獨樓肄業。夏、赴邑試、冠也挑試。時

公公甫訃悲愴④兩試皆末列後就督學使者林遜和試始列高等入試中第二十七。內簾爲對以教諭婺源程宗落外簾爲桂陽州守全將行時而監臨直指使則績溪胡公宗憲也放榜後同年要余裂綺及蓋不聽仍吾舊布袍宴鹿鳴也歸至陽邏病痢甚劇乃從徑道歸郡邑迎宴俱未與再踰月痢始少差季冬與計偕囊十金爲贐。先嘉議命余之余曰兒節約常自足也除歲日行抵淇縣。

三十二年癸丑我生三十歲正月至京師僕二皆病其一死會試下第三月歸自京師獨居愼獨樓初與計偕例得乘傳既至京里中入覲者附卷約共三四金足給薪米貲是歲同年周子徵第貸余賃騎前囊十金爲贐者完之歸歸無何病怯緣前攻業過劬又病痢久下血多也心悲公甫不壽惕惕憂生乃舍業將調日挽竹弓自娛經年始瘥。

三十三年甲寅、我生三十一歲。春、游南雍、叔子從。叔子時年十四、亟欲從、至此亭而病。病劇、嘉議強與之還、歸不肯。余俟之少間、竟扶東下、即前所留余爲資斧。既至、止雞鳴寺。其年、余病腸風下血、面黃而瘠。心甚疑、就下關醫楊姓者診、曰無恙、嗣得勿藥之喜。乃卒業南雍甫旬日、會直指來、清闈檄往共事、遂得歸。前所持贈余、仍完歸。歸至黃、謁文宗林維時。趙文肅以左遷過黃、黃岡令楊明文者亦蜀人也、非詆文肅、怒而擯、背⑤相詬。余疑以質林先生、先生曰、趙公之學、禪學也。衷怒輒發、禪學故如是云。

是歲里中饑甚、家無儋石儲、不能舉火、乃即前贈余外貸方民十金、告糴于陶以濟。

三十四年乙卯、我生三十二歲。其年春、里中亂甚、比戶突無烟、野有殍、且疫大作。伯氏一支諸從昆暨其婦子相繼滅。余奉嘉議公居慎獨樓、叔子與愚兒侍。余時自舊邑躬負米以養、而仲子黍黍淑人家居。淑人時時擷蔬推饘、賑同垣之不舉火者。又

治藥物、汲新水、持飲疫者。疫而死者、仲子躬舁而荷鍤瘞之。憶維時余怦怦忡忡、此身若寄空穸中云。是冬上春官、仲子送余至維山而還。

三十五年丙辰、我生三十三歲。會試中式第四名、主者餘姚呂閣學南棠先生、本副主考翰林院學士永新尹洞山公台、本房則宮諭常熟翁昆湖公叔元也。廷試賜同進士出身、觀政吏部。其年冬十月、授行人司行人。余自家抵京、至揭曉日、尚未及五旬。余嗣屢徙邸寓、來往長安道中、持一敝簽、朝夕假根茹草、月未一肉食也。先是仲子生而外稚三四歲、語不了了。顧其孝友至性、則若夙植者。及齔、余授之章句、顓蒙不啟、竟日不能識一二行。已父母命之習耕、則又孱弱不力。居常芒芒、悶悶邑邑、忡忡、若失若痴、顏容憔顇、俛首不伸者屢年。父母咸以為不慧、苦之。乃其衷顧自咎為心不了明、憒憒然若有目之瞽、無以比數於人也者。以是為憒憒而鬱結。是歲、鬱極而

我失血乃含然自悲曰、是七尺已非吾有、於人世判斷矣。斯時也、蓋不特外物、且外生已。閒嘗耳擬生家青天不起浮雲障語、勉爲息念休心之學。久之、一旦劃然、豈諮若祛、蕩爲若啟、怡然若自得也。疏瀹圓所謂外生而朝徹、朝徹而見獨矣。

三十六年丁巳、我生三十四歲。時部下有講學會、同志或要之赴。余執前見、以盡倫贊設、聆諸謬說無當也。無何、三殿災、奉命詔于楚、得便過里。適值秦淑人誕晨⑥、得稱觴焉。時覲仲說及其日殿、心猶易之。一日、余語曰、余雖幸第、胞中時有兩行人者在念、以是日孳孳、不敢自墮墜也。仲曰、何念。余曰、念世之英髦才俊與余埒者何限。今榮名世貲不吾若者多矣。以此潛思願外、心當自消也。至於焜躬樹業、仰思古人、其粹然燁然者抑何多也。余茲不逮遠矣。以此仰思嚮往、心當自奮也。仲曰、吾胞中亦有兩人行者⑦在念也。余曰、云何。曰、吾嘗覲街衢中行乞丐子、固亦人子也、鶉衣不掩

饑、櫃莫不糊口、彼亦熙熙然生於世、死。吾即貧且賤、未至此極、奈何營營然不自適也。又竊思自古至聖上賢亦人也、彼自盡其性耳。天既授形於我、爲人不爲物、吾亦必有恆性也。吾不能知性、盡性可但已耶。以此夕惕時勅、不容自已矣。余奇其言、所夕因與討論、始測其已有聞云。余定省暇、恆居慎獨樓、仲子日夕趺坐於樓閣、忘食忘寢者踰時。余屢訶止、不聽。余聞乙卯歲、羅文恭嘗習靜于道明、由中因訪其門徒、訊之曰、羅先生在此作何工課。曰、聞諸先生云、學須靜中得一番光景、方有入路。自涉所謂養出端倪是也。余以質仲、仲艴然曰、此痴子亂道語、有何光景。兄弟默識於時光景可也。余因反觀有契、自是學以存爲宗、著肯喻并四箴。是冬爲叔子子健加冠於嚴州祖宅、第二尹棗臨山舅父爲賓。

三十七年戊午、我生三十五歲。春遐朝報命、閩學使劉初泉公從事於學者、因取道婺

陽則晤之正焉。仲子、叔子暨汝愚從。時初泉公寢疾、仲子詠言吾弟而託爲醫士以診病。見初泉、因留宿署中、與語竟夜、大奇之。晨晤余、噱曰、此惠能後身也、奈何役之舂米。顧其見高目空一世、須善啓之。既入都邸、時與盱江羅維德、泰和胡正甫、安成鄒繼甫輩游、諸公深相契許。余時學爲存之功、頗綿密、顧于應感處自覺支已。一日、與仲共飯、偶契文成良知之指、以常知爲功。仲子喜、私謂諸同志曰、阿兄近知反約、以約失之者鮮矣。夏中、仲子隻身先歸。是冬、以汝府護禮奉命使衛、瀕行、與諸同志別。羅維德曰、別去如何用工。余曰、常知已耳。夫復何言。維德曰、阿仲天啟、非吾儕可方。子毋挾長與貴而易之。子學篤信常知是矣、須知到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而後可。歸矣。虛心與阿弟細商、可行。次景州、候荆川唐先生。一晤、先是唐先生在京、謝客甚嚴。余祇候于司馬署、一晤。時有司官問子畏於匡、乃聖人亦有怖死心耶。先生曰、聖

人與人同、聖人與人異。予因有省云。仲子往墓先生甚、曾擬藝方爲詩謁先生、未得達。其方謂以天根一味爲太極丸也。余時爲先生述之、先生亟爲首頷云。便過大名、訪陳見吾兵憲往。公見吾于學有得、乃迂道訪之。至衛、竣事歸。適過嘉議公誕辰、得稱觴焉。

三十八年己未、我生三十六歲。春、偕劉魯橋師召游天台。夏中、習靜于五雲山。館蹤時歸省、偶與篷有省。語仲曰、噫渾身皆知體也。奈何耿耿于腸耶。頗自喜。仲曰、道天徹地皆知體也。爲有省大喜焉。是秋入京、偕友人孟原仁行。值選、萃省薪陽馮五山公爲少宰、爾同年。猝存湖完要余見。余固辭不往。九月、陞雲南道試御史。報至、余謂原仁曰、予初行人、忽御史。時吾御史子布衣試。各反觀何加損焉。原仁有省。

三十九年庚申、我生三十七歲。三月、實授雲南道監察御史。是月、先嘉議遣叔子偕

汝愚將彭淑人來京。時銓政濁亂、余上疏彈太宰及以賄進者、語侵要人。要人訓曰、日夕遣邏卒在門、伺余動靜。同志胡正甫、今宗伯姜廷善、俱罣外補。時知交經予邸趍者、策馬過之。江陵謂我曰、我能忘人、人自忘我。危疑中持一忘字要矣。余深有契乎其言也。時高新鄭在樞府、薦邸爲講官、拔揭予宜求出、除司成。余謂薦邸講讀官例不出府司成、職司風教、例應庭推、未可以干請也。擬疏彈之、事泄、高沮江陵爲游說中止。其年、巡東城、嚴良賤輿服之等、謹閭閻童蒙之教、省訟便民、平反疑獄、重辟若干、頗足飫其心者。衆監督盔甲廠、光祿寺收放暨賑飢施藥等務。時永豐梁子汝元、秀水錢主政同文、同年孝感程問程、學頗承傳心齋緒言、譚說孔學、匡鄙甚辨。余疑之、歸以語仲。仲曰、然有是哉。神明默成、存乎其人。彼離其本矣、無成、將有災也。

四十年辛酉、我生三十八歲。夏初、奉命巡按甘肅。命下、陛辭後、別華亭徐相君行。徐

公曰、時南中吳督學待次陞矣、意借重公西夏之行、姑少遲、以待其年。歲內河北大飢、殍盈野、流離滿途、行間目之側側。既渡河、諗河以南麥大稔、價且涌賤、計得千金糴賑、可活數萬命、沿途條畫收糴散賑策、寓書河南撫臺白石蔡公。公嘆賞、擬行、后爲有司無識者撓阻。便過里、復過秦淑人誕辰、以上賜騎⑧羅爲壽。余以徐公意濡滯在里、仲曰、徐公意雖如是、是時事機尚在分宜。兄分宜深忮也、第得免足矣。倘得此美差、機必動、渠危矣。彼志雖將、用物宏矣、必能計此。趣余行。秋仲遂行、過胡元甫于漢江之游。（詳漢游汀宗紀）嗣南督學差果不及余、徐公書來、恨爲有力者奪去云。仲子送余、偕遊太和山、至均州而別。別謂余曰、惟臺職所司、爲天子布風者也。風無定形、隨時隨地而布之可也。又曰、情隨柳絮隨風起、蓋謂情念不可着根云。余以九月入閩、十月抵家。是時分宜柄國、凡直指使者御⑨命出都、必加參燕之、日致餽爲。直指使者至

所部、則刮取貽金報謝、以數百計、甚至以千計者。余入關、遊近同事者、詢之曰、是不可已。彼方當場吾儕寄生萬里外、利害所關、不得不爾。余有惕仲子布風之言、念天下風俗頽靡矣、今御⑩天子命省一方、當亟挽而振之。初至部、即以賄交要津聞何以厭也。乃第爲奏記、說以古義、而侑以帛一杷、果一襲、將意焉。乃分宜得余書、嘆賞不置、報書致感謝意甚殷也。嗣余又說之曰、相公秉國當爲天下求士。因薦二人、其一即江陵、曰此他日可以託國者。其一爲羅維德、曰此閣下里中人、有厚德。異日不相負者。尋分宜敗、時諸蠅附者咸解體、惟德獨憐而朝夕存省之。分宜嘆曰、吾識公晚矣。憶耿公嘗謂我、耿公聖人乎。冬巡臨洮、著巡夏約法三章。

四十一年壬戌、我生三十九歲。正月、巡蘭州、渡河以西、歷莊浪、巡涼州、歷山丹、至甘州、循西寧、湟中、還駐蘭。昌關中之寒、甚于燕京、河以西寒視關中尤甚。往直指使者

巡彼中、中丞例具氈帷貂裘帽諸共帳以迎。于時中丞爲滄州晉庵戴公、左右以故事請、公曰、吾覩耿公行事、蓋古道人也、而以世俗禮事之、反爲所鄙。一切將饋贈儀可省也。余至甘州、公即以情告余。感公能諒、相得益驩。瀕行、止遺一研、近嘉峪玉也。受已、徐思此中抵家七千里、收之笥、亦苦役夫矣。念子弟苟能文、拾瓦礫足共鉛槧、無須此、竟納之甘閭笭中。其時慮罪重辟、多所平反、頗有獲心者。其年閏三月、改督南直隸學政。在事七越月、例皆舉朝所屬。余所主如太宰王公本固、宗伯孫公應鰲、中丞孟公養性、方伯趙公希夔、時皆藩臬中雅負材望者、而司馬王公崇古、時朝士尠知之。余聞其有折衝材、特曲爲之解、而薦之宅所舉將領、如傅津、雷龍、李節、李巖、劉承業、劉濟后、咸爲大將、布列沿途、而雷龍舉於廢閒、劉濟拔自行伍、一時疆場多賴焉。余改督學差、無何、分宜遂敗、報至、余默默服仲先識云。初計徑歸、輒得爲桊淑

人辭、著紀過。或曰當候代、乃迂道至耀州、候三石喬先生、取進止。尋政府還書、謂不須候代、乃趣歸。余歸時、行裝止二小笥。過關中、賈直指鯤償余石經若干卷、留之洛陽庠中、有留經記。至華陰、仲子迎至、偕之游華山、歸。秋、偕仲及里中友遊天台。冬十月、泰巖蕭公、泰和人、就養於南京督學公署。其年季冬、昔陽李逕之與論行己有恥省、因受學。逕之名渭、時爲應天治中、累官至大參、時始巡校廬州府。

四十二年癸亥、我生四十歲。正月、駐廬州郡、校其屬庠。二月、歷鳳陽。三月、及徐州。四月、巡駐淮安、過毛家埠介川、與論孟子性命之旨有契。歷校揚州屬、時屬泰州守蔡王東厓襞來晤、至則余校事未竣、不便晤也。乃語號法徐巖泉碩先往晤之。徐與論克己復禮、東厓釋克己即能己⑪以天地萬物依己、不以己依天地萬物云云、蓋承傳乃父立本旨也。徐君未達、以質余、余曰、講學不須在此陳言上解釋。即察王君當下

心神眞能承服父學、欲以其學通吾儕、別無一縷塵襟、便是能立己。吾儕當下心神惟是求學、更無些子勢位在胞中作障、便是克己。余仲釋克己是無我云、徐君因大有省、退而累牘來謝。因著四書初問、人士多悅之。旣報命、改差北直隸督學。五月廿後還京、爲秦淑人壽。先淑人在署日、闕文

四十三年甲子、我生四十一歲。正月、巡淞江、還駐立與校常州、鎭江二郡、便校溧陽畢。時王龍溪至、因與偕游張公洞、聯榻晤語、再宿。予與論從前聖賢揭示宗旨、如春秋時孔子提出一個仁字、戰國時孟子提出一個義字、至宋濂溪欲追復古禮、橫渠以禮爲教、程朱主敬、亦總是一個禮字。近陽明揭良知爲宗、亦是時節因緣、造化偶踐當如是也。顧今談良知者衆矣、須實有諸己、得一信字可也。王公深以爲然、爲衍其說。間及念庵羅先生、王曰、此方今第一人也。余於當下良知尚信不及耳。余曰、翁

若信得及、羅先生亦信及矣、翁若自信亦不及也。王公愕然曰、何謂吾信不及。余曰、翁若信得及、良知具足矣、何又拜胡清虛、別求住世法耶。王公初強辯不認、余曰、此貢鄉陶念齋謂我念齋豈爲誑語者。王公無以應、徐曰、渠亦有所遇、其師所授修持工夫、亦有一二言可取。余曰、何言。曰、彼云修煉術初曰斂、次曰從、亦有節度可采也。余曰、吾家亦自有之。夫子曰、卽樂而學可知、云始作須精神凝聚收攝、所謂學以聚之、亦斂意也。繼則從之、未可拘迫把捉、所謂寬以居之、若然須純如繹如而后皦如、益須綿密保任、而乃可爲緝熙光明也。實信良知者自能如是、何須持鉢向彼門乞耶。王公亦首頷云。還京、遣汝愚從叔子歸試。四月、巡駐太平、校太平屬及應天屬。五月、巡駐寧國、校其屬庠、取校徽屬并廣德屬。還京、巡駐句容、校道才。秋八月還京、九月、聞叔子秋捷報。十月、叔子借周子禮、胡邃夫來白下、汝愚從。冬十一月、上疏請告。

十二月十五日、部覆云、本官志行峻潔、學問宏深、南畿士子、方想慰與之效、雖有暫時小疾、不妨在任調理云云。

四十四年乙丑、我生四十二歲。先是、浙圻方公逢時守甯國、歷任久矣、朝士猶以其初任宜興浮誣背畔之。余因宜興貢士王升言、諗其材幹、違其誣無因、特揭投政府暨銓部、稱爲社稷臣。是時大計、南北台省交論、卒得保全、蓋王生有隱力焉。后方公同王公崇古能樹績邊陲、余亦脉脉自幸似中云。春二月、汝恩加冠於明道祠、祭茶陵劉蕡、旦應秦爲賓。三月、叔子下第、自京還至南邸肄業。四月、巡駐滁州、校其屬便校和州、六合、江浦、至揚州、迎祭景藩。遂京。八月、叔子偕汝恩以其眷屬還里、余送至太湖境。九月、還駐廬州府、校其屬。十月、輯碩輔寶鑑。巡鳳陽、駐壽州、取校穎州、亳州。十一月、移駐泗州、校鳳陽府縣兩岸及五河、虹縣、與談理論知天說。十二月、校淮安

庠及山陽、清河、桃源諸庠畢、還京、過柳塘于江浦。仲子自家來省。

四十五年丙午、我生四十三歲。春初同年穎泉鄒丈北上、因見過、留宿署中。余與論學至夜分、仲子侍、耳之。既寢、余側聆仲子時時欷歔、踖踖然反側未寐也。逮中夜、仲起、伏鄒丈榻下歎語曰：先生世紹斯學者、此行都人士所共宗仰。即余聆夜來與家兄語、語皆聞也、非謾也。鄒丈矍然披衣起、扣之不已。翌日別去、道過諸同志、逢理前語、訝切爲余聞之、謂仲曰、鄒丈不以汝後生直突爲訝、而虛受若此、只此是進益所謂慮以下人也。鄒氏之紹斯學有夫。仲子莞爾曰、弟之質直、亦好義耶。其年、仲子謁闕里、登泰山、還。若有所啟、與焦竑、楊希淳、吳自新二三子商切有契。謂余若尚有劉、時時垂涕譏規。余因有省益。余往猶未免耽無溺妙、以此合彼見在、至是乃豁然一徹也。夏初、巡駐寧國、取校太平、園擬巡校徽郡、至涇聞警、還。先是聞淳安令海公

瑞鳳節嘉賓爲著傳薦之徐相國晉補戶部主政無何海公抗疏忤上繫詔獄余擬疏申救相國懼益上怒止之夏中鄒德涵至留都居之明道祠德涵就仲問學數問而仲數不答德涵拂袂起曰吾獨不能自心參而向人吻求乎歸鍵一室静求者踰時未有解悆自刻厲至忘寢食余屬與焦竑處踰年始有悟發寓書重感得仲初相激六月崇正書院成延焦竑主其教擇髦士從講者崇正書院會俄尹宗伯某來會有答問記秋巡徽州畢遊齊雲與文人說勉諸生緣立本說勉啓生一瞬遂令校池州有窮理說便取校安慶畢還京十一月巡駐句容校應天學暨句容溧水高淳江浦六合及鎮江屬

隆慶元年丁卯我生四十四歲輯學商求題之受梓春二月巡駐宜興校常州屬取校蘇松屬校畢至五月巡駐揚州歷淮安便校徐州屬六月由淮巡駐泗州校鳳

陽屬。與同年孫立亭同上章彈新鄭。巡校廬郡、便校和州學、還何容校各屬選材。七月、陞大理寺右寺丞。八月還京。九月、駐和州、草舉劾疏暨申救羅維德、王龍池疏。是月終還里。十一月、陞本寺左寺丞。是歲仲冬、李混之自韶來省、偕登天寨。仲子與語曰、君有近道之資、藏道之器、體道之基、任道之力、弘道之量、造道之材、願須篤求道之志、開見道之限、始得混之因、有深省云。

二年戊辰、我生四十五歲。三月北上、次汝寧、上疏請告、同仲子及孫生祿官、考庭思恕居大中書院月餘。由確山歸、與官孝廉、周子徵寓天窩。九月、命下予告。冬、光山蔡默齋先生率其三子微中、一元、穀中來受學、焦弱侯率其徒田既寄、李能之同來省。有詩一卷。

三年己巳、我生四十六歲。春、偕弱侯登天寨、弱侯爲余賦北山有台什、里中子弟從

者十數人。仲子諗卑中子弟俱質木、無能賦者、令各稱引古語并古詩為贈、欲弱侯一一答之、模古人贈處之詣⑬。叔子譔文之、為天台別訂。余送至官孝廉宅而別。

四年庚午、我生四十七歲、與廬山會于赤壁、宿武昌公署。是年、忽有旨考察台省、余以浮躁謫、蓋新鄭修前郤也。四月、為汝念加冠於新城祠堂、寂、周子徵為贊。十一月、除廣西南寧府横州州判。是冬、貴陽李湜之來省、與仲子同榻夜話、極稱明道識仁語。仲子不答、忽疾呼湜之、何在。湜之應聲曰、在。仲子曰、公在此、安從明道識仁。湜之灑然有省。

五年辛未、我生四十八歲、叔子第。是年九月、余引疾乞休。

六年壬申、我生四十九歲。以御史馬明謨等奏薦、起陞浙江衢州府推官、未任。叔子以差歸、從余偕子徵游天臺、遍題其山、刻之石巖、白下儀部李正郎逢陽來訪仲子

偕吳存甫附其舟南游。至白鹿洞、遇大參徐魯源用檢、聯舟東下、與商學甚契、號若同胞。要至淮上、還過金陵、與李宏甫、焦弱侯輩商學。是歲秋、梁子汝元來居之天窩。仲子與語曰、子欲如何。梁子語已、仲又曰、如此要如何。梁子對云云。仲曰、道一、仁與不仁而已。視子學猶緣木求魚也、且有後災矣。歲秋、李士龍省仲子、送之河滸。

萬歷元年癸酉、我生五十歲。二月、陞工部屯田司主事、未任。其年任里、甑山來訪、附舉常致曲、用中三說。是年九月、陞尚寶司司丞。冬、抵任、徐魯源寓書仲子勉之博學。仲子以執射執御說進、爲衍其意、見庸言。與何考功有知天說、其二嗣又有知天說其三、既終、見庸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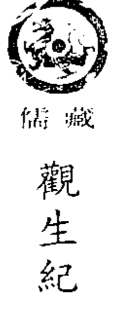
二年甲戌、我生五十一歲。春、奉命冊封、過沛著知命解。還過維揚、焦弱侯偕王東厓逆之眞州。東厓爲余述其父曰、童僕之往來、及中云。余詰之曰、聞尊君少時偕

呂⑭商販山東、因謁孔陵而暫發學孔之志。想當時商販于山東、諸侶之往來道上、皆此中也、惟尊君發念謁孔陵。即今士紳之謁孔陵者亦衆矣、往來道上亦此中也、惟尊君發念願學孔子、何也。與商切臨數宿而别。弱侯送余至和州、爲述仲子顔子不遷怒不貳過解、弱侯深有契、因過里便省。是年八月、陞本司少卿。

三年乙亥、我生五十二歲。春二月、報命。三月、陞太僕寺少卿、尋陞都察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五月、聞妣秦淑人訃、奔喪歸里。其年季冬十月、爲秦淑人襄大事于殿冲口。吉水羅孝廉來訪、因會葬。

四年丙子、我生五十三歲、宅憂在里。

五年丁丑、我生五十四歲。元日、有夢與同志語、見庸言。其年春初、安成劉孝廉調甫元卿來訪、居天窩踰月。與語學有三關、有四證。云三關者、大旨謂須解卽心卽道、進



之解即事即心、要之揮術云。四証者、蓋曰學爲聖人也、即異教家亦有証果說、吾儕志學聖人、可弗反身自証耶。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此聖人本根。間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莫禦、此聖人靡靈。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此聖人心體。爲法天下、可傳後世、此聖人事行。吾儕試自反躬証之、如是四者若何。春暮、鄒汝光自京來、送至白果寺、再宿、與論程子無獨必有對語。

六年戊寅、我生五十五歲。汝思貢于南宮、北上、尋廷試首選。三月、孫應璧生、三階而殤。比年嘉議公以高年家居、昕夕不忍離、奉寓龍游庄侍養、將終身已矣。乃是歲本省兩台奏薦、服闋起、以原職提督軍務、巡撫福建地方。七月中、忽報至、艴然日悒悒不自得、亟勸疏引疾乞休。爲柄國者格不報。相知者僉謂朝廷以軍旅任起、義未可久稽于家。嘉議公託吳心學、方一鳳兩老友趣余行、余含涕就道、衣擬赤豫章、託此

中撫蔡虛齋劉公堯誨爲轉奏、計可得允。九月中至新建、會閩有警報、而省中且有言者過激下、劉公難之、不爲奏、書來邑予往、余不得已行、循建昌、晤羅近溪。十月中、入閩受事。閩任遺敝、朝廷詔令難與。余初至、迹綸簡類編、以約所屬監司及牧伯熊尹。先是、大司馬譚公謂前任凝齋劉公曰、閩阻山瀕海、時應戒不虞、顧不難于兵而難于餉。凝齋爲是榷商稅、毀積逋、清侵隱官田租、指摭百方、而餉始稍饒。嗣撫龐公尚鵬乘之、一切省簡寬民、民多譽之。后紫山劉公思問在事時、懼失民譽、悉因龐政。已得內召、謝行、下令復修舉凝齋法。余承其后、若行其命、悉因凝齋法、則民拂。若反其令、仍因龐政、則兵匱、殊爲苦心。賴漳州陳文溪九敘者、同志友也、先是、爲我條其頗悉、而又得方伯沈人种、閩人⑮喬懋敬者熟諳閩宜、贊我裒益調劑、乃于兵民稍得無數云。

七年己卯、我生五十六歲、在閩。于時詔下方田、閩田多在巖谷峻嶺者、如梯如盂、少廣阡巨原。其濱海淇江沱者、則如漚無常、方之之難、十倍他省也。余令模廣輿圖式、爲方畫縮之。一省分八府、府各爲一圖、圖中一方計百里。府分所屬州縣、各爲一圖、圖中一方計十里。州縣分境內鄉區、又各爲一圖、圖中一方計一里。州縣總綜境內各鄉區圖合之、張帖后幷日按之、州牧邑長咸若足到而目徧者。蓋先此而後方田之法可施也。其法手爲條者八款。又閩中田產爲主者三四、其佃官民八九、則從來矣。田既方、余乃定畫、計畝上下均之、官民統爲一則、不爲勢族攙阴其賦役。曰綱曰糾、曰兵曰徭者、計丁粮爲條鞭、著爲成籍。又采鄧少參汝號議、用片扎開每米一石該辦銀若干、人丁一丁該銀若干、徧布之窮鄉僻壤、咸使周知。余按欽依條與保甲法、有司不知即國初里甲令制、里甲制故即古比閭族黨法也。閩之海逆山數多匪

奸萌、此法尤不可已、固申明之、爲别七條、祛三疑、令即飭保甲于里甲之中、行鄉約于保甲之內、而又爲述誥令宣榜諭、明里社、爲令制牒下察奸宄、同民風焉、秋初、巡興化、歷泉州、漳州、汀州、至建寧、便游武夷、謁朱文公祠、有詠、循延平、返會城、撰新貢院記、代撰試錄前序、公餘、輯小學經傳、並衍義、閨訓、禮纂、權子、有書與黄司寇論昭代典則、又書與劉凝齋論廣東誌、並示門人管登之書。

八年庚辰、我生五十七歲、閏四月、聞先嘉議府君訃、以候代、至八月始得奔歸、其年春、有書與王龍溪論學。

九年辛巳、我生五十八歲、宅憂在里、季冬十日、爲嘉議公襄事于紫潭。

十年壬午、我生五十九歲、在里、秋、兩臺奏薦、服闋、八月、從子汝忠鄉試中式。

十一年癸未、我生六十歲、在里、正月、該臺省周邦傑等奏薦、十二月、該都給事中鄒

彥及給事中鄒元標各奏薦。著獨箴、答周子徵書、草黃安初乘成、南中舊相知詩。

是歲、叔子補成都守。

十二年甲申、我生六十一歲。二月、該南直隸提學御史王國、三月、兵科給事中王亮、南京河南道御史郭惟賢各奏薦。又該本省巡按涂杰奏薦。本月、起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七月抵任。是月二十三日、仲子卒于家。八月、陞本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至冬、草崇祀文成疏及白陸司寇光祖忠直疏。

十三年乙酉、我生六十二歲。四月初五日、陞刑部左侍郎。撰復李文正賜第務義疏及鄒伯子汝海墓誌銘。

十四年丙戌、我生六十三歲。正月十四日、彭淑人卒于京邸。二月、以其柩還。其年著譯異編。

十五年丁亥，我生六十四歲。三月、署刑部篆至十月代。七月五日、以三年滿考、得贈大父暨父中憲公爲嘉議大夫刑部左侍郎、王母李妣秦恭人爲淑人。十一月、陞南京都察院右侍都御史。著擇術解贈鄒汝光述遠解贈祝介卿、棄轄解言成、著知命解後勉子健。

十六年戊子，我生六十五歲、便還里、以二月葬仲弟、三月葬彭淑人、撰哭仲子文甡亡妻彭淑人壙誌。五月之任。六月初八日履任。家譜世叙受梓、撰胡正甫墓誌銘。七月初七日汝懋入南雍。是歲春、叔子晉閩督學還里、七月之任。

十七年己丑，我生六十六歲。正月病痰、初十日疏上請告。二月初二日旨下、云某清望素著、着照舊供職、吏部知道。三月初四日再疏上請告。四月初三日旨下、某着在任調理、不准辭、吏部知道。六月初八日、三疏乞罷、中申敕撫臣陳有年、徐元太剛繼

三公。二十四日旨下、吏部看了來說。七月初八日、給事中王孟煦、許弘綱連章參論、留中。都御史吳時來疏申臺規、奉旨、都察院既有相沿舊規、兩京都着一體遵行。王藩臣罰俸二個月、吏部知道。吏部題覆云、某道義繩身、忠直許國、立朝大節歷歷可稱。目今總憲南臺、眞足表儀士類。乃論人不當、失在御史、豈得自劾求罷。其應原任江西巡撫陳有年、四川巡撫徐元太、並請留照舊供職、蓋實見得二臣才品過人、去任者未可終棄、在任者不宜動搖、誠爲國家愛惜人才、眞大臣之所以用心也。除留繼已奉旨留用訖、及今査陳有年素負淸節、徐元太雅有才名、遽爾投閑、似有可惜、委宜及時起用。既經具奏前來、相應酌議覆請、合無恭候命下、行令某照舊供職、徐元太、陳有年、遇缺推用、庶遴選得申明、而人才不至終棄矣。奉旨、是、都御史臺臣之長、是非可否、當言即言、何必自陳求退。某着照舊供職、吏部知道。七月二十三

日四疏乞假。八月十一日旨下、某着遵前旨照舊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八月二十一日、五疏乞假。九月十二日旨下、某已屢旨慰留、着在任調理、不必再辭、吏部知道。是月二十三日、六疏正人心並乞休。二十五日、七疏明大義申白王司寇世貞。未上、十月初十日、接部咨奉旨、某陞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寫勑與他。十一日、八疏祈免重任。十八日、出南都、駐儀眞候旨。十一月十三日、接部咨、正人心疏下、奉旨、某着遵新命、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十八日、接部咨、辭免疏下、奉旨、卿清愼詳練、倉庾重務、特咨⑯督理、宜遵新⑰命、上緊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二十一日、九疏乞假。二十五日、解纜歸。十二月初二日、奉旨、卿耆德碩望、簡任司徒、以疾固辭、情詞懇切、准回籍調理、痊可之日、撫臣等具奏起用、吏部知道。是歲里中大飢。其年三月初七日、爲汝思加冠於南臺秉德堂、敘大尹李士龍爲賓。四月、録先進遺風成。

十八年庚寅我生六十七歲。正月、歸至黃城借寓。至三月初、抵里。六月、聞謗、作求徵書蔡弘甫序梓之以告同志。是歲、里中大疫、賦閔時諸。

十九年辛卯我生六十八歲。春莫、李士龍自白下來。秋初、安成劉調甫來、蔡弘甫亦至、與調甫有別訂著論譜說、寄吳中丞、蔡弘甫著焚書辨。先是、謗著自悔愧書。來秋仲、病術力疾著醫言解以寄焦弱侯。冬初、著大事譯、寄白下諸友。是歲存叔子晋河南藩參歸夏之任。

二十年壬辰我生六十九歲。春中、鄒內翰汝光仲子來徵通祖年譜序。夏病胃及脾、著病喻。秋、叔子晋奉常。冬、歸自京、需宗典成。

二十一年癸巳我生七十歲。夏中、作傳家牒。沈太守鐵寓書問學、著贅言答之。尋爲譔浮湘集敘。秋中、晤于瀟口、聞張甑山緒訃、誄以詩詞。門弟蕭少司徒彥、吳少司寇

自新先後訃聞、並爲詩誄之。里友劉別駕師華、致奠有詞。是歲秋季、借子健游天台、⑱有詠懷詩。初冬誕辰、寓通議府君祭所。時郡丞日新來淮、李命登來自留都、祇門弟華復元等詩一帙、爲壽賦詩略答。北都宮諭孫繼皐、廷評唐文獻、焦竑、符丞添士、葉顏素等致文幣爲壽、文部內翰德溥誤也。

觀生紀草成之、此汝輩子弟門人事也、余病中乃力疾而爲之者、念生平德涼而蒙虛名、才詘而據祿位、其取數抑已浮矣。萬一一旦朝露、二三子或未悉我履歷、徵于所好、其稱述間有溢詞、是重我身惡恥也、故勉爲此紀。蓋余自少無奇穎俶儻殊質、比長、眇渺茂無違蹤行、足以表見來世、茲所紀者、大都述微時艱窘困苦之狀、少年勤宦昕紘之行、父母鞠育撫教之恩、朋友兄弟切劘之益、示我後人、知困窮拂鬱之能進人、毋爲逆境戚戚、知劣質縱行之尤可悛改、不以凡庸自阨。且識父母兄弟朋

友相成之德、念之永永、無以世遠遺忘云。附稿中成之、殊草草。有訛舛者、爲我改之。有遺脫者、爲我補之。文不雅馴者、爲我稍潤色之。仲子事行爲學漸次、即付入各年下、不必另爲紀亦可。萬曆己丑三月、與叔子子健。

校記

①何無：當作「無何」。
②年：據文例，當作「歲」。
③嗣：當作「詞」。
④此句疑有誤。
⑤背：當作「臂月」。
⑥晨：當作「辰」。
⑦人行：當作「行人」，見上文。
⑧騎：當作「綺」。
⑨御：當作「啣」。
⑩御：當作「啣」。
⑪已：當衍。
⑫諸理論：疑誤。
⑬詣：疑作「恉」。
⑭呂：當作「侶」，見下文。
⑮問：疑作「閩」。

⑯咨：當作「資」。

⑰薪：當作「新」。

⑱借：當作「偕」。



太史來瞿唐先生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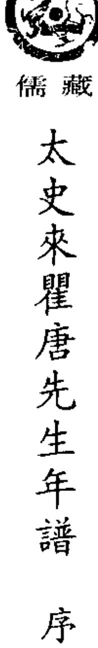
明・古之賢等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周 斌 二審

清道光十一年刻本

《太史來瞿唐先生年譜》一卷，明古之賢等編撰。清道光十一年刻本。

來知德（一五二五—一六〇四），字矣鮮，號瞿塘，梁山（今四川梁平）人，明代理學家。嘉靖三十一年舉人，以養親不仕，居家著書論學。其思想與二程、朱熹、王守仁皆有不同，敢於異議，人非之不顧。尤深於《周易》諸經，著有《周易集注》、《理學辨疑》、《心學晦明》、《省覺錄》、《省事錄》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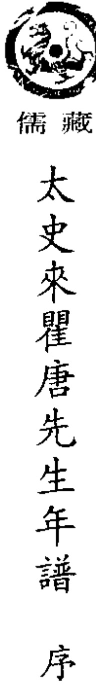
是譜爲知德門人古之賢、李綸、李枚、戴誥、高玉、張綱同編，編者事蹟均不詳。據卷首區拔熙序，知來氏年譜最先載於縣志，而知德裔孫家藏本差詳，則「爰與友人曾越山、沈雲谷參校異同，證以行狀，間附集中詩文語錄，梓而布之邑人」。其譜主要記載知德隱居著述之經歷，述行實較簡明，如八歲前稱孩赤時，無述，視他譜始生而有諛詞者似爲得法，詩文則附入頗多，稍覺繁冗。諸附錄資料，亦具參考價值。



来瞿唐先生者、古大儒也、於梁爲鄉先生、梁之人無不知有先生者。及問曰、先生何如。或知焉不能言、即言焉不能詳、余竊惑之。夫邑有大儒、坐令其一嚬一笑、一言一動不彰於後、有司之過也。邑有大儒、不以其一顰一笑、一言一動啟邑

人、而別求所以教之之方、有司之愚也。先生年譜一編、載在邑志。余退食暇、披閱再三、慨然想見其爲人。辛卯春、又得先生裔孫家藏鈔本、視邑志較詳。爰與友人曾越山、沈雲谷參校異同、証以行狀、附集中詩文語録、梓而布之邑人。使

手是觸者遇諸目、存諸心、凡先生嚬笑言動、藉藉邑人之口、於以振興頹風、維持名教、其即匹夫化鄉里之意歟。先生不云乎、與吾鄉之人共為君子、以成美俗。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言。至日録全集、鈔本散失過半、且多差訛、俟購有善



本、續刻以廣其教云。

道光十一年三月望日、端州後學區拔臣谷樵氏識於梁山官署。



來瞿唐先生年譜原序

明進士 涂有祐

予髮未燥、即習見吾梁有瞿唐先生、蓋隱君子也。先生以禮經魁蜀、凡三上公車不第、因親老、遂焚引侍養、隱居著書。自擬顏學孔子、著有易註、日錄內外諸篇。書行於世、見者珍之、如天球大貝。予又何能復贊一辭。然予母即先生堂孫媛、予亦忝曾孫聟。予於舞象時、先生常撫予頂曰、讀書讀書、若甚器予者。及稍長、因得覩先生家藏、若解若不解、無頃不置几案間。不意兵燹後、甚於秦坑、一切圖書版籍盡屬灰燼、並先生之子若孫、半化異物、可為浩嘆。予避難、徙居異鄉、倏忽二十餘年。及還里、徧訪先生遺稿、肇塚墓、葺

猶有存者、空谷足音、登然以喜。適一日、先生曾孫象坤者持年譜一册、若惜其殘而猶幸其不墜者以示予。予曰：年譜也歟哉。此火後琮璜、霜餘松檜、先生生平著述大概具是矣。他如易註、日録諸篇、海内名公競授梓以廣其傳、又何難一再覯也。予今讀其書、猶想見其人。寬一斑以自淑、固上願也。託姓名於簡端、猶其次焉者矣。

附

明史 知德字矣鮮、幼有至行、有司舉爲孝童。嘉靖三十一年舉于鄉、二親相繼歿、廬墓六年、不飲酒茹葷。服除、傷不及祿養、終身麻衣蔬食、誓不見有司。其學以致知爲本、盡倫爲要。所著有省覺録、省事録、理學辨疑、心學晦明解諸書、而周易集註一編用功尤篤。自言學莫邃于易、初結廬釜山學之六年無所得。後遠客求溪山中、覃思者數年、始悟易象。又數年、始悟文王序卦、孔子雜卦之意。又數年、始悟卦變之非。蓋二十九年而後書成。萬歷三十年、總督王象乾、巡撫郭子章合詞論薦、特授翰林待詔。知德力辭、詔以所授官致仕、有司月給米三石、終其身。

太史來瞿唐先生年譜

古之賢李給李枚全編
門人戴詰高玉張綱

端州後學區坊熙校刊

成都後學曾文波
紹興沈錡參校

先生諱知德，字矣鮮，號瞿唐，原籍越之蕭山，後徙家楚之麻城。元末始祖泰入蜀，卜居梁山，故世爲梁人。泰生均受，均受生晁富，晁富生志清，俱潛隱未仕。志清生昭，始起家爲宜賓令，以清白致仕。昭生尚廉，好施予。尚廉生朝，嘗拾金還主，即先生父也。母丁孺人娠時，夢藍衣人駕鶴從空至簷際，鶴欲鳴，其人撫其頂

曰、不不不。後先生因號不不子。附註先生父詒南昌王孟六遺金二百、歎其投江慟哭送還、還客分其半、辭不受、客禱祠曰願來氏世世子孫生英賢也。

嘉靖四年乙酉十月初五日亥時、生於縣西沙河舖釜山下。

嘉靖五年丙戌至十年辛卯、此先生孩赤時、無述。

嘉靖十一年壬辰、先生八歲、知讀書。

嘉靖十二年癸巳、先生九歲、能作長短句。

嘉靖十三年甲午、先生十歲。伯兄知行令題池水中有句云、著生頃望通舟楫、鄰家暫借養魚龍。又題白扇云、一片白、一片白、片片白白皎如月。誰當我出來、掃除天下熱。自十歲起得顛疾、夢上天。邑志先生行狀作夢上天、日月雲霞俱在下。

嘉靖十四年乙未、先生十一歲、疾未愈。

嘉靖十五年丙申、先生十二歲。

嘉靖十六年丁酉、先生十三歲。

嘉靖十七年戊戌、先生十四歲、疾未愈。嘗夢獨立巫峯上、故先生別號十二峯道人。邑令艾公延先生偕予切摩、嘉之曰、爾一作賢夢立巫峯、異日非宰輔必聖賢。附一夢上天。

嘉靖十八年己亥、先生十五歲。

嘉靖十九年庚子、先生十六歲。遊泮、督學毛批、是卷心思精透、口聲不凡、當不止於科目。是年疾愈。

嘉靖二十年辛丑、先生十七歲。初治詩、是年、改禮記。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先生十八歲。督學周考居第三。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先生十九歲，赴鄉試。有疾，未入場歸。十月冠，娶倪孺人。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先生二十歲。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先生二十一歲。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先生二十二歲，疾，未入場。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先生二十三歲，長子時敏生。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先生二十四歲。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先生二十五歲，疾，未入場。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先生二十六歲、督學陳考居第一。陳公曰、此才川中少有、須當讀書。遂客石磁寺讀書。

嘉靖三十年辛亥、先生二十七歲、讀書石磁寺。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先生二十八歲、以禮經中式第五名。是年、明倫堂石砌生五色靈芝。時本縣之科百年、縣令何公作興百金、辭不受。自中式後、不復夢立巫峯矣。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先生二十九歲、不第。御史喻巡按云、川中舉人多求作興、余主場考七十二人、聯捷者八、余不喜、獨喜來子辭作興、甚爲鳳毛麟角。他日非名卿則名賢也。乃移檄云、來某辭作

興於縣令、播芳譽於諸司、卽令日之始進、而他年之服官可知。

聖賢地位、亦從此做去、此榜不得人也哉。表其門曰淸節可風。

督學會移檄云、來某文登高第、志勵淸修、委堪人師。仰縣將本

道考取入學生員古之賢、戴詰等三十八人送至門下、俾其朝

夕與遊、庶耳濡目染、自成君子。乃改宏山寺爲宏山書院、令先

生教授其中。行狀作宏仁書院。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先生三十歲、讀書虎城寺。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先生三十一歲、入京會試。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先生三十二歲、不第。還至巫峽、作春風辭諸

篇。族子來時艮窘甚、先生收養、娶妻置田産[illegible]發歸。次子晧升生。

附春風辭

春風起兮花殘、我有美人兮江之干。三年不見兮路漫漫、遠莫致兮贈木難。歲崢嶸而將暮、心惆悵而轉寒。擥宿莽兮搴幽蘭、指九天兮我心丹。願及榮華之未落兮驂玉鸞。何時見我美人兮、使我終夜不寐起長嘆。

其二

春風起兮花飛、我有美人兮江之磯。三年不見兮路嶇崎、遠莫

致兮貽珠璣。駐飛樹而漸遠、望九閽而多違。飲墜露兮餐落菲、
榔昏花暝兮我心悠。願及年歲之未晏兮駕玉騑。何時見我美
人兮、使我終夜不寐轉歔欷。

其三

春風起兮花落、我有美人兮江之閣。三年不見兮路沙漠、遠莫
致兮贈金錯。日窅窅而下山、花飄飄而漸薄。佩辛夷兮結杜若、
不我洵知兮我心縛。願隨風雲上征兮跨丹鶴。何時見我美人
兮、使我終夜不寐轉蕭索。

先生日錄內集外集共二十卷、所著詩文語錄甚夥、不勝
附入。茲因年譜所載、擇其尤要者附錄於後、使覽者得其

崖畧。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先生三十三歲、家居。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先生三十四歲、入京會試。父臨行囑曰、如不第、不必回、可住京師。爾有琴癖酒癖、戒之。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先生三十五歲、不第、客京師。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先生三十六歲、客京師。

嘉靖四十年辛酉、先生三十七歲、客京師。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先生三十八歲。揭榜前一夕、先生又夢立巫峯、嘆曰、巫峯乃川中水口秀山、故川多文人。今又夢之、乃文章秀

氣、非富貴憂也。次日、果不第。時家書至云、父風疾發、母目疾重、遂題路引詩云、莫遣紅塵客子知、慇懃謝爾夜題詩。兩行黑字催人老、一幅烏絲覺我痴。萬里鵬程何足論、雙親鶴髮已多垂。此中有路尋堯舜、東海宣尼是引師。因焚其引。焚後數十會友、至有泣下者曰、本朝以科目爲重、若焚引別無路矣。先生曰、有聖賢一條路。做聖賢不要命、無論富貴貧賤、皆可能之。割斷了科目一條腸、孔孟由我做去。會友皆不然之。次日將絹大書願學孔子四字縛於臂。又題京師邸壁云、昔年行路不知路、今日登高始覺高。知路知高天近午、泗濱佇目駕飛舠。遂飄然而歸、道焚

引之故。父曰、爾若做孝子、成聖賢、不做官何害。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先生三十九歲、家居讀書。題了心歌尾云、泰山巖巖海汪汪、洙泗眞源派許長。蘭棹桂槳駕一航、排開閶闔登宫牆。大叫尼父坐明堂、鳴球佩玉共趨蹌。同琴點瑟繞鏗鏘。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先生四十歲、家居讀書。有司催上公車、先生乃書聯於堂曰、綵服堂前幸喜雙親令八袠、紅塵路上不將一日换三公。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先生四十一歲。家居讀書三年、乃嘆曰、此出口入耳、非學也。置祭田數畝與族人輪流應祭。長孫許生。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先生四十二歲。畫太極圖於室中、味程子終日端坐、李延平澄心默坐、遂無天無地、無人無我。邑志無末二句。

隆慶元年丁卯、先生四十三歲。家居靜坐、玩太極圖、或時看性理。倦則鼓琴。坐二年、覺是禪學。

隆慶二年戊辰、先生四十四歲。友人楊嘉製約遊吳、附一商船、商待之甚勤、意欲九江說關也。先生初不知、比至九江、商方言其故。先生曰、我生平不說事、肯以一關故破余戒乎。時主事袁三接先生賦廬山詩一章投之、詩云、澤畔煙花浪宕閒、五雲縹緲鎖雲鬟。峯連九子排乎笋、水散三山接上台。司馬未酬江海志、

張騫去泛斗牛來。棄繻也識非難事、無奈篙師次第催。袁公盡免其稅因入南京。復遊泰山之北京、遊西山。還作遊吳稿諸篇。

隆慶三年己巳、先生四十五歲。柱史譚公啟訪先生、先生家無備、設菜二盤待之。次日、送至溪邊、譚曰、我見爾腹中一肚子鐵、以菜欵御史、乃談笑自如、爾願學孔子成矣。先生曰、獨不聞四時八節無錢使、半夜三更有客來者乎。一笑而別。夏、丁父憂、廬墓次。孫詔生。

隆慶四年庚午、先生四十六歲。廬墓、取族子貧而可教者來時允、來鉉等至家教養、二子皆入學。爲之娶婦生子、令歸本生父。

隆慶五年辛未、先生四十七歲、廬墓、丁母憂。

隆慶六年壬申、先生四十八歲、廬墓。

萬曆元年癸酉、先生四十九歲、廬墓。次子時升並所養族子時允俱入學。時允邑志作時良誤。

萬曆二年甲戌、先生五十歲。廬墓思父、作秋風辭諸篇。廬墓六年、不茹葷、不御內、不巾櫛、琴瑟俱廢、日悲號、心志甚苦。冬服闋、登太白山、悟格物之物、乃物欲之物、一者無欲也、格物則無欲矣。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所以行之者一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孔子三個一字通同、皆祖述堯舜惟精惟一之一。就豁然貫

通曉得作聖工夫有頭腦、有次第。作述悟賦、改太白山爲悟山。又作悟山稿。縣令莊公扁其廬曰孝廉經世、薦之兩院、著理學日錄、太守郭公棐謂詩錄其文、蔚然有陶韋之風流。學錄其理、淵然得鄒魯之正脈。扁其門曰東川高士、收入本府人物志。御史孫公肯堂按粟、對諸生曰、不必尚論古人、求某即是古人矣。名利關多識不透、卽卑官如巡檢驛丞、亦割捨不得。爾等莫將焚引事看易了。下檄云、名儒來某揚馬之文、曾閔之行、始因親疾而焚引、一旦固人情之所難。繼因親歿而廬墓六年、豈士林之易得。且克養純粹、不入城府、雖古之郭有道、今之陳白沙亦

不過是也。表其門曰三川高士。縣令催先生出謝、先生書一絕句答云、十載方將一戒成、滿園松菊屆時生。而今若爲霜威破、草木焉知不笑人。

附秋風辭 父存日病痺、經秋風多呻吟、感之、哀而賦此。

秋風號兮如裂布、我父風痺難行步。如何一往長不寤。天寒日短時將暮、欲往從之天無路。黄雲慘淡烏啼樹、肝腸摧斷難瞻顧。

秋風號兮歲云徂、我父風痺誰將扶。生兒小時掌中珠、及長南北走紅途。爲生有子反知哺、我生糞土不如烏、縱然有子依然

無。

我生我生空朽腐，今夕何夕納場圍。日往月來箭到弩，兒與父兮成今古。丈夫生不列鼎釜，死後椒漿竟何補。兒哭父兮哭聲苦，父不自知卧黄土。

萬歷三年乙亥，先生五十一歲，欲遊五岳不果。常往侍伯兄知行，將庄田一所讓兄，爲衣服酒食具。竪草堂名快活庵，讀書於中。立四禁：不枉見有司，不入城府，不釋麻衣，不自奉殺牲。又編齋居日，遇齋居，即閉門謝客。作快活吟，所飲酒名快活春。題云：不願富貴金堆屋，不願神仙騎黄鶴。但願朝朝快活春，醉後長歌

太平曲。所卧榻名九喜榻、作九喜榻記。節推董公以先生由由然與人偕、春風藹然、得聖人之和、一介不與取、得聖人之清、表其廬曰清和入聖。附九喜榻記、一喜生中華、二喜丁太平、三喜爲儒聞道、四喜父母兄弟俱壽考、五喜婚嫁早畢、六喜無妄、七喜壽已踰六十花甲之外、八喜賦性簡淡寬緩、九喜無惡疾。某數年來、萬念已斷、惟註易一念耳。每一入枕、酣寢自如、此心廓然寂然、如明鏡止水。及爾覺寤、無意必固我、無畔援歆羨、其原有九喜焉、因名其榻而記之。此記當在六十後。

萬歷四年丙子、先生五十二歲、居釜山、作客問、釜山稿。所養族子來鉉入學。

附 客問

僕以先父病末疾、母目疾、侍養不仕、友人致書多疑之、

作此代答。雖文其辭、然實有是問、非客難、實戲之假設也。

瞿唐來子居于釜山書堂、客有過而問之者曰、某聞予久矣。聞予冠道德、履仁義、衣百家、佩六藝、知予已棲君子之林矣。衆人慕之、某竊爲予不取也。吾聞鳥能鳴陽、葵知傾日、物且如此、況于人乎。是以哲士乘時、達人駴世。方今皇猷丕赫、王袞煇昭、羣衿獻璞、諸又圖橋、采蕙茝而兼蓄乎蕭艾、選于將而不遺乎鉛刀、非憕悩而抱瑟、豈濟渡而無舠。苟可以存心于利物、奚必于執璧而垂貂。予適懸車城市、擊壤衛阜、臏狗飛于鸞漢、羌繼迹

于鷃蒿。洵拘繇而戢翼、必滯憲而屯膏。杌雕龍而削草、帙荼薺于鞞鞞。吾將冀子兮參軌伊呂、胡知今子兮駕言許巢。來子曰、子以我爲隱乎。夫隱者必有所爲、今生值明時、以不見用爲恥、吾不爲也。客曰、人之酬世、非處則出。榮春者蘭、華秋者菊、我知子之心矣。方其采秀雲莊、播枯霧築、刻羽引商、吹金鼓玉、高價蜺巔、吮聲蟬谷、狎花鳥、倣墳索、悵遠引于青岑、非綴情于朱轂、豈知闇者斯章、微之必著。乃君巖廊訪及、荃宰羅奇、旭日當天乾鵲、條風轉于枯荄、書將鴿載、旌以鶵待、束帛投園、結軫填茨、慶吾道之大行、感人世之我知、子迺整筋揮翮、仰首伸眉、披裁

岫、出嵓達、盼鵠衡而揚袂、排鳳闕以論思。知予有南山之徑、處予有北山之移。來子哂而笑曰、非徑也、是迂也。夫欲仕無路者、故以山爲路耳。予避科名、仕則仕矣、不求可期之榮于見在、而徼未必之寵于方來、歲踏茵試、謂之何哉。駃亦絕矣、吾不爲也。客曰、予知夫古人乎。漆園之放、叔夜之簡、王衍之談、阮籍之懶、眈竹林、嘯山阮、脫冠履、解襟袂、幕天席地、操瓢挈醆、爾其齊舜天、比禹稷、逢措荷鍤、遯迹生涯、俗士稱爲六逸、詩人名爲八仙。坐候夫九疇之斁叙、罔顧乎兩曜之虧圓。恭敬消于昏吻、名節剝于禪誕。予之不仕、復不沽名于世者、意者其在此乎。來子曰、

此自放而忘世者也、予欲救世、吾不爲也。客曰、若有人焉、遺情棄世、絕埒脫屣、紫籍通名、靑冥輕舉、爾其垂琳綬、佩珵玦、驂勝六、驅列缺、調世外之竽、靈彈壺中之白雪、靑鳥縈音、紅鸞擎節。已而明月初升、雲璈方歇、貽桑海之幾遷、回歲序于一瞥、悲荒邱、憐古血。乃若芝宮狍虹、桂館龍驤、吹冰成醴、叱石飛瓊、貞妃摻饋、姹女捧（一作扶）觴、招王喬以客與、拉蕭史以相羊。既沉湎以言別、指流水以成章。歌曰、流水兮東注、美人兮何處。回首兮三素、浮世兮朝暮。乃若陰慈雲、滅甘露、調四流、宏六度、秘授禁苑之旨、洞開葱嶺之路、爾其不生作圓、無象爲家、天地蘧廬、形體

蟲蝦、見理即隨、篤學愈差。乃吼桐峯之虎、垂長慶之蛇、種雲門之樹、澆南泉之花、點洛浦之金、衣洞山之麻、煮明昭之銚、飲趙州之茶。早悶者難登彼岸、剝辟者未窺津涯。彼傾海入毛不撓魚鮪。若旋藤倚樹、必乖壺宗。子之執窒、不出戶庭、不面官長、孜孜而惟日不足者、必居于此矣。來子曰、子愈言而愈遠矣。此方外之術、出于名教之外者也。世皆若此、三綱絕矣。吾不爲也。客曰、我眞不知子矣。遂避席而起、拂衣而去。來子曰、君吾語女。夫大德者不官、中立者罔倚。是以君子無終食違仁、大人以萬物爲體、不怦怦于必行、不硜硜于必止。盍澡洛存乎吾身、顯晦安

于所遇、立德之基有常，樹功之途不一。苟入而可以事吾親兮、則啜菽飲水。苟出而可以事吾君兮、則捐軀弗計。見輪出圓、因枘施直、遭坎則停、乘流斯逝。大行兮何所欣、窮居兮何所戚。故移忠于家則敬同、移孝于國則愛同。使人皆以不仕爲是兮、則龍逄非孝。使人皆以仕爲是兮、則曾參非忠。彙征者何以詔其駿業、嘉遯者何以高其清風。蓋駿業者、扶顛持危、有匡世之績。清風者、起頑立懦、有垂世之功。是皆有裨于國家之教化者也。可見事無定體、惟義是適。行無定轍、惟道是崇。故可以仕亦可以止。仕止之間、存乎修己。子謂子夏不云乎、無爲小人女爲君

予。若爲小人、何取青紫。若爲君子、出亦可矣、處亦可矣。末學興而功利熾、此言不聞於人之耳也久矣。吾將尋孔顏之所樂、析繭絲于此理、愧榛楛之無成、空勵勉而不已。苟友于可以爲政、空言足以善俗、則塵露之微忱、或可以爲山海之小補也。獨非鳴陽向日之心乎。于何過疑。至此客曰、我過矣。我過矣。而今而後、始知江湖廊廟、原爲一體、明道行道、皆將淑人。我過矣。我過矣。求予援筆作客問。

萬歷五年丁丑、先生五十三歲。讀易、以宋儒不言象、止言理、因客萬縣求溪訂易。先生嘗曰、得傳孔子之心、得侍四聖之坐、老死山林何憾。見行狀附。

萬曆六年戊寅，先生五十四歲。客求溪，作省覺録、省事録、鐵鳳稿。

是年，先生遭謗，乃題云：他山攻處偏成玉，苦李時來也自甜。誰謂南山高萬丈，行行便到祝融尖。

附

省覺録四十七則

仲尼顔回之樂，周茂叔每每教人尋之。此樂豈只聖賢有哉？常人亦有之，但自家去苦處耳。蓋因人氣禀原好勇、好貨、好色，凡宫室飲食男女，遍要勝過人，不肯安常處下，終月只將此數件在料理。又加以近日科舉之學興，東名不成，西利不就，其間就有許多勞攘，只在奔波過歲月，所以不知孔顔之樂。

孔子以顏子好學、乃曰不遷怒、不貳過、學者多忽畧了。葢七情之中、惟怒最害事、而過者、亦人不覺察之常也。因顏子平日領夫子克己復禮之訓、視聽言動皆以禮、所以不遷不貳。若已還克得未盡、禮還復得未純、則未免於遷之貳之矣。此處學者將四勿工夫體認既久、方得不然、將不貳不遷夫免輕者。

某常教人不必致良知者、何也。葢良知本我所固有、非由外鑠我也。譬如山下出泉、泉以日日流行、本山所自有者也。但或土泥汙塞、則泉不流矣。惟決去其土泥、則泉自流行、又何必於泉上用工夫哉。泉脈者天理也、土泥者人欲也。故致良知惟遏人

欲。人無欲，以義理爲主，自冲澹，自寧靜，不東補西湊。形與性，相爲附麗而不可離者也。形勝性則天地之性皆管屬於形，性勝形則五官百體皆管屬於性。形勝性者常人也，性勝形者聖人也。然則欲性勝其形，何道以能之？惟去其形之所欲而已。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四肢之於安佚，皆形之所欲也。無欲則聖人矣。

問，絕四之後，此心景象如何？曰，如明鏡，如止水。曰，有物感之時，此心又如何？曰，亦如明鏡，亦如止水。蓋此心雖有外物之感，然物各付物，妍者我與之以妍，媸者我與之以媸，明鏡止水，

有何與焉。曰、若無物感、此心有思慮之時、又如何。曰、亦如明鏡、亦如止水。蓋雖有思慮、然所思慮者皆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之謂動亦静也、於明鏡止水又何與焉。蓋心之動者乃氣、而有主不動乃理。

天之與我也、管攝之以數。我之事天也、奉若之以理。管攝乎我者、富貴乎我也、貧賤乎我也。奉若乎天者、富貴不以道得不處也、貧賤不以道得不去也。不由乎命、惟由乎義、吾身皆天理。則我與天一而天即我矣。故不怨天。人之處我也、責備之以理。我之處人也、安遇之以數。責備之者、毁譽乎我也、予奪乎我也。安

遇之者、毀之者不以道、曰此數也。奪之者不以道、曰此數也。惟論乎數、不論乎理、吾身安所遇、則我與人一而人卽我矣。故不尤人。

妄想心有種種焉、萬起萬滅、雖有不同、然原其所以想者、不過好勇好貨好色三者而已。故勇貨色三欲者、千欲萬欲之樞紐也、千妄萬妄之根柢也。斬根斷紐、方可學聖。

窮理不難、但既窮其理矣、以理而見之躬行爲難。精義非難、必有事焉而集義爲難。使不能行其理、集其義、則窮之精之者猶未至也。故知德非難、而成德爲難。是以有宋周、程、朱、張許多門

人日講窮理精義，而反不如司馬君實不言而躬行確實也。

萬個公卿不如一個聖人，然公卿難到，聖人可學。

常人之目只見其利，不見其害；只見其得，不見其失；只見一己，不見天下國家；只見一時，不見萬世。

學者惟克己、主敬、窮理三件事。程子以主敬爲入門，朱子以窮理爲入門，某則以克己爲入門。

世儒只知瞑心閉目爲靜，不知此心如有思慮，當人事擾攘之時，皆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是靜。何也？蓋理主於一而不動，我既主於理，則凝然不動矣，所謂人生而靜也。從來儒

者惟茂叔知此、故曰主靜立人極。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故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故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某生平以此作把柄、日間惟知此、夜間惟知此。日間惟知此、所以不東奔西馳。夜間惟知此、所以不東思西想。

學者只是看此身原是參三才、靈萬物、出來世上、要成一個人、要繼往聖開來學、所係匪輕、則朝夕之間、自然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矣。

人心如鐘、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不叩則不鳴。隨其叩與不

叩、無意必固我之私、此正學也。或不叩而鳴、或大叩小鳴、或小叩大鳴、此有意必固我之私、詞章功利之學也。不許人叩、清淨自在而坐、此禪學也。

聖門不說陰德報應者、何哉。蓋道我所當行、德我所當得、非本分之外加毫末也。如說報應、是私矣、是有心爲善矣。故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子之學爲醇正、而陰德之說只可以諭鄉人、俾勉其爲善。若陰果之說愈荒唐矣。

人心無氣象、惟無欲者自得之而已。在平居時、此心常有六月天氣、寅卯日出之時、松竹之下、清風徐來、此一個氣象。在勢利

中，此心常有萬仞之山，一道瀑布飛泉，我獨觀於其旁，此一個氣象。在塵世堀堁之中，此心常有登五嶽之巔，獨立於其上，杯拳山川，此一個氣象。處親戚鄉黨，此心常有冬日無風，衆人同於槩，曰梅花爭發，置酒賞之，不忍摘伐，此一個氣象。

先輩云，萬物靜觀皆自得。又云，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此景極有幽趣，識得此趣，便是鳶飛魚躍，活潑潑地。我終日有此趣，便就坦蕩蕩，無入而不自得。所以塵視冠冕然，識此趣，豈倖得哉。孟子集義工夫所到也。

人見富貴即敬之，及見富貴之人行事不合道理，心私賤之，然

則敬富貴者、非眞敬也、敬其炎熱而已。人見貧賤卽鄙之、見[①]貧賤之人行事若合道理、心私慕之。然則鄙貧賤者、非眞鄙也、鄙其淒涼而已。故學者當修己、不可徇人外貌恭敬而心私賤惡。命不如人、則當勤苦勉強立身揚名、以造其命。勤苦者、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也。使能立身揚名、爲聖爲賢、則前之命不好者、貴命之好也、非造其命而何。蔡虛齋有云、德好命不好、顔回任貧夭。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卽此意。

人之辱人、或呼爲小人、或指爲禽獸、彼必不平、以爲辱己之甚矣。及觀其所作所爲、皆小人禽獸之事。夫不當其名而甘爲其

事豈人之不明也哉、不反己故也。故反己自訟、能知己之罪過之人絕少。

易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罔者無也、言視有如無也。此君子之過於勇也。小人以壯爲壯、君子以無爲壯、不動聲色、以佚待勞、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豈不過於勇哉。故有形之勇易、無形之勇難。

要高恐高成孤絕、要高又要平實。要深恐深欠光明、要深又要灑落。要淡恐淡成懶散、要淡又要細密。

在山中二十餘年、頗于不遷怒工夫、十年前已覺可能。至於不

貳過、則不能學。蓋大過可以不貳、至於小過則難。小過多在言笑毫忽之間、失於覺照、偶然而出、又因飲酒。聖人惟酒無量、不及亂。然則亂也者、非小過乎。

欲掃除舊習、當如臨陣對敵、以勝爲主。當如起屋、倒堂修過。

要常想難得而易失者時、難進而易退者學、便有長進、便不知老之將至。

人在世間、好勇好貨好色、皆其切實之病。史謂沛公前在山東、貪財好色。今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御、其志非小。孟子說王猶足用爲善、蓋謂其好勇好貨好色之類、直言之而不諱、足用爲

善旨、此也。孔子乃分爲三等、少好色、壯好勇、老好貨。盖三者皆人之欲也、非少時不好勇好貨也、但少時急於好色、緩於勇貨、壯時急於好勇、老時日暮途窮、急於好貨。故孔子就其急處言之。人能超脱於此三者、則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之域矣。此切實工夫、學者卽以眼前錯過了。

學者不論我隱逸在②極靜處、不論我在仕途極動處、只要我心閒。妙哉妙哉。説到此處、恐天下知此境者少。天下何曾尋得一個心閒的人出來。盖無欲方閒、無意必固我、如明鏡止水者、此閒之象也。

聖賢工夫在朝夕日用上講求、以求所謂大中至正而已、不在矯強立異。此道在富貴、如堯舜爲天子也行得。在貧賤、如仲尼爲匹夫、也行得。蓋遵道而行、不論貧賤富貴也。如陳仲子豈不苦節。梁武帝豈不將身通捨在寺上。然矯強立異、竟成其私。所以孟子說自繫馬千駟以至一介不以取與人者、無非求其大中至正而已。千古聖賢俟之不惑、考之不謬者正在此。

仁乃生生不息之理、孟子說乍見二字極說得好。蓋乍見之際、良心偶發、無物欲沉滯於中、全是一團天理、所以爲仁之端。程子在乍見二字看得真、所以說心如穀種、生之性是仁。

從孔氏之學、日就其切實。從釋氏之學、日就其妄誕。空而復追其空、非妄誕而何。深造自得、非切實而何。

驕心、吝心、妬心、貪心、忿心、好殺心、皆心也。至於此心發覺、有罪愆則悔生焉、是悔心也、正天地一陽初復之心也。可見人雖賢愚不同、此良心無時無刻不存。只因私意蔽之、故諸心生耳。此所以克己工夫爲聖學第一條。

學者做工夫、要覺其所不覺。何以謂之不覺。且如性好多言、此氣質之性之偏也。心雖知己之多言、或若偶然不覺而出、便要常常覺照我多言處、此之謂覺其所不覺也。或性好猛暴、性好

矜誇、皆是此工夫。隱障對敵、要強人之所不能強、忍人之所不能忍。久而久之、便是把氣質變化過、便是將生鐵炒鎔成熟鐵、便是把泥坏燒過成甎。

前輩説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學者做工夫、須做到命不足道處、方能自得。

凡處不要緊之人與不要緊之事、不可狎侮忽畧過、要謹慎細審、就是聖人不泄邇工夫。吉凶悔吝、通在此上面生。

世間千條萬緒、消不得我一個理字。千思萬想、消不得我一個敬字。千横萬逆、消不得我一個忍字。

好勇好貨好色、殺身也是此三件、亡家也是此三件、殃及子孫也是此三件。不好勇好貨好色、保身也是此三件、保家也是此三件、揚名後世也是此三件。

凡立身行道之人、受人無根之謗、就當知是我之數、不當歸罪於所謗之人。其進以禮、退以義、猶夫初也。誰人背後無人說、此雖俚言、可採擇焉。

人之爲善、非朝爲善而暮卽成善人之名也。惟君子以小善不可忽也、久而久焉、而萬善聚於我矣。人之爲惡、非朝爲惡而暮卽成惡人之名也。惟小人以小惡不足損也、久而久焉、而萬惡

聚於我矣。故曰泰山之霤穿石，殫極之綆斷幹。

獨者，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者也。慎獨者，慎其己所獨知而不自欺也。人之一身，只手持足行，目視耳聽，人皆得而見之，惟心人不得而見，己所獨見。所以聖賢做工夫，教人慎獨，此千載理學之秘訣也。然是獨也，豈己所獨坐而後可慎哉？凡每日閒處妻子奴婢，事父母君長，接鄉黨賓客，臨民聽政，飲食言語，大而萬事萬物之煩，以至毫釐絲忽之微，靜而閒寂淵默之時，以至堀堁轇轕之際，少欺其心，皆非慎獨也。今之學者多責人終日端坐，殊不知坐與行，視與聽，皆此身之所不能免者。如心少有

所欺、則終日之端坐、亦猶終日之端行也。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其至切之工夫矣、豈教人終日坐哉。若終日端坐、無天無地、無人無我、畢竟是禪學。人多在困窮拂逆上增益其所不能、此孟子之言、人皆知之。至於志得意滿上失了涵養、滅了聰明、損了德行、而人則莫之覺也。

人惟恐懼、所以不憂不懼。若放蕩禮法、則長憂長懼。正俗言所謂怕法朝朝樂、欺公日日憂也。蓋能恐懼修省、則隨處體認天理、即孔子所謂内省不疚矣。所以臨事變之偶來、不憂不懼。恐

懼者，未事之前，以理言也。憂懼者，臨事之際，以事言也。

倘來之福，以義處之，如我所不當得，則雖福亦禍。倘來之禍，以命處之，如我所不當得，則雖禍亦福。以此作柄，故遇大福大禍，卽凝然不動。

一個淡字最妙。人淡於貨利聲色，淡於世味，則無適而不可矣。豈惟人之心事行已哉，至於人之文亦然。潘岳閒居賦與陶潛歸去來辭，皆恬退之言也。然潘之言誇，陶之言淡，是以陶高百世。人皆學淡，而不可得焉。豈惟人哉，天下之水以淡爲上，山之淡者則卽盡也。故君子之道淡則不厭，交淡則成。

近日學者多講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夫喜怒哀樂未發，即發而中節之理而已。此理未發，渾然無朕，理豈有氣象也哉。講氣象者，泥佛氏光明圓覺之説也。

務勤補拙，以勞折災。

人少時浮薄剛傲，及老則忠厚謙虚，此善變乎少者也。窮時狂妄輕淺，及達而登第，居要地，愈樸實謙退，此善變乎窮者也。然老而善變者十有三五，達而善變者萬無一二。

附

省事録十六則

王用三驅，失前禽，不獨天子之於民如此也。凡人處鄉黨朋友

奴僕通當開一面網。

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故聖人於泰卦之終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於豫卦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於豐卦曰、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噫。聖人之情見矣。

世無爲善之小人、而有改節之君子。爲惡之小人不足責、改節之君子深可羞。

凡事要渾涵、莫露圭角處。小人尤當渾涵、易夬九三是也。

天下有十三忌、大富爲人所忌、大貴爲人所忌、文學爲人所忌、政事爲人所忌、大功爲人所忌、大名爲人所忌、顏色爲人所忌、

立身行道、欲爲聖賢、爲人所忌、躐等踰階而前進、不在尋資之例、爲人所忌、君王寵信太過、爲人所忌、少年高科、爲人所忌、曰外在位、寒後人輪次之路、爲人所忌、山林養重、守不見諸侯之義、爲人所忌。此特舉其大者而言耳。以至百工技藝、小事小術、莫不皆然。非老於道路、練達世故、屢遭顛蹶者、不足以知之。謙退二字、其醫忌之藥乎。

寧爲剛儒、毋爲諛儒。寧爲通儒、毋爲腐儒。

世間入水必定溺死、入火必定燒死、上樹太高、其墜落必定粉骨碎首。此三件事、不須問卜。噫。可笑也。可笑也。蹈仁而死、由正

路而顛蹶者，世豈多見也哉。

天下之事早發洩者，十有九不克終焉。凡雨下之早，日出之早，功名富貴之早，形體胖大之早，厚澤享用之早，孩子言語知識之早，聲名洋溢之早，幾事發露之早，皆不克終。故人嘗流於既溢，發於持滿。故享大富大貴之人及立身行道之人，必少年貧寒，受盡萬般苦楚者。

秦始皇葬驪山，六年之間，豈知爲項籍所發耶。豈知爲牧童所焚耶。誰逆料至此。爲人身後事不可知，於此可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者，愚亦甚矣。然則何以酧世哉。孟子曰，修身以俟

之是也。

凡臨事莫急，須調停，調則酸鹹適口，停則南北適中，急則敗事。

人莫愁無富貴，只愁富貴來，我收不得，飄飄游於太倉，能看而不能喫也。財之爲物，誰人不愛？但有聚必有散，乃必然之理。其散時，非天災，則人禍也。天災如水火之類，人禍則盜賊訟獄之類，皆所以散財也。古人如麥舟之濟，皆是散我之財，但周人之急，救人之難，名爲義舉，乃歡喜錢也。若水火與訟獄，不惟散之無名，亦且去之悽慘。散財雖同，其所以散之則異矣。故理當散財處，則當自反曰，此吾財當散也。莫似俗人惡求千貫易，善化

一、交難。

古今宰執恃寵弄權以至喪身亡家者不足言矣，其間患失而又畏禍者，乃植桃李於門牆，收參术於籠籠，自以爲縫補牢籠，莫之滲漏矣。是蓋畏影惡跡而疾走者也，與恃寵弄權者等耳。故富貴路上八千機，萬巧千計，萬較不如知一個退字。

不修身而欲求令名於世者，猶貌本醜而欲妍影於鏡也，無是理也。修身而無令名於世者，猶糞多力勤而爲上農，而有旱乾水溢之災者也，有是數也。理有常，主數乃偶遭，故誠能動物，不誠未有能動者。

數存乎天、理存乎我。到了理處、就莫要言數。到了數處、就莫要言理。自古爲聖爲賢、通是如此。且如爲子孝、爲臣忠、理也。我爲子必定孝、爲臣必定忠、盡其所當盡者。至於吾身所值、生死貧賤富貴、一切通歸之於數。故到了理處、就莫要言數。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數也。我如偶遭貧賤、夷狄患難、[illegible]說我平生無愧無怍、何以遭此。只去怨天尤人、就不是了。故到了數處、就不要言理。

君子之與小人、人非不知其等較然也、人却甘爲小人之來而不學君子。聖賢之與王侯公卿、人非不知聖賢之爲貴也、人只

知慕王侯公卿富貴而不學聖賢。

有富貴而無日不憂者、有貧賤而無日不樂者、只在聞道與不聞道論。

萬曆七年己卯、先生五十五歲。客求溪、作求溪稿。忽夢一長人齊天、手持一物、至圓至明、詣前曰、此月也、令賣與爾。自覺滿腹肺腑無一不見。好事者聞之、誅茅成亭、曰買月亭。先生訂正往日所著太極圖、大學古本、作買月亭稿。本縣學博譚大騰暨亭人、夫婦同歿於任所、難還里。先生捐貲修墓禮葬。其子璦、先生爲懇於縣令、將學地居之、常命讀書。後入梁山縣學。

萬曆八年庚辰，先生五十六歲。客求溪郭公，作日錄序，以爲獨採理窟。其賦詩出奇，飄飄有凌雲氣，寄興於寥廓而歸宿於仁義，以遊逍遥之墟，即莊周所謂至人者此也。名所居爲悅我堂。

萬曆九年辛巳，先生五十七歲。遊華山，欲靜坐山中，悟易象之理。至鶴頭關投宿，宿家有悲號聲，問之，曰負債將兒婦賣償，已立券，明日歸矣。先生出路費銀八兩與贖。後至華陰一人窘甚，女長不能嫁，哀告於先生，先生爲捐銀六兩與之。因此途中無措，復還求溪，絕口不言。恭得之侍者口云。先生入求溪思易十夜不寐，忽一夜夢一黄衣人與先生相揖讓，若授受意，次日偶思見豕負

詮一句、遂悟其象、作華山稿、太和山稿。

萬曆十年壬午、先生五十八歲。遊峨眉山、作遊峨眉稿、諭俗俚語、死生有命吟、富貴在天吟、八關稿。先生自言、一日有四樂、一玩太極、題云、箇中原有先天易、壁上新添太極圖。日與伏羲相揖讓、人間那得此凡夫。二登釜山、題云、白雲穿破翠微堆、雲裏蒼松手自栽。大笑一聲天地外、人間何地少蓬萊。三與兒飲、題云、萬事無心一老翁、兒爲明月弟清風。竹根醉倒雙雙起、風起西方月起東。四醉臥、題云、竹床頂上覆棕蓑、一枕虛無夢不多。睡覺不知天早晚、數聲牛笛下前坡。八關謂進關、退關、富關、貴關、貧關、賤關、生關、死關。

附

諭俗俚語

積善也是實積金也是實積金人偏多積善人偏少積金又積善雙雙豈不好但我命若窘要金何處討不如只積善安命也罷了專心去積金有日化成草

敬親也是敬敬佛也是敬敬親不敬佛佛也不嗔恨敬親又敬佛佛也叫不應他是西方人與我不相認君說求生死生死已前定不如只敬親心盡理亦順

做官也是人做民也是人天地生人時都是一般身若論做君子官民通可能民若能立志堯舜與同羣官若不立志盜跖與

同行。流芳民卽官、遺臭官亦民。

緊行也是路、緩行也是路。原來這前程、前程有定數。畏笑心忙人、急走盡朝暮。今日某處行、明日某處住。豈知算不來、脚跛難行步。依舊緩行人、同日走去處。

附

死生有命吟

籛鏗視顏回、顏回誠夭矣。天地視籛鏗、籛鏗亦早死。五十笑百步、長短亦走耳。不患壽短長、惟患愧此理。一朝能聞道、生順死亦已。終身不聞道、枉過生亦鄙。世有長生術、吾將越千里。死生既有命、不須置之齒。而何不安命、修身成君子。

附 富貴在天吟

人皆爲富貴，朝夕紅塵走。豈知傀儡場、變態常不久。古稱陶朱富、至今還在否。笑爾原憲貧、廟血配魯聖。挺然爲丈夫、貧賤亦不朽。孜孜圖富貴、百歲成芻狗。富貴假能求、執鞭亦非醜。富貴既在天、非我所可有。而何不樂天、齊忙到白首。

萬歷十一年癸未、先生五十九歲。客求溪刺史傅公叙日錄、謂先生六經百家書無一不讀、樂道安貧、抱膝長吟。所著詩中更無一愁字。又謂先生所著内外諸書讀之汗出、直接孔氏絶學。雖朱程復生、亦必屈服。豈意孔子之學至今日方大明哉。

萬歷十二年甲申、先生六十歲、居釜山。友人張成夫訪先生、臨別索言曰、爲學如燒窰、切不可助長。火候工夫到、烟自生淸亮。仲尼到而今、千載道已喪。只因名利關、終日作膨脹。因此自沉溺、墮落深萬丈。仰視魯仲尼、仲尼在天上。不須求花講、鴛鴦舊花樣。只於心上覓、何處是蕩蕩。遊白帝城、作重遊白帝稿。長孫許入學、曾孫象觀生。先生又嘗謂去其所以戚戚者、則不求蕩蕩而自蕩蕩矣。蓋所以戚戚者乃物欲也。附

萬歷十三年乙酉、先生六十一歲、客求溪。大學古本並格物諸圖成。吳曾張子功敘日錄、謂先生天才本高、無書不讀、又加以講格物之學、靈根湛然無欲、且山林日久、涵養愈深、時時不改其

樂、故其爲文博而歸於一。又謂先生襟懷洒落、如光風霽月、不拘拘繩趨尺步之間。其人品絕似康節、才實倍之。邑志無末句。

附格物諸圖引

德生蜀中僻地、少時不揣、妄意聖賢。然無傳授、且愚劣。雖有此二者、而學聖賢之志未嘗一刻忘也。乃以孔門之學先于格物、欲窮極事物之理、乃取六經並秦漢文章、日夜誦讀。及過京師、見薛敬齋録、始知學當求諸心。歸來、遂爲四省録、一曰省覺、謂心有開明覺悟處、即録之也。二曰省事、謂自家行事、或見人行事、或行事之當理、或跌蹶、即録之也。三曰省言、謂讀古人之書、

有悟處即錄之、如大學古本是也。四曰省藝、如吟詩、如彈琴、如古人見舞劍而悟草書之類、蓋因粗以悟精也。乃刻一大圖書、寫願學孔子四字、以警其心。錄之既久、自反身心無愧無怍、知其良心未破、但作聖工夫無下手泊岸處。乃遊吳並五岳、欲會近日講學之士、又每每不相值。思宋儒終日端坐、欲識仁體者有之、以存養爲主人者有之。又近日講致良知意此學在于靜坐也、乃靜坐絶妄想。如此者數年、茫然杳冥、全無入手處、自覺其爲禪學。既無師指明、又無友審問、終日山林中委係彌高彌堅、在前在後、無處下手、把捉不住。及先父母相繼見背、制中六

年、斷酒肉、辭室家、覊孤無聊、人不堪其憂。制方閱登太白山、見此心之所以往來者非有他也、乃三欲也。蓋孔子之三戒、孟子之三好也。數夜、即輾轉不寐、思孔門講仁、孟子講義、宋儒講敬說禮、近日講知、千載之下、又安知不有講信者出乎。又思孔門講仁、宜講仁之本體矣、而又罕言仁者何也。又以克己復禮爲仁、能近取譬爲求仁之方、何也。孟子講義、又不言義之本體、而乃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何也。又思大學頭上即教人格物、格物二字與五性合不相下、此又何也。心上之理與簡冊上文字二處全不相合、思之又思、日積月累、方知五性無聲無臭、

無形而難知、物欲有跡而易見。五性本體上半毫工夫做不得、惟當于發念上做工夫。遏人欲者、即所以存天理也。人欲既遏、則天理自然呈露、而情之所發、事之所行皆天理矣。始知三欲者、千欲萬欲之根柢、即克己工夫條目也。乃四勿中物欲之大者、故孔子又摘出言之。特今之學者皆以爲粗迹尋常之話、不體認之爾、何也。克己復禮、孔子告顏回之爲仁者也。顏回在當時已直任之無疑、則顏回之用功、惟克己、無他道矣。及顏回沒、孔子稱好學者獨顏回、乃曰不遷怒、不貳過、則顏回之克己者、不過此不遷不貳二端、而聖門端的工夫、亦不過此二端也。又

終何用哉。三綱絕矣。吾儒要出來應世務、要明德新民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全在人情物理上做工夫、所以格物爲入手工夫。若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求本來面目、即是禪矣。

三心圖



此人心也、全在形氣上用工夫。口之於味、要喫好的。耳之於聲、要聽好的。目之於色、要看好的。鼻之於臭、要聞好的。四肢要好處安佚、要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之得我、左來右去、只是要奉承血肉之軀。所以未得富貴、終日終夜、勞心焦思以求之。

既得富貴，則患得患失，高爵厚禄，猶不知退避，必至於殺身亡家而後已也。

三心圖

誠意正心之心

學者臨關工夫最難。關一開，差之一毫，謬以千里。譬如美色，人分明曉得是妖豔之物，但有此形氣，目之於色，所愛者美色也。美色在前，念頭一動，理不勝氣，此念一去，如決江河矣。所以聖人説脩身正心，又於心上抽出一箇誠意工夫出來。曉得人有此形氣，意念所發，義理少而物欲多，又説箇格物工夫在頭上。

異於釋氏者，正在於此。將了形氣上物欲，則是非之心呈露，凡事臨前，尺尺寸寸，曉然明白，所以意方誠得。如沉溺於物欲，肆形氣之所好愛，則凡事通糊塗了。如紂只爲迷惑於妲已，此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也，就凡事通糊塗了。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而惻隱之心喪矣。崇信姦回，放黜師保，而是非之心喪矣。郊社不脩，宗廟不享，而恭敬之心喪矣。力行無度，穢德彰聞，而羞惡之心喪矣。

儒釋之分，只在誠意。把意上說個誠字，教人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天理人欲判然分明。如只是整齊嚴肅，終日端坐，求識仁

體，則此心終不分曉。

四勿

三戒四勿皆孔子之言，但四勿說得密，兼物欲之大小而言之。三戒說得疎，乃在四勿中抽出物欲之大者言之。故德以發念處先遏此大欲，然後覺照些小工夫，即易易矣。此先後緩急之序也，非四勿惟遏三欲也。

四勿工夫細密，行之亦有提法。如程明道以無不敬思無邪二句作主也好，以不愧於屋漏一句作主也好，以言忠信行篤敬二句作主也好，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三句作主也好。此時

時覺照揵法，通是聖人之言。但看我氣質之偏在何處，因病而藥，知其先後緩急之序，斯可矣。大抵聖人之言總歸於無欲。

萬曆十四年丙戌，先生六十二歲。客求溪楊兩洲見先生，還，友人問曰：瞿唐何如人？楊曰：不在見有司，高談仁義，蓋孟子再生也。

縣令蔡公表其廬曰一代大儒。

萬曆十五年丁亥，先生六十三歲。客求溪，作醉箴、言箴、刑于箴、九德箴。中丞曾公寄詩云：聞君常對一尊寬，竹徑烟霞勝畫欄。三絕韋編會註《易》，九還爐火自成丹。獨披野外山人服，不整朝中鵕鸃冠。却喜賢侯頻過訪，非因殺刺學居難。

附 醉箴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温克如何、惟莊惟默。聖人不亂、君子不語。不亂不語、醉之箴矣。

附 言箴

天地成化、桃李成蹊。一鳴則驚、大音則希。廟有金人、野無童㪉。走者猩猩、飛者鸚鵡。駟馬難及、白圭易磨。守此括囊、畏彼懸河。同之爲蘭、甘之爲醴。寡而吉人、訥而君子。

附 刑于箴

萬化本原、五倫首行。遠之則怨、近之不孫。嗃嗃則厲、嘻嘻則吝。

不嘻不嗃，不遠不近。惟和而嚴，惟寬而敬。夫婦有別，此道斯盡。

附九德箴

古人之寬綽剛直簡約冲淡而光明正大者，方成君子，此之謂德。若小人，則詭隨幽暗，猛暴忿戾，不勝其人欲之私矣，又何德之足言。但德之出於氣質者，恐其偏耳。故唐虞之廷發此九德，每一德之下，以一字足之，欲其不偏也。孔子祖述堯舜，其門人稱孔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自九德中來。自漢唐宋以來，儒者不講九德也久矣，此成才之所以難也。某因表而出之，作九德

箴。

堯舜之道，厥中允執。執中如何，九德爲質。惟此九德，不剛不柔。發乎情性，不沉不浮。止乎禮義，不滯不流。譬彼五味，以中爲主。不過乎甜，不過乎苦。譬彼五行，以中爲難。當火則熱，當水則寒。堯舜在上，五臣居下。都俞吁咈，發此大雅。孔子祖述，心印是把。鳳不鳴山，河不生馬。知德者鮮，成德者寡。無有乎爾，誰眞誰假。合此九德，吾道安歸。書之座右，是則是依。

萬曆十六年戊子，先生六十四歲。同釜山作《入聖工夫字義》、《智學》。

靑螺郭公考校粱山，禮於其廬，倉卒無備，止葧粄二器，相與議

論直至夜分後下檄云來某心無區囿學有淵源悟徹八卦惟
遯志於道德性命之奧節高三峽不投足於富貴利達之場扁
其堂曰明道孫謁入學會孫象鼎生
萬曆十七年已丑先生六十五歲居釜山作弄圓篇格物諸圖集
謹言工夫四十條督學徐公華陽扁其廬曰西川高士曾孫象
賁生姪時聘歿公讓墓葬之

附弄圓歌

我有一丸黑白相和雖是兩分還是一箇大之莫載小之莫破
無始無終無右無左八卦九疇縱橫交錯今古參前乾坤在坐

堯舜周孔、約爲一堂。我弄其中、琴瑟鏗鏘。孔曰太極、惟陰惟陽。是定吉凶、大業斯張。形即五行、神即五常。惟其能圓、是以能方。孟曰弄此、有事勿忘。名爲浩然、至大至剛。充塞天地、長揖羲皇。

萬曆十八年庚寅、先生六十六歲。客求溪、作心學晦明解、河圖洛書論、理學辨疑。御史何公淵泉表其廬曰天下高士。先生自焚引侍賛隱砧山林、不濡足城市。城中有小室、門常閉而不開。四方求見者輒病、先生難遇。先生書聯於門云、我欲求仁、道在邇而不遠。人之好我、門雖設而常關。孫譯生。

附心學晦明解節録

某本愚劣，少壯之時，妄意聖賢，山林中近三十年，所註有易經集註、大學古本、入聖工夫、字義、理學辨疑諸篇，與程、朱、陽明頗有異同。以世莫我知，欲請高秀才寫藏書塚三字，藏之石室，不料海內又有知之者。昨友人致書，以天下義理程朱說盡，王陽明不必議之。將程、朱之註取其科第，而復議之，非儒者之用心也。此言恭爲某而發，非爲陽明也。殊不知理者天下之公理，人人皆能言之。不反覆辨論，豈得爲儒。且議者議其理也，非議其人品也。若論程、朱、陽明之人品，俱千載豪傑，泰山北斗，皆某之師範也，豈敢議之乎。陽明在今日之儒，乃聰明之極者，但立論

傷於太快，畧欠商量。陽明亦未嘗議朱子之人品也，亦議其理而已。使前人言之而後人再不敢言之，則典墳者乃伏羲、神農、黄帝、顓頊、高辛之書，孔子不敢删矣。春秋乃列國侯王之史，孔子不必修矣。傳註有左邱明、鄭康成、王輔嗣、孔安國諸公，程朱不可出一言矣。言之者，不得已也，爲世道計也。伊尹之非予覺之而誰，孔子之文不在兹，孟子之舍我其誰，皆不得已也。世莫我知，不得不自任也。蓋天圉世人之聰明，入聖之工夫少，認不真，則其用功之先後，不免以緩爲急，以急爲緩。古人有言，黄河有源，不揚黑水之波；樅李之根，不結松柏之實。名儒言之門徒

千人從而和之。後生晚進、差毫釐而謬千里、有駸入於異端而不自覺者、所以不得已而辨論也。且如墨子、乃戰國之大儒、爲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有貴儉、兼愛、尚賢、④右鬼、非命、尚同諸篇。當時之人比肩孔子、故古文有仲尼墨翟之賢之句。唐之韓昌黎稽尋之。韓子曰、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墨子乃大儒、何嘗不敬其父哉。而孟子乃闢之、何也。蓋老莊之徒、棄仁義、陋堯舜、排周孔、如黑之與白、氷之與炭、明顯易知、天下後世必不見信。獨墨子似是而非。觀其稱

堯曰采椽不斵、茅茨不剪、稱周曰嚴父配天、宗祀文王、其立論兼愛一篇、孟子恐傳之後世、其流必至於無父、非謂墨子真無父也。故辨論者、不得已也。昔程子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此天下公論、無分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必有益於我。此言說得好、某亦此意也。覽某稿者見此解、諒其不得已之心焉。若所見之是否、則望正於後之君子。

萬曆十九年辛卯、先生六十七歲。容求溪督撫艾公熙亭移撤云、來某隱居樂善、絕意時榮、闇沕自修、罔求聞達。砥行以聖賢爲師、抗志在烟霞之表。焚引養親、不以三公易一日。杜門著述、欲

繼往聖以開來。超然邁古意於今時、而懿行已式於鄉閭。挺然秉蜀醒於衆醉、而高風可勵於末俗。真聖世之逸才、為士林之芳軌。識者以古之郭有道、今之陳白沙擬之、信矣。本院重其人品、欲特疏於朝、以期徵聘。但嘉遯已久、恐違雅志。表其門曰盛世真儒。

萬曆二十年壬辰先生六十八歲。客求溪、改大學古本章句、作葦喪塟禮約。御史王公象乾移檄云、來某孝弟並著、榮名兩遺、枕經籍書、潔身浴德、獨探性命之奧、不止詞賦之工。即其懿行高標、真可起頑立懦。扁其廬曰潛心理學。縣令劉公扁其門曰秘傳千古。曾孫象泰生。

附　草喪葬禮約（裂布作樂　設宴三事）

古人制禮、有吉凶焉。吉凶異道、不得相干者、取之陰陽、皆稱情而立文也。送終乃禮之大、古之聖人制禮甚嚴、凡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皆有一定之制、昭昭垂之於經、所以厚風俗、益世教者不淺。漢去古未遠、居喪使婢在側丸藥、即終身黜落。隋煬帝可謂古今之元惡矣、居喪亦不敢公然食肉。至宋儒有欲以酒飲人者、乃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則宋世守先王之禮教者亦嚴。洪武戊申年、御史高元侃言、京師猶習元俗、喪葬設宴、作樂娛尸、流俗之壞、至此已甚。京師天下之

本四方之所視傚、況送終尤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上是其言、即命禮官定制、令載之大明律中、十惡一曰不孝、內有居喪作樂之條、八議所不赦。梁山去京師、乃爲遐方、二百年來、猶習元俗。某舊時居喪、雖盡革其習、但不才涼德、豈能化於鄉人。今之鄉人雖依某革其浮靡、然猶剪麻布散弔客名爲孝帕、親方死、即鳴金鼓、弔客來、即設酒諠譁、如賀客然、甚至强孝子飲酒者、乃揚言云、父母是老死、飲酒無害。此風俗之至惡者也。殊不知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之縷、各有精粗。今不論精粗而亂加人之首、若以此布爲貴與、又何士大夫家官長

來弔、不敢以此布加官長之首、而止敢加於婦人。則此布又賤矣。梁山麻布一尺、所值銀不過四釐、在主人以長短爲厚薄、在客以長短爲喜怒、其可笑至此。殊不知羔裘乎冠禮不可弔、白馬素車弔客當然。而主人反以素布加弔客之首、何哉。蓋猶沿元人尺布裹頭之舊。此孝帕所當革者一也。酒所以合歡。禮父母死、三日不舉火、人子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斬衰之喪、既殯食粥。齊衰之喪、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鹽醬。小功緦麻、不食醴酒。來弔之客非大功則小功、非小功則緦麻、菜果鹽醬醴酒、皆不敢食、又敢飲

主人之酒乎。至於凡民無服之喪、有匍匐之義、亦不忍飲酒。在主人三日不舉火、不能設酒。在所客不敢飲酒。若公然飲酒、正宋儒所謂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也。此飲酒食肉所當革者一也。樂者樂也、先王所以飾喜也。樂必發於聲音、以其喜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故隣有喪、舂不相者、謂其喧鬧而樂也。有小功之喪者且議論而不及樂事、況父母之喪、可以喧鬧而用金鼓之樂乎。且聞樂不樂、聖人有明訓。居喪用樂、皇祖有大法。今不遵聖人之教、違祖宗之法、而甘爲十惡大罪

之人乎。此鼓樂所當革者一也。蓋蓼蟲不知其辛、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行喪禮而不自知其非、舊習然也。傳曰、挾泰山以超北海、曰不能、是誠不能也。今不費己之財、不廢先王之教、乃折枝之類也。其願同鄉以折枝而行之。昔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因書此約、與吾鄉之人共爲君子、以成美俗。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先生六十九歲、家居。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先生七十歲、家居。豫章李公桂宇扁其門曰

西川孟子。次子時升補廩、曾孫燊臨生。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先生七十一歲、家居。作來氏家訓。分守壽公

書云、購瞿唐集、遍閱之、其內篇發揮明德格致之旨、知千古之聖學、不外仁敬孝慈信之五倫。推究太極陰陽之圖、察人間之大欲、誠在好勇好色好貨之三者。其義理明白爽暢、其工夫簡易直捷、其胸次又高明廣大。匪直追踪前修、抑且嘉惠後學。長孫許禎廪。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先生七十二歲、家居。伯兄知行卒、先生哭之慟、墳墓衣棺、皆先生所備。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先生七十三歲、家居。是年、易註就、書之壁以自警曰、昔衛武公九十五而不忘儆戒、飲酒悔過。孔子七十而

從心不踰矩、不爲酒困。曾孫象坤、象鼎⑤生。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先生七十四歲、家居。是年、易註刻成、作一竹室、日訂正易註於中。題於柱曰、蝸室取淇園、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庸聖武公爲老友。義經探賾隱、尚辭尚變、尚象尚占、素王孔子是先師。督學李公鴻岳旌其廬曰三川學者。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先生七十五歲、家居。御史王公遂初扁其廬曰西蜀高賢。分守來公熙安檄云、求某隱居樂道、堅持狷介之風、閉戶窮經、闡發聖賢之奥。扁其廬曰遶紹絕學。兵巡郭公青宇扁其廬曰隱居瑞氣。縣令徐公約原扁其廬曰孔孟衣鉢。曾孫象謙生。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先生七十六歲，家居。中丞青螺郭公作易註序，縣令徐公作易註序，方伯郭公書云：昔賢以文求易，故其言難明。今公以象求易，故其理易見。蓋象者像也，有天地則有天地之象，盈天地間莫非男女，則盈天地間莫非乾坤，則盈天地間莫非易。莫非易，則莫非道矣。此真有以發四聖之所未發，而破宋儒謬悠之說，不意易數千年來，乃大明於今日也。先生大有功於四聖，豈宋儒可同日語哉。此非來氏一家私書也，獻在明廷，副在石室，頒於天下，俾天下讀易者曉然知四聖畫卦本來意旨，則有功於四聖，豈淺鮮哉。又題夔門十懷詩云：我懷來

隱君、翩翩騎白鳳。茂齡擬秋芳、不獻南宫頌。壯歲絕韋編、註易伊川洞。保身若處子、視世如大夢。懿哉有斯人、守内殊光重。中丞曹公寄詩云、羞將躡足負鹽車、諫議嚴光懶拜除。野鶴同翔遊物外、卧龍高隱在乾初。半生彭澤惟飲酒、千載求溪獨著書。適接羲皇人世上、逃禪眞性自如如。縣令汪公崑麓稱其廬曰西南正學。曾孫象觀入學、象豐生。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先生七十七歲。家居青螺郭公書云、得趙柱史尉謁、乃知天球河圖、明月木難、有不見之而珍者、非夫也。讀易註、又知三十年求溪見羲於羹、見文於牆、其勤埒於韋編三

絕、鐵橋三折、其思透於通乾出苞、流坤吐符。郎子雲太玄、猶或退舍。如瞿唐者、豈非人傑哉。桂史宋公書云、讀所爲日錄、知先生七十年間、此心渾是一團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雜、無一息天理之間。國朝二百五十年、道學薛文清之後、得先生、更益彰著矣。以錯綜其數、悟盡天下之象、皆根極易理、有宋諸儒所未發而先生發之者、直上接四聖之緒、易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祖興云、象之明也、其於先生。萬世而下、不能無易、不能無此註、以明易象之理。先生有功於道學不淺。曾孫象蒙、象顯、生

萬歷三十年壬寅、先生七十八歲、家居。四川督撫象乾王公、貴州

撫院于章郭公交薦疏、爲薦舉境內逸才、懇乞聖明優禮錄用、以風恬退、以光聖治事。臣聞自古盛明之世、有不賓之士。巖穴之中、多絕塵之侶。古昔帝王常訪而委任之、不終投之山林、以老其身。抑或因而成就之、不強縻之以爵祿、以遂其高。如申培以八十進蒲輪、轅固以九十拜太傅、此以用爲用者也。如嚴光桐江一絲、扶漢九鼎、邵雍經世一書、羽翼雒學、此以不用爲用者也。總之皆旌帛高士、物色異才、爲國家計耳。臣查得大明會典、天順元年、詔處士中有學貫天人、材堪經濟、隱居高蹈、不求聞達者、所司具實奏聞。隆慶二年題准、舉人中如有孝友篤睦、

名實相爭、不分已未生監、許撫按臣會薦。遇有兩京博士等缺、酌量推用、欽此。臣仰見歷朝列聖側席幽人、惟恐不及。陛下御宇以來、明月達聰、顯忠遂良、幾於野無遺賢。而旁招俊乂、網羅隱逸、亦盛世所不廢者。如臣撫蜀、境內梁山縣舉人來知德、正所謂處士之高蹈隱居、舉人之名實相孚者也。臣知知德、匪自今日。昔為四川提學副使、讀知德書、慨慕其人。及考校梁山、禮於其廬、與之語、始知其為天下士。臣於是薦之撫臣徐元泰、泰方請告歸、旌其廬曰西川高士、未及薦於朝也。臣近待罪貴州、梁山為臣屬縣、訪知德年七十餘、而身健神王、無異曩昔。貴州

按臣宋祖興與知德比隣、知之甚真、言之更詳。顧嫌於同里、未敢形之牘也。臣請以知德平日之學行爲陛下陳之。嘉靖壬子、以禮記中四川鄉試第五名。是時舉人坊牌尚派本鄉里甲、知德鹿鳴席畢、對御史喻時曰、餓生始進、無毫毛裨益桑梓、而以坊金累閭里、義所不安、請辭。御史壯而許之、予之扁曰清節可風、而別助盤費三十金。其志操之貞白、有如此者。已頻上公車、屢擯南宮、而父母春秋高矣。知德青雲之念奪於白華、遂題柱曰、綵服堂前、幸喜雙親令八袠。紅塵路上、不將一日換三公。二親繼歿、祭葬廬墓、一執諸禮。其孝行之純篤、有如此者。既葬親

後，遨遊五岳，求友四海，往來峩眉、太華、太和、廬山之間，所著有太白山述悟賦、峩眉山賦、遊吳稿、太和稿、韓山等篇，不下數十萬言。即相如之賦、太白之詞，不雄於此矣。老而歸隱梁之釜山，半九喜楊，作八關詩、畫三戒圖，所著有入聖工夫、理學辨疑、心學晦明解、省覺錄、省事錄、河圖洛書論、言言著理、字字印心。即蘿粥長白，不勤於此矣。已而研窮易理，專注易象，猶嫌釜山紛沓，乃去梁之萬縣求溪山中，絕往來，捐形骸，二十餘年，超然悟伏羲圓圖之爲錯，文王序卦之爲綜，以錯綜二字極易象之變，發千古未發言，四聖欲言。即程傳朱義，不嘶於此矣。該臣會同

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巡按四川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象乾看得舉人來知德、學有淵源、言稱古昔。據其巖居川觀之節、或似嚴邵之蹤、而論其註易畫圖之功、實出申韓之上。齡踰古稀、夏不扇、冬不絮、望之者輒以爲神仙之侶。讀其日錄、有內篇、有外篇、叩之者知其爲孔孟之徒。豈銅梁玉壘之秀、育於斯人、而君平老蘇之餘、僅一再見。知德家食已久、絕無一毫求名之意。獨念臣屬境有斯人而不以聞、是蔽賢也。國家有斯人而不一用、是棄才也。臣又查得往例、如江西布衣吳與弼、廣東舉人陳獻章、俱蒙先朝聘禮赴京、授以諭德檢討、至今以

爲美談。近例如江西舉人鄧元錫、劉元卿、俱蒙皇上特允儒臣之薦、元錫以病不至、元卿授禮部主事、爭相濯磨。竊謂知德之學之行、在四臣伯仲之間。伏乞發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來知德優禮錄用、庶聖朝弓旌束帛之典不遺於巖穴、而山林抱獨守素之士不塡於溝壑。其於世道非小補、而聖治爲益光矣等因。奉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貴州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題議、乞錄用四川梁山縣舉人來知德一節。爲照舉人來知德負醇粹質、讀聖賢書、學養一日、不博三公隆貴。錯綜二字、足發四聖精微。淸

風高節、嶷且益堅。旁搜遠紹、老當益壯。遠接殷卿申椒、近方吳劉陳鄧伏在草莽、足爲丘園之賁。彼之弓旌、當爲邦家之光。盍繇世有巢由、固宇宙之爲大。而明明揚側陋、則朝廷自至公。既經撫臣具題前來、相應覆請、及查先年起用舉人鄧元錫、欽授翰林院待詔、今與例相合。合無將來知德添注翰林院待詔、恭候命下、本部給憑、轉行本官、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太子太保本部尚書李戴等具題、奉旨、來知德學行既優、添注翰林院待詔。自命下、即建優哉閣、訂易註於中、改天元寺爲既優書院、日坐優哉閣中、讀書不輟、罕與人接。自是始號優齋。太史黃公輝書

云先生天資絕人、以數十年精苦之力、妙解易象、破却秦漢以來未了易案可謂前無古人矣。鄭孝廉寄詩云聖明徵詔下梁州、萬里賓鴻未可求。九宫自能甘豹霧、三分原不換羊裘。憑陵六籍文章富、嘯傲千秋大白浮。野服黄冠卧壑相、圖來政可獻宸旒。族人來時發貧甚、鬻子、先生捐銀贖之。曾孫象豫象有生。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先生七十九歲、居優哉閣。是年春、具疏辭官、爲感激天恩恭抒誠悃。自分衰朽、不堪職任、懇乞聖明俯容、終老山林、以安愚分事。臣由本縣儒學生員中嘉靖三十一年壬子科鄉試第五名、頻年計偕、屢試屢蹶。因父來朝患足病、母丁

氏繼患目疾、臣既解⑥兄弟、遂留家侍養未仕。及父母去世、臣雖有欲仕之心、已非可仕之年矣。夫親存不能仕以養吾親、親殁而竊升斗以養妻子、臣不忍也。既不忍負吾親而徒仕乃負明時而徒隱、臣不敢也。同思先民有言、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則講明聖人之學、使其教益明。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臣佩此言、遂將本朝纂修五經性理大全日夜誦讀、及讀周易見諸儒皆以象失其傳、不言其象、止言其理。臣愚劣、自知遠不及諸儒、但思易乃五經之首、象既失傳、則自孔子十翼之後四聖微言秘旨已絕二千餘年矣。若不窮究其象、則以訛傳訛、何以

謂之明經。經既不明、何以爲士。所係世道匪輕。臣遂客萬縣求溪深山中、反覆探索思之、思之夜以繼日、如嬰兒之戀慈母。數年而悟四聖之象、數年而悟文王序卦、孔子雜卦、又數年而悟卦變之非。始於隆慶庚午、成於萬歷己亥、計二十九年而後成書。書既成、臣亦自知祖宗以來列聖相承、菁莪棫樸之化、皇上繼照豐芑熙洽之仁、有一代之聖君、必有一代之經術、天意不借才於異代、故臣得窺易於一斑。非臣庸愚自能悟易也。譬之鳥鳴於春、蟬鳴於秋、乃天地化育使之如是、非鳥蟬自能鳴也。不然、鳥蟬天地間一蠢蠢者、安能應期而鳴於春秋哉。臣自易

詿成後、因敗罷歸、萬念灰冷、不復問人間事矣。詎意四川督臣王象乾、貴州撫臣郭子章會薦、蒙吏部題覆、奉聖旨來知德學行既優、添注翰林院待詔、欽此。臣一聞報、不勝惶懼。臣章句腐儒、樗櫟弱植、未嘗不講學而學愧先賢、未嘗不修行而行循鄉人。至於翰林、乃名賢侍從之地、待詔尤儒臣極榮之選、臣何人斯、敢覬於此。且臣之齒今年七十有九。青天蜀道、白首龍鍾、犬馬之戀、不敢忘於江湖、而麋鹿之性、終難馳於廊廟。伏望皇上憫臣之老不能出戶庭、矜臣之病不能登舟輿、臣未嘗效一日之勞於陛下、終不敢虛冒榮銜、容臣仍以舉人終老山林、庶

臣於舜日堯天之下、得遂鳶飛魚躍之性、生為聖世之逸民、老非明主之棄物。臣之榮踰於三接九遷、臣之感誓於魏草揚環矣等因。奉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四川梁山縣舉人來知德、脫屣塵蹤、探珠理窟、早歲辭榮、志已超於凡近。終身純慕、孝可通於神明。遺世入山、謀道何知謀食。希心作聖、窮日繼以窮年。徹易象之玄機、本造化安排、不假纖毫之力。發錯綜之妙義、如羲文授受、頓開全覺之神帅。之而淵源莫測、質之而符合易知。舞蹈俱忘、神情自得。豈天為明時與易教乎、故為庖羲生哲人也。今若膺薦而典木天、酬功非過。

陳怡而安布素、秉志尤貞。委以杖朝之齡、似非出疆之日。所有疏乞、相應允從。查得天順間臨川處士吳與弼、成化間新會舉人陳獻章、皆聘來京、即授翰林檢討等官、固辭不赴、俱得賜歸、而與弼又令有司歲給月米。今來知德學與二臣同、迥與二臣一、竊謂功則過之、位不逮焉。合無比照獻章事例、咨以原授翰林院待詔職銜致仕。仍照與弼事例、有司月給米三石、以示優渥。庶朝廷於尊賢之中、兼行夫養老之意、而知德以樂道之士長得爲太平之民。所以奬恬退而風後進者、亦必賴之矣。吾道幸甚。世道幸甚。恭候命下本部、即令本官一體欽遵施行等因。

太子太保本部尚書李戴等具題奉旨是。先生仍具疏辭米、郭中丞曰、毋用之則受先生聞言而止。族子來文蔚資性可教、苦於貧乏、先生命子時升教養於家。是年入學、衣巾費用俱命時升爲備之。曾孫象鼎入學。

有上內閣沈三相公書（失栽）

寧波沈相公覆書云、大賢不世出、高蹈巖穴、又不易開。開闢已、而又韜珍藴奇、不爲國家用、故世與賢常兩相失也。如公非兩臺推轂、誰明谷口之英英者。然濮終不能屈子陵、奈何。古人有言、藪澤有賢、國家之福。北海之濱、風流自遠、不勝西向拜手。大作與芳訊敬置座隅、以當韋弦。惟萬

珍重、永齡無疆、爲世羽儀。　歸德沈相公覆書云、讀佳刻、知公究心理學特極精邃、眞不辱弓旌盛典也。旣大疏以高年辭、朝廷當曲成高尚耳。　山陰朱相公覆書云、弓旌之典、不行於巖穴久矣。惟公學能窮經、行可範俗、公車交薦、特起清華、蓋昭代之盛典、必待人而後行也。夫二老歸周、古聞其語、四公避漢、今非其時。奈何堅肥遯之貞、失觀光之會。旣明雅志、所不敢奪、唯是鴻羽可儀、總之有裨於世教也。　中丞一齋溫公書云、領佳刻、極喜。閱大易錯綜之說、爲從來未有及。卒業論學弁言、開我良多、何啻面承謦欬。鄙意學脈須求孟子、願學孔子。孔子祖述

堯舜實詣、總是從人心道心、爲從心不踰矩、形色天性之學。方能內外兩忘，以成所詣。洼刻所云一貫、已得之矣。願相與共守此脈終身也。近多外人心以求精一、則二之矣。執事以爲何如。承教高尚已遂。惜時事方如溺如焚、不可强老賢共濟蒼生。一動歸心、旦暮西歸、或他日山中相近、猶可覓羽逼闕問也。　都諫希泉王公書云、門下尚志邱園、怡情綑素、耄齡白髮、著述不休、如鶴唳九臯、鳳翔千仞、視世之蛾燭蟻羶、鴟嚇腐鼠者、何啻逕庭。門下辭官辭禄、固率淡泊眞性、非矯也。昔叔孫豹稱宇內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門下固身有其二矣。騷客詞人、所在

不之。惟理學爲尼山正脈、萬古常新。門下如苦求溪數十年、得郭青螺公名筆表章、以故寰宇三尺之童、無不知高梁有瞿唐公、無不知瞿唐公與吳康齋、陳白沙、鼎峙國朝、齊芳青汗。非坤維之盛事、耆舊之奇遺耶。　兵憲翼雲吳公書云、覽古巖穴之士、負英彩者未必兼操、抗志節者未必兼學。但求華實並茂、卓出人倫、千載以來、指不屈數。先生標凌千仞、藻採百代、弁冕之辟、高臥不起、文章道德、華實兼焉。所謂布衣祭酒、吾道龍門者、非耶。又云、易之爲書、古聖學之鼻祖也。講學者舍此、皆爲旁蹊曲徑。先生竭生平之精力以鑽研、而一旦貫通、其紹述之功、有

開來學而贊先聖者矣。本縣通學生員具呈部院王公、欲爲先生修坊、旌文行縣。先生與縣令書固辭。初、先生在襁褓時、梁山邑人馮庚爲縣令、與典史同入覲、揆御郡守五鼓入朝、坐蓬、忽寐夢、朝中出一牌云、翰林院來某■應得祿米三石、鹽十觔、仍赴翰林院。同與先生交言之。交曰、吾兒得長齡足矣、安望至此。詎意七十餘年、應若符劵耶。

萬歷三十二年甲辰、先生八十歲、家居。書一聯云、天下當太平、不識不知、魚躍鳶飛皆富貴。身中無箇事、辭官辭祿、風清月白期頤。又作呈進易註並謝恩疏。二月二十二日、偶染疾、起卧如

常。至三月初一日、臥蓐不起。子孫以藥進、乃曰、數已盡矣、服藥何爲。酬應不語。至三月初六日早、忽呼孫許至床前曰、我出世觀化一番、生平爲善不爲惡、仰不愧、俯不怍、幸得聞道、可以逍遥去矣。語絶而逝。曾孫家復、家恒生訃聞、嘗道名公四方學士靡不痛悼、俱有輓章、未及殫述。後卜葬於縣西十五里福慶鋪。附

軼事

先生居父母喪、相繼六年、不飲酒、不茹葷。親友或以酒殽强之、云席中無別客、無害。先生曰、余之齋戒、非以要譽、爲此心不忍也。竟不食。邑志遺。

先生因會試不第、住京邸六年、回不遂入私室、必臥於父母榻前、叙寒燠、語京中事如此者數十夜、然後入私室。邑志遺。

人有邀先生飲、或遺兄、先生鬱鬱不樂、竟不往。人知其意、有請者、必先及兄。先生每日設酒請兄、或無肉、止蔬菜、必盡醉方回。兄不言擾、先生不言慢。有衣食器物、兄或用盡與之。先生事兄篤厚謹飭、即年至七十、禮儀毫不敢苟。邑志遺。

先生因不第、讀書京邸、大有聲名。時順慶陳文端公居相、徧求禮經名士以傅子玉壘、聞而幣聘先生。曰、大丈夫當自立、何趨相門為。竟辭病不應。

先生寓京邸、鄰有婦、因夫繫獄、自獻其身以求濟。先生毅然拒之、移居別寓。友人會試、聞其事、語於人、莫不敬服。

先生自求溪囘、過萬縣、友人餞之、酷以極濃酒。俟醉甚、舁至妓家、紿曰、此館邸也。置於臥榻。半夜酒醒、呼盧兒名、妓以實應。先生駭然驚起、黑夜奔囘寓所。次日衆友至、先生已行矣。友人密詢妓、曰、衣尚未解。

嘗買一婢甚拙、孺人每過責之。先生曰、此亦人子也。彼若有能、决不婢於我矣。後婢逃囘、先生私揭券還之。從邑志删節。

孺人御婢甚嚴、先生竊見一婢盜孺人簪、隱而不言、恐其怒責。及

俾歿後方言、以釋孺人之疑。其度量寬容如此。

先生訓子孫、只以孝弟節儉爲本、不言及貨利。又以功名富貴自有分定、不可强求。

先生家食稍有餘、鄰里有貸無不應。不能償、亦不校。

人有以書詆先生、先生得之、微笑而已。子孫覓看、先生曰、爾等涵養未到、見之不免有物在心、看何益。卒以書投火。

先生居釜山、夜不嚴扃鑰、門常不閉。人病其疏懶、而嗤之、賊感其德、未嘗犯。邑志遺。

先生待人、禮儀一毫不苟。不獨外人、即子孫、或値溽暑深夜、必着

衣冠，然後合見。邑志遺。

癸卯冬，先生讀書優哉閣，忽一黄冠人請見，約遊四海名山。先生以衰老辭，相與談論者半晌。送至溪邊辭别，約期以三月初六日再會。先生轉思之，宛然來溪悟易時夢中人也，心竊疑之。及甲辰三月，先生卒於是日，其異如此。

與鄉人處，和易可掬，即或犯，毫無芥蒂於懷。有訟，先生輒爲勸解，閭里多智化。附。見行狀

先生遊吳，過京師，古建吾公送先生遊山資，不受。遊峩眉，周東郊公送遊山資，亦不受，曰：鴻雁啄人間粟，決不能摩霄。見邑志傳鐫吾日録引。附

建坊崇祀 附

萬歷三十五年、兩院具疏奉 旨、移文本縣、修建聘君仁里石坊於通衢。

萬歷三十六年、本縣通學生員具呈學道、請入鄉賢。奉督學魏移檄仰縣迎主入鄉賢崇祀。

萬歷三十七年、按院彭 移檄來聘君曠世高士、崛起眞儒、日錄抉百代淵源、易註闡四聖奧秘、已入鄉賢崇祀外、擬照合州鄒智事例、修豎特祠、傍於學宮、春秋禋祀、庶近聖人之側、分俎豆之馨。異日從祀孔庭、此其階乎。

萬歷三十八年、本縣申文學道、請給子孫衣巾奉祀。奉督學張

移文、看得來先儒三川高士一代大儒、註易明經有功先聖。特

祠薦禋、已享苾芬於俎豆。春秋妥侑、必須子姓之趨蹌。理合奏

請、世奉禋祀外、今有嫡孫儒童來象謙文行堪錄、准給衣巾奉

祀。

國朝順治十七年、署梁山知縣彭　將承襲奉祀生員來嗣祖具冊

申文學道。康熙元年、知縣林　申文、請給衣頂、恢復舊典。奉督

學席　批來、嗣祖准給衣頂奉祀、不必入考冊也。

從祀疏附見邑志

明 劉之勃 巡按

爲眞儒之學行久著，謚祀之異典尙稽，謹約略生平，彙進遺書，以備廷議，以光盛治事。竊攷自有生民，而儒道具焉，世運人心，賴以長不墜者，此物此志此道也。堯、舜、禹、湯以及孔孟而後，特汙特隆，道卒無晦而不明之會，則以道統之主持代有其君，道術之修明代有其士，所以闡幽揚光，表章之典，獨於斯爲最重，蓋示天下後世以知所宗也。蜀有故儒來知德，臣自髫齔受讀時，便知聞其名而慕之。今幸按蜀，親至梁地，爲本儒故里，井廬依然，芳模具在。一時士人若紳若士若民，俱能述其流風而歌揚之。爰有公呈，以請謚

請祀爲言者、名筆盈牘。臣徧詢之道府州縣、靡不稱贊其賢、且以爲孟子以後一人也。臣隨取其請刻而細讀之、見其議論切實、行誼醇正、真有非近世諸儒所能及者。以彼焚引養親、廬墓讀禮、則曾閔之孝也。以彼不艷富貴、修身見世、則申韓之節也。以彼比物連類、窮理立言、則韓歐之文也。易象錯綜之註、殆闡四聖未發之蘊。大學格物之解、將斷千年不決之根。懇懇探性命于精微、辨疑似于毫芒、則又朱程之著述也。羽翼聖經、師表後學、功孰有大于是者。詳考本儒生于嘉靖四年、以禮經中嘉靖壬子科鄉試第五名。後因親老終養、隱居學道。又以先臣貴州巡撫郭子章等

交章薦舉，蒙神廟授以翰林院待詔。知德仍辭不就位，復蒙准致仕，月給米三石。是知德之生，固稟祖宗至治之精，而實身承祖宗培溉之澤矣。惟易名從祀一事，尚未舉行，則又留祖聖宗留之以待我皇上，昔也。夫事以久而愈彰，論以久而益定。今羣書畢進，學行備載，似可詔集廷臣，細加討繹，會議舉行，或不煩復俟之異日乎。該臣再考，孔廟從祀諸賢，自七十子而外，其績業奉進者，春秋及漢有左邱明、高堂生、公羊高等九人，隋有王通一人，唐有韓愈一人，宋有周敦頤、程頤、程顥等十六人，元有許衡，昭代已有薛瑄、王守仁等四人。此皆歷代人主及我祖宗身任斯文，見其事于

一端者。以知德之德業昭彰、固不在諸賢之下。况我皇上之隆崇理學、又嘗擅帝王之美。近見皇上數幸太學、表彰先儒、既于在代統加尊優、豈于昭代反靳異數。固知繼往開來原皆我皇上道揆中庸、正可因知德以志嚮尚耳。或有謂時事多艱、此事似爲可緩者。臣謂亂之所從起、正自于不知有孝、臣不知有忠、正須提名教以砥礪之、則經術所以經世務、未始非救時一大機括。况知德爲蜀儒、臣幸爲蜀官、官其地、知其人而不以上聞、是蔽賢也。則臣之自處、又將何如哉。懇乞勑下該部、將從祀謚名二事一并議覆、將見聖道大成、益昭著于崇儒之際、而天下後世、俱淬礪于風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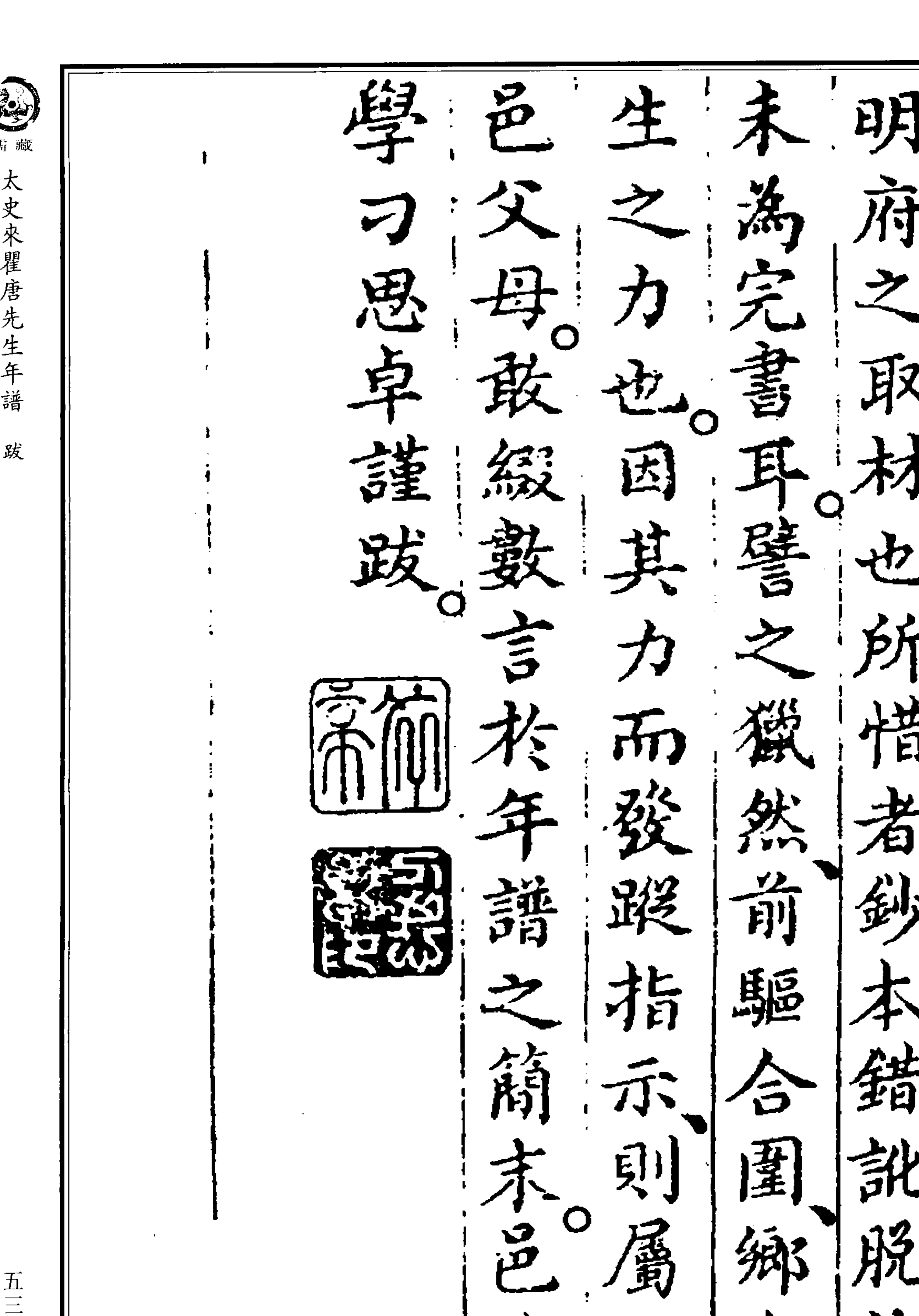
係矣。其知德遺書所錄、自易註、大學古本及格物圖解而外、頗及應酬詞語、刊字亦不無差訛。臣亦不敢削正一字、以失本來。除止就原板刷印進覽、併送該部收察外、臣謹會同巡撫陳士奇合詞具題。臣無任激切懇禱待命之至。崇禎十六年八月十三日具題。

命下、因亂未經通行。

初閱梁山邑志全載瞿唐先生年譜、疑非志例。詢之友人、始知得自手抄、慮其失傳、故載於志、不必以例繩之矣。第志帙繁富、翻閱爲難、不如别刋專集、家有其書、足以觀感興發。此端溪　谷樵明府年譜之所由刋也。明府之言曰、邑有大儒、坐令一嚬一笑、一言一動不彰於

後、有司之過。邑有大儒、不以一噸一笑、一言一動之教教邑人、別求教之之方、有司之愚。故其治梁也、不設鉤距、不採風聞、不改絃而更張、善用其因而事理亦平。茲譜之刻、將因仁賢之鄉人、成通邑之仁賢、貞良孝秀、康樂和親於是乎在、僅曰表章而已哉。然茲譜之刻雖本

於邑志、所益數條、又本於家乘。至所載詩文語錄、則本於先生內外二集。嘗鼎一臠、已知其味、況擇焉而精、語焉而詳、不啻窺其全豹。明府之用心勤矣。明府之牖民至矣。復就二集論之、演圖闡人譜之先聲、同爲理學、客問仿解嘲之遺製、終薄法言、而均有益於世道人心、宜



明府之取材也。所惜者、鈔本錯訛脫落、未為完書耳。譬之獄然、前驅合圍、鄉先生之力也。因其力而發蹤指示、則屬之邑父母。敢綴數言於年譜之簡末。邑後學刁思卓謹跋。

校記

①「見」上當有一「及」字，見上文。

②隱逸在：當作「在隱逸」，方與下句句式相偶。

③合：疑作「各」。

④右鬼：據《墨子》，當作「明鬼」。

⑤「象鼎生」已見於本譜萬曆十六年條，此處重出，當有一誤。

⑥觧：疑作「鮮」。

孫文恭公年譜

李獨清 編撰
周　斌 審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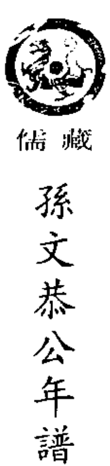
據《貴州師範大學學報》排印本重排

《孫文恭公年譜》三卷、附記一卷，李獨清編撰。《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一九九〇年排印本。

孫應鼇（一五二七—一五八四），字山甫，號淮海，其先本南直隸如皋人，明初以流寓占籍貴州清平衛（今貴州凱里爐山鎮），遂世爲清平人。嘉靖丙午鄉試第一，癸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遷刑科右給事中，出補江西僉事。遷陝西督學副使、四川右參政。隆慶改元，遷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上勵政親賢等十事，並劾提督太和宮大璫呂祥貪欺狀，上皆納之。尋乞骸歸。萬曆初，召起原任，入爲大理卿，陞戶部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未幾，充經筵講官。萬曆四年，以疾再疏辭不赴。言者劾其屢起不仕，無人臣禮，有旨致仕。萬曆十二年卒，詔賜祭葬。萬曆三十年賜謚文恭。應鼇於理學師事徐樾、蔣信（二人爲王守仁、湛若水高弟），友事胡直、羅洪先、鄒善、鄒元標、耿定向等。於詩文受任瀚、王世貞、吳國倫等影響較著。莫友芝《黔詩紀略》以爲：「先生以儒術經世，爲貴州開省以來人物冠。即以詞章論，亦未有媲於先生者也。」李獨清《跋督學文集》曰：「先生内踐卿貳，外歷參撫，匡君之失，救世之弊，於當時壞政拳拳致詞，偶不及見採，而古誼忠肝，灼然千古。」應鼇編著有《淮海易譚》、《春秋節要》、《左粹題評》、《四書近語》、《律呂分解》、《律呂發明》、《道林先生粹言》、《論學彙編》、《學孔精舍瑣言》、《雍諭》、《幽心瑤草》、《教秦緒言》、《莊義要刪》、《歸來漫興》、《學孔精舍彙稿》、《學孔精舍詩鈔》、《督學文集》等。《孫文恭公遺書》、《黔南叢書》，於孫氏現存諸書大都收入。明郭子章《黔記》、邱禾實《循陔園集》、清莫友芝《黔詩紀略》有傳。

是譜編者李獨清（一九〇九—一九八五），貴州人，師從晚清進士楊覃生，與柴曉蓮、陳恒安、潘厲霖並稱黔中四傑。一九三七年入貴州文獻徵輯館，後入貴州師範學院中文系。刊行著作有民國《貴州通志》之《金石志》與《藝文志》、《潔園剩稿選》（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及《李獨清學術文選》（貴州文史館，一九九二）。

是譜之長短高下，編者於凡例中已言及，不贅述。是譜曾刊於一九三九及一九四〇年《貴州文獻季刊》，然未完稿，至一九六一年始畢其功。一九九〇年岳國鈞、任鴻文曾加校訂，此次再版，復有校正。



自序

濟南田雯曰、黔之人物、尹珍以上無論已。明之以理學文章氣節著者、如孫應鰲、李渭、陳尚象、以及王訓、詹英、黃紱、秦顒、蔣宗魯、徐節、田秋、徐卿伯、易楚誠、張孟弼、許奇、申祐、吳淮、邱禾實、潘潤民、王祚遠、蔣勸善、皆大雅復作、聲聞特達者也。而文恭為之最。山薑之論是矣。吾黔僻處南服、早屬荒裔、尹氏之前、雖有舍人、盛覽、然人物崛起、教化未開。至桓帝之世、毋斂人尹珍從許慎受六經、又講論圖緯於應奉、學成歸教鄉里、南域始有學焉。自典午失馭、中原雲擾、謝、趙、宋、楊諸大姓、先後保境自安、鮮與外通。唐宋以降、天荒人廢、雖代不乏人、而載籍莫攷、諸史所記、不過謝恕、趙國珍、田佑恭、楊漢英數人而已、皆蠻夷大長、世襲土官、他則寂如也。至明永樂十一年、始置貴州布政使司、分職設官、比於內地諸行省。自是以後、遷流日衆、或以官戶戍卒、或以軍屯負版、世代占籍、遂為黔產、賢達漸多、彬彬稱盛。黔地非復舊觀。率多淺人、迄今猶卑視黔、不亦顛乎。文恭之先、自如臯來占籍清平衛、遂世為清平人、距開省百年、乃蔚然為一代名臣、別歷中外、屢膺要職、匡君失、懲璫惡、論革除年號、請停納粟入太學之令、兢兢焉以拔育人才、興起斯文為己任。當明季理學風靡之際、傳陽明之學於貴溪徐樾、又討論於武陵蔣信、與並時諸子、縱橫馳騁、莫不推服。晚年兩召不起、力辭朝命、以致言者謂無人臣禮。邱禾實作傳亦云、嘗竊先生之意、當上初政勵精、身在講筵、不可謂不行其志、而祖帳東門、唯恐不速。既而還召、猶用故秩、此於近例、亦屬希有、而先生若將浼焉、何哉。以予攷之、殆將有所避也。江陵素推重先生、當國後、雖權傾朝野、仍加禮敬。觀先生疏論建文於義為遜國、宜還位號、復改元、疏雖留中、江陵誦為昌言。曾

共遊衡嶽，先生有詩贈之。今張太岳全集中，猶存致孫淮海中丞兩牘，卑辭承教。乃江陵既沒，爲人所譖，籍沒其家，親屬戍邊，榜其罪於天下，牽連受禍者甚衆。先生雖非其黨，亦與交納。時先生高弟大理寺卿溫純，以江陵之故，爲言官所劾。先生既引告歸里，見朝政之日非，不欲再攖網羅，何況南翁健在，得以定省無缺耶。抑先生深明理學，甚重正心誠意、修省戒懼之旨，早於江陵之專擅權柄，意有所不然耶。然非先生天懷淡定，榮命不足以動其心，亦未能若是。當時雖令致仕，旋即老終牖下，晚節自全，得賜祭葬，並予補謚，亦曠典也。惜傳業無人，身沒之後，著作湮晦，行迹百不存一二。清廷纂修明史，遂不爲立傳，明儒學案亦漏載之。黎蒓齋先生所謂三百年來，通人學士，幾至不能舉其姓字者。予不敏，鈎稽其遺書，旁參各籍，撰爲今譜，不敢謂有功前哲也。鄭柴翁有云：古人已入長夜室，不賴後死，固無術。今之所爲，固式瞻之道，亦聊以盡後死之責而已。惟是既無舊譜之依傍，可參稽各書又鮮所得，誤謬百出，知所不免，大雅君子，不棄而是正焉。辛丑二月，李獨清。

凡例

一、本編直接取材於先生遺書及有關各籍，然各傳皆無年月可稽，行迹須加攷訂，始可徵信，故於每條之下，節引所出書籍原文，以明根據。雖因駢列，略有重複，蓋不獲已。

二、凡先生與並時諸賢贈答之詩文，而年代不可考者，錄之無所附麗，棄之無以明先生之師友淵源，故有卒年可考者，附錄其後，並畧論先生與其人之關係，雖時間有先後不合，加按字以別之，易代追述，當無大謬。

三、凡前賢所作有關先生之詩文，分錄各年下，借作明瞭行迹之助。

四、同時名人生卒無關係者，雖名公鉅卿，概不錄。爲學有所啓發，而先生遺書中提及者，錄後畧敍行歷，並論其爲學宗旨與先生之同異，間附考證。

五、有關時事，或屬朝廷，或屬地方，慎擇節錄，以有關先生行迹爲主。雖其事發生在前，於先生以後之舉措設施有所影響，皆採錄之。或與先生關係仍不甚大，亦略爲採入，以見時代背景。

六、引證先生詩文，只在首先引用一條上冠以書名，以後只舉原題，俾免疊架。凡詩皆學孔精舍詩鈔、文皆督學文集，原籍具在，可覆按也。若引自他籍，書名另舉。

孫文恭公年譜卷一

文恭姓孫氏、諱應鰲、字山甫。按陝西通志名宦傳孫應鰲字由甫、由誤。號淮海、學者稱淮海先生。

其先江蘇如皋縣人、按江西通志職官表孫應鰲字山甫、貴州清平籍、直隸如皋人。直隸當作南直、湖北通志名宦傳孫應鰲字山甫、揚州人、一作清平衛人、作揚州人未合、一作清平衛人、是兩籍不並存、亦非。占籍清平衛、遂世爲清平人。清平後改爐山縣、今廢。

始遷祖諱華、以從龍功授神策衛千戶。洪武二十五年、調龍里衛總旗、至貴州、永樂中調清平。

二世祖諱禮、萬戶。

三世祖諱欽、萬戶、因從征香爐山、授指揮僉事。

學孔精舍詩鈔述祖德懷我上胄裔、雉皋繁幹枝、皇朝開天地、從龍興義師、功成裂爵土、世祿清平陲。

邱禾實循陔園集孫文公先生傳以下簡稱邱傳、先世祖曰華、以從龍功、授神策衛千戶、略永樂中調清平、傳其子禮、禮傳欽、屢官萬戶。

清平縣志孫華、如皋人、洪武二十五年、調龍里衛總旗、尋陞副千戶、調清平。四世孫欽、陞正千戶、因征香爐山、晉指揮僉事。

按清平縣志載四世孫欽、陞正千戶、與邱傳不合。邱氏明人、稍後先生、所言必多可據、今依之。

高祖諱鐸。

嘉靖貴州通志載孫重墓志銘、祖父鐸。



曾祖諱瀚，成化丁酉舉人，官桂林府同知，孝友端直，爲鄉里所矜式。墓在清平城南較場。

述祖德：三傳奮大，祖業儒崇。聖規褎然，舉上第，政教揚當時。郡丞入桂林，掛冠不可追。高風動宥府，肅祇贊偉奇。

貴州通志：孫瀚，清平人，成化丁酉舉人，官郡丞，孝友端直，鄉里矜式。

清平縣志：同知孫瀚墓在城南較場。

祖諱重，字威卿，别號小山，正德庚午舉人，授眉州學正，知綿竹縣，罷繁苛，除蠹梗，性耿直，不苟爲順承。改學博，遷雲南左衛經歷，乞骸骨歸隱，以子裒官贈陝西道監察御史。卒之日，都御史張岳銘其墓。墓銘見嘉靖貴州通志，文多脱漏，不録。墓在清平城南較場。

述祖德：祖氏即嗣興，梁益芳譽垂。循良挺謠頌，磨涅眩磷緇。依然振遠調，納綬歸江湄。

貴州通志：孫重，字威卿，瀚子，清平衛人。正德庚午鄉舉，令綿竹，直道不苟，罷繁苛，除蠹梗，不事趨承，竟中萋菲，改學博，遷雲南左衛經歷，歸，杖履徜徉，賦詩娱老二十年卒。都御史張岳銘其墓。

清平縣志：孫重，字威卿，正德庚午舉於鄉，令綿竹，略後改學博，遷雲南左衛經歷，尋乞歸，略卒之日，都御史張岳銘其墓，子裒，嘉靖丁未進士，官御史。

又：知縣孫重墓在城南較場。

父諱衣，别號南明山人，爲諸生，以俊乂稱。嘉靖辛卯舉人，典教犍爲，尋知雲南保山縣，凡六騰薦剡，擢雲南府同知，以丁父憂歸，遂不復仕，焚牒自隱。後以子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墓在清平平初堡。

述祖德、吾父纘前服、文彩光陸離。講幄橫六經、絃誦環犍爲。百里歌神君、盡化哀牢夷。總管佐滇雲、豈復恤所私。例滿罷謁選、焚牒甘自頤。榮華亦健羡、清約信足持。鄉里懸雅躅、祚閥崇厚基。遂令高大積、允及菲薄兒。

邱傳有別子曰鐸、生瀚、瀚生重、重生衣、衣乃生先生。自衣以前三世皆以孝廉起家、至郡丞守令。衣後以先生貴、封中憲大夫。

貴州通志、孫衣、嘉靖辛卯舉人、知雲南保山縣、杜絕賄門、寬於民而嚴於吏、陞雲南府同知、益自勵、子應鰲世其家。

清平縣志、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孫衣墓在平初堡。

母司氏、臨淮人、訓導司恕齋之長女、明初功臣六安侯王志之女裔、其笄歸先生父衣、稱賢母。

督學文集合壽遙祝乞語、家宜人爲訓導司恕齋公之長女、國初功臣六安侯王志之女裔、及笄而歸大夫、孝以承舅姑、咸各得其歡心、和族里、內外無閒言。御奴僕濟以嚴厚、居不苟笑、行無惰容、總家務、昧爽而興、丙夜始寢、節約其用、捨諸耕織、皆自籌理。人或諫以太勞、輒答曰、吾夫官十餘年、能守清白、田舍無增其舊什之一二。吾兒官又益貧、卽吾不勞不儉、家業墮矣。於是人人歎服、稱爲賢母。有乞濟者、隨力以賙、不爲勉強。仲兒豸既喪已、乃側室柳氏生有子、宜人愛護不啻己出、是宜人之行也。

叔父五人、可考見者三。

褒、嘉靖庚子舉人、官建昌府通判、知衡山縣。

清平縣志選舉表孫褒嘉靖庚子科舉人官建昌府通判。貴州通志同。

按褒令衡山見先生賀衡州郡公游行野誕辰序。

裒字益之號慮吾嘉靖癸卯舉人丁未進士選庶吉士授陝西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裁抑諸中貴奉命清戎兩粤諸司股栗嘗疏議永甯赴試之字號清平馬政之苦累糧儲定限之催徵皆切中時弊雲南巡撫鮑象賢貪黷不法裒疏訐之鮑褫職旋以飛語中傷裒謫定州判未三月擢汝甯推官時伊藩違祖訓坐勘裒一一辯復之擢湖廣常德同知未任擢雲南戶部副郎踰年遷蘄黄道江防僉事嚴訓練繕城池縛盜甚夥郡內肅清予告歸卒年四十七墓在清平格疊莊

清平縣志孫裒字益之嘉靖丁未進士選庶常授陝西道監察御史南城內多中貴宅產公巡視悉束以理法不受請托兩院奉命清戎兩粤凡閭閻隱痛官僚貪墨胥吏黠猾公以便宜施行諸司股栗又疏訐雲南鮑巡撫黷貨旨下鮑褫職鮑素結權貴旋造飛語誣公謫定州判官未三月擢汝甯推官時伊藩坐違祖制當勘兩臺以屬公公一一辯復之擢湖廣常德同知未任擢雲南戶部副郎踰年遷蘄黄道江防僉事蘄黄爲水陸盜藪公選材官衛使程督訓練繕諸城邑剏造器械戰船專責守令嚴覈勤惰甄別廉汚黠盜次第就縛境內肅清會鮑再起用欲中傷公公已回籍矣在臺時如疏議清平夫馬之疲累儲糧之催徵皆切中時弊因得少蘇罷歸時諸屬餽遺屏絕弗受家居孝友並篤桑梓親黨周恤無少吝暇則讀書課農惜年僅四十有七位與壽俱不滿德云。通志入宦蹟傳略同。

又選舉表孫裒嘉靖癸卯科舉人。

又監察御史孫裒墓在格疊莊。

思慮吾先叔我家叔父賢觀察文藻今歸白玉樓。藥院尚餘新蓓蕾竹林無復舊風流。

邱傳衣列弟曰裒。又先生舉進士讀中秘書爲柱下史。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若先世皆霰乎。

衮字補之號南原歲貢官順寧訓導遷鄖西令。居官節儉居鄉謹飭卒先生有文祭之。

清平縣志孫衮字補之順寧訓導遷鄖西令。居官節儉愛民居鄉恂雅謹飭。公卒姪文恭哭之曰叔父幽密戒懼不愧屋漏。可謂居身有道。孝親敬長友愛宗族。可謂處家有禮。官十餘年蕭條淡泊可謂不負於君不負於民。力崇古道厭薄輕靡可謂邦之典型後之模範。位不在大壽不在高生順死安是曰無忝。此亦足以覘公矣。

又選舉表孫裒歲貢官順寧府同知。

題李咸熙畫南原叔父飲我酒坐我竹林興何逸。此身宛在畫圖中更出李成墨妙筆。

按莫友芝黔詩紀畧稱文恭諸叔可考者三失其名者二。省志載嘉靖庚子舉者孫褒癸卯舉者孫裒。清平志人物於裒前又載有孫衮。衮以歲貢官順甯訓導。褒官建昌府通判特不知孰爲南原。考南原卽衮也。督學文集卷四有祭叔父南原先生文清平縣志孫衮傳所引先生哭衮詞卽祭文中語可證。蓋督學文集光緒十五年黎庶昌始得之日本莫氏未及見也。

諸弟可考見者有八。

應鵬、字運甫、嘉靖戊午舉人、官大理府通判。

應軫、萬曆癸酉舉人、官路南州知州。

應揚、萬曆丙子舉人、官江夏縣知縣。

以上並見清平縣志選舉表。

應對、字心海、萬曆己酉舉人、由沘鄉教諭遷北直大成令、不爲魏瑺建生祠、掛冠歸。

清平縣志孫應對、字心海、初授沘鄉教諭、遷北直大成令、時魏瑺用事、自院司至郡邑、悉出其門、甚至代建生祠、爭奴顏婢膝、以希寵利、公獨守正不阿。後瑺權日熾、公知其危、遂掛冠歸。又選舉表孫應對、萬曆己酉科舉人。岳按、己酉或當是乙酉。

應雷、字養靈、歲貢、爲潛江教諭、歷廣安學正、以古道造士有聲。

清平縣志孫應雷、字養靈、司教潛江、恭敬和樂、甚得士民心。轉廣安州、與州守不合、拂衣歸、居家恬靖、課子姪、慎交遊、蓋力行古道者。

又選舉表孫應雷、歲貢。

應鯤、歲貢、官定番州學正。

應駒、歲貢、官陳州府經歷。

以上見清平縣志選舉表。

應豸、早卒。

悼弟應豸四首並引、應豸生庚子二月十一日。略壬子甫十三歲、乃五月二十三日病熱、六月七日死矣。

按、督學文集有與李文薦求亡弟應豸壙銘書。

明世宗嘉靖六年丁亥 一五二七 先生生。

按、先生生卒年代、明史無傳可考、學案又失載其姓字、清一統志、陝西通志、江西通志、湖北通志、四川通志、貴州通志、清平縣志雖各有傳記、皆不詳。惟泰和郭子章理學傳 以下簡稱郭傳 貴定邱禾實孫文恭先生傳、獨山莫友芝黔詩紀畧小傳 以下簡稱莫傳 敍其官爵行歷尚爲賅備。然三傳中邱傳稱其未五十而拂衣、未六十而謝世、非確指之辭。莫傳稱其年五十口卒、屢檢黔詩紀略多部互勘、皆奪一字、初意其刊板時偶闕耳。及取楊覃生師舊藏莫氏手寫黔詩紀畧原稿本校對、此字亦付闕如、始解當時考證未定、俟付剞劂、莫氏已卒、故仍其舊也。乃考各籍、定嘉靖丁亥爲先生生年、其證有三。

一、據胡直衡廬精舍藏稿答山甫中丞文、少我十年、精力尚健。按耿天臺集及明儒學案、胡直生正德十二年丁丑、至嘉靖五年丙戌十歲。嘉靖六年丁亥先生生、少我十年、正合。依此推算、生於是年。

二、據查繼佐罪惟錄科舉志、年二十以內魁元、嘉靖丙午解元、清平衛籍、如皐孫應鰲二十。嘉靖丙午年二十、依此推算、生於是年。

三、據郭子章黔記工部尚書孫應鰲傳、年十九以儒士應鄉試、督學徐公樾一見大奇之、許必解額、放榜果以禮經中第一人。考貴州通志名宦總部、徐樾字子直、貴溪人、進士、嘉靖二十三年以副使督學



貴州按明史選舉志鄉試三年爲一科於子午卯酉之年舉行提學使由京簡攷於鄉試前有歲攷及科攷依省分遠近按站馳驛而往以年終爲到任之期周歷各府州縣攷試舉行歲科兩攷先攷廩增附生次攷童生舊例第一年爲歲攷第二年爲科攷但於僻遠省份交通不便不能再行周歷者先歲攷繼科攷接連攷試童生一曰儒童即儒士於縣府試後接攷院試院試即提學使主持之攷試也貴州地處邊裔距京窵遠學政簡命多在八月年終未必能達即使年終到達黔境攷儒童亦在次年徐樾於嘉靖二十三年奉督學黔省之命二十四年始能舉行鄉試前之儒童攷試否則二十五年即鄉試之年不能再舉行歲科兩攷矣先生以儒士應試必爲嘉靖二十四年之事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先生年十九依此推算生於是年。

適衛人餽六鯉於父衣因以應鰲名之。

郭傳生之日適衛人餽六鯉因以名。莫傳同

按先生父衣生弘治十七年甲子是年二十四歲。母司氏生弘治十八年乙丑是年二十三歲。見合壽遥祝乞語。

明廷命日講官纂經書通鑑及大學衍義所關君德政事修省諸事奏進。

談遷國榷嘉靖六年五月乙酉命日講官纂經書通鑑所關君德政事修省者錄上楊一清請並及大學衍義許之。

是年湛若水六十二歲。王艮四十五歲。蔣信四十五歲。胡直十一歲。王宗沐四歲。

嘉靖七年戊子、一五二八**二歲。**

明倫大典撰成。

明史世宗紀七年六月辛丑、明倫大典成、頒示天下。

江西左布政使葉相巡撫貴州。

國榷嘉靖七年正月壬辰、浙江、福建、湖廣、江西左布政使潘塤、朱廷聲、潘珍、葉相並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湖廣、遼東、貴州。

貴州威清兵備副使改駐畢節。

國榷三月辛巳、貴州威清兵備副使改駐畢節、兼轄雲南沾益、四川烏蒙、烏撒、東川、鎮雄。

伍文定提督雲貴川廣軍務。

明史世宗紀七年三月癸巳、右都御史伍文定爲兵部尚書、提督軍務、侍郎梁材督理糧儲、討雲南叛蠻。

國榷、三月癸巳、命伍文定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雲貴川廣軍務。

始遣朝臣主試各省鄉試、雲貴正副主攷官爲兵科給事中商大節、戶部主事陳良策。

國榷、四月庚戌、始遣朝臣主試各省鄉試。略雲貴兵科給事中商大節、戶部主事陳良策、給驛以行。

僉事高賁亨任貴州提學。

國榷、十月壬戌、選提學官、貴州僉事高賁亨。



王守仁卒於南安。

明史王守仁傳守仁已病甚、疏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

國榷十一月丁卯新建伯總督兩廣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王守仁卒於南安。

按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浙江餘姚人。官至左僉都御史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卒年五十七、謚文成。有王文成全書事蹟詳明史本傳。吾黔地處邊服、開化較遲、講學之風、至陽明謫居龍場、始爲盛行。先生受業貴溪徐樾、樾少與夏相才名相亞、得事陽明、繼而卒業於心齋王艮之門、故黃宗羲列之泰州學案。實則心齋所事亦陽明、上溯師友淵源、先生乃陽明再傳弟子。學孔精舍詩鈔夢陽明先生述懷云、平居學道心、晚路孰期許。年往慚無聞、歸來宅幽陼、先覺遺良模、神交倏相與、纏綿心曲事、懇款夢中語。精爽偕寤言、意氣同居處。徒增覺後悲、拊循轉淒楚。擁衾結長思、望斗懷遐舉。遺我大還訣、誓以銘肱膂。陽明之學、爲主觀唯心主義哲學、雖累遭禁黜、然門徒甚衆、終明之世、流傳頗廣、至清初始衰。

嘉靖八年己丑、一五二九 **三歲**。

停王守仁世爵卹典、並禁其學術。

明史王守仁傳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離職守、帝大怒、下廷臣議。萼等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予、則爲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

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捕弇賊擒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帝乃下詔停世襲恤典俱不行

國榷嘉靖八年二月甲戌停王守仁世爵恤典並禁其學術

停玫選庶吉士

國榷四月己巳選翰林院庶吉士唐順之等二十人閣臣請官教習上謂邇年每爲大臣私黨又寢之

吏部尚書方獻夫奏增侍讀侍講修撰各三人編修檢討各六人著爲令

陸粲劾張璁桂萼下獄謫貴州都鎮驛丞

國榷九月辛丑謫陸粲貴州都鎮驛丞

李夢陽卒

按李夢陽字獻吉自號空同子慶陽人官至江西提學副使工詩古文才思雄鷙當茶陵派萎弱益甚之際倡言復古何大復爲之犄角天下並稱何李雄長詩壇學者翕然從之卒年五十八有空同集事蹟詳明史本傳是年何大復卒已九年然復古一派所謂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者後生方奉爲圭臬牽率摸擬剽竊於字句之間迨王慎中唐順之等變秦漢爲歐曾高叔嗣四皇甫爲詩擺脫窠臼自抒性情貌襲之風始稍稍厭棄及後王李再興胎息何李復古派聲勢轉盛先生目擊斯弊於何李復古之旨大不謂然督學文集重刻海叟集序雲間袁凱所著海叟集空同李子大復何子俱爲敘以傳略大復子謂三代以前不可一日無詩故治美三代以後言治不及詩故靡有治此誠高論又謂稱學爲理

者、比之曲藝、遂亡其辭。其爲詩者、率牽時好、莫知上達、遂亡其意。乃指歌行近體、當取李杜及唐初盛唐諸人、古作必求諸漢魏、所以令操觚者、審財擇而得堅決、甚具然。余嘗覽虞典、見所謂聲音克諧、可和神人、則又非專區區以聲音示貴務也。大要則在所謂詩言志耳。志之指微矣。是性情之樞管也。有其志、然後可言詩。志端、則性情得矣。性情得、則聲音諧矣。皆自然所疏屬、不可強也。而乃曰專尚詩故、治美不及詩故、靡有治、此何以稱焉。志所體物、爲意、志所永言、爲辭、意亡斯不能存其辭、辭亡亦未有能獨存其意者、形神相守、人所由生、若之何可以剖判也。無論三代、卽後世專長擅能、如漢魏之古作、唐人之歌行近體、所由發藻樹義、敷寫委曲、使誦者哀歔而喜悅、慷慨而踟躕、以皆有性情、故能傳也。彼學步爲趨、依妍爲色、無論追漢魏、追唐、卽追三百篇、謂之言志、奚益。先生獨標言志之旨、盡洗一時剽擬之習、可謂有識。於此可以覘先生論詩見解。

嘉靖九年庚寅、一五三〇 四歲。

明廷賜各科道大學衍義。

國榷、嘉靖九年三月辛卯、賜各科道大學衍義。

劉士元以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國榷、七月甲午、廣東左布政使劉士元爲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按貴州通志、劉士元巡撫貴州爲嘉靖十年。

楊一清卒。

嘉靖十年辛卯、一五三一　五歲。

父衣舉鄉試。

清平縣志選舉表孫衣、嘉靖辛卯舉人。

戶部主事焦維章兵部主事胡維爲雲貴鄉試正副主考官。

國權嘉靖十年閏六月丙申命主試略雲貴戶部主事焦維章兵部主事胡維。

增貴州按察副使主管清戎事。

國權七月己卯增貴州按察副使清戎。

嘉靖十一年壬辰、一五三二　六歲。

夏言上科場三事、正文體、定程式、簡考官。

國權嘉靖十一年正月壬申、禮部尚書夏言上科場三事、正文體、定程式、簡考官。從之。定程式、謂舉子文縱有可録、考官重加裁正、以示模範。

劉士元劾免徐問巡撫貴州。

國權三月戊寅、巡撫貴州都御史劉士元、略劾免。四月辛卯、廣東左布政使徐問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復考選庶吉士舊例。

明會要嘉靖十一年十月甲申、復考選庶吉士例。

徐樾成進士。

黄宗羲明儒學案、徐樾、嘉靖十一年進士。

蔡汝楠成進士。

明史蔡汝楠傳、年十八、成嘉靖十一年進士。

嘉靖十二年癸巳、一五三三　**七歲**。

陳邦敷謫貴州新添驛丞。

國權、嘉靖十二年正月甲辰、右副都御史王應鵬上章失僉名、下鎮撫司、禮科都給事中魏良弼以註誤求寬、並下獄。應鵬落職、良弼奪俸。六月、御史陳邦敷復申救、謫貴州新添驛丞。

嘉靖十三年甲午、一五三四　**八歲**。

王杏巡按貴州、疏奏道路艱阻、請開科於本省鄉試、免附雲南。

貴州通志、王杏、奉化人。嘉靖十三年巡按、峻節凜然、摘伏如神、大猾斂手。貴州鄉試原附雲南、道里艱阻、杏奏請開科於本省。從之。

徐問調兵部右侍郎、戴書巡撫貴州。

國權、嘉靖十三年二月丁亥、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徐問爲兵部右侍郎。丙申、江西左布政使戴書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李渭舉鄉試。

郭子章參政李渭傳、嘉靖甲午舉於鄉。

王荊石生。

嘉靖十四年乙未、一五三五 **九歲**。

能屬文。

邱傳、生而穎異、九歲能屬文。

許、貴州自鄉試免附雲南、解額貴州二十五人。

國榷、嘉靖十四年八月庚子、許貴州自鄉試、初附雲南、道遠、禮科給事中田欽請分之、解額雲南四十人、貴州二十五人。

按、十三年王杏已疏請鄉試免附雲南、次年始定議、著爲令、田欽蓋從王杏之疏奏也。貴州通志謂、明季子午卯酉始爲鄉試之期、據吳維嶽貢院碑記、歲丁酉火麗西方、運屬貴州。又貴陽志王杏錄、十六年遂專試諸生、定貴州自行開科鄉試爲十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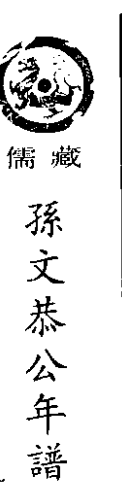
靳學顔成進士。

明史靳學顔傳、嘉靖十三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

嘉靖十五年丙申、一五三六 **十歲**。

就塾、從周慎軒、日誦千言。

祭周慎軒先生文、鰲以稚齡、受業門下、優遊六年、謬塵陶冶。六年之內、一日攸同、訓誨開譬、發我顓蒙。



學書運筆、橫經受旨。督愛思勞、何啻如子。不煩負笈、無俟擔囊。罯其鄙陋、裁厥簡狂。歲晚鉛槧、夜深燈火。師也勤劬、心乎在我。師尋遘疾、某亦歸從、長懷面北、詎謂易東。

郭傳：就塾受業、日誦數千言。正襟危坐、求解大義。莫傳同

邱傳：授之書、輒取大義。書竟、輒瞑目危坐、不從群兒嬉。已盡發家藏書讀之、學遂通。

按：先生就塾日、無確定年代可考。祭周愼軒先生文謂以稚齡受業門下、六年先生壬寅隨任雲南、當不能再入塾攻書。祭文中亦有某亦歸從之句、更可證明。大約就塾在嘉靖十五年丙申至二十年辛丑之間、故繫起此年。

汪珊巡撫貴州。

國權：嘉靖十五年四月辛丑、起汪珊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按：巡撫貴州原爲戴書、十三年任、未有改調或罷免記載。十五年四月辛卯、又有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陳克宅改總理南京糧儲兼巡撫應天之事。陳克宅何時巡撫貴州亦無記載。辛丑又起汪珊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國權所記蓋有脫漏。

嘉靖十六年丁酉、一五三七　十一歲。

就塾。見前

增貴州副使一員、補首領佐貳官。

國權：嘉靖十六年四月辛酉、增廣西、貴州副使一、補首領佐貳官。

游居敬請禁王守仁及湛若水所著書、毁其書院。

國榷四月壬申、監察御史游居敬劾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僞學、並乞禁王守仁及若水所著書、毁其書院。於是戒書院私創。

高叔嗣卒。

按高叔嗣字子業、祥符人。官至湖廣按察使、卒年三十七。有蘇門集。事蹟詳明史本傳。南充任瀚於嘉靖四十三年序先生詩、謂如君茲選、當與高子業、顧華玉、格力相埒、誠足剗建安、鋒劘六朝、壘惜二君已宿草、不及見也。

嘉靖十七年戊戌、一五三八　**十二歲**。

就塾。見前

張鉞巡撫貴州。

國榷嘉靖十七年三月丁卯、四川左布政使張鉞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嘉靖十八年己亥、一五三九　**十三歲**。

就塾。見前

蔣信以副使督學貴州。

正學先生道林蔣公墓誌銘、己亥、擢貴州提學副使。

按蔣信督黔學、貴州通志作二十年辛丑、今依墓誌。

張鉞任南京工部右侍郎、韓士英巡撫貴州。

國權嘉靖十八年十月丙寅、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張鉞爲南京工部右侍郎。十一月己亥、雲南左布政使韓士英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命禮部詳閱鄉試録及試牘、如離經叛道、孜官監臨官問罪。

國權十二月丙戌、河南道監察御史聞人銓請正文體、命禮部詳閱鄉試録及試牘、如離經畔道、罪孜官監臨官。

桑喬謫戍九江。

國權嘉靖十八年三月庚午、命御史江都桑喬巡按順天、辭疾、左都御史王廷相劾其規避、下詔獄、戍九江、卒於戍所。隆慶初、贈光禄寺少卿。

按朱彝尊明詩綜、桑喬字子木、江都人。嘉靖壬辰進士、除戶部主事、改授監察御史。駕幸承天、扈從未行、乞歸、逮赴詔獄、廷杖、謫戍九江、卒戍所。隆慶初、贈光禄寺少卿。與國權正合。靜志居詩話亦云：子木按大同還、一日劾四尚書、嚴嵩與焉。桑喬即南臯、明史無傳。先生學孔精舍詩鈔有簡桑南臯四絶、林隱庵中習靜、緣廬山紀事、茁新編、齋心已悟三千界、謫宦休嗟二十年。録一。蓋先生出官江西時與桑喬贈答之作也。先生官江西在嘉靖三十六年至四十年之間、距桑喬謫戍已二十年、非泛指也。以桑喬卒年無孜、附此。

滛純生。

嘉靖十九年庚子、一五四〇十四歲。

就塾。見前

弟應豸生。

悼弟應豸四首並引、應豸生庚子二月十一日。

李佑馬廷錫同舉於鄉。

黔詩紀畧李佑傳、嘉靖十九年舉人。

又馬廷錫傳、嘉靖十九年鄉試。

王艮卒。

按王艮字汝止、號心齋、泰州人。本爲竈丁、貧不得專功於學、然默默參究、歷有年所。陽明巡撫江西、講良知之學、心齋聞之、曰、王公論良知、艮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艮與王公也。即日啓行、進見、據坐辯難、久之、稍心折、移坐於側、論畢、乃歎服、請列弟子、退而悔、明日告之陽明、復上坐辯難、始稱弟子。如初開門授徒、遠近皆至。曾兩救海濱之荒、活萬餘人。御史吳悌疏薦、不報。卒年五十八。趙貞吉銘其墓、曰、越中良知、淮南格物。如車兩輪、共貫一轂。後有作者、來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有王心齋先生遺集。事迹見明史及明儒學案。心齋之學、雖宗陽明而與陽明有不合者。黃宗羲謂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啓瞿曇之秘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爲禪矣。龍溪以儒與佛老之學根本無異、此誠近禪。心齋則未注意於己身之行爲、何近禪之有。蓋陽明之爲學、提出

致良知包孕一切至理、心齋則提出反己爲格物、止至善爲安身。稍譎兩氏之著述、即可得其歧異。心齋之言格物、謂格如格式之格、即絜矩之謂。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是個方、絜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則方正矣、方正則成格矣。世所謂淮南格物說也。心齋門下最著者爲徐樾、顔山農。徐樾之後爲趙貞吉、貞吉之後爲鄧豁渠、顔山農之後爲羅汝芳、何心隱即梁汝元。心隱之後爲錢同文、程學顔、而勞動人民如樵夫朱恕、農民夏廷美、陶工韓貞、皆從其講學。李贄稱心齋爲英靈漢子、在焚書中曾謂「當時陽明先生門徒遍天下、獨有心齋爲最英靈」、又謂「心齋爲英雄、其徒亦英雄也。一代高似一代、所謂大海不宿死屍、龍門不點破額、豈不信乎」。攷王心齋先生遺集、雖主要思想仍屬唯心主義、然見解頗多可取者。如「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立本安身也、不言心而只言身、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承認道在事物之中、須在事物中學習、此即實事求是之意。「知保身而不知愛人、必至於適己自便、利己害人、人將報我、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此自私之輩、不知本末一貫者也。適己自便、利己害人、爲其所惡」、此類皆較爲進步。故泰州一派、近代論理學者皆稱許之。先生受教於徐樾、習心齋之學、於其格物之說、屢有稱引、見四書近語。

嘉靖二十年辛丑 一五四一 十五歲。

就塾周慎軒、遘疾、旋輟學。見前

父衣任犍爲教諭、旋知保山縣、由犍爲歸清平省覲。

與李文薦求亡弟應豸壙銘、家大夫辛丑自犍爲教諭擢知保山縣、便歸省覲。

貴州巡撫韓士英改工部右侍郎。

國榷嘉靖二十年九月壬子、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韓士英改工部右侍郎。

王崇古成進士。

明史王崇古傳、嘉靖二十年進士。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一五四二**十六歲**。

隨父至雲南保山縣任。

賀刑部主事吴定泉參績貤恩序、余曩歲壬寅、得侍家大夫任保山。

胡直始從歐陽德問學。

明儒學案胡直傳、年二十六、始從歐陽文莊問學、即語以道藝之辨。

嚴嵩以武英殿大學士仍兼禮部事入直文淵閣預機務。

明史世宗紀、嘉靖二十一年癸巳、禮部尚書嚴嵩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又嚴嵩傳、二十一年八月、入直文淵閣。

呂柟卒。

按、呂柟字仲木、高陵人、别號涇野。官至南京禮部右侍郎、署吏部事、致仕歸、卒年六十四、賜謚文簡。有周易説翼、尚書説要、毛詩説序、禮問、春秋説志、四書答問、宋四子鈔説、涇野子内篇、涇野詩文集等書。



事蹟詳明史本傳。柟師事薛思菴、接河東薛瑄之傳。當明代心學風靡之際、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守仁、卽歸湛若水。惟柟與羅欽順獨守程朱不變。先生於柟雖未如仇欄之遮道問學、然亦於涇野語錄屢稱引之。後掌國子監時、上請停納粟入太學疏、蓋仿柟遺意。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一五四三十七歲。

蔣信以病求致仕、便歸武陵、旋被劾削籍。

正學先生道林蔣公墓誌銘：癸卯、先生病且亟、求致仕、巡撫劉公彭年難其請、適督府檄藩臬官各一詣幕府議狀、劉公遂屬先生行、得便歸武陵。劉公聞先生疾且愈、又數使促之來。乃御史魏君初至、宿憾先生、遂劾先生自離職、於法不便。適宰丞亦宿嫉先生名、旨下、若曰：此講學蔣某、罷歸籍、仍隸之民。行之日、貴人士號泣、持輿前後不能前、爲詩慰勖之。

清浪鎮遠五開平溪偏橋五衛軍生寄學貴州者、鄉試附貴州。

國榷：嘉靖二十二年五月丙午、定湖廣所部清浪、鎮遠、五開、平溪、偏橋五衛軍生寄學貴州者、鄉試貴州。

以試錄舛刺、貴州監臨官魏洪冕削籍、布政使侯緘、參議翁學淵、副使王積、施昱、教授楊伯元等俱降官。

國榷：十一月壬戌、貴州監臨官巡按御史魏洪冕削籍、蓋試錄舛刺也。布政使侯緘降雲南副使、布政司參議翁學淵降真定通判、按察副使王積降兩浙運副、僉事施昱降茶陵州同知、教授楊伯元等降鹽課司大使。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一五四四　十八歲。

返清平家居。

父衣保山朝覲回、弟應豸隨任、侍母司氏疾。

與李文薦求亡弟應豸壙銘甲辰大夫以保山朝覲回余家居、豸隨任、中宜人多疾、豸自爲請醫至官舍診視、入則供宜人湯藥、出與諸醫陪餐食、陪几榻不少怠。

徐樾以副使督學貴州。

貴州通志徐樾字子直、貴溪人、進士。嘉靖二十三年、以副使督學貴州。

劉渠巡撫貴州。

國權嘉靖二十三年二月辛未、免貴州巡撫都御史彭年。壬午、巡撫雲南右僉都御史劉渠移貴州、進右副都御史。

按彭年何年蒞任、國權未記載。先生作蔣道林墓誌、有癸卯先生病且亟、求致仕、巡撫劉公彭年難其請之語。攷貴州嘉靖、康熙、乾隆諸志職官、巡撫劉渠之前均有劉彭年。明史劉春傳亦云、子彭年、以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劉彭年曾任貴州巡撫、國權有脱漏耳。

馬汝驥卒。

按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己丑進士、館選、授編修、阻南巡、杖謫澤州知州。後歷官南京國子祭酒、禮部侍郎、翰林院侍講學士、謚文簡、有西玄集。先生官陝西提學使時、曾刻其集。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一五四五**十九歲。**

以儒士應試督學徐樾，一見大奇之，許必魁多士。

郭傳：年十九，以儒士應鄉試，督學徐公樾一見大奇之，許必解額。放榜，果以禮經中第一人。莫傳同

王學益巡撫貴州。

國榷：嘉靖二十四年七月辛未，應天府丞王學益、浙江右布政使蕭一中並爲右僉都御史，學益巡撫貴州，一中巡撫四川。

顧璘卒。

按：顧璘，字華玉，上元人，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卒年七十有。浮湘集、山中集、憑几集、息園詩文稿、國寶新編、近言、事蹟詳明史本傳。璘與同里陳沂、王韋號金陵三傑。後朱應登繼起，號四大家。四庫提要稱其詩遠挹晉安之波，近乘信陽之乘，在正德、嘉靖間固不失爲第二流之首也。任少海敍先生詩，謂與高子業、顧華玉格力相埒，已見前引。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一五四六**二十歲。**

舉鄉試第一。

罪惟錄：嘉靖丙午解元，清平衛籍，如皋孫應鼇，二十。

邱傳：弱冠，舉省試第一。

貴州通志本傳：弱冠，登丙午鄉試第一。清平縣志同

又選舉表孫應鰲嘉靖丙午科解元。

增解額五人。

國榷嘉靖二十五年七月戊午增貴州解額五人。

胡直從學吉水羅洪先。

明儒學案胡直傳年三十復從學羅文恭文恭教以靜坐。

王世貞舉應天鄉試。

太倉縣志選舉表王世貞嘉靖丙午科舉人。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一五四七**二十一歲**。

入京應禮部試榜發落第讀書太學。

與李文薦求亡弟應豸壙銘余丁未不第客京讀書三年。

邱傳明年卒業太學謂士當友天下不宜應故事取具日月。

父衣擢雲南府同知。

按督學文集與李文薦求亡弟應豸壙銘家大夫辛丑自犍爲教諭擢知保山縣。合壽遙祝乞語六年凡六騰薦剡僅擢雲南府同知如逐月推算由辛丑至丁未可得六年不定以整年計也以辛亥丁父憂歸甲寅服闋曾祖母王恭人卒證之擢同知當是此年事。

詔復蔣信原官如閒住例。



正學先生道林蔣公墓誌銘、丁未冬奉恩詔、得復其官、如閒住例、先後部使薦先生宜爲宮輔、爲司成

疏凡幾上、不報。

巡撫王學益被逮、李義壯巡撫貴州。

國權、嘉靖二十六年閏九月辛卯、逮貴州巡撫右僉都御史王學益、以會湖廣征銅仁鎮筸叛苗兵不至、被劾。參將楊欽道辰州爲賊縛、湖廣巡撫姜儀委學益失期不至。四川巡按御史袁鳳鳴劾學益。辛

丑、湖廣右布政使李義壯爲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

王世貞成進士、張居正成進士、改庶吉士。

明史王世貞傳、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又張居正傳、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成進士、改庶吉士。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 一五四八 二十二歲。

讀書太學。見上

貴州巡撫李義壯請設總督節制三省、以右副都御史張岳總督貴州廣西軍務。

國權、嘉靖二十七年六月丁未、右副都御史張岳總督貴州、廣西軍務、討叛苗龍許保。初、苗久不靖、至、執指揮張洽、百戶錢用。巡撫貴州都御史李義壯請設總督節制三省。

停監生告改遠方例、並聽歲貢生入監、外留部選教官。

國權、六月己酉、停監生告改遠方例。九月甲戌、聽歲貢生入監、外留部選教官。

按會試下第舉人送國子監卒業、洪武中即著爲令。先生丁未入監讀書、即援此例。但有不願入監

借他故回籍者，故停告改遠方之例，致歲貢生願就教官，聽禮部攷試，不中者分送南北監肄業。弘治中即如此規定，此不過再申功令而已。

明廷殺華蓋殿大學士夏言。

明史世宗紀，二十七年冬十月癸卯，殺夏言。

通鑒輯覽會諳達寇居庸，嵩謂夏言等收河套，故報復至此，遂棄言市，妻蘇氏流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孫尚寶丞朝慶皆削籍。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　一五四九　二十三歲。

讀書太學，司成甚禮重之。

邱傳，三年始歸，一時司成甚禮重之，謂孫生良苦。

有紀夢詩。

詩並序云，己酉十月十三日夜，夢身挾兩羽，飛入天宮，見玉皇帝，命作步虛詞一首，以進，覺而識之，上天何高高，鼓翼一躋攀，耳聆仙聖語，身在碧空間，鳳凰繞金殿，虎豹峙玉關，長望倚閶闔，紅云時往還。

按先生詩始見此年。

任翰巡撫貴州。

國榷，嘉靖二十八年十一月乙亥，貴州巡撫右僉都御史李義壯免，總督張岳劾其兵乏軍興。庚辰，湖廣左布政使任翰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一五五〇二十四歲。

應禮部試又報罷、歸里、患肺癰、晝夜嘔血不止。

與李文薦求亡弟應豸壙銘、庚戌余又不第、歸久之、余患肺癰、晝夜嘔血不止。

徐樾陞雲南布政使。初、沅江土舍那鑒殺知府那憲、收其印、應大猷以聞、朝議討之。鑑懼、謀亂、攻劫州郡、總兵沐朝弼、巡撫石簡、會師分五道進剿、勢漸蹙。那鑑遣經歷張維詣王養浩所僞降、浩疑不敢往、樾以督餉至南羨、毅然請行、鑑伏兵襲之、樾死。先生有公無渡河哭波石先生詩哭樾、

公無渡河哭波石先生、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河水何湯湯、毒癘淫、瀾滄魚不敢游、鳥不敢翔。公獨何爲、駕旐旆。旐旆去迢迢、遊魂杳難招。遐夷不庭國之恥、提兵只欲掃蠻妖。蠻妖掃未得、國恥幾時消。陰霾閟天雄風起、落日昏黃殺氣紫。軍敗力盡北面呼、不受骫屈寧受死。目樂之山猛虎屯、混龍之橋惡蛟瞋。芳草蕭艾異今昔、可憐同作戰場塵。皇穹萬里豈復照、孤忠一點誰堪論。瘴煙雺兮草斑、彗蟲迴兮林殷、燐火青兮雲黑、陣鬼往來兮雨淚潸潸。南方不可託、公當何時還。嗟乎、使人聽此凋心顏。

功冠南荒卷題辭、余鰲少嘗從波石徐公論學、波石公庚戌死難元江、余覽虹崖王公功冠南荒卷而悲之、不忍言。

明史雲南土司、嘉靖二十五年、土舍那鑑殺其姪土知府那憲、奪其印、並收因遠驛印記、巡撫應大猷以聞、命鎮巡官發兵討之。二十九年、那鑑懼、密約交蠻武文淵謀亂、撫按官胡奎、林應箕、總兵官沐朝

弼以聞、請以副使李維、參政胡堯時督兵剿之、制可。那鑑益縱兵攻掠村寨。沐朝弼與巡撫石簡調武定、北勝、亦佐等土、漢兵、分五哨。調兵既集、朝弼與簡駐臨安、分部進兵。破木龍寨、降甘莊、賊勢漸蹙。那鑑遣經歷張維及生儒數人詣南羨監督王養浩所乞降。時左布政徐樾以督餉至南羨、樾迂暗、聞維言、謂鑑誠計窮、乃約翼日、令鑑面縛出城來降。左右咸謂夷詐不可信、樾不聽、如期親率百人往城下受降、鑑縱象馬夷兵、突出衝之、樾及左右皆死。

鄒元標願學集徐公祠堂記、貴溪徐公爲滇左轄、死事、贈光祿卿。光祿公少卽摳趨新建、歸依泰州、而學大明、仕而學大行。覩土酋鑑之不臣也、身先請纓、冒鋒鏑死、無尸、裹革有魂、歸葬、遐方人士至今悲之。元標待罪黔竹、一日、有黔州士述光祿開講時、聞烏鳴、問諸生聞否。諸生曰、聞。烏聲息、又問、諸生曰、不聞。光祿語曰、若是、是以境聞不聞也。元標惕然有省、如侍函丈。既接少宗伯孫文恭、乃公所造士、口公教不忘。

按、徐樾、字子直、號波石、貴溪人、官至雲南左布政使、殉難、贈光祿寺卿。明史雲南土司傳、樾被害作二十九年、以先生功冠南荒卷題辭、波石於庚戌死難沅江、證之、正合。國榷作三十年、明儒學案作三十一年、今依明史。又明史謂、三十二年、象賢至鎭、略檄百戶汪輔入城、撫諭其衆、禽其賊首及戕土官那憲之阿捉、殺布政徐樾之光龍、光色等、皆斬首以獻。明儒學案則謂、會鑑死、諸酋願納象贖罪、世宗厭兵、遂允之。時人爲之語曰、可憐二品承宣使、只值沅江象八條。傷罪人之不得也。記載兩歧。按國榷、嘉靖三十二年正月丁酉、雲南巡撫右副都御史鮑尚賢、集兵七萬討沅江叛酋那鑒、那



鑒窘自殺。諭降其黨戕職官者伏誅。宥鑒子恕立那從仁暫統其衆。略同明史。亦有納降事。較可信。

命各省督學官須從慎遴選。

國榷。嘉靖二十九年閏六月丁丑。從禮科給事中楊允繩之言。慎選督學官。

嚴嵩晉華蓋殿大學士。加上柱國。專朝政。

明史宰輔年表。嘉靖二十九年。嚴嵩八月加上柱國。

按嚴嵩以嘉靖十五年由南京吏部尚書調禮部尚書。二十一年入閣。明史紀事本末作二十年入閣。誤。二十六年十一月晉華蓋殿大學士。至本年加上柱國。獨專朝政。

諭德趙貞吉謫荔波典史。

明史世宗紀。二十九年秋八月丁丑。俺答大擧入寇。攻古北口。薊鎭兵潰。戊寅。掠通州。駐白河。分掠畿甸州縣。京師戒嚴。召大同總兵官仇鸞及河南山東兵入援。壬午。薄都城。仇鸞爲平虜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提督軍務。左諭德趙貞吉宣諭諸軍。癸未。始御奉天殿。戒敕群臣。甲申。寇退。逮守通州都御史王儀。丙戌。京師解嚴。杖趙貞吉。謫外任。

通鑒輯覽。方諳達薄都城。以謾書求貢。詔百官集議。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既許貢。則必入城。倘要索無已。奈何。徐階曰。君必有良策。貞吉請追錄周尚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束於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諭諸將力戰退敵。時帝遣中使瞰廷臣。日中莫發一語。獨聞貞吉言。心壯之。召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立擢諭德兼監察御史。奉勅宣諭諸軍。給白金五萬兩。聽隨宜勞賞。

嚴嵩心惡之，會撰勑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予一卒護行。時寇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明日卽復命。帝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爲周尚文、沈束遊說，下獄，廷杖，謫荔波典史。按國榷謂貞吉時任左諭德兼監察御史，貞吉前廷議，見嚴嵩於西苑，辭焉。貞吉怒叱閽者，右通政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圖之。貞吉罵曰：爾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大恨之，俺答縱掠近郭，京師戒嚴，貞吉勞仇鸞軍，語鸞進兵，鸞不應。貞吉報命忤旨，杖五十，謫荔波典史，與此記載不同。

吳國倫成進士。

明史梁有譽、宗臣、徐中行、吳國倫皆嘉靖二十九年進士。

嘉靖三十年辛亥 一五五一 二十五歲。

祖父孫重病故，父衣自雲南府同知卸任歸。

嘉靖貴州通志孫重墓誌銘：歸養二十年，乃卒，以嘉靖辛亥八月一日，距生成化庚子十二月十二日，年七十一。

合壽遙祝乞語，無何，以先祖監察公憂歸。

龍許保攻陷思州，知府李允簡、知事王曰謙、經歷盧蕙被執，總督張岳貶官，允簡被釋歸，卒。

國榷：嘉靖三十年四月庚午，銅仁殘苗龍許保突入思州，執知府李允簡及知事王曰謙、經歷盧蕙，焚掠而去。降總督張岳右侍郎，戴罪視事。允簡釋歸，卒。允簡，融縣人，一云投巖死，贈貴州按察副使，蔭子入太學。



按、明史張岳、李允簡、石邦憲諸傳敘龍許保破思州、執知府李允簡、並無明確年代。石李二傳皆謂允簡爲邦憲奪歸。貴州通志則云在二十九年、所敘内容大致本之明史。攷歸有光中憲大夫貴州思州府知府李君墓碑謂嘉靖三十年、思州知府李君被執、書告清平鎮將石邦憲亟進兵、毋以我爲忌。邦憲不應、君乘馬出盤山關、至稍寨、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拽之出、氣息僅續、棄之途而去。思人舁還至清浪衛而卒、是歲三月初六日也。雖情節稍有出入、然三十年與國榷正合、其說較爲可信。再以嚴如熤苗防備覽、顧炎武郡國利病書、張岳小山類稿證之、亦在三十年。不過張岳苗賊突劫思州疏、入城爲二月二十五日、墓碑謂三月初六日、或傳聞有誤。岳按、民國貴州通志載此事繫於三十年夏四月庚午、所據爲明通鑒、明史書在二十九年者爲黔史。至於月日、張岳苗賊突劫思州疏云二月二十五爲入城時間、歸有光墓碑云三月六日爲遇害之日、並不矛盾。

被災免稅糧。

明史世宗紀、三十年、免兩畿、河南、江西、遼東、貴州、山東、山西被災稅糧。

設銅江府撫苗通判。

國榷、四月癸亥、設銅江府撫苗通判。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　一五五二　二十六歲。

肺病愈、課弟應豸讀。六月、弟應豸患喘熱卒、葬衛南麒麟山。弟歿後、作詩悼之。

與李文薦求亡弟應豸壙銘、壬子春、余肺病愈、從余爲蒙業、一披覽能記數千言。未三月、讀大學、讀中

庸、讀論語、讀虞書、讀夏書、讀商書、俱歷歷了畢。間面試一二課作、率鑿鑿可觀。是歲五月十三日病喘熱、半體不能動、亦止意爲尋常疾、乃漸益沉革、不幸六月初七日死矣。豸雖危篤、亦自意必不死、及不能言、氣出入呼呼、嗚嗚、雙目鋑鋑視父兄不爲瞬。手摳母衣裾、淚不自爲止耳。豸生庚子二月十一日、距死纔十三歲。死後五日、埋衛南離祖塋里許、曰麒麟山。悼弟應豸四首：二老日衰白、承顏爾共吾。爾亡千古恨、吾在一身孤。閥閲悲初志、風雲息壯圖。不堪淵客淚、索器泣明珠。　蚤算亦何促、池空春草疏。屢年常苦病、三歲已貪書。積薄難鍾爾、情深易慘予。向來靈鳥夢、曾是慶充閭。　臨命呼兄母、牽裾重可傷。諸經初遍讀、一見總稱良。玉折殘鴻寶、蘭摧散國香。黄金難復化、愁望海天長。　肝臂今何化、從兹隔九原。藏舟空有恨、歸轊豈堪言。雨暗甘堂萼、雲迷落雁魂。讀書堂宛在、腸斷曉山猿。

貴州宣慰司儒廩額增四十人。

國榷：嘉靖三十一年七月丙午、增貴州宣慰司儒學廩額四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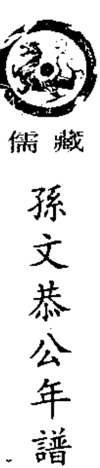
劉大直巡撫貴州。

國榷：九月丁酉、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任輸疾去。壬寅、太僕寺少卿劉大直爲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

按：貴州通志、劉大直巡撫貴州爲嘉靖三十年、蓋推測之辭。

徐階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

明史宰輔年表：嘉靖三十一年、徐階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三月兼東閣大學士入、仍掌部事。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一五五三二十七歲。

入京、應試禮闈、成進士、廷試、選庶吉士。

郭傳、癸丑成進士、選庶吉士。莫傳同

出郎中陳梅山房。

送梅山陳老先生陞浙江憲副序、吾師梅山先生自水部郎中擢浙江按察副使、將戒行、李門下士張誼輩謀欲爲先生別、乃屬孫應鰲申言以贈。略方吾二十人者以經術試禮部、先生同主考試、乃褎然舉之進於廷、吾二十人是以得師事先生。

是科會試總裁官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徐階、侍講學士敖銑。同榜鼎甲陳謹、曹大章、溫應祿、銅仁陳珊、同舉進士選庶吉士者二十八人。教習程文德、閔如霖。

明史世宗紀、三十二年三月甲午、賜陳謹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譚希思明大政纂要、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三月、廷試、賜陳謹、曹大章、溫應祿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逾月、選張四維、王希烈、姜寶、孫廷、孫應鰲等二十八人爲庶吉士。

彭孫貽明史紀事本末補編、嘉靖三十二年癸丑會試、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徐階、侍講學士敖銑爲考試官、取中曹大章等、廷試、賜陳謹、曹大章、溫應祿及第。是歲特開科、凡四百人、改進士張四維、王希烈二十八人爲庶吉士。

貴州通志選舉表、癸丑科進士陳珊、銅仁籍。

國權、嘉靖三十二年五月丁未、選翰林院庶吉士萬浩、姚弘謨、李貴、呂旻、郭敬賢、梁夢龍、王希烈、南軒、姜寶、王學顔、趙祖鵬、顧汝嘉、馮葉、孫應鰲、孫鋌、徐師曾、張四維、方萬有、蔣焞、李蓘、張九功、吳可行、陸泰、馬自強、張巽言、王文炳、晁東吳、王詠。署詹事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程文德、教習。九月壬戌、禮部左侍郎閔如霖兼翰林院學士、同教習庶吉士。

有傳臚詩。

傳臚禮士開三殿、臚傳候曉過。賢良超漢選、詞賦陋唐科。日麗黄金榜、風鳴白玉珂。湛恩不可量、惟聽奏雲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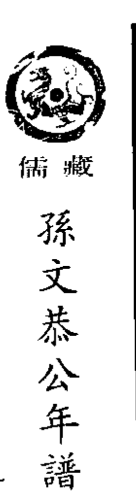
復命讀中秘書、館師徐階以國士目之。

邱傳、又三年成進士、復讀書中秘、時館師徐文貞公以國士目之。

按、庶吉士攷選後、命官教習、有讀中秘書者、備他日内閣之選。是年教習爲程文德、閔如霖、此云館師徐階、未知何據。攷徐階已爲東閣大學士、仍兼禮部尚書、預機務、雖旋解部事、但爲館師、亦不過領銜而已。

遣人迎養母司氏、不果。

茹母劉夫人七秩序、嘉靖癸丑長至後之十日、貴陽劉夫人年七十、待詔可泉潘子、進士近衡陳子、司務順菴羅子、助教後山萬子、以其子孔目南谷子之交、命吉士淮海孫子應鰲致言祝之。鰲少聞一川公之風、今且與其子同官翰林。略鰲家大夫、家宜人惟鰲一子、今年登第、遣人迎養家宜人、乃以難離



祖母宋孺人、曾祖母王恭人之側、不果來。

始交道林蔣信。

道林先生諸集序、道林先生蔣公嘉靖癸卯、督學黔中、按墓誌銘作己亥、此云癸卯、乃蔣信卸任之年。鰲未獲見也。洎癸丑、鰲入仕、往來道武陵境、始見之。見則未嘗不造膝移日、雖旋別去、凡譚說之入耳、鼎鼎於心、又未嘗忘也。

張岳卒、以屠大山總督湖廣、川、貴軍務。

國榷、嘉靖三十二年正月乙巳、提督湖廣、川、貴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張岳卒。二月戊午、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屠大山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

張鶚翼巡撫貴州。

貴州通志職官表、巡撫、張鶚翼、上海人、進士。

按、貴陽志、劉大直巡撫貴州、涖事甫六月卒。職官表於劉大直之後、即爲張鶚翼、無任職年月。劉大直以三十一年九月奉巡撫貴州之命、涖任六月卒、當在三十二年四五月之間、張鶚翼接任、應在此時。貴州通志前事志作三十一年、有未合。國榷於劉大直後未列巡撫貴州人選、直至三十五年始有高翀、但於本年六月有戊戌、起孫世祐右副都御史、巡撫雲貴之載。貴州諸志無孫世祐名、且巡撫雲貴頗滋疑竇。雲南、貴州各有巡撫、久成定制、何以此處兩省爲一巡撫、殊不可解、恐有誤字。再、三十三年攷察兩京科道、曾有罷免右僉都御史張鶚翼之語、並未言其巡撫貴州、亦有歧異。今

依通志。

以都督僉事石邦憲爲貴州總兵官。

明史石邦憲傳、石邦憲字希尹、貴州清平衛人。嘉靖七年嗣世職、爲指揮使、累功進署都指揮僉事、充銅仁參將。略遂進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代沈希儀鎮貴州。

督學使謝東山纂修貴州通志。

楊慎貴州通志序、癸丑議增修、督學謝公東山實主简書。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一五五四**二十八歲**。

仍讀書中秘。見前

父衣服闋、補大理府、未行、曾祖母王恭人卒。

合壽遥祝乞語、起復補大理府、未行、尋承重先曾祖母王恭人憂。

按先生父衣辛亥丁父憂歸、推至甲寅爲三年、此云起復補大理府、當是此年。

作送侍御邵纓泉之南臺序、送盧云雲罔擢長蘆運司同知序、送羅貫溪令棗强序、送陳守默奉使歸省序。見督學文集

按陳守默、即陳珊、黔詩紀畧云、珊字鳴仲、一字近衡、其先自廬陵來、籍銅仁府、以歲貢中嘉靖十九年舉人、三十二年進士、授行人、以忤嚴嵩、官齟齬不達、終兖州府同知。嘗銘其座右曰、士大夫能以居鄉之心居官、天下必無冤民。能以居官之心居鄉、天下必無請託人、以爲名言。近衡之謫官也、在真定題

詩、有憂時頗恨成名晚之句、孫淮海先生見而傷之、賦詩云、朗誦河舟賦、憐君憂世心。成名良以晚、興謗一何深。威鳳摧長翮、賓鴻滯好音。冶田顏笑在、懷想淚沾襟。及卒、淮海銘其墓曰厥賦伉隆、厥才顯融、厥節巄嵸。以礪其躬、仕官不逢。業傳五經、子挺八英。文擷犀箐、以昌以聲。芳華允明、折渚若流、環岫若梂、密樾若囚。公品式修、藏茲允休。青山何依、白雲何霏、西岡何傾。公詩孔暉、信哉如歸。八英者、鳴仲有八子、揚産、隆慶四年舉人、萬曆二年進士、官知縣。吳産、元年舉人。周産、二十八年舉人、官知州。荀産、三十一年舉人、官知府。楚産、淮産、嶽産、漢産、皆以明經貢。孫如旦、麐瑞、並崇禎十二年舉人、如旦官推官。曾孫佳士、天啓七年舉人。佳允、原注、此敬避字、以省志題名作印、傳又作應知之、今依史例改寫。銅仁志作徵、則本字形誤也。崇禎三年舉人、並官知州。時貴州父子甲第、普安蔣氏宗魯、思孝、清平李氏佑、大晉、普定梅氏月、惟和與鳴仲、揚産四家而已。珊之爲守默以序言、與銅仁守默陳子舉進士、爲行人、又尋將銅仁開建二百年舉制科自陳子始。莫氏謂先生銘其墓、並引銘語云云、此銘督學文集不載、蓋先生學孔精舍彙稿已佚久矣。詩鈔更有巡壩上簡鳴仲七律一首、贈近衡七絶一首、又祝近衡六秩七絶八首。三月正當三十日、衡山嶽降屬佳辰。桑青榆綠盤幽景、燕舞鶯啼弄好春。侃侃風裁疊疊詞、昭昭心事有天知。雪霜剝盡嚴寒退、始信君爲松柏姿。屠龍妙技誰能用、小試襄城即善刀。傳說兖城遺事在、罷官之日萬民號。稱觴爲壽舞氍毹、繞膝佳兒盡鳳雛。記取三槐成蔭日、一門陳氏五經儒。心知海内獨看兄、赤幟黔中慰世英。無計致兄霄漢上、相將惟結歲寒盟。録五 先生與陳珊交誼甚篤、惜珊著述不傳、黔詩紀畧只載其晚登東山一律、倘得全帙、於先生行歷當有不少資助。銅仁徐如澍雨芃雜

記云、陳公珊既成進士、因無子、請假回銅、置妾七人、有乩仙謂公應得丈夫子八、當更取一妾、適得姜氏。公復出攜諸妾之任、各生一子、因諸妾姓與地以名之、姜子即曰嶽産、荀子荀産、而揚産母則揚州人是也。公致仕歸郡學、諸生有文昌閣人龍會、會中詩文皆就正公、掇巍科者甚衆。公諸子亦在會、相次登第、子孫蕃衍、思南思州多其支派云。

馮岳總督湖廣川貴軍務。

國榷、嘉靖三十三年正月戊午、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馮岳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一五五五　二十九歲。

徐階請留先生於史局、嚴嵩阻之、乃改官戶科給事中、有財用大計一疏。

郭傳、改戶科給事中。

邱傳、請留史局、分宜不可、乃改給事戶垣、有財用大計一疏、爲時論所重。

國榷、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己巳、庶吉士王文炳、孫應鰲、馮葉、梁夢龍、徐師曾、鄒敬賢、方萬有爲給事中。

始交兩城靳學顏於京師。

送左使兩城靳公攷績序、乃歲乙卯、見公京邸、相得歡甚。

按、靳學顏、字子愚、濟寧人、官至吏部左侍郎、謝病歸、卒、有兩城集、事蹟詳明史本傳。先生與學顏定交京師、後同官陝西、學顏考績入都、曾以序贈。學孔精舍詩鈔別靳兩城云、旅舍京華笑相屬、九年

再聚秦川曲。秦川桃李盡成蹊、滿目慚予重品題。殷勤送君出關路、關東雲日關西樹。三紀聲名詎足多、左丞嘉績更誰過。衮衣赤舄風流在、青雲萬層鵬之海。君今行矣音塵乖、出門異鄉何時偕。憂來思君令人老、把君詩賦如鴻寶。結客古今豈必多、對君懷抱非草草。詩蓋學顏官陝西督學使入都奉別之作、以學顏卒年無考、送別序又未載年月、附此。

作奉壽張母周夫人序、賀刑部主事吴定泉考績貤恩序。見督學文集

湖廣五衛、四川永寧宣撫司附貴州鄉試、解額三人。

國榷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己卯、湖廣五衛、四川永寧宣撫司附貴州鄉試、解額止三人。

明廷殺兵部員外郎楊繼盛。

明史世宗紀、三十四年冬十月庚寅、殺張經及巡撫浙江副都御史李天寵、兵部員外郎楊繼盛。

通鑒輯覽、繼盛繫獄三載、帝猶無意殺之。已而有爲營救於嵩者、其黨胡植、鄢懋卿怵之曰、公不覩養虎者耶。將自貽患。嵩頷之。會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

繼盛妻張氏伏闕上書、請代夫死。嵩屏不奏。繼盛遂與經、天寵並棄西市。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一五五六 **三十歲**。

遷刑科右給事中。

邱傳、遷刑垣右。

按、先生遷刑科給事中、無確定年月可攷、以丁巳即出官江西、酌入本年。

始交游行野。

賀衡州郡公游行野誕辰序、余自丙辰辱交於公。

高翀以貴州右布政使陞任巡撫。

國榷嘉靖三十五年三月甲申、雲南貴州左布政使高翀、陳錠並爲右副都御史兼贊理軍務、錠巡撫

雲南、翀巡撫貴州。

耿定向成進士。

明史耿定向傳、嘉靖三十五年進士。

顏鯨成進士。

明史顏鯨傳、嘉靖三十五年進士。

按顏鯨字應雷、號沖宇、慈溪人、官至湖廣副使致仕、萬曆己丑卒、年七十五。事跡詳明史本傳。學孔

精舍詩鈔有懷顏沖宇七絶云、小分雲水坐孤槎、種出仙人五色瓜。無奈孫登頻發笑、可能顏闔更

移家。鄒元標願學集有顏先生銘、曰、元標赴戍、道辰沅郴桂間、楚人稱後先督學、必首先生。余曰、三

楚其蘇湖耶。過清平、少宗伯孫公淮海談間必曰、予友顏公言若何。余曰、慈湖絶學其復興耶。明儒

學案列之諸儒學案。鯨卒爲萬曆十七年、不能叙及、故附於此。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一五五七 三十一歲。

以他事不爲嚴嵩所用、出補江西按察僉事。



邱傳、會以他事不爲分宜用、出僉江西。

督學使王宗沐折簡招過解舍看菊、賦詩飲酒。

菊記、嘉靖丁巳余提刑江西按察僉事。是時天台王敬所子爲督學使、每秋之季月、嘗折簡相期、余過解舍看所種菊。自署萬菊主人。所種菊率多陶埴器若盂甗形者、菊甚茂蔚、花繁甚、每相期過未嘗不賦詩投壺、竭情歡洽、然後別居。

分巡南昌道、捍禦有方、郡内安靖無事。時部使者誤捕九江三百人、爲請釋、得免。

郭傳、出補江西僉事、流賊起、公捍禦得畫一道、晏然。九江三百人誤坐賊黨、公一言出之。莫傳同

邱傳、巡南昌道、適流賊大起、先生悉心捍禦、取其魁、餘聽解散。因請釋部使者所逮繫三百人、全活甚衆。

祖母宋孺人卒。

合壽遙祝乞語、又接先祖母宋孺人憂、凡九年。

歸省、道武陵、問學蔣信。

祭蔣道林先生文、丁巳歸省、泝流桃源、獲聆謦欬、於今三年。

別游行野。

賀衡州郡公游行野誕辰序、丁巳與公爲別、今三年矣。

王崇古總督湖廣川貴軍務。

國榷、嘉靖三十六年三月丙寅、左侍郎王崇古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 一五五八 三十二歲。

遷參議。政事之暇、學種菊、多槁。王宗沐時改官布政使、因以種法質之。

菊記：余遷參議、仍江西。敬所子亦來爲布政使、余亦因政事暇、以陶埴器學種菊、率多槁。即不槁、亦不茂蔚、且不花。余因以質敬所子。乃敬所子曰、物莫不生於土。菊者尤草卉類之秉土爲性也、余雖種諸陶埴器、然置諸土上、器内貯土滿、不用底、其氣通。子以置諸石、除土性、既隔氣、因閼塞矣。余於是私識之。

按、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與李攀龍、王世貞輩以詩文相友善、官至刑部左侍郎、以京察拾遺罷歸。卒年六十九、贈刑部尚書。天啓初、謚襄裕。有海運詳攷、海道志、敬所文集。事迹詳明史本傳。宗沐官江西布政使、明史不載。江右通志宦績錄王宗沐傳、謂官提學副使、後遷按察使、右布政使、與記中敬所子亦來爲布政使正合。但宗沐爲布政使無任職年月、先生遷參議亦無決定年月、可攷酌入本年。先生與宗沐同官江西、先生遷官入陝、宗沐嘗以序贈行。菊記、自余遷官陝西、敬所子爲文寵行、大要稱陝本西京、流風經術、詞賦素所稱雄、謬指余亦以經術、詞賦譽於時、謂士不通性命、則經術爲口耳、詞賦爲俳優、欲余進士子於性命。此其旨與種菊者無失土性、以閼塞其氣何異。惜進士子於性命之詳、未余告。明儒學案稱宗沐與王元美爲詩社、七子中之一也。七子者、李攀龍、王世貞、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謝榛、無宗沐名、學案未知何據。朱竹垞明詩綜錄明詩甚夥、亦遺宗沐。

學孔精舍詩鈔載先生與宗沐酬唱篇什頗多、有贈別王敬所三首、坐敬所樂壽亭五律一首、又坐朋來亭懷王敬所次韻七律二首、喬嶽新碑外史名、文章相對有餘清。懷茲薜蘿投幽賞、及爾巉巖結靜盟。歌罷雅音真寡和、夢殘天籟自相鳴。買山倘許巢由隱、讀易同探損益情。欲向茲峰蚤卜鄰、開花鳴鳥八千春。採真常想寬閑野、適志應歸磊落人。天地松檀非骨肉、聖賢磨涅豈緇磷。巴園橘裏還如夢、姑射山中信有身。宗沐不以詩名、精力所萃在海運、詳攷然文集載講學之篇亦多、如傳習錄序、蓋宗沐師事歐陽南野、爲王門弟子。

邱傳尋晉少參。

張翀謫都勻衛。

國榷、三月丙子、刑科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張翀、董傳策各劾嚴嵩納賄、獄上、各遣戍、翀都勻衛。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一五五九）**三十三歲。**

以公役至辰州、適讓溪書院落成、諸士請作記。

讓溪書院記、讓溪游公、徽郡婺源人也。略公以己未擢湖廣憲使、民庶不能捨公、各爲紀載祠祀頌公永久。乃辰州諸士辱公教者、共建讓溪書院、日講習其中、如侍左右。適余驁以公役經辰境上、諸士乃乞記於余、以示不忘。略某掖垣江臬、兩繼公躅、茲又得以文託於不朽、於公之學實不忍不自相切劘、以負公、並爲諸士勉也。諸士乞記者、舒生一鵬、柏生愈秀、陳生潛、丁生文炳、餘載碑末。

按游震得、字汝潛、安徽婺源人。官至副都御史、有讓溪甲乙集。少從歐陽南野、鄒守益諸人遊、頗講

姚江之學、先生在記中謂謹微、慎獨、恒久不已、出中正於偏頗、擴大公於私利、澄清虛於混濁、挹順適於紛拏、發生幾於枯槁、則化裁通變、宇宙在我。蓋以學養深純許之。

歸覲叔父褒令衡山、示書命作賀衡州郡公游行野誕辰序。

賀衡州郡公游行野誕辰序、歲己未、余以賫捧畢事、取道歸覲乃叔公衡山令、走一介行李、示書於鰲、以郡公行野先生十二月三日爲誕辰、欲鰲修辭紀盛致頌祝也。略於是鰲再拜致言於公以復叔父。

歸時道武陵、侍蔣信桃崗三日、與論學。逾三月、復蒞未至前十日、信卒、爲作墓誌銘、並有文祭之。

正學先生道林蔣公墓志銘、歲嘉靖己未冬十月、某以省覲道武陵、侍論道林先生桃岡三日、期蒞官之便再侍焉。逾三月、某以蒞官復道武陵、未至前十日、先生屬纊矣、十二月三日也。嗟痛哉、先生壽七十有七、感疾時、諸門人侍疾、惟論學無他語。疾革、作詩二首、歌詠傳性傳神之微。貴竹汪君若泮、持馬君廷錫書至、仍就榻與論中庸首義、命其子如川、如止曰、我化、柳孟卿侍我久、撰我行誌、我者孫山甫乎。是夜分、瞑目衣冠、端坐逝。略始先生少與闇齋冀公元亨友善、交砥礪、已及陽明先生自龍場謫歸、先生見焉。陽明謂冀公曰、作顏子者、卿實也。無何、先生病久之、噦血、於是寓道林寺一室、自養默坐澄心、常達晝夜。一旦忽覺此心洞豁、宇宙盡屬一身、呼吸痌瘝、全無隔閡、虛白盈室、溘然病已、乃信大公廓然、無内外之旨、此身與萬有流通之旨、自悅自樂、自慊自成、悉由自得、由是神明渙發、有不言自喻之趣。後應貢入京師、謁甘泉湛先生、執弟子禮、甘泉每與議、皆契合、隨侍甘泉於南雍。時尚書費鍾石公寀、司成魏莊渠公校、一見皆歎服、以爲不及。海內士問學、有不之甘泉而之先生者。官京師時、與太



原潘公高江西、徐公樾六安、潘公子正徽州、汪公尚寧歸安、呂公光洵日與講明正學。官蜀時蜀之士、石洲張公鑒輩請設講大益書院。官貴州時建書院二、左文明右正學、群諸士講之。凡所至冀望指準、莫不鼓舞興起。逮晚年家居、隱善德山門下士日集。復再遊南嶽、衡之士請設講甘泉精舍石鼓書院。遂省甘泉增城。粵之士請設講獨岡書院。增城返、始卜築桃花岡爲精舍、門下士遠近大集。以精舍田所入廩之。如向君淇輩自數百里至、吳君宗堯章君評輩自數千里至。縉紳聞名者亦紆道至先生第。四孟祀祖攷、一歸日惟危坐慎獨。堂大觀樓與諸士究微言、警發游息、歌詠風雅、如是十有六年。先生聲言大致備文集續集後集中、不具論。

祭蔣道林先生文：昨緣公役、兩承色喜。來遊再期、善卷之阯。寧知訃至、梁木摧頹。歲時轉棹、遂隔泉臺。（略）公之稱望、瑤彩金光。公之襟抱、星布雲翔。公之功勞、魚孚鳥格。公之精神、嶽崇川決。生死咸稱、名壽具兼。克肖父孝、何忝聖賢。真訣數言、遺書數卷。慚我疏虞、荷公黽勉。瞻依筵几、凝眺封丘。感知最切、證道無由。所哀斯文失厥張主、又哀邦家典刑失據。罔盡者情、可質者心。靈當鑒我、瀟灑芳馨。

按蔣信字卿實、常德人。官至貴州提學副使。在貴州建文明、正學兩書院。奏益普定十四衛廩生額、奏改湖廣清浪五衛附貴州試。貴州萬山中多虎患、信爲文驅之。貴陽馬廷錫從之遊、粹然有成。後以離職被劾削籍、尋復冠帶閑住。卒年七十七。（明史作七十九、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作七十八、今按黃宗羲明儒學案、梁廷燦歷代名人年表均作七十七、與墓誌正合。）有道林諸集及蔣道林文粹。事迹詳明史本傳及墓誌全文。信爲學初無師授、與冀元亨探索於書本間。陽明謫龍場、歸共師事焉。信後入京師、又師湛若水。

王、湛之學各立門戶，明儒學案謂道林實得陽明之傳。明史又謂信學得之若水爲多，實則撮取兩家之長，立己說，非硜硜爭門戶者比。觀於宜興周冲與信集師說爲新泉問辨錄，謂湛之體認天理，即王之致良知也，務爲疏通其旨，而益可信。黄宗羲謂其論理氣心性，可謂獨得其要，而功夫下乎後遠。四庫提要論道林諸集，謂卷末有附談一則，稱評（章評）爲斗陽子讀書九山者二十年，有太乙丈人者哂之，無名先生者論之，惝怳無憑，斯則末流放失，全入於二氏者矣。先生後托章評梓行道林諸集，爲之序云：公著述頗富，所以陳是非、權經籍者甚備，總之闡揚聖則，發攄學軌，俾持循者不迷謬於荊榛，而可躡履窔奧，則古大學義、講義、日錄、訓規四卷盡厥旨歸矣。鰲每懷是自炤覽，邇得興平尹章子評，昔從遊者，乃託爲梓行云。（略）世有從事是學，徒摭其華不食其實，涉其流不推其瀾，由之若存若亡，罕臻實際。是以沉痼詞章之陋習，乖離克聖之根荄者有矣；囊珍二氏之酸餘，鼎飾斯文之正味者有矣。其最甚者，不知構基之始，當絕惡於未萌，省研於幽眇，徒竊講論之名號，以傳呼於人，因爲矯迹濟私之便計，故機變、械飾、網羅、畢翳，所以肆希寵規利之具，不可勝數。察其本，雖自好鄉里不忍爲者，彼猶且暴炙匽薄，莫不甘心，然猶假虛美以熏心，矜得志而不恥，則所講論者其於聖道之謂何？毋乃緣堯舜之聲稱，作桀蹠之嚆矢耶。於是蹈瑕候間之徒，手指口譏，從横大笑，相因並起，轉轉益甚，遂爲聖道詬病。嗚呼！聖道病人，人病聖道耶？彼偏詖者既不雅馴於宮牆，而贋詐者已自叛不返，則聖道之不明不行，又何惑善治真儒之寥寥也。有明中葉，講學之風大盛，所謂竊講論之名，作矯迹濟私之便計者，往往而有。篇中痛論僞道學者之非，切中其弊。先生之學得力

於信者居多、所謂鰲少亦知學道、見公而其志始堅可證。黄虞稷千頃堂書目云、先生有道林先生粹言二卷、蓋得蔣信論學語也。

作贈辰州太守蔡澹塘擢陝西按察副使序。見督學文集

楊慎卒。王慎中卒。

王崇古被劾削籍、石永總督湖廣川貴軍務。

國權、嘉靖三十八年正月丙申、總督湖廣川貴兵部右侍郎王崇古、巡撫遼東右僉都御史路可由、並貪冒被劾、削籍。壬寅、南京兵部右侍郎石永爲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

孫文恭公年譜卷二

父衣服闋，不復出，焚牒自隱，築舍之右爲學易齋，藏圖書；更於舍之西隅建南明精舍，多植卉木，盤桓其中。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　一五六〇　三十四歲。

合壽遙祝乞語：既服闋，諸戚黨向大夫勸駕。大夫曰：吾少負報主心，已乃周旋郡邑間，不得展所藴。今兒鰲且在仕路，代吾報主，發吾未展之藴，幸有托，吾何爲復出。遂焚牒自隱，築舍之右爲學易齋，藏圖書，築舍之西隅爲南明精舍，植卉木，日盤桓其中。不接一貴勢，時約二三宦遊之罷歸者相爲賡酬。居常急人之難，以孝友重於鄉閭，不談人短長，好覽究今古，時時以謙厚道訓族姓。

按：先生祖父孫重，以嘉靖三十年八月一日病卒，父衣於是年八月後始丁父憂，歸起復，尋承重祖母王恭人憂，又接母宋孺人憂。合壽遙祝乞語云：凡九年。由辛亥八月下推九年，爲庚申七月，服闋。焚牒自隱，當係此年事。

黄光昇總督湖廣川貴軍務，高翀被劾免，鮑道明巡撫貴州。

國榷：嘉靖三十九年四月甲寅，總督湖廣川貴兵部右侍郎石永爲戶部左侍郎。辛酉，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黄光昇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八月壬戌，貴州巡撫都御史高翀、湖廣巡撫都御史陳士賢各劾免。九月甲子，應天府尹鮑道明、廣東左布政使楊伊志並爲右副都御史，太僕寺少卿劉畬、河南右布政使蔣宗魯並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道明貴州、伊志南贛、畬湖廣、宗魯

雲南。

湛若水卒。

按、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增城人。從學於陳白沙、歷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五。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作八十五、嘉靖乙卯卒、有誤。謚文簡。有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樂經傳、格物通、心性書、楊子折衷、遵道錄、甘泉新論、白沙詩教解註、甘泉集、事迹詳明史本傳。王、湛之學互立門戶、王學以致良知爲主、湛學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已見上引。陽明謂若水之學爲求之外、終不可強之使合也。若水亦條陽明格物之說有不可信者、兩家門人曲爲疏通、然以立說不同、終難強合。兩家之說皆唯心之論。蔣信事若水最久、先生之學沉潛於信、當有折衷之處。

唐順之卒。

嘉靖四十年辛酉、一五六一　三十五歲。

遷陝西提學副使。

郭傳、遷陝西提學副使、公實意作人、身先爲範。莫傳同

陝西通志、督學關中、以濂洛之學自認。蒞政舉大體、不親細務、教士務實效、不爲虛名、當時號稱得士。

作辛酉舉人題名記。

辛酉舉人題名記、嘉靖辛酉、陝以西大比士、遵制、舉六十五人。初余奉命董是邦膠庠、以未至、未克觀勝典、暨至、則聞得人之頌、蓋泱泱滿封域也。御史董公有勞哉。故事、賓興成、燕以序齒、猶稍仿唐制、題

名慈恩鴈塔。余因諸士所請，重以御史之言，乃爲記其事。

按先生遷官陝西提學副使，各傳亦未詳記年月。辛酉舉人題名記，謂嘉靖辛酉試舉人，猶未至陝西，是遷學使決非辛酉以前事。書太祖夢遊西嶽之後，首言臣應鰲至陝之明年，末記嘉靖壬戌，長至。以壬戌爲至陝之明年，則至陝必辛酉矣。就題名記攷之，亦似涖任不久口吻。蓋先生辛酉即奉遷陝西學使命，以道遠未至舉鄉試，後始到任也。序蔣見岳初志稿，稱茲歲辛酉秋後又言予於是攜是詩入關西，更可證先生至陝必此年。

辟正學書院，作論官師諸生檄文條，所以爲教者凡十有六，勵諸學官子弟。

論官師諸生檄文：切念本道本以謬悠，行能無所比數。主上欲以廣勵學官之路，乃略其不肖，遂令代匱，俾掌庠校。顧惟身爲人師，既不克負荷，是懼。關中又故多豪傑，文質彬彬，以諸生涵濡聖化，凡臥碑敕諭傳服已久，前此守是職者，播告化條，業咸具舉。本道延登受策於茲，似宜無所事事。然嘗聞之，挈令每警於提撕，營道不厭夫細繹。苟使展采蒙成，能不稱官，空當祿秩，職辦有缺，則上累任使，下負平生徒以牽位備員，誠不自寧。是故今涖任伊始，與諸有司教職暨諸生約，分別體要，庶濯磨披抉，免諸紊雜，端緒有稽，由之上下督勸，誠孚罔弗楙，有嘉緒在。諸生是爲斆學相長，在各官是爲法紀相成，本道藉手以報天子者，非淺鮮矣。

崇制

我國家以科舉取士，士以此進身。然伏讀聖諭，首言崇正學、迪正道、革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務敦尚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不許務口耳之學法良意美至遠至周是科舉取士之根本也略今講習誦讀但以拘攣乎訓詁崇尚磨礪盡皆膠滯乎佔畢以其詞章爭妍取憐無所不至術陋心迷罔自振拔是國家期待本高且重顧自處於卑且輕所謂正學正道棄而弗省篤實之風寖微寖滅浮靡之習寖明寖昌甚爲諸士不取也夫繫乎時世囿法制而病焉者凡夫也況時世不能繫法制本未嘗囿哉人才隆替治忽攸關本道不佞誠願輸寫心力以效絲髮之功德音洋洋諸生其敬聽之

訂學

略本道素諳理術然希志聖賢實所孳孳故願與諸生共期勉所謂妙於慎獨極諸默識達於悅樂合諸內外之旨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言之微眇書不能文自非面相訂證決難以盡厥旨歸端其趨會此則挈矩強恕靡有二貫異日建造自爾非常關西古聖賢域諸生圖之

論心

人之心至難馭也至難收也故接愛欲之美豔則生悅喜覩悲苦之情狀則萌感愴值橫逆之交加則蓄慍怒當勢利之叢集則發歆羨見才智之騰躍則起媢嫉遇憂患之因仍則生畏阻無事則悠蕩於千里有事則膠擾於咫尺拘檢則橫潰而他出任縱則靡漸而不知聲色護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護於內則耳目喪於外吁嗟夫不踰方寸神明舍焉顧倏忽之間熱如火灼寒如冰凝驕如雄雷僨如驟雨急如操絃馳如奔馬奈之何能燕處超然而與道息也然猶有可指以見本體者明道定性之書則嘗言之人之心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不能內外兩忘而求以廓然應物其於

道也、不亦遠乎。略故明道定性之書、以無將迎、無內外、發明動亦定、靜亦定之旨。而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當亦不出此。而觀之、故放心既收、則未發氣象自見、隨感而應之體渾淪、無物之實莫非自然妙用、其求靜惡動之心、執動泥靜之心、至此俱知其非真矣。鑒不以無照而不明、心不以無感而不應、此酬酢之根本、理性之樞管也。故與諸生巧譬、使操存焉。

立志

略程子曰、學者多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吾嘗試之、有所驗焉。略願諸生之志者、喻於義而學聖人焉、毋自悠蕩寬假、日見摧頹也。夫勇士一人、雄入九軍、不過此志之堅定耳。執是以求聖道、豈大有逕庭也哉。

破迷

略舜禹、聖人也。非食惡衣、耕稼陶漁、若將終身、彼所欲自奉者、豈獨異人哉。廣大高明、有我之心、不以害也。是以捨己從人、不矜不伐、盛德大業、莫加焉。今德業去舜禹萬分、未能處一焉、而自奉欲廣出舜禹上、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夫修儉以崇德、若築九成之臺、易隳而難立、導奢以浚欲、若開九派之流、易潰而難防。聖門顏由、豈不貧窶、乃簞瓢陋巷、衣敝緼袍、樂而不恥、誠以學問之道當然也。諸生中貧富靡齊、有志於道者、則斯言也、固今昔得失之林矣。夫一志聖道、必能恬於世情、能淡於世味、然後可以有道。是以亹亹爲諸生指迷云。

修行

略臥碑曰、薰陶德行、以成賢人。本道於諸生有一日之長、故茲申戒、賢智聞之、益增策勵。愚不肖聞之、急圖徙遷。毋不孝父母。毋不弟兄長。毋陵轢族鄰。毋武斷鄉曲。毋長傲。毋遂非。毋訕謗有司。毋議論人長短。毋譏刺時政。毋亂倫傷化。毋建言民情。毋挾制官長。毋黨同伐異。毋干名犯義。毋淫蕩。毋取非其有。毋嫉忌才美。毋博奕。毋縱飲猖狂。毋揑詞寫狀。毋爭競田產。毋保放私債。毋強買商貨。毋投匿名文書、告言人罪。假無頭說帖、陷害他人。毋交不義。毋欺滅師長。毋包攬錢糧、徭役。毋卑污苟賤、出入衙門。毋偷惰不攻本業。毋奔競請託、求書札、幫補科舉。毋擅投各衙門官、假以求講請教、希圖僥倖。毋引類興詞、連僉呈揭、保留官員。毋詐冒籍貫、隱更姓名。毋以本學告改他學。毋因省視父兄宦邸、肆納賄賂、喪敗父兄名節。毋於鄉里孝義貞節市恩行私。毋爭廩爭貢。毋把持搜索新進生員。毋因管祭分賑齋膳、尅落及侵漁學田、學租。毋因偶攷便利、輒譏前輩、恣肆驕矜。毋曠學。毋憚改過。有一於此、本道按臨先行黜落。重者仍以律例從事。略

規讓

學問不能充裕、無他、由所得者淺而不虛也。陽明先生曰、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足矣。此言誠中學者弊。然能言其略而自足者、猶曰彼能略言之。今不能言其略而亦自足者、又不爲少矣。略今之人念慮不越乎軀殼、心志不達乎大同、是以形骸分於爾我、運用判於方類、挾勝心而染誕習、溢浮氣而持驕志、自以爲是矣。人孰告之以非。自陷於惡矣。人孰救之以善。由是狂狠漸長、背戾由己、敢於驚行、將由惡終、得斂手足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尚望其有光明俊偉之業乎。略

飾禮

横渠教人、必先以禮、固關中大儒也、本道取爲法焉。略諸生自今伊始、冠婚喪祭、朱子家禮一書、所以斟酌儀禮、施諸後世、咸有定則、務在詳備、解析見諸施行、使事有持循、動不横決。平居則習射禮、士相見禮。凡生員行冠禮、不於庠序、婚禮不舉親迎、喪祭擅用浮屠、及本道按臨而士相見禮、射禮不嫻熟者、各罰之、審能隆禮由禮、爲有方之士、以爲民倡、岐邠之化、將復興焉。本道何幸、親見之。夫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足以表則、欲不窮乎物、物不屈於欲、足以知本、四體能養、百物能和、足以宣化、固諸生他日之治具也。

勵勤

凡學者有所睹記、然竟不能底於成、其究反恣其性情、聰明不開者、則不勤之弊害蠹之矣。勤則不匱、不匱則日光。不勤則惰、惰則日隳。略古之人自强不息、終日乾乾、修學礪行、緝熙光明、是以德崇業廣、令聞垂諸無窮。李翺生二十九年、自言回視十九年時、如朝日耳。又言回視九年時、如朝日耳。本道常回視之、非虚語也。諸生試各一回視之。

戒速

爲學莫善於能勤、莫不善於欲速。速與勤反、惟不能勤、故欲速。若勤者、則心志恒一、積累罔間、不求速而自速矣。從容默會於幽閑静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讀書正法也。略苟欲速若是、則糟粕粗迹、且不能得、其不可傳者、又安能庶幾之。使其言之若不出於吾口、思之若不出於吾心、雖讀

之吾猶以爲未讀也。故持此心以制舉、必且爲倖進。持此心以求道、必且爲助長。持此心以蒞官、必且爲速化。持此心以臨政、必且爲苟簡。長梧封人爲禾耕而鹵莽、則其實亦鹵莽；芸而滅裂、則其實亦滅裂。深耕而熟耰、則禾繁以滋、終年厭飱。此治形理心之要、非特施諸讀書也。諸生多有封人之所謂者、鹵圖之。

博理

略聖諭曰：不肯實下功夫、惟記誦舊文、意圖僥倖。本道不意國家作士而士習之至此也。願諸生各痛洗滌、毋蹈前軌。先之以經、開道心之惟微、窮聖謨之卓絕。譬萬鈞之洪鐘、無錚錚之細響。然後博通諸史、立意選言、必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使詮評昭整、苛濫不作。於是諸生之炳耀垂文、英才特達者、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睇參差、用洽壯觀。毋使膏腴害骨、粉黛污容。是存於己爲有本之學、發於外爲有用之文。要其所歸、闡性命、明民彝、舉不外矣。然此未易爲也。以我觀書、則卷帙莫非資益。故闔鴻裁之寰域、可以顯類執雅。文之樞轄、可以序志循小。制之區畛、可以酌理握奇。巧之機要、可以博見。所謂心悟轉法華也。以書觀我、則意緒莫非亂棼。故道理之端偏、莫由疏析。事勢之是非、莫由剖判。文章之美惡、莫由解嬈。堅白之異同、莫由雌黃。所謂心迷法華轉也。載籍雖多、要以六藝爲本。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是以欲諸生之博理也。

講治

略本道願諸生矢爲志其學、以能用世爲本。凡食貨所資、若田畝、河渠、戶稅、錢幣、轉漕、鹽鐵。凡選舉所

闢、若學校、薦辟、經術、詞章、銓管、攷績。凡職官所統，若公孤、卿寺、吏諫、臺省、守令、勛秩。凡禮樂所攝，若郊廟、祀享、朝聘、宴會、律呂、器數。凡兵刑所理，若將卒、攻守、賞罰、誅宥、法比、詳讞。凡州郡所列，若民風、土俗、形勢、強弱、經略、要緩。凡邊防所繫，若扼塞、堤防、徒舉、進退、技擊、精鋭，莫不據曩者之迹，究變通之宜，歲歷綿曖，條流紛糅，將覈其論，必徵言焉；將信其用，必攷實焉。一一觀諸要難，而辨白黑於掌上，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是以處則爲名儒，出則爲名臣，視苟抱尺寸、應給倉卒者，九霄之上、九地之下矣。略

進業

略諸生自今宜洗脱陋習，更易聽觀，平居則博聞強記，根極要領；臨時則端坐凝神，收斂身心。於是主之以理，輔之以氣，直寫所得，求有發明。人之才質本不可同，短長異齊，宣郁殊致，惟能義意浹洽，周詭於道，出其昌大，不失諸空疏；出其清純，不出諸枯落；出其依據，不失諸朽腐；出其謹嚴，不失諸逼窄；出其質直，不失諸鄙野；出其華藻，不失諸浮蔓。是爲自成一家，各中歸趣，不求過人，人自不能及矣。略柳子有言，未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未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未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未敢以矜心作之，懼其偃蹇而驕。古體、時制、規格雖差，通變化裁，神思無二。略爲諸生陳梗概如此，未能悉備，初見首尾，勑勉焉。

惇友

略師友之道，暗塞於世久矣，在今日爲尤甚。童子十五六以上，即恥從師；其從者，必刓方爲圓，不嚴不尊。然後父兄悦焉，童子安焉。至所謂朋友聚集，不過飲食相徵召，博弈相遨遊，言語相謔浪，甚者猖狂



鼓舞，旁若無人。非禮之地，非義之事，率而行之，不知恥惡。即有稍稍以文字從事者，務在交差互獎，皆背違面從，稍示規儆，旋生忿恚。後進躐於成人，長大相爲卑諂，行無倫序，居無儀則，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若是則責善輔仁之美，論胥以溺，鮮成德而廢交道，何異焉？略請各擇同志爲會，凡會之事，與日各隨所宜，每會立長一人，副一人。會之日，有師從師，無師從長，商議文字，談說經籍，各盡所長，虛懷以解。尤宜行誼相先，迭爲勸勉。善則共師之，否則共諍誡之，不聽則共斥逐之。本道躬親查覈焉。

略

養蒙

略諸生有子弟者，育宜在始。略程子學則，最爲切近精實，養正之要也。錄示之：嚴朔望之儀，謹晨昏之令，居處必恭，步立必正，視聽必端，言語必謹，容貌必莊，衣冠必整，飲食必節，出入必省，讀書必專一，寫字必楷敬，堂室必潔淨，相呼必以齒，接見必有定，修業有餘功，遊藝有適性，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

嚴範

略故師者，人之模範也。國初薦辟，多出儒職，至備顧問，歷卿寺，踐公輔，皆不乏人。近年來，職任漸輕，習染浸下，固不敢謂振厲挺拔之無人，然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血氣之精益衰，身家之念愈重者，則誠不寡鮮矣。略本道持憲一方，肅清風教，安所從事焉？願諸文學官省之，曲表而欲直影，卻行而求及前人。童子猶或笑之，以身射利，不改其原，而責人之廉；以身居惰，不修其勤，而責人之精，即膏唇拭舌，將見訾矣。本道典教非一，二三文學官孰與共圖，重思之。

按、此檄原文甚長、今略摘其要以見一斑。莫祥芝輯孫文恭公遺書本郭子章理學傳稱教秦緒言、千頃堂書目又稱教秦語錄、皆此檄文。溫純恭毅集所稱教秦總錄、是否此檄原書、久佚、已不可攷。檄中所言有精華亦有糟粕、若爲精華、則今日尚可力行而共勉焉。若爲糟粕、棄之可也。蓋其處封建社會、又爲統治階級中人、多所局限、故與今之時論相違也。在善擇之。

邱傳：晉憲副、視關中學政。先生自太學時常慨教學凌夷、非祖宗造士本意。至是闢正學書院、秦多士談經講道、士無不凜凜爭自拔濯。至片語單詞、竟相傳誦、曰緒言、曰語錄。高足弟子卒多名卿云。

未至陝時、曾歸覲清平里人蔣見岳、以詩相質。迫任後、爲加評語、梓之、並易名初志稿。

蔣見岳初志稿序：茲歲辛酉秋、余便歸省覲、適見岳子不第、亦歸過訪余、持詩一卷相示。略予於是攜是詩入關西、爲加批評、付興平尹斗陽章子梓之。章子嘗與道林公論學有得者、見岳子實道林公門人云。略詩始名下第稿、余因自敘有欲要終功以畢初志諸語、乃更初志稿云。

清平縣志：蔣世魁、字道陵、號見岳。少能詩、有俊逸才。十舉不第、應歲薦、授同州訓導、卒於官。魁潛心理學、初謁道林蔣先生、知萬物一體爲聖門宗旨。既又謁甘泉湛先生、乃登岣嶁、羅浮、太和諸山、俯盼六合、襟抱洞開。歸玩易讀書、借宅蝸居、冬夏僅紉一絺褐、一妻一僕、恒共衣服、絕無病容。父素齋爲告藩長史、奇之、籍湘潭。父歿後、魁不欲傷繼母之心、盡以田宅付其弟、自甘窮約。著有詩若干首、淮海先生題曰蔣見岳初志稿、並爲之序。

按、蔣世魁爲先生同里、有戚誼。學孔精舍詩鈔、與見岳酬詠之作甚多、如紫芝行、爲見岳作、云：紫芝

初生光未滿、浮雲翔覆榮氣燠。紫芝漸大柯已成、星華曜彩含金精。讀書結舍蕭兮瑟、何意巇巖產靈質。幽祕佳祥渺莫傳、六英三秀特新鮮。風和雨潤滋培久、日麗煙消莖葉厚。珊瑚出海華蓋移、煌煌煜煜盤貞姿。羅浮岣嶁神護守、君曾遊之得見否。乃知瑞種不擇生、岑寂相對雙眼明。漢時甘泉毓嘉運、亦有涵德垂芳韻。君今好持獻九重、五色威蕤七采籠。不然服食亦爲得、天地齊老壽無極。商顏商顏君莫歌、今代唐虞多網羅。又有秋郊訪見岳一首、見岳送藤枕二首、與見岳坐二首、口占贈見岳一首、元旦見岳過我彈琴二首。

趙釴巡撫貴州、董威總督湖廣川貴軍務、董威旋即外調、改任羅崇奎。

國榷、嘉靖四十年六月庚申、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鮑道明爲南京大理寺卿。己卯、南京太僕寺卿趙釴爲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八月乙酉、總督湖廣川貴右副都御史董威拾遺調外、九月甲辰、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羅崇奎總督湖廣川貴軍務。

按、貴州通志、趙釴巡撫貴州、羅崇奎總督湖廣川貴軍務、皆爲嘉靖四十一年。並謂貴州並川湖雲廣設總督、以總理夷情軍務、蓋從巡按肖端蒙之請也。

採木事竣、詔總督湖廣川貴右副都御史李憲卿還朝。

明史食貨志、嘉靖十二年、宗廟災、遣工部侍郎潘鑒、副都御史戴金於湖廣、四川採辦大木。二十六年、復遣工部侍郎劉伯躍採於川、湖、貴州、湖廣一省費至三百三十九萬餘兩。又遣官覈諸處遺留大木、郡縣有司以遲誤大工逮治褫黜非一、並河州縣尤苦之。

國榷九月己酉、採木事竣、詔總督湖廣川貴右副都御史李憲卿、工部郎中李祐、張國珍並還朝。

按採木事常有之、明史所記多脱漏、恐近期亦有採木之役也。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一五六一　**三十六歲**。

週歷平涼各地攷試儒生。

答楚侗公書某近按平涼試士。

講院種柏、浚井得水、所種柏皆活。

講院種柏記余所寓官邸之左曰講院、院以外爲隙道、院以内爲方圃、蓋創自安寧楊公、而宜陽王公額之者。余每閒暇、獨徘徊於斯、乃列種以柏、在隙道南北者凡十六株、在方圃東西者凡二十二株。種時正當大旱、余覘方圃之東南有井、且竭、令濬之得水、遂引注之、柏是以皆生活。余於是深幸、蓋冀他日之材可就、結蔭之隱芘者或有賴也。

時陝久旱、按察使劉自強令工掘地得泉、民賴以沾、因呼劉公井、先生作劉公井記。

劉公井記嘉靖壬戌四月二日、三川劉公任陝西按察使。是時天久不雨、熯甚、無論田塍間枯槁狀、即城郭内井泉皆竭、雖青神余公所爲導引龍首、通濟二渠入城郭利濟民者、源亦竭。公憂之、乃廣步廨舍前後、而指東南之巽地曰、是當有泉。令工掘之。掘八九尺、土漸潤、再掘爲泥土、掘二十尺許、水涓涓出。乃令工益濬之、泉湧上不可止。是時環匝左右望得水者若林樾、既得水、於是人人綆汲持歸、不啻醴露、炊者、喝者、浣者、釀者、盥而漱者、莫不昕夕於斯、隨取各足。是水味復甘、手掬之且清、以是人皆德



公、遂同聲一辭、呼曰劉公井云。公又爲民禱雨、顏色黯慘、籲天雩神、已乃果得雨、三日始止、田塍之枯槁者皆返青色、人愈益德公。略凡任官受職、心乎民事者鮮矣。其有歷華要、居禁近、偶調補於外者、下則跼蹐愁苦、不能解、稍異是者、則放浪自遣、適其心乎民尤鮮。余以是歎蘇長公自翰林出爲杭州、即今三川公自天官大夫歷列卿、出爲藩臬、皆能竭力勤治若此、即古今賢豪所注厝、又豈甚相遠也。略因記之、俾詔於將來。公名自強、河南扶溝人、甲辰進士。

作榮壽紀遇篇、祝耿定向母秦氏六秩。

榮壽紀遇篇奉祝靜庵耿公、洎秦太夫人。楚侗先生耿公、嘉靖丙辰登進士第、授大行人。丁巳奉命使楚、得便歸。歸之日、爲秦太夫人誕辰、五月二十七日也。榮哉。戊午八月、上以萬壽推恩頒金幣近臣、公與焉。是歲冬、公再使衛、亦得便歸。歸之次日、爲封君靜庵公誕辰、十二月十日也。公乃以上所賜金幣爲壽。榮哉異已。越己未、公首擢御史。是年上頒萬壽金幣若例、公再與。無幾何、公出按陝以西、又得歸省。歸之日、又爲秦夫人誕辰、又奉上所賜金幣爲壽。歲壬子、秦夫人壽六秩、公以遷南畿學臺、又得歸壽。榮哉。不尤異哉。

按耿定向、字在倫、號楚侗、黃安人。官至戶部尚書、督倉場、求退。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諡恭簡。著有耿子庸言、先進遺風、碩輔寶鑒、耿天臺文集。事迹詳明史本傳。張居正奪情、定向寓書、譽爲伊尹而貶言者、時議訾之。四庫提要耿天臺文集下云、攷與居正書在第六卷中、覈其詞意、蓋求寬言者之罰、不得不先解居正之怒、求解其怒、不得不先順其意、而使之喜、於是借伊尹之任以獻諛頌、遂

爲天下口實。原註、按明史定向本傳稱居正奪情、定向貽書友人、譽為伊尹而貶言者、時議訾之。蓋偶未檢此集、誤以與居正為友人、謹附識於此。耿子庸言下又云然議論多而操履少、遂不免有迎合張居正事、爲清議所排。講學之家往往言不顧行、是亦一證矣。查繼佐罪惟録耿定向傳謂於閣臣分宜嚴嵩無所獻、且薦江陵、曰異日托孤寄命之才也。督學南畿、薦海忠介瑞於華亭、階入爲主事。神宗立、江陵勵精輔治、後寢苛急、定向書規之、不甚入。此皆明史所削而不書者也。繼佐論之曰、天臺之教本諸姚江、論江陵奪情、得罪者比比、而獨與書稱孔氏之行權。嗟乎、伊周皆逼主、倘使引嫌謝政、商甲周成能無爲再造憂。以知天臺所學不腐。請附書後一語、公孫碩膚詩言可繹也。則所以善江陵者在矣。黄宗羲則譏其雖意在少殺其禍、然亦近於誦六藝以文姦言矣。不免所學近腐。定向之學宗羲亦詆其認良知尚未清楚、反多破壞良知學脈。見明儒學案。是時李贄與定向因援救何心隱下獄事互相齟齬、卓吾常致書極詆之、定向屢避其鋒。至萬曆三十年壬寅、卓吾被逮下獄、三月自殺、蓋給事中張問達所劾也。耿定向於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六月病卒、已五年又九月矣。李贄焚書有與楊定見書云、侗老原是長者、但未免偏聽。故一切飲食耿氏之門者、不欲侗老與我如初、猶朝夕在武昌倡爲無根言語、本欲甚我之過、而不知反以彰我之名。恐此老不知、終始爲此輩敗壞。略或生他變、而令侗老坐受主使之名、爲耿氏累甚不少也。又續焚書有答來書云、又我與天臺所爭者問學耳、既無辨、即如初矣、彼我同爲聖賢、此心事天日可表也。觀此則卓吾與耿定向非不解之仇、有以卓吾被逮死、責之耿定向、則過矣。先生見重於定向、見正學心法序者、楚侗耿子語鰲曰、子今爲仁廬山子其依



也。見衡廬詩稿後序者、楚侗耿子自南都寓書余曰、子今得爲仁之依舍廬山子莫可究竟者。又寓書廬山子曰、淮海子入蜀、其爲子賀得良朋以余二人合併之益。即楚侗子在數千里外、猶相爲慰藉。先生於定向亦推挹備致。在陜有答楚侗公書、如謂伏惟門下卓卓以聖賢自表樹爲一時豪傑、故某之向往最久。然不自意邇來得遂伏謁。是昔日之徒以精神相周旋者、今且德容是承、德音是聽、何其幸也。

至延州歲試旋轅、道耀州喬世寧、宴於尊經閣、相與論詩及西玄集、爲鍥板傳之。

西玄集序、余自入關中、訪關中學士大夫近代所撰述徵文獻、乃鑒川子示余西玄集、讀之犁然有當於心。集爲天水胡氏所敘、凡二百首、大略已具。鑒川子又求得全稿、付三石子選、選之總得七百四十八首。三石子因付余鍥以畢鑒川子表揚之意。始余自延州歲試旋轅、道耀州、三石子觴余尊經閣。略因與論近代諸詩、關中諸詩而及西玄集。三石子曰、西玄子近體歌行法唐、古體法漢魏、於才情無戾焉、其可傳已。余曰、韙哉。三石子又曰、西玄子爲翰林編修、諫武皇南巡、被杖不屈、謫知澤州、親藩束手斂迹、貪墨吏解綬去、莫不以嚴見憚、所自樹奇特若是。顧終其官秩、宗未嘗有振矜色、讀其詩率溫厚和平、無亢逸者、斯又何也。余曰、世所謂才情者可矯致否耶。西玄子出其磨礪、裁其骫骳、委心素定、總術不迷、斯集之所繇可傳也。使懷自樹奇特心、其養薄、其才情移矣、詩烏乎傳。三石子又頷之曰、韙哉。乃轉旋、遂風雨滿樓閣。余亟於行、乃罷觴而別。

按、西玄集、明馬汝驥撰。汝驥、字仲房、綏德人、官至侍讀學士、卒謚文簡、事迹詳明史本傳。先生作喬

三石公墓誌銘云、三石嘉靖壬戌八月廿五日卒。繼云、余兹秋試士道耀州、得見公歡甚、再申約爲期會、無何訃至。西玄集序云、歲試旋轅道耀州、三石子觴余尊經閣、知此爲壬戌事也。蓋西玄集刻成、世寧已卒、序中屢言及之。先生在秦刻書甚多、以年月不詳、附於此。凡刻世用錄六卷、原序云、余既視關中學政、嘗環轍而校諸士之文、因得縱觀關中河嶽雄深、山川綉錯、精英攸萃、無論成周即漢唐以來、猶代號俊國。故士之質稟、多樸樕遒朗、不相詭隨、其所爲文大略亦稱是可稱述。余每校士、得文有稱是者、輒亟賞之。乃摘取若干篇、彙爲六卷、鋟梓以傳、命之曰世用錄。錄所不盡者、虞伯生曰、浙中之庖、豈必盡味、而味在是。故此亦可以觀關中之文矣。略 斯刻先請於中丞裴公、侍御鮑公、咸嘉厥成、乃檄漢中教授吳子紹周校正云。又刻袁凱海叟集、原序云、雲間袁凱所著海叟集、空同李子、大復何子俱爲敘以傳、亦俱稱其詩冠國初諸作者、顧世罕覯見。余因再梓之。又刻何景明輯古文集四卷、原序云、大復何子擇古文合於法者凡四卷、梓諸秦之學臺、以歲月既久、至齮齕莫可辯。亟訪其全、乃李生枝蓄有原本、得之、遂如所附離者再梓之。梓成、爲披覽數十返、復益信大復子擇之之精、而古之爲文者信有法也。夫斷木爲棋、抏革爲鞠、尚必遵法、文獨無法耶。惜後世爲文因陋就寡、欲以煩言碎辭取要功緒、其以多靡自售、則又若涉水若獵獸、轉騰潊洌、橫潰四出、無所統紀、法之蔑極矣。大復之梓是集、意遠已哉。雖然、吾又惜後世爲文之泥於法也。爲文欲合於法、與繪事欲肖於形奚異。形肖矣、以擬草木人物之生生、其神采若何。故繪事絲髮不忒、進熟於精極、不如本具一色之至真也。然古今人睹繪事之精極、必曰不啻生生、而草木人物有可覽採、又必曰不

啻繪事。此又何以謂焉。豈非所謂羿之射、大匠之規矩、所謂不可傳之巧、爲可合妙造化、相語曰法、相語曰非法、爲神明之在人者非耶。揚子曰不合乎先王之法、君子不法。吾第於是取其至真庶以合於巧而又何泥焉。又刻楊一清訂正射禮儀節原序云、是書爲射禮儀節、吾鄉邃庵先生董學關西訂正者、余爲重梓布諸郡邑庠校、使咸肄習之。又刻呂祖謙日程原序云、得東萊呂氏日程、命西安荀郡丞梓行之。又刻韋蘇州劉隨州孟東野諸集原跋云、邃庵楊文襄公爲三秦督學使、去今七十年、聲稱英豔不啻當其時。休哉。文襄刻有韋蘇州劉隨州孟東野三集、歲久日益彫殘、逸者強半。略予因感召伯甘棠事、愛其人尚不忍伐其樹、乃補輯三集、得稱完帙。此外刻世史正綱三十二卷、藏秦之學署。此書序曾爲清修四庫全書時抽毀、說見後。

學官輩請書諭官師諸生檄文、鐫已跋其後。

書諭官師諸生檄文後、余初視陝西學事、既條所以爲教者凡十有六、布諸下矣。學官輩復請余書而鐫諸石。略於是勉依所請書而鐫之、亦因欲自資攷鑒、非專均度二三子也。嘉靖壬戌秋九月。

按先生楷書諭官師諸生檄文、莫友芝曾見拓本、繫詩其後。郘亭遺詩書淮海先生楷書諭陝西官師諸生檄文石本後云、孫先學孔開精室、手闢山荒衍儒術、偶然游藝逐文人、事事元超俱第一。緒言近語伴詩卷、邇歲搜從鄭鄉出。小編已括洛閩要、短韻亦登顏謝匹。水聲天影蕩擘窠、騰擲蒼崖記雄逸。剩珍手迹十字奇、斷楮零碑難更覓。東皐草堂坐逃暑、連屋書堆比禾秩。眼明一卷古斑斑、樂論黃庭相甲乙。循章訝即使秦教、署尾模胡辭可質。請書伐石余繫言、更補叢殘舊亡失。先生蹈

道薛蔡儕、體用自抒經國寶。史家形迹慨脫漏、名姓依稀藝文帙。傳業無人朝市改、舊錄銷沉逾十七。平生師道頗自任、溫故知新啓程律。燕雍秦嶺兩薪火、衣德紹聞爭屹崒。農師授藝效美豐、不免飢寒取嘲詰。醫家營衛匪自度、暫事治人寧愈疾。圜稿書缺此歸在、過化知根檢身密。況兼楷法足摩挲、心畫精美粲元筆。我生苦晚三百載、不得摳趨承作述。爬逐斷簡致恭敬、稍稍不搖邪說訹、年來烽燹赤沉首、村郭荒煙莽蕭瑟。比來副墨尚無恙、後死擎拳定逢吉。乞歸襲入子本藏、遍示同方味芬苾。遵義鄭珍和之、巢經巢詩集和莫郘亭題淮海先生書諭陝西官師諸生檄石本韻云、古人已入長夜室、不賴後死固無術。精閟零滅俚俗在、幸否早歎歐六一。雖然此中有堪信、虎氣所在必騰出。孫公學孔開南荒、邃藝同時幾人匹。但論位業足佳傳、鄰子門單史因逸。後生不復重國故、遺著至今難覯覓。君於鄉獻誠殷勤、拾盡群輩得秩秩。一篇瑤草寄幽心、十紙緒言伸命乙。作詩遠逼郭景純、近語尤似羅文質。前賢傳者亦不盡、但見奧要餘可失。每從吟諷想聲貌、若遇其人大而實。摳衣奉手慨末由、嚮往徒珍轉鈔帙。宗伯橋邊有心畫、久恨苔封十六七。何期手楷此無恙、紫陽學諭黃庭律。真儒信是無不能、岱華峰峰總嵬崒。獨歎師儒繫邦國、古風一去何由詰。當時弊蠹固不淺、病雖費治猶號疾。而公破迷與嚴範、已令汗下如雨密。貨取兵選愈曠奇、問公倘見作何筆。咄哉養才造士具、大賢小劑那忍述。與君誓守萬金璧、自度營衛莫受訹。世有昇降道不變、箏琶敢敓古琴瑟。蒐訪心勞鬼當相、特要康強又逢吉。心莽同野仍缺如、瓣禱爲君致芬苾。先生不以書名、而雄逸勁利、彌可珍貴。過庭碎錄論先生書法云、清平城北宗伯橋側石壁上、鑱雲晴天影闊、山靜水聲

幽十字，先生擘窠手迹也。水石相蕩，歲久如新。相傳先生於此讀書，太玄亭遺址當不遠。迄今風雨摧剝，即此石刻十字已模胡不可辨，惜哉。

作周公渠記，按察使周相擢河南右布政使，更爲序贈之，且以詩贈别。

周公渠記：周公渠者，鄠莓厓周公引潼水渠之，潼之人不能忘公，因以名渠，用永厥思者也。公名相，舉嘉靖癸未進士。歲辛丑來任陝西按察副使。略及壬戌，公來爲按察使，潼人懷公嘉蹟，思修葺不能直遂，負抱鬱鬱者，不謀同辭愬望於公，公嗟而許之，於是渠又成。

送憲使莓厓周公赴河南右轄任敘：主上紀元之明年爲嘉靖，癸未拔士四百人，到今四十餘稔，負老成之典刑表著於位者，在内廷則吾師存齋先生徐公，在外服則莓厓先生周公耳。略公爲御史，適河南靈寶令張廷桂奏河清，公吐膽抗疏，請主上卻其奏，勿遣祭，引太祖令郡邑許以災異聞，禁獻祥瑞事甚具。是時廷桂奏已下秩宗議，秩宗請比大觀中乾寧軍奏河清曾有祭，宜遣祭如禮。公疏指大觀本宋末世號，主上遠媲堯舜，部臣何得敢妄擬。是時會宰相亦咸欲遣祭，公疏入，引漢宣帝祠鳳凰，致後鶡雀皆稱賀，誠由丙吉、魏相不强諫，今循其轍不可。疏入，宰相心弗便，怒甚，秩宗亦怒，搢紳莫不爲公懼。賴主上明聖，知公忠，於是僅謫公嶺表。略公壬戌再起，來陝西爲按察使，余得侍公兩月，公擢河南右布政使去。

學孔精舍詩鈔别周莓厓：叩君朱絲絃，和君白雪篇。知音在同調，異代誰稱賢。女蘿附喬松，托根長自憐。薈蔚嘉難逾，纏綿意已傳。君行振羽翼，輔佐堯舜年。爲樂信能幾，惜别翻淒然。高吟引心旌，歷亂梅

花前梅花入君懷、我夢應勾連。

岳按、攷國榷、周相於嘉靖四十二年四月甲子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則送憲使莓厓周公赴河南右轄任序與別周莓厓詩、當作於嘉靖四十二年。又據序、周相乃擢河南右布政使而非江西。

登華山書太祖夢遊西嶽文後、刻之石、有華山詩。

書太祖夢遊西嶽文後、臣應鰲至陝之明年、得登華嶽、遍覽其勝、仰惟我皇祖嘗神遊斯境、發爲文章。略臣備員文學、掌一方之史、謹書斯文於石、傳之將來、非欲爲茲山增厥崇高、實以覘上天眷命之禎符、卜世卜年、允垂無疆之慶。其殊尤絕迹、可攷於今者、固如此。昭赫云。嘉靖壬戌長至。

華山詩八首。玄致夙亹亹、登臨資內觀。仙迹富華嶽、巖谷回芒端。凝目神已豁、躡足興不癉。倚岸聊解佩、擇枝先脫冠。崎嶔豈胷礙、天機動新歡。奇翮奮空遠、清風生晝寒。冥契自偕樂、獨遊誰稱難。平生幽遐心、覽茲逾舒寬。 雲薄散煙姿、山深發泉響。還復窮神奇、孰云適蒼莽。俯投磐石底、轉出險徑上。日影隨峰橫、金翠亂消長。寥闃理無涯、捲舒情還爽。仲尼昔聞韶、忘味愜心賞。緬余滌塵容、眷此高山仰。丈夫遠覽懷、古來稱骯髒。 入谷千萬盤、絕頂信難至。身前石崚嶒、足外壑深閟。纖鐵穿寸橋、削木綴單騎。欲止負初懷、擬進轉驚悸。來非不貳心、寧免遺書淚。蹈水在無私、陟山亦同類。尺寸罔愆步、冠峰竟能企。始知歷高曠、穹壤皆俯視。 華山若君子、先民遺良言。盡日望靡厭、松柏茂以繁。山上茂松柏、溪邊饒蘭蓀。滿香亂煙道、平翠迷雲根。香翠長不歇、雲煙互吐吞。仙都出欲界、塵世何囂煩。一身本自由、驅時易寒溫。既以同彼視、何能喪吾存。 山峰芙蓉秀、山澗芝蕙芳。客至暮春候、高歌月幾望。晚色



漸收照、林皐何混茫。崖際映微白、流暉突飛翔。孤嶂激幽籟、萬樹披寒光。俯境擷玄潤、屏息怡清涼。安道曾破琴、馮亮亦結房。二妙誠高步、予何獨彷徨。 神獄本峻美、標奇發苞結。谷轉晴晦分、溪迴巒岫別。東西鬱相望、兩壁何巀嶭。屈曲陟南峰、九州幾邱垤。玉井一何甘、十丈蓮初茁。飲水醴露凝、採花芳香擷。笑談佇襟抱、容易塵想絕。前山日月巖、光景倏明滅。 女蘿互纏綿、猶欲附高檜。矧我青雲志、寧不履塵外。獸檻羨豐林、魚懸慕清瀨。志樂安知疲、失路豈興慨。卓哉偶良遊、適與玄覽會。理冥任寂喧、物齊均小大。高寒蒼翠叢、遠近遞煙靄。澹然山水音、蕭蕭滿天籟。 昔年躋岣嶁、已極平生心。今窺素靈宮、幽悰益蕭森。名山偕夙嗜、高民多雅音。不觀西遊子、來隱茲山岑。菖蒲發舊池、丹竈閒空林。指寶誠可拾、要在探其深。湯湯大河流、日落生重陰。感物增歎息、徒令時變侵。

陝西巡撫都御史裴紳選軍三千人、請添設參將一員統之、得旨允所請、爲作記。

陝西省城添設參將記、嘉靖壬戌、陝西巡撫都御史蒲坂右山先生裴公、於省會選軍三千人、請設參將一人領其事。疏達天子、下大司馬楊公議。略乃檄清戎布政右使魏君尚純、副使袁君光翰、洎都指揮等、遴選西安四衛、得步隊者四百九十有八、新戍者八百六十有一、城操者七百二十有二、寄尺籍者四百十有九、合馬軍爲三千人。月糗糒人以斗計者五、皆取諸屯耕積羨、不溢費、不屈財、而食用裕。略參將始至者、孟君鸞、寧夏人。

岳按、據國榷、增陝西省城參將在三月己亥、故此文當作於三月。

耀州喬世寧卒、其子因羽、因阜請銘、作墓誌己、序其遺集、且爲文祭之。

喬三石公墓誌銘、三石先生喬公、耀州人也。諱世寧、字景叔、生於弘治壬戌十月十八日、嘉靖壬戌八月廿五日卒。壽六十。略公以是年十一月廿三日葬曹家坪、合宋氏安人之壙。因羽因阜哭泣來請銘。銘曰世德克昌。公生也良。翹焉國章。篤古準時。請攷龜蓍。曰文與詩。進不蔽忠。退斂其雄。士軌攸崇。生寧死完。體魄永安。慶源式繁。

丘隅集序、三石子喬公世寧卒、友人孫應鰲誌其墓矣、再敘其詩文。敘曰文章爲道、總機機於造化、妙興象於情性。凡品格程度、往獻談析大略亦備矣。要必得所師承、則遵塗不詭、門戶堂奧可循焉。入而又必用志罔分、始精凝神會。是北宮無設於一間之旨、梓慶所繇不敢以耗氣加成鐻也。然非博極其趣、亦無以究竟指歸。精神所凝、會發之易窮、傳也不必遠。文章之道其難乎。略三石子詩文具在斯集、文不作漢以後語、詩不作唐以後語、洗剽攽繁陋之習、一裁於造化性情之真、傳也必遠。以三石異稟、其成一家言、必若此。文章之道信其難乎。略集曰丘隅、本三石子所自命。詩云綿蠻黃鳥、止於丘隅。小丘、三石子隱居所也。然其命意抑又澹漠遠矣。

三石祭文、秦有偉人、曰維喬子。文爲道規。德爲世軌。愚始入秦、首訊於公。還答勤懇、許志之同。荏冉三時、亦既云覯。意氣平生。豈曰故舊。我欲言別。公仍我留。執袂繾綣。風雨滿樓。我既別公。公情如翦。茲雖劻勷、再期布展。旋轅都會、載詢問遺。介使劇返、報公陳屍。既悼既驚、隨問隨哭。別時甚強。人命何蹙。公屬我言、秦有名師。邃庵虎谷、漁石崛奇。今再見君、振武繼響。我非敢承、公過提奬。公又屬言、君詩如唐、君文學漢、亦涉津梁。我復於公、我志道德。公爲躍然、勉哉畢力。公之教楚、我法於秦。駕言希驥、庶幾作

人。公今不還慕公何極。國無著龜、士鮮繩墨。已誌公墓、再敘公文。崇祀於社、公神知聞。胤嗣克昌、著作流顯。沒也彌芳、生兮何靦。椒奠式陳、遠將明禋。望風灑淚、雲日無春。

按先生集中作墓誌後序、其遺集又爲文以祭者、武陵蔣信外、只喬世寧而已。世寧、嘉靖乙酉舉於鄉、戊戌以進士出身、授南京戶部主事、轉郎中、擢四川僉事、分按川南、晉湖廣督學使、歷河南參政、四川按察使、以憂歸、不復出。學孔精舍詩鈔有寄喬三石云、觀察何年拂袖歸、逸民高節古今稀。著書函谷遺風在、賣藥長安生事微。三楚香蘭猶雨露、五臺霞綺日芳霏。逍遙我亦逃名侶、肯許衡門酒共揮。喬世寧作丘隅集外、著有丘隅意見、入百陵學山。明詩綜錄世寧詩、即引孫山甫云、三石子詩不作唐以後語、蓋洗剽敚繁陋之習、一裁於道化性命之真傳也。必遠數語、世寧好刻書、校刊亦甚精審。日本森成之經籍訪古志曾著錄其嘉靖甲辰小丘山房所刻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九十三卷目錄一卷。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及葉德輝書林清話、皆著錄之。

播州仍屬四川。

國榷、嘉靖四十一年九月丙午、播州土司仍屬四川、而貴州思石兵備道兼制播州、平邑等土司。蓋嘉靖初改屬貴州也。

明廷罷嚴嵩職、其子世蕃下獄、尋戍雷州衛。徐階晉少師、繼嵩秉政。

明史宰輔年表、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嚴嵩五月罷。徐階三月晉少師。袁煒三月晉少保。

通鑑輯覽、四十一年、略方士藍道行假乩仙語言嵩奸罪。帝心動、欲逐嵩。御史鄒應龍避雨內侍家、偵

知之，因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帝遂罷嵩，下世蕃詔獄。嵩爲世蕃求釋，不聽。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嚴嵩罷，戍世蕃雷州衛。

明史徐階傳：嵩子世蕃貪橫淫縱狀亦漸聞，階乃令御史鄒應龍劾之。帝勒嵩致仕，擢應龍通政司參政。階遂代嵩爲首輔。

按：嚴嵩既罷，以老病寄食墓舍而死。徐階與嵩同居朝列，雖爲嵩所嫉，然階內結於帝，外事嵩甚謹，智足相敵。嵩不能圖，及嵩被逐，階遂秉政，一反嵩之行事，杜絶苞苴，收拾人望，朝政爲之一新。

鄒守益卒。

按：鄒守益，字謙之，號東廓，安福人。會試第一，出王守仁門，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以諫落職，歸卒，年七十二。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莊，有東廓集。事迹詳明史本傳。陽明之學一傳而流派遂分，龍溪、泰州歸之左派，所謂近於狂禪者也。東廓、念庵、兩峰、雙江歸之右派，所謂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意者也。蓋左派不拘守儒家門戶，其持論往往突過師說，末流之弊極於放誕。右派則竭力維護師說，彌縫師說，不敢稍越規矩。明儒學案所謂陽明之道賴以不墜者，東廓之學以敬爲宗，兢兢焉於戒懼慎獨。黄宗羲特以陽明之宗子歸之。天泉證道本明末道學之一大公案，顧涇陽輩之攻陽明，即據無善無惡一語。東廓青原贈處記謂無善無惡非陽明之言，黄宗羲因疑爲龍溪自學說，實則錢德洪編陽明年譜及傳習録所記無甚差異。羅念庵致錢德洪書亦謂聞之黄洛村，當時記載多同，不能據東廓一記疑之也。此可作右派回護師説之一證。先生與東廓有無講習之雅，各集中已不可攷。然四書近語屢稱引



東廓之說。其子善、號穎泉、嘉靖丙辰進士、官至太常寺卿、明儒學案附鄒守益傳後、則與先生爲至交。學孔精舍詩鈔有連得鄒善穎泉書云：我家金華墟雲山接楚甸、重君千里情書札屢軫眷、人生深相知、豈必見顏面、款曲書中意、耿耿迴英盼、勉我修令德、期我展嬿孌、空齋望所思、良會未有便、不教蕙草殘、香風時宛轉。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一五六三三十七歲。

左粹題評十二卷撰成。

左粹題評序：左氏內外二傳、世未有不稱美者、豈非以羽翼聖經邪。故論世則事核、綜變則術該、辯理則意密、程藝則旨深。信樞管文字、莫能相爲競高矣。然稱美而能擧其辭者鮮矣、能析其義尤鮮。雖諸家各有採錄、然未睹大體。甚者模擬以爲引重、乃又振暴其短。獨吳郡施宏濟摘粹類纂、可爲諸家決正。余爲諸生時、亦妄有採錄。既仕、見施氏所纂而罷。於是即施氏所纂爲加批評、以明己意、庶幾參會作者之辭義焉。嗚呼、學士大夫總攬古今、欲擷其精英、是矣。顧一卷之中、淑可爲法、忒可爲戒、遐足資理、邇能鑒形、皆斖斖然莫之闕省、即識無不博、微無不通、於一己奚有哉。是又非特讀左氏者當知已。

嘉靖癸亥七月望書。

按：先生左粹題評十二卷、見毛在遺稿序及黄虞稷千頃堂書目。莫友芝訪求先生遺稿、得之光緒四年、其弟祥芝合刻孫文恭公遺書、以卷帙繁重未刊。見原序。公別有左粹題評十二卷、以卷帙繁重、俟續刊之。及後此書始終未付梓、原不卜存之何所。近馮雄翰飛曾致函曹經沅、謂得萬曆刊本

左粹題評十二卷、貴州文獻徵輯館立即械請錄副、未得復。

作送田夢鶴入賀序。

送田夢鶴入賀序、余至陝以西、蓋庶幾兩年所、乃得夢鶴田公爲良朋。略入賀萬壽、將戒行、李余覘公之行、益信公所自樹。又以今之時非昔之時、爲公慶知公所自樹者、將表著搢紳間、亦因大尉公用世之衷云。

按、先生辛酉陝西鄉試後、始蒞任、序中稱蓋庶幾兩年所、當是此年。田夢鶴、陝西通志無傳、不詳何地人。曾以元杜伯原谷音屬先生序。谷音及世史正綱兩序、皆被抽毀者。咫進齋叢書抽毀書目云、學孔精舍彙稿三本、查學孔精舍彙稿係明孫如此字誤鰲撰、書內世史正綱序、谷音序、張浚論、諸篇語多偏駁、應請抽毀。今本督學文集、係黎庶昌得之日本者、世史正綱、谷音兩序皆存、惟無張浚論。想係日本藏稿時、此篇已毀、未得鈔入也。谷音序斥胡虜入居帝位、且譏宋臣之降元者。世史正綱以夷狄爲禽獸、實中清廷及降清者之忌、當不免抽毀。今兩序得外邦寶藏、不致堙滅、洵可貴也。附鈔兩序全篇於此。

谷音序。憲使夢鶴田公示余清碧先生杜柏原詩一卷、余讀而哀憐之、已又斂襟歎服、若覿其人、親挹其節行也。詩本仿藉烏有、無是諸名、以詭異蹤迹、故寓興遠、雖繩步間有出入、要在解釋積結、洮汰深憤於矯俗厲化、具有功德。以是田公深味其言、欲傳布焉。伯原先居京兆、後徙天台、又徙臨江。少博學、善屬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剌目得所爲救荒策、大奇之、入薦元武宗。甫召下、旋隱武夷。元文

宗在江南聞其名、及即位徵之不起。丞相脫脫再薦以翰林待制徵、亦不起。彼所由隱痛趙室、厭胡虜入居帝王位、思以脫溷濁而濯清泠、其中心所藏、寧能自纚纚期得剖白於今日耶。士窮居負奇厄於州部、沉洿鄙俗、計欲湔祓僕使、高鳴遠步、展舒所能、斯本人人同情、顧君臣華夷之辯、有覆載不可易、生死不可變者、他諸顧不必細論。若孟頫輩以玉牒懿親、至補蔭署敕、莫不戴恩澤、道感激不暇。至許衡、姚樞、尤以儒名、亦咸逶迤殿陛、不知引避。嗟哉。其於祖宗之思、聖賢之經訓、何乎得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愉快於一時、所以垂首伯原萬萬而不當一者也。伯原方再徵不起、時致書辭脫脫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乃可言制禮作樂、躋帝王之盛。信斯言也、彼且近道、彼方且以帝王之廣大精微視胡元、何啻鴻毛、節行不足蓋之矣。伯原所著有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惜不盡見、僅嘗此一臠云。

世史正綱序、作史者大要在明人心乎。不能明人心、非史也。何言明人心也。天地爲萬物父母、人得天地之心爲人、靈於萬物。人得天地之心、在父子爲親、在君臣爲義、在夫婦爲別、在兄弟爲序、在朋友爲信。此中國所有、夷狄所無也。何言中國有之、夷狄無之也。夷狄禽獸類也、天不能治人、人不能自治、於是群伍者無所附屬、必立之君、然後統有歸。統有歸、則必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各安各寧、無有奸慝、然後統正。統正、然後不入夷狄、不陷禽獸。不入夷狄、不陷獸禽、然後可爲中國主。可爲中國主、然後所踐曰天位、秩曰天秩、敘曰天敘、賞曰天命、罰曰天討、是爲天子。五帝三王主中國者也。五帝三王爲中國主、天地之心不失、其天地人之心不失、其人太和休風流盎宇

宙、言道之極、言治之至、莫有踰越。嗚呼。中國若此、不失其中國矣。自五帝三王已遠、遺教既衰、人競其私智、家圖其私利、相軋以勢、相爭以力、在父子不知有父子、在君臣不知有君臣、在夫婦兄弟不知有夫婦兄弟、夷狄不守分、禽獸不安居、故仲尼懼、爲作春秋。故中國雖不得如五帝三王者爲主、乃五帝三王之道之治、可垂萬世、則春秋之大功。若春秋者、可謂能明人心矣。故曰、春秋大一統。又曰、春秋大居正。此史之準也。後世作史、徒以鉤奇綴事、馳辨角辭、其陋識卑見、誠罔足異。間有稍解銓評之旨、酌事例之條、又不明於春秋所謂正統者。於是新安朱子採資治通鑑作綱目、東萊呂氏作大事記、其詳略格趣雖殊、要旨取法春秋明人心之旨。然大事記始周敬王三十九年、終漢武帝征和三年、未究厥全。本朝金華王子充雖著大事記續編七十七卷、大抵皆沿故舊。綱目續編亦纂於憲宗朝。諸臣纂修、皆繁複眩惑、視朱子所著遠甚。即朱子所著、天台方遜志已有立一法不足盡情僞、小人馳騖於法外、竊笑吾疏之議、則信作史者之難也。遜志著釋統三篇、言周秦以來甚悉。其要謂正統之說、不當以全有天下者概加是名、見周爲正統、漢唐宋宜如朱子意、亦爲正統。秦晉隋女后夷狄、當立變統待之。變統之制、必異天子之禮。又著後正統論一篇、所以發明春秋正統之說。至是始昭晰不疑貳、爲不可易。瓊山丘氏乃取遜志意、掇綱目、大事記二書熔裁之、著爲世史正綱、凡非所據而據者、雖不明立變統、乃分註甲子、帝年、國號、名謚、死殂、無不依仿遜志所論撰故事。辭之要東、在子則重父、在臣則重君、在婦則重夫、在弟則重兄、在夷狄則重中國、曰家、曰國、曰天下、務各得其所以爲心。緣往哲辨說之精、故析理嚴。本載籍紀陳之實、故持義當。其於取法春秋以明人



心之旨、庶已哉。庶已哉。嗚呼。予嘗反覆是書、自秦以來、中國雖不得如五帝三王者爲主、父子君臣五者之教、或興於仆、或晦於明、猶未至澌滅。乃至於元、則世變之極、自天地剖判以來所未有矣。我太祖御曆、然後中國之正統復、父子君臣五者之教大興。大明不啻五帝三王時。士生其間、誠幸甚。學士大夫覽睹得失之林、今昔之故、寧無三致意於正心之學。其期以春秋經世、庶於帝王之道之治不若跂盭耶。是書凡三十二卷、鍥成藏秦之學臺、與明正學者共之。

父衣年六十、母司氏五十九、乞語遙祝之。

合壽遙祝乞語大夫生甲子、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六秩。宜人生乙丑、明年九月十一日六秩。鰲遠官三秦、不得捧觴廟壽期之祝、望雲徘徊、有餘思焉。惟爾二三文學官、洎二三弟子、咸以道業聚樂於此。既以鰲一日之長、父兄視鰲、則於鰲之親、其繫情均也。夫誼不關切者、雖強弗真、言不根心者、雖祝徒文。二三子於鰲真矣、非文矣。故鰲各乞一言、爲二親合壽祝、即函以獻二親膝下。二親覽聽英賢之倡賡琅琅也、將亦由稍緩遊子之念。且諗鰲能以道業效切磋于二三子、未敢負親也。其於未展之蘊、或因又大慰、則二三子惠鰲盛矣哉。盛矣哉。

按孫衣生弘治甲子、至嘉靖癸亥、得六十年。文云、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六秩、遙祝乞語、當是此年事。

作贈大司馬吳皐喻公序、及明贈中憲大夫壽峰羅公洎配袁恭人合葬墓表。並見督學文集

按喻時總督陝西軍務、到任爲壬戌歲、是年曾與虜戰獲捷、陞兵部左侍郎、協理戎政、後改南京。先生作序謂乃主上念公功不置、特擢南京司馬、得參贊機務。作序當是本年。羅壽峰諱仁夫、字孟君、西安

淳化人。嘉靖丁巳六月卒。癸亥二月，其配袁氏又卒。墓表末云：余總一方掌故，故表之碑碣，俾過墓者式焉。則是先生在陝西提學任内所作，故繫於此。

晉四川右參政。

郭傳：遷四川右參政。莫傳同

邱傳：居三年，遷四川參政。

敬安堂記：嘉靖癸亥，余自關中遷蜀藩參政，分守蜀以北，閬州、果州、梓州皆轄焉。

將去蜀，別按察使王崇古，以序贈之。

奉別鑒川王公序：維大寅長蒲坂鑒川先生王公，掌憲關中。余忝以菲薄，幸佐公辱公知。茲遷蜀藩，將去公，公曰：我知君，君亦我知，君將去，我何言於我？余曰：交深忘言，公心乎余，余公知，則奚俟於言？雖然，惟交深然後能言，故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余安能自已於言？公以官守術業表樹中外，今且二紀矣。爲比部，即爲名比部；爲郡守，即爲名郡守；飭兵江以南，則江南之名著；再飭兵陝以北，則陝北之名著。余始仕即聞公名，邇年始得陪公末議，朝夕得參侍公，與公言所未嘗言，而公實惟余信，公時時與余訂正古今學術，以及當世之務，辯别是否，若日之與星，垂於著作，媲美哲匠，其軌迹可見也。

按：王崇古，字學甫，號鑒川，蒲州人。身歷七鎮，勛著邊陲，官至兵部尚書。卒，贈太保，謚襄毅。著有公餘漫稿。事迹詳明史本傳。崇古與先生爲知友，後屢以詩寄贈。學孔精舍詩鈔宛轉歌贈鑒川王公云：拂君珠玉塵，偕我平生親。心腸衣裳結愛新。聞君賈禍因激我，憤世情誰人爲濁誰爲清。醉可指作

醒、渭可指作涇、大風生波雲晝冥。緩君中流吟、聽我綠綺琴我有旨酒向君斟、太古不可興、高才常見陵、崎嶇□□□□。蒔栽蕭艾群英華、各芳芬雜佩拂鬱豈□君人言雖齗齗、仲尼猶殷勤何必言歸。□楚氛文若絲麻、純行若鼎彝、敦江南塞北、恩愛存培。君大樹根由君中、廣門、朝廷養士原厚恩。又有寄懷鑒川王司馬云、苦憶離君日、淒涼灞滻西。楚雲千片繞、秦樹萬行低。歲月心空切、關山夢總迷。偏憐同氣味、蹤迹更難齊。　殊錫膺中衮、奇功縛左賢。風雲間八陣、種牧滿三邊。心折全軍後、忠殫奏凱先。看君扶社稷、白髮照淩煙。　病劇恰抽身、歸能慰老親。時因學農圃、聊得助飢貧。山逕牛羊夕、江城草木春。惟餘懷友意、吟望每傷神。　天上傳芳訊、秋齋氣色開。籌邊多暇日、作賦見雄才。承寵新麻檢、論文舊酒杯。山中白雲滿、持贈獨徘徊。

罷川湖貴總督、以貴州巡撫兼理湖北川東等處提督軍務。

貴州通志四十二年、罷川湖貴總督、令貴州巡撫兼理湖北川東等處提督軍務。

吳維嶽巡撫貴州。

國榷嘉靖四十二年三月丁亥、敕宗慶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吳維嶽爲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

按戰亂既平、言官請撤沅州總督、歸其柄於貴州巡撫。旨下所司議便、於是更賜璽書頒旗牌、湖北、川東大小諸司悉聽節制。巡撫貴州兼提督軍務、自維嶽始。

聶豹卒。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一五六四　三十八歲。

移鎮劍南、訪南充任瀚於江門釣臺、賚南遊以後諸體詩五百餘首請序。

任瀚孫山甫詩集序、嘉靖初、五星聚東壁、明德中興、海內文章道術、至是隆盛。閱四十年來、摛菁掞藻之家、朝野相望。孫淮海山甫以辭翰起家黔中、入史館、遷諫議大夫、上命督關西學、善作士、與邃庵、漁石齊名。甲子春、移鎮劍南、始按部訪余江門釣臺。余逃空谷久、見君嫻雅蘊藉、栩栩若平生歡。明日從事來、賚所得南遊以後諸體詩五百餘篇相印可。余掃石披雲、一再讀、歎曰、吳大帝之後、散亡列國若淮海者、其詩蔚然有江左風流、其雋永閎幽、自鮑謝諸人不能過也。吾始讀李獻吉詩、謂如媧皇搗煉補天石、奔走百靈、雷電日月星辰、並躔爐冶。讀何仲默詩、如黃鐘在懸、金石發作、伶坊供奉之官、莫不按宮商、謹節奏。其橫放處、如項羽提三尺劍出江東、不必斬將搴旗、而登壇嘯咤、千人皆廢。讀張愈光詩、如巨靈擘太華、黃魔太翳決瞿塘。其險怪詰屈、雖不中繩墨、定知出鬼神手而無斧鑿痕。今吾讀山甫詩、如七十二君封泰山、望見滄海、有無中蜃氣樓閣、盤薄煙霏、景光萬狀、便翛然起仙靈霞外之思。略吾聞龍噓氣成雲、雲之靈龍憑之、然龍非雲之能使爲神物也。人噓氣成聲、聲之精者爲詩、人豈詩所能使爲聖賢君子者哉。語曰、明珠彈於飛肉、其得不復。周鼎鑄倕而齕其指、明大巧之不可常也。淮海固欲爲聖賢君子者、其神明內蘊、思若懸河、吾懼其或嘗試於大巧也、故以是節之。

按、任瀚、字少海、南充人。嘉靖進士、廷對獻替剴切、名動天下、與羅洪先、唐順之相上下。已而自吏部主事補春坊司直、兼翰林院檢討、引疾歸。瀚少懷用事志、既家居、研究六經、闡明至道。晚游心於易、有所得。爲古文、有西漢風。見嘉靖一統志。先生詩集、據胡直丙寅文集序、謂督學關西、門人嘗刻其

詩曰督學集任瀚序、又謂甲子以詩五百餘篇相印可、似詩尚未刻也。癸亥先生已遷蜀藩、豈門人刻督學集、在離陝西耶。胡直丙寅作序、上距先生離陝僅二年、不應另有詩五百餘篇待刻、任瀚所序詩即門人所刻詩、了無疑義。刻集當在明年乙丑、先生已卸督學任矣。近北京圖書館藏先生督學詩集四卷嘉靖刻、當即是本也。又按北圖藏本查閱未見。近據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云、孫山甫督學詩集四卷、二冊（北圖）明嘉靖間刻本。（十行、二十字 18.1×12.7）原題如皋孫應鰲著、南充任瀚批評。是集始卷五、終卷八、凡四卷、正與喬因羽序所記卷數相合、此本爲因羽刻於關中正學書院者、所刻當僅有此數。然其何以自卷五開始、則必因接續前一詩集編卷數者。存目卷一百二十八著錄應鰲所撰學孔精舍彙稿、此督學詩集四卷、後來當亦編入彙稿中、余尚未見彙稿也。任瀚序、喬因羽序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附贈序三篇。攷四庫提要存目載學孔精舍彙集十二卷、爲萬曆刻本、此書既爲嘉靖四十四年所刻、非彙集本矣。然始於卷五、正彙集本前四卷爲主集之續、疑莫能明、殆彙集編入時將嘉靖原刻列其間耶。

先生弟子溫純、與李發計偕北。

黔詩紀略、又按文恭在秦拔肄正學書院諸生、以一齋爲冠、其文章亦具體淮海外、此有李發、字道充、涇陽人、嘉靖甲子同一齋計偕、歷官青州府同知。一齋誌墓述其名行甚詳。

都勻平州司官楊珂歸降。

國榷、嘉靖四十三年四月戊寅、巡撫貴州右僉都御史吳維嶽招都勻府平州長官楊珂、降之。先是珂

叔進雄逐之構亂、至是遣推民胡校招之、許以不死、乃降。

羅洪先卒。

按羅洪先字達夫、號念庵、吉水人、官至左春坊左贊善、以請皇太子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黜爲民。卒年六十一。隆慶改元、贈光禄少卿、謚文恭。明史作文莊。有冬遊記、念老集、事迹詳明史本傳。洪先之學、幼致力於踐履、中歸攝於寂靜、脱激悟於仁體、私淑陽明、未得及門委質、後訂陽明年譜、改稱門人、緒山、龍溪證之也。聶雙江倡歸寂之説、龍溪、洛村、明水、東廓、兩峰各致難端、洪先獨心契之、惟不信王龍溪現成良知之説、反復爭論、鄧定宇謂私淑陽明而有得者、莫如念庵。黄宗羲亦謂天下學者因先生之言而後得陽明之真、其曉曉以師説鼓動天下者、反不與焉。且以耿定向謂洪先爲方與時所欺、並不可信。蓋江右固所許能得姚江之傳者也。先生力學之時、正洪先晚年徹悟之時、多所就正、學孔精舍詩鈔有謁濂溪墓次羅念庵韻云、地切名儒墓、瞻依洽素襟、水蘋成獨薦、風葉自相吟、廬阜高何極、潯江信幾深。卜居鄰有道、灑掃亦吾心。又念庵公寄示近作云、一函天上至、瑶草寄幽襟、古洞石蓮發、遥知相對吟。道高名並重、心隱迹俱深。三歎應忘味、非徒識雅音。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一五六五 三十九歲。

龍州宣撫薛兆乾與副使李蕃相仇、聚衆毆殺李蕃父子、兵備僉事趙教奉檄勘其事、兆乾懼、稱兵反、執參將賀麟。都御史問計、先生曰、參將與天子孰輕、昔英宗北狩于肅愍公數語、國威益振、卒返英廟、今者豈恤一參將邪。中虚從其議、檄雪湖王少陰剿之、以先生監其軍、兵入明月關、創筏渡大創兆乾、兆乾率

家屬奔石壩就擒、麟竟免害、敘功授王少蔭龍州參將、先生作序送之。

郭傳、土酋薛兆乾執參將賀麟以叛、都御史谷中虛問計、公曰參將與天子孰輕。昔英宗北狩、于肅愍公數語、國威益振、卒返英廟。今者豈恤一參將邪。谷從公議、擒兆乾、麟竟免於害。莫傳同

邱傳、守川北、值宣撫薛兆乾以龍州叛、質參將賀麟、督府問計將安出。或且爲參將憂、先生曰參將孰與天子。不記于肅愍閉關事乎。趣兵之卒、擒兆乾以賀麟歸

明史、四川土司、嘉靖四十四年、宣撫薛兆乾與副使李蕃相仇訐、兆乾率衆圍執蕃父子、毆殺之。撫按檄兵備僉事趙教勘其事、兆乾懼、與母陳氏及諸左右糾白草番衆數千人、分據各關隘、拒命絕松潘餉道。脅僉事王華不從、屠其家。居民被焚掠者無算。是年春、與官軍戰不利、求救於上下十八族番蠻、皆不應。兆乾率其家屬奔至石壩、官軍追及之、就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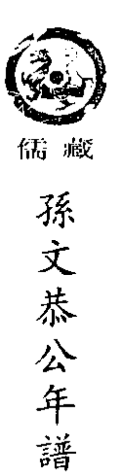
送參戎王雪湖赴龍州敘、雪湖王君少蔭、新安鎮撫、洊陟指揮僉事、屢征倭夷有功、晉督漕務、再晉佐蜀閫政。無幾何、龍州土酋亂、君討平之、功益著、遂晉龍州參將。龍州土酋者、薛兆乾也。先世宋元時守龍州、國初兵入蜀、薛之祖首降、故仍得世龍州、仍晉宣撫。至兆乾不道、欲以一旦逞於蜀。是時蜀土無遠近、咸震動。都御史得逆狀、左右視問將之可行者、君任之、即行、士卒屬君者三千人、道江油、因以余監君之行。余占君仁義人也、不君制。君於是簡銳兵凡五百、備佐擊、首簡奇兵凡八百、備先登衝擊、餘留營中。兵之入道明月關、賊堅壁距守、沉其舟、使我軍不能西渡。伏兵棧路間。君日夜創筏數十、一夕盡渡。賊既不虞我兵渡、即渡必不虞若是速、及兵渡、皆膽落、諸伏兵棧路者、盡竄嵁岩中。君分奇兵銜

枚馳闕上山立賊，又不知我奇兵繞出關後，立倉卒來迎戰，大敗之，斬首功若而人，奔北無算。君兵威既大振，四路兵咸集，君乃入龍州，縛兆乾檻之，獻都御史府，餘黨不復問，下令招徠反側，得三千人，龍州平。龍州故有參將，囚繫於兆乾，捷書至闕下，下大司馬，即褫故參將，而以擢君。君於是奉璽書往龍州，龍之民無不欲得君者。

倡修果州敬安堂，堂後私居正室有堂，名以孚吉，作記二。

敬安堂記：果州夙著稱文獻，其士大夫咸禮義自持，詩書絃誦，彬彬質有其文，采余所願遊地，非孔道，不數於酬接，余所願居。其民樸野，安本業，無外作罔競訟，又余所願治也。自余蒞任再稔矣，同御史行部他州郡者四，攝藩省事者再，攝他路分巡分守事者三。已乃龍州變作，徵兵督餉，尤劇甫兩月，撲滅之。乃都御史禪代，復往來境上，候出入其境中間，駐果未五十日耳。始余駐果，見廨舍敝壞，頹圮甚陰濕，閿塞中者咸病，欲稍繕葺之。爰請於都御史，御史許給官帑，得以不費民一錢，刀取諸城旦為傭作，得以不擾民一力役。昔孟文子恐為利，故易其次，不弛宅郈，敬子以出入有數，不弛宅。余非智不及此，蓋不敢以傳舍視此地，欲久居此，時時來士大夫之益，波潤余心身，因煦嫗吾民，而休息之，故額出政之所曰正己之堂，額延會之所曰論學求治之堂，取孔子修己以敬，修己安人之旨，額休衙之所曰敬安之堂。凡以表志也。

孚吉堂記：余繕治果州之公局，得苟完，詳著敬安堂記中。敬安堂後為私居正室，室有堂，余既命其堂為孚吉之堂，復著其義。



作送司徒三川劉公序。

送司徒三川劉公序、歲嘉靖乙丑春三月、三川先生劉公自應天府尹晉大中丞、來撫蜀土、鰲以職事候境上。略公既成功、未及奏報、適天子召公爲少司徒、理西苑農事。公行、鰲又以職事候境上。鰲受公知在十年之前、茲無能贈、公乃舉林公往事、偕分巡邵君爲公綴言於行李。

門人等刻督學詩集四卷於關中正學書院、先生詩集始刻於是年。

按北京圖書館藏督學詩集四卷、門弟子刻於關中正學書院、有喬因羽序、見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

胡直任四川督學使。

送廬山胡正甫序、廬山胡公以嘉靖乙丑爲四川督學使。

貴州巡撫吴維嶽罷、以康朗巡撫貴州。康朗罷、以陳洪蒙巡撫貴州。

國榷嘉靖四十四年三月庚戌、調貴州右僉都御史吴維嶽南京。四月癸未、起吴維嶽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五月壬戌、陞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康朗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六月丙戌、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康朗罷。甲午、陳洪蒙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溫純成進士、出任壽光知縣、旋徵爲戶科給事中。

明史溫純傳、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壽光知縣徵爲戶科給事中。

嚴世蕃伏誅。

明史世宗紀：四十四年春三月辛酉，嚴世蕃伏誅。

通鑑輯覽：世蕃論戍雷州，未至而返。羅龍文一詣戍所即逃還，徽州數往來江西與世蕃計事。世蕃大治園亭，勢焰不少衰。會南京御史林潤按視江防，因與諫臣謀馳疏，盡發其罪。帝得疏大怒，即詔潤逮捕，略遂棄市，籍其家。

蔡汝楠卒。

按：蔡汝楠，字子木，號白石，德清人。官至南京戶部侍郎，卒官。有自知堂集。明史附高叔嗣傳。浙江通志入儒林。汝楠爲湛若水弟子，黄宗羲列之甘泉學案。八歲侍父聽講於甘泉下，後從趙大洲遊，又親證之東廓、念庵先生學。孔精舍詩鈔有送蔡白石巡撫河南云：青霄持綉斧，恩詔紫麻宣。寄托同周召，經營有潤瀍。清芬三紀重，妙略萬民懸。見說中朝傑，寧論異代賢。乘時思報主，玩復每探元。文著新書富，名隨大雅傳。神龍元變化，祥鳳任騰騫。想到嵩邱地，應瞻咫尺天。人猶歌出牧，官己似登仙。巧屬經綸手，威專節制權。採詩情自得，問俗意翻憐。賦役蒿萊盡，儀型郡國先。遠猷中土外，嘉績古人前。魏北間枹鼓，河陰美稻田。當樓明月滿，載路蕙風牽。將相茲行矣，襟期只燕然。追歡淹使節，勸別敞離筵。下走慚吹劍，周旋幸執鞭。折枝瓊作佩，解繻錦爲緣。此擢關宗社，相親忽歲年。秖疑霄漢隔，徒訝路歧偏。立馬雲依水，遵途雨在煙。何因通慰藉，夜夜望台躔。又有詠蔡白石甘雨堂五律四首，詩鈔中尚有督府蔡公謬薦一律，疑蔡公即汝楠也。汝楠自知堂集有爲孫參知淮海題白鹿圖歌。

嘉靖四十五丙寅、一五六六　**四十歲**。

東川人蔡伯貫、田純假白蓮教爲亂、攻陷合州、定遠等六七城、僭稱名號、川中震恐。督府檄先生以兵來會、先生佯不應、蔡等悉衆圍蓬溪、先生乃乘其虚移兵擊之、督府盡謝先生知兵。

邱傳、明年川東白蓮妖蔡伯貫、田純大亂、攻陷合州、定遠六七城、遂僭名號、三川震恐。督府檄先生以兵來會。先生佯言百里趨利、兵家所忌。今提孤軍走三百里外、令賊乘吾虚、非計。故按兵不動。督府憂之。賊果以兵不至、悉衆圍蓬溪。先生聞之笑曰、賊破矣。乃潛師疾馳據其壘、且張疑兵山谷間。賊首尾失計、又疑大軍至、奪氣、遂盡殲焉。督府乃謝先生知兵、上其功當大用。

順天巡撫耿隨朝請復海運、先生作海運議、力駁海運之説、請專意講求治河通變之法、或行虞集屯田策。

明史河渠志、四十五年、順天巡撫耿隨朝勘海道、至永平西下海、百四十五里至紀各莊、又四百二十六里至天津、皆傍岸行舟。其間開洋百二十里、有建河、糧河、小沽、大沽河可避風。

海運議、謹按北平建都、元以前無有也。元時河運未開、欲疏鑿則不能、欲陸輓則勞甚、故不得已求濟於海。復得張、朱二寇久於泛海、熟知險阻、遂假事權、是以東南之糧得至燕都。作元史者遂謂一代良法、丘文莊因以爲今日可行之策。殊不知成祖遷都、以泛海爲艱、命重臣疏河道、則已無事於海。近以河流不出徐、派故道堙塞、而治河諸臣遂以爲登萊本海運故道。平度東南有南北新河、元人常於此治閘、達安東、避開洋之險。搜羅攷求、拳拳於海運之講、此則甚不可者。元人法度寛縱、張、朱二寇任其所欲、及其驕恣、終莫可制。今孰能勝此任如二寇耶。是得人之難也。漕運四百萬石、計舟則一萬艘、雖

海舟可千石、不必若是多。然舟大費廣、非數十萬錢不可。以東南既竭之民、非一民不遺、不足興此。倘略不如意、則海功未奏、民且亂矣。大海非江河比。今河舟之卒十萬、運於海未必可減、濱海之民應募可十萬乎。是造舟與人力之難也。夫海道之消溢不一、載籍之陳說難憑、海運廢幾二百年、復欲按書求路、一一不差乎。且今閘河居民求活漕運多矣。海運既工、河運必略、況淤寒之患無歲無之、居民罷於昏墊、山東嘯聚而起、能保必無乎。今日倭夷爲害、漕河居內、彼尚犯之、海爲彼途、其非借寇兵賫盜糧乎。海水自天津以東、淤淺數百里、海舟僅能達靜海。靜海去直沽數百里、陸輓之費可省乎。元人之因以士誠、非以運也。今若有嘯聚、能阻我漕於臨清、獨不能阻天津乎。今河且不能治、況及於海乎。海治而河決、付河於不治乎。有治海之費之勞、何不因其已然者、而工於治河乎。二運並興、此不至、則彼至。聽之則易行、之則難。方今河運具有成法、愚請以海運不必行、一以重權責之河道總督官、專意講求治河通變之法爲上。次則虞集屯田之策、無工費之難、有坐收之利、此固昔人行之有效、正今日當舉行者。其視海運之說、其虛實利害、不待智者能辨。請以此付有司議。謹議。

按元至元中、伯顏用朱清、張瑄運糧輸京師、是爲海運之始。先生議中所謂朱張二寇者也。後以轉運遼遠、漂失甚多、罷之。永樂初、又並用陸運海運。十三年、復罷海運。廢置幾二百年。嘉靖中、廷臣紛紛議復、引邱濬之論爲說。明史所謂未達於事者也。先生此議、洞見癥結。惜明史河渠志未及之。此議載督學文集、未書年月。攷督學文集刻於本年、以後事皆不具、此文不能在丙寅以後。再以明史河渠志證之、四十五年耿隨朝之請、與議中所駁正合、故酌入本年。



普安州人邵元善彙刻先生文曰督學文集、藏保寧、胡直序之。

胡直衡廬精舍藏稿孫山甫督學文集序道原至一而散見於至不一、是故以至不一求至一、固不可得。以至一而拒至不一、尤不可得。何則至不一者、固至一者之無爲爲之而不能不爲者也。不覩日與月乎。貞明之體至一、而散見於下土、雖寸壤尺波、容光隙地、莫非明之所被、夸父逐之於隅谷、犀牛矚之於兩角、固不足以得其體。然謂下土與隅谷兩角所見非明也、乃欲截而拒之、以專求於無所被無所見之間、則亦將二而違之矣。是故苟不得一、則雖塊立尸居、杜機忘言、固非一也。苟誠得一、則天地之持幬、日月之臨照、山川之峙流、庶物之馮生、吾得絯而論之、無非一也。上之二帝三王、下之九流六家、內之六經、外之諸子百氏、巨之家國朝廷、郊廟庠序、貢舉饟餉、軍府之制、細之禮器樂舞、少儀內則、藥工場師、稗官小說之故、吾得絯而論之、無弗一也。古今之學術、上下之政治、吾得絯而論之、無弗一也。然而一之一也易、不一之一也難。予不能知一、而幸友於淮海孫子、方予與孫子足未相數、言未相洽、駸駸乎合矣。已而足相數也、言相洽也、不知孫子之爲予、予之爲孫子也。孫子生神穎、長學於道林、予視其氣、杜機忘言、弗諜一光、至讀其詩文、凡數千萬言、達於天地庶物、究於帝王、辨於諸家、放於上下內外巨細、尤嚴於學術政治、而皆出於幾微之所絯。其韻不假揣度、而靡不應律。其辭不煩比擬、而靡不合軌。予知孫子之無爲爲之、而不能不爲、雖千萬言、無言也。進乎一矣。孫子督學關西、門人嘗刻其詩、曰督學集。今台山邵子刻藏保寧者、增文類、復仍其名、豈不以孫子悟道得一、自居關中寖盛也。夫孫子名滿天下、而莫逆莫予若、序而傳之、以明孫子之學、非予則誰耶。嘉靖丙寅孟冬十月之吉、友

弟廬陵胡直書。

按邵元善、字台山、普安州人。嘉靖二十二年舉人、授嵋峨知縣、擢民部郎、謫通州州判、改知涿州、被逮獲釋、謫判辰州府。所在有治行、至是乃得卓異薦。四十四年吏部尚書嚴訥奏請破格拔用、擢四川按察僉事。明史載平湖陸光祖爲文選郎中時、破格擢廉吏九人、下僚兢勸、其一爲邵元善、即是台山。長詞賦、工吟詠、著有賢奕稿、見黔詩紀略。先生學孔精舍詩鈔有邵台山寄碧雲洞賦到輒興遠懷云、早罷荊門鎮、言尋石戶耕。風塵閑老眼、邱壑澹秋情。忽枉騷人札、深懷勝地盟。洞泉開僻壤、詞賦振韶韺。一逕層林入、千巖曲竇平。軒窗含宿潤、箭括引新晴。雲影羅青壁、霞標帶赤城。龍蟠潭隱隱、猿嘯谷錚錚。五嶷俱稱美、千奇不辨名。鬼神留斧鑿、造化見生成。日淨沉朝彩、天澄起夜聲。蔚藍盤島嶼、花鳥映空明。信矣遺塵世、悠然薄太清。會心思得象、閱世欲餐英。何日褰裳去、同君策杖行。鈎元紓雅況、發興出高評。獨往探牛斗、相知洽弟兄。斯遊如可遂、豈羨接蓬瀛。邵台山碧云洞賦載黔詩紀略卷九、文長不錄。此詩開首言早罷荊門鎮、當是先生隆慶初撫鄖後罷歸作、附存於此。普安諸邵文行噪一時、元善兄元吉、字黄裳、有寄孫山甫詩二首、聖代何容隱、無才況有親。世皆嗤我拙、君獨喜其真。勤遲初衣暇、相存荒澗濱。高歌出巖谷、風物與光新。　人人能學孔、聞者劇難尋。有善同堯舜、精言見古今。黔祥數先獻、尹謝久希音。勤子張斯道、慚予老病侵。先生作邵隱君傳稱力本篤行、可謂克覩其大者也。

先生詩集始刻於嘉靖乙酉、至本年始有文集之刻、萬曆己卯更合刻詩文爲學孔精舍彙集十六

卷明史藝文志載之。迨乾隆時修四庫全書、所見已非足本、四庫提要云、學孔精舍彙集十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明孫應鰲撰。明史藝文志載應鰲彙集十六卷、此本十二卷、前有萬曆己卯劉伯燮序、言集首奏疏、終於古風絕律、今第十二卷止於五言律詩、而絕句七言律詩皆缺、知非足本矣。咸豐中、莫友芝輯黔詩紀略、刻意搜訪、得學孔精舍詩稿六卷、所歷官詩內皆備、疑即學孔精舍彙稿十六卷之末數卷、原跋云、此二冊六卷、咸豐甲寅閏七月寄到、自麻哈艾述之從其祖鳳嵒侍講手鈔本過錄者、疑即明史藝文志所載學孔精舍彙稿十六卷之末數卷也。鳳嵒錄之、必見彙稿之全。文恭文在詩右、不知何以不錄。今遍訪不得、殊可惜也。就卷中詩通覈之、所歷官皆備、先生之詩、此當足本。惟省志載有聖壽寺小集一絕、思南志載有孝友堂七古三首、爲此本所無。聖壽寺詩、據清平志、乃孫興甫作、而省志誤爲文恭。孝友堂詩、自嫌事涉語怪不存其稿、皆非遺脫也。廿有一日、獨山後學莫友芝識。按、郘亭未見嘉靖刻本督學詩集、故云然也。恐先生詩佚者尚多也。光緒己丑遵義黎庶昌使日本、獲督學文集四卷、奏疏皆缺、先生事迹、賴此存其什一。庶昌刻孫淮海先生督學文集序云、今年夏、庶昌偶於日本友人中村正直家、獲先生督學文集四卷、取以與雜文校、增多八十餘篇、首末完備、雖不能復還彙稿舊觀、庶幾先生遺文粗具於是。乃舉而刻之、將使吾黔人士、由先生之書以推知先生志業、講明而昌大之、使聖學復明於時。又益知先生之文、如星日之氣、歷久彌光、遲之三百年、猶於海外遇之、終不可磨滅。然則士之有志於聖、慨然以斯道自任者、可以興已。

光緒十五年八月。

作壽胡母周太安人七秩序、正學心法序、衡廬詩稿後敘、峨眉稿題辭、皆爲胡直作也。

正學心法序　泰和廬山胡子爲西蜀督學使、力任斯道、蔵教樹軌。是時中丞宜黃譚公、侍御湘陰李公咸行部西蜀、相與崇嘉正學。士則易趣。胡子爰取高泉謝子昔共揚榷周程陽明之遺言、屬愼齋伍子梓。乃問序友人孫應鰲。鰲常從道林蔣子遊、講求仁之旨、已乃得數見海內大人先生、以是稍有聞聖賢緒論。今且與胡子相切磋將十年。略 三先生崛起數千載後、今諦觀其言、雖人人殊、其要歸在濂溪曰寂然不動、誠也。感而遂通、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明道曰寂然感通、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感非自外。陽明曰有事感通、固可言動、寂然者未嘗有增。無事寂然、固可言靜、感通者未嘗有減。故照心非動、妄心亦照、謂皆仲尼之微言非耶。

衡廬詩稿後敘　廬山胡子、江西泰和人也。自少工詩、師事念庵羅先生、篤志於道。往者余兩官江西、得締交廬山子、已又數會芷厓蘭水之間。今復同官於蜀。略 廬山子博詣玄解、爲人繩墨嶄然、故其詩甚精。不詭於法、其胸次洞然、無蒂薊、有物我同體之懷、故其詩暢而鬱、直而宛、究厥品流、獨立物表、埃壒者不得睨焉、故其詩天趣最深、非追琢可及。按明詩綜、胡直衡廬藏稿下引孫山甫云云、即敘中此數語。余素亦喜爲詩、年來自愧未有萬分之一得、處於道、乃漸次離去、不爲、理將無亦偶同廬山子悔少之嗟耶。然廬山子則固得處於道、斯高泉謝子所謂不必作、不必不作者、故余不敢望而同也。集既得高泉子序諸首、乃付戴別駕、謝郡守梓行之。



峨眉稿題辭、峨眉山、佛經所謂光明山也。西竺千歲和尚稱其高出五嶽、秀甲九州。余至蜀二年、所不得一登。然得讀廬山子諸詩、則不啻臥遊焉。孔子曰、仁者樂山。仁、性也。仁者得乎性、故於雲雷風雨之詭異、見性之變化。草木禽獸之蕃息、見性之育養。晴霽喧烜之洞豁、見性之宣朗。巖谷硤澗之幽奇、見性之盤礴。方域原野之俯視、見性之廣大。何也、以性之妙明真實、無不綜也。得是者、爲不徒登、詩爲不徒作。余讀廬山子諸詩、得之矣。得之矣。

父衣建世德樓落成、先生歸省、還蜀、屬胡直作記。

胡直衡廬精舍藏稿世德樓記、貴陽南明先生、性孝履厚、口不臧否人。甫弱冠、以禮經魁多士、筮仕教犍爲六年、膺五薦、遷保山令。保山新置、雜夷獠而屋。先生治以廉信、民翕然服、爲諸令冠。六年、凡六薦、擢雲南府同知。雲南府爲滇都會、號難治。先生蒞三年、事舉而民化、凡三騰薦剡、例當內陟、以父監察公、母宋孺人憂。暨承重太母王恭人、九年服闋、戚黨勸駕。先生曰、吾結髮期報主、已乃碌碌郡邑間、非吾意。吾已矣。夫時伯子山甫君已登上第、遴翰苑、補給舍、名蒸蒸起、方嚮用。先生復曰、將代吾有行者不在吾兒矣乎。遂焚牒、不復出、築廬之西爲南明精舍、植花卉菓樹、日引二三耆舊倡和、適軸視世味泊如也。又好覽觀古今書史、究探原本、而尤精易、乃又築學易齋、日兀坐其中、有以自得。歲丙寅、先生已六十有二、曰、吾晚好樓居。又築一樓、扁曰世德。適山甫君以蜀州憲使省落成、比至蜀、走告其友生某、記之。某聞古今稱樹德士、至自卜其子孫之興、門閭之充、已而酬若左契者、何哉。其感應之機固然也。夫感應之機固然、而人區區焉有意以爲之、又有心以卜之、是可以言人德、未可言天德也。可以逮

一世二世未可逮、不世也。易首言乾元天德、蓋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無心於爲德、故曰天德。先生既嘗利一方矣。尋退而學易山甫君、又將其德以行於天下、濊澤豐功、嶽嶽然著、而爵祿名譽、一不以奸其衷。蓋方焦然爲之、而又嗒然忘之。詎乎揭乎以盡夫人、而恢乎遨乎以遊其天、若先生父子、豈非其以天德相承者哉。雖然、乾元之道大矣。人知乾之資始、而不知資生之功皆乾也。山甫君之學、固奉乾贊元之學也。宇宙生乎身而不爲大、造化運乎手而不爲巧、範圍不過、曲成不遺、而不爲有增。此先生之厚望於山甫君、固不可以世計者也。山甫君著書數萬言、行關以西、江以南、莫不滿家、然多發闡先生易旨、不爲葉言。某與山甫君有弟昆之好、亦嘗辱先生遠誨、愧病不能從事、故特推其意、爲山甫君誦之。山甫君行且償先生所欲爲者、又奚假於某之葉言。

按記中稱歲丙寅、先生父衣年六十二、此就生年逐月計之耳。丙寅、孫衣應爲六十三、以先生遷官之年推算正合。

胡直尋以疾卸任、歸。諸學官弟子問言於先生、作序送之。

送廬山胡正甫序、逾年、以疾乞歸。臺使留之不得、諸學官弟子上狀留之不得、余亦留之不得。於是諸學官弟子問言於余。因爲公別。公嘗乞祿仕、教於句容。洎舉進士、比部在公、秉罔撓之節、負踔絕之風、內焉不可爰、出於外、出而達光陟師席、身爲儒宗、何必不仕。政勞嬰病、病久不瘳、慈母在堂、乞告行休、見可而止、引足以遊、何必仕。公之臨斯土、上有典刑、下有式、承民風還醇、蔚然一變、爲天下新。斯作人之楷範、爲委質之規程、何必不留。先民良言、人各有志、雖進者之當進忠、豈退者之皆違義。用則安富尊

榮、不用則忠信孝弟、理固罔背、何必留。青青子衿、沈汩舉業。誰知心學、曷繇昭揭。自辱公教、提真性之原、示至善之則、如聾得聞、如溺得濟、如疲得歇。公今遄歸、疑義孰決。二三子也、惴惴蓬塞、何必不悲。人情大較、未見聖若不克見、聖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故志不同則造膝而悖、志同則千里而應、何必悲。略公嘗從念庵羅子以學、余亦從道林蔣子以遊。二先生皆盡仁之至、公剖厥藩牆、入厥窔奧、發揚光大。愧余之碌碌、猶不足與謀。程子見茂叔、歸吟風弄月、有與點之趣。余思羅子、蔣子不可見、今捨公其何求。余與公先後遊衡山、相約誅茆結廬、共探此學之深蘊。余家去衡千里而遙、公家去衡千里而近、公今先歸、余歸非吝。異日與公拂衣岣嶁之巔、枕易朱陵之穴、共證所得者之非古今、非物我、非內外、非起滅、一笑往日之仕不仕、留不留、悲不悲、皆風雲寒暑之陳迹。所謂知之至則不流遁、德之厚則無決絕、是公與余所共期爲爾。

巡撫陳洪蒙卸任、杜拯巡撫貴州。

國榷、嘉靖四十五年十月乙酉、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陳洪蒙罷。閏十月辛卯、杜拯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按貴州通志、杜拯巡撫貴州爲隆慶元年。

十二月、世宗崩、裕王載垕即位。

明史世宗紀、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己未、帝不豫。十二月庚子、大漸、自西苑還乾清宮、是日崩、年六十。遺詔裕王嗣位。隆慶元年正月、上尊諡、廟號世宗、葬永陵。

國榷、十二月庚子、上疾甚、還乾清宮、午刻崩。裕王入主喪事。

通鑒輯覽、帝大漸、自西苑還大内、遂崩。徐階草遺詔、召用建言得罪諸臣、死者恤録、方士付法司論罪、一切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罷之。詔下、朝野號慟感激。裕王載垕即位、赦、以明年爲隆慶元年。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一五六七四十一歲。

遷湖廣布政使、尋陞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

郭傳隆慶改元、陞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莫傳同

邱傳於是期年之間、一擢蜀憲、再領楚藩、三遷而撫鄖、上值穆廟改元。

國榷隆慶元年丁卯十月甲午、湖廣右布政使孫應鰲爲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

按先生任湖廣布政使、郭傳未載、邱傳雖有再領楚藩之語、但無確定年月。攷胡直作世德堂記稱、歲丙寅落成、適山甫爲四川憲使、歸省後還蜀、屬其爲記、則丙寅先生猶在蜀憲任內。又爲邵元善所刊先生督學文集作序、末署丙寅孟冬十月之吉。胡直以疾辭歸、當在丙寅十月以後、先生猶作序送之、皆未言及離蜀去楚之事。十二月、世宗崩。則調楚藩未必爲丙寅可知。穆宗以嘉靖丙寅十二月踐位、次年始改元隆慶。按國榷、先生於隆慶元年十月巡撫鄖陽、係自湖廣布政使陞任、則邱傳所言、亦得其實。不過期年之間、語涉含混、有未合耳。先生以癸亥領蜀憲、即使至丙寅、亦非期年也。隆慶元年十月以前、先生之遷楚藩、非不可能、特先生詩文集中無楚藩任內事迹可攷。先生著述本有殘缺、今本並不可據。但攷湖北通志名宦傳、僅言先生撫治鄖陽等處地方、未言先有布政使之任、以時間推之、亦較倉促、或有楚藩之命、並未蒞任耳。故酌入本年。又湖北通志職官表載、先生撫治鄖陽爲隆慶二年任、先生於隆慶元年十月始奉撫治鄖陽之命、無論在蜀在楚、均有延至



次年初始到任之可能、湖北志所載、恐爲其到任視事之年也。

徐階等復開經筵、許之、帝御經筵。

明史穆宗紀隆慶元年夏四月丁未、御經筵。

國榷隆慶元年三月庚辰、大學士徐階等請開經筵、許之。

張居正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晉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明史宰輔年表隆慶元年丁卯、張居正二月晉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四月、晉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隆慶二年戊辰、一五六八 **四十二歲**。

以鄖陽境內災害頻仍、奏免光化諸縣秋糧。又以鄖地自成、弘、嘉靖以來、數有變、每多亡命、最易爲亂、而守巡無備兵之責、得相推諉、請改荊南漢羌爲兩兵備。時穆宗沖年蒞政、望治甚殷、上疏陳勤學、勵政、親賢、遠奸等十事。大璫呂祥提督太和宮、貪悖無狀、劾之、詔可、逐祥。

郭傳以上方沖年蒞政、伊始防杜宜早、乃因境內災、疏請勤學、勵政、親賢、遠奸等十事、上嘉納之。太和提督巨璫侮憲囊民、公劾其欺悖悍險貪謬狀、上爲斥逐。莫傳同

邱傳公道列十事、皆杜漸防微要務、文見集中。尋以鄖多亡命、易以爲亂、故成、弘、嘉靖中、數有鄖變、今尺籍空、屯田廢、責在守巡、無備兵、責得相諉、請改荊南、漢羌爲兩兵備。復論太和璫宜革者五、皆報俞。

嘉靖一統志、巡撫鄖陽、奏免光化諸縣秋糧。陳勤學、勵政、親賢、遠奸諸事。曾劾太和宮大璫呂祥貪暴



狀、上皆納之。

淮海易談撰成。

自序、孫應鰲曰、易者何也。以著天地萬物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理妙於人心、故易著天地萬物之理以明心也。古之聖人生而明諸心矣、欲人人皆明諸心不可得、於是著易之書曰經。書不過語、語之所貴者意、意之所貴者不可以無言、晦不可以有言傳、故得其所以言則傳、不得其所以言則晦、傳則得其所以為心、晦則失其所以為心、非得自外、得自我也。自經之意晦而無傳、於是諸大儒又出疏易之經曰傳。愚自學易、嘗求諸大儒之說於傳、求諸大聖人之說於經、未窺測也。已乃因傳以求經、因經以求心、浸浸乎若有窺測矣、而未能見曉。已乃反之於心、略其所有言與無言、涵泳之優遊之、日用起處罔不念斯久之、則若諸大儒之意若可起於衷、諸大儒之語若可出諸口、而諸大聖人著經之意、即若可不遠於吾心。噫嘻、天地得易以清以寧、萬物得易以生以成、吾人得易、上下四方、往古來今、罔不畢臻、心之理若是至精至純、至大至一也耶。得其心斯得其理、天地萬物合為一體、固諸大聖人所以立教、諸大儒所以修教、吾人所以由教、意之貴而可傳者、深已哉。猶然與俱行、嗒然與俱忘、繼自今請以終身者、必在是易也夫。隆慶二年戊辰秋中日。

明史藝文志、孫應鰲易談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淮海易談四卷、兩淮鹽政採進本、明孫應鰲撰。是書謂天地萬物、在在皆有易理、在乎人心之能明、故其說雖以離數談理為非、又以程子不取卦變為未合、而實則借易以講學、縱橫

曼衍、於易義若離若合、務主於自暢其說、而止、非若諸儒之傳、惟主於釋經者也。自說卦乾坤六子以下、即置而不言、蓋以八卦取象之類、無可假借發揮耳。其宗旨可知矣。

按先生淮海易談四卷、首見明史藝文志、四庫全書收入存目、續文獻通攷亦有著錄。朱彝尊經義攷則云孫氏應鰲淮海易談四卷、存、並引自序云云。提要之論易談、謂非主於釋經、乃借易以講學、其說是矣。但以存目之故、未暇詳攷書中所論。如五十學易一則、先生云五十以學易、是以五十之理數學易、非五十之年始學易也。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爲十、大衍之爲五十、參天兩地而爲五十者、兩其五、五十者、十其五。又河圖中之所居者、惟五與十、得此五十之精微、便是知變化之道、便知神之所爲、便可合幽明、一事理。攷五十學易、自漢而降、說者多歧、聚訟紛然、莫可究厥指歸。何晏集解以五十爲知命之年。朱熹集注謂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別本論語、五十作卒、而卒與五十相似而誤也。鄭汝諧求其說不得、亦以五十爲誤字。正義作四十七。林春溥以史記證之、謂斯言非妄。俞樾作論語駢枝、以加我數年爲一句、五十爲一句、以學易爲一句、謂五十二字承加我數年而言、或五或十也。衆說皆有未安。先生之論、頗稱創獲、尚可再加研攷、闡發、亦一說可存也。

遷程番府於省城、改貴陽、以兩司益之。

國榷、隆慶二年二月、遷程番府於貴陽、益以貴竹、平伐二司。

按從隆慶元年巡撫杜拯上疏所請也。

嚴清巡撫貴州、旋改趙錦。



國榷、三月丙寅、四川右布政使嚴清、浙江右布政使熊桴、爲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廣東。五月己未、改嚴清巡撫四川。

癸亥、趙錦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按貴州通志、趙錦巡撫貴州、爲隆慶元年。

立皇太子翊鈞。

明史穆宗紀、二年三月辛酉、立皇子翊鈞爲皇太子、詔赦天下。

國榷、三月辛酉、立皇太子翊鈞、詔赦天下。

徐階罷。

明史穆宗紀、二年秋七月丙寅、徐階致仕。

通鑑輯覽、帝即位以來、階所持諍多宮禁事、伸者十八九、中官多側目。給事中張齊前奉命犒軍宣大、納鹽商金、因疏請恤邊商、革餘鹽、爲階所格、至是上疏攻階、階引疾求退、帝意亦漸移、許之。

追録王守仁功、贈新建侯、謚文成。

王守仁追贈新建侯詔、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嶽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逾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程朱之道術、來學攸宗。藴蓄既宏、猷爲丕著。遺艱投大、隨試皆宜、勘亂解紛、無施弗效。閩粵之箐巢盡掃、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

凱奏功速於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偉勛、申盟帶礪之異數。既復撫夷兩廣、旋致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遺詔、兼採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庸旌伐。追曲江之殊恤、庶以酬勞。茲特贈爲新建侯、謚文成。錫之誥命。於戲、鐘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國之功。永爲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隆慶二年十月十七日。

隆慶三年己巳一五六九**四十三歲**。

言者造蜚語誣陷、乃以疾請告歸里、始築平旦草堂。

邱傳、旋以疾歸。

莫傳、有蜚語、遭言者誣陷、遽乞骸骨以去。

國榷、隆慶三年二月乙未、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孫應鰲疾免。

瑞竹詞十二首、隆慶己巳、余移疾歸里、卜築城西別墅爲草堂。

建學孔書院於清平偉拔山麓。

胡直衡廬精舍藏稿、學孔書院記、始予友淮海孫公解大中丞歸、而遠近問學者履盈戶、公乃選偉拔山之麓得其勝者止焉。遂闢爲書院以居學徒、中爲堂曰某堂、齋曰某齋、軒曰某軒、亭曰某亭。後爲寢室、旁兩楹爲學舍、凡若干間。

趙錦改調王諍巡撫貴州。

國榷、隆慶三年丁卯、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趙錦爲大理寺卿。四月庚辰、巡撫鳳陽王諍爲右僉都御



史巡撫貴州、並提督軍務。

趙貞吉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明史穆宗紀三年秋八月壬戌、禮部尚書趙貞吉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通鑒輯覽初帝幸太學、會祭酒胡杰論罷、貞吉以禮部侍郎攝事、原注貞吉在嘉靖朝屢擢戶部侍郎、罷歸、帝即位、復起禮部。講大禹謨、稱旨、命充日講官。貞吉年逾六十而議論侃直、進止有儀、帝深注意。及是、遂以尚書參機務。貞吉入謝、奏言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大喜。

溫純遷兵科都給事中、尋出爲湖廣參政。

明史溫純傳隆慶三年累遷兵科都給事中、尋出爲湖廣參政。

隆慶四年庚午一五七〇**四十四歲**。

草堂落成、堂内産瑞竹一本、上分兩枝、作瑞竹詞。

平旦草堂詠懷三十首末路謝世畢、托心棲混濛。我遊慚方内、彼是得環中。卓爾三邱地、蕭然一畝宫。從茲逐高蹈、清興復何窮。錄一

瑞竹詞十二首略明年、草堂成、産瑞竹一本、上分兩枝、與古圖籍所載合。新朋於是多攜酒爲賞、且寵以詩文。余久荒於詩、亦聊述數章、用志歲月、因答群公之貺云。陋巷歸來只一瓢、此君相對日逍遥。悠然如坐虞廷上、雙鳳和鳴叶大韶。　留取清陰覆藥欄、春衣新製籜爲冠。奇根異幹渾閑事、與爾相將結歲寒。錄二

貴州通志、平旦草堂在清平城西、孫文恭應鰲敗宅。

馬廷錫主講陽明書院。

黔詩紀略、提學宜興萬士和、巡撫南昌阮文中、布政龍溪蔡文、按察慈溪馮成能、相繼延心庵主講文明正學兩祠院。兩祠院一侵於郡治、一寄於郡庠、湫隘傾漏、不足以居諸生、成能乃擇地於城東隅、別建陽明祠、仍榜其堂曰正學、謂之陽明書院即今貴山、移心庵主講其中、時隆慶四年也。

按、馬廷錫字朝寵、號心庵、貴州宣慰司人、知四川内江縣、方二載投簪歸。巡撫王紹元疏薦於朝、謂其篤信好學、妙契聖賢之經旨。默坐治心、遠宗伊洛之淵源。堅不肯起、久之卒。著有警愚錄、漁磯集、見郭子章理學傳。初、蔣信以副使提學貴州、建文明正學兩書院、擇士秀者養之其中、廷錫爲之冠。後走桃崗、就道林居數年、卒業返里、與先生爲性命交、構棲雲亭於漁磯上、靜坐其中、爲箴以自警、略曰、必極靜極清、以至於極定、始長覺長明、以至於長存、徹頭方了道、入手莫言貧。其勵志如此。先生學孔精舍詩鈔有懷馬心庵云、萬桃岡上共歌遊、十載離心繞故邸。得意煙霞今稅駕、有時風雨獨登樓。東西南北知音少、泉石沙汀卜地幽。折盡梅花難寄與、停雲落月兩悠悠。又有聞馬心庵欲來同隱七律一首。郭子章以廷錫同野與先生、列入理學傳。廷錫卒年無攷、附此。

水西土舍安國亨攻殺故宣慰使萬銓子信、而逐其兄智。貴州總兵安大朝率兵攻國亨、兵敗。

明史貴州土司、後阿寫長襲職、改名仁。未幾死、子國亨襲。淫虐、乃以事殺萬銓之子信。信兄智與其母別居於安順州、聞之、因告國亨反。巡撫王諍遽請發兵誅國亨、智遂爲總兵安大朝畫策、且約輸兵糧



數萬及師至六廣河、智糧不至。諍乃令人諭國亨而止大朝毋進兵。已流河、爲國亨所敗。

國権。隆慶四年二月乙巳、貴州總兵安大朝進攻土舍安國亨。國亨殺故宣慰使安萬銓子信、逐其兄智。智上變、巡撫王諍銳意請兵、智約以兵餉內應。及兵出未渡河、智不應、諍懼、欲止會大朝渡河進師。

王諍免、阮文中巡撫貴州。

國権。四月甲寅、王諍免、事因安大朝敗。上率意奪大朝官。丁巳、太僕寺少卿阮文中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並督湖北川東軍務。

趙貞吉罷。

明史穆宗紀。四年冬十一月乙酉、趙貞吉罷。

通鑒輯覽。高拱掌吏部、貞吉亦掌都察院。拱以私憾攷察科道、欲去貞吉所厚者、貞吉亦持拱所厚以解。於是斥者二十七人、而拱所惡者咸與。拱猶以爲憾、嗾門生給事中韓楫劾貞吉庸橫。貞吉疏辯言、臣掌風憲、目睹拱壞亂選法、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臣放歸之後、幸仍還拱內閣、毋令久專吏部、權廣樹衆黨。疏入、帝竟允貞吉去、而拱掌吏部如故。

隆慶五年辛未、一五七一 **四十五歲**。

安國亨與智之仇殺、前撫以叛聞、請兵勦之。阮文中受巡撫命、至省、亦請兵征勦。高拱力持不可、兵部議派賈三近往勘之事解。先生有賀中丞沙城阮公撫定水西序。

明史貴州土司。國亨懼大誅、遣使哀辭乞降、朝廷未之許。巡撫阮文中至、檄捕諸反者、密使語國亨亟

出諸奸徒、割地以處安智母子、還所費兵糧、朝廷當待汝以不死。於是國亨悉聽命、帝果赦不誅、而命國亨子民襲國亨事。起於隆慶四年至萬曆五年乃已。

國榷隆慶五年三月庚午、吏科左給事中賈三近往勘貴州安國亨以國亨與安信仇殺、阮文中請兵之兵部議勘。三近既行、文中又言國亨出就理、召三近還。

高拱靖夷紀事、於是阮乃上其事曰、安國亨一介小醜、叨承世官、奸雄類於豺狼、詭譎同於狐鼠。橫行暴虐、不守王章、大肆凶殘、戕害骨肉、縱兵鄰境、積多不赦之辜。召禍門庭、皆是自作之孽。寵嬖幸而私通婦女、信群小而載弄干戈。安智避難潛逃、尤極窮追之慘。官兵迫巢討罪、致多拒敵之傷。迹其背違多端、誠於法紀難貸。該臣欽承明旨、參以部咨、行之多官、酌乎輿論、反覆兩酋顛末、事果出於有因。毒祖屬於暖昧、殺叔起於讒疑、拜將封官、既無事證可指。斬關掠地、又無形迹可稽。拒敵損兵、俱自畏死激成、而首惡已獻。納銀罰治、皆照夷俗價贖、而群犯就擒。繼恩國貞釋自拘囚、而無恙知未怙終。安智疏窮插之原、囤而有歸、可因解忿。即今遵此五章、尚可寬其一死。乃若安智野悍無知、昏庸特甚。初懷雪弟之冤、而播弄官兵。繼奉安插之後、而屠掠夷目、迹亦彰於肆惡、罪不下於國亨。但念其流離蕩析之中、不失爲骨肉報憤之志。今奉委官解散、彼亦息忿回巢、情既可原、罪當薄罰。若王喬、吳瓊、阿弟、王實、吳彩、吳鶴、駕、劉禮等、或投夷扇亂、或拒敵朋姦、自其撥置之禍、一死不足盡其辜。揆其情犯之殊、首從亦宜別其等。今議照造謀首禍者、據法加以上刑。結夷生事者、引例分其贖遣。要皆反覆憲章、推原情理、於刑期無刑之中、寓治以不治之意、無非體盛世不怒不殺之武、而曲全之以並生並育之仁也。



且釋一門之隙、可以免數省兵糧調度之勞、宥一酋之死、而因以免衆姓玉石俱焚之烈。不惟桀驁怙勢者爲之逡巡、而傍觀幸利者悉以斂戢、生靈寧謐、邊圉奠安。賀中丞沙城阮公撫定水西序、大中丞沙城阮公拊循貴陽、閱明年、處置水西土酋安氏讋服、西南底定、疏於朝部書功勞、奉上天子喜降溫綸褒與、特賜兼金純幣甚厚、報既至、藩臬諸大夫暨都護諸將軍、咸欲揚休紀績、交語清平人孫子應鰲俾載言以賀。

按先生賀阮文中撫定水西序、督學文集及孫文恭公遺書所輯雜文均不載、見清平縣志。

夢得伏羲心印、暨與蔣世魁登元嶽、皆有詩。

辛未正月二十四夜、夢予遊一密室中、景象極清和、桌上銅印數顆、有童子攜取一顆印與予、形方而長、盛以銅池、語予曰、此伏羲心印也。予受而藏之篋中、印文如薤葉狀、奇古莫辨、上有一柄可手握云。覺後識之、繫詩八絕。庖犧遊夢思泠然、太上襟期已盡傳。覺後欲言言不得、梅香月色繞床前。夢真我得精神路、真夢誰參造化工。夢亦是真真亦夢、伏羲心印本來同。錄二

九月二十二日、夢與見岳登遊元嶽、作絕句一首、覺但記後二句、前忘之矣、因爲足之。金頂光華敞帝扉、靈標遊夢轉霏微。坐來月色如秋水、亂落琪花滿客衣。

歸有光卒。

隆慶六年壬申一五七二**四十六歲**。

吳國倫擢貴州提學副使、抵清平見先生、未晤、以詩訂金鳳山之約、旋晤於山甫書院、有詩。

貴州通志、吳國倫略隆慶六年提學副使。

吳國倫甔甀洞稿抵清平不得遽見山甫中丞、先賦一詩奉懷、兼訂金鳳山之約。駐馬山城裏、嚴更坐寂寥。曾無一水隔、其奈美人遥。問禮將從野、陳詩合在朝。且懸金鳳榻、攜我宿云霄。又與孫山甫中丞宅道故、壯歲簪貂出總戎、紆籌清切在隆中。即看西峴碑重勒、豈是南陽戰未工。解組尚勤明主問、懸車真與古人同。卻慚青瑣追陪客、垂老無聞自轉蓬。又過山甫書院因贈、城上諸峰赴講堂、如雲門客儼趨鏘。橫經案倚三辰麗、問道津懸四瀆長。冠冕舊通羅鬼國、弦歌新滿鄭公鄉。居然坐我清靈府、一語無聞百慮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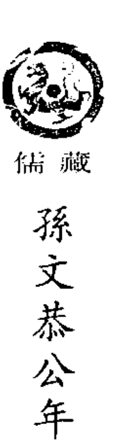
按吳國倫、字明卿、號川樓、興國州人。官至河南左參政、大計罷歸。爲七子之一、求名之士、不東走太倉、即西走興國。在七子中最爲老壽。有甔甀洞正續稿。事迹詳明史文苑傳。王元美云、明卿不揚而企、不抑而沉、縱不至溢、斂不郁塞。王敬美云、他人詩多於高處失穩、明卿詩多於穩處藏高。陳臥子云、明卿雅煉流逸、情景相副。自王世貞歿後、吳國倫與李維楨、汪道昆狎主詩壇、聲名籍甚。先生於萬曆乙亥爲祭酒、後國倫又有懷孫祭酒山甫詩云、山甫金玉人、一出爲世寶。明經冠時雋、掞藝發天藻。少握中秘書、旋焚掖垣草。翱翔涉中外、結志遵大道。晚遘聖主知、視學修三老。言陳辟雍詩、尊禮屬師保。魚水方見諧、懸車亦何早。逍遥不赴徵、匪學商山皓。先生明年再撫鄖陽、吳國倫有與于夢玄書云、孫中丞之起家也、人情夢卜固然、而弟竊尤爲私喜。此其家累世清德、而蒙不情者之誣、今公論一伸、正氣愈植。天固佑善人、獨何爲此。必老丈所同然也。又報孫山甫中丞書云、見答一章、

詞旨溫逸，殆非鄙薄所能承。至於華頂八絶，意以象生，而率多無象無意處，使人誦之，躍然如所云：春風不到亦開花，則妙悟甚也。二三君子不解妙悟，謂公近以詩文爲戒，偶一揮灑耳。夫有意而戒，孰與無意而作？甚矣知言難哉。歲晏疾作，擁雪高臥，適蔣生辭去，附謝教諸不一一。先生學孔精舍詩鈔有九江晤明卿云：南楚龍頭士，西清鳳閣臣。一爲天路別，三見柳條春。官遠應懷主，途危幸愛身。近聞襟抱好，知爾出風塵。又有喜接明卿云：別久憐愁斷，名高想德馨。輸心頭欲白，對面眼全青。樂府迴風雅，儒林重典刑。看君振文教，多士待傳經。又答川樓二首云：文旌遥指瀼溪東，小駐清平調轉工。幾陣春風與春雨，滿城開遍杏花紅。　鑄人久擅黄金術，懷友先題白雪詞。更欲御風金鳳頂，吹簫採術故相期。又爲國倫作西征雜述序云：西征雜述，爲吾貴督學使明卿吴公行部羅施所得諸什，中間指陳山川風土，因以寓懷紀事，貽諸將來，足爲西南天地增光。兵憲使沈公從善梓而傳之，有以也。略余又反覆子厚洎公著作，私評之：子厚研精於色澤，公脱穎於風骨，又各似其爲人。夫色澤者，釆飾具足，真宰罕存；風骨者，氣志妙凝，規程自雅。孔子曰：詩可以觀。詎不信夫？詎不信夫？明卿書中謂先生近以詩文爲戒。先生督學文集内禁語一篇，即戒詩之作，有云：余少喜爲詩，不知非其本質，顧力強以求似。繼乃得數見海内大人先生，聞聖賢緒論，乃始信學者自有向上一大件，匪專於詩。以習緣既久，不能即棄去。後董學關西，因勞致瘁，蓋病甚矣，幸猶不先朝露，忽自猛省：苟無得向上一大件，即謂之不死，奚益？詩雖工，奚益？始悟以前耽詩之久，真爲非計。然嗜好雖頓減，尚時有見獵之萌，故自入蜀後二年，猶三作焉。孔子删詩三百篇矣，惟於鴟鴞、烝民，謂爲知道。蓋鴟鴞

周公元聖所爲，紓忠立倫，於是焉在。至烝民則剖示秉彝之真好，直指人心，信非他詩可及。於時門弟子三千，其可與言詩，第惟商、賜一再許耳。豈非賜之學進於無諂無驕，商之學能達忠信立禮之本歟。故不知道不可以爲詩，不知學不可言詩。斯孔門詩教也。以余闇於學，無澤於道，乃不返其本質，顧力強於詩以求似，謬矣。自今以往，於詩當一字不談，一字不作，儻於孔門之所謂道與學得少分，即詠歌三百篇，終其身至足矣。他雖有美，且不暇，空談云乎哉，徒作云乎哉。按禁語何時所作，無確定年月可攷，故附論於此。大要在陝西提學任內致疾後所作耳。覽此不過激憤之言，先生於詩無年不作，殆明卿所謂有意而戒，孰與無意而作者歟。

作李佑墓誌銘。

培竹李公墓誌銘：培竹李公，貴州清平人。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大理評事，陞寺正。丁孫太夫人憂，歸。孫太夫人者，鰲太姑也。已又丁竹泉公憂，先後服闋，赴銓部，改繕部督木郎中。五年，陞江西按察兵備南贛副使，秩將滿，留加參政，仍掌兵備南贛事，先後四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東。又二年，以致論聽勘歸。歸三年，遘疾攷終。略公諱佑，字吉甫。先世福建崇安人，遠祖琦，洪武初以仕寓清。祖純，官教諭。父夔，南京刑部員外郎，是爲竹泉公，贈如公官。公讀書史，能強記，文章浩蕩渾雄，自申意趣，樂汲引後進。胸次坦夷而操履不弛，執親喪，事伯兄，皆極情禮，撫幼弟儆，教愛篤至。居常自奉儉素，時時攷究典籍，見人侈靡不學者，不悅也，謂烏宜有是。生丁丑九月十一日，卒辛未十二月二十五日，年五十有五。略著有南法寺駁稿六卷、撫粵疏草八卷、詩文四卷。都匀府建有宸翰樓，在城西屠姓宅左，以



今壬申十二月二十日安窆於翁沼山之陽。

溫純刻先生教秦總錄。

溫純教秦總錄序、嘉靖中吾師淮海先生以臬大夫督秦中學、既以經義課諸弟子正學書院中、日與講魯鄒之業、冀他日爲縣官用、茲錄蓋諸弟子各彙輯先生口授者云。初先生入秦、以經義流弊、即宇內人士且十九而作媒贄、既售不啻冰炭、世用之謂何、乃取魯鄒微言、爲諸弟子告其指詳、錄中大要以天地萬物一體爲仁、而其功嚴於慎獨、妙於默識、融於毋忘毋助之間、綜之爲成此仁於身、使世之學士知誠意慎獨爲己、知幾集義養氣主靜定性、無兩軌轍、即繇之從經義出而委身縣官、不知有我、安知有人、是先生教諸弟子意也。先生去秦且一紀、諸弟子見用者、未見用者、不知視先生教若何、顧純不佞、往謬爲先生期許、今且無能裨益縣官、安能不面赤汗浹、背哉。雖然召伯固以利澤導齊民耳、其所遺甘棠、民且不忍伐、況以弟子而學魯鄒於先生、目是錄而不惟先生言是聽、徒若純面赤汗浹、背何益。純故刻此、將與諸故從先生遊者、共服膺焉、則先生之甘棠且世世在。

按教秦總錄、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云四卷。據此序、溫純曾刻之、不知何以久佚不傳。序中云、先生去秦且一紀。先生於嘉靖甲子蒞蜀、至萬曆乙亥、爲一紀。然溫純爲先生歸來漫興作序、蓋萬曆癸酉先生再撫鄖中所作、恭毅集列此序之後、是教秦總錄序當成於歸來漫興序之先、教秦序所謂一紀者、亦非確定之辭、故酌入本年。

阮文中改湖廣、蔡文巡撫貴州。

國權、隆慶六年二月丁酉、巡撫貴州右僉都御史阮文中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戊申、貴州左布政使蔡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提督軍務。

按貴州通志蔡文巡撫貴州爲隆慶五年、但按語云當在五年之末、六年之首。此云六年二月、正合。

五月、帝崩、太子翊鈞即位。

明史穆宗紀、隆慶六年五月己酉、大漸、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受顧命。庚戌、崩於乾清宫、年三十有六。七月丙戌、上尊謚、廟號穆宗、葬昭陵。

又明史神宗紀、六月甲子、即皇帝位。以明年爲萬曆元年、詔赦天下。

通鑒輯覽、帝疾稍平、將視朝、登陛忽眩、幾仆、亟召高拱、張居正至。帝執拱手、款語備至、居正在旁、帝弗顧也。帝令拱扶掖還宫、尋命宿乾清門、拱與居正同止焉。未幾、帝大漸、召拱、居正及高儀同受顧命、遂崩。六月己卯朔、日食。太子翊鈞即位、赦、以明年爲萬曆元年。

詔祀建文朝盡節諸臣於鄉、有苗裔者恤録。

明史神宗紀、隆慶六年六月甲子、祀建文朝盡節諸臣於鄉、有苗裔者恤録。

高拱罷、張居正加左柱國、中極殿大學士、爲首輔。

明史宰輔年表、隆慶六年六月、高拱罷。張居正加左柱國、中極殿大學士。

通覽輯覽、拱既去、居正遂爲首輔。

神宗萬曆元年癸酉、一五七三　四十七歲。

起官僉都御史再撫鄖陽。時有詔録建文死事諸臣、至革除事人皆諱言、因上疏論之。疏留中。張居正目爲昌言。先生以鄖爲用武之地、前設兵備、才具臂指、而非頭目之用、再引南贛事例、請改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詔許之。

湖北通志職官表、萬曆元年、孫應鰲撫治鄖陽地方。宦績傳略後復任、以撫治名爲提督軍務、而節制未假、徵調不靈、請加實銜、得以便宜從事。詔可之。

郭傳、萬曆初詔復起撫鄖陽。有詔録建文死事諸臣、至革除事人皆諱言之。公推衍德意、上疏曰、褒揚人之子、必先其父、則子之心安。故褒揚人之臣、必先其君、則臣之心安。建文諸臣委質致身、志節甚偉、陛下深爲恤録、其厚幸矣。建文君未沾曠絶之典、恐諸臣有知、且不能安受地下。亟復位號、量擬謚法、事有係空名而興論悉歸、人心愈固者、此類是也。孔子作春秋、每年必書、每時必書、見天道王政上下維屬、不可缺也。建文君在位凡四年、書以革除、舉其事綴附洪武間、名實紊淆、軌迹惑貳、何以補國家信史之缺。疏奏、留中。舉朝目爲昌言。莫傳同。

邱傳、至今上改元、再起故秩。先生念鄖用武之地、前設備兵使者、才具臂指、而非頭目之用、再引南贛事例、請改本銜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故鄖有兵備、有提督軍務、皆自先生始。卒至今無復蠢動。先生嘗私慨建文時事、會有詔恤録死事諸臣、先生引憲宗侍景皇帝故事、謂建文於義爲遜國、宜還位號、復改元、以垂信史。灑灑千余言、江陵讀之曰、昌言也。後竟留中。

國榷、萬曆元年六月丁卯、前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孫應鰲起前秩。

程遜刻先生歸來漫興、溫純序之。

溫純歸來漫興序：夫詩豈不關切世教哉。純聞之劉勰矣、詩者持也。古以詩持性情、即以性情持世教、後業詩者、乃往往離去本質、即所模擬唐矣漢魏矣。然令當官事事不啻弁髦土梗焉、卒乃使用世君子諱談之。夫詩病我耶。我自病耶。吾師淮海先生故喜爲詩、已在蜀登峨嵋、涉汶嶺、眺錦江玉壘、盡發爲詩、何減工部夔府以後諸什。然先生深於性命者、自謂詩之一道、離情繪物、故禁不爲。已自郎中歸、又爲之。不必爲、不必不爲、先生深於詩可知已。初先生自弱冠學道、以默識尋孔顏真樂、又往來武陵、與道林蔣先生相印證。久之、忘形宇宙、收春肺腑、興至景值、性觸情流、吟詠成聲、無斧鑿痕、即造化可與通、庶物可與偕、學術治理、可以該純。既得先生歸來稿卒業、頌之矣。會先生拜上命、再撫鄖中、純當以職事奉約束。乃所部諸大夫、即以純故先生弟子、知先生、即先生至、純以職事奉約束、將安所從事。純以先生官禁中、官藩臬、官中丞、往事一一爲諸大夫郎告。大都先生治狀大者、在以數言收平薛、蔡二寇功、詳具南充任太史敘中。不論督關中學、一時關中博士弟子事先生如山斗、乃闡明道妙、揭示默識本旨、即世世可師承矣。當日先生不以純不佞、目爲國士、既入官、視向所聞於先生、然且如弁髦土梗、純大懼焉。第侍先生久、知先生精神所綜該、意脈所流貫、一切注措、即其發爲詠歌者。自今以往、以詩理我、以我理民、是純與諸大夫郎所奉先生約束者也。諸大夫郎唯唯。乃付程郎遜梓布之。

按、先生所作詩集、歸來漫興之名、始見於溫恭毅集、據溫純序、殆撫鄖後所爲詩。然今學孔精舍詩鈔、傳本所歷官、大體皆備。歸來漫興與學孔精舍詩鈔諸詩、不知是否全編。今歸來漫興已無專刻

傳本不可知矣。又序云、先生以數言收平薛蔡二寇功、詳南充任太史敘中。今本學孔精舍詩鈔有任瀚序、並無平薛蔡之事、任瀚殆另有一序。歟序中言純當以職事奉約束、攷溫純傳、隆慶中出爲湖廣參政、引疾歸。萬曆初用薦起河南參議。據此序、則萬曆元年純尚在湖廣供職、引疾當是萬曆元年以後事。

胡直函答先生、並爲作學孔書院記。

胡直衡廬精舍藏稿答山甫中丞、歸來已全成白髭癯叟矣。喜聞吾丈復起鄖臺、正欲得仕楚者、附數字相問訊、忽拜遠使累緘長篇短語、又惠及老母、一時若覿面承音、傾領不盡。來諭別已十年、弟屈指計之、誠十年矣。念之不啻懷丈之篤、且增過時不學之懼、讀至末有握手造膝不可再期、至爲下涕泗。弟亦不能不躑躅瀠裳也。蓋弟往日見先師羅文恭常命千里之駕、獲遂四方之遊、初欲效之、謂與海內知己如丈必有晤、不自意前度告休、以病阻遊。及起補楚、亦無由與丈覿、今歸爲老母、足病至今歲。弟亦病足、近病痔、不能坐臥、其衰態可想見。此心雖未已、然其勢不能相從左右、如往昔、恐當如論矣。嗟嗟。豈不可念哉。雖然、弟與丈所求不相負者、必有在矣。彼世俗之交、不足論。嘗見紫陽與象山因議論不一、即有斷來章之說、如此亦未可語同心之交也。今弟與丈從事此學、弟數年前雖名學孔、然舉孔子不能無悖意、向得丈委記、甚有激發之益。是與丈相期在孔子、相見在發憤皜皜之中、古人所謂不約而同者、不在茲歟。弟前者起楚、亦非敢漫然、蓋弟實見一體之真、不以隱顯家國殊致、隱非離群、而顯非爲邪。家非在內、而國非在外。故濂溪云、古人束髮爲學、將以有爲、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所謂不

得已、顧自觀精力與事勢何如耳。今弟之精力憊矣、止可收拾作全歸計、將來苟真有得、傳一二人足矣。即不能傳、亦罔若何。丈少我十年、精力尚健、不識過之。今方出事勢、正可爲、即有微恙、居鄖臺調理似較便。而來諭乃又有行且告之語、似猶以隱顯異觀、恐終憶意必耳。夫一體而無意必、乃真以血髓學孔、而非以膚甲學孔也。不然、則弟記內所謂節其賁者、其能免乎。丈可一笑矣。拙記謹如命、因稽來使、力疾成之、而自顧功不副、文詞不達意。幸丈正之。然所以報丈一二者、亦不出此外。惟爲時爲道百倍珍調、則非言語可能既也。不宣。

又學孔書院記略、公自以平昔所學、捨孔子無繇也、因名曰學孔書院、而以書抵不敏、而屬之記、凡四易載矣。不敏豈故爲緩哉。略已而不敏亦以癸酉解粵臬歸、而自顧老矣、方不自揆、將畢力所學以冀全歸、則反思曰、夫日至明矣、必有所以明者。天至大矣、必有所以大者。孔子至聖矣、必有所以聖者。昔者孔子嘗自名其學曰發憤。夫憤何爲也。憤之文、從心從賁、誠以人心有至賁焉、節且多矣。孔子之發之也、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極之於皜皜、則意識盡泯、而賁之全體見矣。賁之全體見、夫然後施於四體、見於仕止久速、其緒餘爲政事、其土苴爲多能、其不得已爲六經之刪述、後之人從而稱其爲密、爲勇、爲博、爲高、爲大、且全皆賁之至也。即孔子自言志學而從心不踰者、是也。孔子豈嘗獵取之哉。末儒者不得孔子所從入、而遽欲討求其至者而學之、未見其能孔也。雖然、不敏既慚於老無聞也、而猶幸其晚而不迷於從入也。又一年、孫公復起大中丞、仍鎮鄖臺、使來督記。不敏知公之得於孔子深矣、而竟不能舍從入之言以相質正、且以爲公之在門、告作學孔書院記。

按、胡直、字正甫、號廬山、泰和人。官至福建按察使、卒官、年六十九。著有衡廬精舍藏稿、胡子衡齊、正學心法、峨眉稿等集。事迹詳明儒學案。廬山始學於歐陽文莊、後學於羅文恭、官蜀以後、造詣日深。黄宗羲謂廬山著書、專明爲學大意、以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疏通文成之旨、然與文成一氣相通之旨不相似。先生與廬山、以道業相切磋、數十餘年、相知甚篤、同官於蜀、討論愈爲切合、相互作文亦多、有年月可攷者、已分録譜内。學孔精舍詩鈔有懷胡廬山五古、云、春月何皎皎、春風何嗇嗇、我正有所思、我正有所憶、故人美意氣、故人美顔色、遠緘千里書、遠寄千絲織、慰我長相思、增我長歎息。君處粤之西、我處黔之北、所欣同肝膽、所嗟異邦國、我懷轉綢繆、我情轉凄惻、願作雙樹枝、願作雙飛翼、言語不可竭、襟抱不可即、努力加餐飯、努力崇明德。又有懷胡廬山七絶一首。胡直之卒、爲萬曆十三年、在先生卒後一年。郭子章爲廬山弟子、萬曆十四年丙戌、督學入蜀、曾合祀廬山、淮海與内江趙大洲於大儒祠。附識於此。

萬曆二年甲戌、一五七四 四十八歲。

幽心瑤草撰成。或題作寄學孔書院諸會友瑣言

寄學孔書院諸會友瑣言、萬曆甲戌七月朔日會末撰於鄖臺之冰玉堂。

按、幽心瑤草、爲先生在鄖時集講學會於學孔書院、寄諸會友瑣言、計二十五則、多談道論學之語。

擢大理寺卿。

郭傳、甲戌入爲大理寺卿。莫傳同

邱傳、明年晉大廷尉。

國榷、萬曆二年九月壬辰、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孫應鰲爲大理寺卿。

大理卿署小亭感賦二首誰道斯民盡不冤、小亭深念轉淒然。明刑漸負唐虞化、一歲書囚滿二千。焚香披對儼神明、法令森森犯轉輕。每到獄詞無害處、卻憐何地爲求生。

王世貞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鄖陽、閱兵鄖郊、先生以詩投贈、世貞和答之。

明史王世貞傳、萬曆二年九月、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

學孔精舍詩鈔、聞王鳳洲大徵材官閱武鄖郊賦此六詩奉贈、講武乘春將士豪、吳鈎雄色倚天高。發生氣暖傳鈴柝、長養風和繞節旄。 精兵數路走盤珠、後勁中權號令俱一覽楚氛齊改色、安流江漢自名區。 漢家武節盡龍驤、電走雷奔陣色揚。真有先聲飛萬里、坐令嶓冢殄星狼。 關河千里肅貔貅、手握金符控上游。勛績看君記名氏、萬山之下峴山頭。 洛水商山初問俗、雙旌五馬乍臨戎。春朝雨霽陽烏轉、一洗煙塵萬里空。 鳳麟江右識名家、漢上威儀早建牙。北斗星辰高不極、祇從博望望仙槎。

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大廷尉孫公山甫聞予閱兵以六絕句見遺、此公節制之師、予樂厥成耳。輒勉奉酬伸感謝。大府橫開漢水濱、天王三錫璽書新。君看猛士如雲擁、來聽輕裘緩帶人。 山蟠庸漢帶中州、水壓荊襄控上游。謀帥自來先禮樂、干城元不要公侯。 三千組練控雕弧、竦立轅門聽若無。閱罷不須鞭貫耳、此軍原屬鬬於菟。 南洋溪子鏃如矛、板楯巴賨虎見愁。俱道普天無白羽、技成何

處覓封侯。疊鼓鳴笳漢水渾、牙前飛將按三門。怪來全似吳宮隊、舊帥從知也姓孫。郥山增色水增波盡是清風吉甫多。江漢自來周雅地、可教新句入鐃歌。

按王世貞字元美、自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太倉人、官至南京刑部尚書、萬曆庚寅卒、年六十五。有弇州山人四部稿、藝苑卮言、讀書後等集。事迹詳明史本傳。世貞狎主文盟、獨操柄垂二十年、才高望顯、聲華意氣、籠蓋海內。李于鱗歿後、屹然爲復古派首領、後七子中並推巨擘。朱彝尊等極贊之。先生歿後、世貞遠阻太倉、未知凶耗、尚加存問、見太倉毛在序。

羅瑤巡撫貴州。

貴州通志、萬曆二年、命副都御史羅瑤巡撫貴州。

按國榷未言羅瑤何年巡撫貴州、只於三年有巡撫四川之記載。今依通志。

吳國倫改調南京參政。

國榷、萬曆二年六月庚申、貴州按察副使吳國倫爲南京布政司參政。

萬曆三年乙亥、一五七五　**四十九歲**。

晉戶部右侍郎、旋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在監、討求舊章、嚴飭功令、奏徵天下舉人卒業、如祖制、疏請停納粟入太學之令、復請修號舍、禁諸生不得假館於外。課藝之暇、俾執經問難、悉著爲令、弟子等錄其言爲雍諭。未幾、充經筵講官。

國榷、萬曆三年四月乙酉、大理寺卿孫應鰲爲戶部右侍郎。八月甲午、戶部右侍郎孫應鰲爲禮部右

侍郎、署國子祭酒。

邱傳、又明年晉少司寇、改少宗伯、管大司成事。先生既素懲太學陵夷、乃益討求舊章、嚴飭功令、務在必行。奏徵天下舉人卒業、如祖制、因論賢士所關、不得復以西園汚蔑。時皆能之。復請修號舍、禁諸生不得假館於外。課藝之暇、俾執經問難、而前弟子錄其言、復成雍論。當是時、乘積弊之後、既用沙汰、而操亦稍嚴、故識者以爲太學一時、而尋常亦不無望。未幾、充經筵講官。

莫傳、掌祭酒在監、雅意持風化、作人才、仿呂柟遺意、疏言舉人率多回籍自便、以入監卒業爲恥、不知當其在籍、師儒之訓弗及、憲臣之命弗加、閭黨矜其資望、有司遇之隆重、身靡所檢而易蕩。及入官、材質已壞、莫可如何矣。宜徵天下舉人悉入監。祖宗設太學、非舉貢、非勛胄恩蔭不入。祭酒司業爲朝廷作人於內、提學爲朝廷作人於外、必在內樹風教、而後在外振紀綱。今提學所擯斥者、盡歸之太學、倒置若此、則太學毋乃爲生員不才者逋逃藪與。甚且至遇不肖資貨一入、咸廁其中、太學之汚蔑極矣。疏上、悉著爲令。

按郭傳云丁丑陞戶部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後云丙子八月、先生舉虞書進講、則丙子已在太學、丁丑始掌國子監祭酒事。實則丁丑已引告歸里、皆於事實有誤。以國権證之、邱傳正合、是乙亥先生已擢戶部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矣。

永寧改隸貴州。

國権、三月丙午、四川永寧倉改隸貴州。

羅瑤改撫四川、嚴清爲貴州撫巡。

國榷七月戊戌、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羅瑤改巡撫四川。辛丑、起嚴清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

謝榛卒。

按謝榛字茂秦、自號四溟山人、臨清人。眇一目、以布衣終。卒年八十一。著有四溟集詩家雜說事迹、詳明史本傳。嘉靖中李攀龍、王世貞輩結詩社。榛爲長、後榛與攀龍論相左、世貞等遂削其名於七子之列。然榛詩名藉甚、遍遊大江南北、諸藩爭延致之。清汪端明三十家詩選云、茂秦詩不專虛響、故精深壯麗、而懷抱極和。雖當空同滄溟聲焰大熾之時、爲所牢籠推挽、參前後七子之席。然本色自存、究非德涵敬夫伯玉子與輩叫囂痴重、隨人作計者比。四溟集有送孫山甫僉憲因酬乃叔益之侍御時謫中山云、卿家大阮詠懷詩、此去驚看鬢幾絲。北寨多兵長嘯日、中山有酒獨醒時。露溥署柳秋夜薄、風動城烏曉角悲。萬里宦遊聊共語、千鑅勛業好相期。先生學孔精舍詩鈔有簡謝四溟云、詩名常憶謝元暉、鄴下相期願不違。五嶽佳題應爛漫、四溟高翮任翻飛。從來志士難逢世、獨羨閑情早識微。故山筋力須強健、定有新篇賦息機。

萬曆四年丙子、一五七六五十歲。

帝幸國子監、先生進講周書無逸章、帝嘉納、命坐賜茶。明日謝恩、復賜大紅紵羅各一襲。

通鑑輯覽丙子八月、帝視國子監。

郭傳丙子八月、駕幸太學、公舉虞書無教逸欲有邦進講、上嘉納、命坐賜茶、蓋曠典云。莫傳同

邱傳、先生自以書生。得備啓沃、每先期必齋戒沐浴、演所陳說。值上初幸辟雍、先生爲講無教逸欲有邦一章、賜茶命坐。明日謝恩、復面賜大紅紵羅各一襲。

先生有講筵恭述四首、志講筵之盛。

講筵恭述四首、瑞旭初分散曉鴉。青雲宮闕敞文華。勾陳閤道傳清蹕、經幄輝煌北斗車。　袞衣縹緲五雲間、侍從威儀玉筍班。講罷典謨因諷勸、即看喜氣滿天顏。　圖書天上羅奎璧、羽衞階前轉日星。盡頌聖君勤訪接、時臨朱夏尚諏經。　爐煙裊裊殿中低、璇額高懸御筆題。原註、文華殿中帝親書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十二字懸之以寓觀省。天語傳頒光祿宴、恩沾湛露地天齊。

按、學孔精舍詩鈔尚有辟雍詩十二首、翠葆和鑾蒞止、洋洋帝範堪親。特召司成坐講、制傳天語諄諄。　碧靄紅雲繚繞、頒恩親自臨軒。冠帶衣裳錙楮、一時捧出騈蕃。　勅書九天賜下、宣華拜舞呼嵩。留揭璇題銀榜、作人萬曆無窮。錄三殆是此年所作。集中又有賜鰣魚、賜枇杷、賜藕、賜楊梅、賜筍、賜扇、賜貂鼠、賜萬曆新寶六言絕句八首、亦充講官時作。蓋進講不止一次、寵遇優渥、勅使頒賜曠典、豈僅賜茶賜紵羅而已。

請禁社生黜生等入監。

國榷、萬曆四年四月己巳、禮部右侍郎國子監祭酒孫應鰲請禁社生黜生及民間庸子弟入監、從之。惟納光祿寺監及序班如舊。

劾學正周道直。



國權、七月乙卯、禮部右侍郎署國子祭酒孫應鰲、劾學正周道直。見侮周道直、新任、謁應鰲、屈膝私宅見。呵及演禮突出責祭酒屢反顧私語爲不敬。實妄也。上惡其狂悖、下獄杖之削籍、慰留應鰲。以病引告卸任。

國權、十月戊子、禮部右侍郎署國子祭酒孫應鰲疾去。

邱傳、會進講勞感鼻衄、再疏得告。

嚴清改調南京大理寺卿、曾同亨巡撫貴州、尋被劾、馬起鳴巡撫貴州。

國權、三月乙未、巡撫貴州右僉都御史嚴清爲南京大理寺卿。戊戌、順天府尹曾同亨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湖北、川東軍務。四月甲戌、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曾同亨被劾調用。乙酉、南京光祿寺卿馬起鳴爲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

按、貴州通志、馬起鳴巡撫貴州爲萬曆五年。

趙貞吉卒。

按、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内江人。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參機務、掌都察院。與高拱不合、致仕。卒年六十九。贈少保、謚文肅。事迹詳明史本傳。大洲之學、李贄謂得之徐波石。觀大洲之論中也、與波石之論中正合、先生亦得徐樾之傳。師門共踐、淵源固可溯也。

萬曆五年丁丑一五七七**五十一歲**。

歸里、築學孔精舍。

郭傳、尋以病予告、築學孔精舍於西城之陽。

參將侯之胄督修清平城竣、先生作繕城奏績序。

繕城奏迹序：清浪參戎少泉侯公程督清平城將成、鄉之士大夫相與周遊而環睇焉。觀於垣、則內外甃石四墉如一、曰美哉。攀援無階、莫得上下、可謂險矣。觀於堞、則飛雉鱗次、百堵馮翼、曰美哉。瞰敵有餘、罔繇相窺、可謂密矣。觀於埤、則雉減堞半、堅厚與埒。觀於隍、則就易不傾、居危堪恃、曰美哉。宜障宜疊、深壁有守、可謂固矣。觀於郛、觀於櫓、則爰度爰定、鼓倡方起、曰侯之哉。麗譙在茲、護抱必終、行將媲衆美矣。遂相與過淮海孫子別業、欲徵一言爲侯公贈、則相與語曰：疇昔乙亥、羅中丞因清平劇盜乘城入行抄擄、面向三司寮寀曰：吾欲更城清平、非難獨得肩事之人爲難、其奈何。時侯公在列而曰：清平誠不城耳、誠城而豈憂肩事之人之難乎。於是羅公揖侯公曰：賢哉參戎、即事屬君矣。略兩年所、什八九在清平、什一二在清浪、暴衣露蓋、日凡三出、衝冒寒暑、爲百役先、又何勤也。略茲城信非公不成、安可無頌。

清平縣志：清平舊爲堡所、築牆捍蔽、舊城坡即其地也。牆壕猶存。明洪武二十三年、設衛指揮司、鐸遷今地、築土城。宏治八年、設縣、與衛同城、仍稱清平衛城。萬曆四年、巡撫羅瑤請帑銀五千三百兩、參將侯之胄建石城、周圍七百四十四丈、高一丈、門四。

按、清平築城開始於三年乙亥、竣事於五年丁丑、以先生所撰序證之、甚合。羅瑤調任在三年乙亥七月、不應四年丙子尚有請帑之事。清平縣志作萬曆四年、誤、應作三年。

張居正父卒，李幼孜倡奪情議，編修吳中行等上疏爭之，坐杖戍。鄒元標今年成進士，復上疏爭，有旨杖八十，謫貴州都勻衛。

明史神宗紀，五年冬十月乙巳，以論張居正奪情，杖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罷黜、謫戍有差。丁未，杖進士鄒元標戍邊。

國榷萬曆五年十月丁未，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奏張居正守制事，杖一百，戍都勻衛。

通鑒輯覽，居正父卒，帝與兩宮遣中使慰問，絡繹道路，然未嘗有意留之，而居正自以握權久，恐一旦去，他人且謀己。會戶部侍郎李幼孜欲媚居正，首倡奪情議，馮保亦不欲居正去。中旨令吏部尚書張瀚慰留居正，居正乃陽上書請守制，而陰以牘風瀚覆旨，瀚謬爲不喻，謂政府奔喪，宜予殊典，禮部事也，何關吏部。居正復令客說之，不爲動，乃傳旨責瀚久不奉詔，無人臣禮，勒致仕。於是請留者相繼，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上疏爭之，已而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亦合疏言居正貪位忘親。居正大怒，謀於馮保，欲廷杖之。學士王錫爵等求解於居正，不得。侍講于慎行、田一儁、張位、趙志皋，修撰習孔教、沈懋學皆疏救，格不入，遂杖中行等四人，謫戍。鄒元標復上疏爭，亦坐杖戍。南京御史朱鴻模馳疏救中行等五人，並斥爲民。於是錫爵、慎行、一儁、懋學先後移病歸。

孫世禎成進士。

清平縣志，孫世正（應作禎，避清帝諱改），字興甫，幼從淮海先生游。萬曆癸酉，舉於鄉，益扃戶力學，每有心得，輒錄之，久而成帙。丁丑成進士，授桂平縣。時土傜嘯聚爲患，公單車抵其巢，諭以威信，賊羅拜聽命。兩

臺交薦、行取南京工部給事中。萬曆初、閹寺多不法、公悉數其罪、詞甚激切、政府報公書曰、自巨璫馮保擅權十餘年、内外章奏無敢一字及中官者。大疏入心甚憂之、昨得旨始釋。會禁中促取翠屏、屏料及雕鏤甚細、出窑見風破碎難成、廠工被箠楚無算、言者輒得罪。公上疏、得旨即罷。出守韶州、尋以憂去、服闋、補順慶府。府故有官店歲租、公悉捐之、以店房爲社學、以餘租給貧士。遷雲南按察副使、備兵瀾滄。公以母老、迂道歸省、相聚月餘、母卒。公哀痛過甚、尋卒。略著有就正詩稿一卷。

譚綸卒。

按譚綸字子理、號二華、宜黄人。官至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愍、年五十八。經營邊事、卓著勛績、與戚繼光共事、齊名、稱譚戚。有書經詳解、軍政條例類攷、奏議、遺文彙集等。事迹詳明史本傳。先生學孔精舍詩鈔有哀二華譚公六言古云、颯來何方悲風、天地慘淡冥霿。宗臣奄忽遐終、蒼生涕淚汍汍。靖氣海漠舉空、樞筦偉陟稱雄。簡兹帝眷獨崇、憂勞憔悴股肱。邦禎摧折長逕、緯曜陊墜高穹。蹇予黯淺更惷、何當推轂九隆。締交四方友朋、知己今古難逢。非私汲引無雙、但感顧許意同。報陳彷徨罔從、音徽結滯素悰。永睠令德昭融、殊謚厚錫豐功。束芻漬酒我衷、道遠莫致哀叢。先生曾爲譚綸所薦、故以知己許之。詩蓋作於本年。

萬曆六年戊寅、一五七八　五十二歲。

家居。

王緝巡撫貴州。

貴州通志、萬曆六年、命副都御史王緝巡撫貴州。

按國榷未記王緝何年巡撫貴州。七年僅載巡撫貴州右僉都御史馬起鳴巡撫山東、亦未言何人繼任。但八年又有巡撫貴州右僉都御史王緝疏劾麻哈州閒住經歷一條、是國榷有脱漏。今依通志。

改苗坪夭漂等地爲歸化、隸都匀府。

明史貴州土司、有黑苗曰夭漂者、在湖、貴、川、廣界、與者亞鼎足居。萬曆六年、夭漂請内附、都御史遣指揮郭懷恩及長官金篆往問狀、而阻於者亞、乃遠從丹彰間道通夭漂。會苗坪黨銀等亦以格於者亞、不得通都御史王緝、遣使責者亞部長阿斗。斗願歸附平定、緝謂斗故養善牌部、何故欲屬平定、必有他謀。下吏按驗、果得實、蓋欲往平定借諸蒙兵襲養善、皆内地奸人夭金貴等導之。遂治金貴罪、以者亞仍屬養善、路遂通。於是苗坪、夭漂皆請奉貢賦、比編氓、名其地曰歸化、隸都匀府。凡使命往來、自生齒以上悉跪拜迎送、夾騶從行、前吹蘆笙、唱蠻歌、呼導而馳、事聞、帝嘉之。

按國榷記苗坪夭漂内附、改歸化、隸都匀府、在八年。另有大壩等一百五十六寨苗民黨艮阿蓋等内附、更名歸化寨、隸都匀府、在九年。或一事而兩載之。今依明史。

丈量田畝。

明史食貨志、萬曆六年、帝用大學士張居正議、天下田畝通行丈量、限三載竣事、用開方法、以經圍乘除畸零、截補、於是豪猾不得欺隱、里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虚糧。總計田數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

頃，視弘治時贏三百萬頃。

貴州通志，是歲，大學士張居正請丈量天下田畝，貴州除思南、石阡、銅仁、黎平等府，貴州宣慰司，清平、凱里安撫司額無頃畝外，貴陽、平代長官司，思州、鎮遠、都勻等府，安順等州，龍里、新添、平越三軍民衛共五千一百六十二頃八十六畝三分零。

按國權有萬曆十年七月癸亥，丈出貴州額外民田十四萬二千三百十四畝，屯田一萬七千一百八十一畝，通志未記載。

高拱卒。

萬曆七年己卯，一五七九**五十三歲**。

以國子祭酒故秩起用，再疏辭不赴。

邱傳：踰二年，爲萬曆己卯，復用故秩起先生，若虛以待之者，乃先生再疏竟辭。

國權：萬曆七年六月乙亥朔，前禮部右侍郎孫應鰲爲國子祭酒。

按萬曆七年雖有再起國子祭酒之命，而先生疏辭未赴，故國榷另有八年正月癸亥，國子祭酒陳思育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署院事一條，證之邱傳正合。蓋國榷本之實錄，當年書起故秩，以後疏辭則未書也。

作孝友堂詩。

題孝友堂詩三首，黔州城下江晝昏，六月六日雨翻盆。波濤云擁蛟龍游，撾鼓鳴榔何處邨。洪流天外

迎王孫。鄒君孝友誰可譬、小兒溫欽大兒粹。書堂卜築最奇勝、帝子擇人尤擇地。龍媒慶祥開百嗣。

錄二

思南府志、萬曆七年夏、德江大水、有文昌像及左右神從千里浮至、盤旋於鄒孟哲思南水衡司人、力行孝友、嘉靖丙午舉人、宜興國知州。書室前、他舟欲舉輒沉、孟哲舟至、舉之、祀於室中、李同野爲孝友室紀其事、淮海爲之題詩。

按、莫祥芝刻孫文恭公遺書、補輯雜文、錄先生題孝友堂詩三首、註云、按三詩本集不載、先兄編黔詩時由思南志輯入、前跋所謂事涉語怪不存其稿者也。今附錄雜文之後、以便檢閱云。

毁天下書院。

明史神宗紀、七年春正月戊辰、詔毁天下書院。

通鑒輯覽、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盡改天下書院爲公廨。

萬曆八年庚辰一五八〇**五十四歲**。

莊義要刪十卷刊成。

明史藝文志、孫應鰲莊義要刪十卷。

黔詩紀略、其莊義要刪十卷、有萬曆庚辰滇中刊本、近曾見之吳中、蓋依褚伯秀義海並宋以來說莊家、刪輯其要略、如焦竑莊子翼、藏者靳借錄、後遂不復見。

作新鎮道題名碑記。

新鎮道題名碑記、萬曆戊寅、平越創建分守新鎮道、行省逾庚辰、參議振海黃公駐節於茲。樹績宣槩、起殘敷惠蓋一方、遂稱靖謐云。略萬曆乙亥、雲南寅所嚴公清巡撫茲土、察之因駐都會、諸分守大夫、屢日開衙有全無報牒及稟公家計者、歎曰、分守兵巡均地官要秩、分守無所事事、若是、朝廷列秩本意必不其然。遂疏於朝、大約謂詰戎勅罰、廣厲條憲、爲兵巡事。理財覃澤、奠守封疆、爲分守事。銓管雖異、實須偕濟、不可以獨倚一偏。臣簡覈分守貴寧、同畢節兵巡、牽貴筑西路、地險苗強、止一兵巡駐畢節、難控馭、宜以分守貴寧移駐烏撒。分守新鎮、同都清兵巡、牽貴筑北路、境壤犬牙於他藩、尤甚劫敓、且充牣、宜以分守新鎮道移駐平越。分守安平、宜改兼清軍、清軍事寡、普定距都會、聲聞易及、彼此俱利。其鉅細諸務、守巡兵備、宜協恭調贊、文武臧否、則交互咨詢。重大機密、則交互定命。遴委典授、則交互詳覆。訟獄則交互鞫讞。闕任則互相權攝。兵刑主兵巡、分守參之。錢穀主分守、兵巡參之。事可責成、官無尸曠、免偏重之嫌、得術業共飭之義。策似便、制下吏部議、如撫臣指、制下允所請、而分守新鎮即移平越矣。

裁貴州督糧參政。

國榷、萬曆八年六月丙寅、裁貴州督糧參政。

編貴州兵餉成書。

國榷、九月丁亥、命貴州巡撫勒兵餉成書。

萬曆九年辛巳一五八一、**五十五歲**。

家居。

裁汰内外冗官。

明史神宗紀九年春正月辛未、裁諸司冗官。辛巳、裁南京冗官。是年、裁各省冗官。覈徭賦、汰諸司冒濫冗費。

按萬曆八年十月辛丑、從張居正之請、裁内外冗官。次年初、各省即着手裁撤、所裁官司府州縣以下一百六十餘員。貴州亦裁去司府縣驛等十員。

萬曆十年壬午（一五八二）五十六歲。

家居。

四川播州八司、湖廣平清偏鎮四衛、屬貴州。

國榷萬曆十年二月壬寅、割四川播州八司、湖廣平清偏鎮四衛、盡隸貴州。及鎮雄、烏撒、東川、烏蒙官吏、屬貴州巡按攷察。蓋兵部謂貴筑一區、蜀之八司襟帶於前、楚之平清偏鎮四衛聯絡於後、而貴陽、思南、銅仁、鎮遠反環抱於外、黎平又在辰沅間、與五開、銅鼓衛有鞭長不及腹之慮、而巡按馬呈圖請之也。

劉庠巡撫貴州。

國榷二月丁巳、應天府尹劉庠爲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按貴州通志劉庠巡撫貴州爲萬曆九年。

免孔子及宋儒朱熹等後裔賦役。

明史神宗紀十年夏五月庚申，免先師孔子及宋儒朱熹、李侗、羅從彦、蔡沈、胡安國、游酢、真德秀、劉子翬故大學士楊榮後裔役賦有差。

皇長子生，詔赦天下。

明史神宗紀十年秋九月丙辰，以皇長子生，詔赦天下。

張居正卒。

按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官至中極殿大學士，晉太師，贈上柱國，卒年五十八，謚文忠。著有張太岳全集。事迹詳明史本傳。先生與居正交有素，學孔精舍詩鈔有太岳張公爲余談衡山之勝因示登遊諸作云：見說高峰迴不群，遊仙特禮祝融君。遠從千里遊湘浦，獨立孤峰辨禹文。紫蓋瓊雲時縹緲，朱陵瑤草正氛氳。詩篇一一思玄興，何得相隨坐日曛。攷張太岳文集有遊衡嶽記及後記二篇，述衡山之勝甚詳，先生詩必此時作。然遊衡嶽記有月日而無年，或刊集時所削耳，未悉確係何年，附記於此。再張太岳文集有致先生兩牘，與中丞孫淮海云：比者冒昧妄有論建，辱獎譽過情，深以爲愧。大廈之成，非一木之幹，僕既已唱之矣，尚賴一時賢士同心和之，庶克有濟。奈何人心玩愒已久，溺於故常，蔽於私意，雖心知其當然，而終不能踴躍以趨附也。今惟積此真意，漸次薰蒸，假以一二年，庶可少變。但僕以病軀，久欲棄人間事，恐不能從容以需之耳。辱道誼知己，輒盡其愚。又答中丞孫淮海云：辱惠佳刻，略讀數種，皆入玄造奥，含菁咀華，且其議論不詭於聖人。向也吾見公之貌而已，今乃得窺其深矣。蘇



氏有言、千金之富、卿相之貴、苟非天之所與、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公以涉壯之年、早窺道域、天所與也。願勉旃自愛。歸見令叔慮吾、證以山中所得何如。恐當遠遜阿戎矣。居正於先生之叔慮吾亦所素識。書中所謂辱惠佳刻、不知爲何時所刻集子。先生文集始刻於嘉靖丙寅、此書之作、必在丙寅以後。題云中丞孫淮海、中丞之稱、殆指巡撫、先生於隆慶改元始擢僉都御史巡撫鄖陽、書或此時所作。時先生四十一歲、所謂涉壯之年、亦近似。時居正已爲朝廷重臣、觀其書意、亦頗虛懷、非恃權勢者所作也。特於隆慶六年爲首輔後、已漸驕矜、結交中人馮保、斥逐同事諸徑、獨專權柄、擅作威福。萬曆中、以父喪奪情、杖戍多人、身歿之後、言者交攻、遂致奪官、階榜示罪、行籍沒其家、長子自殺、弟及次子皆充軍煙瘴地方。論史者皆目以權臣不直所爲。莫友芝輯黔詩紀略、莫祥芝刻孫文恭公遺書、多載附錄、皆未附及兩書。張太岳全集具在、書並未佚、其不錄、殆以此歟。

萬曆十一年癸未、一五八三　**五十七歲。**

起刑部右侍郎、辭不赴。

邱傳、癸未起少司寇、辭。

國榷、萬曆十一年十二月甲戌、前禮部右侍郎署國子祭酒孫應鰲爲刑部右侍郎。

奢世統激變。

國榷、正月、癸未、貴州巡撫右僉都御史劉庠、巡按御史傅順孫、各言總兵郭成脅永寧宣撫司婦奢世統激變、失利。命按之。談遷曰、郭子章黔記盛稱郭都督先爲戚繼光偏裨、平倭有功、威聲遠播、故一至群夷震疊。有出掠者、密遣

健兒十數輩入深巢、至折馘出不之覺、苗以爲神、及按彈墨則永寧之變、不勝薏苡之疑矣。武臣宣力疆圉、非吸風餐露所同、而稔禍於夷婦、固難辭賢者之責也。

追奪張居正官階。

明史神宗紀、萬曆十一年三月甲申、追奪張居正官階。

徐階卒、王畿卒。

按王畿字汝中、別號龍溪、山陰人、嘉靖癸未下第、受業文成。丙戌中試、官至武選郎中。夏貴溪惡之、再疏乞歸、講學吳楚閩越江浙、卒年八十六、著有龍溪全集。事迹詳明史本傳。龍溪受業陽明、有天泉證道記、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爲惡是格物。四無之説、爲世詬病。無善無惡四字、顧涇陽謂之最險最巧、詆爲埋藏君子、出脱小人。知善知惡、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知、亦爲羅念庵所不滿、反復詰難、遂啓王學之左右派。龍溪爲右派之近禪者。其全集有三教堂記可證。先生學孔精舍詩鈔有太平興國宫用王龍溪韻云、詠真元福地、古徑已平蕪、林隱雲光亂、煙銷殿影孤。仙源何寂歷、靈迹半虚無。閑坐觀元化、吾今且喪吾。

萬曆十二年甲申、一五八四　五十八歲卒。

鄒元標疏薦。

鄒元標願學集、萬曆十二年敬採輿論、共推士品。乞查明録用疏云、原任國子監祭酒孫應鰲、數經薦剡、無容復贅也。

按、鄒元標、字爾瞻、別號南臯、吉水人。官至左都御史、乞休、卒於家。逆閹追削爲民、崇禎即位、贈太子太保、謚忠介、著有願學集。事迹詳明史本傳。南臯以建言忤張居正、謫戍都勻、與先生論交最密切磋學問、砥礪名節、汲引唯恐不及。願學集內屢稱道之。郭子章孫文恭公祠碑記云、及予入黔、別鄒爾瞻江上、爾瞻曰、黔中孫淮海、李同野、馬心庵、皆致力斯學。君此行、惜不及見三君耳。

起南京工部尚書、又辭。言者論先生屢起不仕、無人臣禮、有旨致仕。是年卒於里第。賜祭葬。

郭傳、晉南京工部尚書、卒、賜祭葬。

邱傳、甲申、起南京大司空、又辭。於是言者論先生屢起不仕、無人臣禮、有旨致先生仕、而先生卒。

國權、萬曆十二年三月甲申、孫應鰲爲南京工部尚書。丙申、南京工部尚書孫應鰲、右侍郎胡執禮俱劾罷。壬戌、予故南京工部尚書孫應鰲祭葬、謚文恭。應鰲、字山甫、貴州清平衛人、嘉靖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出補江西按察僉事、遷陝西提學副使、累進今官、歷中外皆有聲。

按、先生之卒、郭傳無年月、邱傳謂萬曆十二年甲申、莫傳以爲十三年乙酉起刑部右侍郎、尋晉南京工部尚書、卒、賜祭葬、贈太子太保、卒年若干歲則未定。攷邱傳與國權最爲確鑿、莫傳有誤。邱傳云、余與先生里居相距數舍、先生之卒也、余已能受書、竟不一聆謦咳、可恨也。既爲諸生、始見先生於紙上而慕之。邱氏舉萬曆十八年鄉試第一、去先生卒時才七年耳、於先生雖未及請謁、所言必最可據。莫氏生數百年後、蓋以推測而得。其以十三年者、蓋以起刑右、起南大司空、皆已赴任、故於黔詩紀略山中詩後註云、至十三年、文恭再起刑部、尋晉尚書、集中無一詩及之、殆並未上歟。以邱

傳及國榷所記證之、知不然矣。國榷多本之實錄、有年月可憑、更足徵信。惟謚文恭、爲萬曆二十八年從巡撫郭子章等所請、三十年始得謚。但國榷成書在明亡後、其例於某人卒後概述其生平、略加評騭、常並書是年以後之事、如按語然、非不可也。是萬曆十二年甲申爲先生卒年不誤。予於辛巳歲當黔南叢書六集重印督學文集時、爲作跋語於後、定先生卒年亦沿莫氏之誤、當改正。又國榷謂賜祭葬爲十二月、則先生之卒爲十二月可知。今其墓猶存、有萬曆十三年立碑、蓋卒於十二月、至次年始葬、畢立碑、亦甚合理。至贈太子太保事、各書皆未載、始見朱彝尊明詩綜、未知所據、莫傳從之、不錄。晚出之書、不惟先生之督學文集莫氏未見、即邱禾實循陔園集與談遷國榷皆未得寓目、故所言未足爲據也。

墓在清平城南三里。

清平縣志、工部尚書孫應鰲墓、在城南三里。

先生卒後無子、爲立嗣。

邱傳、至於圖書莫付、身後立孤、然則天道固善、是耶非耶。

循陔園集雨中望淮海先生墓、先生有德開堂燕、身後立孤身不見。

按先生現存詩文中、均未述及妻與子之情況、故所娶是何姓氏、亦無從得知。僅見學孔精舍詩鈔在關中時有門人爲余華山求嗣之作一首。邱氏之傳與詩、曾言及身後立嗣、頗爲重要。詩之全文云、郁郁松楸樹、云是尚書墓。碑苔字尚新、龍劍知何處。我來望松楸、滿目雲霞流。雲霞凝作雨、咫尺

迷荒邱。欲往從之路無由、時方事襏襫、三農占有秋。疑是先生靈沛、爲霖雨匀桑疇。先生有德開堂燕、身後立孤身不見。先生有望爲國耆、今日易名知不知。遺文藏石室、賜額掛山鄗、谷鳥鳴喬處、林猿泣夜時。淒風來隴早、明月下山遲。感此何異山陽地、對此難禁曠世思。願言矢私淑、不忍問遺規。神理如綿綿、斯文應在茲。既言今日易名知不知、當是萬曆三十年壬寅賜謚。以後所作孫文恭先生傳、亦賜謚後之作。身後立孤、他書無記載、未知其詳。俟求孫氏譜牒攷之。

時父南翁母司氏尚在堂。溫純遣使隊奠、並有報南翁尺牘慰之。復爲誄文、及集杜詩八首哭先生。

溫純恭毅集與孫南翁先生書、自從吾師海淮先生遊也。習太師家學風度、不啻身坐春風中。然無有執鞭之幸、謂吾師無恙、且還朝、可北面以質。即北面太師也。頃訃至、則疑已知其信真、則傷痛無已。不知天何以厚賦吾師、又何不令竟施若此也。然斯文正脈、有遺言則吾師在、獨沐教廿年、策之不前、負吾師甚。今死別無復立雪之期、故傷痛無已。敬使使以薄奠往、幸命從者同去、使告吾師位、衷曲略陳誄文中。太師其爲道珍重、以慰吾師泉下。師母何以享餘年、念之。後嗣得賢喆否。國恩未請何也。統希詳示。有可爲地者、純當畢力圖之。臨發西望、淚如雨。

又誄大司空淮海孫文恭先師文。嗚呼哀哉、樹伐需材、大道貴夷、津梁不作、孰指我迷。篤生先生、爲世真儒。悟在象先、拓我廣居。追惟筮仕、讀書中秘、及拜夕郎、抗直當世。出按豫章、奸墨辟易。視學關中、文章赤幟。純時弱冠、實侍絳幃。不謂散樗、國士被知。歷遷蜀楚、保釐聲施。岷峨頌德、雲夢繫思。南北藩臬、聲稱籍甚。遂拜中丞、撫治是任。兩鎮鄖陽、如木斯蔭。今上拊髀、召還中禁。廷尉未幾、晉陟南宮、侍講經

筵、教胄辟雍。時有啓沃、上爲斂容。乃戀親幃、辭陛引躬。上念老成、典型攸寄。召起陪京、司空是畀。謂即登庸、翱翔鼎司。和羹鹽梅、庶幾無愧。天胡不慭、遽殞其生。訃聞之日、中外動情。閭里罷市、縉紳涕零。國有恤典、士無師承。嗚呼痛哉。世豈乏才、亦豈乏賢。其根不沃、光寧煜然。先生學孔、妙契言筌。默識慎獨、體仁溯源。近世學派、先生要矣。聖人有作、或弗易矣。純也飲醅、廿年於此。習氣爲累、毫無踐履。念於先生、三沐芬芳。青衿歲餘、日侍門牆。受約於鄖、則部湣陽。受教於京、則官奉常。昔在一堂、猶多扞格。今業死別、安望聚樂。即把遺言、以求領略。恐躡前蹤、欲追復卻。嗚呼痛哉。梁木其壞兮、喬嶽其頽。斯文中墮兮、圖書陵夷。緬懷春風兮、抱心孔悲。鬱瞻南斗兮、潸然涕洟。萬里遣使兮、生芻一束。地不能縮兮、悲不能贖。含愁夜雨兮、五內若劚。山川間隔兮、爰訴我曲。

又哭孫山甫師集杜詩八首、淮海維揚一俊人、湖南爲客動經春。古人已用三冬足、歸赴朝廷已入秦。朝廷衮職誰爭補、枉沐旌麾出城府。童稚情親四十年、使君高誼驅今古。風流儒雅亦吾師、藥餌扶吾隨所之。川合東西瞻使節、白頭吟望苦低垂。文章日自負、經術昔相傳。天地身何往、溪風爲颯然。自知白髮非春事、離別不堪無限意。中天月色好誰看、更爲後會知何地。輕輕柳絮點人衣、蜀道兵戈有是非。念我能書數字至、總戎楚蜀應全未。開府當朝傑、主恩前後三。持節公堂宿霧披、物色生態能幾時。仗鉞褰帷瞻具美、楚宮臘送荊門水。城尖徑仄旌旆愁、一體交態同悠悠。形容勞宇宙、心折此淹留。北闕心常戀、蒼生起謝安。早春重引江湖興、隱几蕭條戴鶡冠。學冠天人際、願聞第一義。低空有斷雲、俯仰悲身世。十年不見來何遲、搖落深知宋玉悲。中夜起坐萬感集、反思前夜風雨急。此道未磷

緇、門戶無人持。高天意淒惻、清秋望不極。恨別鳥驚心、修文地下深。　時來知宦達、北極捧星辰。尚愧微軀在、蒼生倚大臣。往時文采動人主、南極一皇朝北斗。講殿辟書幃、側身天地更懷古。斯文去矣休、屈注滄江流。便與先生應永訣、琴瑟几杖柴門悠。　致君丹檻折、天際傷秋別。子規枝叫舌、益歎身世拙。悲風爲我從天來、城闕秋生畫角哀。但話夙昔傷懷抱、江山故宅空文藻。慘淡淩風煙、淒涼憶去年。寒風颯颯枯樹濕、木葉黃落龍正蟄。吾將罪真宰、真宰上訴天應泣。五道竟何之、鷗歸只故池。向來憂國淚、不愧史臣詞。　往在西京時、到今耆舊悲。已墮峴山淚、排悶強裁詩。尚書踐台斗、近淚無乾土。上有行雲愁、鬱結回我首。孤魂久客聞、何處出塵氛。露從今夜白、風處急紛紛。　道爲諫書重、書歸故國樓。蓋棺事則已、涕泗不能收。朝庭非不知、豈徒卹備享。嗚呼就窀穸、牢落吾安仿。名與日月懸、死亦垂千年。杖藜歎世者誰子、春渚日落夢相牽。墓久狐免鄰、浩歌淚盈把。向來披述作、垂之俟來者。

先生著述、除有年代可攷者、譜內已錄入之淮海易談四卷、左粹題評十二卷、莊義要刪十卷、學孔精舍彙稿十六卷、幽心瑤草一卷、教秦語錄理學傳作教秦緒言、即諭陝西官師諸生檄、教秦總錄、歸來漫興、外見於明史藝文志及四庫總目提要者、有律呂分解發明四卷。

四庫總目提要、律呂分解二卷、發明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明孫應鰲撰。是書攷辨律呂、多出臆斷、如旋宮之法、以十二律相生爲調、用五聲二變、止得七聲、如通計一韻五調、所用之七律、則三十五聲只十一律。今以黃鐘一均言之、自黃鐘而上、用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四律。自黃鐘而下、用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蕤賓六律、並黃鐘爲十一律、其不用大呂者、以旋宮之法所不及也。應鰲不解其義、乃云、大

呂助黄鐘宣氣、后妃之象、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故虚而不用、穿鑿殊甚。其算漢斛銘文之徑、尤爲踈舛。嘉量方尺、闉其外方斜即圓徑也。方求斜術、以方尺自乘倍之、開方得斜、即以之爲圓徑、用祖氏密率、得圓周、乃不易之法。今應鼇以徑一圍三最踈之率起算、命斜徑爲一尺四寸有奇、周四尺二寸、是以開方乘除所得之數無一不謬、與祖氏所有徑一一四周三五五密率相去殊遠、乃自云依祖氏布算、何也。況即以徑一圍三論之、則斜徑一尺四寸有奇者、周亦不止於四尺二寸。總之根柢不明、故無往而不抵牾也。

見於郭子章理學傳及毛在遺稿序、黄虞稷千頃堂書目者、有四書近語六卷。

四書近語自序、余既以病廢家居、得日與吾黨二三子講明孔門之學、隨所論析、二三子各有輯錄、已乃成帙。余謂其贅益甚。二三子審能察識斫輪之技、非勞筋苦骨、搰搰椎鑿之間、以天合天、得之自我、用力少、見功多、終身由之而不捨、是聖人誠死猶有不死者存、所謂不可傳者、豈真不可傳耶。二三子寧盡無懸解、余言於笑談、領略者乎。清平孫應鼇山甫序。

王橒重刻四書近語序^略^、清平孫淮海先生、生有明盛時、得孔孟所以教人之旨、當時講明正學、與豫章南城羅公近溪、蜀内江趙公大洲、楚黄安耿公楚侗、號稱理學。著有四書近語、每發一論、親切著明、與朱註相表裏、當時講學清平、已梓行世。歷年既久、遂致零落。橒癸巳讀禮蒐得於敝笥中、缺論語下及孟子、會施秉顧孝廉其宗、同里趙守戎起龍、乃輯成全璧。聖賢精藴、猶有傳人、因與諸及門亟加校讎、復繡之梓、並輯學孔精舍瑣言及教秦語錄十六條、南豐瓣香、景行不遠、先生文章事業、蔚爲吾鄉

大儒國史省志、大書特書、又非檑所能殫述矣。康熙甲午歲桂月之五日。

按四書近語六卷，莫祥芝輯孫文恭公遺書已彙刻，前除自序及黄平王檑序外，尚有武陵戴嗣方兩序。以朱彝尊經義攷攷之，朱云：四書近語七卷存，引李延是曰：孫氏近語自爲之序，又有李蓘、楊一魁序二篇。今本無李、楊二序，卷帙亦不合，知王檑所刻，非據舊本。莫祥芝更據王檑刻本而輯入也。

春秋節要、雍諭、學孔精舍續稿、道林先生粹言。

黔詩紀略莫註：千頃堂於教秦一種下繼之云：又南雍彙稿，又續稿。按先生未官南雍，其南雍二字，蓋雍諭之誤，又誤以文集之彙稿、續稿爲在雍條教，皆未見本書，徒因他人總記筆之，而續未審也。

按先生生平著述已著録者，漏遺甚多。四庫所收已少，明史藝文志二種、千頃堂書目所録稍備，文甚錯訛，蓋有同書而異名者，有兩書而内容相差甚微者，卷帙久佚，誠如莫氏所言，皆未得本書爲之參證也。未著録者不知凡幾。太倉毛在作孫文恭公遺稿序云：萬曆甲子按萬曆無甲子，有誤，當是甲申，予領巡撫按貴州，命吾鄉荊石、鳳洲二公三致意於公，比入境，過清平則捐館矣。因檄清平令搜公遺稿，得若干卷，稍爲詮次，刻之。此序之作，當在萬曆三十年以後，先生是年始從郭子章之請，得諡文恭，是明萬曆中曾有遺稿之刊，毛在所輯，不知爲何種。今遺稿已不傳，則毛在所檄取者，已散佚矣。清乾隆中修四庫全書，先生文集又被抽毁，則現流傳者亦非足本，或更有全部被毁棄者，如奏議，今則一篇不存，他可知矣。

籍沒張居正家、榜其罪於天下、家屬戍邊。

明史神宗紀萬曆十二年四月乙卯、籍張居正家。八月丙辰、榜張居正罪於天下、家屬戍邊。

溫純爲言官所劾趙錦請優慰大臣申飭言官、溫純以大理寺卿改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

明史溫純傳、萬曆十二年、以大理卿改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

國榷萬曆十二年四月辛亥、左都御史趙錦請優慰大臣、申飭言官、朝端聚訟、溫純時爲大理寺卿、亦在其列。六月壬申、大理寺卿溫純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

按、溫純字景文、號一齋、三原人。歷任戶科、兵科給事中、湖廣參政及河南參議。以大理寺卿改兵部右侍郎、巡撫浙江。入爲戶部右侍郎、督倉場、起南京戶部尚書、後拜工部尚書、累遷至左都御史、贈少保。萬曆三十五年卒。天啓初、追謚恭毅。著有溫恭毅集。事迹詳明史本傳。純爲先生提學秦中所拔士、受知最深、明史稱純清白奉公、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當、肅百僚、振風紀、時稱名臣、蓋多有得於師承者。純子自知記所刻書後云、先公從諸生日、受知淮海孫太師、講明聖學、構學一堂、課諸弟子、肄習於六經、多所闡發。茲刻理學書、所以明至學也。學孔精舍詩鈔有述懷寄溫一齋二首、年來欲賦武溪深、千里居能一和音。滿目毒淫題不盡、淵魚鵂鵂總驚心。　西京別緒不勝情、瑞世文章彩鳳鳴。月色當樓書札到、懷人回憶武昌城。

劉庠改調、劉世曾巡撫貴州。

國權、正月己亥、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劉庠爲南京兵部右侍郎。九月戊寅、總督雲貴川湖軍務劉世曾棠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仍巡撫貴州。

按、省志及貴陽府志、均有萬曆十二年舒應龍巡撫貴州之記載、國權未錄。攷康熙志、十三年者、亞叛、巡撫舒應龍討平之、立宣威營。則舒應龍巡撫貴州爲是。劉世曾已總督雲貴川湖軍務、仍巡撫貴州、蓋暫攝其事也。國權有脫漏耳。

耿定理卒。

按、耿定理、字子庸、黃安人。定向仲弟、終諸生。明史附定向傳。其學得之定向爲多、又於鄧豁渠得一切平實之旨、所造益實。胡廬山會定向、定理於漢江之滸、相與訂爲學宗旨。定理曰、吾學以不容已爲宗、其自道如此。先生與定向昆季、皆爲摯友、嘗爲其父靜庵作榮壽紀遇編。定理有弟定力、隆慶中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卒贈尚書、明史亦附定向傳。莫友芝黔詩紀略、誤以先生答定向書爲定力、蓋不知楚侗即定向也。以先生榮壽紀遇編楚侗先生耿公嘉靖丙辰登進士證之、定力隆慶中始成進士、答楚侗公書爲定向無疑。小傳後云、通籍後、遍交羅念庵、胡廬山、鄒穎泉、羅近溪、趙大洲、耿在倫、楚侗諸巨公。在倫即楚侗、何以並列其字號、蓋又誤以楚侗爲定力也。定理號楚倥、見明儒學案。楚侗楚倥之號、明史本傳皆未錄、故有此誤。

附記

明萬曆二十八年庚子、一六〇〇年先生卒後十六年。

貴州巡撫郭子章、御史宋興祖、李時華同爲先生請賜諡。

萬曆三十年壬寅、一六〇二年先生卒後十八年。

詔下賜諡文恭。郭子章暨御史畢三才、即清平城中先生書舍故址建祠祀之、子章作祠記。

郭子章孫文恭公祠碑記、人情所極慮於身後者在易世之裔與易名之典、而此二者恒相因也。有子孫陳乞、雖中材可獲褒稱。亡子孫陳乞即高賢未免堙沒、抑勢使然乎。亡論往故、如我國家李韓公之功、不遜於武寧武順、而李不諡、祺不善終也。解大紳之賢、不遜於楊文貞黄文簡、而解不諡、家徙遼陽也。鄒吏目之忠、不遜於羅文毅舒文節、而鄒不諡、雖云秩卑、亦其嗣斬也。人臣生樹太常之勛、死爲若敖之鬼、非國家念其故、恤其私、誰爲燃已溺之灰、而反既失之履、故人情所極慮而不可必得者。國家曲體之、令其世絶而祀存、骨朽而名揚、所以彰往而勸來也。隆萬以來、此論稍明、章耳而目之、無子孫陳乞而褒諡如故、得四人焉。少保于公謙、改諡忠肅、少師夏公言、諡文愍、中丞海公瑞、諡忠介、尚書孫公應鰲、諡文恭。文恭之諡、實章與御史宋公興祖、李公時華同請者。公賜諡詔下、章又與御史畢公三才作公祠於清平、市田以供歲祀、平令劉啓周等以公祠記來請、予計公督學秦中、爲三秦士師、暫宗北雍、爲天下士師、及門入室弟子、當有善言師者、乃請於今御史大夫三原溫公。溫公故公所簡秦士也。溫公曰、弟子即誦師、無若公言。公且以哭公集杜八首示余、讀

之令人涕落。予辭不獲、乃稽公履歷記之。公姓孫氏、諱應鰲、字山甫、先揚州如皐縣人、占籍清平衛。嘉靖己酉當爲丙午、田雯黔書及莫祥芝孫文恭公遺書附錄皆誤舉鄉試第一、癸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出僉江西、歷陝西提學副使、都察院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入爲大理卿、遷戶部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隆慶當爲萬曆改元、上幸學、公以進講無逸、賜茶。請告、起刑部右侍郎、晉南京工部尚書。卒、賜祭葬。墓木拱矣。萬曆庚子、章等爲請謚於朝、壬寅詔下、謚文恭、錫之誥命、始祠公於清平城中。予按謚法、恭有九義、謚公曰恭、其尊賢貴義、執事堅固之謂乎。余師胡正甫先生嘗語章曰宇內講明正學、楚有黃安耿公、蜀有內江趙公、黔有清平孫公、吾豫章有南城羅公、皆賢人也。已予入蜀、予師與趙孫二公皆捐館舍、乃合祀三公於大儒祠。及予入黔、別鄒爾瞻江上、爾瞻曰、黔中孫淮海、李同野、馬心庵、皆致力斯學、君此行惜不及見三君耳。予平播後、輯黔記、乃合三公類傳於理學、已復爲公請謚而得恭、乃知正甫先生與爾瞻言不我欺也。嗟呼、公亡易世之裔、而得易名之典、人情所極慮、不能必得之身後者、公不慮而得之、遭逢聖明、視李解鄒三公、千里矣。公所著有學孔精舍彙稿、易談、四書近語、教秦語錄、春秋節要、律呂分解等書共若干卷、發明聖學、具載諸書、立朝大節、他日國史當有大書之者。茲記止紀公請謚及建祠顛末。祠即公書舍故址、袤若干丈、廣若干丈、中爲堂、祀公。堂外爲門、顏曰工部尚書孫文恭公祠。祭田若干畝、俱在碑陰。

清康熙三十年辛未一六九一**先生卒後一百〇七年。**

濟南田雯巡撫貴州、重建先生祠落成。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一六九六先生卒後一百一十二年。

田雯作重建孫文恭公祠碑記。

田雯孫文恭公祠碑記：余於戊辰奉撫黔之命，驅車萬里，道經楚南沅湘地，見三閭大夫、新息侯二祠幾遍五溪七澤間。入黔則不祠祠竹王夫三閭大夫，楚之放臣；新息侯壺頭一戰，楚人惜之。尸祝俎豆之，千百載不少衰，宜也。夜郎竹王，其事怪誕不經，黔人何以祠？武鄉侯渡瀘之役，大有功於黔，貴竹、銅鼓山爲諸葛貯甲處，陳迹猶存，黔之人又何以不祠？余入黔，慨然爲立丞相祠堂於涵碧潭上。追攷黔志所載，清平有孫文恭祠，今廢，墓在邑西五里，蔫葛蒙薈，狨語熊鳴，公之一抔土雖樵蘇莫辨矣。嗟呼！當明世廟時，邊宇乂安，崇尚儒術，公一鬼方產耳，以著書講學自任，樹立勛名，入爲司成，出膺節鉞，有古仲山甫風，何以歷今不二百年，里之父老及公之子孫遂無傳聞紹述之者？所以余入黔時，扼腕抵掌，慷慨論列，流連追慕其爲人，且重有感於祠之廢而纍欷流涕也。公姓孫氏，名應鰲，字山甫，別字淮海，先世揚州人，以流寓占籍清平。舉嘉靖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工部尚書，卒，其謚文恭，則萬曆間從黔撫郭青螺之請也。公著述數種，有學孔精舍彙稿、易談、四書近語、教秦語錄、春秋節要、律呂分解、諸書詩賦若干卷。夫蠻髦之邦，農不習耒耜，士不治詩書，官斯土者必表章一二前哲，所以扶植綱常，祓濯習俗，庶可潛移而默化之。不然，羅施鬼國，未有積十數年，近或五七年，無疵癘夭札、刀兵水火之患者。以公文章理學事功，而顧可使之閟而不耀耶？則余今日之祠公，亦猶青螺請謚之意也。余嘗謂畏壘祠庚桑，有垣牆蓬蒿之喻，大抵人情各樂祀

其鄉里之閭人、齊人高石慶之行、立石相祠。白居易以文章名、沒而鄉人祭其墓。以視欒公之社、朱邑之桐鄉有間焉。武鄉侯功在征蠻、余既爲黔人祠之、則文恭可知矣。祠之上高柳澄潭、小山叢篠、可與丞相祠堂遙相望也。是亦黔人之幸矣。清平令許君國幹曰、是不可以無記。蓋祠成於辛未之春、遂以文請、值余以憂去黔、踰三年、官京朝、殆復二年、許君書凡六至、始爲文寄之、鋟之石而繫以辭。香爐峰童、麥沖瀧黑。萬音駭駭、苴風瑟瑟。毒霧運帚、碧空垂蔓。粹靈雥集、王後鄒前。曰誕偉人、淮海山甫。伊呂其儔、程朱之伍。神囂獨立、僊的孤臨。繹花枬落、翠筑幽尋。經行牢牢、儒林長德。輈輈啟啟、髯人婕客。遺文墜翰、駢出橫陳。周情孔思、一代名臣。經師人師、大雅倆佛。歷位司空、才猷逴躒。迓鼓盜竽、僞體別裁。醕儒正學、範往圍來。李杜雄辭、徐庾麗句。焱逌容裔、鈞天謦護。爰有遺廟、平邑窋岡。何以妥之、不疚其光。胸春且饑、梳煙劅草。鳳衰雉噫、日晛官道。刻楔磨石、紺文紫錢。擺雲捩風、用永千年。平仲君遷、干霄蔽日。拜其下者、牂獚狫犵。許君賢宰、百廢聿興。無限芳躅、鬮鬶馮陵。萬里而來、蕩櫛鯉雁。俾余摛辭、青螺再見。舊植荒落、華顛白紛。倪腕渴筆、何以爲文。岦研覃思、言蠭且陋。觸懷誰昔、遙酹酘酒。堙山塹谷、犻鼉雨風。長卿晚翠、簡子秋紅。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一七一四**先生卒後一百三十年。**

黃平王橒合刻四書近語、學孔精舍瑣言、秦中教士十六條爲孫文恭三書、作跋。

王橒合刻孫文恭三書跋、略理學三先生、各有著述。予二十年前、猶及聞文恭學孔精舍彙稿、爲撫黔者檄取購求而去。夫能於購取、誠賢矣、而竟拔本而去、俾一線之存、竟成絕響。視郭公何如。非徒

追慕之爲難、而表章傳述之爲難。近語一篇、始亦不及見、自予師田山薑先生撫黔、力事徵採、予始錄於同里趙某家、既鈔錄以應、存有草本、未及三十年、予讀禮歸、始閱前本、又復遺其半、予滋懼焉。乃覓之清平公族裔、欲補成全璧、卒無以應。會張生維際盛子以學孔精舍瑣言見覆、如獲拱璧、間又得論語下卷、由施秉顧孝廉進也。至武陵、得秦中教士十六條於張太史志尹家、乃合刻以行世。

按王樗合刻孫文恭三書跋、未載年月。四書近語爲同時所刻、其序後云「康熙甲午桂月之五日」、知此跋亦甲午歲作。原序已見前。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一七一五**先生卒後一百三十一年。**

武陵戴嗣方刻四書近語六卷。

戴嗣方重刊四書近語序略：方今聖天子崇尚理學、凡有功傳註、羽翼聖經者、特蒙頒在廷、且以宋儒諸書與四子五經並列學宮、取士著爲令、是聖道昌明之會也。予小子敬誦此篇、懼久散失、勉登梨棗、以志私淑。竊恐識見卑陋、校讎未當、冀高明同志攷訂商榷、公之海内、此則區區厚幸矣。康熙乙未、武陵戴嗣方。

咸豐四年甲寅、一八五四**先生卒後二百七十年。**

獨山莫友芝獲麻哈艾述之從其祖鳳嵓侍講手鈔本過錄之學孔精舍詩鈔、據以輯入黔詩紀略。按此條爲莫友芝學孔精舍詩鈔跋所敘、原跋已見前。



光緒四年戊寅、一八七八**先生卒後二百九十四年。**

獨山莫祥芝輯淮海易談四卷、四書近語六卷、教秦緒言一卷、幽心瑤草一卷、學孔精舍詩鈔六卷、補輯雜文一卷、附錄一卷、刊爲孫文恭公遺書八種。

莫祥芝孫文恭公遺書敘錄、黔中鄉賢、始後漢尹道真、哀然爲儒者冠、惜范史不立傳、亦無傳書、自後寂寂、鮮知名士、山川之氣、非有靳於是、殆僻遠而老牖下、每裹足不識荊、故堙郁以沒世、而闕然於通材之口耳也。家兄郘亭深矉焉、輯黔詩紀略以存之、昉自前明、人爲之傳、所以表章其人與書者至矣。嘗讀其書而爲孫文恭公惜焉。公以詞臣洊踐卿貳、外歷參政、巡撫、鐫巨璫、論革除、清國學、政事赫一時、而明史無傳、此可爲公惜者一也。公受陽明心齋之學於徐樾、與羅洪先、汝芳、蔣信、胡直、趙貞吉、耿定向、定理相切劘、發揮良知、張皇眇悟、而學案不載其姓字、此可爲公惜者又一也。公之著述見於史志者五種、其見錄於四庫者僅三種。今三種中只存易談四卷、而四書近語六卷、賴王先生震來刊傳之。其學孔精舍彙稿十六卷、久已散佚、咸豐甲寅、家兄得寫本詩稿六卷於麻哈艾述之疑、即彙稿末數卷、甚慨文恭文在、詩右傳錄無人、而遽散亡。嗣又得教秦緒言、幽心瑤草兩種、其他則皆缺如、此更可爲公惜者一也。然公遺書雖不能全見、而前得郭青螺之請謚、田山薑之立傳、王震來之刊書、今詩稿亦得家兄爲掇其精英、此則可爲公幸矣。家兄訪求公書有年、僅獲此五種、刊黔詩時、取雜文之散見他書者數篇附其末。祥芝今刊公遺書、因萃爲一卷、又取當時友朋贈答與後賢之表章者、爲附錄一卷、並麗其後、以擴公傳而畢兄志、凡爲卷二十。庶幾尚友

之士、不以惜尹氏之無傳書者惜公歟。公別有左粹題評十二卷、以卷帙繁重、俟續刊之。光緒四年二月。

光緒六年庚辰、一八八〇**先生卒後二百九十六年**。

先生裔孫茂欇道出上海、遺書已刊成、識其後。

孫茂欇孫文恭公遺書跋：先文恭公著述自雍正乙卯後、家藏已無完帙。咸豐中遭苗變、舉殘缺者並蕩然。今茂欇以大挑得江蘇知縣、道出上海、邑令爲同郡獨山莫君善徵、手文恭公遺書五種見貽、蓋其合兄子偲先生昔年所收得、而今始刊成者。吾家以如皋籍來隸清平、再傳至文恭、遂闡陽明良知之旨、爲黔儒宗、流風餘蔭、霑溉歷數百年。今寇氛蕩滌、此帙爲子孫所不能有者、而復得刊之以傳、不可謂非厚幸也。因書簡末、以志愧感。光緒六年仲冬。

光緒七年辛巳、一八八一**先生卒後二百九十七年**。

茂欇校勘孫文恭公遺書、作正訛七十二條、附梓篇末。

孫茂欇孫文恭公遺書正訛跋：是集也、莫君收羅散佚、會萃成書、梓成、魯魚亥豕、未悉除、君閱之、惜焉、將親爲校讎、而案牘鞅掌、勞勞無須臾閒、因屬之予。予以集係先人手澤、不敢辭、詳閱再三、凡管見所及者、胥爲摘出、質之莫君、亦許可。但剞劂早竣、更換良難、爰以摘出錯訛各條、臚陳於左、送莫君梓附篇末、以俟高明之共正云。略光緒七年閏七月望日。

按：清平縣志云：孫茂欇、同治丁卯科舉人、庚辰大挑一等、以知縣用、分發江蘇。



光緒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先生卒後三百〇五年**。

遵義黎庶昌任日本公使、於日人中村正直家獲先生督學文集四卷、鋟板行世。

按黎庶昌刻孫淮海先生督學文集序已見前。

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先生卒後三百二十五年**。

茂榿子迴瀾以莫刻遺書及黎刻督學文集並刪去補輯雜文之重複篇目、付南洋官書局鉛印孫文恭公遺書四冊、爲今通行本。

孫迴瀾孫文恭公遺書後跋、略己酉夏、瀾復回蘇、路出滬江、更持交南洋官書局重印。

民國九年庚申一九二〇**先生卒後三百三十六年**。

貴州省續修通志局編黔南叢書第一集、重印淮海易談四卷、有陳矩跋。

陳矩跋、黔南江山靈秀、賢豪挺生、若漢犍爲文學舍公長通、盛公後漢道真尹公德行、經學、詞章、方之蜀都四子、殆無愧色。黔中不可謂無人矣。厥後兵燹屢興、黔服沒於鄰邦者半、湮於蠻荒者亦半。山靈不輕鍾毓、寂寞流風、千有餘載。有明中葉、始得淮海先生焉。略普定任志清先生、博雅嗜古、擁書百城、著述宏博、慨梓桑文獻殘闕、十數年前、即有裒輯黔人遺著盛舉。舊歲當軸禮聘先生續修貴州通志、乃商定兼印黔南叢書、表彰先賢、嘉惠來學、誠不可緩之圖也。先生素仰文恭公爲有明理學名臣、遂舉斯編、冠叢書首、屬矩校勘。因憶昔年從黎蒓齋星使使日本、值彼國文學博士中村正直所著敬宇文編成、踵使館乞矩制序。序成、敬宇大喜過望、開文宴、延星使蒓齋先生與矩入

座呈家藏孫文恭公督學文集、星使喜顧矩曰、此莫郘亭徵君求之數十年而未獲者、今吾與子得之、可謂異數。已攜歸付梓、屬矩校刊。流光似電、今三十餘載、矩今老矣、又獲校勘是編、豈非與公有文字夙緣耶。書此以志慶幸。

民國三十年辛巳一九四一**先生卒後三百五十七年**。

貴州省文獻徵輯館續編黔南叢書第六集重印督學文集四卷、有李獨清跋。

李獨清跋、右督學文集四卷、明清平孫應鰲撰。略此集據嘉靖丙寅廬陵胡直序、爲台山邵元善刻藏保寧者。先生督學關西、門人嘗刻其詩、名曰督學集。邵氏復以名文類前、於丙寅未有刻者、是蓋先生刊文之始。明史藝文志載學孔精舍彙稿十六卷、四庫著錄爲十二卷、提要云據萬曆己卯劉伯燮序言、集首奏疏、終於古風絕律而採進本絕句七言律詩皆闕、知非足本。上元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又載有學孔精舍續稿、雖誤並彙稿以爲在雍條教讀有未審、然先生文集可知更有續刻。今此集無遷鄖以後文、是彙稿續稿之刻、當在其後。但彙稿刻時已否收入此集各篇、自四庫但存其目、彙稿盡佚、無從揣悉矣。先生所爲文散失滋多、此集不過一鱗爪耳。然即此片帙、來甚不易。獨山莫氏於光緒中訪求數十年、雖得他著一二種、而文集終付闕如、僅獲散見他書之雜文四篇。光緒四年、其弟祥芝刻孫文恭公遺書時、補輯雜文一卷於後。殆光緒十五年、遵義黎庶昌出使日本、始得此集於中村正直家、遂梓入黎氏家集。據黎序、謂取以與雜文校、增多八十餘篇、似祥芝所輯雜文、此集已具、而所梓則無此四篇、是已有祥芝所輯、遂不復再梓耶。抑督學文集本無此四篇

耶。以先生歷官推之、四篇皆撫鄖罷歸後作、督學文集不當有。黎氏之言、稍涉迷罔。宣統元年、先生族裔迴瀾於南洋官書局以鉛字重印遺書、乃合督學文集刊之、並刪補輯雜文內之左粹題評序、諭陝西官師諸生檄文、書太祖夢遊西嶽文後、三篇以省重複、即世所通行本也。攷清平縣志、又有先生所撰賀中丞沙城阮公撫定水西序、爲遺書所未有、不萃刊一帙、更易散落、今黔南叢書校印此集、即據黎氏原刻印行、後以雜文各編附之、庶先生之文傳於今者復傳之彌久也。先生生明中葉、及今不過四百年耳、何以遺著散佚如是。莫祥芝嘗慨爲又一可惜者。不知先生文集摧折非一、歸安姚氏咫進齋叢書內英廉等抽毀書目、謂查學孔精舍彙稿三本、係明孫如鰲撰、書內世史正綱、序谷音序、張浚論諸篇、語多偏駁、應請抽毀。四庫查辦書籍、先生彙稿已遭其厄、至誤應鰲爲如鰲、或刊本之訛。此集兩序皆存、僅無張浚論一篇。黎氏得諸海外者、或係明刻、猶存真面、亦云幸事。又蒲水王槮合刻孫文恭公三書跋、謂二十年前猶聞文恭學孔精舍彙稿爲撫黔者檄取購求而去、夫能於購求則賢矣、而竟拔本而去、俾一線之存竟成絕響。先生遺著屢爲蒞黔大吏檄取以去。檄取者或不善守、一有散亡、即無片楮、馴至非止遠地難求、即郡中已不易覯矣。嗚呼、先生之功業文章、爲吾黔開省以來人物最、徒以傳業無人、散失零滅、猶賴諸賢勤爲搜訪、掇其精華、首末粗具、先生志業借以攷見其大、是則可爲吾黔幸矣。昔會稽李慈銘論明文之病、謂談道學者、以語錄爲文、其病僿。沿館閣者、以官樣爲文、其病霸誇。風流者、以小說爲文、其病俚。習場屋者、以帖括爲文、其病陋。蓋流爲四端、而趨日下。先生當李何雄長壇坫之際、貌襲之風一時盛極、晉江

王愼中起而矯之、亦未甚著。先生獨能以清空勁直之筆、發抒正大中和之氣、一空依傍、無忝伯所言四病、以講學家爲文章。伯或稍有未脫明人氣習、乃時代使然、不足爲先生責。覽先生集者、自得之、無待予之費辭也。先生內踐卿貳、外歷參撫、匡君之失、救世之弊、於當時壞政、拳拳致詞、偶不即見採、而古誼忠肝、灼然千古。今世運日衰、生心害政者、奚止百十、民生凋弊、輾轉益甚。遵義鄭珍題先生書諭陝西官師諸生檄文石本詩、所謂貨取兵選愈曠奇、問公倘見作何筆、跋先生此集、不禁感慨係之。此集爲沈君漸逵所校、初校方畢、遽爾病歿、至魯魚亥豕、訛字稍多、已印成篇、無從勘正、是可憾也。民國三十年二月。

李卓吾年譜

（日本）鈴木虎雄編撰
朱維之翻譯
郭齊一審
周斌二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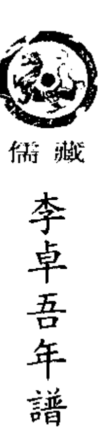
據《福建文化》第三卷重排

《李卓吾年譜》附補遺，（日本）鈴木虎雄編撰，朱維之翻譯。原載一九三五年四月刊《福建文化》第三卷第十八期。

李贄（一五二七—一六〇二），初名載贄，號卓吾，又號篤吾、溫陵居士、百泉居士、宏父、思齋、龍湖叟、禿翁，明泉州晉江（今屬福建）人，回族。二十六歲中舉，歷任河南輝縣教諭、北京國子監博士、南京刑部郎中等，終任雲南姚安知府。至五十四歲即憤然辭官，講學各地。後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罪名下獄，自殺死。李贄受王守仁和禪學影響，自居「異端」，重視功利，認爲「穿衣喫飯即是人倫物理」，「天下萬物皆生於兩，不生於一」（《夫婦論》），並且認爲儒家經典祇是門人弟子隨筆記録，並非「萬世之至論」，因而反對「咸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在當時可謂驚世駭俗。所著有《李氏焚書》、《續焚書》、《藏書》、《李溫陵集》及評點《水滸傳》等。

李贄年譜凡五種（謝巍《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録》卷八），以此譜爲最早。編者鈴木虎雄（一八七八—一九六三）字子文，號豹軒、藥房，日本著名漢學家，京都帝國大學名譽教授、帝國學士院會員。著有《賦史大要》、《沈約年譜》、《李卓吾年譜》、《吳梅村年譜》等，又曾校勘《文心雕龍》，卓有建樹。

是譜日文版載一九三四年二月刊《支那學》第七卷二至三號內，此爲中譯本。譜前有序論，從理學、文學等方面，論述李贄在明中葉以來之影響。其所據資料，取自李卓吾、耿定向文集、碑傳、志傳，外及後人論辯文章等，故「尚不充分完備」，即如李氏別號等，亦未能一一攷定，然述其平生事蹟，大致得其梗概矣。



李卓吾年譜

鈴木虎雄 作　朱維之 譯

彈劾李卓吾的人都當他是妖人。像顧炎武那樣的學者、也當他不是人一般地批評他、說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於叛聖人者、莫甚於李贄。日知錄卷十八 這些批評是先入爲主的、世人相信他們的很多。然而、一方面從他底朋友們看來卻相反。如馬經綸說、

李先生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之人也。答周礪齋司業

夫其不知於世人也、是先生所以超出於千萬劫之世人者也。其不知於道人也、是先生所以超出於千萬劫之道人者也。答張文玄先生

又如焦竑說、

未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門第二席。焦竑評卓吾語

錢謙益說、卓吾非可輕罵之人也。黃宗羲南雷文約卷三罵先賢條所引 由此看來、毀譽褒貶之差、亦太甚矣。不如日本吉田松陰先生、也是深深私淑卓吾的人。我們和松陰先生底研究者廣瀨氏都不得不奇怪、爲什麼松陰先生要崇敬這個稱爲妖人或小人之無忌憚者的惡僧呢。其實、誤解是從這裏起的、卓吾說、

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於孔子而後足也。若必待取給於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爲人乎。卓吾答耿中丞書

夫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爲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爲嘆美之語。又不然、則其迂濶門徒、懵懂子

弟、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後遺前、隨其所見、筆之於書。後學不察、便以爲出自聖人之口也、決定目之爲經矣。孰知其大半非聖人之言乎。縱出自聖人、要亦有爲而發、不過因病發藥、隨時處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闊門徒云耳。藥醫假病、方難定執、是豈可遽以爲萬世之至論乎。然則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斷斷乎其不可以語于童心之言明矣。卓吾童心說

辭或失之不遜、或陷于過貶。但酌其發言之精神所在、實可謂向後世儒生所陷的弊端下一金針。不料這些話却給與迫害卓吾的人以好口實、好像當他是反抗儒教的大罪人。加之自宋以來底儒家、都是陽儒陰佛、採取佛教之說、放在裏面、却把尾巴深深地隱匿而不顯露出來的。然至卓吾、便剃髮、不但外取僧形、並且明言其爲佛說。這也是給與迫害者以好口實。

儒者採用佛說而表面上又排斥它。關於這一層、卓吾之徒陶望齡辨道、

儒者之闢佛久矣、最淺如昌黎者、深如明道者、既昌言闢之矣。卽最深如陽明、龍溪王畿之流、恐人之議其禪也、而亦闢之、又何怪今之俗士哉。然必如明道而後許其闢、何者。以其名叛而實近也。如陽明、龍溪、然後許其闢、何者。以其陽抑而陰扶也。使陽明不借言闢佛、則儒生輩斷斷無佛種矣。今之學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誘之也。明道雖眞闢佛、而儒者之學亦因此一變、其門人亦歸於佛矣。二先生明道與陽明者、眞有功於佛者乎。吾輩只是無眞參默識之力、不能一刀兩斷、決了□綱、爲可愧恨。人言奚足惜耶。陶望齡寄君奭弟書其三、溫陵外紀卷四。

望齡偶而辨之而已。縱使不辨、明眼人都知道宋明儒學是根據於佛說的。實際上根據它、却說是

不根據它、這掩耳盜鈴之類呢。

黃宗羲在泰州學案裏敘道、

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王艮）、龍溪（王畿）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不滿其師說、益啓瞿曇之祕而歸師之、蓋躋陽明而爲禪矣。然龍溪之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又得江右（鄒守益、羅洪先、劉文敏、聶豹等江西出身的門人。）爲之救正、故不致十分決裂。泰州之後、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傳至顏山農（名鈞）、何心隱（初稱梁汝元）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顧端文（顧憲成、字叔時、號涇陽、謚端文。）曰、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羲以爲非其聰明、正其學術也。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柱杖、便如愚人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今之言諸公者、大概本弇州（王世貞）之國朝叢記、弇州蓋因當時爰書（訟獄之記錄文書）節畧之、豈可爲信。（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十二泰州學案敘傳）

上面所引的是說陽明之學因王艮、王畿而一轉、至顏鈞、何心隱等、便脫出於名教之外、取所謂祖師禪底態度、並因他們沒有放下柱杖的時節而生出弊害。如卓吾者最是常取呵佛祖的態度、最不放下柱杖的人。所以他說些像是不敬仰孔子的話、說六經、語、孟是道學底口實者、若用一片斟酌之念觀之、卽覺其爲不足深怪的了。卻不料便因此便給迫害者以口實、而至於不得已而自盡、也可說是不幸了。

關於文學方面、在詩文則公安之袁氏、竟陵之鍾氏譚氏等之倡說反對李王古文辭者、也是聞卓吾之風之起的。對於戲曲小說則水滸傳、西廂記等之評論、也發自卓吾、後來影響到金聖嘆等人的。但也有人說四書之評、戲曲小說之評、不是出於卓吾、而是葉文通作的、周亮工底書影說、

葉文通名晝、無錫人、多讀書、有才情、留心二氏之學、故爲詭異之行。迹其生平、多似何心隱。或自稱錦翁、或自稱葉五葉、或稱葉不夜、最後名梁無知、謂梁谿無人知之也。當溫陵焚藏書盛行時、坊間種種借溫陵之名以行者、如四書第一評、第二評、水滸傳、琵琶、拜月諸評、皆出文通手。略文通甲子乙丑謂康熙二十三四年間遊吾梁、雍邱侯五汝戡倡爲海金社、合八郡知名之士人鐫一集以行。中州文社之盛、自海金社始。周亮工書影卷一

雖然亮工之說難信、此因其書之製作年代、及其他各種問題、須待詳細的研究、始得解決。今不能及此。

我很久就想要知道李卓吾底事蹟了。我不是十分留心研究他底學說思想等、而是因爲看出明中葉以後、對於詩文和戲曲小說等的評論、是由於他底影響、是由於他啟發的、所以要考查他。近時如中國的吳虞氏、吳虞文錄中底明李卓吾別傳如日本的廣瀨豐氏、廣瀨氏續吉田松陰之研究底第三章李卓吾之事蹟都發表了稍許詳細的研究、但都是沒有細細留心於年月和地方、和我所希望的各異。凡考察一個人底事蹟時、總要紀述它底年月。如果事情複雜、則別設項目、以敘其事之始末、這是最便利的方法。我相信、年月之紀是最重要的。例如關於卓吾的誣言、若紀其年月、則不多費唇舌、便可渙然

冰釋了。因此我雖覺得自己的材料尚未充分完備、研究也未到家、也要來製作卓吾底年譜、希望日後能加以補訂。

作這年譜時、我所根據的主要參書如下、

一、李氏焚書六卷 李贄撰

一、耿天臺全書 耿定向撰

一、李溫陵外紀五卷 吳興潘曾紘昭度輯、弟曾灦慧曉跋、蘭陵張師繹序、韓敬鈍庵序。

一、李溫陵傳 袁中道撰、見李溫陵外紀卷一、又見明文授讀卷五十四。

一、李卓吾墓碑記 汪本鈳靜峯撰、見李溫陵外紀卷一、光緒順天府志所收汪可受撰李傳即節錄原文。

一、李卓吾傳 焦竑撰、佚。

一、李卓吾先生碑陰記 萬曆壬子二月詹軫光撰、見於現存墓碑碑陰。

一、李贄事畧 白東奎撰、見於李卓吾輯續皇明詩選卷首。

一、李卓吾墓一條 明劉侗帝京景物畧卷八、近時通行本失載。

一、泉州府志

一、福建通志

一、雲南通志

一、黃州府志
一、居士傳五十六卷清彭際清撰、卷四十三載有李卓吾傳引明文偶鈔及溫陵外紀。
一、吳虞文錄民國十年十月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卷下載有明李卓吾別傳。
一、李卓吾事實辨正黃雲眉撰、金陵大學金陵學報第二卷第一期、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刊。
一、李卓吾著述考烏以鋒撰、民國國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輯刊第一卷第二冊、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刊。
一、題王陽明後陸羯南撰、見於三宅雪嶺所著王陽明卷尾中有李卓吾評傳。
一、明末之三教關係小柳司氣太撰、昭和七年十二月刊、支那學論叢。
一、續吉田松陰之研究廣瀨豐撰、昭和七年一月刊、李卓吾學業事蹟、見於第二章第三章。
此外各於其關係條之下註出。

明世宗嘉靖六年丁亥、一歲。

本年十月三十日生。

李卓吾溫陵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人、初名載贄、後改贄、又有篤卓等名、又稱宏甫宏父、思齋、卓吾是他底號。父曰白齋、母徐氏、祖父曰竹軒、祖母董氏。幼而孤、由何人養育成人則不明。據泉州府志、卓吾論畧、袁中道撰李溫陵傳、居士傳等。

孔若谷底卓吾論畧說、居士生大明嘉靖丁亥之歲、時維陽月即十月、得全數焉。三十日生而母太宜人徐氏沒、幼而孤、莫知所長。

嘉靖七年戊子、二歲。

嘉靖八年己丑、三歲。

嘉靖九年庚寅、四歲。

嘉靖十年辛卯、五歲。

嘉靖十一年壬辰、六歲。

嘉靖十二年癸巳、七歲。

隨父白齋讀書、歌詩、習禮文。卓吾論畧

嘉靖十三年甲午、八歲。

嘉靖十四年乙未、九歲。

嘉靖十五年丙申、十歲。

嘉靖十六年丁酉、十一歲。

嘉靖十七年戊戌、十二歲。

父白齋試以老農老圃論、爲同學們所稱讚。但他自己却不滿意。

卓吾論略說、

年十二、試老農老圃論。居士曰、吾時已知樊遲之問在荷蕢丈人間。然而上大人丘乙己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須也。則可以知矣。論成、遂爲同學所稱。衆謂白齋公有子矣。居士曰、吾時雖幼、早已知如此臆說未足爲吾大人有子賀。且彼賀意亦太鄙賤、不合於理。彼謂吾利口能言、至長大或能作文詞、博奪人間富若貴、以救賤貧耳。吾知我大人不爲也。

次及白齋公底風貌人物道、

吾大人何如人哉。身長七尺、目不苟視。雖至貧、輒時時脫吾董母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吾董母不禁也。此豈可以世俗胸腹窺測而豫賀之哉。

嘉靖十八年己亥、十三歲。

嘉靖十九年庚子、十四歲。

是歲不治他經、改治尚書。後卽由此遂至鄉試及第。

余自幼治易、復改治禮、以少禮經決科之利也。至年十四、又改治尚書、竟以尚書竊祿。卓吾易因小序

嘉靖二十年辛丑、十五歲。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十六歲。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十七歲。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十八歲。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十九歲。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二十歲。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二十一歲。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二十二歲。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二十三歲。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二十四歲。
嘉靖三十年辛亥、二十五歲。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二十六歲。

本年鄉試及第。

泉州府志卷三十五、選舉三。嘉靖三十一年壬子科解元黃昇耀之條曰、李載贄。後改名贄、傳見文苑。

泉州府志文苑傳府志卷五十四曰、嘉靖壬子、領鄉薦。他稍許長大之後、不很注意傳注、不得朱子之意、專門豫備考試、考試及格就好了。結果便用他自己底方法、在鄉試上及第了。

稍長、復憒憒讀傳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棄置不事、而悶甚、無以消歲日、乃嘆曰、此直戲耳、但剽竊得濫目足矣、主司豈一一能通孔聖精蘊者耶。因取時文尖新可愛玩者、日誦數篇、臨場得五百題、旨下、但作繕寫謄錄生、卽高中矣。居士曰、吾此倖不可再僥也、且吾父老、弟妹婚嫁各及時、遂就祿、迎養其父、婚嫁弟妹各畢。此言及後事、卓吾論畧。

他鄉試及第之後、不受進士考試、便去作官了。

少舉孝廉言鄉試及第、以道遠、不再上公車、謂不赴會試以取進士第。爲校官、徘徊郎署間。袁中道撰李溫陵傳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二十七歲。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二十八歲。

當時北京講學之風流行、其用宰相徐階之力、在靈濟宮講陽明學之講會爲最盛。靈濟宮在宮城之西、爲祀玉闕、金闕二眞人之道教宮殿、永樂十五年建、成化十六年更增宏麗、朝廷每行大禮時、就用此處爲儀式底練習場。

聶雙江聶豹、字文蔚、號雙江、爲陽明沒後之門人。初令華亭先生指徐階受業其門、故得名王氏學。及在政府、徐階於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入閣爲講會於靈濟宮、使南野歐陽德、雙江、松溪程文德分主之、學徒雲集至千人。其時癸丑、甲寅嘉靖卅二、三年之事、爲自來未有之盛。丙辰三十五年以後、諸公或歿或去、講壇爲之一空。戊午三十七年、何吉陽何遷自南京來、復推先生爲主盟、仍爲靈濟之會、然不能及前矣。明儒學案卷二十七徐階傳

他在本年或在前數年之間娶黃氏、因明年喪長子、故可以推知。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二十九歲。

本年爲共城河南省衛輝府輝縣治底教官。泉州府志文苑傳曰、授輝縣教諭。居百泉即百門泉、輝縣在衛輝府城西六十里、古爲共伯國、隋爲共城縣。百泉門在蘇門山、因通泉百道故名。蘇門山一稱百門山、在輝縣西北七里。稱溫陵居士、百泉人、百泉居士等。喪長子卓吾論署曰、

居士曰、吾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萬里、反遺父憂。雖然、共城、宋李之才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宋史卷四三一儒林李覺附傳。宦遊地也、有邵堯夫名雍安樂窩在焉。堯夫居洛、不遠千里就之才問道。吾父子儻亦聞道於此、雖萬里可也。且聞邵氏苦志參學、晚而有得、乃歸洛、始婚娶、亦既四十矣。使其不聞道、則終身不娶也。予年二十九而喪長子、且甚戚。夫不戚戚於道之謀、而唯情是念、視康節不亦愧乎。安樂窩在蘇門山百泉之上、居士生於泉、泉爲溫陵禪師福地、居士謂吾溫陵人、當號溫陵居士。至是日遨遊於百泉之上、曰、吾泉而生、又泉而官、泉與吾有夙緣哉。故自謂百泉人、又號百泉居士云。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三十歲。

本年在共城。

自三十登仕、歷七任而至郡守。焦氏筆乘卷二、書宏甫高尚冊後。

去年爲二十九歲、而爲共城官、上文所謂三十者、舉成數耳。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三十一歲。

在共城。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三十二歲。

在共城。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三十三歲。

在共城。又爲國子監之教官而遷于南京。泉州府志文苑傳曰、以文章擢國子監。數月而父白齋歿、會歸溫陵、

到故鄉當是次年。

在百泉五載三十四年乙卯至今年己未為五載落落竟不聞道。卒遷南雍南京之國子監以去。數月、聞白齋公沒、守制東歸。時倭夷竊肆海上、所在兵燹。居士間關夜行晝伏、餘六月方抵家。又不暇試孝子事、墨縗率其弟若姪晝夜登陴擊柝、爲守城備。城下矢石交、米斗斛十千、無糴處。居士家口零三十、幾無以自活。卓吾論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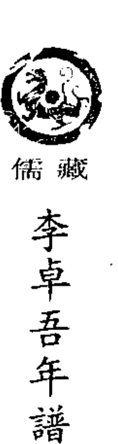
遷南京的時期不能確定、假使是二三月的話、那末聞白齋公之沒、當在五六月間。自此再費六個月以上纔到故鄉、那末到鄉時期不是年末便是翌年了。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三十四歲。

在溫陵晉江服父喪。

嘉靖四十年辛酉、三十五歲。

在溫陵服父喪、服畢、舉家入北京求官位。



三年服闋、盡室入京、蓋庶幾欲以免難難者生活困難之謂。云居京邸十閲月、不得缺、囊垂盡、乃假館授徒。館復十餘月乃得缺卓吾論畧

白齋之沒月若爲四五月、則本年六月間喪期畢。若於十月間入京、則居京十閲月囊垂盡的時期當是明年壬戌五月間。館復十餘月的時期當是後年癸亥四月間。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三十六歲。

本年夏間不得官職、借館教授子弟。

居京邸十閲月、不得缺、囊垂盡、乃假館授徒。館復十餘月、乃得缺。卓吾論畧

說見去年之條。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三十七歲。

四月間得地位、爲北京國子監之教官。

假館授徒、館復餘月、乃得缺、稱國子先生、如舊官。卓吾論畧。舊官云所謂南京國子監之教官地位。

未幾、遇祖父竹軒之喪、報到之日、適値次子喪、乃歸溫陵、修造父祖曾祖三世之墓。歸鄉期中、把家屬留在共城、使耕作以自食。動身之後不數月、卽遭饑饉、二女三女相繼而夭死。

未幾、竹軒大夫訃至。是日也、居士次男亦以病卒于京邸。予孔若谷聞而嘆曰、嗟嗟、人生豈不苦、誰謂仕宦樂。仕宦若居士、不乃更苦耶。弔之、入門、見居士無異也。居士曰、吾有一言、與子商之。吾先曾大父大母歿五十多年矣。所以來歸土者、爲貧不能求葬也。又重違俗、恐取不孝譏。夫爲人子

、孫者以安親爲孝、未聞以卜吉自衛暴露爲孝也。天道神明、吾恐決不肯留吉地以與不孝之人。吾不孝罪莫贖矣。此歸必令三世依土、權置家室於河内、分賻金一半買田耕作自食、予以半歸。即可得也。第恐室人不從耳。我入、不聽、請子繼之。居士入、反覆與語、黄宜人曰：此非不是、但吾母老孀居守我、我今幸在此、猶朝夕泣憶、我雙眼盲矣。若見我不歸、必死。語未終、淚如雨下。居士正色不顧。宜人亦知終不能忤也、收淚改容謝曰：好、好。第見吾母、道尋常無恙、莫太愁憶。他日自見吾也。勉行襄事、我不歸、亦不敢怨。遂收拾行李、托室買田種作如其願。卓吾論畧

在共城耕作中、因卓吾不在、奸吏貪賄賂、不把水給她們底田地、以水、因此兩個女兒便夭死。只因鄧推官底義助、使黄氏一人支持一家。那悲慘的狀况、詳見下文。

時有權墨吏嚇富人財不遂、假借漕河名色、盡徹泉源入漕、不許留半滴溝洫間。居士時相見、雖竭情代請、不許、計自以數畝請、必可許也。居士曰：嗟哉、天乎、吾安忍坐視全邑萬頃而令予數畝灌溉收哉。縱與、必不肯受、肯求之。遂歸。歲果大荒、居士所置田僅收數斛稗。長女隨艱難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繼夭死。老媪有告者曰：人盡饑、官欲發粟、聞其來者爲鄧石陽推官、與居士舊、可一請。宜人曰：婦人無外事、不可。且彼若有舊、又何待請邪。鄧君果撥己俸二星、並馳書與僚長各二兩者二、至宜人以半糴粟、半買花紡爲布。三年衣食無缺、鄧君之力也。卓吾論畧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三十八歲。

在溫陵。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三十九歲。

在溫陵。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四十歲。

歸共城見家族。

當時之狀況如下、

居士曰、吾時過家畢葬、幸了三世業緣、無宦意矣。回首天涯、不勝萬里妻孥之想。乃復抵共城、入門、見室家歡甚。問二女、又知歸未數月、俱不育矣。此時黃宜人淚相隨在目睫間。見居士色變、乃作禮、問葬事及其母安樂。居士曰、是夕也、吾與室人秉燭相對、眞如夢寐矣。乃知婦人勢逼、情眞、吾故矯情鎭之、到此方覺屐齒之折也。卓吾論畧

到了北京補禮部底司務、稱宏父居士、有志於學。

至京、補禮部司務。人或謂居士曰、司務之窮、窮於國子。雖子能堪忍、獨不聞焉往而不得貧賤語乎。蓋譏其不知止也。居士曰、吾所謂窮、非世窮也。窮莫窮於不聞道、樂莫樂於安汝止。吾十餘年奔走南北、秖爲家事、全忘却溫陵百泉安樂之想矣。吾聞京師人士所都、蓋將訪而學焉。人曰、子性太窄、常自見過、亦時時見他人過。苟聞道、當自宏濶。居士曰、然、予實窄。遂以宏父自命、故又爲宏父居士焉。卓吾論畧

與李翰峯、徐魯源等交、知王陽明、王龍溪之說。研究佛說、亦自此時始。

年甫四十，爲友人李逢陽字維明，號翰峯，白門人，徐用檢字克賢，號魯源，蘭溪人，所誘，告我龍溪王先生語，示我陽明王先生書，乃知得道眞人不死，實與眞佛眞仙同，雖倔强不得不信之。卓吾陽明年譜後語

用檢在都門從趙大洲講學，禮部司務李贄不敢赴會，先生用檢以手書金剛經示之，曰：此不死學問也，若亦不講乎？贄始折節向學。嘗晨起候門，先生出，輒攝衣上馬去，不接一語，如是者再，贄信向益堅，語人曰：徐公鉗錘如是。明儒學案卷十四徐用檢傳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四十一歲。

在禮部。

隆慶二年戊辰，四十二歲。

在禮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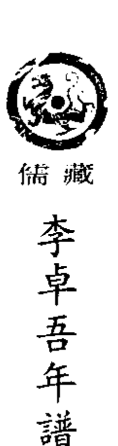
隆慶三年己巳，四十三歲。

在禮部。

隆慶四年庚午，四十四歲。

在禮部，潛心於道妙，思念白齋，因號思齋。

居士五載春官，潛心道妙，憾不起白齋公於九原，故其思白齋公也益甚，又自號思齋居士。卓吾論畧



知周安（即定林）之名、疑在本年。（關於周安的事、可看卓吾底定林安記。）

隆慶五年辛未四十五歲。

遊金陵、與耿楚倥語。卓吾之見楚倥是否始於此時未詳。余想像在北京曾相見亦未可知、但未得證據。楚倥爲黃安人耿定向（天臺）之仲弟、爲卓吾最相許之友人。卓吾與之撰傳有云

先生諱定理、字子庸、別號楚倥、諸學士所稱八先生是也。（略）莊純夫曾告我曰、八先生云、吾始事方湛一、湛一本不知學、而好虛名、故去之。最後得一切平實之旨於太湖、復能收視返聽、得黑漆無入無門之旨於心隱、乃始充然自足、深信而不復疑也。唯世人莫可告語者、故遂終身不談、唯與吾兄天臺先生講論於家庭之間而已、故亦遂以天臺爲師。天臺亦自謂吾之問學雖有所契、然賴吾八弟之力爲多。子庸曾問天臺云、學庸語孟雖同是論學之書、未審何語最切。天臺云、聖人人倫之至、一語最切。子庸謂終不若未發之中之一言也。余（卓吾）當時聞之、似若兩件然者。夫人倫之至、卽未發之中、苟不知未發之中、則又安能至乎。蓋道至於中、斯至矣。故曰中庸其至矣乎。又曰無聲無臭至矣。（卓吾耿楚倥先生傳、焚書卷四。）

註、上文傳中之方湛一為方與時、太湖為鄧豁渠、心隱為何心隱、卽粱汝元。明儒學案卷三十二有此三人之傳。

隆慶六年壬申、四十六歲。

在金陵、論本年之會談云、

歲壬申、楚倥遊白下、（卽金陵）余時懵然無知、而好談說。先生（指楚倥）默默無言、但問余曰、學貴自信、故

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爲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試看自信與自是有何分別。余時驟應曰、自以爲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不自以爲是、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楚倥遂大笑而別、蓋深喜余之終可入道也。余自是而後、思念楚倥不置、又以未得見天臺爲恨。卓吾耿楚倥傳

後年卓吾哭楚倥之詩有白門追隨後、萬里走滇南之句、蓋指此時之事。

耿定向天臺之觀生紀耿天臺全書卷八內載楚倥與卓吾等相會於金陵之事如下、

隆慶六年壬申、我生四十六歲、以御史馬明謨等奏薦、起陞浙江衢州府推官、未任、叔子定理以差歸、從余偕子徵周子徵遊天臺、遍題其山、刻之石巖。白下儀部李正郎逢陽來訪仲子楚倥、偕吳存甫附其舟南遊、至白鹿洞、遇大參徐魯源、用檢聯舟東下、與商學甚契、驩若同胞、要至淮上、還過金陵、與李宏甫卓吾、焦弱侯竑輩商學。是歲秋、梁子汝元來居之天窩。觀生紀

見周安、卽僧定林、於金陵。定林庵記

神宗萬曆元年癸酉、四十七歲。

在南京、爲刑部主事。

萬曆初、歷南京刑部主事。彭際清撰居士傳卷四十三李卓吾傳

往予以南宮之役、偕潘去華名士藻過留都指南京、於時先生指卓吾居比部。卽謂刑部先生自託無爲人也、唯知有性命之學而已。祝世祿李氏藏書序

宏甫爲南比部日、聚友講學、寮友或謂之曰、吾輩讀書、義理豈有不明、而事講乎。宏甫曰、君輩以



高科登仕籍、豈不讀書。但未識字、須一講耳。或怪問其故、宏甫曰、論語、大學、豈非君所嘗讀耶。然論語開卷便是一學字、大學開卷便是大學二字。此三字吾敢道諸君未識得何也。此事須有證驗始可。如識論語中學字便悅樂不慍、識大學二字便定靜安慮。今都未能、如五十何自負識得此字耶。其人默然不能對。焦氏筆乘讀書不識字、外紀卷五引。

萬曆二年甲戌四十八歲。

在南京刑部。

萬曆三年乙亥四十九歲。

在南京刑部。

萬曆四年丙子五十歲。

本年疑居天中山。天中山在河南省汝寧府城北三里、亦稱天臺山。

此事由卓吾之定林庵記及復顧冲庵翁書推之。

萬曆五年丁丑五十一歲。

本年赴雲南爲姚安太守。途次黃安、見耿定理、並見其兄耿定向、留女及女壻莊純夫。那時便已決定後日退隱黃安之意、其事詳見下文。

丁丑入滇、道經團風、遂舍舟登岸、直抵黃安見楚倥、並睹天臺、便有棄官留住之意。楚倥見余蕭然、勸余復入。余乃留吾女並吾壻莊純夫於黃安、而因與約曰、待吾三年滿、收拾得正四品祿俸歸

來、爲居食計、卽與先生同登斯岸矣。楚倥牢記吾言、教戒純、夫學道甚緊。吾女吾壻、天臺先生亦一以己女己壻視之矣。嗟嗟、予敢一日而忘天臺之恩乎。卓吾耿楚倥傳

註、滇、卽雲南。團風、鎭名、在黃安城北五十里。黃安、縣名、屬湖北黃州府。

赴姚安任之事由、顧冲庵養謙之贈李先生致仕去滇序推之。焦竑弱侯之澹園集中有送李比部詩、當是送卓吾赴姚安的、節錄於下、

送李比部詩　焦竑

上略相知今古難、千秋一嘉遇。而我狂簡姿、得蒙英達顧。肝膽一以披、形迹非所騖。嬿婉四載餘、昕夕長歡聚。中略絃絕自今始、山川一間之。相去忽千里、念我平生歡、繾綣不能已。中略君子善尺蠖、大道固委蛇。所貴志有行、豈云紲塵羈。行行善自愛、無爲怨天涯。焦竑澹園集卷卅七

註、四載餘云者、殆指卓吾來任刑部以來。

萬曆六年戊寅、五十二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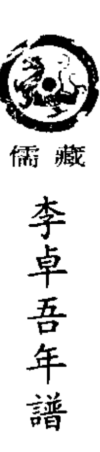
在姚安。

萬曆七年己卯、五十三歲。

在姚安。

萬曆八年庚辰、五十四歲。

在姚安、赴楚雄府、又去而入雞足山。



顧沖庵之贈序曰、萬曆八年庚辰之春、謙沖庵名養謙以入賀當行。是時先生指卓吾歷官且三年滿矣、自五年丁丑至本年為滿三年少需之得上其績、且加恩或上遷。而侍御劉公謂御史劉維、即東星。方按楚雄、先生一日謝簿書、封府庫、攜其家去姚安而來楚雄、乞侍御公一言以去。侍御曰、姚安守賢者也、賢者而去之、吾不忍、非所以爲國、不可以爲風、吾不敢以爲言。即欲去、不兩月所爲上其績而以榮名終也、不其無恨於李君乎。先生曰、非其任而居之、是曠官也、贄不敢也。需滿以倖恩、是貪榮也、贄不爲也。名聲聞於朝矣而去之、是釣名也、贄不能也。去即去耳、何能顧其他。而兩臺皆勿許。於是先生還其家姚安而走大理之雞足。雞足者滇西名山也。兩臺知其意已決、不可留、乃爲請於朝、得致其仕。顧沖庵李先生致仕去滇序

根據這篇序文、可知劉維原是要榮轉遷升卓吾的。但卓吾却自己強辭。辭官的理由不但是如這篇序文所說的、也是為了與巡撫王某守道駱某等相衝突的緣故。看卓吾底豫約可知。歸家族於姚安、自己躲入雞足山、以表示決意。

註、雞足為山名。讀史方輿紀要云、雞足山在大理府之東北百里、接賓、鄧二州界、前有三距、後有一支、起形若鷄足、因名。

明史稿列傳一〇二、明史卷二二一之耿定向傳曰、

贄爲姚安太守、明史作知府一旦自去其髮、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

此類記事顯然誤謬。去髮的問題、是在十二年以後、與此時無關。

劉侗底帝京景物畧卷八李卓吾墓之條（通行本削去此條）說、

爲守日政令清簡、公座或與髡俱、簿書之間、時與參論。又輒至伽藍判了公事、人怪之。踰年（踰年何事耶）入雞足山閲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人、疏令致仕歸。

入雞足閲藏事容或有之。髡伽藍之說不足措信。

萬曆九年辛巳五十五歲。

辭職許可的命令是去年下的。本年春間取道四川、下長江、到黄州。從此住在黄州。

顧冲庵底贈序道、

命下之日（當爲八年庚辰之年）謙方去都門、還趨滇、恐不及一晤先生而別也。乃至楚之常武、而程程物色之。至貴竹而知先生尚留滇中、遨遊山間、未言歸。歸當以明年春、（謂辛巳之春）則甚喜。（顧序）

又說、

先生之行、取道西蜀、將穿三峽、覽瞿塘灧澦之勝、而時時過訪其相知故人。則願先生無復留、攜其家人、一意達黄安、使其母子得相共終初志。而後東西南北唯吾所適、不亦可乎。先生曰、諾。遂行。（顧序）

方住黄安時、焦竑寄之詩曰、

李宏甫解官卜築黄州寄贈　焦竑

夜郎三載見班春、又向黄州學隱淪。說法終憐長者子、隨緣一現宰官身。門非陳孟時投轄、鄉接康

成不買鄰若欲移家難自遂、何時同作灌園人。澹園集卷四十一

萬曆十年壬午五十六歲。

在黃安。

萬曆十一年癸未五十七歲。

在黃安。冬王龍谿畿之訃至、作告文祭之。

癸未之冬、王公謂龍谿訃至、公指卓吾即爲文告之。中略王先生享年八十六。卓吾羅近溪先生告文文中所記僧深有之言

萬曆十二年甲申五十八歲。

在黃安。秋七月二十三日、耿定理卒於黃安、年五十一。有哭詩。

既三年、謂在滇三年余果東歸。謂辛巳歸黃安之事奈之何聚首未數歲、辛巳至本年甲申四年天臺即有內召、楚倥亦遂終天也。卓吾耿楚倥傳

註、據耿定向天臺之觀生紀、則定向於本年三月起用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七月抵任、八月陞為本院之左副都御史。所謂內召即指此。又定理楚倥於七月二十三日卒於黃安家中、年五十一。

卓吾遭其最知己的定理之死、賦詩如下、

哭耿子庸四首　　李卓吾

楚國有一士、胸中無一字。令人讀漢書、便道賴有此。蓋世聰明者、非君竟誰與。所以羅盱江、平生

獨推許行年五十一、今朝眞死矣。君生良不虛。君死何曾死。

其二

我是君之友、君是我之師。我年長於君、視君是先知。君言吾少也、如夢亦如癡。去去學神仙、中道復棄之。歸來山中坐、靜極心自怡。大事苟未明、兀坐空爾爲。行行還出門、逝者在於斯。反照未生前、我心不動移。仰天一長嘯、兹事何太奇。從此一聲雷、平地任所施。開口向人難、誰是心相知。

其三

太眞終日語、東方容易談。本是閩越人、來此共閒閒。君子有德音、聽之使人慚。白門追隨後、萬里走滇南。移家恨已滿、敢曰青於藍。志士苦粧飾、世儒樂苟安。謂君未免俗、令人坐長嘆。

其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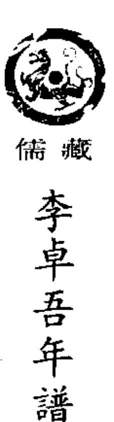
君心未易知、吾言何惻惻。大言北海若、小言西河伯。緩言微風入、疾言養叔射。纚言雜俚語、無不可思繹。和光混俗者、見之俱爭席。浩氣滿乾坤、收歛無遺跡。時來一鼓琴、與君共晨夕。已矣莫我知、雖生亦何益。

萬曆十三年乙酉五十九歲。

在黃安。

復鄧石陽書想是本年之作。因爲書中有年逼耳順之語。這書把他此時的心境全盤出了。書中有云、

年來每深嘆、感光陰去矣、而一官三十餘年、未嘗分毫爲國出力、徒竊俸餘以自潤、既幸雙親歸土、



弟妹七人婚嫁各畢、各幸而不缺衣食、各生兒孫。獨余連生四男三女、唯留一女在耳。而年逼耳順、體素羸弱、以爲弟姪已滿目、可以無歉矣、遂自安慰焉。蓋所謂欲知而不能、非能之而自不欲也。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時時煩懣、故遂棄官入楚、事善知識、以求少得。蓋皆陷溺之久、老而始覺、絕未曾自棄於人倫之外。卓吾復鄧石陽書

維之按、這一節依鈴木先生底意思是放在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六十九歲條之下的、相差十年。這也許是他把卡片放錯了吧。這個小小的錯誤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大膽把它提上來。

萬曆十四年丙戌、六十歲。

在黃安。春病脾。

我於丙戌之春、脾病載餘、幾成老廢。百計調理、藥轉無效。卓吾與周柳塘書

周安僧定林疑於本年物化。後年戊戌、卓吾所作定林庵記中有今定林化去又十二年之語、由此推知。

定林創庵甫成、即捨去之牛首山名、在江寧府城之南三十里。復創大華嚴閣、弱侯碑紀其事甚明也。閣甫成、又捨去之楚、訪予於天中山參看前文萬曆丙子之條、而遂化於天中山、塔於天中山。馬伯時即馬經綸隱此山時、特置山居一所、度一僧使專守其塔矣。卓吾定林庵記

還有一首詩、就是當時卓吾訪經綸於天中山之山房時底作品。由這詩可以推測那時是夏天。詩云、

重來山房贈馬伯時　卓吾

一別山房便十年、自丙子至丙戌十年親裁竹篠已參天。舊時年少惟君在、何處看山不可憐。

春、介紹僧深有見羅近溪、近溪爲卓吾所信仰的人。

丙戌之春、某謂深有此文此項乃記深有語。將杖錫南遊。公又告某曰、急宜上盱江見羅先生。于時龍溪先生死矣。卓吾羅近溪告文

近溪先生從幼聞道、第十年乃官至今。七十二歲、近溪七十四歲卒、此為死前二年、即本年。猶歷涉江湖、各處訪人。略曾子回對我言曰、近老無知者、唯先生指卓吾一人知之。卓吾答耿司寇

萬曆十五年丁亥、六十一歲。

在黄安與耿定向之間有感情之阻隔。

人倫之至與未發之中之確執、乃是耿天臺與楚倥之間的差異、也是天臺與卓吾之間的差異。楚倥沒後、兩者之間屢有論爭。且舉一二個例子、

卓吾之答耿司寇書焚書卷一。此處稱天臺為司寇者、因天臺今年丁亥三月署刑部之篆、而十一月為南京都察院右侍都御史。曰、

公之所不容已者、乃人生十五歲以前弟子職諸篇入孝出弟等事。我之所不容已者、乃十五成人以後爲大人明大學欲去明明德於天下等事。

又曰、

孔子直謂聖愚一律、不容加損。所謂麒麟與凡獸竝走、凡鳥與鳳皇齊飛、皆同類也。所謂萬物皆吾同體是也。而獨有出類之學、唯孔子知之、故孟子言之有味耳。然究其所以出類者、則在於巧中焉、

巧處又不可容力。今不於不可用力處參究、而唯欲於致力處着腳、則已先孔孟不傳之祕矣。此爲何等事、而又可輕以與人談耶。

天臺如此答覆、

公謂余之不容自已、乃弟子職諸篇入孝出弟等事。公所不容已者、乃大人明明德於天下事、此則非予所知也。除卻孝弟等、更明何德哉。竊謂公所謂明德者、從寂滅了己處覷得無生妙理、便謂明了。余所謂不容已者、卽子臣弟友根心處識取有生常道耳。如公所見、二十年前亦曾抹索過。竊謂闖過此關、從平常實地上修證、方知夫子所云未能、方信舜之與人同也。公言大人則有明德、大人無過孔舜矣。公前稱引孔舜云云、又何自背戾哉。耿天臺全書卷三

註、所謂二十年前亦曾抹過者、蓋指彼於嘉靖丙寅之豁然一徹以前事。天臺之觀生紀嘉靖丙寅之條曰、其年仲子定理謁闕里、登泰山、還、若有所啓、與焦竑、楊希淳、吳自新二三子商切有契、謂余若尚有閡、時時垂涕盡規、余因有省益。余往猶未免耽無溺妙、以此合彼、見在、至此、乃豁然一徹也。這是天臺棄去半僧半佛的態度之自白。

又曰、

公所取人者眼孔、余所取人者全在骨根。來書云、麒麟與凡獸並走、凰鳳與凡鳥並飛、皆同類云云。夫二物之所以出於禽獸類者、非歆其羽毛鱗甲也、止以其生蟲之不踐、喈喈之和鳴、能出禽獸類耳。他雖猱猿之便捷、獅虎之豪猛、鸚鵡猩猩之能言、終是禽獸之骨根、不能出類也。由是以觀、孔孟高超不及莊、列、權謀不及蘇、張、武畧不及孫、吳、所以出類者、第以其一種不容已之仁脈、有以

貫通於天下萬世耳。仝上

又如卓吾之答鄧明府書此書作年不明、茲以欲明耿、李之異見、順便引之耳。曰、

夫舜之好察邇言者、予以謂非至聖則不能察、非不自聖則亦不能察也。略彼蓋曾實用知人之功、而眞見本來面目無人故也。實從事爲我之學、而親見本來面目無我故也。本來無我故本來無聖。本來無聖、又安得見己之爲聖人、而天下之人皆非聖人耶。本來無人、則本來無邇、本來無邇、又安見邇言之不可察、而更有聖人之言之可以察也耶。

天臺之與卓吾書本書所引之意、與上文答鄧書所引之意同。曰、

居之不疑此色取仁者也。色取仁者從想像知見入、非眞仁脈也。程子所云終是兩截、故行違、故居之不疑。孔孟仁脈從不容自已處識取、自不容不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矣。彼耽虛執見者、卽見到至極、終是色取、只一見便了、有何疑、又何肯下人。惟是不容已之眞機、一自循省子臣弟友、便有多少不盡分處、所謂躬行未得、夫子且自訟也。安得不疑、不下人耶。耿天臺全書卷三

因此事再加以其他諸事情、便隔膜了兩人底感情。或曰、其隔膜原因是因為張居正要殺何心隱時、天臺能救而不救、是以卓吾恨之。

萬曆十六年戊子、六十二歲。

春夏在黃安。夏落髮、秋徙麻城之龍潭。湖北省黃州府麻城縣治與耿定向告別、使黃宜人歸鄉、蓋在此際。

昨十五年十一月、耿定向任南京都察院右侍都御史。本年二月、歸黃安、葬定理。三月葬彭淑人、定

向之妻、十四年丙戌正月卒。撰哭仲子文此文佚及亡妻彭淑人壙誌。五月到任。觀生紀

卓吾在麻城初得曾承庵之周旋、居於城下。後居龍潭之維摩庵、再居芝佛上院。上院之事見後文。

我初至麻城、曾承庵創買縣城下今添蓋樓居、所謂維摩庵者、皆是周友山物。卓吾豫約

卓吾落髮時期雖尚爲一問題、但我以爲是本年戊子夏天、證據見汪靜峰底卓吾墓碑記。記曰、

余以歲己丑初見老子於龍湖、時麻城二三友人俱在。老子突頭帶鬚而出、一舉手便就席。略余曰、如先生者、髮去鬚在、猶是剃落不盡。老子曰、吾寧有意剃落乎。去夏即戊子之夏頭熱、吾手搔白髮、中蒸蒸出死人氣、穢不可當。偶是見侍者方剃落、使試除之。除而快焉、遂以爲常。復以手拂髮鬚曰、此物不礙、故得存耳。衆皆大笑而別。汪靜峰墓碑記外紀卷一

落髮底原因之一就是不願受人管束。曰、

我亦出家、略蓋有不得已焉耳。略緣我平生不愛屬人管。卓吾豫約

又曰、

其所以落髮者、則因出家後、閒雜人等時時望我歸去、又時時不遠千里來迫我以俗事、強我、故我剃髮以示不歸、俗事亦決然不肯與理也。卓吾與曾繼泉書

這也是不愛受管束。

落髮底原因之二就是因爲別人既然看是異端了、便不得不爲異端之貌以示之。曰、

又此間無見識人多以異端目我、故我遂爲異端以成彼豎子之名。兼此數者、陡然去髮、非其心也。

卓吾更述其落髮底苦心說、

我在此落髮、猶必設盡計校、而後刀得臨頭。鄧鼎石見我落髮、泣涕甚哀。又述其母之言曰、爾若說我乍聞之、整日不吃飯、飯來亦不下咽、李老伯決定留髮也。且汝若能勸得李老伯蓄髮、我便說爾是個眞孝子、是箇第一好官。嗚呼、余之落髮、豈容易哉。余唯以不肯受人管束之故、然後落髮、又豈容易哉。寫至此、我自酸鼻、爾等切勿以落髮爲好事、而輕易受人布施也。卓吾豫約之感慨平生條

卓吾有落髮之詩如下、

薙髮　卓吾

空潭一老醜、薙髮便爲僧。順度恒沙衆、長明日月燈。

其二

有家眞是累、混俗亦招尤。去去山中臥、晨興粥一甌。

其三

爲儒已半世、食祿亦多年。欲證無生忍、盡拋妻子緣。

其四

大定非關隱、魂清自可人。而今應度者、不是宰官身。

在龍潭的生活、是很少與世人交接的清靜生活。他自敘說、

今世齷齪者皆以予狷隘而不能容、倨傲而不能下、謂予自至黃安終日鎖門、而使方丹山有好個四方求友之譏。自住龍湖、雖不鎖門、而不得見、或見而不接禮者。縱有一二加禮之人亦不久卽厭棄。是世俗之論我如此也。殊不知我終日閉門、終日有欲見勝己之心也。終年獨坐、終年有不見知己之恨也。此難與爾輩道也。卓吾高潔說

在龍潭居住時代、他底兒子貴兒溺死在潭中。時期不明有詩曰、

哭貴兒　卓吾

其一

水深能殺人、胡爲浴於此。欲眠眠不得、念子于茲死。

其二

不飲又不醉、子今有何罪。疾呼遂不應、痛恨此潭水。

其三

骨肉歸故里、童僕皆我棄。汝我如形影、今朝唯我矣。

移居龍潭底時節當是秋天。

類林焦竑著成於萬曆戊子之春、余復以是秋隱於龍潭之上、至潭而讀之。卓吾初潭集自序。註、龍潭稱爲龍湖、在麻城縣之東北、湖之北有芝佛寺。

焚書卷一裏有卓吾與耿司寇告別書、這可以說是他對天臺的絕交書。因爲那書定是他將去黃

安而移居龍潭時寫給他的書中有、

賤眷指妻黃宜人思歸不得不遣僕則行遊四方效古人之求友。

由此看來使黃宜人歸溫陵之事當在這時、

萬曆十七年己丑六十三歲

在龍潭龍湖。汪可受本釘、靜鋒來見。時節不明但當春分之節作告文祭羅近溪。聞近溪之訃乃在去年戊子冬月二十四日南城羅先生之訃至矣而先生之沒實九月二日也至八十餘日而得聞。略先生之壽七十而又四矣。略既已改歲復爲萬曆己丑又元月又二月春又且分也。卓吾羅近溪先生告文

王龍溪及羅近溪爲卓吾所篤信的人物和王面會二回與羅面會三回。都是萬曆五年丁丑以前的事

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指龍溪而遂信其爲非常人也。卓吾王龍溪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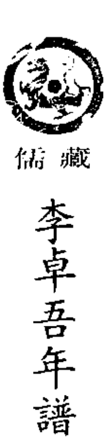
由此可以窺見其對於王的敬服程度了。

憶公深有稱卓吾告某曰、我於南都得見王先生者再、羅先生者一。及入滇、須於龍里得再見羅先生焉。然此丁丑萬曆五年以前事也。自後無歲不讀二先生之書、無口不談二先生之腹。卓吾羅近溪先生告文

由此可見他對於二人的關係。

萬曆十八年庚寅六十四歲。

春至武昌、留至夏以後。在這次遊行中、麻城芝佛上院底後面造了藏骨室。這次遊行、大概是要避當



路底迫害吧。

泉州府志文苑傳云、

略遂攜其妻女客黃州人士踴躍來學而友山周思敬尤相契顧持論與定理不合按定理當作定向、兩家門徒標榜角立于是趣妻女歸自稱流寓客子髡首日遊巷陌人人駭異謗聲四起郡守與兵憲謂其左道惑衆捕持之急乃去衡州過武昌。

文苑傳底敍事雖不免有事實先後等錯誤、但以爲此次武昌之行是爲了和耿氏底爭執及當道底迫害一節、却似乎可信。並且由此可推測其過武昌之前似有去衡州之事。

柞林叟不知何許人、遍遊天下、至於郢中。常提一籃、醉遊市上、語多顛狂。庚寅春、止於村落野廟。伯修時以余告寓家、入村共訪之、扣之、大奇人。袁中道柞林紀譚序

上文所謂郢中、不知其指何地。普通所謂郢中似指荊州江陵而言、但卓吾決沒有到江陵。明一統志上說、劉宋於江夏縣置江夏郡、兼置郢州、如此則武昌也可以稱郢了。所以我以爲上文謂郢中就是武昌。

由卓吾告土地文中自庚寅動工以來、無日不動爾土、可知其建築是本年開始的。

當時居武昌之事、乃由下面一節文字知之、

龍湖芝佛院佛殿之後、因山蓋屋、以爲卓吾藏骨之室。蓋是屋時、卓吾和尚往湖廣會城、即武昌、居士楊定見及常住僧常中、常通等告神爲之。逮和尚歸歸蓋在癸巳歲、又告神添蓋西廂及兩前廊邊

兩厦。此為後年事。卓吾移住上院邊厦告文。

由此並知幫助建築者爲楊定見、常中、常通等。

下面的書信、不知道是幾時寫的。由這信可以知道他生痢病像是在建築將落成而計劃歸龍潭的時候。

醫生不必來、爾指定見亦不必來。我已分付取行李先歸矣。我痢尚未止、其勢必至十月初間方敢出門。到此時可令道來取箇的信、塔屋既當時胡亂做、如今獨不可胡亂居乎。卓吾與楊鳳里書

又在其他書信中說、

行李已至湖上、一途無雨、可謂順利矣。這是說定見報告的行李到湖事 我湖上屋低處就低處做、高處就高處做、可省十分氣力、亦又方便。低處作佛殿等屋、以塑佛聚僧。我塔屋獨獨一座、高出雲表、又像西方妙喜世界矣。我回只主張衆人念佛、專修西方、不許一箇閒說嘴。曾繼泉可移住大樓下、懷捷令上大樓歇宿。卓吾又與楊鳳里書

佛殿塔屋底位置、是歸湖以後的事、由此知之。但卓吾却爲了什麼事情、仍繼續滯留在武昌。他遊行底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爲建築的事、但最大原因還是爲要躲避當路底迫害。耿天臺在前年退官之際、彈劾御史王藩臣、方萬山、王麟趾等、到了本年、則正月歸至黃城。借寓至三月初抵里、六月聞謗、作求儆書、蔡弘甫名毅、光山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序梓之、以告同志。天臺觀生紀謗事是爲什麼事情不明白、總之有人謗天臺是眞的。至于謗者是誰、據焦竑之說則爲受天臺



彈劾的人他說、

先生指天臺之道如日中天、天下莫不知。而有爲先生手劾者、至造謗書以恣其脣吻。雖浮妄不根、衆所簡斥、而無忌憚亦已甚矣。焦竑耿天臺行狀、澹園集卷三十三。

但是這個謗書却糾纏到卓吾身上、好像說是出於卓吾的。因爲卓吾在學說上和他有異見、生了感情底阻隔。卓吾與楊定見書說、

前書中有曰、我之加冠、非慮人之殺和尚而冠之也。侗老楚侗老、卽天臺。原是長者、但未免偏聽、故一切飲食耿氏之門者、不欲侗老與我如初、猶在武昌倡爲無根言語、本欲甚我之過、而不知反以彰我之名。恐此老不知終始、爲此輩敗壞、須速達此意於古愚兄弟。卓吾與楊定見書

這信大概是在武昌發的、以此可以推知天臺與卓吾之間有了糾纏。

天臺底求儆書序上說、

余初省致訴之由、茫然不得其端。檢笥牘稿、始解所自云。惟伊伊者、蓋指卓吾。學術已大發洩於此。顧念余年七十、尚不免集詬、耻矣。虎曰、看觀生紀有萬曆十八年庚寅、我生六十七歲、正月歸至黃城、借寓至三月初抵里、六月聞謗、作求儆書、蔡弘甫序梓之、以告同志之語、則天臺此時為六十七歲。七十云者、其借成數歟、否則為誤記。諸所誣詆、羞置一喙。謹以牘稿數章、錄寄相知者一覽。後賢按此諗予之缺而箴儆之、是望。天臺全書卷四

天臺對於謗事之起、唯求儆戒自己之缺、而不欲向他人辨明。求儆書中述其苦心說、

念客（指卓吾）之間關萬里來也，原爲余仲（指定理）仲逝矣，無能長其善而救其缺，即今惡聲盈耳，寧忍聞哉？且令後學承風步影，流毒于百世之下，誰執其咎？爲是曲解婉諷，斯心良苦。

謂謗書之責任者則曰，

乃刻謗書之梓人，謂里中少年有間於余者，托名爲之，或然也。

他說或者是里中少年托卓吾之名的再說自己底立場，

言論雖有牴誹，爲天下人爭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界限耳。（略）唯恐諸英俊於此幾希界限，爲彼（卓吾）溷淆，是爲大苦，又慮諸英俊或懲彼所爲，如是並吾人之所生生者，此心此理，一切視爲謾幻語，終不循省，是尤所大苦，爲是不能忘言耳，非爲己辨謗自明也。（以上均天臺求儆書）

說是爲此心此理而爭，此外並無他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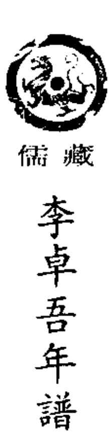
兩人本來可以互相諒解的，其所以爲了一時事而至於此者，不得已也。

萬曆十九年辛卯，六十五歲。

在武昌，受劉維（東星）底庇護。

不肖株守黃麻一十二年矣，（辛巳至本年為十一。）近日方得一覽黃鶴之勝，（謂武昌之黃鶴樓）尚未眺晴川（晴川閣在武昌對面之漢口）、遊九峯（山名，在江夏縣東五十里。）也。（略）行年六十五，（由此知本札之作年）猶知六十四歲之非乎。（卓吾與周友山書）

由此，知卓吾本年在武昌。



本年在武昌受湖廣左布政使劉維之庇護事、睹下文可知其寓處爲洪山寺、或別院、或官邸、聞有李卓吾先生者、棄官與家、隱於龍湖、龍湖在麻城東、去會城指武昌稍遠、予雖欲與之會而不得。略會公安袁生謂袁宏道令吳令文似有誤。宏道嘗為吳縣縣令。者、爲之偕遊黃鵠磯即黃鶴磯、在黃鶴樓之下。而棲托於二十里外之洪山寺、予就而往見焉、然後知其果有道者。略嗣後或迎養別院、或偃息官邸、朝夕談吐、始恨相識之晚云。劉在滇南時、當已知卓吾。兒相維之子用相時亦在側、聞其言若有默契者、一時吾鄉趙新盤、王正吾、參政楚藩、皆獲見其面、李克庵時撫三楚、亦獲讀其書、三公者遂皆信之以爲眞人矣。劉晉川書道古錄首

泉州府志文苑傳說他在武昌時有這樣的事、

過武昌、藩司劉東星樞延入會城館之、士翕然爭拜門牆、江夏潘廣文延主講席、勉赴席、不交一言出。過肆、群少年聚飲酣歌、手招之入、與暢飲而歸。文苑傳記卓吾自武昌歸後居龍湖者、誤。

下面的記事是否本年之作、雖不明、却足以知道楊定見奔走於麻城、武昌之間爲卓吾盡力的情狀、

能不恨我、又能親我者、獨楊定見一人耳。略方我之困於鄂城武昌也、定見冒犯暑雪、一年而三四至、則其氣骨果有過人者。我知其可以成就、故往往罵詈之不休耳。卓吾三蠢記

耿天臺底觀生紀裏有、

辛卯秋初、蔡弘甫著焚書辨。先是、謗者自悔愧、書來。

所謂謗者自己悔愧而寄悔書來者、不知道是指卓吾底和解書見後乙未之條呢、或者別有謗者

底悔書、未詳。

萬曆二十年壬辰、六十六歲。

在武昌、仍受劉維庇庇護。夏間、劉維到保定去、另外一個在武昌的知己梅衡湘也到寧夏去了。

在武昌受劉維庇護的事、由下面這段文字得知。

邇居武昌、甚得劉晉老即維之力。昨冬獲讀與晉老書吳與劉之書、欲僕速離武昌、甚感遠地惓惓至意。茲因晉老經過之便、此云劉於今夏赴保定之巡撫任、途次河南。謹付焚書四冊、蓋新刻已焚書為此時所刻、亦可知。稍能發人道心、故附請教。卓吾與河南吳中丞書

劉維赴任時、卓吾有寄眞定即保定的詩八首。這詩說及送別和別後的事情。由芒種之句看來、則知時候是在五月間、劉維就在這時赴保定之巡撫任。詩曰、

寓武昌郡寄眞定劉晉川先生　　卓吾

其一

密密梧桐樹、亭亭相與許。中夜聞人聲、疑是見君子。

其二

芒種在今朝、君行豈不遙。農夫歡倒極、兩立迓星軺。

其七

黄昏入夏口、無計問劉琦。假若不逢君、流落安所之。



其八

南國留棠陰江城遺白叟。君思用趙人、猶憶江南否。

明史卷二二三有劉維署傳、

劉東星字子明沁水人。山西沁州沁源縣、漢上黨郡之地。隆慶二年進士、累遷湖廣左布政使。明史不載維為滇南御史之事萬曆二十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時朝鮮以倭難告王師調集悉會天津。而天津、靜海、滄州河間皆被災。東星平糴濟民召為左副都御史進吏部右侍郎以父老請侍養歸、欲行而父卒。此事與後年卓吾之為沁水行有關係二十六年、河決、起工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漕。五閱月工竣、費僅十萬。進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明年、渠邵伯界首二湖。又明年、奉開泇河、有疾求去、屢旨慰留、卒官。天啓初、謚莊靖。明史本傳

梅衡湘名國楨、字克生、別寫為客生、麻城人。萬曆十一年進士、累官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在鎮三年、以父喪而歸。未起而卒、贈右都御史。明史卷二二八有傳。底孫子參同契序中有、

余家居、與禿翁即卓吾未數見、見亦未與深談、且不知有禪。及余在行間無與語者。思可共事、無如禿翁。時禿翁寓楚、謂武昌楚諸大夫正憂賊、此賊恐為寧夏之哱拜禿翁曰、無憂、梅生往矣、是必能辨賊者。

案明史稿神宗紀、寧夏之致仕副總兵哱拜叛亂、於本年三月戊辰、始於九月壬申平。此間四月甲辰、總兵官李如松為提督陝西軍務、梅國楨若為其監軍、則國楨之北行當在五月間。

本年正當日本軍攻朝鮮的時候。

明史稿神宗紀記曰、

二十年夏四月壬寅、倭侵朝鮮。五月、倭入朝鮮王京、朝鮮王李昖奔義州。七月甲戌、副總兵祖義訓、率師援朝鮮、與倭戰平壤、敗績。十月壬寅、李如松提督薊遼保定山東軍務、充防海禦倭總兵官、以救朝鮮。

國楨平哱拜之亂有功、擢爲太僕少卿。踰年、遷左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明史稿）。那末、明年（二十一年癸巳）便爲大同巡撫了。

我在前面嘉靖三十三年之條下曾敘及北京講學底盛況、這裏要說一說南京講學底盛況、並要一言卓吾底地位。明史稿（列傳一六〇）許孚遠傳曰、

（孚遠）知建昌與郡人羅汝芳講學不合。及官南京、與汝芳門人禮部侍郎楊起元、尚寶卿周汝登並主講席。汝登以無善無惡爲宗、孚遠作九諦以難之。（孚遠作九諦、汝登作九解辨之。見明儒學案卷卅六周汝登條。）

明儒學案卷四十一許孚遠傳說、

南都講學、先生（許孚遠、號敬庵。）與楊復所、周海門爲主盟。周、楊皆近溪之門人、持論不同。海門以無善無惡爲宗、先生作九諦以難之。時在萬曆二十年前後、名公畢集、講會甚盛。兩家門下、互有口語、先生亦以是解官矣。

同是陽明之流、也持異論。這時、依沈德符底觀察、說卓吾底地位如下、

姚江（王陽明）身後、其高足王龍溪輩、傳羅近溪、李見羅、是爲江西一派。傳唐一庵、許敬庵、是爲浙江一派。最後楊復所自粵東起、則又用陳白沙餘緒、而演羅近溪近脈、與敬庵同爲南京卿貳、分曹講學、各立門戶、以致並入彈章、而楚中耿天臺、叔臺（謂定理）伯仲、又以別派行南中。最後李卓吾出、又獨創特解、一掃而空之。（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十七紫柏評晦庵條）

我現在雖不是說卓吾底學說、却也一述其學說地位底大概。卓吾有復澹然大士書、書中有出來不覺就是四年之語、可推知其爲本年之作。又觀其文、可知爲在武昌時寄麻城去的、澹然就是梅國楨底女兒、寡而信佛、歸依卓吾的。就是卓吾比她爲男子、爲她著觀音問的。書底全文如下、

易經未三絕、（大概是說他底易因）今史方伊始、（大概是說藏書）非三冬二夏、未易就緒、計必至明夏四月、乃可過毒暑、卽回龍湖矣。（豫想秋初歸湖）回湖唯有主張淨土、督課西方公案、更不作小學生鑽故紙事也。參禪事大、量非根器淺弱者所能操。今時人最高者、唯有好名、無眞實爲生死苦惱、怕欲求出脫也。日過一日、少者壯、壯者老、而老者又欲死矣。出來不覺就是四年、（卓吾於戊子之夏落髮出家、至本年正是四年。）秖是怕死在方上、侍者不敢棄我屍、欲裝棺材赴土中埋爾。今幸未死、然病苦亦漸多、當知去死亦不遠。但得回湖上葬於塔屋、卽是幸事。不須勸我、我自然來也。來湖上化、則湖上卽我歸成之地。子子孫孫、道場是依。未可謂龍湖藟爾之地、非西方極樂淨土矣。（卓吾復澹

然大士

這時大概是有和耿天臺和解之意。但是否前面十九年辛卯條曾提及天臺所說的謗者自悔愧書來者却不明。書曰

我於初八夜夢見與侗老指天臺、聚顏甚懽悅、我亦全然忘記近事、只覺如初時一般、談說終日。略我想日月定有復圓之日、圓日卽不見有蝕時迹矣。果如此、卽老漢有福、大是幸事。自當復回龍湖、依這些話看來、好像滯留武昌是避天臺了。約兄同至天臺無疑也。若此老終始執拗、未能脱然、我亦不管、我只有盡我道理而已。卓吾與友書

下面一首詩是在武昌作的、在那一年雖不知道、季節却是秋天。

自武昌渡江宿大別此時與袁宏道會　　卓吾

疏鐘夜半落雲房、今夕何由見武昌。流水有情憐我老、秋風無恙斷人腸。千年芳草題鸚鵡、萬里長江入漢陽。大別原非分別者、登臨不用更悲傷。

下面一首詩也不知道是那一年作的、季節是秋冬之交、寄托着深深的感慨、

望魯臺禮謁二程祠二程俱産於此　　卓吾

日暮西風江上臺、森森古木使人哀。楚雲一夜眞堪賦、魯國何年入望來。千載推賢唯伯仲、百年想像見嬰孩。儵然欲下門庭雪、知是先生愛不才。

註、魯臺為山名。明一統志曰魯臺山在黄陂縣治東、宋之二程先生讀書處、嘗登此山眺望東魯、故名。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六十七歲。

歸龍湖、蓋在初夏。袁宏道中郎兄弟來訪。

按袁中郎集中有懷卓吾的詩、

懷龍湖　袁宏道

漢陽舊雨昔曾過、庚寅武昌之會歲月驚心感逝波。老子本將龍作性、楚人元以鳳爲歌。朱絃獨操誰能識。白頸成羣爾奈何。矯首雲霄時一望。別山長是鬱嵯峨。袁中郎集卷三十九

這是卓吾離武昌後寄的。

將發黃時同舟爲王以明先生、龔散木、家伯脩、小脩、俱同訪龍湖者。　袁宏道

江草青青江水流、荊州何日到黃州。鄭莊有客堪馳驛、郭泰如仙好附舟。此去山川俱作態、一時象緯合生愁。龜峯數點蒼煙裏、龜峯在麻城縣東六十里料得伊人已白頭。袁中郎集卷三十九

這是訪卓吾於麻城時途中作的。

龍潭　袁宏道

孤舟千里訪瞿曇、蹤跡深潛古石潭。天下豈容知己二、百年眞上洞山三。雲埋龜嶺平如障、水落龍宮湛似藍。愛得芝佛好院宇、六時僧衆禮和南。袁中郎集卷三十九

這是說訪問龍湖時的情景。

關於龍湖底境地、則袁宗道伯脩底記文頗備、此爲本年五月五日之作。文曰、

龍湖、一云龍潭、去麻城三十里、萬山瀑流雷奔而下、與溪中石骨相觸、水力不勝石、激而爲潭。潭深十餘丈、望之深清、如有龍眠、而土之附石者、因而夤緣得存、突兀一拳、中央峙立、青樹紅閣、隱見其上、亦奇觀也。潭右爲李宏甫精舍佛殿、始落成、倚山臨水、每一縱目、則光黄諸山森然屏列、不知幾萬重。余本問法而來、初非有意山水、且謂麻城僻邑、當與孱陵石首伯仲、不意其泉石幽奇至此也。癸巳五月五日記。袁宗道龍湖記

臨去之際、宏道賦詩八首、卓吾亦答之。詩如下、

別龍湖師八首見袁中郎集卷卅一　　袁宏道

十日輕爲別、重來未有期。出門餘涙眼、終不是男兒。

其二

惜別在今朝、車馬去遥遥。一行一回首、踟躕過板橋。

其三

鬱鬱西陵路、迢迢在何許。不及寒潭石、朝夕共君語。

其四

浪跡滯黄州、壯心成白首。君逢袁孝尼、肯語廣陵否。

其五

魚書曾有約、千里若爲函。瀟湘無限水、不遣到龍潭。

其六
兄弟爲知己、同胞若比鄰。出門去亦易、只愁君一身。
其七
死去君何恨、藏書大得名。紛紛薄俗子、相激轉相成。
其八
君意不在書、著書爲誰子。安得東南風、吹君渡湘水。

龍湖答詩 袁中郎全集卷卅一附載 李卓吾

入門爲兄弟、出門若比鄰。猶然下幽谷、來問幾死人。
其二
無會不成別、若來還有期。我有解脫法、灑淚讀君詩。
其三
赤壁賦蘇公、龍湖吟白首。君是袁伏袁、附君成四友。
其四
江陵至亭州、一千三百許。尚有廣陵散、未及共君語。
其五
別不說今朝、去不說遙遙。路逢進履者、定知過圯橋。

其六

江陵一千三十里、詩一函。計程至君家、百函到龍潭。

其七

平生懶著書、書成亦快予。驚風日夜吼、隨處足安居。

其八

多少無名死、予特死有聲。祇恐薄俗子、誤我不成名。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六十八歲。

在龍湖。汪可受始來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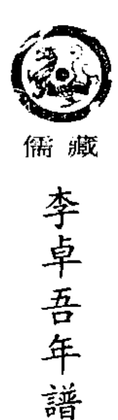
汪可受本鈳、靜鋒。之祭卓吾文曰、鈳甲午年、始見師指卓吾於龍湖。

可受該是十七年己丑已經和卓吾見面了的吧。

顧養謙爲薊遼總督、主張許日本實際是許豐臣秀吉封貢封秀吉為日國王、而使日本入貢。而和睦。養謙就是冲庵、冲庵也許是號吧。他就是當卓吾去姚安時撰那篇贈李先生致仕去滇序的人。這裏所説的許日本封貢事、雖和明年有關係、姑且併在一起來説、且舉出證據吧、

明史郝杰傳底次附傳趙參魯條説、

十七年萬曆、趙參魯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申嚴海禁、戮姦商通倭者。遷大理卿、召爲刑部左侍



郎、改兵部。日本封貢議起、此議之起當在萬曆二十二年。明史稿神宗紀云、二十二年九月己丑、朝鮮請封倭、詔小西飛指小西行長入朝。參魯持不可。總督當時之薊遼總督顧養謙不懌、爭於朝、且言參魯熟倭情、宜任。章下廷臣、參魯復持前說、因著東封三議、辨利害甚悉。其後封事卒不成。

養謙起初也是反對封貢的、後來却變爲贊成。明史稿石星傳底附傳顧養謙條說、

顧養謙字益卿、南通州江蘇之通州人。巡撫遼東、著勳績、遷南京戶部侍郎、以憂去。排款議者反對與日本和議者謂養謙必能辦倭、故帝起爲兵部侍郎、總督薊遼軍務、尋令經畧朝鮮。明史稿神宗紀云、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丙辰、召宋應昌、李如松還、命薊遼總督顧養謙兼理朝鮮事。據此則養謙於萬曆二十一年末已為薊遼總督而與朝鮮事有關係。比至、則首請封、且主撤南兵、如石星旨。到就任時便變為許封貢和撤兵了。下詔褒美。略。此時朝廷內有反對封貢之論。養謙因薦孫鑛自代、乞身去。此為二十二年夏間事。略。卒、贈兵部尚書。明史稿列傳一〇七石星傳

養謙唱說讓步、許封貢與日本和睦的意見時、焦竑給他回信說、

承手書並大疏、讀之不勝快暢。何門下審於事而辯於詞若此也。前此僕竊料東事朝鮮事件屢爲人言、而大疏靡大一一懸合、又自幸其億中矣。封貢先朝舊事可鏡、但人言呶呶、衆而難犯、假虛名以縻之、至舉朝合力以爭、或許以入貢、將愈益棼棼矣。門下毀譽得喪、捐之度外、而精爲國謀、非奇男子不能。焦竑答顧中丞書、澹園集卷十三。

稱讚養謙爲奇男子、因爲大家反對和睦時、他却贊成。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六十九歲。

在龍湖。

妻黄宜人之逝、或在本年春。卓吾對妻的感情、可詳見於其與莊純夫書。此書於既知宜人之葬事畢後給其女壻純夫者。書中有相聚四十餘年云云、從嘉靖三十三年甲寅余假定為其新婚年至本年乙未、凡四十二年。卓吾哭宜人詩曰、

哭黄宜人　李卓吾

結髮爲夫婦恩情兩不牽。今朝聞汝死、不覺情悽然。

其二

不爲恩情牽、含悽爲汝賢。反目未曾有、齊眉四十年。

其三

中表皆稱孝、舅姑慰汝勞。賓朋日夜往、黽手事香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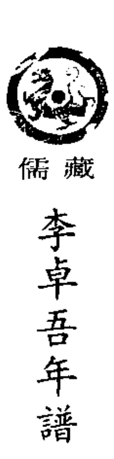
其四

慈心能割有、約己善治家。緣余貪佛去、別汝在天涯。

其五

近水看魚戲、春山獨鳥啼。貧交猶不棄、何況糟糠妻。

其六



冀缺與梁鴻、何人可比蹤。丈夫志四海、恨汝不能從。

復顧沖庵翁書是本年夏間之作。因爲沖庵勸他來南通州、書此以謝其厚意、並訴出門之難。大概是因為當路的壓迫吧。他說、

某非負心人也。況公蓋世人豪、四海之內、凡有目能視、有足能行、有手能供奉、無不願奔走追陪、藉一顧以爲重、歸依以終老也。況於不肖某哉。公於此可以信其心矣。

先說不去也不是有負於他。再說、

自隱天中山以來、再卜龍湖、絕類逃虛、近二十載、天中山之隱、假定是萬曆四年丙子、到本年乙未為十九年、故曰近二十年。豈所願哉。求師訪友、未嘗置懷、而第一念實在通海、特別思顧。但老人出門大難、詎謂公猶惓惓念之耶。適病暑、侵侵冥寂、一接翰誨、頓起矣。卓吾復顧沖庵翁書

維之按、鈴木氏原文說復鄧石陽書是本年作的、我却以為錯誤了。因為書中有年逼耳順之語、顯然是五十八、九歲時、並不是本年六十九歲時。並且書中所說的全是十年前棄官隱居黃州後的心事。於本年黃宜人新死、他却半句也沒有題到他底新愁。鈴木氏說是黃宜人死前、或者是她後還、未聽到消息時寫的。其實是十年前、宜人還健在時寫的。所以大膽把這一節移在萬曆十三年乙酉、五十九歲條下。想鈴木先生必是首肯的吧。

耿楚倥傳是本年十二月寫成的。卓吾與天臺和解之事、詳於此傳中。和解事當在本傳撰成之前不久。這篇傳文認爲本年作者、因爲有苦余十有餘年之語。傳中敘和解底始末如下、

既三年、余果東歸。奈之何聚首未數載、天臺即有內召、楚倥亦遂終天也。既已戚戚無懽、而天臺先

生亦終守人倫之至一語在心、時時恐余有遺棄之病。余亦守定未發之中一言、恐天臺或未窺物始、未察倫物之原。故往來論辨未有休時、遂成扞格、直至今日耳。幸天誘我衷、使予捨去未發之中、而天臺亦遂頓忘人倫之至。乃知學問之道、兩相捨則兩相從、兩相守則兩相病、勢固然也。兩捨則兩忘、兩忘則渾然一體、無復事矣。余是以不避老、不畏寒、直走黃安、會天臺于山中。由周思敬底跋看來、是十二月二十六日之事。天臺聞予至、亦遂喜之若狂。志同道合、豈偶然耶。然使楚倥先生而在、則片言可以折獄、一言可以回天、又何至苦余十有餘年。楚倥死在甲申、至本年十一年。彼此不化而後乃覺耶。設使未十年而余遂死、余終可以不化耶。余終可以不與天臺合耶。故至次日、遂同其子汝念往拜先生之墓、而先生之墓木拱矣。卓吾耿楚倥先生傳的末段記說此傳連書三紙、第一紙給天臺、第二紙給定理之長子汝念及次子汝思、第三紙說是寄給定力定理之弟、字子健。的。汝念送莊純夫到九江、從九江遣使報告和解的喜信給白下的周思敬即友山、其女嫁汝思。思敬爲作傳跋。

卓吾思念莊純夫之回閩的詩也是這時作的。

莊純夫還閩有憶　卓吾

乘龍人歸去、誰復到吾門。薄暮多風雨、知子宿前村。

其二

海物多奇錯、蠣房味正清。夫妻共食噉、不得到麻城。

其三

三子皆聰明、必然早著聲。若能舉孝廉、取道過西陵。

其四

七十古來稀、知予能幾時。君宜善自計、莫念出家兒。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七十歲。

春赴濟上、夏赴大同、秋赴上黨。

本年作豫約、這好像是他底遺囑、是龍湖生活之後的始末詳述。

我以爲他因爲去龍湖之後變事幾時臨到他身上殊難預測、所以寫了這篇。

豫約底小引說、

余年已七十矣、旦暮死、皆不可知。然余四方之人也、無家屬僮僕於此、所賴以供朝夕者、皆本院龍湖上院之僧、是故豫爲之約。

豫約中底早晚容塔之項云、

我死不在今日也、自我遣家眷回鄉、獨在此落髮爲僧時、卽是死人了也。已欲他輩以死人待我了也。是以我至今再不曾遣一力到家者、以謂已死無所用顧家也。故我嘗自謂我能爲忠臣者、以此能忘家忘身之念卜之也。非欺誕說大話也。豫約早晚容塔項

他身後處置底精密、眞是可驚。他底書籍連女壻莊純甫也斷斷不肯給與。我想這是出於他底深慮。他說、

我愛書、須牢收我書、一卷莫輕借人。時時搬出日頭曬曬、乾便收訖。雖莊純甫近來以教子、故亦肯看書、要書但決不可與之。且彼亦不知我。死縱或於別處聞知我死而來、亦不可與以我書。焚書卷四

春、赴濟上、就是到山東底濟寧府、寓於劉維底官署。那時劉維做什麼官不明、也許是右僉都御史。是春予在濟上劉晉川公署、手編陽明年譜自適。黄與參見而好之、即令梓行以示同好。故予因復推本而論之耳。卓吾陽明年譜後語

關於當時的狀況、可由他底詩而推知。如南池二首、如太白樓二首、是同時之作、由其地其時而知。其辭如下、

南池二首詩中所謂任城、即濟寧州。　卓吾

濟漯相將日暮時、此間乃有杜陵池。三春花鳥猶堪賞、千古文章只自知。其一

水入南池讀古碑、任城爲客此何時。從前秖爲作詩苦、留得驚人杜甫詩。其二

太白樓二首

世事眞同水上浮、金龜好換酒家愁。山東李白今何在、城下唯瞻太白樓。

天寶年間事已非、先生不隱又安歸。當時豪氣三千丈、傾國名花贈玉妃。

夏六月、耿定向天臺卒。

依焦竑天臺耿先生行狀、澹園集卷三十三則定向於嘉靖甲申三年十月十日生、萬曆丙申二十四年六

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三。

夏、尋梅國楨衡湘而赴大同。國楨於二十一年爲大同巡撫。若在鎮三年、參看二十一年條則本年尚在任。當時的狀況、是除了詩以外別無可據。

晉陽懷古晉陽爲山西之太原　　卓吾

水決汾河趙已分、孟談潛出間三軍。如何智伯破亡後、高赦無功獨首論。

過雁門二首雁門在山西代州

盡道當關用一夫、昔人曾此扞匈奴。如今冒頓來稽顙、李牧如前不足都。

千金一劍未曾磨、陡上關來感慨多。關下人稱眞意氣、關頭人說白頭何。

渡桑間間當作乾

逢人勿問我何方、信宿并州即我鄉。明日桑間橫渡去、兩程又見梅衡湘。

初至雲中即大同

錫杖朝朝信老僧、蒼茫山色樹層層。出門秖覺音聲別、不審眞身到白登。

由這詩看來、可見他是經過太原往北行了。上面初至雲中一詩、不知道是什麼季節。由下面這首芍藥詩看來、可知他是五月到的。

雲中僧舍芍藥二首　　卓吾

芍藥庭開兩朵、經僧閣裏評論。木魚暫且停手、風送花香有情。

笑時傾城傾國、愁時倚樹憑闌。爾但一開兩朶、我來萬水千山。

由下面的詩看來可知他至少於七月間仍滯留在大同。

乾樓晚眺三首　　卓吾

呼朋萬里外、拍手層霄間。塞晚浮煙重、天空水月閒。斷雲迷古戍、落日照西山。幸有聲歌在、更殘且未還。

憑高一灑衣、望遠此何時。正是中元節、兼聽遊女悲。杯乾還可酌、曲罷更題詩。願將北流水、彈與鍾子期。

中丞綏定後、攜我共登臨。所喜閭謠俗、非干懷壯心。山雲低薄暮、樓日壓重陰。欲歸猶未可、此地有知音。

下面這首詩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的、但大概是在大同作的、暫附記在此、

曉行逢征東將士卻寄梅中丞　　卓吾

烽火城西百將屯、寒煙曉爨萬家村。雄邊子弟誇韁轡、絕塞將軍蚤閉門。傍海何年知浪靜、登壇空自拜君恩。雲中今有眞頗牧、安得移來覲至尊。

聞懷林之死也是在大同、因下詩中有龍堆、大同之語。

哭懷林四首　　卓吾

南來消息不堪聞、腸斷龍堆日暮雲。當日雖然扶病去、來書已是細成文。

年少才情亦可誇、暫時不見卽天涯。何當為棄我先歸去、化作楚雲散作霞。

夢中相見語依依、忘卻從前抱病歸。四大已隨風火散、去書猶囑寄秋衣。

年在桑榆身大同、吾今哭子非龍鍾。交情生死天來大、絲竹安能寫此中。

卓吾有夜半聞雁五絕四首、其小引中有余七十人也、或坦行闊步二十五載等語、想是本年的作品。但第四首底自註有後數歲余竟赴冀北、過山陰（在山西）其詞卒驗之語、則又好像是數年前之作了。若削去註語、則爲本年之作甚明、暫存疑。

何時離開大同不明。也許有一歸龍湖之舉。秋間承劉維邀赴沁水。

丙申歲、老子（指卓吾）以劉司空（司空之稱、因維曾為工部尚書。但碑為後年之作、此係追稱法。）之約、至上黨（卽沁水）、余亦以校士至、云云。（汪本鈳卓吾墓碑記）

由劉維底話、可知卓吾此次沁水之行、是劉維聘他爲其子姪之師的。他說、

比者讀禮山中、（二十年壬辰條裏曾引明史劉東星傳參看、謂其喪父也。）草木餘息、懼有顛墜、特遣兒相（用相）就龍湖問業。先生欣然不遠千里、與兒偕來、從此山中、歷秋至春（丙申秋至丁酉春）夜夜相對。猶子用健（維姪）復夜夜入室、質問學、庸、大義。（略）相與健等既獲錄其所聞之百一、予遂亟令梓行。（劉晉川書道古錄首）

劉維底故鄉是沁水底坪上村。卓吾九月九日在坪上有詩道、

九日坪上三首　卓吾

如烏飛飛到處棲、今年九日在山西太行、正是登高處、無菊亦應有酒攜。
坪上無花有酒錢、慢將沽酒醉逃禪。若言不識酒中趣、可試登高一問天。
身在他鄉不望鄉、閒雲處處總淒涼。故人若問涼邊事、日射坪田索酒嘗。
到了冬至、有感、卽謝主人劉維的詩說

至日自訟謝主翁　卓吾

明朝七十一、今朝是七十。長而無述焉、既老復何益。雖有讀書樂、患失又患得。患失是伊何、去日已蹉跎。患得是伊何、來日苦無多。聰明雖不逮、精神未有害。筆禿鋒鋩少、指柔龍蛇在。宛然一書生、可笑亦可愛。且將未死身、暫作不死人。所幸我劉友、供饋不停手。從者五七人、素飽爲日久。如此賢主人、何愁天數九。

這裏已經提過讀書之樂。但他別有讀書樂的詩、有引、引中有雖古稀、猶能細書字、那末可說是今年之作了、大概不是在寓居坪上時作的吧。詩曰、

讀書樂　卓吾

天生龍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龍湖。龍湖卓吾、其樂如何。四時讀書、不知其餘。讀書伊何。會我者多。一與心會、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繼以呼呵。慟哭呼呵、涕泗滂沱。歌匪無因、書中有人。我觀其人、實獲我心。哭匪無因、空潭無人。未見其人、實勞我心。棄置莫讀、束之高屋。怡性養神、輟歌送哭。何必讀書、然後爲樂。乍聞此言、若憫不穀。

束書不觀、吾何以歡。怡性養神、正在此間。世界何窄、方冊何寬。千聖萬賢、與公何冤。

有身無家、有首無髮。死者是身、朽者是骨。此猶不朽、願與偕歿。倚嘯叢中、聲震林鶻。

歌哭相從、其樂無窮。寸陰可惜、曷敢從容。

下面這首除夕的詩是在坪上作的。

除夕道場即事三首　卓吾

衆僧齊唱阿彌陀。人在天涯歲又過。但道明朝七十一、誰知七十已蹉跎。

坪上相逢意氣多。至人爲我飯樓那。燒燈熾炭紅如日、旅夕何愁不易過。

白髮催人無奈何。可憐除夕不除魔。春風十日冰開後、依舊長流沁水波。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七十一歲。

春、尚在沁水坪上村。清明節代劉維作祭無祀文。秋九月在北京、有九日至極樂寺的詩。

汪本鈳之哭卓吾文云丁酉又尋師指卓吾于北京極樂寺。

九日之詩如下、

九日至極樂寺、聞袁中郎且至、因喜而賦。　卓吾

世道由來未可孤、百年端的是吾徒。時逢重九花應醉、人至論心病亦蘇。老檜深枝喧暮鵲、西風落日下庭梧、黄金臺上思千里、爲報中郎速進途。

他是在等着袁宏道呢。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七十二歲。

春在北京、夏初到南京、寓永慶寺、轉居牛頭山、攝山。

下面的詩是本年正月寓居在北京極樂寺時作的。

閉關　　卓吾

閉關正是爲參禪、一任主人到客邊。無奈塵心猶不了、依然出戶拜新年。

元日極樂寺大雨雪

萬國衣冠共一新、婆娑獨占上方春。誰知向闕山呼日、正是花飛極樂辰。寂寂僧歸雲際寺、溶溶月照隴頭人。年來鬢髮如刀落、欲脫塵勞卻惹塵。

元宵

元宵眞是可憐宵、獨對孤燈坐寂寥。不是齋居能養性、嗔心幾被雪風搖。

春出北京、乘舟南行、過滄州、而四月抵白下。

今春予偕焦弱侯放舟南邁、過滄洲州之誤。見何泰寧。泰寧視龍谿爲鄉先生、其平日厭飫先生之教爲深。略秋九月、滄洲使者持泰寧手札、果來索書白下、適予與弱侯咸在舘、弱侯遂付書、又命予書數語、述泰寧初志、並付之。計新春二三月謂二十七年春予可以覽新刻矣。卓吾龍谿先生文錄抄序

四月到白下的事、請參看卓吾之書晉川翁壽卷後、焚書卷二。

明年謂本年戊戌、春、弱侯焦先生迎師卓吾抵白下、爲精舍以居。汪本鈳哭卓吾文

這是和焦竑同到南京的證據。

夏初舟抵淮揚間、矯首以望、輒有天際眞人之想、恨不能奮飛也。抵家始聞尊夫人之變、與卓吾議、遣一人奉慰。趦趄未行、乃爲門下所先、益愧慊不自安矣。略緬惟戎馬郊生、運籌無主、如門下者、尚使之高臥東山、時事可知矣。焦竑答顧中丞澹園續集卷五

這是焦竑初夏到揚州時、聽見顧養謙夫人底不幸事、而寄給養謙的信。

仲夏寓永慶寺、余永寧著永寧問答。

永寧那書底序上說、

萬曆戊戌仲夏、古歙余永寧、吳世徵同遊白下、問學於楊復所名起元先生。先生曰、溫陵李卓吾今之善知識也、現寓永慶寺中、曾相見否。

註、永慶寺在城內北門橋鐵塔寺後。梁天監中、永慶公主香火、因名。寺有塔、又名曰白塔寺。明洪武間重修、賜今名。寺左數十步、即謝公墩。陳文述秣陵集、永慶寺詩小序。

鐵塔寺、明一統志云、鐵塔寺在府西北岡上、劉宋時建、名延祚。前有二鐵塔、宋乾興初造、今復建延祚閣於東偏。

還有兩條記事、也是證明卓吾偕焦竑南歸白下的事、

余不出山久、萬曆戊戌、從焦弱侯至白下、詣定林庵、而庵猶然無恙者、以定林在日素信愛於弱侯也。卓吾定林庵記

萬曆丁酉、予受學於復所楊師、師謂予曰、略予於是景仰焦先生若山斗然。乃先生官翰苑、侍講東宮、請見無由。歲戊戌、先生翩然南歸、予獲聞緒論、如飲甘露云云。明德堂答問引焦竑門人某記、澹園集卷四十九。

焦竑底下面這首詩、大概是夏秋之交底作品。

同李比部永慶禪房小集二首　焦竑

一笑同幽事、移樽向夕陰。長風吹片雨、蕭颯動高林。

自愛邱中賞、還同澤畔吟。相看意不盡、涼露滿衣襟。

其二

化城園野色、空翠落秋陰。與客開香積、談玄傍竹林。

梵天留宴坐、花雨助清吟。一酌那爲貴、因之披素襟。焦竑澹園集卷三十九

焦竑比較卓吾與楊復所底人品說、

當是時、溫陵李長者與先生楊復所狎主道盟。然先生如和風甘雨、無人不親。長者如絕壁巉巖、無罅可入。二老同得法於盱江羅近溪、而其風尚懸殊如此。余以爲未知學者不可不見先生、不如此、則信向靡定。既知學者不可不見長者、不如此、則情塵不盡。天生此兩人、激揚一大事於留都、非偶然也。焦竑題楊復所先生語錄、澹園集卷廿二。

關於攝山的生活、則有六月、七月、九月底詩如下。

六月訪袁中夫攝山中夫卽中道、卽小脩。　卓吾

懷人千佛嶺、避暑碧霞巔。試問山中樂、何如品外泉。陰陰籐掛樹、隱隱日爲年。坐覺涼風至、披襟共灑然。

雨中塔寺和袁小脩韻

無端滯落此江瀕、雨濕征衫逢故人。但道三元猶浪迹、誰知深院有孤身。才傾八斗難留客、酒賦千鍾不厭貧。自是仙郎佳況在、何妨老子倍精神。

塔寺卽永慶寺、時在七月間、因詩中有云三元。

九月同袁中夫看菊寄謝主人

去年花比今年蚤、今年人比去年老。盡道人老不爲舊、誰信舊人老亦好。

秋菊總開舊歲花、人今但把新人誇。不見舊日龍山帽、至今猶共說孟嘉。

去年我猶在陰山、今年爾復在江南。傍人錯指前身是、一是文殊一瞿曇。

花開於我復何有、人世那堪逢重九。舉頭望見鍾山高、出門便欲跨牛首。袁生袁生攜我手、欲往何之仍掣肘。

雖有謝公墩、朝朝長在門。雖有階前塔、高高未出雲。

褰裳緩步且相隨、一任秋光更設施。天生我輩必有奇、感君雅意來相期。

入門秋色上高堂、烹茶爲具呼兒郎。歡來不用登高去、撲鼻迎風尊酒香。

子美空吟白髮詩、淵明采采亦徒疲。何如今日逢故知、菊花共看未開時。

下面的詩中有天涯霜雪語、可知其爲冬天的作品。

喜楊鳳里到攝山二首　　卓吾

十年相守似兄弟、一別三年如隔世。今日還從江上來、孤雲野鶴在山寺。

隱別龍湖才幾時、天涯霜雪淨鬚眉。君今復自龍湖至、鬢裡有絲君自知。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七十三歲。

滯留在白下。

有又復沖庵書、爲本年二月間之作。文云、

向在龍湖、尚有長江一帶爲我限隔。參看二十三年乙未之復顧沖庵翁書 今居白下、只隔江耳。與南通州為對岸 往來十餘月矣、自去年戊戌四月到白下、數至本年二月為十一箇月。 而竟不能至、或一日而三四度發心、略

計不出春三月矣。謂三月中當往訪。 先此報言、決不敢食。卓吾又復沖庵書

寄書顧養謙而促其奮起者、或在本年。但明室於本年四月間以朝鮮事件之平定詔告天下、則作書當在其前。書云、

四月間有書晉川翁壽卷後中云、

此予丙申二十四年 坪上筆也、今又四年矣、復見此於白下、覽物思仁壽、意與之爲無窮。公今暫出至淮上。由此語可知劉維以事來揚州、請卓吾寄壽卷。略 余以昨戊戌初夏至今、又一載矣。由此推知此書為本年四月

間作。

大概是春夏之交吧、他有卻寄詩四首。這大概是卓吾由白下寄贈給麻城的澹然女士的。

卻寄四首　卓吾

一回飛錫下江南、咫尺無由接笑談。卻羨婆須密氏女、發心猶願見瞿曇。

其二

持鉢來歸不坐禪、遙聞高論卻潸然。如今男子知多少、盡道官高卽是仙。

其三

盈盈細抹隨風雪、點點紅粧帶雨梅。莫道門前車馬杳、子規今已喚春回。

其四

聲聲喚出自家身、生死如山不動塵。欲見觀音今汝是、蓮花原屬似花人。

七月、焦竑等在金陵刻藏書、九月工畢。

根據焦竑底序和方時化底書後。

本年秋歸龍湖。

這是由焦竑底詩想像的。詩將引在明年庚子之條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七十四歲。

在麻城之龍湖。本年冬赴商城。

當路對於卓吾的迫害、恐怕是本年夏間起的。

泉州府志文苑傳裏說、

贄遂至麻城築室龍湖寺中、著書談道、聽者日衆、間有宦門閨壼、亦致篚帛受業、坐是喧鬨郡邑。符卿周公宏鑰曰、李先生學已入禪、行多誕禍不旋踵矣。會馮應京爲楚僉事、毁龍湖寺、寘諸從遊者法。贄再往白門、與太史焦竑尋訪舊盟、南都士靡然嚮之。

卓吾再次往白下、乃在戊戌即本年之前二年、上面這段記事把先後弄錯了。不過所記的馮應京毁壞龍湖寺、把那些從遊卓吾之門的人們置於法、這倒是事實。依明史卷二三七裏的應京傳看來、應京是在萬曆二十八年擢爲湖廣僉事、分巡武昌、漢陽、黄州三府、繩貪墨、摧奸豪、風采大著的。他處置卓吾、必定是在這時了。

下面的詩、其季節是夏天、也許是卓吾離開龍湖、要到北京去時作的。雖然證據没有、暫且附載在這裏、

赴京留別雲松上人　　卓吾

支公遯跡此山居、深院巢雲愧不如。自借松風一高枕、始知僧舍是吾廬。風吹竹柏袈裟破、月滿池塘鐘磬虚。獨有宿緣酬未畢、臨岐策馬復躊躇。

易因好像是本年刻的。

卓吾底易因小序云、

今余年七十又四矣。偶遊都下、獲偕焦弱侯先生南行。先生深明易道、其徒方時化者、亦通易。以先生家白下、即自新安徙家來就先生以居。以故每夜輒會、每會輒講、每講輒與坐而聽焉。有新得、時化又輒令其徒汪本鈳記載之。

此文自偶遊都下以下、爲括約的文章。其遊都下、與焦弱侯南行的事、是在二十六年戊戌、七十二歲時。關于方汪二人底事、正和汪本鈳哭卓吾文底記事相一致。汪文云、

丁酉又尋師（卓吾）於北京極樂寺（略）明年春（即戊戌春）弱侯焦先生迎師抵白下、爲精舍以居。時方先生伯雨挈家往就焉。師因與讀易。其間每至夜分始徹（撤）。鈳不過從傍作記載人、而易因梓矣。

這裏所謂易因梓矣一句、不是直承明年春（略）的。其上梓之時、是本年庚子、即卓吾所謂七十又四歲時底事實、又和卓吾底九正易因序中、

易因一書、予既老、復遊白門而作也。（自七十二歲戊戌至七十四歲庚子為三年。其實他早就研究易理了。）

的話相一致。

焦竑寄給卓吾的下面這兩首詩、大概是本年秋間作的。

寄宏甫二首　　焦竑

歸田仍作客、散步自安禪。去我無千里、相違忽二年。夢醒江閣雨、心折楚雲天。寥落知音後、愁看伐木篇。

其二

風雨秋偏急、懷人鬢欲絲。飄零違俗久、歲月著書遲。

獨往眞何事、重過會可期。白門遺址在、相爲理茅茨。澹園集卷三十九

通政使楊時喬上疏排斥羅近溪之學與佛學相混而禁止之。

明史稿楊時喬傳曰、

時喬受業永豐呂懷、呂懷為廣信永豐人、湛若水甘泉之高弟。每言必曰王陽明底良知和湛甘泉底體認天理同旨、謂其要在變化氣質、作心統圖說以明之。明史卷二〇八。最不喜王守仁之學、闢之甚力。尤惡羅汝芳、近溪。官通政時、時喬何時任通政使之官不明、約在萬曆二十八左右。具疏斥之曰、佛氏之學、初不溷於儒、乃汝芳假聖賢仁義心性之言、倡爲見性成佛之教。謂吾學直捷、不假修爲、於是以傳註爲支離、以經書爲糟粕、以躬行實踐爲迂腐、以綱紀法度爲桎梏、踰閑蕩檢、反道亂德、莫此爲甚。而後學轉相信從、禍將安極。望勅所司明禁、用彰風教。詔從其言。明史卷二二四本傳同。明史稿列傳一〇三楊時喬傳。

耿天臺底觀生紀裏說、前此隆慶元年已有彈劾王龍溪、羅近溪者、天臺記載申救二人的事道、

七月、隆慶元年丁卯陞大理寺右寺丞、八月還京、九月駐和州、草舉劾疏、暨申救羅維德、近溪王龍溪、畿疏、是月終還里。

大學士沈一貫憎惡黃愼軒等底禪學。

沈德符底野獲編說、

己亥庚子間、楚中袁玉蟠太史同弟中郎與皖上吳本如、蜀中黃愼軒、最後則浙中陶石簣以起家



繼至、相與聚談禪學、旬月必有會、高明士夫翕然從之。時沈四明一貫柄政、聞而憎之、其憎黃尤切至。野獲編卷二十七紫栢禍本條

註、黃愼軒卽黃輝、輝字平倩、一字昭素、南充隸四川順慶府人、與焦竑同為萬曆十七年進士、由翰林庶吉士而升為東宮之庶子、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明史卷二八八有傳。

這些相類的事情和其他的事情相錯綜起來、竟使卓吾受迫害。

汪本鈳說、

庚子冬、師卓吾讀易於黃檗山、山在河南省光州商城縣、當麻城之東北。改正易因、適馬誠伯先生馬經綸自北通州來訪、師山中。越春二月、師與馬先生同至通州。汪本鈳哭卓吾文

這裏不說易因的問題、要注意的是卓吾在本年庚子之冬、任意入黃檗山讀易經、又遇馬經綸來訪、遂於翌年辛丑春相伴赴北通州。

又居士傳裏說、

御史馬經綸嘗往問易義、大服、事以師禮、奉之入黃檗山。旋御以北、舘於通州。

這裏所述的時期不明、但可注意的是卓吾之入黃檗山、是由于馬經綸底奉迎。

兩書所說都是表面的敘述、不明其裏面的眞相。經綸雖或也有問易之意、但其眞相則在使卓吾避免當路底迫害。李溫陵外紀卷四載有馬誠所經綸之與當道書第一書中、以卓吾爲七十五歲之老翁、好像是明年辛丑歲底書信。但是我考覈事實、確信七十五者乃七十四之誤算。所

以該書當是本年庚子之作。書中替卓吾辨解（辨解文引於後。）之後說、

然則卓吾今何在、弟蓋奉之寓商城黄蘗山中耳、稍待春和、弟擬奉之入湖廣省城。（馬誠所與當道書其一）

這是指本年冬入黄蘗山底事實。而馬經綸當草此書時、本來是要於明春（辛丑歲之春）伴卓吾入武昌的。然而後來却爲了什麽緣故、放棄其入武昌的計劃、而伴往自己所住的北通州。

卓吾被迫害的狀況、詳於馬之前書中、引用其有關係的部分如下、

卓吾不能安其身於麻城、聞檄被驅、狼狽以避。雖黄堂四品大夫、大明律所謂以禮致仕、與見任官同者、而地主獨不相容。雖以七十五歲（五當為四之誤、因與同文中之然則卓吾今何在云云、及汪本鈳之哭文兩立故也。）風燭殘年、孔大聖人所謂老者安之、而顧毀其廬、逐其人、並撤其埋藏此一具老骨頭之塔、忍令死無葬所、而不顧。此豈古今之勢異哉。緣麻城人以異端惑世目之、以宣淫誣之耳。（馬誠所與當道書其一）

夫麻城之人、未嘗不知此老之不能惑世、未嘗不知此老之不能宣淫、亦未嘗不憐此老之衰老。卽有言語小嫌、未嘗不少忍以待此老之死。然今日獨恝然爲此事者、其意不在此老也、昭昭著矣。彼蓋藉宣淫之名、以醜詆其一鄉顯貴之族、（指梅國楨之族、更見後文。）又藉逐僧毀寺之名、以實其宣淫之事、於是賄衆狂吠、若以爲公論公惡焉耳。此其機械誠深、而其用心亦太勞矣。（同上）

由此看來、卓吾是在一異端惑世、二宣淫之汚名下、被一放逐於麻城、二破毀其屋廬、三撤去其納

骨之塔了。那末卓吾之入黃檗山、不外乎是受了放逐令而狼狽逃避的罷了。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七十五歲。

二月與馬經綸同至北通州、寓居於馬氏家。

汪本鈳曰、

辛丑歲老子以馬侍御之約至通州、而余適起官霸上、霸上在通州附近約相見于侍御之別業。汪本鈳卓吾墓碑記

卓吾曰、

易因一卷、予既老、復遊白門而作也。三年就此、以上已引。封置篋笥。上濟北、讀易於通州馬侍御經綸之精舍。晝夜參詳、更兩年而易之、舊者存不能一二。卓吾九正易因序

本鈳又曰、

越春二月、上承庚子冬、故為本年辛丑之春。師與馬先生同至通州。既至、又與讀易、每卦自讀千遍。又引坡公話語、鈳曰、經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近一年所、而易因改正成矣、名曰九正易因。哭卓吾文

據此、則卓吾於本年二月去黃檗山而就通州馬氏。易因成於庚子之歲、更自該年冬至今年辛丑之間、加以改正、成九正易因。卓吾說更兩年、本鈳謂近一年所、則九正易因當成於本年冬。

帝京景物略曰、

先是、有與中丞梅中丞、卽國楨。構者、幻語又聞當事、又逐之、至火其居。此謂麻城之放逐、焚廬、為去年庚子年之事。于是馬侍御經綸迎之通州、至與馬公讀易、每卦千遍、一年而九正易因成。帝京景物略卷八李卓吾墓之條

這和前記底事實相一致。

萬曆三十年壬寅七十六歲。

寓居於通州之馬氏家、因張問達之疏劾而投獄、三月自殺於獄中。

卓吾在死前不遠、嘗對汪本鈳說、要老於盤山。盤山在今河北薊州西北二十五里、一名盤龍山。他說、時紫柏老人在戒壇、在北京說法余意欲爲二老者紫柏與卓吾作小西天主人、旁觀宗門下事、而忽有河上之役、行矣、行而念老子不置、復過辭于侍御之別業。老子愴然曰、願以紙筆來、爲公書證道歌一副、異日見書如見我也。余亦愴然不能應。徐曰、將作鹽梅于鄉黨、迎先生歸龍湖。老子曰、吾百年之計、在盤山矣。別後、老子竟遭惡口、被逮至禁衞、蒙主恩不殺、而老子自殺、以應其言。卓吾墓碑記

卓吾死前數日、曾與汪本鈳約欲歸晉江。汪說、我臨行時、先師卓吾還約我同到晉江、且結以生死事。及歸家見老母無恙、卽欲走北京、來伴先師。何一別不過幾日、遽爾如此也。早知如此、我決不歸。汪本鈳寄上人書

據沈德符野獲編之說、有謠傳謂卓吾著書詆毀大學士沈一貫、但沒有證據。竟於張問達底疏劾中見之。沈曰、

卓吾壬寅曾抵郊外極樂寺、尋通州馬誠所侍御留寓於家、忽蜚語傳京師、云卓吾著書、醜詆四明相公沈一貫四明、恨甚、蹤跡無所得。禮垣都諫張誠宇明遠遂特疏劾之、速下法司、亦未必欲遽置之死。李憤極自裁、馬悔恨、亦病卒。野獲編卷廿七二大教主之條

本年閏二月乙卯、禮科給事中張問達註張問達、字德允、似又有誠宇、明遠等稱、涇陽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進禮科都給事中。劾晉江李贄邪說惑衆、逮死獄中。明史稿列傳一二一張問達傳。者上疏彈劾卓吾、其文如下、

李贄壯歲爲官、晚年削髮、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內、惑亂人心。以呂不韋、李園爲智謀、以李斯爲才力、以馮道爲吏隱、以卓文君爲善擇佳偶、以秦始皇爲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爲不足據、狂誕悖戾、不可不燬。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遊庵院、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於明刼人財、強摟人婦、同於禽獸而不之恤。邇來縉紳大夫亦有誦呪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爲律戒、室懸妙像、以爲歸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於禪教沙門者、往往出矣。近聞贄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門、招致蠱惑、又爲麻城之續。望勅禮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贄解發原籍治罪、仍檄行兩畿及各布政司、將贄刊行諸書、並搜簡其家未刻者、盡行燒燬、毋令貽禍後生、世道幸甚。張問達劾李贄疏、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八引神宗實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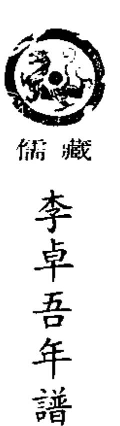
這劾疏一上、勅旨便准容彈劾。

李贄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便令廠衛五城嚴拏治罪。其書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盡搜燒燬、不許存留。如有黨徒曲庇私藏、該科道及各有司訪奏治罪。顧炎武引神宗實錄

便這樣在惑世誣民底罪名之下、拏捕卓吾、燒行已刻未刻的書籍了。

同年三月、有禮部尚書馮琦者、鳴儒者之道混入佛說之非、謂如此種類新說的書籍、一概要燒、尤其在考試底答案裏要禁止。他底奏請文如下、

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鑑性理諸書而外、不列於學官、而經書傳注、又以宋儒所訂者爲準、此卽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自人文向盛、士習寖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鶩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天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高論爲神奇、以蕩軼規矩、掃滅是非廉恥爲廣大、取佛書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竄入聖言、取聖經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語道旣爲踳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爲榛莽。臣請坊間一切新說曲議、令地方官雜燒之。生員有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書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許會試。多者黜革。伏乞天語申飭、斷在必行。自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卽能實詣其極、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襲咳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別爲二氏。自南宋以來、



於吾道之中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藴而陰附于吾道之内。顧炎武註、如陳白沙、王陽明。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于吾道之外。顧炎武註、如李贄之徒。非聖主執中建極羣臣一德同風、世運之流、未知所屆。馮琦奏、顧炎武日知録卷十八引。

這個奏議上後、勅旨命再詳細上奏取締之法。且因老釋之道與儒術各異、若於山林獨修、却可以隨意。若官吏而爲之、則不許。勅曰、

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近日學者不但非毁宋儒、漸至詆譏孔子、掃滅是非、蕩棄行檢、復安得節義忠孝之士爲朝廷用。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可開列條欵奏來。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好尚者任其解官自便。顧炎武日知録引

上面這勅旨中開列條欵奏來的命令、結果是卓吾底拿捕投獄。

馬經綸底與當道書其二、怕是這時作的。其中有説、

彼指卓吾既自異於今之人矣、今之人其誰不以彼爲異爲頗。略既以彼爲異爲頗矣、則忌者誣之曰淫縱、便信以爲眞淫縱。忌者誣之曰勾引、便信以爲眞勾引。何也。其心誠疑之也。略夫以七八十歲垂盡之人、加以淫縱勾引之行、不亦可笑之甚乎。且所謂麻城士女云者、蓋指梅衡湘即國楨守節之女即澹然大士言也。夫衡湘身冒矢石、爲國討賊、凛凛大節、是當今一個有數奇男子、乃有女不能制、有家不能正、有仇不能報、有耻不能雪、必待諸公爲抱不平、而慷慨陳言、代爲處分、世間當有此理否。略蓋此事起於麻城士夫相傾、借僧尼宣淫名目以醜詆衡湘家聲、因以壞衡湘之官、如斯而

已。馬誠所與當道書其二

這是說加卓吾以淫縱勾引之名是不正當的、言者底眞意是要損壞梅國楨底名譽。

又說、

夫評史與論學不同。藏書品論人物、不過一史斷耳、卽有偏僻、何妨折衷。乃指以爲異爲邪、如此、則尚論古人者、秖當尋行數墨、終身唯殘唾是嗤、不敢置一喙耶。略卓吾先生乃陽明之嫡派兒孫也、行己雖枘鑿世人、而學術實淵源於先正、平生未嘗自立一門戶自設一藩籬、自開一宗派、自創一科條、亦未嘗抗顔登壇、收一人爲門弟子。今李氏刊書遍滿長安、可覆按也。乃不摘其論學之語、商量同異、而顧括其評史之詞、判定邪正、何也。同上

這是辨解摘評史之語以判定邪正之爲不當。

然而卓吾終于被逮而下詔獄。月日不詳這時、馬經綸更寫信給當路者、熱心地爲卓吾辨冤。所謂當路者很多、現在雖不能一一詳知其爲誰氏、列舉之則有李麟野都諫、蕭司寇、太史黃毅庵、黃愼軒都諫、桂徵堂、楊鳳麓、白紹明、楊盤石、吏部王澹生、胡少白員外、黃愼軒宮諭重出王憲葵儀部、周礪齋司業、王泰宇金吾王翼廷主事、楊淇園道長、沈相公等許多。其與李麟野都諫轉上蕭司寇書中有如下的話、

卓吾先生之素行何如也。宦遊二十餘年、一介不取、清標苦節、人所難堪。海內薦紳、誰不慕悅。夫以如是人品、如是操履、而以踰閑蕩檢之事誣之、亦大不倫矣。

至于著述、人各有見、豈能盡同、亦何必盡同。有同有異、正以見吾道之大、補前賢之缺。假使講學之家一以盡同爲是、以不同爲非、則大舜無兩端之執、朱陸無同異之辨矣。先生有官棄官、有家棄家、有髮棄髮。蓋其天性孤峻、眞行己志、老來任便、有何不可。世之人甘一官若飴、數日不近婦人若死、甚至塗抹鬚髮、外以求憐上官一日之容、內以取媚姬妾半刻之□。習以成風、賢者不免。其視先生之素行、愧乎不愧乎。馬誠所與李麟野轉上蕭司寇書 温陵外紀卷四

又曰、

先生之寓通州、非先生意也。不佞冒□走三千里、訪之黃櫱山中、隨攜而北、以避楚難云耳。今先生七十六歲、形容憔悴、動履艱澀、病困垂絕。豫草遺言、不佞見令營葬潞水之西。此通國人士所共見也。先生業已無意於人世、又何意於都門。乃過慮先生入都、而以勾引士女爲詞乎。無論勾引非所以論先生、都中士女、果一七十六歲老醜病夫所能勾引否耶。略 大凡少年有志讀書者、必不肯近婦人。少年喜近婦人者、必不肯讀書。既以著書爲先生罪、又以淫縱爲先生罪、既曰晚年削髮、又曰勾引婦女、不亦相矛盾乎。此眞可笑之甚矣。同上

這樣爲卓吾辨解、可說是情理兼盡了。我要把這位爲卓吾庇護的馬經綸底人品始終一貫的人品顯示出來、抄錄明史稿底傳文如下、

馬經綸字主一又有誠所之稱、順天通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肥城知縣、入爲御史。廿三年冬、爲兵部軍政考選事、東廠太監張誠之家奴、錦衣副千戶霍文炳之遷任事、以致給事中御史等言官數十人一齊免官罰俸、九

卿大臣也被罰。經綸憤甚、抗疏曰、略其末段夫人君受命於天、與人臣受命於君一也。言官本無大罪、一旦震怒、罪以失職、無一敢抗命者、既大失人心、必上拂天意。萬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禘、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咎失人君之職、而赫然降非常之災、不知陛下爾時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理甚明。陛下獨不思自爲社稷乎。帝大怒、亦貶三秩出之外。工科都給中林熙春、御史鹿久徵、南京御史林培等也疏陳時政。帝追怒經綸、竟斥爲民。既歸、杜門卻掃、凡十年卒。門人私謚聞道先生。明史稿列傳一〇九馬經綸傳

汪本鈳記述卓吾之死如下、

壬寅年五月二十六日、弟子汪本鈳接鈍夫莊先生書、而知吾師竟引決矣。師春間病通州、有遺言葬通州。到都門而病猶未愈。夫不肯病死、竟引決而死、此嚮者五死篇之所由作邪。鈳自三月十二日別師、師遽于三月十五日引決、到十六夜子時長往矣。曾幾何時也、不獲親聽遺教、聞之痛恨欲死。汪本鈳哭李卓吾先師告文

由這一段文字、我們可以知道卓吾是三月十五日自刎、於十六日之夜子時死的。也許是馬經綸底辨解奏了效吧、卓吾在自刎之前、好像是已得免死刑了呢。關於這汪本鈳說、

別後、老子竟遭惡口、被逮至禁衛、蒙主恩不殺、而老子自殺以實其言。汪本鈳卓吾墓碑記、溫陵外紀卷一。

馬經綸說、

先生視死生平等、視死之逆順平等、視一死之後、人之疑信平等。且不刎於初繫病苦之日、而刎於

病蘇之後。又不剜於事變初發、聖怒難測之日、而剜於群喙盡歇、事體漸平之後、此眞不可思議。其偈有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先生故用此見成頭巾語障卻天下萬世人眼睛。具佛眼者、可令此老瞞過耶。馬誠所答張又玄先生書、溫陵外紀卷四。

蒙主恩不殺、而老子自殺、剜於事體漸平之後、這眞是不可思議。因爲卓吾在五死篇中說、既無知己可死、吾將死於不知己者以洩怒也。也可說是他要實現他這樣的信念。或者他另外爲了別的事情。也有人說當時有人在北京講佛學、有一派人信奉牠、同時被目爲異學、爲人所忌嫉、其禍遂發於卓吾身上。如卓吾底同志陶望齡之說如下、

此間謂北京舊有學會、趙太常、黃宮庶、左柱史主之。王大行繼至、頗稱濟濟、而旁觀者指目爲異學、深見忌嫉。然不虞其禍乃發於卓吾也。七十六歲衰病之身、重罹逮繫、煩寃自決、何痛如之。陶望齡與周海門書

這確是一件表面的事情。余永寧却說出下面的事實、

先生古之爲己者也。爲己之極、急於爲人。爲人之極、至于無己。則先生者、今之爲人之極者也。吾方意先生將爲萬乘賓、著之東方生、而毒斯人、而先生其遂沒乎。余永寧李卓吾先生告文、溫陵外紀卷

一。

又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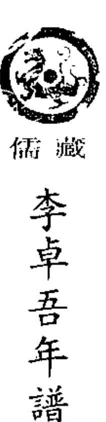
先生嘗以士爲知己者死。然不死溫陵、不死秣陵、而竟死燕京者、燕京故多知己乎。乃有相親如馬公業已知先生矣。聞聖天子將睿覽天下書、行且又知先生矣。先生憲章高皇、聖天子紹述高皇、則高皇在天之靈、計且默相。吾知先生行受知於聖天子、不卜可期、先生其可死而死者乎。同上

所謂聖天子將覽其書而知之、所謂將爲萬乘賓者、單是卓吾崇拜者底希望吧。是想像而近于事實的吧。如果是事實的話、那末妨礙卓吾入都的便是這個事實了。讒毁者底忌嫉卓吾、也是以此點爲最的了。這或者是他憤然自決的眞因。

焦竑關於卓吾底死、嘆息着說、若使潘士藻在、便可免於死了。士藻於庚子十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四。澹園集卷三十雪松潘君墓誌銘。他說道、

自吾師天臺先生倡道東南、海内士雲附景從、略而與吾輩遊、獨去華氏爲最久。當是時、自天臺教外旁出一枝、則有溫陵李宏甫。去華並師而嚴事之。吁其盛已。去華諱士藻、學者稱爲雪松先生。世居婺源之桃溪。略今歲萬曆三十年壬寅宏甫以誣被逮、死燕邸。余既不能奮飛而相知者率陰拱而不肯援。使君而在、亦豈至此極也。嗚呼痛哉。

袁宏道、周汝登等聞卓吾之死、均有詩哀悼、今錄其若干首於下、



紀事十絶壬寅三月十九日　袁宏道

消息遥從天外來、飛雲蕭颯滿燕臺。秖今一枕羲皇夢、化鶴騎鯨莫浪猜。其一

萬井蕭條杼軸空、尋常啓事日留中。豺狼當道憑誰問、姤殺江湖老秃翁。其五

憶昔分攜潞水涯、青牛迢忽度流沙。憑君指點歸眞處、吳楚燕閩共一家。其六

宇寅茫茫一幻身、世間誰識去來因。唯應相伴東坡叟、奎宿雙輝帝座臣。其十

弔李卓吾二首　周汝登海門

半成伶俐半湖塗、惑亂乾坤膽氣粗。惹得世人皆欲殺、眉毛浪藉在囹圄。

天下聞名李卓吾、死餘白骨暴皇都。行人莫向街頭認、面目由來此老無。

卓吾死而葬於通州北門外馬氏莊迎福寺之側。

帝京景物畧曰、時欲老盤山、當道疏上、指爲妖人、逮詔獄、尋得其實、議發還籍矣。使歸本籍晉江曰、我年七十六、作客平生、何歸爲。遂以薙髮刀自刎。馬公痛哭曰、天乎、先生妖人哉、有官棄官、有家棄家、有髮棄髮、其後一著書老學、究其前一廉二千石也。乃收葬之、葬之通州北門外迎福寺側。帝京景物略卷八

天廬處士白東奎即白紹明所撰李贄事略曰、馬公痛哭、乃收葬之通州迎福寺側。秣陵焦氏謂焦竑、黄梅汪氏謂汪本鈳各撰碑銘、稱卓吾老子。

景物畧曰、卓吾生平求友、晚始得通州馬侍御經綸也。其葬通州、卓吾老、馬迎之、生與俱也、死于

是乎殯塚高一丈、周列白楊百餘株。碑二、一曰李卓吾先生墓、秣陵焦竑題。一卓吾老子碑、黃梅汪可受（卽本鈳）撰。碑不誌姓名鄉里、但稱卓吾老子也。（景物略李卓吾墓之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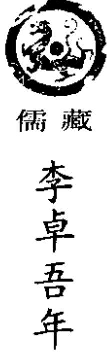
景物略的記事是對的。依白東奎說、則焦汪各撰碑銘。焦氏底碑文現在沒有傳下來。汪氏底墓碑記現在還存於李溫陵外紀（卷一）裡。由汪記看來、則卓吾底碑文是袁中郎撰的、說中郎聞死耗記之。

光緒順天府志（卷二十六冢墓通州之部）中引日下舊聞說、李贄墓、在城北（通州城北）三里迎福寺西、有碑。

我在大正十五年（卽民國十五年）九月因事往北京、一日到通州郊外迎福寺去訪李卓吾底墓、唯見一碑石臥在田間草莽中。那大概就是焦題的墓碑了。碑陰刻有有萬曆壬子（四十年）二月新安詹軫光之摩記。其文如下、

李卓吾先生碑陰記

嗚呼、此明李卓吾先生墓也。先生以死友之誼、就馬侍御於通州。及被逮、不可辱而自刎、則侍御搜其遺骸、歸葬之。今其塚巋然、其白楊森森然也。嗚呼、世之無朋友也久矣。乃有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葬、如侍御者、則千古之友道未墜地也。侍御立朝、直聲動天下、天下望而震焉。獨折節先生於師友之間、則先生可知已。余獲御先生於有年、先生蓋目余爲小友。今已再展先生墓、而茲石依然草莽也。嘆侍御不可復作、而諸其嗣子健順出大也。所爲題字、泣而曰、順不肖、敢忘先君子之義哉。遂摹勒成而樹之。時萬曆壬子之二月□。嗚呼、千秋百歲後、有景行先生而思一識其藏者、此碑可



藉不朽云先生諱贄、溫陵人侍□□經綸、鳳陽人、而余則新安詹軫光也。

弔卓吾先生墓二首 詩略 詹軫光

附□之文字磨滅不明、或為後人之誤塡。

除了這塊墓碑之外、無有存者。

余永寧輯李卓吾先生答問 見余永寧告文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

妖書事件起、僧紫栢 烏以峯氏曰紫栢姓沈。達觀歿。

野獲編曰、次年 卓吾自殺之次年 癸卯妖書事起、連及郭江夏 明史卷二二六郭正域傳、正域字美命、江夏人、妖書之事見於傳。并郭所厚數名御史康驤漢 丕揚 因劾達觀師、捕下獄、有一蠢郎曹姓者、笞之三十、師不勝恚、發病歿。野獲編卷二十七二大教主之條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

馬經綸之卒在今年或前一年。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

卓吾底續藏書出。

焦竑底續藏書序裡說、歲己酉、眉源蘇公弔宏甫之墓、而訪其遺編於馬氏、於是續藏書始出。余鄉

王君惟儼梓行之，而屬余引其簡端。

李維楨底序説：先生指卓吾生平與焦太史揚扢爲多，而絕筆趙人馬侍御家。閩人蘇郡伯得之，金陵王惟儼行之新都，江似孫校之。

李維楨更刻王本。

萬曆四十年壬子

秋，余永寧陳大來刻李卓吾先生遺書。

余永寧序遺書説：余素仰慕李卓吾先生。略與友人吳得常謁先生。略前後受益先生者尤且侈，載在永慶答問中。事在戊戌年踰五年，謂壬寅先生沒。壬子秋，余尋諸友舊盟，奉澹園焦先生教語，及先生焦先生因出先生遺書示余，書皆未經傳布者。余得書甚喜，略亟付陳大來氏壽之梓。余永寧李卓吾先生遺書小序

熹宗天啓五年乙丑

九月，卓吾之書焚禁。

九月，四川道底御史王雅量疏中有：

奉旨：李贄諸書怪誕不經，命巡視衙門焚燬，不許坊間發賣，仍通行禁止。日知錄卷十八引

之語，足見當時卓吾底書籍是被焚燬，而被禁止發賣的了。



補遺

余昨冬草李卓吾年譜既竟、偶得借覽傅芸子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講師君之令弟惜華君所藏之李氏遺書。遺書分上下兩卷、並附錄一卷、其首有萬曆壬子四十年季冬新安余永寧之序、並陳大來之序。陳序謂書中資料出自焦竑。上卷收輯卓吾與諸友之書牘、下卷收輯雜著門之文章二十餘篇、詩門之詩約六十篇。附錄則收輯卓吾之遺書、各同志弔祭卓吾之誄文、袁中道所撰之李溫陵傳、馬經綸當卓吾事變發生時與京中諸官之書翰、丘坦之卓師墓碑書、並有感四絕。此書關於卓吾之事蹟、有諸種貢獻極大之材料、故舉其如下若干條、爲年譜之補遺。昭和九年民國廿三年七月三日誌。

一、關於去滇前後事情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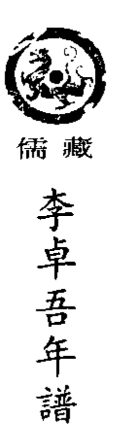
卓吾之爲姚安太守時爲萬曆五年丁丑。同六年、七年、八年在任。八年辭官、九年到黃安。論到當時辭官時候底心事、則其與焦弱侯第二十三書言之甚詳。說辭意是起於顧養謙入京時。從那時起便閉門卻掃、又走雞足山。辭官得了許可之後、仍優遊於雲南山水之中者、乃是要等養謙南歸而和他再會。再會之後、到貴州烏撒。聞養謙轉任爲浙江少參、復留烏撒再等一個多月、要一起方舟下瀘州、戎州。當時優遊於雲南者、並不是戀戀於辭官那時的心境、連他底妻子也不能說、顧養謙也不能察知云云。以上大意這書信裡稱顧養謙爲□中丞、那便是萬曆二十二年左右所撰的證據。又卓吾與焦弱侯第一書中所謂閉門者、是在萬曆八年三月裡。離開任地、是在七月初。

卓吾到黃安的時候、耿定向給他寓居在天窩。天窩當是定向宅中別館之名。定向底觀生紀裡又有天窩僧舍之語、或者是修葺僧舍而為別館。其與焦弱侯第九書想是萬曆九年之作。書中有謂侗老定向爲我築室天窩甚整、時共少虞、柳塘二丈老焉、絕世塵、怡野逸、實無別樣出遊志念。蓋年來精神衰甚、只宜隱也。還有第十書、雖不知道是那一年作的、裡面說天窩佳勝、可以終身、弟意已決、兄指焦倘能再遊、不恐會試期迫、不能爾也。由此看來卓吾曾安住過天窩甚明。

二、關於麻城生活者

卓吾和耿定向二人感情上的疏隔、是在萬曆十五年丁亥。但他遊麻城之事、卻在此以前卽已有之。因爲他在十二年七月耿定理死後便已動了去黃安之意。由下面這封給焦竑的信、推定信是萬曆十三年乙酉之六七月間寫的。他說

自去秋八月十二年定林到此黃安、得接翰教、今十餘月矣。卽今十三年之六七月。略。定林自到此、便住天中山。略。此間自八老去後、八老謂定理、去者謂其死。寂寥太甚。因思向日親近善知識善知識指定理時、全不覺知身在何方、亦全不覺欠少甚麼、相看度日。眞不知老之將至。蓋眞切友朋生死在念、萬分精進、他人不知故耳。自今實難度日矣。以上謂定理死後之寂寞去年十月曾一到亭州、亭州為麻城之古名、以無舘住宿、不數日又回。今年十三年三月復至此中、此中指麻城擬邀無念、初入地菩薩、曾永庵、向大乘居士、泛舟至白下、與兄相從、偏參建昌、西吳諸老宿。重念龍溪老沒矣、事在十一年冬近老亦老矣。五臺老不知仕止如何、略兄以蓋世聰明、而一生全力盡向詩文草聖場中、又不幸而得力。略于死



生念頭不過一分兩分、微而又微也。如此、又當處窮之日、未必能爲地主、是以未決。所幸菩薩不至於窮、有柳塘老以名德重望爲東道主、其佳壻曾中野捨大屋以居我、友山兄又以智慧禪定爲弟教道之師。略此夏當從此度日。卓吾與焦弱侯第十三書

由此得知他遷居麻城底動機與麻城地方那些爲他後援者底情況。後來他果然於十六年秋遷徙到麻城底龍潭去住了。

卓吾要使他底夫人黃氏歸鄉時、曾費一番苦心。下面的信是他十六年徙居龍潭之前寫的、足盡其心境。他說、

弟欲就兄終老、此心未嘗頃刻忘。直以賤內日夕欲歸、故爾遲遲未決。計室人若果回歸、弟以單獨入秣陵決矣。若肯聚此、弟則乘春暖時一遊、與兄暫會、然後從浙江、江西謁羅近老、然後歸楚。如此則庶不孤室人之望、而弟亦得有道之歸。蓋室人歸意雖切、然終欲弟同行、又欲弟同歸終老。此雖室人未曾言、然弟固知其必如此耳。此如何可從、亦又如之何肯從之乎。卓吾與焦弱侯第十七書

三、關於論學者

關于論學的文章、是論三教及宋明儒學的。論三教而辨其異同曰、儒者輕視富貴、道者當它是汚穢、的、釋者當它是穽網、這是其異點。然而聞其道以出世則一也。孔門自顏回以後、沒有以聞道爲心者、士大夫中也沒有一個是富貴不能移的。

況繼此而爲漢儒之附會、宋儒之穿鑿乎。又況繼此而以宋儒爲標的、穿鑿爲指歸乎。人益鄙而風

益下矣。無怪其流弊至于今日、陽爲道學、陰爲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卓吾三教歸儒

這樣痛擊世儒、又諷刺世之講道學以爲取富貴之手段者、而以自己底剃頭爲眞求道者他說：

夫世之不講道學而致榮華富貴者不少也、何必講道學而後爲富貴之資也？此無他、不待講道學而自富貴者、其人蓋有學有才、有爲有守、雖欲不與之富貴不可得也。夫唯無才無學、若不以講聖人道學之名要之、則終身貧且賤焉、恥矣、此所以必講道學以爲取富貴之資也。然則今之無才無學、無爲無識、而欲致大富貴者、斷斷乎不可以不講道學矣。今之欲眞實講道學以求儒道釋出世之旨、免富貴之苦者、斷斷乎不可以不剃頭作和尚矣。同上

這篇文章一定是十六年秋落髮以後之作無疑。

論宋儒說、

周濂溪非但希夷正派、且從壽涯禪師來、分明宗祖不同、故其無極、太極、通書等說超然出羣。明道承之、龜山衍之、橫渠、豫章傳之。龜山、延平復得豫章親旨、故一派亦自可觀、然攙和儒氣、終成巢穴。獨橫渠心雄志烈、不怕異端名色、直從葱嶺出路。慈湖雖得象山簡易直截之旨、意尚未滿。復參究禪林諸書、蓋眞知生死事大、不欲以一知半解自足已也。

論明儒說、

至陽明而後、其學益大、然非龍溪先生緝熙繼續、亦未見得陽明先生之妙處。此有家者所以貴於有得力賢子、有道者所以尤貴有好得力兒孫也。



龍溪先生非從幼多病愛身、見得此身甚重、亦不便至此。然非多歷年所、亦不到此。若近溪先生、則原是生死大事在念。後來雖好接引儒生、撦着論語中庸、亦謂伴口過日耳。故知儒者終無透徹之日。況鄙儒無識、俗儒無實、迂儒未死而臭、名儒死節徇名者乎。最高之儒徇名而已、心齋先生是也。一爲名累、自入名網、決難得脫、以是知學儒之可畏也。

心齋先生之後、雖得波石、然實賴趙老篤信佛乘、超然不以見聞自累、近老多病怕死、終身與道人和尚爲侶、日精日進、日禪日定、能爲出世大英雄、自作佛作祖而去、而心齋先生亦藉以有光焉、故耳。

今所未知者、陽明先生之徒如薛中離之外、更有何人。龍溪之後、當何人以續龍溪先生耶。若趙老則止有鄧和尚一人。然鄧不如趙、然亦非趙之所開悟者也。

何心老英雄無比、觀其羈絆縲絏之人所上當道書、千言萬語、滚滚立就、畧無一毫乞憐之態、如訴如戲、若等閒日子。今讀其文、想見其爲人。其文章高妙、畧無一字襲前人、亦未見從前有此文字。但見其一瀉千里、委曲詳盡、觀者不知感動、吾不知之矣。卓吾與焦弱侯第十八書

這是他論學底大畧。他更繼讀論何心老即何心隱、亦即梁汝元。說、

奉去二稿其一為焚書中的何心隱論、亦畧見追慕之切、未可出以示人、特欲兄知之耳。蓋弟向在南都、未嘗見兄道有此人也、兄豈不足之耶、抑未詳之耶。若此人尚不足、天下古今更無有可足之人矣、則其所足者、又可知也。

這般深表傾倒之意、那書翰大概是萬曆十六年夏間作的。

四 關於所著之書者

萬曆四年丙子從天中山寄給焦竑的第五書中、有讀史數十篇、解老一卷、狂狷論一篇之目、讀史大概就是藏書底史論吧。可說是萬曆二十一年癸巳之作的、在與方訒菴書裏有征途與共一冊、讀孫子十三篇、讀楊升菴集五百葉之名。其文曰、

弟自二月初回湖上之廬、這信若是癸巳作的、那末年譜裏所說初夏歸龍湖者、當訂正為二月。即欲附一書奉慰。略征途與共一冊、是去冬別後物、似妥當可觀、故久欲奉、不能得。幸今春湖上纂讀孫武子十三篇、以六書參考、附著於每篇之後、繼之論著、果係不刊之書矣。夏來讀楊升庵集、有讀楊升菴五百葉。略餘瑣瑣別錄、或三十葉、或七八十葉、皆老人得意之書、惜兄無福與我共讀之也。卓吾與方訒庵書

與焦弱侯第十七書大概是萬曆十六年徙龍湖以前之作、書中有湖上語錄之名。他說、

湖上語錄由無念從傍錄出、弟以其人好事、故不之禁、又不知其遂印行、且私送兄與訒庵、也可笑可笑。

與焦弱侯第二十一書大概是從麻城寄的、其時期雖不明白、但書中有云、

焚書五冊、說書二冊、共七冊、附友山奉覽、乃弟所自覽者、故有批判、亦願兄之同覽之也、是以附去。耳外坡仙集四冊、批點孟子一冊、並往請教。幸細披閱、仍友山還我。略水滸傳批點得甚快活人。略西廂、琵琶塗抹改竄得更妙。略李氏藏書中、范仲淹改在行儒、劉穆之改在經國臣內、亦可。此書

弟又批點兩次矣、但待兄正之乃佳。

又說、

弟死、書無交閣處、千難萬難捨。不肯遽死者、亦祇爲不忍此數種書耳。有可交附處、卽死自瞑目、不必待得奇士然後瞑目也。

卓吾對于藏書自信甚篤、其與耿子健書（作之年月未詳、約在萬曆二十四丙申秋以後。）曰、

藏書收整已訖、只待梅客生令人錄出、八月間卽可寄弱侯再訂、一任付梓矣。縱不梓、千萬世亦自有梓之者。蓋我此書乃萬世治平之書、經筵當以進讀、科場當以選士、非漫然也。

卓吾之敘老人行當是萬曆二十六年年春之作、文中有云、

至坪上則有道古錄四十二章書。至雲中、則有孫子參同十三篇書。至西山極樂僧舍、則有淨土訣三卷書。（略）又有坡公年譜並後錄三卷。陳正甫約以七八月餘到金陵來索、又有藏書世紀八卷、列傳六十卷。（通行本藏書僅六十卷）在塞上日、余又再加修訂、至極樂卽付焦弱侯校閱、託爲敘引以傳矣。今幸偕弱侯聯舟南邁、（爲二十六年春之事）舟中無事、又喜朋盍不復爲閉戶計矣。括囊底、復得遺草、彙爲二冊、而題曰老人行、不亦宜歟。

這是他晚年著書底大要。

馬經綸誠所記他人所刻卓吾底書說、

海內傳先生刻書、若陝西刻南詢錄、長蘆刻龍溪集、徽州刻三教品、濟寧刻道學鈔、永平刻道古錄、

山西刻明燈録、此皆素與先生不相識面之士、夫喜其書而樂梓之、先生不知也。又況書坊覓利之人見其刊之獲厚貲也、每竊得先生抄稿無有不板行者矣。總計先生平生著述見刊傳四方者不下數十百種。馬誠所與李麟野都諫轉上蕭司寇書

可謂盛矣。

五、遺言

年譜裡已經説過、卓吾於萬曆三十年三月十五日自刎於二月五日曾豫草遺言、收在李氏遺書底、附録頭上。録出如下、

李卓吾先生遺言、

春來多病、急欲辭世。幸於此辭落在好朋友之手、此最難事、此予最幸事、爾等不可不知重也。儻一旦死、急擇城外高阜、向南開作一坑、長一丈、闊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如是深、如是闊、如是長矣、然復就中復掘二尺五寸深土、長不過六尺有半、闊不過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則用蘆蓆五張、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豈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我心安焉、即爲樂土、勿太俗氣、搖動人言、急於好看、以傷我之本心也。雖馬誠老能爲厚終之具、然終不如安予心之爲愈矣。此是予第一要緊言語。

我氣已散、即當穿此安魄之坑。未入坑時、且閣我魄於板上、用予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換新衣等、使我體魄不安。但面上加一掩面、頭照舊安枕、而加一白布中單總蓋上下、用裹腳布廿字交纏其上。

以得力四人平平扶出。待五更初開門時、寂寂擡出。到於壙所、卽可粧置蘆蓆其上。而板復擡回、以還主人矣。既安了體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横閣其上、閣了、仍用蘆蓆五張鋪於椽子之上、卽起放下原土、築實使平、更加浮土、使可望而知其爲卓吾子之魄也。

周圍栽以樹木、墓前立一石碑、題曰李卓吾先生之墓。字四尺大、可托焦漪園書之、想彼亦必無吝。

爾等欲守者、須是實心要守、果是實心要守、馬爺決有以處爾等、不必爾等驚疑。若實與予不相干、聽其自去。

我生時不著親人相隨、没後亦不待親人看守、此理易明。幸勿移易我一字一句。二月初五日、卓吾遺言。幸聽之、幸聽之。

聞之陶子曰、卓老三月遇難、竟沒於鎮撫司。疏上、旨未下、當事者掘坑藏之。深長闊狹及蓆纏蓋等、詎意果如其言、此則豫爲之計矣。誰謂卓老非先見耶。敬錄之、以見其志。後學陳邦泰大來甫書



李贄年譜

容肇祖 編撰
郭 齊 一審
周 斌 一審

據商務印書館排印本重排

《李贄年譜》，容肇祖編撰。一九三七年商務印書館排印《國學小叢書》本《李卓吾評傳》附。

李贄年譜，以鈴木虎雄本成書較早，實開創始之功。然所據資料未全，於譜主生平事蹟亦未能悉數考實。稍後即有容肇祖所撰年譜。後又有《泉州文物》資料整理組所編《簡明李贄年譜》、厦門大學歷史係編《李贄年譜簡編》以及一九七一年臺灣中文出版社排印本《李氏焚書續焚書》附《李贄年譜》（並見《中國曆代人物年譜考錄》卷八），於前二譜有所修訂，而較簡略。

容肇祖，字元胎，清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生，廣東東莞人，我國著名古典哲學研究家、民俗學家和民間文藝學家。曾執教於厦門大學、中山大學、嶺南大學、輔仁大學、北京大學，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員、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顧問。著有《韓非子考證》、《魏晉的自然主義》、《李卓吾評傳》、《先秦法家》、《王安石老子注輯本》、《中國文學史大綱》、《焦竑年譜》等。此譜出版於民國二十六年，後於一九五七年增訂再版，爲單行本。限於本書體例，今仍據初版刊布。是譜考證譜主事蹟，多以李贄著述爲據，於一時權勢與學術之紛爭及李贄學術思想對後世之影響，多所闡發。

李贄年譜

李贄、初名載贄、號卓吾、又號篤吾、以生於泉州、泉州爲溫陵禪師福地、因號溫陵居士。以官共城、共城有邵雍安樂窩在蘇門山百泉上、又號百泉居士。自謂性窄、改號宏父、又以思父、自號思齋。晚居龍湖、號龍湖叟。又薙髮後號禿翁。福建晉江縣人。生明世宗嘉靖六年西曆一五二七卒神宗萬曆三十年西曆一六〇二。

他生在嘉靖六年西曆一五二七**十月**。

生而母太宜人徐氏沒。卓吾論略、焚書卷三。

嘉靖十二年西曆一五三三**他七歲**。

父白齋教他讀書、歌詩、習禮文。卓吾論略、焚書卷三。他後來與耿克念書云、我自六七歲喪母、便能自立。續焚書卷一頁二八

嘉靖十七年、西曆一五三八**他十二歲**。

試作老農老圃論。他後來自己說道、吾時已知樊遲之問在荷蕢丈人間。然而上大人丘乙已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須也、則可知矣。論成、遂爲同學所稱、衆謂白齋公有子矣。他又說道、吾時雖幼、早已知如此臆說未足爲吾大人有子賀。且彼賀意亦太鄙淺、不合於理。彼謂吾利口能言、至長大或能作文詞、博奪人間富若貴、以救賤貧耳。不知吾大人不爲也。吾大人何如人哉。身長七尺、目不苟視、雖至貧、輒時時脫吾董母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吾董母不禁也。此豈可以世俗胸腹窺測而預賀

之哉。卓吾論略、焚書卷三。

嘉靖三十一年、西曆一五五二 他二十六歲。

中福建鄉試舉人據福建通志選舉表 後來他自己敘述做舉業的經過說道、

稍長、復憒憒讀傳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棄置不事。而閒甚、無以消歲日。乃嘆曰、此直戲耳。但剽竊得濫目足矣、主司豈一一能通孔聖精蘊者耶。因取時文尖新可愛玩者、日誦數篇、臨場得五百題。旨下、但作繕寫謄錄生、即高中矣。卓吾論略、焚書卷三。

嘉靖三十四年、西曆一五五五 他二十九歲。

他在這年、喪長子甚戚。據卓吾論略、焚書三。

嘉靖三十五年、西曆一五五六 他三十歲。

選授河南輝縣教諭。他以道遠、不再往會試、見袁中道李溫陵傳 而偏又得河南教官。他後來自己說道、

吾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案即輝縣舊名。萬里、反遺父憂。雖然、共城宋李之才宦遊地也、有邵堯夫雍安樂窩在焉。堯夫居洛、不遠千里就之才問道。吾父子倘亦聞道於此、雖萬里可也。且聞邵氏苦志參學、晚而有得、乃歸洛、始婚娶、亦既四十矣。使其不聞道、則終身不娶也。予年二十九而喪長子、且甚戚。夫不戚戚於道之謀、而惟情是念、視康節不益愧乎。安樂窩在蘇門山百泉之上。居士生於泉、泉爲溫陵禪師福地。居士謂吾溫陵人、當號溫陵居士。至是日遊遨於百泉之上、曰、吾泉而生、又泉而官、泉於吾有夙緣哉。故自謂百泉人、又號百泉居士云。卓吾論略

嘉靖三十九年、西曆一五六〇**他三十四歲**。

他在輝縣教諭任滿陞任南京國子監某官。據衛輝府志卷十五職官、這年輝縣教諭、朱應信繼任。數月即丁父憂歸。他自敘云在百泉五載落落竟不聞道卒遷南雍以去數月聞白齋公沒守制東歸時倭夷竊肆海上、所在兵燹、居士間關夜行晝伏餘六月方抵家。抵家又不暇試孝子事墨衰率其弟若姪登陴擊柝爲城守、備城下矢石交斗斛十千無糴處居士家口零三十幾無以自活。卓吾論略

嘉靖四十一年、西曆一五六二**他三十六歲**。

這年春三月、泉州指揮歐陽深率兵擊倭、破之、生擒江一峯、泉寇稍寧。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五五他以三年服滿盡室入京。自云蓋庶幾欲以免難云。卓吾論略

嘉靖四十二年、西曆一五六三**他三十七歲**。

他自入京後居京邸十閱月、不得缺、囊垂盡、乃假館授徒。據卓吾論略

嘉靖四十三年、西曆一五六四**他三十八歲**。

他假館後復十餘月、乃得缺、仍官國子監如舊。未幾、竹軒大父訃又至。他的次男亦以病卒于京邸。他以曾大父大母等葬事、遂假歸、留妻黃氏及三女于共城。他自述歸去的計劃及歸去時他夫人的情形說道、

此歸必令三世依土、權置家室於河內。分賻金一半買田耕作自食、予以半歸、即可得也。第恐室人不從耳。反覆與語、黃宜人曰、此非不是、但吾母老孀居守我、我今幸在此、猶朝夕泣憶、我雙眼

盲矣。若見我不歸、必死。語未終、淚下如雨。居士正色不顧、宜人亦知終不能迮也、收淚改容謝曰、好好。第見吾母道尋常無恙、莫太愁憶、他日自見吾也。勉行襄事、我不歸亦不敢怨。遂收拾行李、托室買田種作如其願。遂歸。卓吾論略

他又述說他去後共城家中的情形說道、

歲果大荒、居士所置田僅收數斛稗。長女隨艱難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繼夭死。老媪有告者曰、人盡饑、官欲發粟。聞其來者爲鄧石陽推官、與居士舊、可一請。宜人曰。婦人無外事、不可。且彼若有舊、又何待請。邪鄧君果撥己俸二星、並馳書與僚長各二兩者二至。宜人以半羅粟、半買花紡爲布。三年衣食無缺、鄧君之力也。卓吾論略

案上文說的三年衣食無缺、可知李贄歸泉州三年。

嘉靖四十五年、西曆一五六六 **他四十歲**。

他到京、補禮部司務。他自述說道、

吾時過家畢葬、幸了三世業緣、無宦意矣。回首天涯、不勝萬里妻孥之感、乃復抵共城。入門、見室家歡甚。問二女、又知歸未數月俱不育矣。此時黃宜人淚相隨在目睫間、見居士色變、乃作禮、問葬事及其母安樂。居士曰、是夕也、吾與室人秉燭相對、真如夢寐矣。乃知婦人勢逼情真、吾故矯情鎮之、到此方覺屐齒之折也。至京、補禮部司務、人或謂居士曰、司務之窮、窮于國子、雖子能堪、忍、獨不聞焉往而不得貧賤語乎。居士曰、吾所謂窮、非世窮也。窮莫窮於不聞道、樂莫樂於安汝

止。吾十年餘奔走南北、肇祖案、李贄自嘉靖三十五年任河南輝縣教諭、到這年恰十年餘。祇爲家事、全忘卻溫陵百泉安樂之想矣。吾聞京師人士所都、蓋將訪而學焉。卓吾論略

這年、他始讀王守仁、王畿之書、始信王氏之學。他後來作的陽明先生年譜後語說道、

余自幼倔強難化、不信學、不信道、不信仙釋、故見道人則惡、見僧則惡、見道學先生則尤惡。惟不得不假升斗之祿以爲養、不容不與世俗相接而已。然拜揖公堂之外、固閉戶自若也。不幸年甫四十、案即這年爲友人李逢陽、徐用檢所誘、告我龍溪先生王畿語、示我陽明王先生書、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實與真佛真仙同、雖倔強、不得不信之矣。李逢陽號翰峯、白門人、徐用檢號魯齋、蘭溪人。余今者果能讀先生之書、果能次先生之譜、皆徐李二先生力也。陽明先生道學鈔附年譜

後來他說、五載春官、潛心道妙、蓋任禮部司務後、始習王守仁之學。

穆宗隆慶四年、西曆一五七〇**他四十四歲。**

他仍官禮部司務。他自敘說道、五載春官、潛心道妙、從這年起、大約徙官南京。初任何官、何年改南京刑部郎未詳。他自己說自金陵已後皆不撰述。卓吾論略他改官南京後、與焦竑朝夕相過從、他說道、

予至京師、即聞白下有焦弱侯竑其人矣。又三年、始識侯。既而徙官留都、始與侯朝夕促膝、窮詣彼此實際。夫不詣則已、詣則必爾、乃爲冥契也。故宏甫之學雖無所授、其得之弱侯者亦甚有力。惟宏甫爲深知侯、故弱侯亦自以宏甫爲知己。壽焦太史尊翁後渠公八袠華誕序、李氏續焚書卷二。

隆慶六年、西曆一五七二**他四十六歲。**

他始識耿定理。他的女壻莊純夫是學於耿定理的。他作耿楚倥先生傳說道、

歲壬申案即隆慶六年、西曆一五七二。楚空遊白下。余時懵然無知、而好談說。先生默默無言、但問余曰、學貴自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爲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試看自信與自是有何分別。余驟應之曰、自以爲是、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不自以爲是、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楚空遂大笑而別。蓋深喜余之終可入道也。焚書卷四

神宗萬曆五年西曆一五七七。他五十一歲。

這年他以南京刑部郎出爲雲南姚安府知府。後來顧養謙號沖菴贈姚安守溫陵李先生致仕去滇序說道、

初、先生以南京刑部尚書郎來守姚安。難萬里、不欲攜其家。其室人強從之。蓋先生居常遊每適意、輒留不肯歸。故其室人患之、而強與偕行。至姚安無何、即欲去。不得、遂乃強留。然先生爲姚安、一切持簡易、任自然、務以德化人、不賈世俗能聲。其爲人汪洋停蓄、深博無涯涘、人莫得其端倪。而其見先生也、不言而意自消。自僚屬、士民、胥隸、夷酋、無不化。先生者而先生無有也。此所謂無事而事事、無爲而無不爲者耶。李氏焚書卷二附錄

他在這年以前曾再見王畿及羅汝芳。他後來有羅近谿先生告文、說道、

我於南都得見王先生者再、羅先生者一。及入滇、復於龍里得再見羅先生焉。然此丁丑案即萬曆五年、西曆一五七七。以前事也。李氏焚書卷三

他往滇時道過湖北黃安、訪耿定理、並識其兄定向。因留其女及壻莊純夫于耿氏家。後來他作耿楚空先生傳、說道、

丁丑入滇、道經團風、遂捨舟登岸、直抵黃安見楚空。並睹天臺、（耿定向）便有棄官留住之意。楚空見余蕭然、勸余復入。余乃留吾女並吾壻莊純夫于黃安、而因與之約曰、待吾三年滿、收拾得正四品俸祿歸來、為居食計、即與先生同登斯岸矣。楚空牢記吾言、教戒純夫學道甚緊、吾女吾壻天臺先生亦一以己女己壻視之矣。（焚書卷四）

他為守、法令清簡、不言而治。每至伽藍、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寘名僧其間、簿書有隙、即與參論玄虛。人皆怪之、公亦不顧。祿俸之外、了無長物。（袁中道李溫陵傳、珂雪齋近集文鈔。）初、姚安民數被火災、贄為壇祈禱、遂免。乃建光明宮於城東門外、以祀火神。（據光緒修姚州志卷五）

萬曆八年、（西曆一五八〇）**他五十四歲。**

這年致仕。顧養謙贈姚安守溫陵李先生致仕去滇序說道、

萬曆八年庚辰之春、謙以入賀當行。是時先生歷官且三年滿矣、少需之、得上其績、且加恩、或上遷。而侍御劉公（維）方按楚雄、先生一日謝簿書、封府庫、攜其家去姚安而來楚雄、乞侍御公一言以去。侍御公曰、姚安守、賢者也。賢者而去之、吾不忍、非所以為國、不可以為風、吾不敢以為言。即欲去、不兩月、所為上其績而以榮名終也、不其無恨於李君乎。先生曰、非其任而居之、是曠官也、贄不敢也。需滿以倖恩、是貪榮也、贄不為也。名聲聞於朝矣而去之、是釣名也、贄不能也。去即去耳、

何能顧其他而兩臺皆勿許。於是先生還其家姚安而走大理之鷄足。鷄足者、滇西名山也。兩臺知其意已決不可留、乃爲請於朝、得致其仕。命下之日、謙方出都門、還趨滇、恐不及一晤先生而別也。乃之楚之常武而程程物色之。至貴竹而知先生尚留滇中、遨遊山水間、未言歸。歸當以明年春。焚書卷二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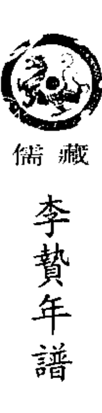
袁中道李溫陵傳、說道久之、厭圭組、遂入鷄足山閱龍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節、疏令致仕以歸。

光緒修姚州志說、道致仕、歸囊中僅圖書數卷。士民遮道相送、車馬不能前進。巡按劉維及當時藩臬作爲高尚冊以遂其志。僉事顧養謙爲之序。卷五

案焦竑有書宏甫高尚冊後。見焦氏筆乘卷二、潘曾紘李溫陵外紀。

這年耿定向、定理等丁父憂。贄有與焦弱侯書說道、

弟正月末可至黃安。兄如來往弔、可約定林及一二相知者至彼一會。不惟于耿門弔禮不失、亦可以慰渴懷也。至仰至仰。弟自三月即閉門專爲告歸一事、全不理事矣。至七月初乃始離任。茲因得盡覽滇中之勝、殊足慰也。又得姚安一生爲郭萬民者相從。自三月起頗有尋究下落處、竊自欣幸、以爲始可不負萬里遊、又更奇耳。此生雖非甚聰慧、然甚得狷者體質、有獨行之意。今於佛法分明有見、雖未知末後一著與向上關捩、然從此穩實大段、非莊純夫比矣。弟南北雲遊、苦未有接手英雄奇特漢子、此子稍稱心云。雖非無盡大年諸老可比、然邊地得此、亦足奇矣。弟書籍、古硯等煩兄爲我查理、倘先寄舟中同來更妙。虛谷聞已受辱、房產盡入人手、恐弟寄物未必存



也。續焚書卷一頁六三

萬曆九年、西曆一五八一**他五十五歲**。

正月末到湖北黃安依耿定理、時耿定向亦以父憂在籍。贄與耿定理論學頗相得、而與定向則微有齟齬。相聚三年、其講學之語不大可攷。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十五記耿楚倥論學語有云、

卓吾寓周柳塘湖上。一日論學、柳塘謂天臺定向重名教、卓吾識真機。楚倥謂柳塘曰、拆籬放犬。

續焚書卷一載有與耿楚空一書、說道、世間萬事皆假、人身皮袋亦假也。然既已假合而爲人、一失誠護、百病頓作、可以其爲假也而遂不以調攝先之心誠求之乎。今日之會、調劑之方也、要在兄心誠求之耳。此成己成物一體之學、侗老案楚侗、即定向。所以真切示人者、兄獨不聞之乎。若謂大休歇人到處自在、只好隨時着衣喫飯度日、則孔聖何以汲汲、孟氏何以遑遑、達磨不必東度、青牛不之流沙、從前祖師棒喝交馳、建立道場、作人天眼、盡爲沒來由漢矣。此必有不容自已者。韓子曰、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他是文儒、尚是道此、況以賢聖自命者哉。知己終日釣臺、整頓收拾、十分全力、用之友朋、而推其餘者以理紛雜、此正所望以承先聖者。恐諸公未悉、故于此日獨申明之云。頁二五、二六。

這可見定理的見解和其兄定向的不同、而李贄亦曾調和其間了。

萬曆十年、西曆一五八二**他五十六歲**。

他始勤於讀書著述、他後來有與焦弱侯書說道、

說法教主四字真難當生未嘗說法、亦無說法處、敢以教人爲己任、況敢以教主自任乎。唯有朝夕讀書手不敢釋卷、筆不敢停揮、自五十六歲以至今年七十四歲、日日如是而已。關門閉戶、著書甚多、不暇接人、亦不暇去教人、今以此四字加我、真慚愧矣。續焚書卷一頁七八、

萬曆十一年西曆一五八三 **他五十七歲。**

這年六月七日、王畿卒、年八十六。十二月十六日聞訃、爲位于龍潭以奠、有王龍谿先生告文。見續藏書卷二十二、焚書卷三。

萬曆十二年西曆一五八四 **他五十八歲。**

耿定向起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七月抵任。是月二十三日、耿定理卒於家。案定理生嘉靖十三年、即西曆一五三四、得年五十一。見耿定向觀生紀、耿天臺全書卷八。袁中道李溫陵傳說道、

後妻女欲歸、趣歸之、自稱流寓客子。既無家累、又斷俗緣、參求乘理、極其超悟、剔膚見骨、迥絕理路。出爲議論、皆爲刀劍上事、獅子迸乳、香象絕流、發詠孤高、少有酧其機者。子庸定理死、子庸之兄天臺公惜其超脫、恐子姪效之、有遺棄之病、數致箴切、公珂雪齋近集文鈔

在他的妻女未回閩之前、他曾有與焦漪園太史案即焦竑一信說道、

何心老英雄莫比、觀其羈絆縲紲之人、所上當道書、千言萬語、滾滾立就、略無一毫乞憐之態、如訴如戲、若等閒日子。今讀其文、想見其爲人。其文章高妙、略無一字襲前人、亦未見從前有此文字。但見其一瀉千里、委曲詳盡。觀者不知感動、吾不知之矣。奉去二稿、亦略見追慕之切、未可出

以示人、特欲兄知之耳。蓋弟向在南都、未嘗見兄道有此人也。豈兄不足之耶。抑未詳之邪。弟以賤眷尚在、欲得早晚知吾動定、故直往西湖卜居、與方外有深意者爲友、杜門深處、以盡餘年、且令家中又時時得吾信也。不然、非五臺則伏牛之山矣。蓋入山不深、則其藏不密、西湖終非其意也。余觀世間、但真正學道人少、稍有英雄氣者、亦未之見也。故主意欲與真山真水交焉、外近作一冊四篇奉正、其二篇論心隱者不可傳。類林妙甚、當與世說竝傳無疑、餘未悉。續焚書卷一頁四一、四二。

所謂二篇論心隱者、一爲何心隱論、焚書卷三 一爲答鄧明府、焚書卷一 二篇於耿定向不無微辭。黃宗義明儒學案卷三五耿定向傳說道、

先生因李卓吾鼓倡狂禪、學者靡然從風、故每每以實地爲主、苦口匡救。然又拖泥帶水、於佛學半信半不信、終無以壓服卓吾。乃卓吾之所以恨先生者、何心隱之獄、唯先生與江陵張居正厚善、且主殺心隱之李義河、案名幼滋 又先生之講學友也。斯時救之固不難、先生不敢沾手、恐以此犯江陵不說學之忌。先生以不容已爲宗、斯其可已者耶。

李贄對于耿定向的微辭、如何心隱論說道、

吾又因是而益信談道者之假也。由今而觀、彼其含怒稱冤者、皆其未嘗識面之夫、其坐視公之死、反從而下石者、則盡其聚徒講學之人。然則匹夫無假、故不能掩其本心、談道無真、故必欲劏其出類、又可知矣。焚書卷三

這可見李贄所以不滿於耿定向和他招怨的來由了。至於李贄的妻女如何回閩、他有與曾繼泉書說道、

後因寓楚、欲親就良師友、而賤眷苦不肯留、故令小壻小女送之歸。然有親女外甥等朝夕伏侍、居官俸餘、又以盡數交與、只留我一身在外。則我黃宜人雖然回歸、我實不用牽掛、以故我得安心寓此、與朋友嬉遊也。焚書卷二

他自耿定理死後頗有寂寥之感。他後來與焦弱侯太史書說道、

此間自八老案耿定理、人稱為八先生、見李贄耿楚空先生傳、焚書卷四。去後、寂寥太甚。因思向日親近善知識時、全不覺知身在何方、亦全不知欠少甚麼、相看度日、真不知老之將至。蓋真切友朋、生死在念、萬分精進、他人不知故耳。自今實難度日矣。續焚書卷一頁二九、三〇。

他既感寂寞、又與耿定向論學不合、因辭耿家、有與耿司寇告別書說道、

新邑明睿、唯公家二三子姪可以語上。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此則不肖之罪也。其餘年少、或聰明未啓、或志向未專、所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則為失言、此則僕無是矣。雖然、寧可失言、不可失人。失言猶可、失人豈可乎哉。蓋人才自古為難也。夫以人才難得如此、苟幸一得焉、而又失之、豈不憾哉。若夫賊德之鄉愿、則雖過門而不入其室、蓋拒絕之深矣、而肯遽以人類視之哉。而今事不得已、亦且與鄉愿為侶、方且盡忠告之誠、欲以納之於道、其為所讐疾、無足怪也、失言故耳。雖然、失言亦何害乎。所患惟恐失人耳。苟萬分一有失人之悔、則終身抱痛、死且不瞑目矣。蓋論

好人極好相處、則鄉愿爲第一。一論載道而承千聖絕學、則舍狂狷將何之乎。公今宦遊半天下矣、兩京又人物之淵、左顧右盼、招提接引、亦曾得斯人乎。抑求之而未得也。抑亦未嘗求之者歟。抑求而得者皆非狂狷之士、縱有狂者、終以不實見棄、而清如伯夷、反以行之似廉潔者當之也。審如此、則公終不免有失人之悔矣。有狂狷而不聞道者有之、未有非狂狷而能聞道者也。僕今將告別矣、復致意狂狷與失人失言之輕重者、亦謂惟此可以少答萬一爾。賤眷思歸、不得不遣、僕則行遊四方、效古人之求友。蓋孔子求友之勝己者、欲以傳道、所謂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是也。吾輩求友之勝己者、欲以證道、所謂三上洞山、九到投子是也。（焚書卷一）

他告別了耿家以後的情況如何呢。後來他自己說道、

余自出滇、即取道適楚。以楚之黃安有耿楚空、周友山（案名思敬）二君、聰明好學、可藉以夾持也。未踰三年而楚空先生沒、友山亦宦遊中外去、余悵然無以爲計、乃令人護送家眷回籍、散遣童僕、依親、隻身走麻城芝佛院、與周柳塘先生爲侶。柳塘友山兄、亦好學、雖居縣城、去芝佛院三十里、不得頻頻接膝。然守院僧無念者、以好學故、先期爲柳塘禮請在焉。故余遂依念僧以居、日夕唯僧、安飽唯僧、不覺遂二十年、全忘其地之爲楚、身之爲孤、人之爲老、鬚盡白而髮盡禿也。雖余天性喜寂靜、愛書史、不樂與俗人接、然非僧輩服事惟謹、飲食以時、若子孫之於父祖然、亦未能遽爾忘情一至于斯矣。（釋子須知序、言善篇亨集續焚書卷二頁九。）

袁中道李溫陵傳說道、

遂至麻城龍潭湖上、與僧無念周友山思敬丘坦之楊定見聚、閉門下鍵、日以讀書爲事。性愛掃地、數人縛帚不給。衿裾浣洗、極其鮮潔、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獲辭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遠坐、嫌其臭味。其忻賞者、鎮日言笑、意所不契、寂無一語。滑稽排調、衝口而發、既能解頤、亦可刺骨。所讀書皆抄寫爲善本、東國之祕語、西方之靈文、離騷馬班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說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籐丹筆、逐字讐校、肌襞理分、時出新意。珂雪齋近集文鈔

這可以見他的狀況。

又劉侗李卓吾墓誌說道、

子庸死、遂至麻城龍湖、築芝佛院以居。龍湖、石址潭周、遭至必以舟、而河流沙淺、外舟莫至、以是遠隔緇素、日獨與僧深有周司空思敬語、然對之竟日、讀書已、復危坐、不甚交語也。其讀書也、不以目、使一人高誦、旁聽之。讀書外有三嗜、掃地、湔浴也、日數人膺帚具湯不給焉。鼻畏客氣、但一交手、即令遠坐。麻城縣志卷三四藝文

這可以見他居龍潭後的生活情形、他的讀書、他的習慣、俱可以見出。

萬曆十四年、西曆一五八六**他六十歲**。

有答耿司寇長書、書中有云、近溪羅汝芳先生從幼聞道、一第十年、乃官至今、七十二歲、猶歷江湖、各處訪人、豈專爲傳法計、與蓋亦有不容已者。焚書卷一　羅汝芳生正德十年、西曆一五一五卒萬曆十六年、西曆一五八八這年年七十二、可證這書作於這年。案耿定向有與李公書說道、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古人繼天之不已者以爲心、雖欲自已、不容自已矣。彼於不可已者而已之、至於無所不已、此在以寂滅爲宗者、或能之、余不能學矣。想公覽余此語、必謂又自道理中來、未肯俯省顧區區一種苦心、不容自已處、更有啞子吃苦瓜說不出者、即欲說出、非公志矣。蓋公志於出世者、出世者亦自有出世的模樣、安敢強聒。乃余固陋、第念降生出世一場、多少不盡分處、不成一個模樣。在比來目見學術澆漓、人心陷溺、雖不敢妄擬孔孟模樣、竊亦抱杞人天墜之憂矣。耿天臺全書卷三頁三〇、民國十六年武昌排印本。

他的答耿司寇長書說道、

此來一番、承教、方可稱真講學、方可稱真朋友。公不知何故而必欲教我、我亦不知何故而必欲求教於公、方可稱是不容已真機、自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然則豈惟公愛依倣孔子、僕亦未嘗不願依倣之也。惟公之所不容已者、在於泛愛人而不欲其擇人、我之所不容已者、在於爲吾道得人、而不欲輕以與人、微覺不同耳。公之所不容已者、乃人生十五以前弟子職諸篇入孝出弟等事。我之所不容已者、乃十五歲成人以後爲大人明大學、欲去明明德於天下等事。公之所不容已者博而惟在於痛癢之末、我之所不容已者厚而惟直收吾開眼之功。公之所不容已者多雨露之滋潤、是故不請而自至、如村學訓蒙師然、以故取效寡而用力艱。我之所不容已者多霜雪之凜烈、是故必待價而後沽。又如大將用兵、直先擒王、以故用力少而奏功大。雖各個手段不同、其爲不容已之本心一也。心苟一矣、則公不容已之論、固可以相忘於無言矣。試觀公之行事、殊無甚

異於人者。人盡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識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買地而求種、架屋而求安、讀書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顯、博求風水以求福蔭、子孫種種日用、皆爲自己身家計慮、無一釐爲人謀者。及乎開口談學、便說爾爲自己、我爲他人、爾爲自私、我欲利他、我憐東家之饑矣、又思西家之寒難可忍也。某等肯上門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會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雖不謹、而肯與人爲善。某等行雖端謹、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觀、所講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講、其與言顧行、行顧言何異乎。以是謂非孔聖之訓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說是事、作生意者但說生意、力田者但說力田、鑿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聽之忘厭倦矣。陽明先生曰滿街皆聖人、佛氏亦曰即心即佛、人人是佛。夫惟人人之皆聖人也、是以聖人無別不容已道理可以示人也。故曰予欲無言。夫惟人人之皆佛也、是以佛未嘗度衆生也。無衆生相、安有人相。無道理相、安有我相。無我相、故能捨己。無人相、故能從人。非強之也、以親見人人之皆佛而善與人同故也。善既與人同、何獨於我而有善乎。人與我既同此善、何有一人之善而不可取乎。故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後人推而誦之、曰即此取人爲善、便自與人爲善矣。舜惟終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已。耕稼陶漁之人既無不可取、則千聖萬賢之善獨不可取乎。又何必專學孔子而後爲正脈也。夫所謂仙佛與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誘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也、故以死懼之。老氏知人之貪生也、故以長生引之。皆不得已權立名色以化誘後人、非真實也。唯顔子知之、故曰夫子善誘。今某之

行事有一不與公同者乎。亦好做官、亦好富貴、亦有妻孥、亦有廬舍、亦會賓客、公豈能勝我乎。何爲乎公獨有學可講、獨有許多不容已處也。我既與公一同、則一切棄人倫、離妻室、削髮披緇等語、公亦可以相忘於無言矣。何也。僕未嘗有一件不與公同也。但公爲大官耳。學問豈因大官長乎。學問如因大官長、則孔孟當不敢開口矣。且東郭先生案東郭即鄒守益、王守仁弟子。非公所得而擬也。東郭先生專發揮良知之旨以繼往開來爲己任、其妙處全在不避惡名以救同類之急。公其能此乎。我知公詳矣。公其再勿說謊也。案似暗指不救何心隱事須如東郭先生方可說是真不容已。近時唯龍溪先生案名王畿足以繼之、近溪先生案名羅汝芳稍能繼之。公繼東郭先生不得也。何也。名心太重也、回護太多也。實多惡也、而專談志仁無惡。實偏私所好也、而專談汎愛博愛。實執定己見也、而專談不可自是。公看近溪有此乎。龍溪有此乎。況東郭哉。此非強爲爾也。諸老皆實實見得善與人同、不容分別、故耳。既無分別、又何惡乎。公今種種分別如此、舉世道學無有當公心者、雖以心齋先生案名王艮亦在雜種、不入公彀率矣。況其他乎。其同時所喜者、僅僅胡廬山耳。案即胡直麻城周柳塘、黝邑吳少虞、只此二公爲特出、則公之取善亦太狹矣。何以能明明德于天下也。我非不知敬順公之爲美也、以齊人莫如我敬王也。亦非不知順公則公必愛我、既愛我則合縣士民俱禮敬我、吳少虞亦必敬我、官吏師生人等俱來敬我、何等好過日子、何等快活。但以衆人俱來敬我、終不如公一人獨知敬我。公一人敬我、終不如公之自敬也。吁。公果能自敬、則予何說乎。自敬伊何。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毋自欺、求自慊、慎其獨。孔聖人之自敬者蓋如此。若不能自敬而能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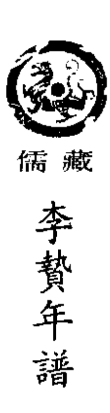
人未之有也。所謂本亂而求末之治、無是理也。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此正脈也。此至易至簡之學、守約施博之道。故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上老老而民興孝。更不言如何去平天下、但只道修身二字而已。孔門之教如此而已、吾不知何處更有不容已之說也。公勿以修身爲易、明明德爲不難、恐人便不肯用工夫也。實實欲明明德者、工夫正好艱難、在埋頭二三十年、尚未得到手、如何可說無工夫也。公但用自己工夫、勿愁人無工夫用也。

他這信全文三千八百三十三字、於耿定向的過失絕不回護、而爲最老實的忠告。同時可以見他的切實的堅定的見解、更可見出他的人格。這書耿定向接到之後、有與李公書說道、

公謂余之不容自已者、乃弟子職諸篇入孝出弟等事、公所不容自已者、乃大人明明德於天下事、此則非余所知也。除卻孝弟、更明何德哉。竊意公所云明德者、從寂滅滅已處覷得無生妙理、便謂明了。余所謂不容已者、即子臣弟友根心處識取有生常道耳。如公所見、二十年前亦曾抹索過。竊謂闖過此關、從平常實地上修證、方知夫子所云未能、方信舜之善與人同也。公言大人則有明德、大人無過孔舜矣。公前稱引云云、又何自背戾哉。（耿天臺全書卷三頁三一）

此外、他和耿定向論學的書札、焚書中有寄答耿大中丞、與侗老書等、而耿天臺先生全書卷三書牘中尚有與李公書二首、未知何年所作。

萬曆十六年、西曆一五八八 **他六十二歲。**



這年他有答周二魯書、內云、自愧勞擾一生、年已六十二。又說道、

> 僕在黃安時、終日杜門、不能與衆同塵。到麻城然後遊戲三昧、日入于花街柳市之間、始能與衆同塵矣、而又未能和光也。何也。以與中丞猶有辨學諸書也。自今思之、辯有何益。李氏文集卷四頁三

這是他六十二歲時的自述、自認爲到麻城後、日入于花街柳巷之間。後來張問達疏劾他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遊庵院、挾妓女白晝同浴。白晝同浴、雖未必然、而挾妓女則不是絕無根據的。袁中道李溫陵傳說他一日惡頭癢、倦於梳櫛、遂去其髮、獨存鬢鬚。後來他自己說去髮的緣故、說道、

> 其所以落髮者、則因家後閒雜人等時時望我歸去、又時時不遠千里來迫我以俗事、強我、故我剃髮以示不歸、俗事亦決然不肯與理也。又此間無見識人多以異端目我、故我遂爲異端、以成彼豎子之名。兼此數者、陡然去髮、非其心也。實則以年紀老大、不多時居人世矣。與曾繼泉、焚書卷二。

又汪靜鋒墓碑記說道、

> 余以歲己丑、案即萬曆十七年、西曆一五八九。初見老子于龍湖、時麻城二三友人俱在。老子突頭帶鬚而出、一舉手便就席。余曰、今仕習多任放、先生將廣教化于此、何不以戒律倡之。老子曰、何譬諸君子之過也。放之一字、恐諸君子承當不得。復以手作箍形、曰、總跳不出。余曰、如先生者、髮去鬚在、猶是剃落不盡。老子曰、吾寧有意剃落耶。去夏頭熱、吾手搔白髮、中蒸蒸出死人氣、穢不可當、偶見侍者方剃落、使試除之、除而快焉。遂以爲常。復以手拂鬚曰、此物不礙、故得存耳。衆皆大笑而

別。李溫陵外紀卷一頁二七

在萬曆十七年說去夏可證他以這年夏薙髮。這年他纂初潭集十二卷、自序說道、初潭者何。初落髮龍潭、即纂此、故曰初潭也。夫卓吾子之落髮也有故、故雖落髮爲僧、而實儒也。是以首纂儒書焉。首纂儒書、而復以德行冠其首、然則善讀儒書而善言德行者、實莫過於卓吾子也。

這年九月二日、羅汝芳卒、年七十四。十一月二十四日、訃至、他有羅近谿先生告文。焚書卷三

萬曆十七年西曆一五八九他六十三歲。

汪靜峯初見他于龍湖。見汪靜峯墓碑記、李溫陵外紀卷一。後來汪靜峯爲作墓碑記。

萬曆十八年西曆一五九〇他六十四歲。

這年春他到公安縣、止於村落野廟。袁宗道時以翰林予告返里、宗道的弟弟宏道以會試下第居鄉、中道亦家居、同去訪他。中道編述他的問答的話爲柞林紀譚、見李溫陵外紀卷二開端說道、柞林叟不知何許人、遍遊天下、至於郢中。常提一籃、醉遊市上、語多顛狂。庚寅案即萬曆十八年春、止於村落野廟。伯修宗道時以予告寓家、入村共訪之、扣之大奇人。再訪之、遂不知所在。予髫齔次其語、以傳于後。李溫陵外紀卷二頁八

這可證公安三袁與他會見的第一次。這是稱他爲柞林叟的。

這年耿定向年六十七歲。耿定向自著觀生紀記這年說道、

正月、歸至黃城、借寓。至三月、初抵里。六月、聞謗、作求儆書、蔡弘甫序梓之、以告同志。耿天臺全書卷八頁二一

耿定向的求儆書說的如下、

惟衛武年九十、猶求儆於國人。余犬馬齒幾古稀矣、相知者忍毫予、棄不爲儆耶。昔夫子得子路、惡聲不至于耳。非子路奮勇、遏絕天下之惡聲不至也、意必有以求夫子之失而補其缺、惡聲無自至也。余茲不免惡聲至、是亦同心恥也。何以振我而刷浣我者。余初省致訴之由、茫然不得其端。檢笥牘稿、始解所自。云惟伊學術已大發洩於此。顧念余年七十、尚不免集訴、恥矣。諸所誣詆、羞置一喙、謹以牘稿數草錄寄相知者、一覽。後賢按此、諗予之缺而箴儆之是望。耿天臺先生全書卷四頁四六

耿定向這觀生紀及求儆書、所謂謗、所謂惡聲、是指李贄的焚書。焚書中有與耿定向的書札、都是老實不客氣的說話、故耿氏以爲謗、以爲恥、欲得子路之徒而刷浣之。因此次年即有蔡弘甫之焚書辯。

萬曆十九年、西曆一五九一 **他六十五歲**。

耿定向觀生紀記這年說道、

秋初、安成劉調甫來、蔡弘甫亦至。蔡弘甫著焚書辨。先是謗者自悔愧、書來。耿天臺先生全書卷八頁二一

又耿定向求儆書後說道、

求儆書、余實祖臂披膺、冀相知者針砭我也。頃光山蔡弘甫著焚書辨、並書來過我、依違隱忍、不能爲斯道主張、余則何辭。顧其中情難言矣。念客之間關萬里來也、原爲余仲。仲逝矣、無能長其善而救其缺。即令惡聲盈耳、寧忍聞哉。且令後學承風步影、毒流百世之下、誰執其咎。爲是曲解婉諷、斯心良苦。已昧不同爲謀之訓、戾不可則止之戒、是則余過也。乃刻謗書之梓人謂里中少年有間于余者托名爲之、或然也。夫揭訐乃近俗薄惡之極、市井無賴者所爲。然或以名位相軋、或以貲產相搆、或以睚眦叢怨、亦必有因。余伊夙無此三者。言論雖有牴誣爲天下人爭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界限耳。彼曰甘食性也、予亦曰性也。顧謂懲沈湎之羞而正燕享之禮、聖人所以盡性也。若陳遵豪飲于左君、不敢曰此亦率性無礙也。彼曰悅色性也、予亦曰性也。顧謂賤踰牆之醜而謹男女之別、聖人所以盡性也。若相如挑琴於卓氏、不敢曰此亦率性無礙也。暴怒性也、予亦曰性也。顧謂怒以天下、如遏密徂誅正卯、聖人所以盡性也。若王雱狂恣訐魏公、胡紘以失款詆元晦、不敢曰此亦率性無礙也。此甚微妙、關涉至大、是不容不辨者。至其中詆誣余者、猜疑余者、閭閻三尺之童能辨之。即渠輩本心當自明之。余何容喙。蓋區區一念之忱、惟恐諸英俊於此幾希界限爲彼溷淆、是爲大苦。又慮諸英俊或懲彼所爲、如是並吾人之所生生者此心此理一切視爲謾幻語、終不循省、是尤所大苦。爲是不能忘言耳、非爲己辨謗自明也。惟高明諒之。耿天臺先生全書卷四頁四七

看這段、很可以知耿定向對于他的不滿的態度和見解、而耿氏門徒蔡弘甫就有焚書辨去極力攻

擊他因此這年他始出遊武昌黃鶴樓之勝、即受左道惑衆之逐。他有與周友山書說道、

不肖株守黃麻、一十二年矣。近日方得一覽黃鶴之勝、尚未眺晴川、遊九峯也。即蒙憂世者有左道惑衆之逐。弟反覆思之、平生實未曾會得一人、不知所惑何人也。然左道之稱、弟實不能逃焉。何也。孤居日久、善言罔聞、兼以衰朽怖死念深、或恐犯此耳。不意憂世者乃肯垂大慈悲教我如此也。即日加冠畜髮、復完本來面目、二三侍者、人與員帽一頂、全不見有僧相矣。如此服善從教、不知可逭左道之誅否。想仲尼不爲已甚、諸公遵守孔門家法、決知從寬發落、許其改過自新無疑。然事勢難料、情理不常、若守其禁約、不肯輕恕、務欲窮之於其所往、則大地皆某禁域、又安所逃死乎。弟於此進退維谷、將欲明日遂行、則故舊難捨。將遂微服過宋、則司城貞子未生。兄高明、爲我商之、如何。然弟之改過實出本心。蓋一向以貪佛之故、不自知其陷於左道。非明知故犯者比也。既係誤犯、則情理可恕。既肯速改、則更宜加獎、供其饋食、又不但直赦其過誤已也。倘肯如此、弟當托兄先容、納拜大宗師門下、從頭指示孔門親民學術、庶幾行年六十有五、猶知六十四歲之非乎。焚書卷二

這書云行年六十有五、可證作於這年。

又案袁中郎傳、公安縣志、見中央書店排印本袁中郎全集卷首。說他送袁宏道至武昌、疑即在這年。

袁中郎傳說道、

時聞龍湖李老冥會教外之旨、走西陵質之。李老大相契合、賜以詩、中有云、誦君玉屑句、執鞭亦

欣慕。早得從君言不當有老苦。蓋龍湖以老年無朋、作書曰老苦故也。仍爲之序以傳。留三月餘、殷殷不捨、送之武昌而別。壬辰（案即萬曆二十年）舉進士、不仕、復與太史還里居石浦之上。

他送袁宏道至武昌在袁宏道壬辰舉進士之前、而這年他始得一覽黃鶴之勝、可證他是因送袁宏道始至武昌。以前皆株守黃麻間也。

又案這年他始識劉東星。後來劉東星書道古錄首說道、

予西鄙之人也、拘守章句、不知性命爲何物。入楚期年而暑患作、思親之念轉亟。欲息此念則不能、欲從此念亦不能、真令人傍徨無皈依處。聞有李卓吾先生者、棄官與家、隱於龍湖。龍湖在麻城東、去會城稍遠、予雖欲與之會而不得。又聞有譏之者、予亦且信且疑之。然私心終以去官爲難、去家尤難、必自有道存焉。欲會之心未始置也。會公安袁生令吳令者、與之偕遊黃鵠磯、而棲托于二十里外之洪山寺、予就而往見焉、然後知其果有道者、雖棄髮、蓋有爲也。

這年他與袁宏道到武昌、劉東星因之得見。這時袁宏道尚未成進士、所云令吳令者、是後來的追記。

萬曆二十一年（西曆一五九三）**他六十七歲。**

這年袁宗道到黃州龍潭問學。（袁中道石浦先生傳、珂雪齋近集文鈔。）袁宗道有記龍湖、說道、

龍湖一云龍潭、去麻城三十里。萬山瀑流、雷奔而下、與溪中石骨相觸、水力不勝石、激而爲潭。潭深十餘丈、望之深青、如有龍眠。而土之附石者、因而贅緣得存。突兀一拳、中央峙立、青樹紅閣、隱

見其上亦奇觀也。潭右爲李宏甫精舍、佛殿始落成、倚山臨水、每一縱目、則光黃諸山森然屏列、不知幾萬重。余本問法而來、初非有意山水、且謂麻城僻邑、當與孱陵石首伯仲、不意其泉石幽奇至此也。故識。癸巳（案即萬曆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記。（白蘇齋類集卷十四）

宗道這次到龍湖、是和宏道、中道同去的。袁中郎傳說道、

已復同太史（案指宗道）與小修（中道）遊楚中諸勝、再至龍湖、晤李老。李老謂伯也穩實、仲也英特、皆天下名士也。然于入微一路、則諄諄望之公、蓋謂其識力膽力皆迥絕於世、真英靈男子、可以擔荷此一事耳。乙未（案即萬曆二十三年）謁選爲吳令。

宏道這次到龍湖是在萬曆二十三年之前、而且與宗道同去、故可定爲在這年。

萬曆二十二年、（西曆一五九四）**他六十八歲**。

這年汪本鈳始從學。後來汪本鈳哭李卓吾先師告文說道、

憶鈳甲午年（案即萬曆二十二年）始見師于龍湖。鈳少慕仙術、意師爲神仙中人。及見師、乃知師非養生者。厥後師語鈳曰、丈夫生於天地間、太上出世爲真佛、其次不失爲功名之士。若令當世無功、萬世無名、養此狗命、在世何益、不如死矣。留鈳讀書龍湖、日課舉子業、夜談易一卦。此時鈳懵懵也。（李溫陵外紀卷一頁一八）

萬曆二十四年、（西曆一五九六）**他七十歲**。

這年他以劉東星（字晉川）之約到山西上黨。在他未到上黨之前、適有史巡道欲以法治他的消息、他

有答來書、可以見當時史巡道要治他的關係、

來書云、昨巡道史臨縣、即對士大夫說李卓吾去否。此人大壞風化、若不去、當以法治之。又一書云、今日所聞、比前日所言更多、非紙筆能悉。但知史道與耿叔臺（案名定力）極厚、當初做知縣時、受叔臺莫大之恩。到京以叔臺故、拜天臺、執門生禮。今日又從黃安看叔臺、天臺而來、即對衆說此話。以故鄉士夫等皆信此說、不干尚寶事也。又一書云、聞克念有書問周二魯、二魯回書甚辨其無。龍湖伽藍可表、他先與耿有隙之時、京中人爲耿一邊者、我百計調護卓老、爲卓老一邊者、我百計調護侗老、爲他費了多少心力、今日乃遭此、隨他打我罵我、我只受而不報。予見此三書、因答之云、此馮亭之計也。耿叔臺爲人極謹慎、若謂史道有問、叔臺不辨有無則可。若說叔臺從而落井下石害我、則不可。蓋彼皆君子路上人、決無有匿怨友人、陽解陰毒之事。又我與天臺所爭者問學耳。既無辨、即如初矣。彼我同爲聖賢、此心事天日可表也。（續焚書卷一頁二四、二五。）

因爲史巡道要治他、因此山西之行、曾發行波折、他與城老書說道、

本選初十日吉、欲赴沁水之約。聞分巡之道欲以法治我、此則治命、決不可違也。若他往、是違治命矣、豈出家守法戒者之所宜乎。止矣、止矣、寧受枉而死、以奉治命、決不敢僥倖苟免、以逆治命、是的也。大抵七十之人、平生所經風浪多矣。平生所貴者無事、而所不避者多事。貴無事、故辭官辭家、避地避世、孤孤獨獨、窮臥山谷也。不避多事、故寧義而餓、不肯苟飽、寧屈而死、不肯倖生。此其志頗與人殊。蓋世人愛多事、便以無事爲孤寂、樂無事、便以多事爲桎梏。唯我能隨寓而安、無

事固其本心、多事亦好度日。使我苟不值多事、安得聲名滿世間乎。自天臺與我再合并以來、一年矣。今又有此好司道知我是、又不知何處好風吹得我聲名入于分巡之耳也。爲之忻幸者數日。更敢往山西去耶。只有黃安訂約日久、不得不往。原約共住至臘盡、兄無事可與鳳里送我到彼。蓋黃安去此不遠、有治命總不曾避、若山西則出境遠矣、治命或不得達、是以決未敢去。再爲我謝東里公肯念我、爲我辨釋。生非木石、豈能忘恩哉。但謂湖上之築皆出友山、則誣友山甚矣。友山鄙吝不堪、此處不曾捨半分。唯維摩菴是友山七十金全物耳、所費之數只此矣。此湖上築、皆四方大賢及京師尊貴聞有塑佛功德、爭捐俸而來、以圖福報、豈生真有德以感動之耶。然亦不滿革車之數。所賴衆僧出力、一人可當人家二十人。買辦便宜、一件可抵人家二十件。以此用財少而成功倍耳。既幸落成、佛光燦然、正擬請東公諸公來遊、而忽有沁水之招、是以暫已。今有治命、則遠出不成、請諸公尚有日也。續焚書卷一頁二六、二八。

他又有答梅瓊宇書、說道、

承念極感。生所以出家者、正謂無有牽掛、便于四方求友問道而已。而一住黃麻二邑、遂十六載、可謂違卻四方初志矣。故晉川公遣人來接、遂許之。又以此老向者救我之恩不敢忘、相念之勤不能已、可去之會又適相值也。然友山愛我之心甚于晉老、知己之感亦甚于晉老。其救我之恩雖晉老或未能及、何也。耿門三兄弟、皆其兒女之托、至親也。天臺又其嚴事之師、楚空又其同志之友、若叔臺之相與親密、又其不待言者也。夫論情則耿門爲至重、論勢則耿門爲尤重。乃友山頓

捨至重之親不顧、尤重之勢不管、而極力救護一孤獨無援之老人、則雖古人亦且難之、未易於今人中求也。乃今以友山故、幸得與天臺合并、方出苦海、即捨而他去、則生真忘恩負義之人矣、是豈友山蓋精舍以留生之本意哉。是以生雖往山西、斷必復來、寧死于此、決不敢作負恩人也。本約以是月初十日往、開春便回。不意又聞史道欲以法治我、是又天不准我往山西去也。理又當守候史道嚴法以聽處分矣、想晉老聞之、亦能亮我。續焚書卷一頁三二—三三。

以上兩書中都說要赴黃安之約的、後來有與耿克念書又說不願到黃安了。這書說的如下、

我欲來已決。然反而思之、未免有瓜田之嫌、恐或以我爲專往黃安求解免也、是以復輟不行。煩致意叔臺、并天臺、勿怪我。可丈夫在世、當自盡理。我自六七歲喪母、便能自立、以至於今七十、盡是單身度日、獨立過時。雖或蒙天庇、或蒙人庇、然皆不求自來、若要我求庇於人、雖死不爲也。歷觀從古大丈夫好漢、盡是如此。不然、我豈無力可以起家、無財可以畜僕、而乃孤了無依、一至此乎。可以知我之不畏死矣、可以知我之不怕人矣、可以知我之不靠勢矣。蓋人生總只有一個死、無兩個死也、但世人自迷耳。有名而死、孰與無名。智者自然了了。續焚書卷一頁二七。

但是上黨之行、中間雖有波折、而結果終於去到了。他到了上黨之後、汪靜峯墓碑記有說道、

丙申歲、案即萬曆二十四年。老子以劉司空之約至上黨、余亦以校士至、約相見於上黨之精舍。老子問余曰、試士何題。余曰、誠意章。老子曰、毋欺之義、只不作小人掩著便是。近得周少司農書、自謂以言事觸衆懼、且見逐、得聖意優容、喜之不勝。此可與語不欺矣。若使他人道之、便費多少說話、

遮掩宦情。余曰、周君幸素聞道。老子曰、雖然、恩愛太重、終當作兒孫之兒孫耳。夜深、余請宗門下事。老子曰、猶有數年不死、可再晤譚。余曰、先生末後一著如何。老子曰、吾當蒙利益于不知我者、得榮死詔獄、可以成就此生。余意厭之。老子復大鼓掌曰、那時名滿天下、快活快活。余止勿寐語、夫安知其爲真實語也。李溫陵外紀卷一頁二七、二八。

這年六月二十一日耿定向卒、年七十三。

萬曆二十五年、西曆一五九七 **他七十一歲。**

這年他到北京、寓西山極樂寺。他的送汪鼎甫南歸省母詩序云、丁酉、案即萬曆二十五年 余往西山極樂精舍、而鼎甫復來京師、與余相就。續焚書卷五頁一八 汪本鈳哭李卓吾先生告文說道、

丁酉案即萬曆二十五年 又尋師于北京極樂寺。師問鈳曰、子今不遠數千里而來、欲求何事。若只教爾舉子業、則我非舉業師也。鈳茫然無以應。然出世之志、默自凜凜振起一番。李溫陵外紀卷一頁一九

他有九日極樂寺聞袁中郎宏道且至因喜而賦詩。見焚書卷六

萬曆二十六年、西曆一五九八 **他七十二歲。**

有元日極樂寺大雨雪詩。見焚書卷六 春、焦竑迎他到南京、爲精舍以居、方時化挈家就學。因讀易、著易因。汪本鈳哭李卓吾先生告文說道、

明年春、弱侯焦先生迎師抵白下、爲精舍以居。時方先生伯雨案名時化 挈家往就學焉。師因與讀易、其間每至夜分始徹。鈳不過從旁作記載人、而易因梓矣。李溫陵外紀卷一頁一九

夏五月、他寓南京永慶寺中。時楊起元字復所講學南京、亦大稱之。佘永寧、吳世徵以楊起元之言往問學、佘永寧後述其語爲永慶答問一卷。李卓吾遺書本。李溫陵外記卷二亦全錄這答問。永慶答問首段說道、

萬曆戊戌案即二十六年仲夏古歙佘永寧、吳世徵同遊白下問學於楊復所先生。先生謂曰、溫陵李卓老、今之善知識也、現寓永慶寺中、曾相見否。曰、久從書冊想見、卻未請見。曰、何不亟請見。一友從傍曰、聞其不肯與人說話。先生曰、就是不說話、見見也好。又一友曰、聞其常要罵人。先生曰、他豈輕易罵人。受得他罵方好。徵因問師見卓老有何印證。先生曰、有甚麼印證。徵又問師學與卓老同異。先生曰、有甚麼同異。就是有不同處、也莫管他。

又永慶答問末段說道、

卓老寓永慶伽藍殿、因記其門帖云、少作書生、未見升堂入室。老爲廟祝、粗知掃地焚香。

他在南京曾三見利瑪竇。案李儼先生明清之際西算輸入中國年表以為萬曆二十五年徐光啓至南京遇利瑪竇、至萬曆二十八年利瑪竇至北京、見中算史論叢第一冊頁一五五。這年李贄與利瑪竇皆在南京、故定為他們會見的年期。他有與友人書、評利瑪竇說道、

承公問及利西泰案利瑪竇號西泰。西泰、大西域人也、到中國十餘萬里。初航海至南天竺、始知有佛、已走四萬餘里矣。及抵廣州南海、然後知我大明國土先有堯舜、後有周孔。住南海肇慶幾二十載、凡我國書籍無不讀、請先輩與訂音釋、請明於四書性理者解其大義、又請明於六經疏義者通其解說。今盡能言我此間之言、作此間之文字、行此間之儀禮、是一極標致人也。中極玲瓏、外極

樸實。數十人羣聚喧雜、讐對各得、傍不得以其間鬭之使亂。我所見人未有其比。非過亢則過諂、非露聰明則太悶悶瞶瞶者、皆讓之矣。但不知到此何爲。我已經三度相會、畢竟不知到此何幹也。意其欲以所學易吾周孔之學、則又太愚、恐非是爾。續焚書卷一頁五〇

他是很恭維利瑪竇的人品學問與及他對人的態度辦事的精神、但是不贊成他的傳教。當時利瑪竇亦曾見焦竑、焦竑後來答金伯祥問、有引利瑪竇的話說道

西域利君言友者乃第二我也。其言甚奇、亦甚當。古城答問、澹園集卷四八頁九、金陵叢書本。

他見利瑪竇大約和焦竑見利瑪竇的時期是差不很遠的。

這年冬刻龍谿王先生集鈔。十二月三十日、顧養謙卒、年六十八。

萬曆二十七年、西曆一五九九 **他七十三歲**。

這年他所著藏書六十八卷刻成於金陵、焦竑序這書說道、

卓吾先生隱矣、而其人物之高、著述之富、如珠玉然、山暉川媚、有不得而自揜抑者、蓋聲名赫赫盈海內矣。或謂先生之爲人與其所爲書、疑信者往往相半、何居。余謂此兩者皆遙聞聲而相思、未見形而吠影者耳。先生高邁肅潔、如泰華崇巖、不可昵近、聽其言泠泠、塵土俱盡、而實本人情、切物理、一一當實不虛。蓋一被其容接、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吾慨學者沈錮於流俗而迷沿於聞見、於人之言非其人所耳熟、不以信。先生程量今古、獨出胸臆、無所規放、聞者或河漢其言、無足多怪。夫孔翠矜其華采、顧影自耀、人咸惜之、固矣。若蛟龍之興雲雨雷電、皆至霆霹百里、即震驚

者不無、而卒賴其用。豈區區露細巧、媚世好而足哉。先生之言、何以異是。總之、衆人之疑、不勝賢
豪者之信。疑者之恍惚、不勝信者之堅決。余知先生之書當必傳。久之、學者復耳熟於先生之書、
且以爲衡鑑、且以爲蓍龜。余又知後之學者當無疑。雖然、此非先生之欲也。有能抉腸剔腎、盡翻
窠臼、舉先生所是非者而是非之、斯先生忻然以爲旦暮遇之矣。書三種、一藏書、一焚書、一說書。
焚書、說書刻于亭州。今爲藏書、刻于金陵、凡六十八卷。

焦竑這序、真是他的最相知而且最公平的話。記他曾有答焦漪園書、亦是推焦竑爲第一知己的。這
書說道、

承諭李氏藏書、謹鈔錄一通、嵩人呈覽。年來有書三種、惟此一種繫千百年是非、人更八百、簡帙
亦繁、計不止二千葉矣。更有一種、專與朋輩往來談佛乘者、名曰李氏焚書、大抵多因緣語、忿激
語、不比尋常套語。恐覽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書、言其當焚而棄之也。現在者百有餘紙、陸續則
不可知。今姑未暇錄上。又一種則因學士等不明題中大旨、乘便寫數句貽之、積久成帙、名曰李
氏說書、中間亦甚可觀。如得數年未死、將語孟逐節發明、亦快人也。惟藏書宜閉祕之、而喜其論
著稍可、亦欲與知音者一談、是以呈去也。其中人數既多、不盡妥當、則晉書、唐書、宋史之罪、非予
責也。竊以魏晉諸人標致殊甚、一經穢筆、反不標致。真英雄子、畫作罷軟漢矣。真風流名世者、畫
作俗士。真啖名不濟事客、畫作褒衣大冠、以堂堂巍巍自負、豈不真可笑。因知范曄尚爲人傑、後
漢尚有可觀。今不敢謂此書諸傳皆已妥當、但以其是非堪爲前人出氣而已、斷斷然不宜使俗士

見之。望兄細閱一過、如以為無害、則題數句於前、發出編次本意可矣。不願他人作半句於其間也。何也。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然此亦惟兄斟酌行之、弟既處遠、勢難遙度、但不至取怒於人、又不至汚辱此書、即為愛我。中間差訛甚多、須細細一番、乃可。若論著則不可改、此吾精神心術所繫、法家傳爰之書、未易言也。焚書卷一

他這藏書刻成、亦有為他擔憂的、如袁宗道則以為禍在是矣。見袁中道石浦先生傳、珂雪齋近集文鈔。這話在後來是很有效驗的。

萬曆二十八年、西曆一六〇〇 **他七十四歲。**

這年春他到濟上、劉東星漕署編成陽明先生道學鈔八卷、陽明先生年譜二卷、因以付刻。他的陽明先生道學鈔序說道、

余舊錄有先生年譜、以先生書多不便攜持、故取譜之繁者刪之、而錄其節要、庶可挾之以行遊也。雖知其未妥、要以見先生之書而已。今歲庚子案即萬曆二十八年元日、余約方時化、汪本鈳、馬逢暘及山西劉用相暫輟易、過吳明貢、擬定此日共適吾適、決不開口言易、而明貢書屋正有王先生全書、既已開卷、如何釋手。況彼已均一旅人、主者愛我、焚香煮茶、寂無人聲、余不起于坐、遂盡讀之。於是乃敢斷以先生之書為足繼夫子之後、蓋逆知其從讀易來也。故余於易因之藁甫就、即令汪本鈳校錄先生全書、而余專一手鈔年譜。以譜先生者須得長康點睛[6]手、他人不能代也。鈔未三十葉、工部尚書晉川劉公以漕務巡河、直抵江際、遣使迎余。余暫閣筆、起隨使者冒雨登舟、促

滕未談、順風揚帆、已到金山之下矣。嗟嗟。余久不見公、見公固甚喜。然使余輟案上之紙墨、廢欲竟之全鈔、亦終不歡耳。於是遣人爲我取書。今書與譜抵濟上、亦遂成矣。大參公黄與參、念東公于尚寶見其書與譜、喜曰、陽明先生真足繼夫子之後、大有功來學也。況是鈔僅八卷、百有十餘篇乎。可以朝夕不離、行坐與參矣。參究是鈔者、事可立辦、心無不竭、於艱難禍患也何有。是處上處下、處常處變之最上乘好手、宜其序而梓行之、以嘉惠後之君子。乃可晉川公曰、然。余於江陵（案即張居正）首内閣日、承乏督兩浙學政、特存其書院祠宇不敢毀矣。

又陽明先生年譜後語說道、

是春予在濟上、劉晉川公署手編陽明年譜自適。黄與參見而好之、即命梓行、以示同好。

秋、袁宗道卒、年四十一。他有哭袁大春坊詩說道、

獨步向中原、同胞三弟昆。柰何棄二仲、旅櫬下荊門。老苦無如我、全歸亦自尊。翻令思倚馬、直欲往攀轅。（續焚書卷五頁二一）

冬、他讀易于黄蘗山中、改正易因。馬經綸（字誠所）自北通州來訪他于山中。（見汪本鈳哭李卓吾先師告文、李溫陵外紀卷一頁一九。）

萬曆二十九年、（西曆一六〇一）**他七十五歲**。

袁中道李溫陵傳說道、時又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又誤信而逐之、火其蘭若。而馬御史經綸遂躬迎之於北通州。馬經綸迎他到通州是在春二月。汪本鈳哭李卓吾先師告文說道、越春二月、師與馬

先生同至通州。在他未往通州之前、馬經綸有與當道書、可以見他受麻城人驅逐的情形。這書說道、

不佞弟爲世之疣、得天之閒、放舟潞水、訪友楚山、蓋棲托談笑、密邇秉憲振鐸之地、業踰四十日往矣。吾友爲誰。李卓吾先生者是也。雖吾友實我師也。樂聖人之道、詮聖人之經、若世所梓行易因及道古錄諸書、真上足以闡羲文孔孟之心、傳下足以紹周邵陳王之嫡統者也。弟不遠三千里就而問易、辨惑解縛、聞所未聞。四十日間、受益無量。弟不至此、真虛過一生矣。當事者逐遊僧、毀淫寺、此閑道維風之事、當事者之心、亦弟之心也。顧卓吾儒老、其托迹禪林、殆若古人之逃於酒隱於釣。其寄居麻城、亦若李太白之流寓山東、邵堯夫司馬君實之流寓洛陽。古人得遂其高於流寓、至今後人載之邑乘、以爲地重、繪之圖畫、以爲世榮。而卓吾不能安其身於麻城、聞檄被驅、狼狽以避。雖以黃堂四品大夫、大明律所謂以禮致仕、與見任官同者、而地主獨不相容。雖以七十五歲風燭殘年、孔大聖人所謂老者安之、而顧毀其廬、逐其人、并撤其埋藏此一具老骨頭之塔、忍令死無葬所、而不顧。此豈古今之勢異哉。緣麻城人以異端惑世目之、以宣淫誣之耳。夫使誠惑世而宣淫也、天道不容、國法不貸、即殺此七十五歲老翁、以正一方之風化、此正豪傑非常作用、弟且爲聖門護法慶矣。又何疑於驅逐乎。然而七十五歲老翁、旦暮且死、麻城人尚無憐老之心、攻之至再至三、曾不少置、此亦見此老之決不能惑世明矣。誠使足以惑世、而麻城之人果爲所惑也、又何至羣起而攻之。夫麻城之人、未嘗不知此老之不能惑世、未嘗不知此老之不能宣淫、亦未嘗不憐此老之衰老、即有言語小嫌、亦未嘗不少忍以待此老之死。然今日獨翻然爲此事者、其

意不在此老也昭昭著矣。彼蓋藉宣淫之名、以醜詆其一鄉顯貴之族。又藉逐僧毀寺之名、以實其宣淫之事。於是賄衆狂吠、若以爲公論公惡焉耳。此其機械誠深、而其用心亦太勞矣。當事者肩風化之責、聞之能不動意。然既以正風化、而察人於衆惡之中、易稱不遠之復、所以修身、此亞聖大賢、懿致吾儕同臭、應知此意味也。聞年丈檄令縣學行查楊生定見。查則是非自明、邪正不枉、仰見虛懷朗識、洞燭此中人情矣。楊生篤志向道、雅爲劉晉老（案名東星）焦漪老（案名竑）所敬重、其人可知。人言波及、蓋恐卓吾或匿於家、未曾遠避。夫楊生亦有身家之累、亦懼池魚之殃、非但不能匿、實不敢匿。且卓吾素行不徑不竇、亦非肯私匿之人也。然則卓吾今何在。弟蓋奉之寓商城黃蘗山中耳。稍待春和、弟擬奉之入湖廣省城、市數椽之屋、貿數畝之田、吾二人耦耕談道、作武昌一對流寓楚人、應必親之招之、如堯夫洛陽小車之權迎無疑也。且使諸當事親目見之、知卓吾之決非惑世、決非宣淫、決不謬爲聖人之徒、而弟之三千里從遊、亦斷斷有所爲、決非海上逐臭之夫比矣。萬一卓吾惑世宣淫、有如人言、會城耳目廣衆、容易宣露、即聲其罪而討之、叱其人而逐之、更易易也。年丈以爲何如。幸教之。（李溫陵外紀卷四頁一四—一七）

這次的驅逐、真利害了、毀其居、廢其塔、而且波及他的朋友楊定見、指以爲私藏他在家、檄令縣學行查。馬經綸這與當道書、大概是爲楊定見洗刷、並且爲他緩頰的。這次驅逐他最大的罪名、便是宣淫。所謂宣淫是什麼一回事呢。大約即後來張問達疏劾中所謂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馬經綸與當道書所謂、彼蓋

藉宣淫之名、以醜詆其一鄉顯貴之族。又藉逐僧毀寺之名、以實其宣淫之事、於是賄衆狂吠、若以爲公論公惡焉。其實所謂宣淫與勾引、都是莫須有的。在後一年馬經綸的與當道書更明白的解釋這事、說道、

所謂麻城士女云者、蓋指梅衡湘（案名國禎）守節之女言也。（李溫陵外紀卷四頁一八）

他不避男女講學、與梅澹然女士論道、又載之觀音問一書。又以爲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答以女人學道為見短書、焚書卷二。）這是他受謗的原因。麻城人的驅逐他是沒理由的。他在春二月間和馬經綸到北通州。到了通州之後、如何情形呢。汪本鈳哭李卓吾先師告文說道、

師與馬先生同至通州、既至、又與讀易、每卦自讀千遍。又引坡公語、語鈳曰、經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近一年所而易因改正成矣、名曰九正易因。（李溫陵外紀卷一頁一九）

可見這一年他都是在通州的。

萬曆三十年、（西曆一六〇二）**他七十六歲。**

他在通州多病。二月初五日因草遺言、說道、

春來多病、急欲辭世、幸於此辭落在好朋友之手、此最難事、此予最幸事、爾等不可不知重也。倘一旦死、急擇城外高阜、向南開作一坑、長一丈、闊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如是深、如是闊、如是長矣、然復就中復掘二尺五寸深土、長不過六尺有半、闊不過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則用蘆蓆五張、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豈有一毫不清淨者哉。我心安焉、即爲樂土。勿太俗氣、搖動人言、急于好看、以傷我之本心也。雖馬誠老能爲厚終之具、然終不如安予心之爲愈

矣。此是予第一要緊言語、我氣已散、即當穿此安魄之坑。未入坑時、且閣我魄於板上、用予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換新衣等、使我體魄不安。但面上加一掩面、頭照舊安枕、而加一白布中單總蓋上下、用裹腳布廿字交纏其上、以得力四人平平扶出。待五更初開門時、寂寂擡出、到于壙所、即可糚置蘆蓆之上、而板復擡回以還主人矣。既安了體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横閣其上。閣了、仍用蘆蓆五張鋪于椽子之上、即起放下原土、築實使平、更加浮土、使可望而知其爲卓吾子之魄也。周圍栽以樹木、墓前立一石碑、題曰李卓吾先生之墓。字四尺大、可托焦漪園書之、想彼亦必無吝。爾等欲守者、須是實心要守。果是實心要守、馬爺決有以處爾等、不必爾等驚疑。若實與予不相干、可聽其自去。我生時不著親人相隨、沒後亦不待親人看守、此理易明。幸勿移易我一字一句。二月初五日卓吾遺言。幸聽之、幸聽之。續焚書卷四頁一三一—一五

他既寓通州馬經綸家、忽蜚語傳京師、云他著書醜詆首相四明沈一貫、一貫恨甚、蹤跡無所得。據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十七二大教主條 閏二月乙卯、禮科給事中張問達遂特疏劾他說道、

李贄壯歲爲官、晚年削髮。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內、惑亂人心。以呂不韋、李園爲智謀、以李斯爲才力、以馮道爲吏隱、以卓文君爲善擇佳耦、以秦始皇爲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爲不足據。狂誕悖戾、不可不燬。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遊庵院、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於明劫人財、強摟人婦、同於禽獸而不之

恤。邇來縉紳士大夫亦有誦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爲戒律、室懸妙像、以爲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於禪教沙門者、往往出矣。近聞贄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門、招致蠱惑、又爲麻城之續。望敕禮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贄解發原籍治罪。仍檄行兩畿及各布政司、將贄刊行諸書、幷搜簡其家未刻者、盡行燒燬、無令貽禍後生、世道幸甚。神宗實錄引、見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八李贄條。

得旨、

李贄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便令廠衛五城嚴拏治罪。其書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盡搜燒燬、不許存留。如有徒黨曲庇私藏、該科道及各有司訪奏治罪。同上。

旨既下、因逮捕李贄。李贄時在通州、袁中道記他被捕的情形、李溫陵傳說道、

初公病、病中復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易因成、病轉甚。至是、逮者至、邸舍匆匆、公以問馬公、馬公曰、衛士至。公力疾起、行數步、大聲曰、是爲我也。爲我取門片來。遂臥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馬公願從、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公有老父在。案明史卷二三四馬經綸傳、經綸以御史直言、三貶斥爲民、故此云逐臣。馬公曰、朝廷以先生爲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則俱死耳、終不令先生往、而已。獨留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門之牘尼馬公行者紛至、其僕數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馬公不聽、竟與公偕。明日、大金吾寘訊、侍者掖而入、臥于堦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書。公曰、罪人著書甚多、具在、于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笑其崛強、獄竟無所寘詞、

大略止回籍耳。珂雪齋近集文鈔。

他既被逮、馬經綸又有與當道書、爲之申辯、說道、

僞學之有禁也、非自今日始也。宋朝不禁朱元晦、世廟之朝不禁王陽明乎。卓吾生今之世、爲今之人、乃其心事不與今人同、行徑不與今人同、論議不與今人同。夫彼既自異於今之人矣、今之人其誰不以彼爲異爲頗。此固情所必至、勢有固然、無足怪者。夫既以彼爲異爲頗矣、則忌者誣之曰淫縱、便信以爲真淫縱。忌者誣之曰勾引、便信以爲真勾引。何也。其心誠疑之也。疑蛇則蛇、疑竊則竊、此亦情所必至、勢有固然、無足怪者。夫以七八十歲垂盡之人、加以淫縱勾引之行、不亦可笑之甚乎。且所謂麻城士女云者、蓋指梅衡湘守節之女言也。夫衡湘身冒矢石、爲國討賊、凜凜大節、是當今一個有數奇男子。乃有女不能制、有家不能正、有仇不能報、有恥不能雪、必待諸公爲伊抱不平而慷慨陳言、代爲處分、世間曾有此理否。然則諸公自視何大、自待何有餘、而視梅衡湘何輕、待梅衡湘何淺尠、不足齒數、一至此極也。蓋此事起於麻城士夫相傾、借僧尼宣淫名目以醜詆衡湘家聲、因此敗壞衡湘之官、如斯而已。今麻城官京師者甚多、儘有是非不昧之人、可質問也。夫評史與論學不同。藏書品論人物、一史斷耳。即有偏僻、何妨折衷、乃指以爲異爲邪、如此則尚論古人者、祇當尋行數墨、惟殘唾是噉、不敢更置一喙耶。宋朝之僞元晦、爲其居敬窮理之說、另一門戶、與前人知行先後之傳不同、故從而僞之也。卓吾先生乃陽明之嫡派兒孫也。行己雖枘鑿于世人、而學術自淵源于先正。平生未嘗自立一門戶、自設一藩籬、自開一宗派、自

創一科條、亦未嘗抗顏登壇、收一人爲門弟子。今李氏刊書遍滿長安、可覆按也。乃不摘其論學之語、商量同意、而顧拈其評史之詞、判定邪正、何也。吾觀自來評史之異者、亦不少矣。秦檜千古奸臣也、丘仲深以爲再造於宋。太公望萬世大聖也、王元美以爲不及管仲。嚴光以一絲維漢九鼎、談節義者必首稱之、而我太祖高皇帝親灑宸翰、特爲著論曰、吾觀天下之罪人、罪人之大者、莫大乎嚴光。噫、何其異也。夫太祖當干戈倥傯之時、而讀史能破拘攣、妙發心得、迥絕老生常談、此亦足以發明舊說之不必盡泥、不必盡同矣。惟不同、所以爲藏書、惟宜藏而不藏、所以有今日之禁。嗚呼、史記早出、子長嬰禍、實錄昭著、崔浩喪元。彼以本朝之事、而遇剛暴之君、宜乎不免。今藏書之所評者、往事、卓吾之所遇者、聖君。曾參殺人、慈母不免三至投杼、即聖君且柰卓吾何哉。所幸天理之公、常在人心、流言之沸、止於智者。惟大君子矜其孤老、哀其病困、霈然速賜完結、令卓吾早得生出都門、免致死於幽繫、其功德真難算譬矣。（李溫陵外紀卷四頁一七——二〇）

馬經綸爲他繫獄事奔走、是狠出力的、據李溫陵外紀卷四所載、尚有與李麟野都諫轉上蕭司寇、與太史黃毅菴、黃慎軒都諫、桂徵堂、楊鳳麓、白紹明、楊盤石吏部、王澹生與胡少白員外、與黃慎軒宮諭、與王憲葵儀部、與周礪齋司業、與王泰宇金吾、與王翼廷主事、與楊淇園道長、轉上沈相公、這些書都是爲他入獄事代他辯護及爲他請求的。如與王翼廷主事書說道、

參者自風聞之常、何足以爲卓吾先生損。獨是先生臥病三月、僅餘喘息、門板擡來、一路昏迷、連日粒米難進、嘔吐相繼、診脈變常、醫者縮手、死將至矣、無生望矣。聞旨且將下部、弟不惜不才之

軀、願以身保候調理。查例未合、恐不見允。聞貴鄉南乎老適柄視獄之事、敢恃夙愛、預乞轉懇。倘蒙曲推慈悲、多多顧盼、令老病將盡之人得生出獄門、即不能生出、而得稍延數日、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李溫陵外紀卷四頁二八

關于他在獄的情形、他仍是狠泰然的。馬經綸與黄慎軒宮諭書說道、

今日之事、卓吾先生安然聽命、無他意、無他言、惟曰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日來嘔吐狼狽、便溺不通、病苦之極、唯願一棒了當爲快耳。弟此來原爲收骸骨、由今屈指計之、想亦不遠也。李溫陵外紀卷四頁二五

直至三月十五日、他呼侍者薙髮、遂持刀自割其喉、到十六夜子時、遂卒。袁中道李溫陵傳說道、

久之、旨不下。公於獄舍中作詩讀書自如。一日、呼侍者薙髮。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氣不絕者兩日。侍者問、和尚痛否。以指書其手曰、不痛。又問曰、和尚何自割。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絕。時馬公以事緩歸覲其父、至是聞而傷之、曰、吾護持不謹、以致于斯也。乃歸其骸于通、爲之大治冢墓、營佛刹云。珂雪齋近集文鈔

汪本鈳哭李卓吾先生告文說道、

鈳自三月十二日別師、師遽于三月十五日引決、到十六夜子時長往矣。李溫陵外紀卷一頁一八

他既死、當事者掘坑藏之、果如其遺言。汪本鈳編續焚書卷四在李卓吾先生遺言後附記說道、

聞之陶子曰、卓老三月遇難、竟歿於鎮撫司。疏上、旨未下。當事者掘坑藏之、深長闊狹及蘆蓆纏

蓋等詎意果如其言此則豫爲之計矣誰謂卓老非先見邪

在他死後不久馬經綸亦病卒據野獲編卷二七二大教主條說道李憤極自裁馬悔恨亦病卒

袁中道作李溫陵傳批評他說道

或曰公之於溫陵也學之否予曰雖好之不學之也其人不能學者有五不願學者有三公爲士居官清節凛凛而吾輩隨來輒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學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牀而吾輩不斷情慾未絕嬖寵二不能學也公深入至道見其大者而吾輩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學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讀書而吾輩汩沒塵緣不親韋編四不能學也公直氣勁節不爲人屈而吾輩膽力怯弱隨人俯仰五不能學也若好剛使氣快意恩讎意所不可動筆之書不願學者一矣既已離仕而隱即宜遁跡名山而乃徘徊人世禍逐名起不願學者二矣急乘緩戒細行不修任情適口鸞刀狼籍不願學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學者將終身不能學而其不願學者斷斷乎其不學之也故曰雖好之不學之也若夫幻人之譚謂其既已髡髮仍冠進賢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謂蟾蜍擲糞自其口出者也李溫陵外紀卷一珂雪齋近集所載缺開首或曰二字

沈德符亦說道

溫陵李卓吾聰明蓋代議論間有過奇然快談雄辨益人意智不少秣陵焦弱侯竑沁水劉晉川東星皆推尊爲聖人流寓麻城與余友丘長儒一見莫逆因共彼中士女談道刻有觀音問等書忌者遂以幃箔疑之然此老狷性如鐵不足汚也獨與黄陂耿楚倜定向深仇至詈爲奸逆則似稍過野

獲編卷二七二大教主條

這是他蓋棺後、當時人的批評。又有罵他的、如史孟麟字際明說道、

李卓吾講心學于白門、全以當下自然指點後學、說人都是見見成成的聖人、纔學、便多了。聞有忠節孝義之人、卻云都是做出來的、本體原無此忠節孝義。學人喜其便利、趨之若狂、不知誤了多少人。後至春明門外、被人論了、纔去拏他、便手忙腳亂、沒柰何、卻一刀自刎。此是殺身成仁否。此是捨生取義否。此是甚的自然、甚的當下、甚的見見成成聖人。自家且如此、何況學人。故當下本是學人下手親切工夫、差認了、卻是陷人深坑、不可不猛省也。顧憲成當下繹頁一七引史際明語、顧端文公遺書本。

又顧憲成柬高景逸攀龍書云、

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敗爲是非而已。學術到此、真成塗炭、惟有仰屋竊嘆而已。如何如何。涇皋藏稿卷五頁四一、顧端文公遺書本。

顧憲成又說道、

李卓吾曰、與其死於假道學之手、寧死於婦人女子之手。卓吾平日議論往往能殺人、此語卻能活人。吾不得以其人而廢之。小心齋劄記、顧端文公遺書本。

顧憲成及史孟麟號爲東林一派的學者、是要糾正王守仁及其末流之失、重修而不重悟、希望以朱熹的學說救王派的放蕩的、自然是不滿于李贄。然而承認李贄不肯死於假道學之手的話、又可見

當日真有一輩假道學者之不滿于人意了。

他所著書及後人編輯其遺著我所見的有、

李氏藏書六十八卷、明萬曆二十七年金陵刻本。明刻陳仁錫評本。

李氏續藏書二十七卷、明萬曆三十七年金陵王維儼刻本。明汪修能刻本。

李氏焚書六卷、明刻本。國學保存會排印本。陝西教育圖書社排印本。上海雜誌公司排印本。

李氏續焚書五卷、汪本鈳輯。明萬曆四十六年新安海陽虹玉齋刻本。附潘曾紘輯李溫陵外紀五卷。

言善篇四集、又題卓吾老子三教妙述 明萬曆四十六年宛陵劉遜之刻本。

初潭集十二卷、明刻本。

李卓吾遺書十二種、二十三卷、明繼志齋刻本。

道古錄二卷。

心經提綱一卷。

觀音問一卷。

老子解一卷。

莊子解二卷。

孫子參同三卷。

墨子批選二卷。

因果錄三卷。

淨土決一卷。

闇然錄最四卷。

三教品一卷。

永慶答問一卷。

李氏文集十八卷、明刻本。胡適先生藏

易因二卷、明刻本。國立北京大學藏

李氏六書六卷、李維禎刪訂明萬曆四十五年痂嗜軒刻本。國立北京大學藏

歷朝藏書一卷。

皇明藏書一卷。

焚書書答一卷。

焚書雜述一卷。

叢書彙彙一卷。

說書一卷。

陽明先生道學鈔八卷、明萬曆三十七年武林繼錦堂刻本。

附陽明先生年譜二卷。

龍溪王先生文錄鈔九卷、明萬曆二十七年刻本。

枕中十書六卷、明刻本。

精騎集。

篔窗筆記。

賢奕選。

文字禪。

異史。

博識。

尊重口。

養王醍醐。

理談。

騷壇千金訣。

批評忠義水滸傳一百卷一百回、明容與堂刊本。芥子園刊本。此書我未見、見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二六三頁。

李卓吾先生批點西廂記真本二卷、附錄三卷。明刻本。北平圖書館藏

李卓吾先生批評幽閨記二卷、明刻本。北平圖書館藏

李卓吾先生批評浣紗記二卷、明刻本。北平圖書館藏

評選三異人集二十六卷、明俞允諧刻本。北京大學藏

方正學文集十一卷、傳狀一卷。

于節闇奏疏四卷、文集一卷、詩集一卷、傳狀一卷。

楊椒山奏疏一卷、詩集一卷、文集一卷、自著年譜一卷、傳狀一卷。

讀升菴集二十卷、明刻本。清華大學藏

世說新語補二十卷、明刻本。清華大學藏

坡仙集三十卷、陳繼儒訂補本。清華大學藏

此外未見者有、

九正易因無卷數、見四庫總目提要卷七存目。

李溫陵集二十卷、見四庫總目提要卷一七八存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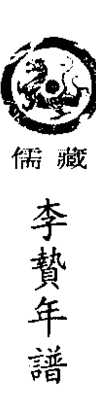
李氏說書九卷、見福建通志卷七二。

史綱評要三十三卷、見福建通志卷七二。

姑妄編七卷、見千頃堂書目卷十二。

此外李贄或託名李贄的著作尚頗有之、大率真僞難辨。在李贄死去不久的時候、在萬曆三十七年、

西曆一六〇九焦竑作續藏書序說道、



宏甫殁、遺書四出、學者爭傳誦之。其實真贗相錯、非盡出其手也。

又萬曆四十六年、西曆一六一八李贄的弟子汪本鈳刻續焚書、焦竑又作序說道、

新安汪鼎父案即本鈳字從卓吾先生數十年、其片言隻字、收拾無遺。先生書既盡行、假託者衆、識者病之。鼎父出其言善篇續焚書說書、使世知先生之言有關理性、而假託者之無以爲也。鼎父亦有功於先生已。

可見李贄死後、僞託李贄的著作很不少。焦竑是他的老友、當然是很知道的。李贄的著作、據他自己的話、重要的爲焚書、藏書、說書三種。然而後來傳本說書亦有出莆人林龍江手之說。李維禎删訂李氏六書中有說書一卷、顧大韶說書删定小記說道、

先生語焦太史有云、近因學士不明題中意義、便寫數句貽之、積久成帙、名曰說書。中間亦甚可觀。如得數年未死、將語孟逐節發明、亦快人也。由此觀之、明乎其爲先生之書也。乃說者謂出莆人林龍江之手、何哉。龍江道人也、亦有說書、莆多宗之。豈李氏說書刻亭州時、好事者欲廣其編帙、以博厚貲、而爲之增入耶。抑先生嘗與龍江一再來往、偶混其中、刻時非先生之意、以故弗及訂正耶。本寧案即李維楨字先生六書所載、擇其羽翼聖經、或有補考亭之闕者存之、一切佛乘等語、不以槩收、得帙將七十、而以道古錄一書類次于內、則粹乎其爲完書矣。

可見說書亦有混淆李龍江之說、不盡可靠的。顧大韶編溫陵集二十卷、他有溫陵集序、評隲李贄的爲人及其所著各書、可知明末一輩文學家的批評。茲錄于下、

宏父之沒、十有餘年、事既久而論定、澤未斬而風流、其人其書可得而言矣。迹其居身夷惠之間、遊意儒禪之表、棄家依友、好辨賈禍、莊生所謂真人、尼父列之狂士者也。發而爲書、舌殆臨川（王安石）、筆亞眉山（蘇軾）、其言肆而多中、其旨遠而不文、雜以善謔、兼之怒詈、故哲士釋筌蹄以醉心、淺人拾唾穢以飴口、宜其名溢婦孺、教彌區宇者乎。至乃高自誇許、謂落筆驚人、吐辭爲經、斯言過矣。古之作者、必擅三長。今遺學則荒博文之經、侈膽則開妄作之門、已屬卮言、固非通論。且循言案之、三者之中、識膽信矣、才無稱焉。得失賁若、有目難欺也。藏書百卷、止憑應德（唐順之）左編、恣加刪述、顛倒是非、縱橫去留。以出宋人之否、則有餘、以折衆言之淆、則未足。世說初潭、義例踳雜、中庸道古、旨趣無奇。自此以還、益寥寥矣。若夫氣挾風霜、志光日月、攄賢聖之賢腸、寒僞學之心膽、其在焚書乎。子靜（陸九淵）、伯安（王守仁）未審優劣、求之近世、絕罕其儔、雖吾師登之（管志道）胸羅三教、目營千載、亦似不及也。說書數十篇、放於體而弱於辭。放於體而戾今、弱於辭而乖古、雖云理勝、未覩成章。老莊二解、可謂清通、已採焦氏翼、不復入集。孫武參同、寡所發明。易因一編、率多傅會。甚至俗說院本、槩傳標評、悉屬贋書、無可寓目。茲之所撰、盡已削諸集、凡二十卷、本之焚書者十六、取之藏書及雜著者十四。（顧仲恭文集、續刻國學扶輪社排印本。）

顧大韶的批評、大槩是平允的。而以院本的批評爲悉屬贋書、太屬臆測了。袁中道以爲李贄批評西廂記、琵琶記極細密、真讀書人（遊居柿錄卷六）、不能說爲僞的。又張師繹集導辛批評李氏諸書說道、

夫所貴李氏諸書、非才也、非學也、貴其識耳。可以驚愚、可以抉瞶、能開古今未開之眼、能開古今

未開之口。然而古者修辭立誠、不敢加之以輕心怠氣。借令以一二登場演法之說、亦步亦趨、可乎、善乎能始之言、單刀直入、一棒打殺、不可入諸語言文字。如其入語言文字、既作和尚、又竄詞宗、古之人當先爲之嗟乎。今天下之辭家不汩沒於李氏者、吾見亦罕矣。文教陸沈、是王夷甫諸人之過也、吾有隱憂焉。忽不知何以轉、何以漸移摩盪而成此習俗也。月鹿堂集卷八頁一三、道光蝶花樓刻本。

張師繹的看重李贄的識、這見解是對的。至于以李贄的文學語錄體而雜白話爲不對、未免見有所偏。看這張師繹的話、可見李贄的文體影響很大、而明末文體的解放、李贄是很有功的、我們可以不必管張師繹的呻吟慨嘆于文體的墮落了。

特別恭維李贄的膽識、大約是明末很通行的見解。明末徵士慈谿馮元仲有弔李卓吾先生墓詩、茲錄於下、以作本章的結束、

手闢洪濛破混茫、浪翻今古是非場。通身是膽通身識、死後名多道益彰。

髡頂逃禪又雜儒、放言橫議不矗疎。世皆欲殺身殂獄、天下何人容卓吾。天益山堂遺集卷七頁九、乾隆二年貽安廬刻本。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二十二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页数=847
SS号=12365589
DX号=000007507346
出版日期=2007.04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